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六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21326/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六四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快雪堂集六十四卷(一)

〔明〕馮夢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黃汝亨朱之蕃等刻本

.....

快雪堂集六十四卷(一)

〔明〕馮夢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黃汝

亨朱之蕃等刻本

具區先生快雪堂集序

吾師具區先生以萬曆戊戌解大司成印鞅歸築蒲園于西湖之上日與友人嘯咏于其中間命輕舸載歌

快雪堂集序

兒吹簫度曲蕩漾六橋三竺間人望之飄然若神仙也如是者九年而先生海山之館就矣卒之日集藏家笥三子以貧不能壽諸

梓今年夏秋間伯氏驥子
仲氏鶴雛先後來白下乃
舉快雪堂集屬吾友黃貞
父儀部校而行之因醵同志
捐貲以就其事既成二子謂起

快雪堂集序

元宜有言余曩游成均受知
先生深不敢辭也憶先生丁
丑舉南宮第一入推擇入詞
館于時海內名能詩賦古文
詞者罔不以壇坫而奉琅璫

與新都蓋觚翰之業未有能
外二氏自為言者先生雖亦
以聲氣感弇州而好獨行其
意沉鬱澹雅簡遠冲夷稱
心而言盡興而止諷而詠之有

快雪堂集序

如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
歎有餘音者昔昌黎有言
惟古于文必已出當風流相
煽絡繹奔會之時卓然以
瑜自見如先生者豈不戛

乎難哉先生洞覽流畧手不
釋卷寸心千古獨詣為多
試觀集中所為程量人子
之良楷剖析政事之得失摘
據文章之利害皆別有具

眼別有遠識別有微情往
開古今人所未發之蘊而至
其格外之韻意表之致如月
之有光花之有香竹之有聲
茶之有味皆微襲人于眼耳

鼻舌之際使可知而不可言
可攬而不可盡此實先生之
所為孤芳自妍不與眾伍者
也先生之平憐才好士不啻飢
渴一時秀雋風靡從之所品

題賞識殆無剩材所延攬獎
藉殆無虛日至于鑒定圖史
則張彥遠之記摩挲昇彞則
薛尚功之錄以古況今未知孰
勝而又妙解音律雅好歌舞

晚節末路人競以白香山蘓東坡目之。求諸集中彷彿可見。然先生自謂中年讀莊子有得。浸尋入佛氏闢奧覺已不與世忤。世亦不忤已忤。恬

然怡然自得自失而已矣。是以中更坎壈不下潯陽之泣。平視禮法不閉洛蜀之黨。彼且以身世為泡影。以功名為露電。以造化為玩弄。以生死為客來。

而何有于區區之聲色祿利。非譽進退哉。然則讀先生之文者尚進而求先生之為人。苟其有得于先生之為人。則先生之文真有如神僊之咳。

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者是。直當以琅函蕊笈奉之。未可以人間世議其方也。

萬曆丙辰夏日江寧門人顧起元頓首書



快雪堂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張洪陽先生太學講章序

曾直卿先生易測序

兩漢紀序

新鐫史記序

重刻三國志序

南雍新雕宋書序

快雪堂集

目錄

重雕魏書序

莊子郭注序

重刻空同先生集序

七子尺牘序

汪伯玉先生尺牘引

李方麓侍御杼衷疏草序

賀伯闇救荒八議序

李道甫永慕錄序

王廣文完孝錄序

岳伯原泉先生觀我圖序

錢季梁先生遺集序

費學卿集序

楊子初孝廉吳越遊序

田子藝先生纓園心調序

卷之二

序

故大宗伯臨朐馮公經濟類編序

刻歷科詞林館課序

快雪堂集

目錄

王恒叔廣志繹序

陳伯符詩集序

梅谿居士三遊稿序

沈茂仁南還詩及紀行序

詹明甫侍御遺集序

陸子玄詩集序

蘇原先生全集序

渭陽永思冊序

堯山藏草序

黛玉軒新刻北雅序

刻古今韻序

丘中集序

診家補遺序

物不遷解序

地藏本願經注序

重刻慈心功德錄序

刻中峰和尚三時繫念佛事序

有門頌略解序

快雪堂集

目錄

刻首楞嚴經序

易曆明源序

卷之三

序

吳伯度刻尚書程文序

周元孚二三場序

賀伯闇制義序

讀楊貞復尚書義引

張君一制義草序

題旬日聽雨草序

許倣菴先生秦中訂士錄序

題門人稿序

楊貞復經義近草序

方衆甫制義引

讀黃貞父稿序

題黃貞父近稿二編序

徐生制義序

三生草序

快雪堂集

目錄

來顏叔歷試卷序

沈方平一月草序

聽松集序

安雅齋集序

文式引

皇明文憲序

南雍三課序

題表非之制義序

項生經義序

附錄草序

黃川社草序

葛萬悅時義序

茅孝若木雁居甲乙草序

鄭元夫舉業近草序

題董生千古堂學庸大意序

吳養之時義序

真州李季宣制義序

張符九窓課序

四子採真錄序

曹周翰謀墅草序

題周生永年十義序

題吳仲子初場七義序

擬山東鄉試錄序

擬山東試錄後序

皇明四書文紀序

黃野王制義序

王六息扶搖草序

快雪堂集

目錄

五

徐生選葩經程墨序

嚴無知憑虛閣十五義序

李生豫章篇序

吳無競制義草序

題刺技序

卷之四

序

送曾舜徵先生歸楚序

送王中丞歸東魯序

題臺閣重封圖序

賀休寧李大夫三年奏最序

賀上虞令琴川徐大夫三載奏最序

贈大叅咸寧顧公擢廣東按察使序

賀大叅崔翁劉公考最加恩三代序

賀郡侯車春涵三年考績序

賀朱郡公三年奏績序

賀仁和朱侯奏績序

賀海寧令靜宇林侯奏績序

快雪堂集

目錄

六

送似塵洞閣二上人遊方序

贈守菴專上人遊方序

讚曹林禪兄住鄧尉緣事序

送輪比丘從達觀禪師行脚還日梅關

吳門虎丘空谷禪房序

送昭慶寺楚林葦舟二上人充住持入

院序

送果上人住玄同序

送柔菴和上人以請大藏入京師序

快雪堂集

目錄

七一

卷之五

序

賀南少司馬敬翁許公考績加恩序

賀大中丞用齋劉公撫浙九年奏最序

贈宮諭李君主考應天還朝序

贈水部二瞻貴公權稅還朝序

賀左方伯念翁史公三載奏最序

賀右藩伯范公奏最序

賀錢唐朱侯榮擢司封郎北止上序

賀於潛王侯三載奏最序

贈澄所陳使君受代還朝序

卷之六

序

臺山頌

壽了凡先生七十序

壽鹿門先生九十序

壽開府劉公四十序

壽于見素先生六十序

快雪堂集

目錄

八

壽廉石先生八十序

奉祝柱峯翁劉老先榮壽八袞序

壽齊王孫虹津先生五十序

壽淮府儀賓心源呂季公八十序

壽大司禮三河東瀛孫公六十序

壽勅使東瀛孫公榮壽七袞序

壽沈志堂尊太翁六十序

壽表姨夫唐君志和五十序

壽敎封翁年伯八十序

壽甘年伯封公六十序

卷之七

序

壽鄒母羅太夫人六十序

壽鄒母羅太夫人八十序

壽山福海圖贊

并序

壽劉母趙安人八十序

壽周母黃太安人開九表序

壽陳母韓太淑人八十序

快雪堂集

目錄

九

壽顧母王恭人六十序

壽賀母張太孺人七十序

卷之八

碑

雲棲蘭若志

龍井寺復先朝賜田碑

崇德縣西寺重建藏經閣及僧堂碑

吳江平望鎮殊勝寺飯僧田碑

法華菴普門精舍碑

漏澤寺新建金湯室碑

長興縣石城山重建清涼禪院碑

重修紫陽庵碑

嘉興精嚴寺重建鐘樓碑

休寧仰山伽藍碑

楞嚴寺初建禪堂碑

鉛山縣重修儒學碑

許墅重修宋范文正公祠堂碑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莊簡陸公遺愛碑

快雪堂集

目錄

十

衛水部德政碑

仁和縣劉侯去思碑

陸冢宰莊簡公菁山祠堂碑

桐鄉烈婦某氏碑

秀水縣重修儒學碑

通州重建路河驛碑

高淳縣重修天生橋河碑

少師申公新置吳縣十一都下扇六畝

役田碑

重修漁梁壩碑

卷之九

傳

張太宰恭懿公傳

吳明卿先生傳

于長公傳

張御史傳

呂先生傳

卓徵甫傳

快雪堂集

目錄

十一

包孝子傳

峨嵋山別傳老人傳

素菴法師傳

卷之十

傳

周母薛氏往生淨土傳

董夫人傳

吳烈婦汪氏傳

吳母凌碩人傳

丁母孝淑汪碩人傳

王母曾碩人小傳

卷之十一

墓誌銘

汪雅堂座師合葬墓誌銘

馬郡丞墓誌銘

應天府六合縣教諭致仕方濠朱公墓誌銘

誌銘

翰林院檢討崔城高公洎配楊孺人墓誌銘

快雪堂集

目錄

十二

誌銘

陳封君洎配胡安人墓誌銘

吏科左給事中鹿吳葉公墓誌銘

淮府儀賓心源呂公墓誌銘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豐陽馮公墓誌銘

卷之十二

墓誌銘

前大名知府姚敘卿先生墓誌銘

簡齋倪公墓誌銘

長樂知縣江陰郁文叔墓誌銘

莆田知縣歸安嚴君洎配陸孺人合葬

墓誌銘

涉縣知縣栗菴王公墓誌銘

定番州同知葛府君墓誌銘

錢季梁墓誌銘

五臺山舊路嶺龍泉寺開山莽會首塔

銘

卷之十三

快雪堂集 八目錄

三

墓誌銘

上林錄事少岳項長公墓誌銘

貴州銅仁府經歷馮季公墓誌銘

上林苑監署丞秦君墓誌銘

孝廉曹君墓誌銘

光祿寺署丞志堂沈公洎配王孺人合

葬墓誌銘

許次公然明墓誌銘

善人徐翁墓誌銘

卷之十四

墓誌銘

楊兆開墓誌銘

有明塵隱馮季公墓誌銘

處士懷耕許君墓誌銘

吳諸生陸元星墓誌銘

明九州翁君墓誌銘

兀齋幻齋二比丘塔銘

楞嚴寺了然關主塔銘

快雪堂集 八目錄

古

妙峰覺法師塔銘

羽童墓誌銘

卷之十五

墓誌銘

鄒母羅安人墓誌銘

沈母王孺人墓誌銘

黃母陸恭人墓誌銘

繆母周孺人墓誌銘

徐婦封孺人白氏墓誌銘

陳母誥封沈宜人墓誌銘

節婦吳母潘孺人墓誌銘

誥封馮母曹淑人墓誌銘

胡母范孺人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銘

吳母孫碩人墓誌銘

任母葉碩人墓誌銘

賀母鄒孺人墓誌銘

映雪堂集

目錄

十一

周母王宜人墓誌銘

江母張孺人墓誌銘

陳母張碩人墓誌銘

程母葉孺人墓誌銘

吳母孫孺人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表

鹿門先生洎配姚孺人墓表

誥封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四川按

察司僉事舜原楊公墓表

故雲南布政司左叅政蓋菴陳公墓表

墨川徐公洎配繆碩人合葬墓表

有道霍洲居士墓表

卷之十八

行狀

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見衡李公洎配

誥贈郭夫人行狀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蔡賜黃公行狀

映雪堂集

目錄

十二

沈茂仁行狀

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包瑞溪先

生洎配曹宜人行狀

卷之十九

行狀

南京通政司叅議朱公洎配勅贈孺人

施氏行狀

雲南楚雄府知府常公洎配勅封孺人

濮氏行狀

呂先生行狀

南城郡主行狀

參軍汪長公行狀

卷之二十

家乘

附外族

馮氏高祖已下像贊十一首各有小序

自贊小像

沈孺人小像贊二首

先祖妣安節夏氏墓誌銘

快雪堂集

目錄

七

先考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谿谷居士

先妣贈孺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前室贈孺人石氏墓誌銘

亡女大姑傳

姬桂名字說

迪功郎楚府典寶正樟亭沈公洎配董

孺人墓誌銘

處士芝陽沈公墓誌銘

太學沈生超宗墓誌銘

外曾祖沈公柳孺人像贊

沈母高碩人墓誌銘

卷之二十一

祭文

祭徐少師文

祭陸平翁宗伯文

祭陸臺翁家宰文

祭汪司馬伯玉先生文

祭茅鹿門先生文

快雪堂集

目錄

八

祭陸敬承文

祭黃懋忠宮詹文

祭于見素文

祭李年伯見衡文

祭方衆甫學使文

祭陸以寧文

祭大中丞南掌院方麓王公文

祭馬在田郡丞文

祭袁太冲先生文

公祭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

殿大學士致仕華亭徐公文

祭徐大來太僕洎配董恭人丈

祭故行太僕寺寺丞話溪養心呂公文

祭鍾四星文

卷二十二

祭文

祭座師汪雅堂先生洎師母江安人文

祭封編修陸公文

快雪堂集

目錄

九

祭楚雄守常公文

祭吳霽宇太翁洎配凌碩人文

祭吳年伯德園先生文

祭項少溪文

祭袁六微之文

祭彭欽之文

祭姚伯道文

祭曹鳳陽孝廉文

祭王逸季文

祭沈志堂文

祭沈超宗壻文

祭蔡太學文

祭吳仲虛文

同黃貞父
虞長孺

祭黃端甫長公文

祭葉章含給諫文

卷之二十三

祭文

祭鄒母羅太君文

快雪堂集

目錄

十

祭鄧太夫人文

祭屠母趙太君文

祭于母虞太安人文

祭丁母李太君文

祭李淑人文

祭陳母林太孺人文

祭王母朱夫人文

祭沈母王孺人文

祭張母文

祭李母吳太孺人文

祭沈親母文

祭周母王太宜人文

祭亡女文

哭芥兒文

卷之二十四

策

策五問

卷之二十五

快雪堂集

目錄

三

奏疏

加上 仁聖懿安皇太后

徽號冊文

命婦賀 仁聖皇太后表

乙未正月請告疏

隆儒優士疏

卷之二十六

疏

募文疏

重興徑山化城子院勸緣疏

讀包儀甫峨嵋山沿途建菴百所募緣

疏

嘉興楞嚴寺重建大殿疏

西溪懺堂緣起疏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啓建藏經閣募緣

疏

龍井寺新建白衣觀音殿勸緣述

嘉興重興楞嚴寺議建三門大殿募緣

疏

快雪堂集

目錄

三

新建長水法堂募緣疏

長興橫玉山觀音寺募緣題語

語溪福嚴寺重修緣疏

吳江聖壽禪院恢復遺址募緣疏

靈源山建彌陀寶殿禪堂募緣疏

鄧尉山聖恩寺募鑄法華鐘偈

楞嚴寺金湯別室緣起疏

題崇德西寺勸緣偈

錢塘西溪水興寺重建大殿經閣疏

興福寺募緣疏

檇李東塔講寺重新大殿募償磚瓦木

價疏

吳興石城山清涼菴募造像設疏

永明壽禪師影堂并圓照樓募緣疏

德清何家帶新建觀音殿募緣疏

錢唐佛慧寺上人募緣建關王殿疏

妙峰法師建塔緣疏

京師報國寺方丈海空上人募化僧衣

快雪堂集

目錄

三

等疏

悟比丘尼齋僧造經像募緣疏

卷之二十七

記

天目遊記

徑山記附

卷之二十八

記

西山看梅記

法華山看梅遂至西溪記

靈谷寺東探梅記

白嶽記

黃山記

遊金山記

醉石齋記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遊牛首記

遊攝山記

快雪堂集

目錄

四

靜寄軒記

知非菴記

結廬孤山記

孤山僕夫泉記

乙巳十月出行記

卷之二十九

贊

跋五日頭陀記後并贊

五日頭陀記附

讀晁無咎猪齒白化佛贊

猪齒白化佛贊附

峨嵋山淨土菴募造大藏勸緣偈

讀鐵牌上人悟募興補陀道場十二大

願文贊

無錫保安寺重修藏跡金剛殿贊

明大我山白水寺別傳禪師贊

雪觀音頌

雲石頌

快雪堂集

目錄

卷一

漢關侯贊

西僧元怛吒釋攜旃檀佛像三軀歸國

爲之贊

長旛贊

有小序

示楚僧無外遊方

硯銘

上天竺鐘銘

雪浪師像贊

寒江上人像贊

孫司禮像贊

劉生懋賢父贊

江村居士贊

鄭文學翰卿贊

吳伯實像贊

吳與松像贊

履素子像贊

丁長公像贊

吳長公像贊

快雪堂集

目錄

卷一

卷之二十

跋

刻經約文

白衣觀音經咒引

金剛經跋

題首楞嚴集註

題法華抒海

題正心論

刻淨土三經緣始

因明入正理疏引

題經直畫

書刻藏緣起後

跋唐元徵甘露寺經閣碑記

跋楞嚴造殿疏後

跋自書飯僧疏

跋悅公四十四祝偈

書宋繡蓮經七卷後

跋吳中石佛因緣

映雪堂集

目錄

五

讀紫栢老人徑山歌

書寶幢居士遺集

跋寶幢居士玉露堂遺稿

跋重刻林間錄

跋元叔傳燈錄

付法圖跋

書楞嚴寺碑堂碑後
天王左右水齋雪卷

卷之三十

跋

重校宋書跋

書監懲錄後

書李長者傳後

讀李克畧先生堂廡箴銘

跋董文簡公胡桃詩及小影冊

跋孫尚書仲益尺牘七條

跋豐吏部論書真蹟

跋唐陸東之蘭亭詩卷

跋蘭亭及趙魏公文衡山臨本

映雪堂集

目錄

六

跋趙魏國書藏華氏中藏經并秘方

蹟

跋趙魏公楷書大洞玉經三十九篇

跋李昇蕭湘烟雨圖

跋孫虔禮千文真蹟

讀鄭大夫過隙遺踪

跋周雙溪先生手跡

跋朱元介太史為徐季恒手書雜咏十

二章後

書西吳完節後

書許生乞銘刺後

題何主臣符章冊

題吳季長小幅樹石

跋尚友堂詩集

題楊貞復制義

卷之三十二

尺牘

南京國子監司業到任謝執政啓

快雪堂集

八目錄

卷三

又

上張洪陽先生啓

上趙定宇先生啓

南翰林院掌院到任謝執政啓

與衙門前輩啓

賀河南沈相公啓

與羅康洲大宗伯啓

南國子監祭酒到任上執政啓

與余雲衢少宗伯同年

答季少司成

答夏仁寰公祖

與張脣甫少叅

與董玄宰太史

與陳孟常太史

與朱蘭嶠翰楔

與顧太初太史

上蓮池師

與林玄江

快雪堂集

八目錄

卷三

與林父母

與趙少虹

與包心弦

與管登之

與楊仲堅

與徐孺東先生

與徐文卿

與張洪陽先生

與張尚齋

與馬慎卿門生

與馮鑒之

與陸自齋

報陸少白

與陸臺翁

與何士抑

與焦弱侯

與周寅所宮庶

與陳季象

報李玄白

答李旌德

與李君實

答李旭山中丞

報來夢得

與姚伯道

與袁微之

與什子開

報林尚吳

快雪堂集

目錄

三

卷之三十三

尺牘

報顧實甫二首

答馬廓菴

報陶比部

報陸敬承三首

報陳伯符四首

報楊公亮三首

與沈茂仁四首

快雪堂集

目錄

三

招余博士博士通醫

與徐伯魯

與比部管登之

與李給事冲涵

沈箕仲謝酒

報楊貞復

與楊楚亭

與程年兄

與馬龍河

與甘應博

上張釣老

與楊復所

與萬年兄

與費國聘

通州報李宛平

報陸葵日

與劉年兄

報屠長卿

快雪堂集

與何鳳亭

與沈几軒

天津詒馬心易大行

與李臨清

汪潛齋

朱何城

與張二哥

朱任菴

周河間

朱東阿

與諸工部

與張邳州

與方衆甫

與林生

與鄧將軍

與朱秀水

與周行之

答包心韋親家

快雪堂集

與孫吏部

與金伯韶

蓮池師

與劉鹽官

與徐簡菴

與賀伯闇

與萬郎

與劉誠意

與李大

與李二

與袁六

與沈大

與友人 二首

與項四

與李伯遠

與方外

與沈君典

卷之三十四

快雪堂集

目錄

尺牘

答田子藝 四首

答汪文學

上史緯占僉憲 三首

與許然明

答來合肥

與江子振

與趙吳江 二首

與沈少卿

與藏師兄 三首

答心韋包親家

與友人 三首

答朱汝虞

與同年張目觀

答沈穉咸

與周申甫 五首

與繆仲淳 三首

與侯師之

快雪堂集

目錄

與李君實

報李玄白

報王房仲

報凌元孚

與守菴師

與達觀師 二首

與葉章含

報錢湛如

答張紫山

與沈壻二玄二首

報來夢得二首

報萬和甫

答顧光宇

報孫世行二首

與徐茂吳

與萬涵臺

與沈祖均

報來生行學

與夏官明孝廉

答朱長午

與吳韞翁

報胡順所

與馬心易

與朱良叔

報沈祖量

卷之三十五

尺牘

與沈壻

答蓮池師

與黃白仲山人

與屠長卿二首

答盛叔永比部

與包瑞溪太公

答黃貞父茂才

與沈壻三首

答周元孚

與王恒叔

與史鶴亭

答沈晴峰前輩

與廖洛陽

答周季華

與田子藝先生三首

答鄭肖龍同年

答許然明三首

與王信卿

與王叔駿

與王叔駿

與鄒爾瞻

與鄧定宇前輩

與沈長孺王季孺

與胡靈昭

與徐孺東先生

與樂子晉

與姜子幹二首

報盧思仁

報沈太公

快雪堂集

目錄

卷九

答藏師兄二首

與達觀老師

與曹林師兄

與傅伯俊

何民部同年

與沈箕仲

與帥謙齋運同

與孫世行

與同年商燕陽

與顧實甫

與賀一龍民部

與周叔宗

答馬心易

與沈心唐先生

與范光甫

報于中甫

與李乾齋

與繆仲淳

快雪堂集

目錄

卷十

報李汝培

與賀知認

與楊公亮

答劉海石

與潘去華

與臧晉叔

卷之三十六

尺牘

報許然明

報茅薦卿 二首

答繆當時 二首

與汪生應選

與李四孝廉

報許令慈

答下生

與徐茂吳 三首

報相國寺性上人

報薛伯起

快雪堂集 目錄

報賀伯蘭

與楊公亮 二首

上陸臺翁 三首

報屠長卿 二首

報沈子德

與楊伯翼

報方衆父

報沈訥卿

報包心韋

與周申甫 二首

報楊儒系侍御

報帥惟審 二首

與陳侍御同年

報陸藩仲

報霍林上人

報張仲初

報潘去華 二首

與沈壻二玄

快雪堂集 目錄

報朱良叔

報李玄白 二首

與仇君采 二首

與袁履善先生

與盧思仁

報黃端甫

與李稠原同年

報周孚如吏部

與周元孚

報項于王

與黃貞父

與周志齋撫臺

與管登之先生

報藏師

報孫世行二首

與田子藝先生

與劉肖華太守二首

與李友龍

與陳伯符

報顧司訓以庶

與廣信守俞勝峰

與沈箕仲

與泉州守朱同年

與馬連城

報夏老師

與如上座

與周繩甫

快雪堂集
目錄

卷之三十

與陳季象

卷之三十一

尺牘

與劉少司成

與鄒爾瞻三首

與茅薦卿

與張玉陽司成

報李君實二首

與友人

答同館馮用韞二首

與李九我

答鍾西星

答陶鏡宇

與蔡錢唐

與賀知忍

與南吏部陸君

與甘子開

與陸敬承

快雪堂集
目錄

卷之三十

與潘去華

上陳肅翁座師

答李溧陽

答陸泮陽

與王季常

與李玄白

與姚叔祥

與錢湛如

與于中甫二首

與沈繼翁

與王罔伯

與焦弱侯太史

與雪浪法師

與吳俊菴宮諭

答周生

答顧子敬茂才

與沈大若

與盛叔永

快雪堂集 目錄

星

上趙定宇先生

與陳伯符

與曾直卿

與侯公善

與同館放嘉猷

示鶴兒

與周申甫

答秦中翰

答吳之矩

卷之三十八

尺牘

與敖太史嘉猷

與甘應溥觀察

與吳安節年兄

報萬和甫二首

報張斂華

報王元美先生四首

快雪堂集 目錄

星

報張養晦僉憲

答陳永嘉

報潘去華二首

答馬心易

答陳伯符

報甘子開年兄

報蓮池師二首

與陳季象

與于中甫二首

快雪堂集

與周壻二首

答周元孚

與姜二府

答朱海瀛

與王季孺

答沈茂仁

與周申甫二首

與虞長孺

與黃旨玄中翰

答余世輔

與沈壻二首

與包瑞溪太公

答于見素

答繆仲淳

報周彥雲

答張元城燁

答徐孺東先生

報李君實

快雪堂集

答茅鹿門

答茅薦卿

與楊公亮

報密藏師兄

卷之三十九

尺牘

報淨源師兄二首

報周申甫二首

報賀伯闇

報馬心易

與楊公亮

與屠長卿

報友人五首

與王叔駿

與謝海鵬

與許鴻川水部

與沈晴峰太史

報周金溪

快雪堂集

目錄

卷一

報胡靈昭

與龔日池少參

鄉同年

與凌元孚

與胡郡公

與吳文臺比部

與孫世行

與曾人倩孝廉

與于中南

上陸臺翁

二首

報周季華

二首

與李君實

二首

與傅伯俊

上達觀老師

與管東溟先生

與馮用韞

與余雲衢

與陸敬承

二首

答沈寬川年伯

快雪堂集

目錄

卷一

與黃貞父

上陳肅翁老師

上吳韞翁

上張洪陽先生

與季常七舅

與李汝培同年

答張梅村

答田子藝先生

二首

答曾直卿太史

答計部景山

答徐茂吳

答孫茂才

答吳與松

答顧友王

答王逸季

答同館敖龍華

卷之四十

尺牘

快雪堂集

目錄

三

答同年吳南臺

答董潯陽先生

答陶懋中年丈

答同年蔡兄

答陸少白

答安慶太守趙君

答丁長孺

答沈道明

答包瑞溪太公

上座師陳肅菴

答于元猛

答王季常

答吳復菴先生

與同年侯玉峰

答王逸季

答沈純甫

答于見素

答于中南

快雪堂集

目錄

三

答李初泉

答屠長卿

答楊公亮

答盛叔永

答汪司馬

答陸敬承

答徐文卿

與曾直卿

與余世用

董玄宰太史

答憨山禪師

答張念華公祖

答李生憲可

答喻邦相

與同郭副憲

上陸臺翁

與馮用韞

卷之四十一

尺牘

尺牘

尺牘

報沈霞川年伯

唁商燕陽

答姚伯道叔度兄弟

報陳伯符

與錢湛如二首

與徐茂吳二首

報來任卿

與葉鹿吳

報張紫山

報楊公亮二首

報盧思仁

報許然明

與周繩甫

報孫子貽

與江念所

報丁長孺

報李玄白

與同年李漳州

報李友龍二首

與來任之兵部

與朱選君

與李君實

與茅鹿門先生

與茅中峨孝廉

上陸臺翁

與楊貞復

與馮用韞

與朱可大

與于中甫

答達觀師二首

報周叔宗二首

報田子藝

報屠長卿

答許敬菴先生

與馮養白先生

報李封君

與管登之先生

與黃懋中宮詹

報潘去華

與樂子晉

與周志齋侍郎

答朱白民騷

卷之四十二

尺牘

映雪堂集 目錄

七

與許孟中中丞

與陸仲宦開府

答李襲美

與史念橋

答沈大若同年

與李晴原大叅

與俞養弘年姪

答太倉蔡刺史

答盧名達同年

與杭守李君

與李仰成

答馮文所

上申老師

上王相公

答費國聘同年

與李翊軒憲長

與侯公善都諫

答費唐衢

映雪堂集 目錄

八

答費學卿二首

答傅伯俊二首

與丁長孺四首

與姚叔祥

報曾子健

答李伯遠

與陳子運

與王太初

與蔡上虞

報屠長卿

與楊公亮

報汪任丘

報陸敬承

答顧務遠

答丁右武

與著冲陽

與藏帥兄

上陳肅翁座師

快雪堂集

卷

卷之四十三

尺牘

報傅伯俊二首

答顧所建

答王撫院

與沈純甫少司空

與馮琢吾掌院

與許敬庵先生

答李秀水

與陳肅翁座師

與阮堅之二首

答余宗漢

與黃慎軒太史

與顧益卿大中丞

答姚伯道

答姚次公

答周本音

與南少司成朱平涵

快雪堂集

卷

答劉聖隣

答方伯文明府

與侯公善都諫

報楊公亮

報屠長卿

答沈生道原

與臧師兄

報陳伯符

報袁非之

答了有上人

與王方伯

報鄒汝翼

與姜子幹

與李君實

與繆仲淳

與徐孺東

與金桂峰同年

與杜孝卿

快雪堂集 目錄

素

與孫子貽

與陳孟常

與錢湛如

答周彥雲

與葉其蕃進士

與朱兆隆

與丁長孺

與國子監丞張崇仁

與馮生伯禮

與項庭堅

卷之四十四

尺牘

與楊儒系侍御

報蘇君禹學使

與米子華

與潘去華

與包道濟

報沈樟亭太公

快雪堂集 目錄

素

與陸少白

與孝廉徐家慶

與了有上人

與周叔宗

與黃貞父

與朱養淳宮庶

與傅伯俊

答包襲明

答曲帶溪

快雪堂集

目錄

卷一

與董玄宰太史

與柴仲美

與鍾生祖保

與朱脩吾

與馬按君

答韓敬老

答吳安節

答胡鏡陽

答鄭安吉

與李松江

答沈箕仲

與賀伯闇二首

與黃與參

與瞿黃州

客同年馬南溟

答方衆甫

與錢湛如

答姚伯道

快雪堂集

目錄

卷一

與陸以寧

答支同年

答李典簿

與少宰孫栢潭先生

與姚羅浮

答夏官明學正

與本權老師

與陳海樓

與孟蓮清

與石大理

與許微菴

答姚善長直指

報唐元徵

上太宰蔡建翁

答郭青螺憲長

與李乾齋

與繆仲淳

與金不佞

與許少崖

與陳孟常

卷之四十五

語錄

雜記

論粥

眞實居士立難

飡道人答

眞實居士答飡道人

眞實居士立難

無師釋樂晉對

虞長孺對

無師居士對

眞實居士答

樂晉白

眞實齋常課記

示兩兒訓語

示兒

發願刺血書大藏經疏

卷之四十六

漫錄

記慶安坐化事

書王文旦事

記衙門舊例

敗龜板記事

楊髡像

趙鼻涕

金澤利濟侯

王回子

尼化猪

平政碑坊

甲戌狀元

佃寺復還

葉耀蛇

殺生報

屠牛惡報

乚燒鴉

天竺僧犬報

沉香觀音

假天帝

大米飯

栽蘭法二

藏銀徙處

魚簾

常熟維摩寺報應

快雪堂集 八目錄

奎

花橋牛

朝房牛

永富化犬

把把賽

馬鹿盤羊

埋火殃

仙都山白衣人

鬼影

長河頭黑氣

神燈

蛟化木

細瓦殿婦人

磨漢印

毘山香雲

月中人

月華

天開眼

李子綽力茶

快雪堂集 八目錄

葵

藏茶法二

品茶

炒茶并藏法

茉莉酒法

造印色法

鑄鏡法

造糊法二

造色紙

王東津義僕

快雪堂集

目錄

卷

瞿氏節婦

張伯雨墓

詹肉家母猪

文五峰

陸儼山

周相

虞生

蛇妖

卷之四十七

日記

丁亥

卷之四十八

日記

戊子

卷之四十九

日記

己丑

卷之五十

快雪堂集

目錄

卷

日記

庚寅

卷之五十一

日記

辛卯

卷之五十二

日記

癸巳

卷之五十三

日記

乙未

卷之五十四

日記

丙申

卷之五十五

日記

丁酉

卷之五十六

日記

戊戌

卷之五十七

日記

己亥

卷之五十八

日記

庚子

卷之五十九

快雪堂集 目錄

卷

日記

壬寅

卷之六十

日記

癸卯

卷之六十一

日記

甲辰

卷之六十二

日記

乙巳

卷之六十三

詩

賦得雪中楊柳 乙未作

二月一日湖中觀雪

爲顧所建小侯作花燭詩

過虞長孺隱居兼呈僧孺

同沈中丞訪雲棲老禪于湖南淨慈因

快雪堂集 目錄

卷

聽戒公說楞嚴法華大義

二月初七新霽登高氏閣望羣山積雪
主人出郭恕先輞川圖臨本馬和之
商曾頌圖相示二物俱生平所企尚
會心豁目喜不可言退述斯文以識
奇賞

二月望日再過湖南同虞居士兄弟名
衲五六輩憩法華臺遂登慧日峰是
南屏最高處雲翳初廓風日韶爽胡

快雪堂集

目錄

主

山諸奇歷歷交目喜賦斯篇

春氣晚融雜花競奮而標梅猶白感賦
斯篇

仲月廿三日集湖上桃英初放柳葉齊
舒坐散不拘舟步率意頗盡登覽之
適與叔宗同賦

廿五日曉汎任其所之因山行歷龍井
諸處還步桃堤沿孤山湖是日物色
加濃遊情曼衍不覺盡日

早發餘杭夕宿雙徑

五峰紫迴蒼鬱佛屋僧寮所在有之
返自雙徑舟出茗川有所遲

分賦餘不溪聽夜雨

集錢緯西別墅賦得空館盈清思

晨登石城山憩霧精廬

雜詩

集茅孝若齋居同賦春晚淥野秀得春

字

快雪堂集

目錄

主

賦得眠鬟壓落花

若下西入十里溪漲靚遠綠蔭紆迴遷

泛移日得嶂字

途中憶家園薔薇

白芍藥一枝花表絳痕數處

賦得雙魚玉墜

賦得楊柳可藏鳥

丙申作

諸公遵牛首不及從因感舊歷欣作斯

篇

五十篇四首有序

古意

結交篇有序

懷沈純甫司馬

送姚叔祥還櫺李

贈沈甥

冬日挈兩兒出遊城南書所歷

早雪

松上雪

快雪堂集

目錄

圭

傅伯俊卧病靖海寺詩以問之

贈狄明叔將軍

送康季修歸

東書舍新成勉兒孫學兼示塾師錢麟

仲

初春懷梅花

詠象生華

賦得挾瑟上高堂

亡女生辰設祭

正月十六日悲亡弟叔將去年以此日

到衙舍

遊吳中戊戌作

初歸武林舊宅

登自臥樓已亥作

鬱金堂前栽梅一株

餘不溪廻舟寄訊章元禮吏部是日雪

雪日別俞羨長

獨酌

快雪堂集

目錄

圭

雪日途中懷孤山率成短述

送黃貞父進士奉使還朝

夏日同屠長卿過陸君策山園二首

畱題寒山寺

題白練衷衣爲去姬

無題

所御敝席是去姬所遺

贈素卿

秋日泛太湖二首

於東山過西山經湖中瞻眺

宿包山寺

登縹緲峰

登小龍渚

題東山許氏小樓

留題許裕甫松齋有序

維舟拙園書懷

李使君招遊靈隱得泉字庚子作

送西竺僧元坦吒釋載旌檀佛像歸國

快雪堂集

目錄

贈臺山權上座以龍華大緣至

末春湖中汎雨得隄字辛丑作

次日新霽重泛得空字

送胡仲脩遊白下

末秋雨集分賦得清字時喜喻邦相先

生新至

辛丑九月徐茂吳招集靈隱寺同喻使

君邦相俞羨長潘景升錢象先吳德

符徐伯陽諸君子用茂吳韻

卷之六十四

詩

題西湖放生圖祝虞長孺五十壬寅作

亮比丘尼歌

壽達觀老人六十

諸君子以中秋日舉西湖社分韻得三

十六日再集西湖共賦丹霞夾明月

賦得秋菊有佳色

無題四首

快雪堂集

目錄

爲友新納作催妝詩

贈幻脩有序

送馬時良公子歸試中原

雜詩四章

舟中咏水仙一莖四花癸卯作

春日喜恣上人至

湖中曲四解

維舟烟雨樓下效陶體

飲拙園梅花下

送七姪女歸

得驥兒書有示

送米

襖女讀書戲作

李玄白見訪拙園

贈凡可上人

李玄白移酒至王叔治偶過分韻

得花字

雜詩二首

盛叔永見訪

快雪堂集

目錄

七

訪沈司馬

舟過平望數里遇宋宗獻凌玄房復元

上人時先有吳閶之約同舟夜至吳

江喜而賦此

無題

吳姬病起

訪方次卿偶出停舟待之

久待次卿不歸

舟泊胥江

夜返拙園

計孤山工費自朝

春歌返棹

途中懷湖上桃花

懷歌者六韻

送趙當世應北試

寄訊周宮詹館丈

喜晴

二月十二日俗呼花朝星駕初旋桂櫂

快雪堂集

目錄

八

徐舉柳色尚嫩桃萼將敷同我良朋

婆娑日暮佳興始發情見乎詞

酬郝姬文珠

送休遠西來休明三上人蘓湖募緣

送曉上人入蜀兼訪傅伯俊學使

寄懷傅伯俊學使蜀中

寄懷黃慎軒宮允

爲宋姬

末春重遊白嶽潘景升相從同賦

贈姬竹枝兼有所嘲

夢

雨夜宿於潛僧舍

於潛夫

文昌閣

至昌化散步溪邊

天門

飛雨巖

乙巳三月二日同諸君子修禊溪上

快雪堂集 目錄

卷十

五老峰

古松

珠簾洞

翠微天

桃花澗

古桺

西關

文昌閣

花下美人

次日席上再賦花下美人時景升先別

憇藍園

步自清署登石壁山遍探園廬

三月十一日汎筏豐溪沂石壁登蔭山

亭延落日于松間瞻黃山于雲際慨

然遠想詩以紀之

憶姬人

雨日登樓騁望兼呈用卿

初至新安方伯文明府招游溪上改席

快雪堂集 目錄

卷十一

禹廟同汪仲嘉作二首

冒雨發黃山駕

湖上得周元孚書漫成二律却寄甲辰作

夜臺師見訪孤山

冬日別周甥申甫之南安任

孤山新築初成二首

故鄉立春有感

過石壁山

未至硤中五里憇嶺上亭望前山雨氣

宿猗中蔣氏園

到新安次日方明府招飲溪舟西泝而

下遂至漁梁改席禹廟汪仲嘉同賦

初到湯院

於蓮花菴望天都

從石壁進路過支機橋尋支徑訪硃砂

庵故址登憩久之書所歷

宿白雲菴

到海子

快雪堂集

目錄

全一

宿海潮菴阻雨

初霽登煉丹峯

登海門瞻眺

三宿海子從東徑下山返湯寺書所歷

贈本原上人

雜詩

偶折水仙花手授姬人

新汲虎跑泉試廟後啣茶 未完

快雪堂集目錄畢

快雪堂集卷之一

秀水馮夢禎聞之著

序

張洪陽先生太學講章序

余初入館今次輔洪陽先生尚以侍從職講幃時上冲聖御講甚勤先生每進講神氣閒定音吐洪暢最當上意其年江陵相奪情事起先生與其同館七君子具疏言不可狀疏雖中寢而先生遂不容于朝徙南國子司業故事講幃無快雪堂集卷之一
出爲南司業者蓋自先生始矣先生意氣自若在南太學數年日進六館英髦而課教之恩義篤切如家人父子藹然一堂而諸生莫不顧化畏於金科玉條卽一時無有越禮敗羣以杆規繩者余待罪司業祭酒後先生不下十四五年而遺化猶在諸生間猶有及事先生而能縷縷道說其行事者高山仰止余有慕焉而是編則先生居南時所爲程諸士之講章也故事講章俱出堂師少司成略加點竄而已乃先生則手

自撰定今所存者凡二十八條大學三中庸二
論語七孟子六易二書三詩禮各二春秋一其
於經書與旨聖賢血脉剖析露詳盡無餘如
禹之治水韓淮陰之用兵因其天機而適其固
然縱橫顛倒無不如意至其提醒人處則如金
錐之刮翳明鑑之破暗食之療饑而水之解渴
使人人虎往實歸踴躍驩喜而不能自己也余
又以此想見先生在講幃時所撰講章其於闡
揚經術啓沃君心必有圓機妙論巧入深中乎
快雪堂集 卷之一

序曾直卿先生易測

竊嘗謂心變世世不能變心聖人全其心故萬
象悉屬指撝衆人迷其心故一隅不勝蒙滯所
謂心者真心也真心卽太極也奇而偶之遂成
八卦重之爲六十四而其爻其變至於不可勝
窮此不可勝窮者譬如百川之月惟一月現所
謂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不分其說如此聖人知
之不得已而筆之于書以教萬世而謂之易蓋
始自一聖人而後又有聖人焉恐一聖人之意
舍而未盡復爲之辭爲之大象小象爲之繫辭
而後一聖人之意始盡而終有不能盡者於是
漢而下傳注訓詁紛紛有作然多以已說易而
不以易說易執象泥辭而聖人之意反晦譬如
終日執鏡照面而不知妍蚩在我故或者以爲
窮百家之說以說易不如求諸三聖人之說也
求諸三聖人之說又不如求諸伏羲之畫也求
諸伏羲之畫又不如求諸畫前之易也畫前之
易則真心是已然初學蒙求可遂進于此乎則
百家之說亦多有會可盡廢乎吾友曾直卿長

於理學尤邃於易朝夕研討幾三十年而後以其所得筆之於書僅萬餘言名之曰易測而問序于余蓋涉百家之流以探四聖人之源語約義精直抒心得亦云備矣其自序曰思久疑融旨趣忽徹孔子之所以傳在此文王周公之所繫在此伏羲之八卦亦若指掌焉豈欺我哉余自同籍與進于直卿有年南官多暇所蒙指授多及于易趨風傳響疑滯豁然則于是書有伏讀耳豈能有所切磋爲直卿玄晏哉直卿既

懷雪堂集

卷之一

四

序兩漢紀

述漢事者班范二書外荀悅袁宏兩漢紀而已矣其書詳於序災異至君臣事迹或有與本史互異及相備者余有取焉然其意在就簡不惜割愛間有非所刪而刪者雖無續貂未免截雀間取本書對閱則疵恪昭然難爲掩覆然以其述漢事也喜其與班范二書並傳又恐其傳之

不廣也乃索吳中舊本參校再三鏤板南太學自春秋始及畢事而余且投林矣魯魚帝虎十刊其六諸所闕疑以俟後之君子

新鐫史記序

太史公學涉六家途經萬里獵百代未收之聞見剗千齡未備之體裁點銅鐵爲黃金抽神奇於臭腐真字挾風雷筆驅造物者矣雖班氏而下代有褒彈而六籍以來最爲鉅麗自晉徐中散廣始考異同作爲音義引而伸之代不乏人

懷雪堂集

卷之一

五

至裴駟集解小司馬索隱張守節正義尤爲較著蓋通塞互存瑕瑜相蔽俱史家之娣姪信龍門之忠臣彼有所長世安得廢我朝弘治君子首倡英風近代通人嗣鳴大雅詩與三唐方駕文將二漢齊鑣以故遷書與杜詩無不家傳而戶誦然競爲割裂妄著題評坐井闕天詎盡高明之體畫虎類狗孰窮彪炳之姿等小兒之無知豈達人之細故咄彼銅臭貽茲木穴覆瓿猶寬投醖非虐故今校刻一遵舊文掃庶孽而定

本支放淫哇以清雅樂譬麟經之內夏庶軻氏之知言凡我同襟寧無擊節

序重刻三國志

史自馬班下稱陳壽三國志其序魏事最爲詳典吳次之蜀爲略而壽蜀人也奈何屑越其國事或云壽有所嫌於相亮父子而然愚以爲諸葛公不置史官文獻缺略搜括良難非壽過也史稱壽善叙事有良史才致令夏侯爽書張華深善譙周其才名范曄嘉其質直有以也哉

快雪堂集

卷之一

六

但其書具紀傳無表志體未備而文多略宋元嘉中裴松之博采異同以爲之注弼違補闕闡然可觀說者謂劉孝標之注世說李善之注文選與松之之注三國俱旁引曲證期於盡言盡意而止足爲千古注書之法然則壽書馬班之羽翼裴注國志之鼓吹自當與本書並行宇宙間亦猶二儀五緯齊曜璣衡大海百川等潤坤輿者矣南雍書庫具二十一史而國志板最爲元缺嘉靖十年以後續補幾十之七魯魚帝虎

又不勝其譌也余既視事首謀新之隨行有宋本魏志原缺吳蜀乃參監本手自校讐隨付剞劂始春迄夏五月畢工費凡三百緡借本資校者余同年進士四川叅議張君後甲而學錄石可大典簿劉堅榮署典簿事學正陳一道典籍馬遷則與有監督經營之勞者得附書云

南雍新雕宋書引

按梁書約傳約所著宋書外有晉書百一十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俱不傳獨宋書百

快雪堂集

卷之一

七

卷存耳夫宋祖起布衣糾合義徒殲滅桓玄再立朝廷威加關洛終移鼎祚漢以來足稱雄主然牽于內志棄關中資赫連氏終宋之世不能洗長河以北之腥羶自促大業可嘆也約之先田子林子以下世爲宋臣武功文藻家聲爛然故其撰次宋事最爲詳贍然約之前何蘇山徐諸君子俱有述作惟缺永光至禪讓十餘年事非約之才不能刪其蕪僞補其脫略著爲一代實錄姚察稱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誠然夫約

以齊臣板附興運安希台司至于憂瘠最後赤
章之事尤爲可笑其人品不足多也至其史才
則當與陳壽范曄鴈行而嚴父遷固其書自能
炳烺天地間豈可少哉宋書海內惟有南監舊
板而刊脫模糊者十之七不便印摹余與陸敬
承在事奮欲新之而不逮賴少司成中原季君
始獲舉其功自夏迄秋不半歲而畢以余與敬
承有校讐始事之勤仍得附名卷首又索余一
言引之使不才姓名得托此書耀于來祀亦幸

快雪堂集

卷之一

八

矣哉書於南翰林院公署之愚竹居

序重雕魏書

元魏書顛末宋臣范祖禹等序之詳矣時魏收
原書已闕三十餘卷乃雜採李延壽北史修文
御覽高氏小史等書補綴成之非完璧也南監
所藏唐以前諸史獨此書刊敝甚議更新之工
始丙申七月歲盡而畢然苦無善本校讐無論
魯魚帝虎不能盡刊至斷篇脫字所在而有削
刪又不能精良姑以存一代之史云爾夫收在

當時已蒙穢史之譏其所哀鉞要不足傳信然
其文筆特妙與邢子才溫子昇齊名中所叙錄
豐縉璀璨情景如生有足多者惜乎其亡篇之
難覲也隋唐而下安得如此人使居著作之庭
也哉不覺三歎

莊子郭注序

注莊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奧淵深
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蓋莊
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諸家繁星也甚則燭火

快雪堂集

卷之一

九

螢光也子玄之注在前而諸家不熄譬之耗燭
西施在御而粉白黛綠者猶然纍纍爭憐未已
也近世金陵焦弱侯並行老莊翼蓋全收郭注
而旁及諸家趙女吳娃俱充下陳余則盡去諸
家而單宗郭氏回頭一顧六官無色今先列正
文低一字卽錄郭注俱爲大字無所隆殺進之
也昔人曰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知言
哉余故進之進之與莊子等也或曰注出向秀
郭氏竊之更注秋水至樂二篇遂以名已然不

未可知今人知郭象而不知向秀有幸不幸焉
余弱冠時所遭多變掩戶日讀莊文郭注沉面
濡首廢應酬者幾盡兩月嗣遂如癡如狂不復
與家人忤亦遂不與世忤一切委順蕭然至今
後讀佛乘漸就冰釋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
先驅耶門人鄒生孟陽亦深於讀莊者故命之
表章郭氏而陸德明音義附焉刻成請序并發
其源委若此

重刻空同先生集序

快雪堂集

卷之一

十一

空同先生集有晉陵鄒氏板燬于火業數十年
東莞鄧玄度令長洲政事之暇留神翰墨有契
斯文斥俸梓之委校讐于潘子景升會馮子至
吳玄度因景升請願借先生一言竟殺青可乎
余唯唯夫詩道至今日卑甚矣閭巷小人豔一
青衿不得卽搖筆學爲詩遊大人以媒食士大
夫或不得意于名場而後染指焉以其灰冷無
用之精神問津萬里之途安能遠到詩道安得
不卑其間非無有志縉紳與獨行布衣銳志以

詩爲事者而患無命世作者如空同先生其人
以鼓倡之業衰於寡助精靡于衆咻此又不可
幾之數也蓋余于今日而思先生深已或曰然
則先生之於詩其至矣乎馮子曰未也先生嘗
言之矣其述王叔武之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
之音今途堯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羣和者
其真也真詩在民間而文人學士往往爲韻言
謂之詩其情寡其詞多詩於何有則先生且不
免焉然就先生之詩而評之則五七言律與七
言歌行最稱擅場蓋先生所深嗜而冥契者杜
陵故得其神理而面目隨之實非有意模擬如
宋人生吞活剝之說也至其序記碑銘諸作則
謹嚴莊雅質有其文鎔精兩漢而雜出之藻不
傷琢真不涉俚蓋庶幾稱盛世之文哉然先生
所以爲詩若文者又有本焉先生生熙洽盛時
稟精既厚而其立朝骨鯁抗疏折時貴幾陷九
死不顧官僅至藩臬卒以忤時退其英風勁節
皎皎在人耳目以秋實發春華文而行遠宜已

快雪堂集

卷之一

十二

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得先生之集而讀之如見先生咏歌玩味期于深造自得以窺初盛唐六朝漢魏三百篇之詩西京先秦六籍之文何難登峰哉則玄度斯舉其大有功于雅道矣玄度令長洲三年以文學飭吏治爲詩清新翩翩有拔俗之韻詩道中興吾有望焉因叙斯集而及之

叙七子尺牘

原夫尺牘之爲道叙情最真而致用甚博本無

快雪堂集

卷之一

十三

師匠瑩自心神語不費飾片辭可實意不涉泛干言足述要以伸彼我之懷窮離合之趣如斯而已書契已來作者寔煩長篇短章蘊在羣典本朝西蜀楊用修氏紉緝清裁近婁江王元美先生復增篇帙編摩迄于近代搜羅并及時鈔以故歷下廣陵多有錄焉參苓與牛溲並用絲麻將管蒯兼收可謂尺牘之麟閣文家之鄧林已先生爲本朝文匠著述甚富前有四部後有續篇尺牘之作十居其一如彼積玉無非夜光

先生壯時盛推歷下宗吳徐梁共執牛耳茂秦布衣之傑亦稱附庸是爲中興七子縱橫幾何死亡略盡僅存明卿歸矣靈光晚交新都儼然敵國奉常彬彬無媿二難則七子益二宜稱九子梁謝被斥尤恐未甘至于不錄他文單傳尺牘則亦廣先生之遺意云爾雖然作者故難選者尤難先生之廣清裁或及長篇爲短策或漏德語于逸乘割裂爲多遺挂不少近宛陵梅禹金緝書記洞詮視先生原書不啻三倍且不錄

快雪堂集

卷之一

十三

唐以下則編纂之役先生尤難之况不逮先生者耶余嘗欲哀集本朝詩若文嚴遴之彙爲一編因羅旣煩衡鑒未確坐虎日月尚在躊躇今張子維光項子伯達斯集之成何其速也二子其賢乎哉西爽殺青旣竟問序于余敬撰斯言以告覽者

汪伯玉先生尺牘引

夫尺牘之爲藻甚薄而其用最廣達萬里之歡愉傳千秋之涕淚奢或連篇約惟數字肖丹青

而非色協金石而無韻蓋詞林之選鋒駢體之外臣也故雖大雅靡得而廢如孟公百函並發穆之十吏競傳其最著者矣近世琅瑯元美新安伯玉二先生者並稱名家雙建旗鼓其書牘琅瑯既統千四部而新安乃別爲一集則以家握隨珠人私和壁構求匪易苻萃良難不妨令岱嶽之旁更峙梁父江漢之外復派沱潛者與不佞于兩先生幸兼遂登龍俱侍揮塵慶遺文之可讀痛哲人之難追而於斯編又獲以俚言快雪堂集

卷之一

七

李方麓侍御抒衷疏草序

夫言路之關於治亂甚巨也自古天下將治言路先開天下將亂言路先塞人主見其然故兼聽並觀以勞天下收天下之聰明爲一人之聰明使開者常開塞者不終塞而天下以大治然言路之開塞寧獨在人主卽人臣亦共之虞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言誠無稽矣

勿詢矣堯舜雖聖將拒之不暇可藉口言路之塞爲中主咎哉我皇上自江陵相捐館始留意政事召還諸直言得罪者驟顯異之而言者自慶遭遇聖主意氣益發舒不可禁或不免過激而僞者因托焉陽爲名高而陰爲厚利而賢者不察引爲氣類聲勢相倚大臣畏之久之情狀畢露而上益厭棄之章疏一切寢閣而賢者亦不免于廢錮矣賴上聰明神聖雖深居靜攝而精注天下大臣言官隨事進規或陳利害有會快雪堂集

卷之一

七

大饑人相食疏請予蠲予賑皆報可至費大官金錢數十萬無吝色已按粵左是時璫使橫行上行逮治非宜疏請寬解逮係并免權征雖不盡施用而豺虎伏不敢肆他所陳大吏治國本時艱官評民隱咸鑒鑒中竊此猶其易者至策邊事及處置播酋方略後卒驗如指掌何其明也書生談兵大都虛恢無實際先生不然真有文武材用慮而能言言而能任卽御史以往其遂開府一面翺翔九列專槐調鼎何所不宜快雪堂集 卷之一 十六

自署抒衷可謂一言居要使言者皆若先生之抒衷不欺主上明聖理論勢禁閑悟必先寧全以言爲諱槩從廢閣言路從此必大開而不塞以維萬世常治端有望焉惜乎如先生者少耳先生疏草粵中諸能言者序之甚詳余何容贅但自念生平不識先生而識先生于疏草高山仰止情不能忘因究言路開塞之故托別駕遽使以請正于先生并以續貂諸公云爾 賀伯闇救荒八議序 快雪堂集 卷之一 十七

畏不難抗顏建議獻之羣公見孺子入井而有
怵惕惻隱之心吾有取焉伯闇以彼其才將必
爲世用之八議者或遂自試之但今日艱難赤
子不及享仁人之利耳傷哉閨中之子而憂舅
姑家之衣食之不足哉曰可也蓋俟爲婦手至
爲婦而怠若事又號於眾曰彼不當憂者而代
予憂非罪耶是二人者君子宜何取焉余以此
斷伯闇八議可傳也

序李道甫永慕錄

快雪堂集

卷之一

六

永慕錄者今南通參李道甫爲其先尊人父泉
封翁作也孝子之於親一起居一飲食之不能
忘生致其養死致其思分所宜然何錄之作其
以錫類而廣孝乎道甫之意遠矣錄之凡有三
體魄斯降宅兆攸宜華表崔歸金臺馬嘶其福
懷懷其家纍纍寄之丹青常目在斯錄瑩地一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戔戔象服自天其中幸哉
有子彼此明恩旣榮其躬亦華其神錄詰勅二
懿哉大夫服賈而儒慈而能教貧而好施郭碑

無愧韓筆寧腴煌煌琬琰金石不渝錄誌表碑
傳三錄成而傳之天下凡慕道甫之爲人者因
而慕道甫之所慕孝弟興于鄉里而忠義鼓于
朝廷吾故曰所以錫類而廣孝遠矣乎雖然亦
道甫爲之可耳道甫負大節挺挺一時世人耳
目者獨救魏御史與同謫一事其他隱微耿介
世或未盡昭晰而其才諳通密可大用且共拭
目望之則所稱揚名顯親將有進于今日者是
錄之本也不然已之不淑而徒以虛聲虛榮侈
快雪堂集

卷之一

十九

其親失其所以本矣惡乎慕惡乎永

序王廣文完孝錄

葬者藏也所以安親之體魄也彼暴棄中野與
焚骸之酷不可謂安而或厝之五害之地則亦
終不安故地必擇或謂葬乘吉氣可以福子孫
異書法眼遭遇爲難徒奔走技術因循歲月築
室道傍一旦溘先朝露而親不及葬或拮据之
久隨生厭怠鹵莽一人而誤葬以孝始而以利
終以利始而又以害終可悲也已吾謂爲人子

者當培養心術積累善業以爲求地之本然後
洞究葬經等書博選明師心術正大學問精核
謹畏不誇者與之共事而又不敢取必以待福
緣之自至其亦庶乎可也王希正廣文始相見
卽爲余談堪輿已乃出自所著完孝錄相示其
言尋龍點穴與擇日之法正而不繁蓋苦心于
是而言之者記曰一日二日而可爲者人子不
爲也夫擇地者豈可曰豫凶事而不早爲之計
耶則是書之有助于人子多矣然余已讀希正
快雪堂集

卷之一

三

之書而尚未試希正之眼涼秋可待且期希正
縱觀此中諸山以決向來疑蔽希正其有以廣
余哉萬曆壬寅夏五月之二十有八日真實居
士書于涼風堂中

序岳伯原泉先生觀我圖

吾宗原泉先生興於桐蓋三十年所先生幼孤
太夫人實提携教誨之以至成立先生歷官中
外自典州至牧伯太夫人尚無恙綸板輿貴
道途而光里開此豈獨以三釜及親爲快者哉

乃先生稟太夫人之教立身揚名不啻光顯而
尺寸凜凜惟辱親嚮訓是戒自衰艾泝嬰童如
一日焉夫先生以艱難迢華膺故優華膺益念
艱難緬惟平生甘苦歷歷如畫感而思思而愈
感愈感而愈思至形于筆札著於丹青凡四十
事而摺紳先生所撰述及詞人墨客之篇章以
類附焉題曰觀我而弁之以太夫人畫荻之教
嗟乎始基之矣無基曷墉然則先生無窮福履
皆畫荻之所流溢所謂濫觴之源而成江河者

快雪堂集

卷之一

三

耶觀斯圖者一開帙而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斯
圖舊止三十二事先生爲粵西憲長時顧實甫
宮贊所叙後八事先生之門人某等所續也先
生爲人外謙易內精嚴富於經綸而長于應卒
觀變今天下始多事先生且大用功名福澤如
日趣中則斯圖所述殆未半也余且拭目觀焉

序錢季梁先生遺集

錢季梁先生以才顯於武林中壽而沒未竟其
所至殊可悲悼余旣誌其墓而銘之矣其子兆

禎復哀其遺集若干卷因余友吳伯霖以請曰
先子之文不盡於是是亦可以見先子願以先
生之靈序而傳之余唯唯會有事故里遂以先
生集行而伯霖遣使逐余舟索負廼按集摘而
讀之讀未竟輒蹶然起嘆曰是足傳已夫今之
以集行者幾於充棟其中無所有而其言無足
採相飭以暴於是而曰吾能文或出於子姓之
意而不知適以揚其先世之短又不然而虛車
說鈴韓子所云求一言之幾于道不可得者文
快雪堂集 卷之一 三

極其所至也今取蘇長公海外之作與生平諸
集並而觀之質文深淺之間有識者自能辨之
季梁最嗜長公文使得起之九原而叩之當必
首肯余言吾武林湖山秀甲宇內而所生文人
猶似未稱天鍾美于季梁而復驟奪之讀其遺
集者蓋不能不致憾于造物已若兆禎能不泯
其先人之美使傳于世其孝足多也哉時萬曆
壬寅九月之六日舟距樵李城五里謹序

費學卿集序

快雪堂集

卷之一

三

鉛山費生名元祿字學卿名家千里駒而擅著
作之譽嘗從父宦登武夷羅浮慨然遠想有司
馬子長會稽禹穴之意六經子史玄釋冗雜靡
所不殫究以故肆筆爲文千古合節而又挾天
風海濤之氣世寧有如此經生今始二十餘耳
其所著述如岷山始濫扶桑乍輝吾不能極其
所至矧精醞奇積久而化成一家言夷于古作
者余日望之茲集何爲乎其蒿矢耶其自敘云
生平無他嗜好獨詩文結習未忘頃病中發悟

不欲以身後未必得之名易當年可自致之樂
此後且焚君苗之研杜淨名之口思深哉費生
可謂好勇過我然終不忍以此集投之火而傳
之木也其何擇焉余謂爲文以邀身後之名誠
舛已卽當年之樂有逾于極才情弄筆研者乎
當其得意指揮千古役使萬靈王公失其貴賁
百失其勇飄飄然有憑虛御風羽化登仙之適
而謂之苦可耶唐之白樂天宋之蘇子瞻陸務
觀本朝之王元美先生俱登此境然俱以晚年

快雪堂集

卷之一

五

得之泝其少壯苦心有在如登高山方其發足
歷途險阻艱難豈遂無之至于振衣千仞下視
齊州而後始知登高之樂費生勉之此集寧足
以限費生吾故曰姑爲之蒿矢可已萬曆庚子
伏日眞實居士序于武林新宅之鬱金堂後軒
時積雨新晴蘭紅芙蓉盛開

序楊子初孝廉吳越遊

昔賢以文命世者大都藉遊龍門之史杜陵之
詩壯麗沈鬱自左國風騷後鮮有其儔豈非會

稽禹穴楚蜀萬里之勝有以助發其才乎楊子
初孝廉北士也而遊于南自金陵迄錢塘千里
之靈奇收之胸中而吐之筆端爲古爲律秀媚
清新凡百首命之曰吳越遊因王百谷先生乞
序于馮子馮子曰昔之才多成于晚今之才多
見于壯畜濫觴爲江河基高山于崕嶺楊子年
力才名如日始東木始拱老之歲月摩之金蘭
馬史杜詩吾有望焉吳越遊其始基之耳敢以
是進楊子乙巳上春謹序

快雪堂集

卷之一

五

叙

序田子藝先生纓園心調

纓園心調者吾友田子藝先生所著詩餘南北
詞曲也詞曲本詩餘詩餘本唐人之詩唐人之
詩本漢魏古選漢魏古選本三百篇雖曰愈趨
愈下其爲宣達性情古今雅俗一也以故勝士
名流不惜降格爲此子藝高才不遇爲老廣文
其胸臆納結未免發之著作此調太倉稊米耳
然其胸中一段超然洒落處挾日月而驅風雷
與紅塵隔絕者此亦可以窺見一斑也雖然詞

曲亦難言矣嘗聞本朝王漢陂先生欲填北詞
迎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遂能
與金元人爭奇而高永嘉琵琶爲世所尸祝識
者猶恨其不諧官調蓋詞曲之難如此而子藝
優爲之余不知度曲興到以意爲之俗謂之隨
心今以故不敢輕率填詞子藝之學無所不通
宜筆端遊戲乃爾余不知詞曲能知子藝也子
藝索序遂書此以質之

快雪堂集

卷之一

二

叙

快雪堂集卷之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故大宗伯臨朐馮公經濟類編序

經濟類編百卷故大宗伯臨朐馮公琦之所手
緝也公鍾海岱之靈憑詩禮之澤弱冠登甲科
選入木天姿貌魁梧文章爾雅人以公輔期之
時詞館所儲俱南北名流余幸蒞第每相聚則
議論嘻笑筆舌縱橫而公獨埋鋒歿穎撓之不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亂晝常闔扉靜哦人莫測其淺深而材譽日起
無何余以狗馬疾放歸不預散館又三年出補
史局齒於十人者而與公周旋益親余齒視公
十年以長館中稱大小馮而公之才名蘊藉深
沉博大多余又何敢望其萬一共事一年所余遭
艱歸尋及吏議家食有年公與儕偶復不惜齒
牙強起之徘徊舊京點金緋于壁水而公亦漸
柄用正位秩宗余之歸臥也公手書慰存者再
余不肖宜廢退而望公大拜甚亟非私公也以

公嫺經濟能紓國家之急而公病渴日甚屢疏乞歸不得遂薨于位三僅數歲年止四十六公沉敏端亮遇事鎮靜策其成敗多驗有經濟實用卓然台鼎之望文章特其餘事小試於鄉會文衡表策諸作出公手必藉甚一時與代言之文編摩之史俱稱大手筆長春官數年幾至宣麻而寢不得展其大用士論惜之公沒無幾而是編出於公弟民部郎瑗蓋主於經濟而雜採秦漢已下鴻儒著作名臣奏對旁及百家雜猥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二

爲類二十有三目儷之凡三百餘條蓋大宗伯東阿于公嘗參其畫民部所云割截羣書手自演綴者因憶在館時闔扉靜哦是編寔托始矣公真有心人也然此編主於議論文彩採摭或有未盡條件亦有重複以備帳中之藏未協不刊之典整齊釐次存公手澤則公之門生侍御周公仁和令吳公有功焉而受其成于鄭生孔肩淵則之役則周公而下出貲共成之而我吳明府之勞勩尤劇夫公之大經濟見於用者不

能百一而其用心之槩略見于是編公不可作矣觀是編者若身履石渠金馬之間與公上下其議論則公如在也是編之以可無傳哉可無傳哉然是編何足以盡公已方今同館諸君子死亡略盡而余幸以湖山備魯靈光則序公斯編非余又誰廼受吳明府之簡而引其端如此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勝悽感萬曆甲辰嘉平之吉眞實居士序于孤山別業之青巖居

刻歷科詞林館課序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三

宋以前進士之科不獨重所最重者曰詞科諸已仕者皆得應其爲名最豔而用之也最隆最著者如二蘇兄弟俱以詞科入等當世榮之而其所試之文惟詩與賦蓋取其一日之長無論養矣我朝館選始於永樂間取張唯等讀書文華殿擇宿儒教之蓋於中秘之書無所不探而於諸體之文無所不習亦無所不試不獨詩賦也養之數年官其高等於翰苑而漸柄用之初亦不拘品流後唯于進士中改用曰庶吉士讀

書翰林蓋亦詞科之意而無其名而養之義尤至焉二百年來名卿碩輔繇此途出者十之八九而其課試之文嘉靖初元以前不少概見卽有一二傳者俱清薄淺穉不堪大雅心竊疑之丁丑夏余濫選中則所習者惟兼治一經與文章正宗唐詩而已心益薄之所試詩若文惟貴清淺和平而不貴深練宏遠而余洎陸敬承又俱不善楷書益爲皮相者所裁至名不得與沈顧齒會余有狗馬之疾遂請急歸余不才無足快雪堂集

卷之二

四

論自今而視敬承其於曹偶何如哉則所以養之與所以去留低昂者其法或非國初之舊已蓋宋之詞科其途廣精於擇而疎于養至其用之也或未盡今之館選就進士中改用其途隘若國初則擇與養俱至矣而其用之也上者立登樞要下亦不失顯庸蓋視宋有加焉嗚呼今之與館選者亦榮且幸矣余憶初入館從相知家乞得舊館課本二百餘帙繕寫珍藏以爲式請告後輒遺棄之後若溪顧侍御斷自某科而

下輯若干篇題曰經世宏詞今金陵某氏又輯顧集所未備者訖壬辰曰歷科詞林館課而屬之梓益可並傳已後之覽是編者將由此途奮其益培其養厚於蓄而發于文以待上之擇而副他日之大用則是編其一助也不然將階階仕而已則無益於淺陋且今後之視今遂不得與昔之詞科偕重是誰之過歟有志者勉諸

王恒叔廣志繹序

司馬子長曠世逸才然必周行萬里罔羅見聞快雪堂集

卷之二

五

然後著爲史記杜子美詩人冠冕遭亂流離三巴吳楚遊踪頗闊故曰不開萬卷不行萬里不能讀杜詩良然豈非名山大川足以滌人胸懷發人才性而五方謠俗方言物產仙踪靈跡怪怪奇奇其於新耳目廓拘蔽良有助焉余友天台王恒叔才既高華而宦轍幾遍天下視子長杜陵所到不啻遠過之諸名山自五嶽外探陟最廣賦咏亦多無論名山卽一巖洞之異無勿搜也一草木物產之奇無勿晰也他若堪輿所

象膏所隸齒軒所容千名百種無不羅而致之几席之下筆札之間如五岳遊記廣遊志其大者既改南鴻臚開曹無事杜門却掃追繹舊聞復爲廣志繹六卷以示余一方輿崖略二兩都三江北諸省四江南五西南六四夷輯噫備矣恒叔自言他人所述每每藉耳爲口緣虛飾實余言則否皆身所見聞也余病餘寡營因得卒業意獨喜其叙山川離合南北脉絡如指諸掌卽景純所述青囊所紀勿核于此至談河漕

快雪堂集

卷之二

六

馬政屯田鹽筴南北控禦方略具有石畫不爲卮言躍馬中原攬轡關河可謂有天下之志此當不在遷史杜詩下他則以資揮塵夷於稗官足解人頤又其餘耳

陳伯符詩集序

余丁丑同籍伯符與臨朐馮用韞最少而才用韞入讀中秘卒爲石渠名臣伯符幾得之矣而失之似余實妨賢路蓋余座師陳大宗伯之言如此伯符格當爲郡司理以年少抑而就教自

京兆廣文轉國子博士擢蘭省郎伯符才情閃爍意氣縱橫開口談天下事犯乘輿斥宰相不顧忌諱有洛陽少年之風竟以此得罪名挂謫籍朝廷大老無不惜伯符才欲稍挫之和其鋒銳當卽召還而伯符不待矣傷哉今天不驟奪伯符老其才以階大用他日事業必有可觀卽所著詩文且登作者之壇不廛廛若此天實生才不以壽考成之使之夭折又令無子而有老親傷哉伯符死十年而其尊人封翁集梓其詩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七

詩甚少不盈五六十帙余憶己卯春以庶吉士予告伯符有七言長歌見送今不載集中知其散佚多矣伯符詩清婉時露雄俊窮其所詣高達夫岑嘉州不難到蓋知伯符不獨以詩卽知伯符以詩亦不盡斯集也伯符將死前有隕星之異又封翁嘗爲余談伯符生時死後一一夢兆及召仙藍采和降乩事則伯符故謫仙人其言語落人間自是藍珠絳霄氣色卽吉光片羽足寶已伯符死後用韞驟顯至長春官且大用

矣亦以今歲春死埋玉樹著土中余於用韞伯符兩悲之因序伯符詩及此投筆不覺哽塞萬曆癸卯冬十月之廿六日自故里如長蕩舟中書

梅溪居士三遊稿序

三遊稿者梅溪居士之所作也居士生于蜀姓曹氏名邦化字汝大以乙科刺瀛之寧州棄官歸隱自號梅溪居士江津故名凡山水錯繡春夏遊憒頗聚絲竹綺羅應接靡暇其最勝處

快雪堂集

卷之二

八

有三一曰石佛寺在曾巒迴抱中有三丰仙洞丹井天水摸兒池亭蜀漢趙將軍子龍下江州故壘一曰蓮花石底柱江心危石數瓣出洪濤中上可坐百許人一曰廣福寺春秋七門郡之遺趾寺濱江有九曲流觴石渠亘里許大江漱之冬春不竭居士所常遊故曰三遊遊則二三同好從之間招緇黃雜以村妓行歌唱和飄飄如仙或爲莊士所非而居士行意自若又自石佛窮之爲上石佛鳥道猿踪十步九折不知若

千里達其處臨風振衣便欲飛去又蛾眉瓦屋之通津方外杖履往復留焉居士長凡水六十年餘晚始遊其地而樂之蓋居士深于性命之學自解官後交遊玩好一槩謝絕終日焚香宴坐而不廢苦吟所著詩篇遊覽居半而三遊者又居遊覽之半今所傳詩稿以三遊稱志其盛也居士不獨長於詩又善繚素小景得意時或日可十百幅不則逾年不灑點墨全於天而解於獨古稱真人居士近之余不識居士而識居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九

士之子忠甫別駕今歲夏首余出吊金沙取道蘇之許墅時關使缺忠甫攝其事見訪舟次驪然相得也因出三遊稿示余曰家尊人逃名而名存或者其在是願微罷于公叙而行之余唯唯余擴落無機不染世味或者不甚爲居士所拒乃不能以冥鴻自堅致煩虞羅視居士負媿不淺亦何足爲居士役然居士雅素絕俗之韻與三遊之奇實夢寐在焉恨不能縮地從居士一叅烟霞末席而親見其解衣盤礴得意揮毫

之狀也然則斯集豈足盡居士耶萬曆己亥端陽後三日序于清寧巷宅之鬱金堂中

序沈茂仁南還詩及紀行

余齒先茂仁茂仁學詩先余比在館詩名最著茂仁尊人覓川伯氏棄官臥長溪十餘年最善詩而不輕著作尤健七箸今年忽病茂仁在京邸亦病俱自危卽安聞狀相念甚茂仁遂予假歸七月某日發潞河十月某日達在道凡三閱月得詩若干首又日書所至麗以事爲紀行合快雪堂集

卷之二

十

快示余夷阻愉戚歷歷如畫至其詩則沉冥入情古選杜陵縱橫有之昔年華格俊調遂爲絳灌屠狗時境界珠玉在傍不覺自穢於是余別茂仁五年矣敬引其端以俟知言者眞實居士書於武林道中戊子臘八日

詹明甫侍御遺集序

嗟乎此余同年兄詹明甫侍御遺集也奏疏八篇序記傳志雜文五十八篇五萬餘言迺其子太學生德象手自哀輯以示余者而乞序焉追

惟丁丑歲諸籍兄弟相聚闕下余識明甫于儔衆中姿標如玉語簡氣溫余屬目焉已而盛爲沈君典太史所獎舉時君典座師徐大司寇爲銓郎遂得補宣城令在宣城五年以治行高等擢御史在臺最久首疏定陽明白沙二先生從祀孔廟儒者躋之而其他論興革舉錯俱鑿鑿中竅會不爲浮勦九重採納略見施行意明甫且大用而不待矣傷哉其在宣城也余與君典後先予告庚辰秋杪余魚服訪君典因得晤明

快雪堂集

卷之二

十二

甫相見驩甚卽恭敬非謬而余媿重客已余居先君子憂而明甫稱直指使者視鹽政於吾浙相見尤數時余未四十已見二毛迺明甫渥丹如昔每相對湖山間清言終日難以調謔或令童子歌而佐酒余亦勉爲引滿時君典墓有宿草矣語次及君典輒爲嗟惜或至唏噓天地不仁穢我良朋無何明甫亦爲異物夢幻泡影之身其不足恃如此穆叔有云死而不朽者三明明甫在宣城足當循吏居言路慷慨建白風節凜

然足當良御史視鹽視學足當良使者而處君
典死生之間足當良友謀謨在朝廷福澤在
三吳兩浙培植人才足爲數世用此豈待紙墨
文字而傳然思其人愛其樹况嘔心腐毫而出
之者耶抽讀一篇如與其人對語精神感通百
世如新傳之宜亟矣

陸子玄詩集序

嘉靖初吳下陸子玄先生與兄子餘先生齊名
一飛一伏人目之異代機雲乃子玄天才尤稱
快雪堂集 卷之二 十三

葩麗余得其詩集于先生之子純孫稍卒業僅
三之一見其合者五言古典則雄渾有建安黃
初氣骨七言古清艷高爽長于叙事直入少陵
之室近體亦俊逸可喜使天假之壽竟其力之
所如造父馭八駿將恍惚萬里惜也天碎國寶
苗而不秀吾有憾焉先生嘗自刻其壬辰等稿
僅五六十帋今所搜集約二百紙蓋散佚多矣
嘗以授黃淳父諸君加選焉而不能盡其美余
故語純孫令盡刻之卽瑕瑜不掩何妨名家哉

先生二子長啓孫純孫其次俱質有其文傳名
家子先生沒於嘉靖丁酉年止四十二純孫三
歲而孤再歷丁酉余乃序先生遺詩以傳則先
生之不朽賴三歲孤良不偶然矣先生風流自
命意與所寄異藻橫發尤善梨園樂府所著有
明珠會真存孤等記說部有聲騰等若干集俱
行於世初余識純孫于顧實甫宮贊坐中比再
見武林遂乞序先生遺詩因循十年遠煩純孫
守素白下始克踐諾蓋余之懶漫如此時萬曆
戊戌正月晦日齋宿國子署中序

快雪堂集

卷之二

十三

蘇原先生全集序

余因吳丞知德靖間有蘇原先生云先生蓋吳
丞之祖廬之無爲州入名廷翰字嵩伯以正德
辛巳進士歷文選郎忤當事者請外得廣東僉
事徙吾浙之叅議分守溫處已調山西以歸自
始仕至解官僅十四年家于百萬湖之上築室
自蘇原以居蓋地產蘇最良面背皆紫臭味芳
烈絕勝他產先生以自喻焉號曰蘇原居士築

臺曰歌蘇而溪曰浣蘇環臺俯溪種蘇數畦手灌以自給作歌曰歌蘇臺下蘇葉齊日日採蘇黃鳥啼採得蘇來蘇帶泥且須提過浣蘇溪歌蘇臺下蘇葉肥日日採蘇山雞飛採得蘇來蘇滿衣莫教採得蘇葉稀歌蘇臺下蘇葉圓日日採蘇如採蓮採得蘇來蘇滿肩那得買蘇人出錢歌蘇臺下蘇葉長日日採蘇如採桑採得蘇來蘇滿筐呼兒多下紫蘇湯自釋曰採不欲稀愛之至也浣以溪水欲其潔也多爲湯液足乎快雪堂集 卷之二 十四

學有淵濶之根本而亦不廢游夏之枝葉至於歷官所施設當機遊刃聲績偉然則由求之政事不足言已全材哉惜先生不信禪理猶保大書廬居之餘議而精之恨余生晚不及濟河焚舟從先生一搗其巢穴也先生著述甚多先刻湖山小稿二帙先生自序今合遺稿名蘇原先生集而乞序于余余爲序而傳之如此先生五子長庚庚戌進士國寶最少爲仁和承國賓子姓彬彬先生家聲有托已辛丑正月晦日序快雪堂集 卷之二 十五

涓陽永思冊序

夫人之有恩于人或責其報人亦可隨分量力以爲之報期于兩相塞乃已至父母之於子不然恩斯勤斯其用情無所不至而其心無所爲在父母不言恩而子亦莫可爲報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爲人子者將奈何亦曰立身行道以揚名顯親其庶幾焉而終未敢謂是足報吾親而吾可無憾也是罔極之義也父母而下則有間矣舅則母之兄弟也涓陽永思何

爲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行于一身而則于家國天下此子于父母則可奈何以施之渭陽曰王子之渭陽非夫人之渭陽也王子之渭陽曰陶家之肖子王子于襁褓中誨且植之如已出焉而終不令從已氏王子王子仁也不令從已氏義也王子曰曰然之登賢書階一命以從諸公長者遊則吾渭陽之以生我父母成我渭陽也吾渭陽幸有子屬箕裘焉

快雪堂集

卷之二

十六

堯山藏草序

堯山俗吁伏牛山唐自在禪師啓鍊魔道場於此至今不衰俗謂之火場去堯山百里內外精藍以百數或隱或著皆附于堯山金陵悅公所占其一也悅公初剃染出講者之門有義龍之譽已攻苦爲詩自三百篇楚騷漢選六代三唐之體無不習也三玄百家怪奇之語微中之詞無不涉也於是海內稱講僧詩僧屈公一指公一日忽夷然不屑謝交遊焚筆研避而入堯山初則把茅蓋屋漸而成叢林聽無聲之聲玩無色之色甘無味之味凡十年始出山今春寓湖上幾三月余得從潘景升諸子屢叩塵尾溫伯雪子不言而飲人和使人意消余于悅公信之語及倡酬不應景升從公帳中搜得一帙示余公欲秘不得曰此吾焚棄之餘慎勿傳之可耳余閱之一過見其氣韻蕭遠膚彩沈秀五言合處入王孟集中難分楮玉選體高深時露合璧道德頌探柱下之驪珠他偈頌亦宗門之遊戲月下孤猿九臯唳鶴可以神會難以形求嘗論

快雪堂集

卷之二

十七

我明詩道李何正始瑯琊中興正變羽翼宜在
今日而衲子缺焉今得悅公一夔已足迺屬景
升編次定爲四卷曰長干草公未離白下詩也
曰伊闕草入洛後詩也而偈頌雜著附焉總名
之曰堯山藏草藏者公之志也藏則不忍終棄
公之愛根終似未淨而能禁余輩不爲臚傳耶
俟公歸堯山坐斷舌頭了却千生百劫大事既
以自懺并爲余輩懺爾

序黛玉軒新刻北雅

快雪堂集

卷之二

十八

北雅者舊爲太和正音譜而吾友張孟奇中翰
易以今名而刻之志悼也初孟奇假是書于余
曰方有剞劂之役以待校對余性多忘久迺檢
付故不測余本之完缺已再晤孟奇曰假本後
卷尾缺十數紙與余本同而余本前卷之缺得
以相補近又得別本補足稱完璧矣已刻成返
借本并餉新本余目之稱快而孟奇曰余刻是
書意有所悼不敢以兒女情悉之長者業因人
以聞幸卒賁之一言爲此刻前茅余唯唯已孟

奇且挂帆北而後以黛玉軒自撰引至促余命
筆余始詳其事尚未詳其人也孟奇云別有傳
恨未見耳余故賞孟奇豪而于此又喜其新作
有情癡北詞大都出金元名筆以聲調爲主而
詞副之詞有工拙而音調無不協本朝王溪陂
初作北詞舉似善唱者曰詞則佳矣謂音律何
於是溪陂習唱三年遂以填詞顯今之人如留
心音調此書其金科玉條也可易言哉而以一
女子饒爲之不數月而手與器相習其韻悉有
過人者宜孟奇之鍾情也嗟乎佳人才子遇合
故難保終尤難非夭折于生前則流落于身後
讀杜樊川黃金散盡白香山春盡絮飛之句尤
可酸鼻無論其他卽爲燕子樓之吟吟寧令所
天多賦悼亡耳然則此姬人者豈可謂不幸哉
敢以廣孟奇是爲序萬曆壬寅長夏日屬草于
鬱金堂時涼雨初收清歌未歇

序刻古今韻

古韻祖吳才老今韻祖沈氏益並行宇宙間不

快雪堂集

卷之二

十九

可廢矣然古韻通今韻揚古韻生於諧聲別于方域清濁宮商毫釐千里無弗折亦無弗可通才老韻補舉一隅耳于此可以漸識聲音之無窮而元化之自然彼滯于今者井蛙夏蟲疑北海而自失可嘆也思玄先生合刻古今韻意蓋如此乃鑱板國學以廣其傳

丘中集序

琴之道尊而其音古根于性情而侔于造化上者歌風以阜天下不者鳴丘以善一身非得至快雪堂集 卷之二 二

人安能通其度數玩其神明乎今之琴瞽師伶工之技下里巴人之曲令人嘔吐不足習已三衢徐叟名時琪以善琴聞余識之二十年間嘗觀其撫弄如鳥獸好音之過耳亦如毛嫵西施在前不必問姓名而知其美也去歲初秋叟至白下余延之司成署中時芙蓉盛開香氣迎面館有佳客宴坐欣然因進叟一譚琴德稍講究其事余所習惟歸去來等數曲僅通律調至今未工然叟之底蘊與聲器之源則略窺其倪矣

因與叟編輯成書一曰指法爲四十圖勢二曰律呂先黃鍾六十三調次十三律次旋宮六十調三曰譜首三百篇次楚辭次古賦樂府歌詩而俗傳下里巴人之曲堪嘔吐者盡刊削之其爲世所盛傳而音不詭于正者削其文而存其譜四曰雜錄摭故實原事理終焉凡若干卷命曰丘中集以此自娛可耳安能及天下乎余語叟指法音節之變雖有萬不同然不過一倡一和陽主倡陰主和陰常不足陽常有餘此聖人快雪堂集 卷之二 二

序診家補遺

醫家祖素問猶儒術祖易論語蓋不獨義理精深而文章簡奧非庸學小儒所易測識唐以來惟啓玄註櫻寧抄稍得其要領丁氏點白又爲之補正足稱二氏功臣矣櫻寧又有診家樞要一卷附素問抄之末蓋得岐黃之精而約取之

用其言以起死肉骨不減九轉靈砂而世曾莫之窺也吾友曹懷靜先生業儒而研精醫其元篤嗜診家樞要有所見輒次其語以補撥寧之缺積數十年而書大備名曰診家補遺將壽之梓而問序于余余雖不知醫而甚知醫之難且傷世醫之陋大都不識丁人爲之趨避善覓錢世目之良醫遂以性命付之一有疾醫六七輩紛集其門百藥盡試而微倖不灰卽灰醫故不專有所逃責此何異衰國之用人哉卽曹君之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三

書出誰爲觀之者余曰不然今儒術久衰周孔之書盡爲俚儒及科舉之學所壞亂于此時有能揭儒先精義示人則孟氏所稱聖人之徒而功不在禹下者也余于曹君亦云

物不遷解序

常人卽不遷見流動智者卽流動見不遷故曰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吾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而或者駁之謂肇公立昔有今無爲無常遷滅之法是大不然嘗爲之頌曰

昔自在昔昔非無今自在今今非有昔今非有亦非無當處出生隨滅盡或者執藥成病刻舟求劍不慧甚矣此幻余界公物不遷解之所由出也日照四天下本無次第而方位湛然智者作日軌察之愚者倒操日軌方位亦倒界公之解其操日軌之法與乃刻而流通之

地藏本願經注序

一念爲苦根衆惡爲枝葉地獄爲苦果大小鐵圍若輕若重名相實繁不離地水火風以爲苦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三

莊嚴具四大本空地獄安在卽地藏大士雖有大神通力何從興慈運悲以拔濟之其言曰衆生度盡始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亦黃葉止兒啼而已然則如來所說十品二卷之經非耶般若曰所言地獄者卽非地獄卽是名地獄卽空卽假卽中悟一心三觀之旨可以讀是經矣東山興福璇上人留心是經積有年疏其溝封燭其幽滯旁引曲證爲之注解雖未能盡通大義亦庶乎窺見一斑視夫稻麻竹葦飽食安

坐以終其身爲世蠹者豈不霄淵隔哉今歲春暮叩余武林乞一言序諸首簡余憐其意許之以冗宿諾幾一月上人困于逆旅至質其袈裟而不去可謂有志者矣清和朔日從輕舟往橋李將至塘棲鎮十里書

重刻慈心功德錄序

慈心功德錄舊刻東禪余數年前曾捧讀一過蓋採摭經傳中語闢戒殺者而錄之也夫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殺一微蟲卽爲殺佛又一切衆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五

生無始時來互爲父母及與眷屬殺一微蟲卽爲殺父母眷屬然則爲一嚮之味而輕驅諸佛及父母眷屬于刀砧屠創之場無論無窮業報卽因而樹福仁人君子忍乎哉此是錄之所以作也雖然此土庖羲軒轅諸君不可謂非大悲示現而教民罔咎始造五兵一切衆生以互相殺害故出沒三惡道中無有盡日是二人者實爲罪魁金科玉條所當首論安得冥然于三界內外乎閱是錄者于此處勘破始能具眼始能

成龍慈心功德政恁麼時勿謂眞實居士饒舌也宗人鑒之輩倡衆善人刻是錄而問序以此酬之庚寅二月二十二日

序刻中峰和尚三時繫念佛事

中峰和尚執土塊成黃金信手拈來無非佛事況淨土法門爲諸佛玄唱乎士雲子有二居士憫羅刹淫祀之惑人刻此覺之欲斬斷其泥梨種子而登之寶蓮妙土真大悲菩薩之用心也余與伯闇士雲子有比肩爲諸生最相善才具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五

有門頌略解序

宋時天台之教盛行無論僧徒卽號爲士大夫者類能言之今觀陳瑩中先生所撰有門頌抑何言約義辨也今相去僅四五百年而海內緇流無能舉天台一字一義況士大夫乎余友妙

峰覺上人奮然爲鳴陽孤鳳幾二十年講者或竊笑斥爲異物而上人益精其說不爲動今則稍習矣海內賢士大夫或有起而助上人者矣惜余非其人也因請上人出有門頌略解行於世聳動今之士大夫台教中興在此一舉余日望之甲申長至教觀弟子某謹序

刻首楞嚴經序

是經自譯梵以來疏而解之者十餘家而天如會解最著學者翕然宗之以爲是足以盡楞嚴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二十六

矣而不知此天如之楞嚴非如來所說之楞嚴也余少習孔孟書初亦守晦菴集註及諸家講說一日偶靜坐掩卷體會本文覺有得處始一切屏去而專用力於本文久之恍然如披雲見天復取集註講說觀之支離汗漫不可讀矣夫楞嚴聖經萬萬非世典可並論而會解之於經集註講說之於孔孟書恐亦相類盍亦專求之聖經乎達觀可禪師往往拈楞嚴妙旨示人明白直截一掃支離之習余問師從何處得來師

笑不言余又問求通楞嚴當作何方便師曰勿觀諸家之說但將十卷經文讀熟當自有入處以其言印余之所以通孔孟書者甚合也語云誦之萬遍其義自見况文字般若皆從世尊大悲心中流出而我等衆生過去世時或聞此經題及一字一句妙義種子藏入識田中機感合而爲熏自力佛力俱不可思議信無有踰於熟讀者時白黑幾二十人俱發心於達觀師言下而苦梵冊煩重卽方冊新刻雲間者又字細俱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二十七

不便受讀適蕩然某師賁包氏新刻維摩經至是寄幻銘上人所書字畫端楷剗剗亦工閱之心開目朗卽楞嚴亦若此豈不幸甚遂發心刻第一卷資先君冥福而屬某師勸同志共成之亦勝緣也善男子等幸得受而讀之當生難遭想生尊重想千遍萬遍以熟爲期以悟爲則庶上不負佛恩下不負己靈而中亦不負達觀師蕩然師方便嘉惠之意余蓋有深望焉

易曆明源序

乙卯歲余見張翁於管登之先生齋中時年七十餘矣而玄論亶亶口誦梵書如倒囊而出余故異之張翁於學無不窺尤邃於曆其法得之吳人陳壞而其精微懸解處則得之易余別翁數年矣去冬偶從袁坤儀先生談曆因及翁且冀翁旦夕來而究其學不數日而管先生果偕翁至遂嘆詫謂爲神契翁齒髮如舊神明不衰相見驩甚因館之家以樂生子晉爲之徒蓋半歲而畢業翁所著有易曆明源二卷大都謂天快雪堂集 卷之二 三十二
平如水日月五星不入地浮空而行世人見天中高四垂者眼界耳混天主眼界迷真體蓋天得真體又不失眼界反覆辯析理甚明確又謂數始河圖之中宮元精元氣咸出於此文王後天八卦方位圖原是豎看其流行定序象人之任督二脉而五行往來周旋出于震至艮而終三氣屬一卦二十四氣而八卦一周寒暑晝夜實權於此所謂知曆法又知曆理者與曆家所難者在求元義和以降八十餘家迄無定說以

故隨改隨差陳君者獨定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年爲一元上驗往古日月交食五星凌犯毫分秒微無不合者而實出於自然之數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也陳君死其學在張翁而益以其所悟發陳君所未發數千年曆學至今日大暢余竊謂方今聖天子改元萬曆萬年之曆自今日始亦自今日定乎張翁老矣後之人必且以其學顯因序其書而

快雪堂集卷之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序吳伯度刻尚書程文

吳伯度生於貴侈不染世紛自讀書博古外無他嗜好暇則進二三清修淡泊之友揮麈命觴繼日夜不倦而余間與焉諸華崇者卽在戚近掉臂不顧其人可知矣伯度與余同治尚書且同師其握筆揮洒不後余竟以數奇艱於一遇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二

然益精其業不少衰余爲諸生時最耽好程文自洪永迄隆萬四子得千八百餘尚書得千二百餘其不能備者尚半伯度與余同好而所稟錄視余益十之三四且捐貲刻之以公諸同志者尚書刻先成計千八百餘首書叙編年兩存其次自今業尚書者家藏是錄玩而索之如吾兩人其掄革晚近浮靡而登之先輩典刑卽螺贏祝子不足喻其速也軌俗造士胥有賴焉其益顧不邵與伯度索余爲序余嘉伯度之雅尚

而又樂是刻之有成也遂序其說如此伯度名惟貞太宰默泉先生之冢孫萬曆辛卯秋七月上九眞實居士馮某自雲川還拙園舟中書

序周元孚二三場

吾友周元孚以沈鬱浩博之才慷慨談時事至於再起再逐而氣益壯如此人故當與湘纍長沙爭名天壤間乃何以舉子業觀之而來生行學有三二場之刻母乃愛人以姑息乎余謂不然舉子業者淺言之則中庸以下餽釘誦記足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二

以眩主司易青紫深言之則非窮經學古之士不能工師子王搏一兔其用力與搏香象等所謂不欺之力不具此眼以讀元孚舉子業此與羣盲摸象何異遂書此質之來生其然吾言不

序賀伯闇制義

憶少時里中諸生狂生目余所與交惟周生彥雲賀生伯闇三人者相視謂千古不可一世每出一語互爲評擬有如聚訟得則擊節稱賞或繼之怒罵以爲常此如昨日事耳今不出二十

年友道衰遲新學小生爲文輒自加丹鉛不容
忠告或聞指目如見怨敵傷哉余以此益自嘆
知陳人之不可以處世也余三人同生嘉靖戊
申賀生稱長次周生次余相去不一月余幸叨
一命歸彥雲薦乎鄉而伯闇猶然以舉子業與
新學小生爭工拙傷哉然伯闇氣益奮著作益
雄富歲課至數十百篇戊子秋出二帙一經一
書示余曰卽不售當屬子序刻之余唯唯吁有
才如此豈終爲人下使余不遇知己偃蹇賤貧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又二

讀楊貞復尚書義

貞復尚書義數篇耳然微而天道明而治法精
而心性如數家珍如觀掌果抑何縱橫妙麗也
黃山谷云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天有之但筆

間那可得夫文亦然讀此者直下了取貞復可
矣丁酉春仲丁祭前一日齊宿南國子東廂書

序張君一制義草

楊子雲卑詞賦以雕蟲韓退之醜宏詞於俳優
則經義可例矣問途而至何煩議精粗耶而或
者必精求之精求之而精得之甘苦疾徐之妙
有臣之子不能喻之臣者而遇合政不必然於
是粗者益相扇而爲粗精者或中疑而稍變以
比於粗而精者愈絀已余在南雍得士數人庶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二

幾精求之者雲間張君一其也戊戌秋余歸
武林君一扁舟見訪贅文十餘首蓋精求之而
精得之者余謂執此以往必魁南宮已君一庚
子辛丑連舉以制策大魁天下而不食經義之
報精得之而不精酬之何也或者其中疑而稍
變也已讀其鄉會初場良然時君一以內艱歸
雲間余往唁之君一頗以爲恨余廣之曰子今
以往有館閣之高文大冊在何必爭勝於雕蟲
俳優之業哉君一前後所積制義草若干殺青

始竟而問序於余所謂精求之而精得之者具在錄中已觀者能具眼不萬曆辛丑長至前二日還武林道中真實居士馮夢禎序

題旬日聽雨草

今春多雨晴者此月中旬數日耳十九夜復雨嗣茲連雨幸無事日造家塾課兒曹作經義遂動少年技癢點筆戲爲之浹旬得十九首而雨亦止迫掃墓期且返攜李遂授友人吳生傳之本附舊作一志余之戲題曰旬日聽雨草志其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四

時也余髮種種而青氈舊障不衰蓋習心之難忘如此余且志余過豈敢與操觚之士爭道乎戊子二月晦夜真實居士自題

題許儼菴先生秦中訂士錄

已卯春余以庶吉士告病而南晤許儼菴先生於濟汶間聽先生議論益毅然儒者先生知余好佛出正言攻余之短余不敏懷先生之教至今而不能改也去歲過先生之里偶得先生秦中訂士錄一帙以歸益經義二十首先生之學

精微廣大粹然一出於正此亦可窺其一班矣故屬吳生與余聽雨草并刻之近世舉業大都入於浮冗譎怪而不可卒救此其應病藥也戊子二月晦夜題

題門人稿

真實居士之門人曰李日華者奇才也從遊五年矣其文每變每奇近則粹然一出於正所謂望之似木雞者德全而神藏矣不可識矣其次曰戴灝其人短小若不勝衣而其文則奔流懸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五

瀑不可挽截未識面者豈不謂魁梧奇偉人哉然蹇於遇猶難一青衿也餘士楚楚隻羽片鱗往往不乏今歲復得三衢諸生六七輩俱異品也乃括其文若干首題曰馮開之門人稿以附聽雨草之後蓋余不欲掩諸生之美而非諸生自暴於是乎書戊子二月晦夜真實居士題

題楊貞復經義近草

吾友楊貞復素究心學問與余舉進士同門比入館又連舍彼此一知一見無不披瀝每目左

或濟河焚舟至山盡水窮始相視而笑自吳門
夜別今四年矣頃者書來自陳所悟且徵余所
悟謂當下了則定了不然千生萬劫未夢見在
斯言也信長安馬上便作無事人豈不大快此
編亦貞復所寄蓋經義十五首貞復悟門微露
一班矣故付汪生應選傳之通都令學者知經
義中亦有向上一路以爲窾言掠虛之針砭云
萬曆戊子三月真實居士題于臨安高氏園居
方衆甫制義引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六

甲戌冬不佞始遊雲間時雲間生爲壇而盟者
十餘曹而衆甫爲之伯援旗執鼓而號之左則
左號之右則右不佞挾策而從之惟恐後也則
其臭味哉已南宮之役不佞以衆甫餘靈爲舉
首而衆甫罷歸力田不如逢年自古慨之矣今
歲春衆甫讀書吳山中得制義六十首而解益
玄持論益確不佞受而讀之不覺怛然心折也
里人有畜雙璧者一千金一五百金而五百金
者先售衆甫勉之人且挾千金至矣遂付之削

刷而附諸生課七十首大都同調云已卯秋七
月望日樵李病病居士書於綺雲館

讀黃貞父稿

夫貞父于博士家言稱神矣乃貞父所自神者
無甚是編然世之知貞父者未必以是編也雪
山大士已於久遠劫前成道直說雜華妙蓮度
上根可耳柰何以聾啞諸人脫珍衣垢與無量
方便爲士方以薄伎求知於世世豈無聾啞則
雜華妙蓮有時而鈍置吾敢化身爲聾啞聞弟子
快雪堂集 卷之三

題黃貞父近稿二編

貞父前刻近稿二十首蓋幾于無上妙義而世
俗好之者絕少余謂貞父世尊稱性說華嚴而
聾啞聲聞在坐其柰利生何未免再轉法輪圓
攝羣機耳貞父領之去已數從貞父於响嘯山
房貞父間示余新作余曰可矣其秋貞父得雋
余方祗役桐川登舟之日就貞父言別飲甚懽
顧離色亦絕苦中飲貞父示余初場七義首義

佳絕而覽者或亟稱後六義余笑曰子收再轉法輪之功矣所刻近稿二編凡四十首世之知貞父與余之知貞父者具在具眼者請自辨之時辛卯十月既望舟過吳興之碧浪湖

徐生制義序

戊子春三衢徐生可求與其同里諸生六七曹從余遊余甚器之謂此六七曹脫穎者當半而竟不然逢年之難而戰之不足恃可嘆也又二年庚寅徐生且入貲而北謁余言別會余還故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八

里乃以尺書道意且曰可求幸爲門下所與進茲行也將與四方之士角茲帙其資也且托之副墨以質諸四方而無門下一言可乎余曰唯唯生之文余旣許之以吾之好逆天下之有同好惟楚有材晉實用之意徐生必見收于北而六七曹者豈終棄於南哉敢并勗之

序三生草

三生草者蕭山來顏叔鄣趙文叔與顏叔之羣從道之此三人者所著舉子業也戊子春余識

顏叔於友人周元孚舟中元孚甚稱之已學使蘇君禹又稱之今觀其文淋漓揮灑如高山出雲羣峰吐酒抑何奇也道之婦爲余婦之姑其才絕可憐令兼存秋實古人豈難到獨未識趙生而顏叔以名豪許之草木臭味當不昧此言矣三生著作日新以富此其一櫛耳

序來顏叔歷試卷

來顏叔之時稅已刊若干首於三生草中此其歷試卷也顏叔年甚少就試于有司無幾而遇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九

合如此如歲方春如日始晨其將來豈可量哉而顏叔方探真味空持關戒如老衲此尤少年所難者顏叔所就又不可以文章限也庚寅初冬之十二日書於靜寄軒中

題沈方平一月草

此武林沈生方平一月草也方平名大治美秀而文望之如儼卽之如處子其舉業文字所謂露下芙蓉月中楊柳未必盡備四時之氣而世間一改煙火惡習遠之又遠如隔蓬萊弱水矣

以方平之資充之以學詩必爲王摩詰孟襄陽
文必漆園吏今以一月草觀方平如雞鳴時看
海日先見赤光沖擊海面耳方平其勗諸庚寅
小春日書

題聽松集

西安方孟旋其舉子業故奉辦香于余羣諸子
之同臭味者讀書雲居精舍雲居有松數千章
故中峰禪師手植霽霽細籟時時間作坐臥聽
之於瑩神濯襟大有助焉昔年曾以松籟署其
快事堂集 卷之三 十一

文海內鉛槧士知有方生諸子舊矣茲又囊其
續著若干首題曰聽松而印之居士夫聲不卽
耳耳不就聲二無來往聽機常寂孟旋諸子入
是三昧宇宙雖廣未足供其遊戲筆墨何有于
舉子業哉時方生將辭諸子應試白下感勝集
之不常欣會心之有托請殺青聽松以就正于
同方者而居士引其端萬曆癸卯六月旣望眞
寔居士時卧桂舟泊湖心三塔基荷花最勝處
晨起書

安雅齋集序

雅之爲言常也正也俗之反也四詩之中雅居
其二雖有正變而其體裁無弗合者十三國之
詩美刺非不備而辭非不贍且麗也然而君子
不謂之雅也翠裘火布衣之奇者也而人不以
爲常衣熊膳豹胎食之奇者也而人不以爲常
食故布帛菽粟之用獨廣于天下自王公大人
以及閭巷小民無勿同也然而語云三代仕宦
方會著衣喫飯又若以衣食之能事獨與君子

者豈其所以習而安之者異與故曰君子安雅
而其說如此吳江沈生祖量以安雅名其齋所
集經生言亦以安雅當之沈生余年家子自其
祖及父叔兄弟仕且三世矣其家自三尺以下
無不穎秀善屬文而祖量在兄弟間名尤著是
豈徒以飲食統綺稱世家子弟而已者哉集中
之文余不及遍觀而識其名氏則皆余所嚴事
與比肩而講執者而余之戲墨亦與焉則是集
之爲雅與雅而安也或者其然與祖量索余言

引其端而怨矣而復嗣以書十往返不倦乃以
數語塞其請時庚寅中秋日

文式引

農有畔基有句畫有經營物故有之文亦宜然
式所從來矣今之時文汙沒無當不知式耳吾
友楊貞復少宰益深于道而嫻于文者得其文
九首益以介戲筆二首新程墨佳者又若丁首
梓之太學題曰文式諸士式于是而本之六經
以培其根參之百氏以暢其趣其庶幾乎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一

皇明文憲序

我世宗肅皇帝壽考作人其一時人文之盛可
謂斌斌矣而回視弘正以前不無朱絃疏越之
嘆况近世乎何子所輯公車義自袁胥臺先生
而下凡四十七人俱嘉靖作者得文千餘首題
曰皇明文憲而梓以廣之上略成弘之朴下抑
隆萬之華而縣斌斌者以示公車法倘亦有荀
卿子法後王之意一讀是集者以嘉靖追成弘
以成弘追六經挽衰廢而登雅道豈非今日之

幸哉何子名世選字用夫方以是業張赤幟于
東越云庚寅秋八月廿一日

題南雍三課

夫文作者故難鑒尤不易譬之玉與石氣韻更
異而形色微眇每至相亂如以石爲玉以玉爲
石則卞氏所爲長號耳余輩品雍士之文雖不
敢自許神鑒而進氣韻略形色庶幾近之則諸
士之與於茲選者其爲玉不爲石明甚至連
城之賞按劍之疑此自諸生之遇何足以爲文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一

之定價哉因書此以堅諸士之自信

題袁非之制義

非之與弟微之稱雲間二袁才名相埒而非之
孝友淳篤擇地而蹈世尤重之兩君俱余布衣
交也今歲非之以校史留雞鳴僧舍者三月每
相見無所不談亦無所不洽嗟乎令非之早遇
合蒿目籌天下余當避三舍此時猶治制舉義
與兒雛爭工拙其不幸豈獨在非之耶一笑丙
申又中秋日書

序項生經義

真實居士閒居喜從諸生談經義時方趨謫怪而居士語平實無奇相信者甚寡又居士好直往往面摘瑕累不少借故保名之士不樂見卽困厄時相依後聲稱稍起遂叛去以爲常然居士之道近孤而居士之意近實故始終臭味者亦不乏人也晚而得項生利賓生丰神韶秀韵度夷然所爲經義甚有當於居士而未甚遇合居士亟張之當事者意旦暮脫穎而善病不果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四

試生作義以韻勝濃淡合度旣當於居士益自喜將出其如干首公諸同業以廣居士之好而乞序焉居士曰可也布帛菽粟人之所美也歲荒民饑相聚衣皮毛食草木暫則駭久則習目眩意移謂遂可無布帛菽粟然則生之業能當于居士未必能當于今之人生也矣穰歲今至俟之可也項生初名光先以夢改今名郡之嘉興人萬曆戊子八月初六中夜序

序閬閣草

吾友吳伯霖閣於西湖三台山之麓而讀書聚徒其中顏之曰閬閣蓋登閬閣而湖山之勝畢收矣余每棹桂舟夷猶鏡中晴雨花月多與伯霖共之平分湖山之勝者數年於今矣茲別余而北能無眷眷伯霖將行手一編示余曰此予所挾以北者敢丐子一語引之夫舉子業小技而能困賢豪且困伯霖而使之去此而北天平命矣豈其業之不上哉伯霖茲草大都成於閬閣故曰閬閣草伯霖以彼其才而復得湖山之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五

助北士其誰不碎易明年秋老木芙蓉盛開時余且艤桂舟閬閣之傍以聽捷書之至而飲滿焉伯霖行矣萬曆壬寅九日前三日真實居士自苕溪返構李舟次五里亭序

題黃川社草

黃川者吾友賀知訥之水居在焉知訥有子曰煥稚而才有昂昂千里駒氣色而他子侄亦多英妙羣而聚之水居使業其藝而四方之士亦多從之命曰黃川社今年六月知訥走書余以

社草見示曰先生其以一言勗之夫時義必稟式於先輩取材於六經十餘年來大敞矣野干狐狸白晝而嬉於九達之衢求師而師然求友而友然甚至秉衡者亦無不然舉世昏昏將安從耶煥孺子而挾妙才六翮初具且摩雲而飛未知翔集何所茲選也吾可以卜煥矣其不詭于六經先輩者蓋十而六七矣弟兄師友其皆琳瑯珠玉耶然則黃川豈徒課文之區將聚星之地已知訥有子也萬曆辛丑長夏之六齋日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六

序

題于鬱金堂中

序葛萬悅時義

余始得一帙於萬悅之徒鄭生之槃染指未半躍然起曰世乃有此人耶欣然願見之鄭生曰此吾師也雅自負四方知之者尚寡乃得當於先生乎今來矣已秋盡萬悅果來固請就弟子列盡出其業乞評焉余始難之而案頭光怪激射乃爲石介卿所窺時余將有樵李之行明日出門矣介卿曰萬悅異士相見政不易奈何交

臂失去請與萬悅相從舟中而別於數十里外可乎余如之午前自北關登舟陳其業與介卿共賞之當余意者十義而九以故筆落迅于風雨如果有人受諸天妙供味飽滿又如樂邦上士不起于座而承事十方諸佛剎剎周遍不覺晷之移而文亦盡矣始萬悅攻其業甚苦憂憂乎難哉而其究春融冰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天地之大萬物之賡鬼神之幽細若氣微若聲悉受役於筆端而不失甘苦疾徐之節使萬悅得與震澤毘陵諸君子同時並驅中原未測鹿豕誰手余故宜避三舍萬悅自言弱冠始青其衿今蘇守右諫李公爲令奇其文待以殊禮曰他日必以文名世見乳駒而得其千里所謂觀天機之深者也難之難者也余欲廣李公之鑒于天下故弁之數語而牘傳之萬曆甲辰初冬日序于驩水宿時過語溪十里

序茅孝若木鴈居甲乙草

孝若謂余於此道如賈胡辨珠大匠削木質所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七

撰木鴈居甲乙草乞一語評而傳之余老矣廉將軍雖善飯據鞍嬰鏢示可用一當武安君惟有堅壁自固孝若翩翩才少年皆古文辭若詩不減飢渴飲食業浸浸擅場名家舉子業其緒餘上耳師子筋爲弦一揮則衆弦皆斷彼操琴者誰不抑首避何有于余夫舉子業視千秋大業豈不其細業勉爲之就彼道中金利玉條以自不少甘苦疾徐微乖其則雖才大氣盛穠膚艷色無常大雅卽詩若古文辭亦然晚近作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一

者雖復紛紛而質有其文稱日新富有者鳳毛麟角未足爲喻噫豈遂無其人耶孝若英年如日始東極其才情而約之經術將無所不到讀是編者見其汪洋綺麗如河決而東如春到而園林皆生氣以爲此足知孝若而不知其修途之初步也孝若勉之余且拭目待焉

序鄭元夫舉業近草

元夫儒家子而嗜佛與余同而持禁戒甘淡泊視余少年抑又過焉余甚畏之如法師廋長孺

兄弟俱亟稱之每伊蒲塞之會必招元夫以爲常而元夫故善舉子業余同年蘇學使胡郡公俱亟賞之名高數奇尚稽騰躍今之操觚者競以禪語入文而文病又以文字說禪而禪亦病若元夫則兩得之矣近草者其一班也以爲不足知元夫不可以爲足以盡元夫尤不可時萬曆乙未舟泊吳之尹山寺前

題董生千古堂學庸大意

畫家易貌鬼神難貌狗馬謂其近也四子蓋童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九

而習之矣白首而不知者皆是早者束于訓詁如盲人夜行互噴烈焰炬高者障於意見如僞客越海恣惡毀長年彼寧知有目者之足依而道師之可憑耶董生大意初成中庸示余余業首肯之今忽走書余則學庸並舉而語孟亦商及一二矣不束于訓詁不障于意見如老禪捉如意橫說豎說而不離其宗自今言四子其稱董生哉余昔業舉子時未嘗一措目講章傳註至屬文嘿會書旨便足揮灑嘗以空疎自恨董生

賢乎哉董生名懋策會稽人丁酉試南雍余拔副雲間張生益名士且文簡之孫江都之裔其淵源故有自己

序吳養之時義

近時諸生刻時義者必索序真實居士居士亦時時漫應之然由衷之言十不能一二耳陽羨吳生彥淳字養之以今歲之春介倪博士書稱贊居士遂讀書雲居山中數挾所業進進必加親而業亦日高妙居士亟稱之曰如子刻文吾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二王

題真州李季宣制義

丙子秋余從二三豪俊卒業南雍俱意氣橫溢如穿雲之鵠目無萬里而真州李季宣與焉其

明年余成進士又十五六年而余從山中起分南雍半席易弟子而師易少年而衰艾矣而季宣猶然蓬累行哉此十五六年間季宣嘗一訪余湖上余偶出不及具雞黍爲驩蓋媿甚而季宣新詩麗牘往來不廢則故人之誼多矣夫以季宣之才十倍余其遇合卽先余過余亦宜有之而若此命也乃季宣手如意擊唾壺歌曹公老驥伏櫪詩而益攻其業不少衰嘗因陳生廷策示余一帙曰是可與新少年爲乎夫季宣才高學富爲古文辭若詩久負時名降格爲此莫邪刈草耳近海內負才而滯者如焦弱侯袁坤儀劉玄子之屬俱遇合而弱侯遂魁天下今秋余友賀伯闇亦登順天賢書天意似終贊夙儒矣余安能量季宣哉季宣其勉之

題張符九憲課

往庚子春余識符九于海上其文光彩絢爛刺人目睛余以爲必驟發而符九卽卑之俄變而就沉實余以爲華色旣斂將無難肉眼何其秋

果落羽余謂符九曷不返初步符九不顧退而益精其藝是秋旣罷試錄初場義請政于余余讀之喜甚蓋篤實而有光輝矣時余對客湖上余目符九遇知已當發解不者亦不失二十名前客或目懾余余曰文有定品作者故難知亦不易客識之無何撒棘符九名在九今試文業已行海內矣前符九者豈能折符九而下之哉符九年甚少氣沉而骨堅極其才力所至將不可量卽以舉子業擅名海內特細事耳勉其大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

者可也因題符九憲課而廣之以此萬曆癸卯長至前一日書

序四子探真錄

夫壘石爲山以寄丘園之適非不窮工極妍而終無真趣爲其非造物所成也卽造物所成矣一樹一石姿態之巧玩之可以解饑飭暢心神况大此者耶故余之論文以真爲宗一語之真充之啓口皆真矣一言之真充之掇體皆真矣所謂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直文也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

云乎哉夫舉業者童而習之以至成名者也成名之早晚未可期速者十餘年遲或二三十年亦有終身無成者卽朝焉夕焉養其僞心以至十餘年數十年之久而不變無論他日成名小人之禍必及於天下方其操觚擗管時業以淪于鬼魅而不自知已故余謂返世之僞必從文始余歸而逢里中諸生論文大都提此一字話而趙生昌期朱生大啓金生九韶項生德弘則契余言而具相底厲者每成一義必造余而請焉曰先生視之得無瀆於真不雖才力不同而識趣頗合久之其文成帙命傳之梓而題曰探真蓋不徒爲四子矢也萬曆己亥秋日時遊太湖東山客許氏之松齋

序曹周翰謀墅草

去冬余遊虎丘且登舟矣姑甯連未畚客有詫余曹生讀書閣甚勝宜遠眺爲一山之冠從之已曹生遣人肅客客幸須臾當裏巾出焉從之已曹生出如素相善余之趾亦不復能前矣甯

竟日繼之以夜再信宿始別去曹生復移舟相
追訂後期乃返尚依依不釋也余何當於曹生
而見好若是曹生爲人如高天列星皎然不欺
曹好客而能擇與定交必名下士吾鄉李生玄
白亦其一也其才甚大無所不宜所見於舉子
業海水一滴耳然已窮高極深盡才人之致自
名其業曰謀野草若干篇而示余余按而觀之
如餘霞散綺如初花含芳如深谷逶迤如孤岼
秀絕如清流澗澗如遠樹蒙茸如夙將登壇如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三
老禪秉拂蓋評文家所謂佳者曹生幾盡有之
然曹生齒尚未壯也令他日居著作之庭極風
雲之思如余者山中老蠹魚又安敢操鼓旗相
見哉曹生名申錫字周翰弁州先生里中人最
爲先生所賞激曹生每爲余談先生感至出涕
曰先生實知我先生歟矣意者其在馮先生余
謝不敢當然繼弁州而起者曹生卽不可不勉
也曹生索余序其謀野草宿諾久之再至虎丘
坐閣中書此天下從此知有曹生矣

題周生永年十義

吾友周本音以初秋過湖上卽示余從于永年
十義乞評數語余置之篋中數月本音歸途道
攜李徵前諾焉余始及卒業不覺三嘆技蓋至
此乎夫引商刻羽之于下里巴人三累之上也
然而和之者彌高彌寡雙示搏黍明珠兒子必
取搏黍姬人必取明珠鑒文亦猶此矣永年持
此將安投耶然西湖長瓣香今有托矣世有和
璧寧憂十座連城不至余方病脾氣息綴綴書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

題吳仲子初場七藝

余甲午秋識吳仲子於秣陵方以文字相知而
仲子之兄伯氏故與先太山稱莫逆又新有姻
連故仲子之見好特至仲子下幃攻苦如精進
頭陀親朋希見其面顧獨數數就余印證所業
惟恐後然仲子才高律細卽余無能爲役而不
能仰其虛懷今年春仲子成進士余因伯氏得
讀其初場七義如千里之馬馭以孫陽過都歷

塊直流星一抹雖欲不興得乎今仲子且登承明著作之庭國典朝章借鴻筆焉則舉于業又不足言已因題其初塲七義以祈之

擬山東鄉試錄序

今上龍飛萬曆之三十有一年山以東復屆舉士之期臣與臣某被命往登俊如額并籍其文以獻臣當序首簡臣之來也瞻泰山之巖巖覽東海之巨麗知其靈異之氣鍾於士類而萃于人文必有非常之才以應上之求而當任使今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

茲錄之成亦彬彬已然臣之所以信諸士者言也有所以言者臣所不能必之諸士者也臣與諸士相知自今日始愛其始必愛其終臣豈敢意諸士之終負臣而預憂之而預防之蓋言行之岐心迹之判卽上世肅然聖人猶曰失之宰予何有於今日夫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基厚也江河之流滔滔萬里潤非不大而終歸之海有以下之其量虛也彼一山一水之奇非無可觀挹之易盡耳是

以君子去彼取此諸士生海岱之邦仰止穹崇目極浩蕩誦法先聖思奮明時日夜孳孳進德修業銖積寸累不見其增有時而大日就月將不見其益有時而崇丘陵學山以至于山百川學海以至于海庶幾哉出雲流潤以澤天下其何快如之然有本焉自一念之不欺始培一念之不欺以爲基則日培日厚何難造天廓一念之不欺以爲量則彌廓彌虛何難容地不然者如節穢物爲旃檀寧有香氣張瓦礫爲南金難惑市兒多見其心彌勞而拙彌甚矣諸士有一於此而臣誤以先資之言信之在今日爲誤收在他日爲誤用誤收之罪在臣而誤用之禍將及天下臣將何以自解故不欺一語臣敢兢兢爲諸士誦之謹臣免臣惟諸士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

擬山東試錄後序

夫有司以術籠士而券之乎文淺矣而文且日敝無道德之澤六藝之腴先民之典刑而逞其臆說飾以蕪詞剽竺乾之餘瀋以爲玄襲市井

之恢談以爲通言愈肆而愈浮意彌鑿而彌詭
雖廣厲申飭再三惟勤而積習已深改途不易
臣從臣某自鎖院來蒿目殫心去泰去甚今所
登錄庶幾雅馴然臣之所知者文也文而進之
臣不知也今日之文洋洋灑灑本之經術矣安
知他日不借經術以文姦也今日之文平澹無
奇發揮理奧矣安知他日不易淡爲濃反平爲
險而沈酣世味也今日之文明白正大深切事
情矣安知他日不爲不鳴之鳳結舌清時也今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

日之文奇彩濃膚鬱爲國華矣安知他日不以
文章貢佞也寂寞投閣者卽尚白草玄之士美
二鳥惜一飽者卽周情孔思之人彼文章鉅公
表表當年者猶然若是况中庸之儔耶臣故謂
文之離于質久矣上以僞取之則下以僞應之
上以真取之則下飾其真以應之真者十七飾
者十三疑真于飾疑飾于真是非非是毫釐千
里治亂因之如淄澠之合非易牙不能嘗也如
水乳之雜非鸞王不能擇也是故能辨僞則能

知真能知真則能知文能知文則能知士彼曰
爲食於用而後知者何其知士晚也則其所以
知文者非也臣於是乎益懼

皇明四書文紀序

我國家以經義取士士非此雖才擅八斗學窮
五車未免有操瑟齊門之嘆故雄俊之士不憚
降格爲之而委瑣虛庸之輩亦囂囂然飾薄伎
以托一時之幸才而得者什五不才而得者什
一語云窻下休言命場中莫論文又云不願文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五

章中天下只願文章中試官快哉斯論豈祖宗
睿筭將假此以磨礪豪傑銷其骯髒不平之氣
而用之乎而爲士者亦遂比之爲敲門磚門一
闢卽棄不用故其視舉業也甚輕而其與世推
移也甚速余自燥髮習舉業迨成名至今不及
三十年而天下之文凡幾變矣一變而爲嘉靖
晚年之華靡再變而爲隆萬間之刻畫三變而
爲今日之弔詭繆悠歲化月遷一唱百和東下
之流旣倒之瀾雖詔旨日下而不能禁也吾友

項庭堅氏憂之搜羅正德以前先輩試文窓課若干加選焉得千餘首名之曰皇明四書文紀而示余曰士熟此庶幾可以挽頽風乎子盍序而傳諸廷堅與余素以筆研相礪切至彼此遇合各修其業不衰課子授徒與經生無異不以敲門磚棄之而當其執管時嘔心凝神務求作者之意以適于甘苦疾徐之節神情寧厚聲態寧薄要以不愧先輩典刑而止吾兩人之文其不與世推移亦略相似也余聞且劣不敢雁行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

題黃野王制義

豫章生七年而後為海中之龍不踰年而拱陰覆地矣蓋大材之不易成如此余宦留都晚識黃野王孝廉忠信誠朴擇地而蹈有君子之質至為文詞澤乎道德而藹乎仁義不為飾說虛車以弔流俗之好庶幾君子之文制業義其一班耳不足盡野王也然頗有遇合之憂君子惜之余以天生野王老其才而亨其遇意必有在野王人品文章素與焦太史弱侯臭味即弱侯十年前亦野王耳安知其無弱侯之遇哉請縣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

余書秣陵市以俟之丙申初冬日題

題王六息扶搖草

六息往以文謁余白下官舍余器之立期其飛翻乃猶然六月息耶今歲庚子冬過金沙復晤余蔣墅蓋不相見四閱歲矣而其文亦沉深有骨氣不以淪落損其天真即榆枋間安得容此大物天池不遠扶搖在足下矣故題其草曰扶搖而梓之六息名雲鵬金沙人丁酉仲冬六日書於金沙向蔣墅舟中

序徐生選葩經墨

東徐生文任治詩遊南太學爲宛丘季君所賞拔質高氣銳涉墳典而盛觀摩余知其必爲令器是編卽其手選毛詩程若墨也余謂墨家草茅先資之言得自揮灑故天真常有餘法度常不足程家儒紳衡士之言得自鍛鍊故法度常有餘天真常不足離則雙美合則兩傷近法以墨爲程略加刪潤徒爲儒紳藏拙間遭拙筆點金成鐵益令髦士含羞可嘆也余嘗欲取程

懷雪堂集

卷之三

三

自萬曆初派正始墨自弘德至今日先四子次互經雜選之加精焉以爲後學式懶未暇也而徐生能以毛氏詩先鳴余視先輩治詩者最多名家其所著程墨皆炳煥一時久而彌新徐生謹收之而他所採掇皆先品後工先理後藻以存先輩典刑余有取焉令四子諸經皆得如徐生者任之豈非程墨兩家一大快而余得終余懶姑爲徐生序而傳之丙申秋日書於南大學私署之澄齋

序嚴無知憑虛閣十五義

楚嚴生上知初字惟心余爲改字無知居近忍祖道場而隣於江州界僅二十里嘗執藝李君實司理而蒙其印可其淵源蓋有自也余屏居謝客獨不謝嚴生而進之談藝汪洋恣肆匠心而出有天風海濤氣色令釋褐而登著作之庭儼然一敵國矣余喜甚恨得嚴生晚而又惜其速別乃序其十五藝而歸之爲他日左券云

序李生豫章篇

懷雪堂集

卷之三

三

序

李生名棟字隆吉余里中士始余居里中時與其父隣父故賈人余嘗手撫李生孺子畜之不虞其長而善弄筆墨如是又不虞才如李生而蹇一青衿如羊腸九折之難扳也李生之才縱橫奇屈如荆關畫山水全用擘斧斲不事纖巧大都從太史公韓非淮南契入至醞籍沉深千鍛萬鍊言不足意有餘使人徘徊三嘆智勇俱廢必求之檀弓左氏或有當焉李生引其所長攻其所短一日千里何難哉豫章生七年而後

見董澤之蒲再歲而拱把陰垂地矣大小利鈍
豈在目前耶余故名其業曰豫章篇而梓之與
知李生者共焉已亥初冬日序於語溪道中

序吳無競制義草

吳生無競余同年文仲刺史之子而余門生于
中甫之高足其源既潔其師匠又高且稟異資
是宜一日千里而揆之俯拾地芥者則有不遇
之嘆焉數年來吳生頻以其業謁余余不甚許
可吳生困甚今夏遣平頭奴持經書義各二十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十四 序

首投余願得一言評之而察其竿牘中語如張
甚余故自若且冗未及探也比吳生過余時有
省侍之役又不及細語以行已余有事茗溪舟
行甚暇試窺吳生作數行語氣和平意象超遠
喜甚遂盡一帙不知日之移也余嘗以惡文質
者而意在佳評每見之物輒憤憤如有重憂蓋
幾夫吳生吳生今日始可稱文仲兒中甫弟子
青深於藍難爲父師矣方今士習矯僞文體浮
薄衡文者深憂之間售庸淺之文爲矯枉計何

不亟收無競至寶當前而不見乃走重價因三
尺豎索之市肆得贗物而十襲藏之獻于宗廟
嗟乎三尺豎豈別寶之人徒辱重價爲宗廟羞
耳敢出吳生文藉以余言縣之通邑大都世豈
遂無賈胡也乙未九月尹山舟中書

題剩技序

經義以取士士業之以應有司之求宜耳馮子
謝經生三十年投老西湖片念灰冷何甘乎已
陳之芻狗而沾沾縱筆爲馮子曰天下巧生於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十五 序

習習生於專專有意習無意無意而意生意生
而筆到有不知誰之爲之者進乎技矣余何敢
當顧或以友朋訓答機觸情生宿習忽現不覺
淋漓滿紙殊自喜不忍棄擲鄭生孔肩石生介
卿好之謂猶存先輩典刑遴而缺之余亦不拒
目之剩技謂近無當有司之求遠不足副名山
之藏姑存之云爾

快雪堂集卷之三

快雪堂集卷之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送曾舜徵先生歸楚序

佛法西來在仲尼沒千餘年之後時無大聖賢爲之主張以故俗儒紛紛競立門戶莫肯相下窮攻醜詆甚至欲火其書廬其居而後快譬如三家村學究道遇衣冠偉人不暇問姓名修揖讓而避之惟恐不遠絕之惟恐不亟曰吾父兄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二

子弟或者去我而就彼也始則吠形終則吠聲率天下之人而與佛爲仇自障障他俱就淪溺可嘆也夫法吏入人之死必按其獄詞獄詞之不知而以意輕重之則途之人皆不免矣自唐以來闢佛者多矣而佛所說三乘十二分教有能通其一字一義者乎宗家所傳一切功案言句有能當下無疑者乎闢佛而不能知佛之說何異不按獄詞而輕殺人夫佛卽自心離之不可而其說亦如日月在天有眼者共覩乃拘儒

欲以闢之爲功是猶自抉其眼而曰天上無日月覓心不得而曰我無心也竊謂愚人信佛以迹智人信佛以心中人疑佛之迹而并疑其心世之愚人中人多而智人甚少故佛不甚信於天下余也少知信佛而不能無疑其迹旣則并其迹而融之爲心卽不敢當智或庶乎進於思者矣曾舜徵先生楚人也而信佛與余無異初亦兼信玄門余以偏師攻之巢穴立搗而一意於最上乘寓樵李踰月時相從詣楞嚴靜室就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二

正達觀上人上人蓋以最上乘誘余者也至是以誘舜徵舜徵之友豫章羅晉明先生雅以儒自固不覺亦豎降旗所謂塗毒鼓聞之無不灰者今舜徵行矣舜徵仕爲長洲令太能以實心爲政而竟不及見其成且以調去此其民之不幸舜徵則何有語云逆境如當面箭故易避順境如腦後箭故難避人之所弔余之所賀也此如大火聚中忽投之水其光明寧不益熾哉舜徵勉之矣達觀上人自作懶瓚歌贈舜徵且謂

余亦當有言余感今之士大夫助佛者少而重
有賴于舜徵故爲述其意如此乙酉二月八日
橋李馮夢禎撰

送王中丞歸東魯序

中丞王公之蒞浙也余適官陪京不及從二三
父老持壺漿迎勞道左瞻顏承誨于櫜戟之下
然公所以撫浙狀則習聞而心儀之公持身廉
儉比於寒畯持重識大體屹如山立遇事以義
可否無所阿隨銷過亂萌在談笑咄嗟間而人

快雪堂集

卷之四

又乙

不知今東夷雖欸禍心叵測星祥地沴日形四
方之牘饑寒困窮之民將不勝敲朴或郢其狂
心於五步之內而吳越間七八大郡俱控帶江
海賦稅當天下半最爲要害重地其歷明天子
盻食豈細故哉如公之才望故宜十年倚重而
一旦以璽書賜免衆共錯愕而公聞命之日儼
然自咎每謂所知曰撫臣按臣均有地方之寄
上軫匹婦冤赫然震怒至逮治按臣關三木北
闕下而臣獨得幸免放歸田野爲聖世之逸民

慙負天地臣惟戴聖恩浩蕩至沒齒耳其何辭
之與有余聞而賢之夫臣之事君其分義之深
至猶子於父母萬物之於天也天無不覆而雨
露霜雪或異其施戴雨露而忤霜雪非物之常
也父母無不愛而鞠育教管或異其施恩鞠育
而讐教管非孝子之常也我皇上神明睿聖天
慈父義與太虛同體衡尺侔用豈有竟日之怒
終歲之譴安知今日罪公而他日不召公乎或
再假節鉞或遂綰樞管福澤天下揚光竹帛皆

快雪堂集

卷之四

又乙

公分宜有之亦我浙父老所共延頸而祝公者
雖然余以爲公之歸有甚樂者焉富貴之士無
論已功名之士借富貴以爲籍得之則喜失之
而不能無憂至于道德之士則不然進亦可退
亦可退而復進亦可至于屢進屢退亦無不可
其蕭然林居之日不知有竹帛軒冕也一旦竹
帛軒冕其蕭然林居之心自若也山可樵水可
漁田可耕子孫可教六籍之奇文百家之芳潤
可玩其視籌邊海策兵食寇敵在前議論

在後勞逸嶮夷之數豈但九天之上望九地之下而公一旦去此得彼公之樂何如然公之樂乃吾浙之憂將海內士君子所共憂夫豫章之材生七年而後可見至于爲棟梁則其飽風霜閱歲月深矣人材之成就也亦然今天下鯁亮卓犖之士培養于先朝大自不易又嚮用之日少遺棄之日多喜其進而援之者少樂其退而攻之者多進必以累薦退常以偏辭豈非世道之憂哉公未入浙以前十年所余聞其生平于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三

同年傳侍御伯俊甚詳知其必不忍以一己之樂易世道之憂也他日徵書下東魯豈難蚤出以慰海內士君子而副浙父老之祝也哉公將以三月某日受代行諸父老徵余言爲公贈敬敘所懷如此公歸而以余言質之伯俊當不至河漢矣

題臺閣重封圖

臺閣重封圖者余所親吳中甫諸君子授意畫工作之以祝歛令方伯文明府三年奏

伯文公車時識余白下伯文博雅工古文辭有研僻囊中佇古研十數枚將易之爲公車賞而寶玩者不與焉余得一二在余室中稱上駟矣明年伯文成進士尋以艱歸又三年除歛令歛故巖邑伯文雅操通才未幾政譽鬱起性故好客客多趣之伯文能使人意得又不以客故撓政清不疵物通不傷教百姓歌其愷悌賓客庇其帟幪三年政成且上最天官氏當有及親之恩綸章之賜諸君子素在春風中或以通家或

快雪堂集

卷之四

四

以年籍不勝踴躍歡喜爲圖以祝名曰臺閣重封臺閣爲清切禁嚴之地其官則御史大夫尚書師保伯文才望德量他日終當至是重封則品高恩侈絲綸之寵將及之三世四世而今日一命之沾實始基之矣馮子旣序其意復系之詩三章

北瞻燕薊神京在焉有臺有閣居彼羣仙豈弟君子福履綿綿今始一命旦莫九遷

九遷維何終踐臺閣歛惟棠陰式歌且樂豈弟

君子德行有覺宜贊天子變調幃幃

幃幃孔嚴福澤其溥如彼山雲普潤八埏爾父爾祖鸞誥蟬聯恩紀重重逮爾他年

賀休寧李大夫三年奏最序

國家考功法外吏視事三年滿則上其治狀中丞直指使者核其實等之上天官氏達于天子其最上者天子賜璽書褒嘉得封贈其父母若妻恩至渥矣而不中情者或十而一二人郡上恩可徵而民心難奪上官之耳目可掩而公論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五

之是非難逃則最而未必最與不最而蒙最賞者往往有之於是考功法不足盡恃而民心公論反得參之以爲重漢中李大夫之治休寧三年于茲矣余不識李大夫而余之交游新都人士時有故李大夫之治狀余卽不習而新都人士類能爲余言之或曰大夫之聽訟也必以情兩造在前理析而衷諭之可息則無需對簿可服則無務鞭笞可有則無入贖緩卽不可且無厭三復雖盛氣深奸者久之心折天動叩首輸

誠之不暇矣或曰大夫之行鄉保法也俾一而不分勸懲扞禦於是乎在其不可化誨強梗弗率者始逮而麗之法羣不逞凜凜境內謐如矣或曰礦稅二役起中使旁午於道諸附離之者狐鳴梟張恐嚇諸大家幾至騷動大夫曰無恐密爲調劑究以安堵或曰邑故稅券有征一批根則多浮羨大夫曰解額無歉足矣吾安所取餘視往所征者十不及二或曰大夫于青矜士則嚴師帥也李有試月有會講有期日視而教

快雪堂集

卷之四

六

之以故人人拂拭砥礪文質靡自廢者或曰水旱不時大夫則損騶降服徒行露禱精誠所格年穀賴之大都大夫爲政簡靜寬大不爲一切煩苛惟是矜矜去浮存約息訟安民爲務其大者如此至他瑣屑未易詳述以故下車不閱月而民和不閱歲而頌聲作不再期而薦剡上騰今三年政成矣惟是畿輔郡邑以中丞臨者二以直指臨者按臺而下鹽屯諸院幾六七而後爲監司爲郡守倅又不下十數絲牽繩聯耳而

日之者至多而摘而間之者宜亦不少今翕然而稱曰李大夫才而賢廉而能豈可易得哉以諸中丞直指使者監司郡守倅數十人之口而符于百里內外之口及往來新都武林數千百人之公論又甚合而不異如此則李大夫果才而賢廉而能矣最而最而蒙最賞孰曰不宜於是余門生某等乞余一言賀大夫之奏最敬述平日所聞於新都人士者次之如此然余又有進焉余聞大夫生漢中世家以孝友著聞書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七

夫賀

賀上虞令琴川徐大夫三載奏最序

自古儒林乏政事循吏寡文章豈非以兼至之難而天授之不易併耶以余所見今上虞徐大夫廷珍氏其庶幾焉大夫海虞望族故老英孫采芳早歲歌鹿壯齡三上公車始成進士登高

望遠賦壓江左千古悲今氣凌燕趙黃金臺上觀駭骨之難收烏衣巷口傷燕飛之異處所著有南北二遊草吾友王百穀先生爲序其首玄晏佳篇與左思傑作益交相重已然則大夫固文士哉世俗每譏評文士爲不諳吏道文士亦多屑鉞世路自快胸臆啗簪笏爲朝露之榮委簿書于吏胥之手身毀名滅職此之由大夫不然初至樂清實惟海濱下邑軍民維處風土獷劣雖形勝有鴈蕩龍湫之奇而習俗無絃歌禮

快雪堂集

卷之四

八

讓之素大夫下車力任興革有樂成六議一職守二城池三風俗四約保五里役六驛鋪因病製藥中表裏陰陽之宜緣弊設防適高下緩急之序又有兩山議鴈山如議則僧產可以贍賓客而邑無供億之擾玉環如議則曠土可以給屯種而邑有防衛之固上官見信漸就施行而大夫以更賢徙今上虞矣上虞佳山川數東山仙洞不堪與鴈蕩龍湫作奴而民俗刁惡則僅稱樂清伯仲徒以錢穀相較浮二萬之數遂稱

優改大夫治上虞猶樂清也而加悲焉大夫兩
宰敝邑意在張絃學而入政巧同製錦其始不
無靡褻之謗未幾而興麥秀之謠海濱棘樹盡
爲召伯之棠虞江桐枝行棲黃霸之鳳或謂大
夫爲吏不避盤錯則虞朝歌之智也訓民以禮
則劉東平之教也庭無留牘則蕭永寧之敏也
摘發奸宄則祭偃師之神也視民如子則卓密
縣之仁也所去見思則召穀陽之良也昔人有
一遂足播馨前史大夫兼美豈不競爽今朝而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九

假以陳踴躍云爾謹序
贈大叅咸寧顧公擢廣東按察使序
今上之十五年丁亥三月咸寧顧公以刑科都
給事中擢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居官二年寬和
明慎自寮友以達士民無不翕然稱之今年二
月擢廣東按察使惟公先期以齋捧行矣寮友
大方伯吳公以下且遣信使追賀公於家而徵
一言于不佞頑以爲公贈豈以不佞頑嘗備員
史官今雖廢退宜不忘屬詞之業而又浙人也
快雪堂集 卷之四 十一

兼以華奇高秀之詩雄渾歷落之文旣收春榮
復採秋實文苑循良之傳兩借高名游夏路冉
之科雙輝聖典譔若大夫者豈徒文士已哉將
所謂天授非耶大夫以癸卯秋分試浙闈得士
若干而首仁和沈君守正沈君藻彩旣凌厲時
髦而其行誼復卓絕梓里人品文品玉潔珠輝
座上門生雙清等潤矣于是大夫治歷三載當
上最之期恩逮二親有榮章之錫沈君義在通
家情均賀客雖鄙文不足以喻高深而寸衷聊

縉紳大夫臨浙而其入賢者足重浙之人可使
之無紀與迺受簡而著其說夫吳公輩之於顧
公也以寮案之分金蘭之契而當去留之時有
感焉有賀焉有勉焉人生天地間風萍耳倏而
聚條而散或又條而聚皆不可知而仕宦尤甚
其初四海九州之人也一旦聚于一堂而爲膠
漆爲肝膽已肝膽膠漆之矣而復爲四海九州
羽翼乍分形影長隔撫關河而流涕攬徒御以
增傷人生有情誰能遣此愚所謂有感焉者此

也夫誠愛其人矣則必祝之願之冀其官日尊名日高以爲交遊光寵今顧公業自右叅政晉按察使矣按察使之上爲左右方伯方伯之上爲卿寺都御史爲六卿師保循資而得計日而遷不數轉而可以極人臣之貴愚所謂有賀焉者此也然竊聞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誠愛其人矣而徒以尊官高名目前光寵爲祝毋乃爲姑息之愛而君子所薄乎况顧公賢者素以誠心直道備朝廷任使自快雪堂集 卷之四 十二

州縣而諫省自諫省而藩臬居其位則事其事事其事則心其心今日爲長憲則長憲而已矣今日在東粵則東粵而已矣自此而進焉雖公之厚福深器如執券而取之而公豈有是心耶吳公輩與公以道義相切磋其心必有同然者古詩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其吳公輩之所以祝公者哉愚所謂有勉焉者此也前二爲人之通情而君子所不廢後一則惟君子與君子有之耳遂敘次其說以塞吳公之請而求正

於公公其有當乎斯言否

賀大叅崔翁劉老公祖考最加恩三代序公自紹興守擢憲副備兵嘉湖也不佞禎適解南司成綬而歸幸從鄉士大夫數奉公顏色公進而教誨之無倦公故寬然長者而性凝重不泄持三尺甚嚴郡邑屬吏惴惴稟約束以行靡敢不肅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久之獄訟衰息盜賊鮮少部內大治於是中丞直指使者交章薦公可大用擢左叅政督糧儲公雖去嘉湖而榮戟在近我二三士大夫幸不離覆露時進而問公起居無恙於時天子慎官賞銓部疏擬除授輒持不下司道多闕以故公雖去嘉湖而時攝道事間從直指使者行部嘉湖數百里間黃童白叟無不携持擁觀喜相告曰是來者其前備兵劉使君與車輒泥不得行其得民心如此公青之壽光人其先世太子太保大學士文和公以宿儒舊學宣密勿之猷遂爲青齊望族而公之大父處士公潛德勿耀以基顯融篤生商州

刺史龍洋公奮身賢科沈淪州縣屯膏未光顧
齋于遇而昌于詩興到淋漓咳唾珠玉今讀申
少師所撰墓誌與龍洋遺稿不勝慨慕願見其
人龍洋公六子二成進士一登賢書一膺歲薦
而公行在五黃河萬里始于崑崙江出岷山僅
可濫觴終滔滔以紀南國則公今者崇勛茂伐
漸著漸廣以階大用其事業未可量而謂非處
士刺史二公有以厚蓄而深培之耶今歲秋公
以大叅秩滿上績天官氏天官氏最以報天子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三

恩數如故事於是晉公階中憲大夫而處士公
刺史公二世俱贈如公官妣及妻進淑人錫之
品命綸章炳煥光映海甸非獨榮閭里侈稽古
已也於是公之僚友左伯深陽史公右伯新安
范公將陳半醴飾玄黃以昭忠信而鳴踊躍謂
不佞禎自公在嘉湖時即叨覆露事公久必能
習公而言之遂授簡焉不佞禎何敢辭竊念公
誠與才合所向有聞自郡理郎曹以至二千石
周旋藩臬左投左效右投右效民瘼國計如秉

燭臨照不爽毫髮一旦當機有立斷耳我東南
歲漕以實京師雖非細事借公專督猶有餘閒
進之假節鉞專制一面雖黃河安流北虜係頸
公且咄嗟辦之又進之握樞秉鈐威懷四夷澄
序萬品位愈尊而績愈高天子嘉之將八命九
命隆錫無已卽處士公已上預褒顯焉寧止於
今日之典耶而公于此時有益恭循牆盡瘁職
業以副上恩耳不佞禎忝爲棠陰舊物且與二
三士大夫日矯首而祝之敬序次其言以塞史
快雪堂集 卷之四 十四

公范公之命

賀郡侯車春涵三年考績序

車侯之守吾郡閱歲耳而通前守閩之福州則
已滿三年當考績矣故事二千石考績不自行
則撫按官序次其治狀上于天官氏而殿最之
其最者請于天子進一階父母若妻皆有綸誥
之錫所以重守臣勸司牧所由來尚矣始車侯
解福州而卧楚且八年于今幸其母王太恭人
在養既得吾郡之命依依不忍行太恭人實強

之來而車侯歷官俱不滿考而遷以故太恭人
尚未沾一命先是國本肇建覃恩內外吏諸方
面大臣自牧守以上有治狀者卽未滿考當得
本等恩典則太恭人一命又無侯侯之考績矣
侯故郎南禮部余時待罪南司業侯高才善賦
詩相得驩甚無何以福州之擢別去今十餘年
而天惠徼福吾郡遂以侯來侯之前守凡二輩
皆不良去署事者未免以代庖不能展其志郡
事日就頽廢至不可問矯首賢牧之臨不減雲

快雪堂集

卷之四

十五

寬衽席侯始入境父老瞻其狀貌聆其言喜而
相告曰是長者當活我而侯果有以藉之前此
稱良守者曰不私民一錢而已曰卹窮民而已
不知廉特可以善一身廉而外大有事在廉而
棄事任其廢隳謂守何窮民宜卹矣而民之富
者與昔仕於朝而里居者此則地方之元氣所
謂子弟中之賢且異而培養恐後者也獨從而
催折之豈可謂平平侯則不然治身甚嚴而治
事甚敏待民如子弟而待士如賓友以故暮年

之間而政遇事舉吏民安堵七邑諸大夫莫不
瑩精一志以奉侯之德意釋鈎鉅而從寬大獄
訟衰息禮教將興寒暑以時三農仰敘且也吾
郡在蘇湖之間蘇訟于民而湖訟于士獨吾郡
彌稱無事享熙恬之樂而侯得以政暇入而奉
卮酒以娛太恭人出而從僚佐鄉紳訪南湖煙
雨之勝賦詩乘興以鳴逸豫此可以睹長者之
效已所惜者侯旦暮當膺異擢以去而不能久
爲吾郡私耳夫以侯之賢在一郡則一郡重在

快雪堂集

卷之四

十六

朝廷則朝廷重從此叅槐棘佐鈞衡福澤益遠
寵錫益侈而從二千石始卽吾郡其與有榮哉
於時余同年郡丞南陽馬侯徵余言以爲侯賀
敬序其說以請政于侯者如此是爲序

賀朱郡公三年奏績序

浙於天下稱首藩而杭于浙又稱首郡挾湖山
之麗而帶江海之饒地雄俗侈稱不易治而藩
臬大僚泊中丞直指使者又不下十餘輩臨之
于上太守日坐堂皇治事無幾卽駕而省視諸

貴人起居及造請郵傳使客惟謹往返數十里風雨無間復坐而治事嘗至丙夜不休以爲常故非精敏而知大體者不易治辦而朱公其人也歲乙未公自郎署高等出守吾杭而余適解南雍篆而歸西湖得從此中二三父老朝公見公寬然長者無疾言倨色論事鑿鑿中窾而不煩詞退而告人曰杭有賢守矣時稅礦之役煩興中使相望于途且俱建牙於此公調劑其間莫不中適卽暴梗者咸格于公之平恕而無敢快雪堂集 卷之四 十七

公之得當上恩者莫不爭持羊酒賀公而運佐霍公郡佐唐公倅韋公致幣于余徵詞焉余應之曰公實有德于杭余以流寓辱公不鄙夷而部士蓄之卽無三大夫之請其敢無詞以賀況命之耶雖然公之來也吾士民沾沾喜與其德我而今也久于茲至于三年譬如幼稚之依慈母侍賢師弱者立而蒙者開矣所懼者慈母賢師一旦去已而他之也今天官氏且奏公異績天子嘉納下詔徵公或如漢事入爲九卿旦暮去此吾儕士民將焉所依喜不將轉而爲懼乎三大夫曰子不聞與今撫按兩臺念公之德于杭而杭之士民不能一日釋公使去也業爲請於天子卽擢公幸無使去浙天子可其奏下天官氏議矣余曰雖然寧如守之親哉以視他擢則可已卽所請必得守而上臬副而已臬副而上藩叅知而已憲使岳伯開府而已此土卽于公有緣今公遍歷茲位寧能禁公之終不入爲九卿佐天子運斗杓酌元氣耶三大夫曰吾子

于公可謂愛之至矣未知義也使公恩在一郡不如在一道也在一道不如在一省會也在一省會又不如使公居朝列而恩在天下也公廉靜寬和當大事不動聲色有大臣之器旦暮且列于朝吾儕居下僚事公有年飲和佩訓卽旦夕不能釋公豈後于此土人士然離合久暫有物制之居則相愛去則相思義如是止矣于柰何必欲久公耶余大笑曰有是哉吾儕小人不知大義知愛公耳退而序其說以爲公賀

快雪堂集

卷之四

十九

賀仁和朱侯奏績序

始朱侯登甲科年才弱冠俊聲滿都下人謂侯必膺中祕選乃竟補邯鄲令邯鄲古趙都民無不彈箏吹竽士慷慨悲歌輕歔而重氣今遺風尚在頗稱勁悍難治侯治之幾三歲柔服教化士民安焉中丞直指使者前後來皆以循良薦章凡六七上侯率居首人謂侯旦晚當膺省臺異擢無何遭艱歸服闋謁補闕下時吾浙之仁和令缺銓司難其人得侯喜曰此故邯鄲令久

以才著者也是宜往於是侯畀仁和侯初下車迄今四閱月耳而奸梗者懾于侯之神明柔愿者保于侯之豈弟士樂膠庠農狎原隲庭不擾而夜不驚百里內外驩呼祝頌曰天乎幸以朱侯賜我其無疾病災沴而常撫吾民乎蓋他人所三年九載拮据而不能得者而侯以三四月得之侯真異才也哉亦異人也哉於是通兩政月日侯當考績矣考功法以郡縣長吏職親民免其付部而兩臺使者核其治狀以聞名在異等者得給勅命進一階并加恩所生天章焜耀均被存沒蓋臣子之殊榮孝思之盛軌也于是鄰邑大夫錢唐劉侯等當持羊酒賀侯而藉手於不佞一言不佞辭不得則反詢于劉侯等曰諸大夫所以賀侯者其指何若咸稱曰侯始至衆相目文弱一書生耳不謂其才思如神縱橫絕脫觸途無礙若此吾觀侯于三四月而三年可知已又觀侯於仁和而邯鄲可知已又觀侯於今而他官可知已自此進之侯之官益尊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二十

績益高而天子之加恩亦不貲將所稱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者特旦暮事此固可以賀侯不也余曰是已未盡也夫諸大夫所稱者侯之才也才必與誠合而才始大才大故屢用而不折久屈而必伸豈徒剽繁理劇雖宰割萬幾運量天下無不可然才大者其衷未嘗不兢業兢業者誠之著也故有才而常若無才余以銓量千古凡豪傑而聖賢者莫不皆然故才如周公而仲尼猶戒夫驕吝驕吝者又兢業之反也余一再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三

賀海寧令靜宇林侯奏績序

故事館邑符而共屬者每當考績天官氏則隣邑致賀不徒玉帛筐篚之爲兢兢必徵文于能言者以序其意而重之禮也于是莆田林侯以名進士令杭之海寧三年矣而仁和劉侯錢唐

朱侯以下八大夫修故事授簡不佞頑不佞頑自惟古人贈言之義甚重而後稍易之至于今上者較工拙下者較多寡有無比於俳優擬干顰悅且也習腴市交以文爲鈎餌者紛紛而文逾輕矣不佞頑卽非能言者而不敢以言爲林侯市八大夫固以請不佞頑不敢不唯唯按海寧故鹽官之地自煮海以來姦民世擅其利喜攻標爲姦而士大夫習短長說武斷其鄉爲兼并愉快今不敢問以故多溺職者無問善去已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三

林侯故長者貌恂恂溫恭言如不出口而精行神喻不經而走百里初下車矢其民曰爾吾赤子焉有赤子而詐事其父母者又矢其士大夫曰爾士大夫中上者吾師次亦不失吾友吾切磋所寄焉有師友自爲而以詐相後先者請從今日始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各以誠心從事有渝此言明神殛之于是上下灑然聽侯之約束惟謹蓋侯之衷情潔白如明鏡止水而誠以養才妍蚩坐照不爽絲髮以故三年之間良者欣

其樂易而姦者惕其精明才者快其甄陶而不肖者樂其容庇利無不舉弊無不革徵輸無煩鞭笞而獄訟化爲禮讓即有大姦惡亦有所制而不收肆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蓋今之海寧非昔之海寧矣今天子富于春秋以精明神聖綜核吏治而天官氏以六計詔天子廢置將遐陬僻壤之吏微長寸善與其瑕疵無不上聞而況吾浙大藩有如林侯循良登第卓卓如斯者哉有命自天朱紉方來卽此邦冠帶之倫下及黃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三

童野叟無不欣欣相告割鮮灑酒爲林侯稱慶而况茲八大夫有同官同僚之誼其喜形于色情見乎辭宜何如者不佞禎請釋八大夫之意而颺言之夫世稱畏途同官爲甚有善則惟恐其得名有惡則惟恐其不著陷人而已享其利傾人而已辭其名雖情狀終不可掩名位終不可攘而利源所染皆競爲之今八大夫皆君子也視林侯之善惟恐其不著而政績之不高出已上也其一仕如渡海風波不測而令爲甚今

茲諸大夫之相視如共舟然惟恐帆檣篙柁之不固而一人用力之不同也至考績則渡且半矣而出險到岬之慮於林侯尤切切焉不徒喜之而已其二吏者以年勞爲差遷轉有序惟郡理若令高等則有行取之典在今雖暫廢而我皇上一日斷而行之則林侯與諸大夫猶可持券以待今仁和劉侯且敘遷矣雖與斯舉而能無離合之感耶其三至林侯之所以答八大夫而塞其意者更自有在林侯出閩之名族父兄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三

宗黨以宦業有聞者幾欲冠冕海內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林侯以之從此赴徵書職言路或贊銓衡卽槐棘以上且問津焉養其誠心而措之竹帛在望篋不濟已其可以一方之循吏限林侯哉此又八大夫之所厚爲切磋而引領侯之者已因序次其說以復八大夫而爲林侯賀其無俳優聲悅我否

送似塵洞聞二上人遊方序

昔人有言事寡則矜全之情薄處厚則資生之

慮深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登高不懼者胥
靡之人也至哉言乎出家兒披如來衣荷如來
法而沈溺熟境增長閨習氣欲斷生死趣苦
提此如適粵北轅無有是處似塵洞聞二上人
一脫逢掖一逃外法俱奇男子然體質文弱不
耐勞苦一旦以達觀師鼓策遂迸裂牽纏給侍
瓶錫方出門時已無萬里十方諸佛所共讚歎
魏余聞道有年而依違世緣尚戀簪笏青山不
返白社久寒侵尋五十思之汗下因感二上人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五

贈守菴專上人遊方序

佛記末法中磨波旬眷屬現沙門身破壞我法
今正是時以故所在僧徒多毀棄律儀而從其
便雖不公畜妻子而飲酒食肉無異俗人甚則
行爲剽劫處爲屠販滔滔者且胥天下而波焉
豈無卓然樹立者而一切厭薄之曰是剽劫徒
販流也不然則表緇而中素者也又不然則庸

庸者也吁可嘆也夫佛滅後以波羅提木叉爲
師旣已毀裂禁戒而僧其衣禿民禿民卽授裔
亦可至今卓然樹立者槩從厭薄不能安其居
修其業有護法之責者能不痛心哉守菴專上
人向居淨業堂與余同昕夕者兩月上人淹通
義學而持戒尤謹食不過中操行清句有如寒
雪比掩關武康山中爲山民所侮不自安而出
乃復就余拙園上人嘗居天台之華頂修淨土
觀三年遂感怯寒疾至是益甚甘火如醍醐食
快雪堂集 卷之四 十六

處安立豈不大快上人勉之

讚曹林禪兄任鄧尉緣事

鄧尉山爲吳中最佳處曹林居之如龍藏海虎藏林風雲叱咤百怪震恐足爲吾道生色余往歲得北板藏經韜以朱櫝四十幀寄楞嚴者以藉師山中翻閱余懶且拙終當拂衣從師菟裘可無營矣師手無一錢修舉廢墜旦暮改觀則給孤祇夜之事余有讚嘆耳

送輪比丘從達觀禪師行腳還日掩關吳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三

門虎丘空谷禪房序

輪比丘者達觀禪師之最初導師也師云十九歲時自北方至吳門偶授輪輒相引納師一日闕通鑑輪舉達磨手持春秋曰血腥語師不覺慘然抑邁往無前之氣而受慈忍之銜勒一言實啟之矣伍胥復大鑿而投瀨水之金淮陰侯旣貴而酬漂母之德烈士肝腸故如此况出俗拔苦之恩乎師嘗揭古雷贊師見百丈後歸度受業本師因緣見示曰予知之乎吾終當了此

乙酉春師將北去誘輪至楞嚴與之剌染而屬

藏公無何輪以緣薄自引去又六年至今歲辛卯師將納所書經於晉陽之蘆芽鐵塔春月自金沙啟行聞已渡河矣時余遊吳中忽報師至以是月之廿一日初更相見於陸墓始知師憶前事倉卒南返竟以慈心方便從當湖朝海菴中得之輪時年已五十二既相見勢屈辭窮痛哭悔恨如見慈母師携之至吳江之報恩寺於石佛前授以五戒輪作發願文辭甚哀切余戲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三

謂師今日之事可謂七擒七縱南人不復返矣輪且從師北行約南還之日掩關虎丘空谷禪房三年書法華楞嚴各一部以報父母書梵綱經若干部以懺破戒之罪師云吾在南岳夢輪持大革來吾手奮之及北上屢夢輪則方袍矣輪當終不負我嗚呼師之精誠卽頑石可裂豚魚可感况輪亦聰明男子餘年幾何而不自奮激哉古靈之本師惜逸其名族輪勉之余且握管而續僧寶焉輪族姓金氏崑山人各明覺師

以慧輪字之夏四月之廿一日序

送昭慶寺楚林葦舟上人充住持入院

序

古之住持有司以禮迎致十方明眼尊宿叅堂入室俱一時龍象王公折節士庶歸依何其盛也而當其時尚有如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歎況浸淫至於今乎武林五山俱設住持而昭慶處城湖之交最繁最衝以故住持歲易且並用二人非練達世故才行俱優者不能舉其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三

職今年辛卯楚林葦舟二士實任之將入院謁真實居士請曰公金湯大法敢乞一言以爲寵居士笑曰二公新充住持吾且願作入室弟子錄葛藤話柄而反從俗士乞言耶爲大笑不止雖然今之時非古之時而敢望今之人爲古之人乎楚林名大楠通儒書言溫氣和律身以法葦舟名清臻篤實無華爲同祖兄弟德臘相若一寺所推重其能舉住持之職無疑如其因羊派禮望二公爲古之住持則吾又不能不爲今

之時三太息也二公其勉諸萬曆辛卯月旅太簇吉日書於武林別業之遠樹樓

送果上人住玄同序

果上人住玄同過居士乞護居士曰二氏主釋與聃兩家焉如水與火玄同道者居也佛者入焉無乃傷教而敗族乎且上人已住龍井矣有此何爲上人曰果之先有僧真志者居之果爲第二世佛菩薩普入一切度苦衆生道者之居不賢於三惡道乎果十九在山十一在城有此快雪堂集

卷之四

三

送柔菴和上人以請大藏入京師序

和上人初住塘棲大善余識之時方創僧十萬八千已建本鎮大橋已造水陸聖像首尾廿年奔走經營無頃刻休止而精神益奮此其心何所爲耶余間諷之住山曰和更有願聞大藏北

板最佳我皇上崇護佛日遠近諸山俱被新賜
和今如京師一請之挾藏以歸和則隱矣余阻
之曰談何容易去春如法師行氣猛如龍今滯
於北藏無影響寧煩益以予耶曰佛法機緣凡
情叵測和卽往而聽焉可公幸文而送我余每
歎任事者見利則進見害則退故十爲而不能
一成佛者不然誠心直前見害不退雖以身殉
之如棄槁枝故十爲而十成以和上人之精誠
蹈水火入金石無不可況諸佛威神實加彼之
快雪堂集 卷之四 三
耶上人往矣金函玉軸之南來吾翹首俟之矣
萬曆辛丑中秋七日

快雪堂集卷之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賀南少司馬敬翁許公考績加恩序

今南少司馬餘溪敬菴許公蒞事滿三載于考
工法當如京師公時署典畱鑰不果行而以疏
請天子下之太宰覆公稱職有狀得進階蔭子
加恩祖若父如公官綸誥輝煌以彰勞臣之勩
禮也於是司屬某等將徵文稱賀而因同年華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二

亭潘君以公意屬簡于余余念沐公教愛餘二
十年所至備員南雍公日進之切磋引翼如家
人兄弟者三年余懶慢庸瑣負公實多茲舉也
微諸君子命之故宜爲役况公意有在業唯唯
會余被旨放歸浮沈幾半載而關使金民部以
潘君指婁趣之時公轉北盤桓未進余又當爲
蒼生勸駕安可以省咎故而緩于諾責耶夫金
陵爲高帝豐鎬南北襟喉鎖鑰所寄况東方用
兵倭夷未靖天子拊髀勤思頗牧中外戒嚴而

留都爲根本重地陵寢在焉惟是防禦控制爲兢兢而大司馬周公移疾之疏前後六七上公攝部事幾三之二日夜焦心而圖蒿目而籌招來豪傑經營兵食修葺城隍搜羅材武凡桑土綢繆之計無不具辦卽江淮吳浙閩廣半壁之天下倚公爲長城折衝萬里海波晏如此雖諸當事者同心所致而公功不其多與公嘗語余開府閩中時巧用間諜鈎致倭情比至白下而其人自海外間關報命關清諸酋情形爲余剖

快書堂集

卷之五

二

析如數一二別白黑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久矣倘以東事委公結局豈至今日余以此嘆服公真有用之學也公論學以敬爲宗持身如處女對僕妾如嚴賓又處懷坦夷期物平恕積有由來門牆如春萬彙滋植至觸事機臨利害一語立割責育不過益以濂洛之蘊籍兼管葛之才略公真其人矣今南北分歧黨形漸彰相詭相軋且流縉紳之毒而上意難挽相權幾失中使四出所在騷然于此時而居鼎足司喉舌視

十年前難易相去不啻萬里公今入朝文武重任天子且虛懷而簡畀焉踟躕四顧遊刃衆虛挽回艱難以登之泰道公必有策余且爲天下賀公之進一留鑰之考績加恩又其細者耳是爲序

賀大中丞用齋劉公撫浙九年奏最序

我兩浙稱雄藩于天下西連饒信宣歙萬山之所盤礴東南距海北枕蘇松方幅二千餘里曠鹽諸盜滋榮其間而不測之強倭負固海表以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三

乘我之不備故不能弛兵而又歲漕千艘以實京師居恒可幸無事水旱之非時徵求之急肘腋之間禍變且立致其勢必得一大臣有文武材略威重素著者以鎮撫之消氛祲鞏疆隅以釋至尊南顧之憂於是乎在嘉靖至今五十年間來者十五六輩稱職與否班班可睹新安胡司馬尤著胡公當倭事孔亟芟夷而枕藉之繫致巨酋如縛小兒處浙八九年以久海波晏然宜其至今頌功德不衰已胡公後四十餘年而

又得今任丘劉公公自郎銓部有清通簡要之稱上神明察下尤急銓臣前後得謫去者非一甚或空曹逐之惟公以稱職無害擢作奉常寺改僉都御史撫浙未四十也公初至屬有東事徵兵天下公首應詔募萬人往資以餉卒破賊凱旋受上賞久之言利者紛紛上甘其說礦稅二使相繼出天下騷動齊魯秦晉間先後變起而楚變尤劇至縛緹騎使者委之魚腹中主上肝食易置大吏而後定而吾浙獨安則公所爲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四

蒿目經營其間而坐收曲突之功者不淺已夫內璫亦人耳彼其心雖欲以利媚上兼以自肥而是非利害故自晰也士大夫實以褊心客氣臨之或因以爲名彼始驚然自外而忿其不自者之爲隄防一決末流無所不至微公將爲浙患卽不如楚劇寧在齊秦下哉公爲人寬大詳慎能斷大事處囂愈寂籌算利害不遺毫髮尤能約束文武吏令靡敢不飭保釐綏定之猷日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蓋爛然東南人具耳

目之已至調停中使一節則公之心最苦而功最高近在生靈遠在社稷而人所不知者無論人不知卽司勳氏核公勞勩上之天子其及列之乎代言者揚公盛美賁之綸誥其及舉之乎故余嘗謂胡司馬靖侯之功顯顯則知者多劉公調停中使之功隱隱則知者少兩公先後俱有功于吾浙而公之功尤大則隱顯之較也於是公在浙九年矣以僉都御史最者二以副都御史最者一公兩尊人年逾八十天恩之錫申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五

重無已公念彩衣久虛請告再三而天子嘉公功將大用之屢旨不許公旦暮徵矣吾浙不得更留公矣時按臺吳公與公共有地方之寄以公之慶爲慶而徵余文藉手焉敬爲序次之如此

贈宮諭李君主考應天還朝序

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甲午之秋宮諭晉江李君以上命來主應天鄉試宮九鄞縣周君副之既竣事惟是南中廷衆皆欣欣望見兩君顏色

而藉其牧誨不啻如景星鳳凰乃少宰劉公而
下三四輩又以詞林之舊蓋簪繼好情尤篤密
而余與焉故事兩主考當至大京兆先期徵文
以贈其行豫嘉事禮也余不敏當爲李君役夫
余於李君之相遭蓋多幸焉方癸未春君舉南
宮首聲振輦轂下而余時承乏場屋同事蘇君
禹實得君余得相從披誦其文擊節嘆賞幸一
已君登鼎甲入詞林余得以職事與賓筵之末
幸二又九年爲萬曆辛卯君受命典浙試余里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六

社弟子最有名者三四人俱獲薦余時從同年
陸宮諭聯舟往武林遇君于語谿夜過舟中相
勞苦且爲三四人獲薦者申謝次年三四人者
俱成進士幸三無何余備員南成均所造進英
髦最知名者約二十人而君遂拔其半幸四又
以守南翰故稱瀛洲會主人自後屢佐賓筵陪
肅咏周君以寧家先行而君又數日留得展其
驪洽幸五夫李君行誼文章一時師表天子知
其端慎簡侍儲貳旦朝柄用而得以文衡爲南

服重又獨非茲土之幸哉余蓋先玩君試題已
又披錄序與所錄之文而服君之識卓且遠也
今天下士趨譎而文趨靡日甚一日如江河之
不返而江南尤甚君所錄必依經守傳純粹雅
正者而稍侈焉必抑其名甚且絀之矣品士則
進繩尺而下跣施議學則宗儒先而左百家談
政則先根本而後補苴蓋以身爲衡而以行爲
鐸彬彬然挽浮競而登之大雅始于越迄于吳
楚之交俱江南也其先變乎諺云宮中好高髻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七

四方高一尺宮中好廣睂四方且覆額夫江南
天下之宮中也江南變而天下有不翕然從之
者乎余謂李君再出而文體反正視宋代廬陵
氏之功不啻多矣又數年君之望益隆而養益
厚天子且進君黃扉參密議由茲而想今日南
中之役卽一遊歷一題咏一諧謔皆將藉爲故
事侈爲美談而余又得以蕪言污京兆之簡而
贈君行豈非幸之幸者歟謹序

贈水部二瞻黃公樵稅還朝序

我國家兼設兩關於杭南稅竹木司空郎主之
北稅百貨南度支郎主之俱有定額當事者不
敢議多寡以及額爲賢方國家隆盛時商賈輻
湊材木較錢唐而下卽以定額求之九牛一毛
上可利國而下不至病商雖甚不肖者或以其
額之餘自潤亦不稱急也邇年則稍異矣而潔
已奉公之吏又不時有平居無事猶不免有取
盈之憂歲一不登則國與商且交病矣而南關
爲尤甚蓋竹木之爲用視百貨稍緩民方炊骸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八

食子何暇治宮室而山林之中亦絕不聞斧斤
丁丁之聲使者晨坐堂皇門可羅爵卽桑孔持
籌安能造無米飯哉則丁亥戊子之交是已而
臨川黃公實蒞之黃公仁者也始至罷不急黜
冗胥剔牙蠹清舊逋凡所以恤商者細大之務
次第而舉商人初欲去者十九得公而復因
相顧涕泣曰公吾父母吾不難棄業而難棄公
于是商稅稍稍集矣公入則蒿目視事補苴惟
謹出見餓者則以胡餅啖之肩輿所向餓夫填

擁全活頗衆南關額稅積三月當得銀四千八
百兩公受事半歲所集僅三千一百兩零額虛
三之二公於是上疏自劾詳言關稅不能盈額
之故并耳目所歷饑荒死亡情狀曲折一一上
聞皇上改容嘉納下大司徒議以三歲帶征報
可嗣茲蠲租發粟之令屢下而公一言實啓之
余初覽公疏情迫語痛爲掩卷泣數行下則其
動至尊沛皇澤宜不偶然也所謂仁人之言其
利溥者非耶余謂公之忠賢加于潔已奉公之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九

上數等而不遇艱難如此時則公亦不過爲潔
已奉公之吏止矣安所彰其忠賢令卓卓若此
乎然則成公者時也亦公之不幸也余數從公
遊熟公爲人與其議論惻惻平易所稱長者豈
有意於加人者哉于是公受代有期商人某等
德公甚行爲伐石昭公之烈曰吾儕小人實不
能忘公而謂士大夫之知公而能言之者余其
一也乃先索余文祖公之行嗟乎萬物不謝榮
于春生亦不怨悴于秋殺人臣受命權利能權

有無多寡與年之上下以佐天子恤商惠民
也何德之見而令人不忘之若是有其任德豈
無任怨公行矣其亦以余言爲然而共商之否
耶黃公名某萬曆癸未進士江西之臨川人

賀左方伯念翁史公三載奏最序

今天下十三布政司卽元行中書省之職而我
浙最爲雄藩天下相傳說猶曰十三省堂曰紫
薇堂垂簾以聽一方之政此豈徒專轄錢糧出
入已哉國初布政使多入爲尚書來者或由侍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

郎內外通融體貌隆重而權不分有司畏彈受
約束惟謹以故方岳之政修而朝廷尊今則不
然左右使夷於三司抑首受成于撫按惟恐不
虔入計則伏謁吏部無異羣有司權分體輕雖
有賢者不易展布或入爲中丞大夫如登天上
循資而轉僅僅京兆卿寺獨考績褒封之典得
至三代齒于尚書侍郎差爲異耳嘉隆與萬曆
之初方面三品徙官多不及考得奏績天官氏
而當恩綸者十不能一中策以來我皇上嘆惜

爵賞尤慎大吏天官氏所推多持不下間允其
副於資格不足程而吏道壅滯方面大官或至
四五年不徙而及考者多矣夫不憾積薪益勒
末路惟賢者爲然天下豈盡賢者則壅滯非吏
道之幸也然因及考而蒙恩三代豈非人臣之
大幸與我溧陽史公登進士與余同籍又同改
庶吉士讀書中秘相切磋者幾年所習其爲
溫良愼默金玉君子已出爲給事中能舉其職
直聲振于朝循擢副使歷大叅憲使至方伯所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一

到俱有名績天幸徼福浙水而公以左使來自
辛丑六月視事至今幾年所通江西右使俸
則滿三年考矣先是冊立皇太子及加上皇太
后徽號單恩內外吏公得封贈三代而奏最之
役相後亦不能滿葢公勞于外久矣維時礦
稅繁興勅使四出荆楚齊魯間幾至騷動天子
爲之肝食而我浙獨安當是食公餘庇而公怒
所儲前此或數十萬今所存不能十一公斤斤
持之量而後出以相支午幸不至匱乏苦心寔

多公自此當遂爲中丞大夫開府要地保釐一面進之司喉舌調元氣以福天下竹帛爛焉此區區浙藩寧足以久勞公哉余又憶從公讀中秘者凡二十八人羣趨玉署不減登仙未幾星散或出或處距今不三十年而在人間者不能半之至現列仕版都崇階者可指數也公忠厚謙和有大臣之度如名岳大海萬族所托他日遠到可參而俟豈特吾同館之光卽吾浙藩爲公過化之地艷公而按其所歷此英英湖山

決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三

其借色于公又何如哉於是運倅霍君某府倅汪君某等念備公屬庇於公獨深謁余請曰子於公同年同館必習公微子一言不足爲公賀余唯唯乃受簡書其略以請教于公如此云

賀右藩伯范公奏最序

我皇上神明束下躬覽賡績內外大吏當遷拜以至百司敘轉士人選除疏上十九停格或間有所下以示不測以故備位一時者無徵倅述化之心而廉公守法之吏得以久于官而展其

用往藩臬大僚自三品以上治行高者多不逮考績而遷今考績者相踵矣其考績及格者得封贈其王父母父母若妻恩沾三代稱最難得今得之易矣皇上欲抑士大夫之進而反以伸賢者之用士大夫苦於進之難而恩反易于及親塞于此而通於彼蓋亦消息之理宜然歟始新都范公之以臬副臨吾浙也其公廉守法之聲業以振于未至而所轄爲杭嚴道杭爲會城物衆地大號最難理前後當事者率以寬養奸而急之則民又靡所措手足公旣視事勤撫摩簡浮冗慎摘發遠請托以無私行無事宜其遊刃而不告勞已擢參政他藩去在他藩久之復擢臬長爲防海使者於吾浙往來駐節會城民望其行騶喜相告曰此故杭嚴使者范公與防海以固吾圉甚善安得遂開府於此爲吾民福尤大而遠耶無幾何公擢右伯右故抗於左然有商確無專成公坐堂皇精神指顧間裨益自大蓋與左並重云又無幾何公則視篆矣藩政

決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三

故靡所不綜統而錢糧出納之役尤大而急當事者或微有所點染吏緣爲奸一出一入傾民膏脂無算公故嘗忿懣於此旣柄事首加慈焉以格爲出入其出也復以格爲先後贏縮上無遙制旁落之累而下無貪緣瓜分之苦一日而頌聲遍會城矣公故廉明公正守三尺惟謹保善嫉惡比于慈母鷹鷂前後在浙逾十年所鄉豪懾伏莫敢出氣而怯懦守文者恃公有以自固嘗憶當湖張藩伯大忠身後羣奴漁其財幾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四

母父母若妻則以辛丑冊立單恩贈封通奉大夫夫人天章鸞誥輝映存歿矣於是公之屬郡丞汪君某而下感公指使之恩而深慶抃之誼將以束帛羊酒爲公賀迺授簡于余請一言藉手夫余何言哉公之賢會城之民安之矣卽全浙之民安之矣安之則惟恐其爲他藩奪與京卿大官奪然而公之治行日積日高右伯之上爲左左右伯之上爲中丞使者開府吾浙已矣過此不能有公也公卽私吾浙如昔人之戀桐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五

半而陳可學者尤肆且有隱惡宜膺顯誅而久匿不出公以委新令王立出之坐以重辟人人稱快海昌一貴人欲吞故徽州守故胡別業持僞券從事醮使者受其牒下之錢唐公爲杭嚴時業悉其事意不爲直貴人者奔走兩月沮喪去別業竟無恙此二事余所目擊者其他廉正不撓皆此類已公爲右伯數年屢推京卿不下竟以二品滿三年考奏績司勳氏司勳氏列上公治狀天子嘉之公得再進一階而公之王父

鄉也者而天子之詔九卿三事之拜不能拒也夫九卿三事大官也上故難之而不輕拜今槐棘若干座且虛半焉上不無有輕視海內士大夫之心以爲此輩亦不足爲有無者耳使其知有廉明公正慎守三尺如范公其人也者將一歲九遷惟恐後何致停格不下日甚一日如今也哉余願今之士大夫皆勉爲廉明公正慎守三尺使朝廷藩臬間如公者不一二輩而止則上意可回廢官盡可補抑上或有媿心焉卽曠

稅二役立可罷已遂授簡書之以請教于公王
爲公賀公得無謙讓不居否

賀錢唐朱侯榮擢司封郎北序

往天下邑令若郡司理治行高者銓部疏名以
請得旨召赴闕下既集加選焉上者爲給事中
御史次者郎署備大司徒以下屬謂之行取蓋
重典也然行取無進而郎銓部者蓋銓部郎以
鄉置兩京泊直隸府各二大藩一小藩二而一
令各得中正其鄉而總其衡于冢宰由來尚矣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六

銓郎有闕則去者各以其鄉薦所知合官評于
鄉評乃得補有自內徙有從外擢其選途之清
不但他郎署所不得齒而且出給舍御史上初
入則郎司封或司勳以次歷考功文選而後進
副正郎其閱四司亦如之京外官大計則考功
正郎主之而文選正郎則尊之曰選君廷推內
外大吏選君必預事歷八選而擢爲京卿銀臺
四品蓋其流甚清其職至要且俛仰至大用亦
甚華而捷矣邇者皇上神明察吏加茲擢拜停

止行取大吏臺諫十虛五六而尤兢兢于銓部

一郎官闕令推宜補者四五輩惟上所用或一
無所可而再推以示不測此時而得補銓郎所
謂難之難者矣我朱侯楚人也楚故多才而侯
之才尤大而神筮仕邯鄲不足展其才百之一
而邑大治居二年以艱去服除補錢唐錢唐儷
仁和當省會之繁委簿書期會參謁應酬大倍
他嚴邑前此令星出星入猾猾不休至吐哺掇
洗沐以爲常希息肩一官如望歲而朱侯不然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七

朱侯視事見表得裏舉端識歸大事片語立斷
公庭之間寅入寅竟酉入酉竟無停宿者而得
以餘閒接士大夫必盡其意及課諸生月有常
期試文夕入晨出殿最批抹或至數十百言悉
中人隱他邑人士以文質者無虛日侯所批抹
不減邑士以故人人競親侯然卒不得有所關
說催征無敢逾限有先限輸者令無造比鄉民
安堵無侯伺敲朴之苦役于官者袖手而已蓋
侯之才卽十錢唐易之居三年治行大著會楚

銓郎闕侯名在五而得旨我皇上真知人哉夫
侯在錢唐鄉士大夫之品格諸生之才行其有
逃於侯耳目之外者乎則其在銓部可知銓部
於天下人才清濁升沈之關而天下所由治亂
者也某故嘗事故太宰陸莊簡公而竊窺之見
其所接納甚勤而汲引後進甚切與賢者言嘗
至盡日繼之以夜不倦一人也聞其賢必證其
所以賢復就而訪其所賢疏名赫蹠出入懷袖
叅之伍之不盡不休不用不休如此者自郎署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八

至大卿自山林至執政四十年如一日此其心
何心而其人何人哉愚以爲必如此而後可謂
真銓部亦必如此而後可以報國也已仁和吳
侯等於侯有地方寅舊之契圖所以賀侯者而
授簡于某某山林迂朽幸被侯禮進一旦干旄
北發方切睽離之感故不能無所矢於侯况諸
大夫實命之乎乃爲述銓部之榮與居職之不
易而末以陸莊簡之孜孜人才者稱焉以爲侯
勗侯倘首肯愚言則重銓衡福國家非淺眇矣

賀於潛王侯三載奏最序

於潛邑于杭僻在萬山中介臨安之西富陽之
北主東西天目客至則邑侯必相聞備主賓禮
往余丁亥春始作天目遊回翔東之昭明寺西
之千丈巖約二旬餘竟不見地主而歸余旣行
而於潛某侯始覺怒僧不先報答之十劇邑畏
客關人逢怒僻邑喜客寓僧坐筇非客有賢愚
其地然也余先未仕常願得山縣而治之無簿
書應接之勞而有文酒登臨之樂又不替其民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九

社之尊如於潛令所謂仙吏者非耶余遊天目
後十五六年而崑山祥冶王侯來令茲邑王侯
之大父方伯前山公諸父少京兆華松公朝列
念山公俱名卿大夫世以清白相期尚侯故青
出于藍又妙于才如干將莫邪卽埋土中其光
萬丈而況出匣斗大邑何足煩牛刀廼侯下車
則慨然深念曰仕患人負地何患地負人於是
按邑之故而修之進其子弟而教之誠心所喻
旬月頓化前此邑民多輕自戕以脅人而市斷

侯曰斷而勸人歿曷若不斷後竟以衰息前此
十年造冊或故爲稽停而弊日滋侯秉至公旬
日就緒他如約束礦人調停稅法練丁壯以弭
盜捐俸人以補課省勒索之姦甦夫役之困祛
城社之靈惠政縷下未易指數邑之父老更相
謂曰王侯吾父母也我饑我寒侯衣食之諸青
衿稱弟子者更相謂曰王侯吾師帥也我蒙我
滯侯啓迪之願侯之遠大祝侯之康強者百里
之間頌聲翕如已又相與慶額告曰侯爲吾邑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二十一

三年今當考績矣中丞直指上之銓部銓部上
之天子天子嘉侯治行異擢垂至吾最爾小邑
寧能久淹吾侯耶馮子曰吾於王侯而見今日
之有循吏也吾於潛民之德王侯頌之憂之而
見民心之淳且厚也始吾居南雅識王侯之從
弟協康是少京兆華松先生子因習王侯家世
其貽謀之清白協康去歲以省王侯過潛便
道謁余不及相見投余書以華松先生集一帙
乞余作序余卒業焉蓬山瑤圃寧滋凡卉哉余

他日再遊天日且以通家刺謁王侯幣賓主之
歡必不避去續寓僧受筇故事也一笑時縣尉
某君廣文某君某君諸生某某等將持束帛爲
王侯賀而稽手於余言敬爲序次之如此

贈澄所陳使君受代還朝序

木於天地間齒于五材其利民生裕國計至切
而爲物至巨長養于山林原隰廣莫之野而聚
於通都大邑非商莫能通之通而不受之以節
將惟力是視惟便是走機智生而爭亂作而通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二十一

者且終于塞先王知其然設關以議之定額以
征之令不得恣往來而聽于官非止利其所入
以佐司農水衡一日之急陽攝利權陰戢亂萌
庶幾常通而不至於塞云爾計天下材木之饒
北則集大江而南則集錢唐集大江者居天下
十之八九故一稅于荆再稅于蕪湖而于法尤
寬其集錢唐者視大江不能五之一稅之杭足
矣杭之關二司空郎所主者曰南關法俱滿基
而代賢者之恩不能有餘而不肖者之怨不能

不足制實使然不能奪羣商之是非於心而掩恩怨於口以故君子畏之癸卯夏五月雲間陳使君來雲間去武林三百里鄉士大夫質行易於相聞陳君家風長者又才敏清白未至而羣商跂踵望之曰是必能蘇我陳君既視事政以寬爲劑稅以衷爲率不期取贏商者帖然樂輸恐後木益大集比春至水涸木少或勸議加而君守其寬自若晨起坐堂皇受事曲直和顏聽之黠者不能逞辯訥者亦得伸辭反復勸諭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三

行以後償爲媿矣往深山之民或伐木作室而仇者以告公差一出膏脂立盡君曰彼伐木作室未嘗通商豈在稅例答而逐之已復代爲報稅君笑曰此故伐木作室而仇之者巧爲計耳復答而逐之自是技窮而伐木作室者安然無恐矣城中水道淺澀如溝舟筏往來多阻君嚴其法令舟無重載魚貫而行木筏停滯有罰水道自此常通矣公署之在水口者廢置闕與橋之就圯者君皆出俸錢葺之不以煩公家他瑣屑凡便于商民者無不勸爲之蓋余前後所得於商民之口者大都若此而不足盡陳君于關也關又不足盡陳君也始陳君之入境也以師之師見推首辱于旄焉坐定語心道故寬然長者長者而潔廉治辨誠而合之才其何難於關政哉蓋利權之所在其首善莫若清然易至于苛刻苛刻則下不附持已以冰霜而庇人以雨露君也兼之故宜商民之依依歸德不忍其去也哉今主上聖明一旦憬悟收回析利中涓海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三

內曠然保其生聚而又得人如陳君者共操天下之利權民力常寬而不盡以不失先王設關征商之雅意六府修玉燭調不可倚俟乎陳君往矣陳君才器通敏如利劍之割而本之以誠心其何施不可何官不效施常在焉君其勗諸於是商某等德君無已業貌君像尸而祝之矣復走余乞文贈君之行余故樂書陳君之事使之彰灼令繼陳君而來者賢者式不肖者媿裨益關政不細則商民之意又不獨華陳君今日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三

之行也已迺受簡而序之如此

快雪堂集卷之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壽文

臺山頌

南大冢宰陸公今年滿七十二月朔日爲公嶽降之辰公之從子基仁將捧一觴躬拜白下以某年家未屬受公知最深索一言爲藉敬賦臺山頌以獻其辭曰

我我臺山峙於西北如五青蓮真丹第一不數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一

岱華終南太乙時現化城純黃金色萬菩薩衆圍繞出沒中有大人名曰善德佛勅任持乘師乘拂法音如雷盲聾不識公時相從遊戲金碧利塵沙界等一願力或天或人現順現逆興慈運悲凡聖莫測嘉靖聖皇利見中國龍飛十年公生南服當湖之陸種族第一少掇巍科長領銓職赤子之愛鴈鴈之擊如鏡斯懸如矢斯直朝推清通士仰冰瓊惟公道大才復激射一節以趨時見時惕安車屢徵以至槐棘公遊娑婆

如處淨域利衰毀譽空中鳥跡饑食渴飲佛事
建立護佛法僧眼目腰脊如韋馱天無有休息
公佐天子余偶木石如雲與泥公書屢及欲文
溝斷青黃赫奕我不敢當公意淵塞別公至今
三閱春色問公之年已滿七袞上方用公股肱
羽翼將自留都入總庶績公顏如丹公心惟赤
其挽銀河洗天浴日願公住世自百至億爲大
城塹興人利益從子基仁捧觴壽公我頌臺山
以美形容頌聲鏗鏘如撞大鐘如泉湧地如橐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三

出風萬菩薩聞如空合空歡喜讚歎至於無窮

壽了凡先生七十序

今天下疇不知了凡先生哉先生窮年兀兀手
一編研討不休自青齡至皓首無他嗜好人有
問者倒囊引繩必令心開意解手足舞蹈而後
已故載酒問字者屢滿戶外則伊吾之士知有
先生先生自少留心用世凡兵戎水利安危大
計考古証今逢人則問有得則記嘗見先生掌
大簿蹄積之囊箱者無筭咨詢偶及抽檢指畫

歷而不窮故挾策請纆者趾錯庭下則經濟之
士知有先生先生於九流諸家無所不窺尤選
於醫即點化黃白枕中石函之祕世儒所云捕
風捉影不可希冀萬分一者而先生以爲必有
卽試之而敗不較故挾數術者入幕頗多則
方外之士知有先生先生之學淵源晚歸竺乾
惟是三藏顯密之旨五經四書之祕一一精探
之禪觀誦持日有定課雖服官臨民百冗交集
未嘗廢也雖稻麻竹葦世所指目以爲瓦民校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三

刺卽入未嘗忽也故巢林入廬者分坐頗衆則
涵黃之士知有先生然此猶方內耳先生嘗乘
傳佐兵事於朝鮮韜略信義爲外夷所服雖中
道罷歸其功不顯而至今故部曲猶能疊疊談
之卽海東諸夷亦知有先生所慨天下皆知有
先生而先生竟不爲天下用其仁心惠政僅試
於寶坻一邑而已顏氏之言曰夫子之道大故
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余於先生亦云今海內人士賢先生者無異辭

獨縉紳大夫間似有不齊之口先生竟以此窮於遇儒稱定命佛語宿緣先生且柰之何哉然能窮先生於時不能窮先生於道漢而下道術裂而爲三先生能一之著書監義爲後學所宗蓋天將以萬世本鐸寄之先生故嚮其用以就其無用之用則先生益不用於人而用於天疇謂先生不大用哉先生家不富而喜施且甚行其仁心而非以博福田利益一歲之間所捐不下數十百石飯僧居其七而族屬親友居其三

快雪堂集

卷之六

四

先生曰飯僧以續佛慧命吾故急焉或謂是不當後族屬親友耶先生不知也今年先生春秋滿七十矣而十二月之十一日其懸弧之辰也余自庚午附籍先生三十餘年受教爲多余初束教未盡許竺乾氏醯醢之覆先生實發之袖中一瓣香宜爲先生祝願以天寒歲暮憚於遠悼不及手百年之觴從賓遊之末余竊自恕幸因先生族子祚熙輩遠來乞文遂叙其終始如此其張之壁以請正於四方之來者

壽鹿門先生九十序

鹿門先生生前余幾四十年所余垂髫時先生業以才名籍甚宇內卽執鞭願之比壯以翰林吉士予告始識先生於湖上時先生解大名備兵使者歸已二十五年矣先生狀貌奇偉神氣燁燁爲人撲直通敏洞見底裡喜談文藝疊疊不休余亦自喜得當先生恨相見晚已余補編修分考癸未禮闈而先生之仲子水部君國縉出余門蓋自是先生與余稱通家往來無間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五

矣而余因得習先生云國朝制舉名家推轂震澤毘陵而下三四公先生嗣起名與相埒實旗鼓鉛槧士然先生又工古文辭嘗曰司馬遷而下有歐陽子歐陽子而下有茅子自負蓋不細已而天下亦交口許之或謂先生善文未必善吏而先生令青陽丹徒俱有異績其在丹徒時方赤旱隣境相戒閉糴穀涌貴先生檄解之因條上救荒方略大都師林輩遺法而通以時宜當事亟報可下所屬通行如丹徒令指境內外

所全活甚衆中丞直指疏江南有司救荒異等
者以聞先生爲舉首擢郎儀制調吏部之稽勲
知先生者且期其旦暮大用銓敘羣品屬貴溪
相怒蒙宰唐公不附已而逐之并逐唐公所知
者於是先生謫判廣平無何量移南車駕調精
膳尋擢僉粵西憲時督府應公櫟實知先生檄
署府江道府江在萬山中與猺獞隣間出劫略
橫甚至賊陽朔令督府方議大征屬先生兵事
先生持不可曰兵南夷莫善雕勦大征爲下雕
快雪堂集 卷之六 六

而構之執政衡先生次骨授意按臣某時先生
離粵西且二歲以微文法論罷掩功爲非公論
惜之而先生意自如先生文章足以炳天壤高
不朽子若孫俱賢且才足以嗣竹箭振家聲優
游林泉幾五十年而未艾所得顧不多歟先生
春秋今且九十雙眸炯炯能辨蠅頭細書對客
奕爭勝累十數局不告休余近歲候先生於璉
水晨卧未興而先生憑小奚肩視客者卅先生
精力強固卽不減壯夫寧論壽已先生孤辰在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七

勦者師倏出入剪止渠魁而敵不驚如雕之搏
兔然大征必多用師師不時集賊易爲備且燎
原之火玉石難分多殺以冒功賞仁者不爲爲
擘畫利害甚悉應公悟惟先生所爲受事三月
而成功先生敘升二級於是先生又以善兵聞
矣已先生移節大名爲備兵副使奉新例提兵
若干阨倒馬關備虜虜憚先生威名迄無敢犯
者然先生爲人坦直終不能事權貴人竟以此
蹶其在留都也執政之私人某者啗先生以事

七月而水部君以使事暫依于舍乃涓吉春仲
率子姓兄弟稱觴焉豫嘉事禮也諸壽先生者
或稱先生厚德長才小試而大殺其有餘者在
先生宜壽或又稱先生晚而重聽神明之官僅
後其一又時從方外異人授長生之訣宜壽余
曰不然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者天以壽報之
且福其子孫先生丹徒荒政所全活何止千萬
計粵右挽大征爲雕勦視多殺冒功所全活又
何止千萬計此宜先生百齡不衰而子若孫綿

綿代興也余竊謂造物者厚先生在此不在彼
廼序次其言以質於先生先生幸教之

壽開府劉公四十序

我皇上神明英斷總攬威福遠方民瘼及廷臣
材品如燭照數計不失尺寸故事廷推卿佐及
督撫以上主爵者採公論疏二人名以請上所
點用多屬首名二三年來率正陪雜黜以示不
測先是吳浙之民譟而訐攻大家吳興尤甚延
禍儒臣有司不能誰何匹婦之冤上聞皇上赫
快雪堂集 卷之六 八

然盛怒逮治直指使者而中丞王公亦坐免歸
於是撫浙稱至難矣而劉公以奉常貳負器望
最著廷推公爲副上特簡用公公先郎主爵持
衡不阿諸中人多公鄉曲請托不至門庭如水
有廉直聲先後主爵者俱受謫逐去公獨完且
漸敘崇臚故公望實隆茂有以致之而吾浙尤
喜得公士大夫曰劉公來吾族屬安矣小民曰
劉公來吾生矣郡邑賢有司曰劉公來吾可以
行吾志而無中搖矣下車之日物情欣欣如旱

初雨如涔初霽又如游子久客還鄉乍見父母
蓋公未嘗行一事布一令而已然况自今而後
天子或假公歲月未遂奪公以北令公得展其
意之所欲爲將吏必賢兵食必裕方今倭夷效
款海波安瀾萬萬不足勤上慮卽如一旦有事
公在浙屹如萬里長城縛名王築京觀可倚而
俟寧足憂哉公受事未踰月親御輅車巡行海
徼往返幾二千里甲仗間整旗幟精明沿海大
小文武吏荷戈綰銅之倫瞻公德儀服公教令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九

咸洗心滌慮踴躍以待折衝莫敢不肅故事防
海將領獲一倭船及首虜一級以上功賞如格
主者希功賞不已而夷船貿易者俱挾兵仗自
衛不加詰問卽非真倭輒執錄之無幸免者以
爲常於是溫州獲一夷船生禽且三十人致之
公公先閉譯者他室令譯其語琉球人也公曰
焉有非真倭而可以冒功賞欺朝廷耶命亟審
且爲之地公真仁者不忍于無罪之夷而况于
吾民况於吾民中稱士類者耶彼陽示風力收

搏擊名真非長者是不一輩而民風日刁日薄將至大壞卽如吾浙非公來亟宣上德意與而緝之狂瀾不終倒耶余是以知公之有造于吾浙者最深且大而頌皇上之明不休也公弱冠登仕未四十至開府公之兄復齋先生詞館宿望旦暮爰立兄弟鼎貴而兩尊人尚無恙父柱峯先生以河南憲僉勇退逍遙林下餘三十年耳聰目明壽祺未艾去冬復齋先生三品滿考加恩兩尊人而公開府新簡亦同此時綸寶在快雪堂集

卷之六

十

堂金緋交戶一時父子兄弟可謂極人間之榮矣人稱王峯先生孝友恭謹以此教於家公兄弟最似之鄉閭式服擬於漢萬石君余以詞林末屬事復齋先生久良然茲又以休沐之便幸望公于榮戟之下氣莊而語和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蓋源遠則流長劉氏福澤與公之勲伐詎可量哉是月之初十日爲公四十岳降之辰鄉大夫某公而下將以一觴祝公而屬某爲之辭遂敘次其說如此公幸進而教之

壽于見素先生六十序

見素先生余門人比部郎中甫之父也先生同生四人兩登進士爲美官先生最長屢上春官不得志數矣鬱鬱不得志而中甫之出余門年始弱冠耳挹披注茲故有之耶中甫雖少年然性峭直不受汶汶於是非可不一無所借而先生素以長厚聞宜以爲憂余每遺中甫書令少利鋒穎勿爲忤時以憂尊大人戒諭頗至而中甫如勿聞也者余竊疑之先生故善余後以中甫故善余益至然余實未能窺先生之志也會中甫移疾歸余以庚寅冬扁舟訪先生父子留連數日脩聞先生議論而因事先生之志蓋先生辨別君子小人界限甚明而語甚快嘗耳語余曰某人也余甚厚期之意其敗至此某人也余故疑之兒輩不語言竟何如若先生者豈徒以長厚善世而中無決擇者哉黃河萬里始於崑崙有先生故宜有中甫也當今泰道將升君子漸用賢如中甫卽當羽儀清時爲吾道光先

快雪堂集

卷之六

十一

生之志不得自伸於世伸之子已今年二月
日爲先生六十縣弧之辰中甫且率其弟若子
姓以次而觴先生惟時春物漸熙和風拂席接
膝簪綬觸目琳瑯先生怡然於上顧不樂歎時
余方有桐川之役不能如期綴賀客之末敢因
丁生長孺之行附至斯言以代束帛云尔

壽廉石先生八十小序

廉石先生雲間陳仲淳之父仲淳爲諸生時余
嘗識婁水相公坐上見其文藻橫溢氣韻冲淡
快雪堂集 卷之六 十二

業以異之後乃聞其棄諸生而養父父亦瀟然
安其養此豈流俗父子哉夫人情趨榮不減蛾
之赴燭苦力不足耳孰有盛年妙才名滿天下
而蟬蛻聲華望陰息影者卽不可得之於仕宦
况經生耶或其身之可勉耳而又使其親之安
之無幾微見於顏面屢空宴如吾是以知爲仲
淳固難爲之父者尤難也余與仲淳別久矣已
亥夏四月之廿有三日泊舟長蕩菰蘆中與包
襲明相值過余啜廟後新岍歡然移日襲明最

善仲淳言廉石先生以此月四日春秋八十而
仲淳稱觴期乃在又月取增益中重之義子既
知仲淳既惠之一言立趣屈筆乃屏紛雜以數
語授之倉卒無思不足當仲淳父子一笑也

奉祝枉峯翁劉老先榮壽八袞序

今開府任丘劉公用齋蒞吾浙凡六年所嚶咻
振刷恩威並用將吏宣力士民欣戴盜賊衰息
海波宴如天子嘉公績晉副都御史撫浙如故
又二年所而公日夜念其兩尊人不休亟思引
快雪堂集 卷之六 十三

歸承歡膝下有如饑渴至屢勤請告天子不許
主爵者以公勞績久著當入爲卿貳廷推至再
而明旨不下惟時鑛稅諸役興使者旁午我東
南民力幾至大困賴公調停鎮攝以有一日之
安我東南不可一日少公而天子亦委公以浙
欲盡其用不驟召公意蓋兩相成已公之尊人
爲枉峯先生起家進士僉中州臬以歸與其配
章淑人偕老無恙明年辛丑且並躋八十正月
上日爲先生懸弧之辰於是公心益怍怍動而

公之兄掌詹復齋先生久於三品至九載考績亦詞林故事所無復齋先生之念歸而奉兩尊人歡不減公也而俱不得然余聞之公家距京師數日程兩尊人或間歲一乘安車就復齋先生養於邸舍視公六年違養誠大苦矣於時侍御靈壽馬公宛陵葉公俱以繡衣持斧使者在浙於公有協恭之誼悉公之苦時時慰解公且念通家世契當遙奉一觴於柱峯先生前手疏徵余言以薦余幸以詞林後進事復齋先生而

伉直忤時歸優游林下踰三十年位不副望名不實實人共惜先生之用未竟而造物者陰以兩嗣公之大用報之退乾西北退坤西南而六子用事六子之用非乾坤之用乎今復齋先生業以詞林耆碩旦暮大拜酌調元氣以壽天下而公在江南著保釐之績民無天札物無疵癘置我江南于壽域以其壽江南壽天下者還而壽兩尊人和順萃於一門而吉祥并於一氏以此稱觴不已侈與然先生所以自壽者又有在也余聞先生進不欣欣退不戚戚在官則勤其事在鄉則美其俗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約取嗇受以全天和靜而不喧通而不流天損人益俱所不受而章淑人稱竝德此其于壽寧俟熊經鳥申吐納存想而後得哉卽由此進而九十進而百齡而兩嗣公同享大年戲綵膝下孫枝繩繩庭階爛然蓋可倚而俟哉今說者徒以復齋先生泊公同在顯位而及奉八十老親爲先生父子兄弟艷淺矣淺矣遂敘次其說以復馬公

葉公而進觴於先生

壽齊王孫虹津先生五十序

自昔三五親賢並用內藉夾輔外資藩屏盛矣
晚近雖禁防少密而朱虛東牟之勛伐向歆父
子之文章亦自珥琅寰寓不可磨滅嘗閱趙宋
賢書宗姓登名者不下十二當其時亦大得宗
賢之用矣夫立賢無方殷代芳躅誠不可以天
潢抑庶姓何至使睦族聯宗之誼與遴賢拔俊
之明互奪並妨如今日之於宗藩者可嘆也方

快雪堂集

卷之六

十六

今宗藩遍宇內自親郡王將軍中尉而下率安
坐食祿無所事事其間豈乏上才至忠俱以例
禁錮不得效一割之用徒老聖世賢者惟有讀
書樂善自娛適耳余在南都所聞齊王孫虹津
公者誼至高持已端事親孝居父喪哀毀如禮
母夫人病齋戒露禱願以身代湯藥糜飲躬調
以進不解帶者浹月祖姑孀居迎養於家二十
年既卒喪葬備禮隆事諸父嘒嘒庭階撫二幼
弟延師課教爲營婚聘娶婦稍植業乃令析居

二弟德公事之如父其內行淳備如此公爲人

個儻好義樂親士大夫及下白屋族里單寒者
以急授公無不倒囊力濟全活頗衆而不言德
自處淡如所居虹橋卽先朝賜地累世堂構在
焉公闢地爲園藝花種竹築一室坐卧其中觀
時鳥變聲游鱗撥刺以爲欣樂客至則洗爵割
鮮絲竹雜奏卜夜徵歡或至達旦以故得好客
名若公者所稱讀書樂善自娛適者非耶使公
生於前代以彼其才必至柄用典兵治郡勛猷

快雪堂集

卷之六

十七

炳然又焉得今日之樂而樂之公之始祖爲高
皇帝七皇子其冊若曰小子某受茲青社王爾
千齊惟是淄青竝海爾實賦之以藩衛帝室敬
之哉後雖不能保其封爵以沒而得以樂土貽
子孫至于今耕田鑿井與六代遺民沐浴清化
則先世之式穀亦遠矣哉然則公之享有今日
之樂未爲不幸特爲國家長計則不如解除禁
網使宗室之英比于白屋釋其樂以憂國家之
憂比隆三五將在于茲而未敢必也於時虹津

公春秋五十矣是月十有九日爲公縣弧之辰
公之次胤尚忠介余友程方平謁請一言藉手
祝公壽余觀尚忠恂恂儒雅言動不苟秀眉隆
準不愧高帝子孫此足徵公家教又嘉尚忠不
遠求神芝靈桃西王母之絳靈以爲親壽而有
當于無用之文則其氣品又似有加于儕偶者
乃諏公平生爲拈讀書樂善自娛適之旨以請
正于公公年始五十由此至百年甫半公之樂
善自娛尚未有艾卽自古英奇遇合之士以助
快雪堂集

卷之六

八

名終克享園亭賓客之樂者屈指無幾而悔吝
者皆是以公較之孰得孰失公當自辨之矣

壽淮府儀賓心源呂季公八十序

語溪蓋有三呂先生云長太僕丞養心公次泰
興令雅山公而心源公其季尚南城郡主稱儀
賓于淮府已乃奉例辭祿歸太僕泰興兩公俱
慷慨任俠敦交道海內人士過語溪者歸之如
流水而季公以謹厚頽然其間三呂先生之名
由此起太僕公幼女字余次兒鵷雛時太僕公

已七十餘尋捐館舍又十餘年始克成禮余竟
未獲躬事太僕公而泰興與季公則時時共杯
酒接殷勤之歡無何泰興公亦化爲異物有芳
園草木無色又十餘年獨季公蕭然爲舉靈光
耳余每見季公未嘗不嘆想太僕泰興兩公之
風烈若存而羨季公之壽康也季公以明歲滿
八十而親戚朋舊之情欲舉大慶于今歲豫吉
事禮也於是三月廿有七日爲季公縣弧之辰
吾兒鵷雛且率其婦稱觴焉而問所以壽季公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九

于余余曰天地之道一動一靜而靜者難毀一
剛一柔而柔者常存存人之道一巧一拙而拙者
寡弊三呂先生俱盛德懿行爲語溪鄉士冠冕
而以其人品心術微細揣量則季公近靜近柔
近拙老聃致慨於舌存莊生發嘆於散木良有
以也且微獨壽筭卽以其子嗣之有無多寡難
易之間計之季公之遇過其二兄遠矣季公長
器文學君明三禮積學待舉旦暮翻飛而其仲
嗣泰興公孫枝竝茂此故南城王樛木葛藟之

化有以致之而季公刑家昌胤詒厥有自又安可謚哉今季公年垂八十視履神明不哀應酬揖讓于價价之間不減壯夫余知季公之年當度百歲未艾因錄靜柔拙三語授鵠兒張之壁以正於季公季公慨然相肯否

壽大司禮三河東瀛孫公六十序

三河孫公之以織造臨江南也蓋前後十餘年所矣公藉先帝舊勞侍今上潛邸比龍飛以高資晉司禮貴在日月之際旦夕柄用稱第一人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三

仰贊機務此其勢何能久外而江南人安公卽旦夕有不能捨公者迺公亦遂安江南竟忘乎內之需已切而外之不可以久也孳孳奉職且好行其德不休比歲江以南大水油禾黍盡爲波臣之祿民饑死者相望而杭城尤甚公具疏言狀上爲動容至允撫臣按臣之請不吝蠲租發粟予元元旦夕之命公實啟之功最大而公意未已也饑者粥之病者藥之死者槥之不及槥者埋之凡可以助有司之不給而廣部使

者之仁政無不勸爲之如谷出風如海吞流無有疲厭謔公所謂仁者非耶不寧惟是凡杭之琳宮勝剎如靈隱淨慈已下仁祠舊跡如岳廟孤山堤已下朝尚瓦礫莫而彫新矣莫尚草萊朝而金碧矣耳目所經心思所及廢者舉頽者葺鎔銖之俸不以自私而亦未嘗有德色于山川之靈蓋公之好施謙讓不伐類如此今年五月之某日爲公六十縣弧之辰大方伯吳公傳公按察使蔡公欲舉一觴祝公而徵言于不佞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三

豈以不佞嘗承乏載筆今雖踰伏中林或能修舊業以揚公盛美乎謝未能也雖然公之所以德此一方民與此一方民之所以德公而歌呼稱頌願公之壽千百而未已者則熟聞之矣况三天夫授之簡而敢嘿嘿乎竊計君子之壽公與小人異而人之壽公與公之自壽又異小人見目前易爲德耳曰公實好我吾儕小人飲食必祝願公嘗居此美哉湖山足以娛公舉觴觴公願公無捨我去君子則否曰公賢者宜輔大

政績造一職江南一方何足以煩公况公年已六十春秋高矣上卽及時用公豈可謂早耶舉觴觴公願公健七加食俟之而已人之壽公者不出前二種至公之自壽則不然上恩無涯吾力有限吾頂踵皆上所陶鑄上卽不我棄內外惟命況有形必盡卽千萬年無恙而猶夫蚩蚩之生何以壽爲然則聖賢之所謂壽者蓋有道焉而公知之矣是公之所以自壽者也敢因三

大夫以請正於公公其以爲然乎否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三

壽勅使東瀛孫公榮壽七表序

昔觀史天宮有大悲菩薩過去世時已親近十方微塵數諸佛諸漏已盡得無生忍洞觀十方國土衆生猶如掌中觀菴摩羅果悉知悉見拔苦與樂誓願無盡與虛空等應身無數有如月輪影現世間於是菩薩應身之一在支那國東海中有仙嶼焉名曰瀛洲與蓬萊方丈實相映帶黃金爲堂白玉爲階諸莊嚴具悉是七寶其地常春不寒不熱其人常壽不饑不老琪樹珍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三

禽在在充滿飛行坐卧游戲自在此仙人者雖處仙樂常在禪定猶如蓮華不著水際羣仙所宗推之爲長此仙人者復有應身之一在東震旦生於幽燕長于宮掖厥職司禮絲綸所出厥號東瀛居士以宿願力雖處王宮不染榮貴以方便救濟衆苦成就功德猶如虛空無有疲厭震旦國中東南海際有地曰杭曰蘇及常湖等七郡實爲樂土山川秀美財賦所聚琳宮佛宇充滿其中公于此地有大因緣今上萬曆飛龍之初公奉勅督理織造始來江南又數年天子思公召還無何復念織造事重而善厥職竟無有如公者於是公再奉勅行公視江南如家視七郡之民如赤子視七郡大小吏如兄弟手足視七郡錢穀如身膏血樽節愛養無所不至今足辦上供而止而又以其暇日登眺湖山片其餘俸點綴佳勝琳宮佛宇金碧一新所在僧徒瞻依彌切蓋不減給孤抵夜矣二三年間上念財用艱難思闢天地之藏廣市舶之稅中使

之出歲不下十人而吾浙二焉微公苦心蒿目
與當事諸大吏委曲調停將肘腋之變叵測安
得冥然食土之毛耶而三吳稅務上卽以煩公
公經畫便宜與民休息三吳之間不知有稅務
今荆楚齊魯未免騷然至勤當寧憂念而後知
江南之民之幸也蓋江南之民無日不祝公願
公益筭至于千萬而常娛樂于江南江南之僧
徒佛民亦無日不祝公願公益筭至于千萬而
常獲大法江南之縉紳先生亦無日不祝公願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三十一
公益筭至于千萬而常得同事以共分天子之
憂然則公壽寧有窮耶真實居士曰公宿因際
厚願力廣大卽此土一應身中利益有情無窮
無盡而緣在江南水清月現一隅之事耳至公
仙嶼之身天宮之身所謂不動道場與刹那際
而遍歷河沙刹土大作佛事此其勝利海墨書
而不盡豈一隅之智所能測識耶於是莫不驚
怖其言猶河漢無極而德園居士緯真道人獨
信之以爲真實語命次其言爲序附以詩歌而

壽公焉

壽沈志堂尊太翁六十序

人之所期於世而囂然與造物爭者三富貴壽
孝子孫貧則期富富而不免于賤則又期貴富
矣貴矣而或奪于筭不延于子若孫卽富貴何
爲故又期于壽孝子孫期而得則樂期而失則
憂兼期而兼得則樂兼期而不兼得則憂無論
不兼得或盡失之則又大憂然是數者得之數
常十一失之數常十九至于兼得則千萬人中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三十一
或有一焉則樂者常少而憂者常多其樂而不
能兼者則樂之日常少而憂之日又常多舉世
後役焉如是而已矣卽千萬年以生亦所謂天
之戮民況不及百年耶余嘗以此評天下而知
真能壽之難也吾聖人不云乎貧而樂富而好
禮夫貧而樂則其樂不在聲色玉帛可知富而
好禮則勢利濃郁必其所不好以此示子孫子
孫必賢以此享壽考則爲仁者而不爲得失憂
樂所纏縛如此人者逍遙于一世而其中曠然

無所期富貴不爲幸貧賤無不可此所謂真能
壽者歟而長溪沈翁志堂先生其人也先生余
年家父行而余仲女實婦先生之諸孫鳳以年
以親契莫加焉今年先生春秋六十矣而仲冬
之廿有六日其縣弧之辰也鳳且乞余言藉手
百年之觴爲先生祝余事先生幾三十年所知
先生特深先生承父兄之緒享素封之業讀書
好古不聞門外事有子而才幾奮飛者再矣而
奪于意外人咸爲先生不平而先生怡然自若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五十六

壽文

是非以不兼致憾于造物而與之爭者蓋樂且
好禮之說先生固早聞于父若兄而服習之者
素矣其真能自壽而超于常情得失憂樂之外
者歟先生之壽自今進之七十八十而躋百年
無難人定勝天先生之子若孫終當聯翩霄漢
稱觴膝下無已而鳳與焉余也岡陵竹柏之頌
自今日始矣敬序次其語屬鳳張諸先生之壁

壽表姨夫唐君致和五十序

余自壬申歲納繼室于杭至今二十餘年蓋居

杭者十之六七以故於杭之姻戚最爲款狎杭
俗習繁華悅親戚往來之禮甚薄而可繼相見
歡然余之安于杭豈徒以湖山哉余婦中表董
氏爲盛董氏姑姊妹如干人而余婦所最善者
無如適唐氏姨姨年稍長余婦姊事之不減同
氣其未適唐氏前每相過必留止同寢相對飲
食治女紅或至半月十日以爲常歡娛憂戚此
兩人無不互知之余婦在長安邸中與姨相隔
絕者歷歲而始聞其歸唐所天仲氏名致和會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五十七

余請告歸此兩人復相見歡好如初而余因得
從仲氏游處仲氏善余蓋不減姨之善余婦也
而姨每過余婦仲氏必趣之亟歸無已則一宿
而止不能同寢食無間如昔年矣仲氏享素封
而爲人質朴義豐貌古與之言呐呐然如不出
諸口里族稱其篤行前室所生子事母各煦煦
溫謹不異親出所娶婦事姑亦如之一門之內
和氣藹然余婦每過唐氏歸必讚賞彌日固姨
之慈令有以致之而仲氏之能裊身刑家可以

相見余甚重之於是仲氏始滿五十而新正之
三日爲其縣弧之辰余方守官南都不能從親
黨後捧百年之觴爲仲氏祝此中所有惟鍾山
雲氣與大江之波濤差爲巨麗又不堪似人餘
物則仲氏所有其何以壽仲氏乃就婦謀之婦
曰仲氏夫婦所最欲得者子之一言今時主矣
子何不早命墨卿而濡忍爲余歎仲氏夫婦家
溫子孝善積慶餘其福履蓋未有艾今始五十
年耳後五十年唐氏子孫必且纍纍金紫稱杭
快雪堂集 卷之六 天 壽文

壽敖封翁年伯八十序

蓋敖翁有子曰檢討君與不佞禎同舉萬曆丁
丑進士試禮部政俱受詔讀書翰林無何不佞
禎予告歸而檢討君方以文學高等備法從直
史館又三年而不佞禎始出從檢討君游也檢
討君既服官於朝而敖翁亦以上恩被一命于

鄉稱敖封君矣檢討君性真素遂名理卽一時
謔浪語若轉九折薪莫可致詰而獨不佞禎或
時出偏師攻之各以堅白鳴勿下也檢討君於
其鄉先輩最重新建鄧公服其議論每謂不佞
禎曰吾自見鄧公而始知有性命之學鄧公實
教我吾每思鄧公則媿幾欲汗下吾見天下人
不能多顧師則若人友或吾子矣不佞禎汗漫
無當且虞以大瓠受嗤于世而檢討君獨不我
鄙引爲臭味卽不佞禎且欣欣于無何有之鄉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五九

廣莫之野而自解于世則傲寵檢討君矣且
也性命何物夫蓋謂之天輿謂之地燭謂之日
月形者形色者色生且歿于大塊間者謂之萬
物而人在其中各自私其生而自遂其好不歸
利厚則歸名高汨汨百年息肩坏土如是止矣
驟而語性命誰爲聽之而檢討君獨能甘無味
聽無聲屈舉世自私自遂之習而求之性命勤
勤焉且擇師若友而通其學此其人視以六尺
爲桎梏百年爲蒿矢而終不悟者賢不肖何如

哉於是不佞禎與檢討君相昕夕者且滿歲會
夏四月天子修故事冊封宗藩擇文學侍從之
臣持節以往而檢討君次當行得楚之岷藩行
有日矣乃過不佞禎而言別且請曰某有父年
七十八矣某幸竣使事當得請假卧里中又二
年家大人滿八袞且稱觴焉惟吾子知某實深
願乞一言之惠以藉手於是不佞禎曰而翁卽
吾翁況吾子有命敢以不文辭夫人子之身親
所出也故身貴親顯身賤親晦今吾子之貴幸

快雪堂集

卷之六

手

而及親卽海內薦紳大夫與吾子錯趾于朝者
莫不知有封翁榮名不經而走況封翁通德獨
行爲鄉閭所稱卽大布脫粟有以自貴培根濟
源以有吾子吾子今者厭承明懷故土錦衣持
節而就子舍衣斑爛拜舞膝前手一觴敬問尊
大人無恙可不謂極榮上願哉吾子勉之矣于
是檢討君起而謝曰以某得幸于吾子吾子脫
之一言以壽老親而不出世俗人之口吻卽烏
覩相知深哉某也不敢聞教願吾子之進之也

不佞禎笑曰吾何言哉吾何言哉夫世之善祝
者至詩人止矣乃所謂竹苞松茂日升月恒如
岡如陵云云者皆形容之語咫尺之辭率未有
蹈乎大方得其實際者吾子誠不欲以世俗之
壽壽其親則一觴爲贅吾且爲吾子進之夫富
貴何之乎百年已耳榮名何之乎千秋萬歲已
耳吾子試反而求之靈明不壞之心亦何始何
終乎夫靈明不壞之心真心也悟之則賢證之
則聖已爲聖賢且成其親爲聖賢之父如尼山

快雪堂集

卷之六

圭

之于鄒大夫豈不善哉吾子清機深器而此其
歸且得朝夕請益鄧公卽切磋究之大悟不難
吾子勉之矣于是檢討君蹶然起曰某不敏願
奉吾子之教遂錄其說授檢討君以爲封翁壽

壽廿年伯封公六十序

先生有子曰甘子開與不佞同讀中祕書相得
驩甚不佞齒視子開稍長子開才致非不佞所
敢望計子開必留爲文學侍從之臣無疑會時
宰奪情事起子開及沈君典二三輩非之至憐

慨流涕子開疏且具屬鄒爾瞻疏先入以後事
托子開子開乃止而周旋爾瞻之事微天幸爾
瞻得不死而其事遂徹于時宰已君典不佞相
繼請告子開亦出爲御史爲御史暮年遷福建
按察司僉事以病乞歸歸再歲時宰公論白
爾瞻自戎伍超拜諫官而海內自此有甘子開
矣又數年子開用薦起補吾浙之按察僉事時
不佞以先人艱居里甫復除而子開至至數月
始相見西湖之上計別子開時爲己卯春迄今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三

已八改歲不佞兩鬢如雪者半子開髭鬚視昔
稍多神明瀟灑不減而其氣則益堅且沈矣各
相慰藉久之因起問太公無恙子開因請曰不
肖之得從吾子遊且有今日之見家尊人之教
也家尊人明歲滿六十而不肖卑棲海東不能
躬一觴爲壽願微寵吾子之一言矣不佞于子
開誼良厚而翁吾翁安得以不文辭蓋先生父
曰惠州守晚而得先生先生少慧七歲能通周
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大義比長聞致良

知之說于鄒文莊漸有悟入爲諸生甚有聲而
試于鄉三輒不售惠州以清白遺先生而同祖
子姓有二豎者僞爲券爭先世遺產有司燭其
詐且加之法先生頓首請二豎誠詐然甚貧願
稍捐資助之有司賢其言二豎亦愧悔罷訟會
御兒者爲二豎之家所構殺人謂先生且乘此
報復先生嘆曰吾御兒實自經也命具畚鍤自
瘞之人以此益多先生稱先生長者其他篤行
大都稱是蓋有子開故宜有先生也先生雖服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三

國章瀟然布素晚營菟裘左圖右書雜植花卉
歲不一二出生平尤好兩司馬文李杜詩意所
甚適輒手錄之至所撰詠自出新意不襲古人
所謂修詞立誠者耶先生之配歐陽孺人早卒
遂不再娶曰吾不忍負逝者而困兩兒先生以
獻歲仲春滿六十而其所生母林亦八十有三
白頭母子爲庭帷之瑞而子開嚮用方始由此
歷光要光竹素以廣先生之教而爲先生榮先
生且賦抑之詩而爲子開終一觴也

卷終

快雪堂集卷之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壽序

壽鄒母羅太夫人六十序

夫鄒君之得歸而奉太夫人稱觴也豈可謂
非天哉方鄒君伏

闕時豈斷有太夫人卽太夫人豈斷有鄒君迺
今則太夫人有鄒君鄒君有太夫人矣夫太

夫人不斷有鄒君而今有鄒君鄒君不斷有

快雪堂集 卷之七

太夫人而今有太夫人是天以鄒君太夫人
交相賜也故曰天也甘應溥云鄒君弱冠而
舉於鄉未及計偕而慈父見背以太夫人教
有今日太夫人可謂有子矣而鄒君可謂能
子矣予聞之記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也故禮孝子不服闇不登危在醜不
爭不許友以死蓋其慎也而曾參啓手則幸
之子春傷足則憂之至今以爲美譚迺鄒君
出萬死不顧一生而重爲太夫人憂夫乃與

快雪堂集

卷之七

之言也左乎是不然言固各有當也夫不曰
戰陣無勇事君不忠非孝乎故李令伯不可
謂不孝也而偽朝一言學者至今羞稱之言
固各有當也夫何足以病鄒君卽如依回突
梯以叨升斗甚而效鳴吠之伎逞搏擊之能
以當重人而染指卿相烜赫矣而更佐之以
喬松之術俾千萬年無灰而嘗奉其親烏覩
能子父母而子若子亦烏覩有子迺所云身
體髮膚豈徒塊然者耶必有所以君之莊生

所謂君形者是已故叔山申屠之屬兀者也
而曾尼鄭僑無難北面禮之則有尊足者存
也尊足者存卽弗毀傷矣故世之人以塊然
者奉親而鄒君以尊足者奉親其爲毀傷與
否何啻霄淵隔耶比如
上意且不測而鄒君者從逢干之屬遊于地下
不害能子而于太夫人亦不害有子也矧天
實相之而鄒君者不干地下而于成不從逢
干之屬而從太夫人稱觴耶予于是爲太夫

人幸又爲鄒君幸而嘆

聖恩之無涯也或曰有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事迺鄒君卽忠無乃以常人而議非常之人以常事而律非常之事乎是大不然夫殷辛獨夫耳牧野之役太公實佐之豈不稱應天順人哉而伯夷有叩馬之諫比迹伊尹廢賀立宣霍將軍之忠固揭日月也而嚴延年有大不道之說而自當時至于今皆未嘗非之予謂

快雪堂集

卷之七

三

主上神聖其無難屈綱常之說以留輔臣或果爲社稷計耶而諸君子相繼批鱗以伸綱常之說卽無論能諒輔臣之心與否而亦不可謂非爲社稷計也萬世之下或亦不能非之也諸君子抗疏者吳趙二太史艾沈二比部四君子方同日受杖而鄒君疏上越二日受杖又半月而留都朱御史張中丞疏至凡七人其言或婉或直得罪或輕或重於是鄒君且行成會太夫人壽六十謀所以壽之而

因甘應薄曾于健以請曰非子誰敢爲罪人申一言余故不得辭也遂著太夫人有子及鄒君能子狀而漫記時事於後云

壽鄒母羅太夫人八十序

羅太夫人者余同年吉安鄒爾瞻之母也丁丑九月江陵相奪情事起諸言者方受杖闕下爾瞻疏繼入分必死已受杖遣戍視沈艾二比部幸不死其年某月日太夫人始滿六十謀所以稱觴者乃因曾于健甘子開索余文以去又數

快雪堂集

卷之七

五

年江陵相諸專恣不法狀漸聞于上會其病死不及行天誅乃下詔悉召還諸言事被遣者而盡反其行事於是爾瞻至京拜吏科給事中天下莫不誦上神聖如日月暫晦而後明置爾瞻諫垣樂聞諫諍而爾瞻言論風采尤爲天下所拭目謂旦暮大用佐致太平俛仰間已居久之爾瞻後以屢犯忌諱忤上意謫南刑部照磨入郎吏部復不得留再調南刑部是時諸同時召還者或在朝或去且死咸至大官宴然九列獨

爾瞻一人爲郎自若海內薦紳大夫咸爲爾瞻
嘆惜不平而新進少年以氣節自喜者爭附離
爾瞻爲名高曰爾瞻不用時宰意也時宰實憚
爾瞻剛直婁倡儼論不便已會爾瞻言事觸忌
遂爲蜚語聞上上怒其幾陷不測爾瞻既謫南
京上疏爾瞻等姓名于屏風示不復用其事祕
或然或不未可知卽有之彼樹計者亦巧且險
哉爾瞻方在南余適賜環少司成幸與爾瞻共
事數月孰察爾瞻氣益平學益粹無幾微不平

快雪堂集

卷之七

三

懷喪之色獨念太夫人春秋高未沾一命無論
而尚未抱孫誠得一丈夫子爲太夫人娛雖布
衣沒齒可也余因扣太夫人氣力何似日食飲
幾何爾瞻爲余具言之知太夫人尚健七箸日
操作親米鹽如壯盛時此其壽祺尚未有艾竊
爲爾瞻喜已爾瞻以爲卽滿三年當赴部考績
先奉太夫人歸豫章遂以病請有司題覆不報
於是爾瞻得依子舍日奉太夫人歡又五年所
矣自爾瞻南徙及請告至今諸大臣省及散

曹政言者凡言起廢必先爾瞻先後不下數十
章輒寢不報或得嚴旨銓曹推用亦不下十餘
疏或不報或間用副者豈疏名屏風之說果真
耶抑聖意一定十餘年猶未解耶誰生厲階至
今爲梗虧損日月阻抑善良使泰道幾成而復
敦楚詞傷心於謠詠小雅發憤於投畀良有以
也方今時事艱危主上東顧拊髀賢豪如爾瞻
者宜備禁中頗牧有如上一日悔悟下詔首徵
爾瞻待以不次之擢拔茅連茹必能補裨缺失

快雪堂集

卷之七

三

增輝泰清此自社稷之福爾瞻於何有余益與
海內薦紳日顯顯俟焉今歲丁酉某月日太夫
人春秋滿八十豫章諸君子謀稱觴者復徵文
於余余念與爾瞻二十年石交此二十年中烟
雲變化何所不有而余得微寵于爾瞻兩以敝
帚爲太夫人役豈不幸甚遙計爾瞻稱觴之日
太夫人必曰老婦念二十年前事不覺心悸豈
虞子母相保有今日之安恬也哉受觴而喜可
知已

壽山福海圖贊

此圖吳人陳白陽所寫丁亥八月余滿四袞海
鹽朱茂才良叔致此爲壽以其名筆頗加珍惜
去秋八月年母陳太夫人七十轉以壽之且爲
之頌曰

巍巍仙山齊州之東大海環之萬流所宗山非
頑石惟金剛聚水非鹽流琉璃之地世眼不見
天人遊戲白陽山人夢遊其間覺而肆筆墨花
灑然我記得之丁亥之年山曰壽山海曰福海
快雪堂集 卷之七 四

想見畫時盤礴歡喜我不敢有以歸陳母惟我
陳母嫠女之精子爲侍御厥配中丞昭明顯融
世無與京年高七十骨堅神清且見而子金緋
在庭抱持曾玄玉樹葱青我獻頌言信而有徵
壽劉母趙安人八十序

余癸巳年備員南少司成時陵使霸州劉公新
蒞事是年八月余徙掌南翰而蘭溪陸敬承以
南大司成至次年春敬承改大司成且北以上
陵之便拉張中丞偉叔洎余同登鍾山公實稱

主人山峻徑誰公命從者持布牽拽升降殆易
旣登巔縱觀山川高深軍羽仰高祖之謨烈吊
六代之丘墟不勝盛衰之感其年冬余北轉歸
閨又明年乙未余擢南大司成至官相知星散
而劉公猶在事又三年戊戌公請于余曰余母
安人趙以明年正月滿八十惟是羈于任使不
得稱觴膝前爲壽今荷諸縉紳先生不棄惠之
詩若歌長篇短章珠玉盈冊足爲庭闈之光以
用之辱知于先生最久得賜一言弁首幸甚無
快雪堂集 卷之七 五

何余中譴免歸聽勘而劉公亦坐微細罷職去
天下事不可知類如此余居武林旣閱歲而公
遺書相存正厚且申前請益力是烏得無言余
謂趙安人以儒家子婦儒家其淑淑禮訓而佩
服仁義不問可知迺其篤生佳胤依光日月傳
先帝于藩邸至登皇極備有忠勞璘玉輝耀宣
勤中外歸慶慈闈頌聲滿路此亦人子之極榮
而福祥之所歸已公卽暨遠膝下重勒孝思安
知雨露之不再濡而帝城之不再入卽過里朝

安人問起居而進材脆亦在眉睫間耳此時諸
縉紳好公而掄揚諷詠以聲一時之盛而爲安
人賀者當更十倍于此冊矣余請券而修之

壽周母黃太安人開九表序

數始於一滿於十二者表也蓋削竹爲籌如數
而殽之歲取一焉以紀人之壽遇一曰開若干
表遇十曰滿若干表至於八十又一則九表矣
去百齡近矣而余同年南司封郎周繼元之母
黃太安人之壽適當之太安人年二十婦於周

快雪堂集

卷之七

六一

所天曰訓導公訓導公有古心至行太安人能
成之事姑以恭順顯生三子季獨顯上賢即繼
元也繼元生十四而孤太安人實撫而教之以
至成立太安人性儉素拮据米鹽自奉甚薄至
賓祭即務爲豐腆又好施與撫臧獲以恩不令
一人有失所者母儀婦順蓋兩得焉繼元稟太
夫人之教恬淡寡營一官任其升沉初仕爲郎
齟齬二十年仍爲郎郎且南也其人可知矣繼
元性超穎於百家衆技靡不探尋得其要領善

奕基稱國手尤嗜學佛與余同而超放直截以
了悟息心爲宗則所謂奔軼絕塵而余鎗乎後
矣繼元爲人樂易寬大誘接氣類暖焉如春氣
到萌動解膠釋縛得大自在不欺之力形爲切
磋意苦而言深余甚欽伏之而以鴛懶自恕負
繼元實多有媿汗耳余同年兄弟中遇合尊顯
者不下數十人而胷中自能度世瀟然名位之
外如吾繼元者殆未易指數以太夫人爲母既
壽且康而有子若此即啜菽飲水有餘榮焉封

快雪堂集

卷之七

七

章輝貴特細事耳余因憶母孺人背余已三十
年此三十年中甘苦升沈無所不有賴二三知
已如吾繼元者時提撕之幸不至甚墮落而終
不能令母氏見之輒自悲痛不已繼元長余一
歲今年始滿五十而猶得在子舍奉太安人歡
戲綵捧觴優悠膝下可不謂幸之幸者與然則
太夫人之壽而得以子繼元與繼元之賢而得
以事太安人俱人世希觀者也於是五月十有
七日爲太安人設悅之辰繼元之寮友蔡君而

下將謀祝焉謂余知繼元最深索一言藉手敬爲序次其說如此

壽陳母韓太淑人八十序

韓太淑人爲中丞抑菴年伯之配侍御孟文之母余於孟文同庚午鄉舉同釋褐丁丑鄉舉後又同讀書天長僧舍而釋褐後余半居武林其間二十餘年與孟文或出或處踪跡同者七八情以久縻遂結婚姻之好而中丞公無恙日亦時時進余飲食而教誨之是余於太淑人猶母也

快雪堂集

卷之七

八

也孟文爲人溫謹坦夷洞見情懷遇事無大小不動聲色而不失機宜自中舍陟御史稱使者視醴江淮及按豫章俱有聲績舉劾無濫枉臺中前輩俱以老鍊目之人謂孟文且旦暮大用而孟文思及太淑人愀然動容曰吾豈以三旌易一日養耶蓋中丞公三子而孟文長獨出自太淑人會有新例有兄弟而不同母者不礙侍養以故孟文得陳情歸時太淑人年已七十餘萊衣晝漿潘輿春暎庭滋玉樹室有鳴琴侍奉

之暇則葛巾蠟屐蕭然湖山間不減飛天仙人之樂如是者幾十年而太淑人且登八袞矣夫婦人之福莫大於有子有子而賢鬱爲國華天下之人願望其出如祥麟瑞鳳吾孟文有之人子之所願於親而籲天以祈之者莫大于壽彼三十鍾不泊有余歎焉吾孟文以向用之才際承歡之日卽由此至百齡欣然樂而忘世可知今之八袞蓋如日始中耳鄉者太淑人滿七袞時孟文方按豫章余持壽山福海圖爲頌以獻

快雪堂集

卷之七

九

又踰年而孟文始得請孟文歸而余出出又八年而歸歸又一年而際太淑人大慶於是年家子姓之在武林者授簡於余曰以吾子之言爲緩山之桃西極之棗三危之露緱山之笙願吾子勉之庶余以猶子事太淑人其敢以固陋辭余謂入鵬獨受于天蓋有綏緝疑固之道焉余聞太淑人慈儉惜福自同布素大帶之織澗蘋之采雖有諸婦必躬必親孟文每進甘毳太淑人曰兒以中丞公之教得有今日老婦何忍獨

事輒爲廢七筋對親戚之貧者僕妾之下者必
虔必莊不知身之貴而分之尊也蓋常有以自
下者其一段和平挹損之心必爲天之所福而
神之所保將陳氏自今振振秩秩螽斯麟趾之
祥俱太淑人一念有以發之寧獨其身之壽康
已耶太淑人且進孟文而訓之以忠今時務多
艱臺省盡闕孟文才諳久爲蒼生所須卽心戀
庭闈委簡書而不顧太淑人當以義遣之曰兒
姑應朝命經營四方二十年歸而以百歲之觴
觴我可已

卷之七

十一

壽顧母王恭人六十序

恭人有子曰顧生起元其才如干將莫邪水斷
蛟龍陸剗犀兕無不靡者以選貢入京師則首
廷試已入南太學屢試則又輒首其儕偶今歲
丁酉舉應天鄉試名在十二都人士則又相顧
竊歎以不得顧生作解首爲惜余謂如顧生才
卽南宮詞館且虛左焉於一鄉何有蓋造物者
欲養其全名厚發之耳時余以狗馬疾揭告木

卷之七

十一

報方杜門謝賓客而顧生之友李生自華等同
余書室固請曰顧生之母王恭人以來十月滿
六十諸同舉者謀稱觴焉以先生知顧生最深
敢乞一言藉手余唯唯因叩李生恭人所以母
顧氏狀對曰恭人家世有隱德幼端慧父母愛
憐之甚難所字得副憲公以歸時副憲公爲博
士弟子食貧兩尊人在堂日拮据生事無損四
壁立恭人早夜紡績以佐兩尊人甘脆及副憲
公學副憲公無內顧憂學成芥拾青紫恭人之
以恭人天性慈孝儉勤事舅姑若繼姑溫溫色
養無間言既貴而手不替組紉之事躬不釋滌
濯之衣施于老若幼不倦棗脯滌隨之惠以故
不越閭而閨譽翕然生四丈夫子愛而能誨燕
私之間若嚴君然起元而下卽以媒見不敢也
副憲公歷仕有能聲恭人必與俱多所匡贊既
失副憲公恭人實能提衡四子以相其家諸子
若婦日雍雍穆穆奉恭人七箸退而無違言攜
志如手足然數年一日已此豈可以借聲談數

僞而取哉蓋忠實誠心所浸被深矣今者天惠
微福于顧氏之先不泯其宗祊實憑依起元使
得藉先生之教以有聞于世而恭人之賢而能
教因以彰灼彤管有煒豈不休哉蓋李生述其
所習聞者如此余嘆曰賢哉恭人其孝事二尊
人而卒能佐副憲公以有立是謂能婦其於四
子均養一教令不隳家聲而益大之是謂能母
以此表于家而風于世卽四始所歌更生所述
何以尚焉茲者玉衡栝亥亥英伊始而月之十

懷雪堂集

卷之七

十三

二日爲恭人六十設悅之辰蘭肴初薦桂酒方
馨起元率諸弟其婦率諸婦捧萬年之觴以進
恭人爲盡一嚮不亦樂哉恭人春秋今始六十
神明視履不減少壯卽進此至百年當未艾而
起元與諸弱弟當相繼而起聯翩赤霄共振鴻
業使天下述異聞紀盛事者爲恭人首屈一指
曰誰哉嫗生子若此是又在起元倡之矣

壽賀母張太孺人七十序

賀母張太孺人其子則吾友伯闇大行也始伯

闇未燥髮與周彥雲泊余三人者同時補博士
弟子負稍自喜爲名高遇諸長年青衿不肯下
或得嗤罵不顧益深相結三人齒同伯闇生月
日稍前兄事之比一再試有司彥雲稍得意而
伯闇余不前衆方指目姍笑比余登庚午鄉薦
彥雲癸酉繼之而物情頓異矣時督學使者泊
諸監司守令已爭知伯闇無何余以南宮首名
讀書中祕官詞林而彥雲伯闇名益重伯闇嘗
移牘京邸勸誡余累數千言時四明屠長卿稱

懷雪堂集

卷之七

十三

當代才子偶過余從案頭探得伯闇書讀之笑
詫曰有才如此猶然蓬累行耶卽日走書伯闇
因余相聞於是伯闇之名一日振於都下其藉
甚鄉閭無論已然伯闇技益精數益奇七試浙
闈不售最後以選貢就順天試遂連登進士而
官行人於是海內人士知與不知無不擊節喜
而又以不得金馬石渠爲伯闇惜也伯闇事母
太孺人至孝而家貧甚賴稱諸生祭酒束脯爭
集其門甘旨幸無乏卽不繼必多方佐之愉愉

色養又善撫二弟母子兄弟間忘其貧已晚而娶楊孺人至賢事老姑處妯娌與伯闇同心一家之人共安之而竟不得慙遺太孺人以此戚戚鮮歡又膝下未有孫急勸伯闇納繼而伯闇不可余則左袒伯闇謂伯闇當生子何必繼出且未繼而太孺人思楊媳則可繼矣而太孺人益思楊媳爲伯闇者不更難乎令伯闇以子職兼婦拮据家庭良苦卽納繼而不得其苦更倍天下事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可已伯闇甚然

快雪堂集

卷之七

十四

余說父之太孺人亦少安於是太孺人春秋滿七十某月日其說悅之辰也諸善伯闇而母事太孺人者將謀稱觴焉就余徵其說余事伯闇幾四十年而母吾母是宜有言夫太孺人壯涉艱運晚蹈亨衢慈祥慷慨有丈夫之氣步履仙仙其壽始進有子如伯闇文章氣義爲東南人士冠冕偕二弟戲綵膝下遂舉萬年之觴此亦人間之至娛極歡已或者以伯闇官尚八品恩章未備冠帔之榮猶待他日且庭階蕭條寡謝

家之玉樹四壁僅立無洛陽之負郭房帷單寂缺伯鸞之齊眉以此爲伯闇及太夫人憾余甚不然夫賢且才如伯闇卽終身布衣爲之母者不妨菽水之樂况榮達方新竹帛在望仁者有後桑榆可收今日之不足定卜他日之有餘至不納繼則伯闇所安而貧之難逐又伯闇與太孺人所共安者今天下簪弁之流或結髮而登朝或解褐而巨萬子孫滿目賓從如雲人以爲至快矣而自伯闇視之則九地之下望九天之

快雪堂集

卷之七

十五

上也太孺人聰明通達辨古今賢否如秉燭而照必且曰老婦卽生此曹兒不如無兒則今日子伯闇而母之卽至貧困有餘榮焉且也彥雲及余俱不勝風木之痛視伯闇五十而奉太孺人豈非至幸乃知造物之難齊而天倫之足娛也伯闇可賀已伯闇可賀已足爲序

快雪堂集卷之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碑記

雲棲蘭若志

蓋杭之諸山最高者曰五雲登其巔則南北兩
高峯如兒孫矣山勢西南行而江東北折而會
之扶輿靈淑之氣鍾于才賢而不盡當必有出
世之傑乘願利生者出焉而吾蓮池師是矣先
是山之得名以五色瑞雲盤旋山頂已飛集西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塢經時不散又名塢曰雲棲其有蘭若則自宋
僧志逢始逢有道行猛虎馴伏人號伏虎禪師
初築室五雲頂天禧中賜額貞際院兼闢雲棲
天池二院爲三刹而雲棲最號幽絕中峯東西
岡傍近有名泉三曰青龍曰聖義曰金液而最
東岡則爲壁觀峯皆有寺後所名其徑自梵村
八十里溪山竅窈草樹蒙密曩隔人境此真阿
練若正修行處而逢公之後居之者絕少四百
餘年而有師師諱株宏號蓮池杭之沈氏子先

業儒有聲璜校間藉甚宿緣所追塵網遂裂乃
作辭世歌薙髮爲僧飽參諸方息肩于此繼東
林之社關西返之津一時緇白翕然宗之初至
單丁草屋若將終身已祝虎虎不傷人禱雨雨
應道風不經而走肩材木荷鋤鑿至者無虛口
也曰師幸福吾民而止此且遺址損礎吾先世
所植香火之緣在焉而忍棄之不以安師耶于
是蘭若不日成矣有法堂以奉經律有禪堂以
安僧凡叢林所宜有日增月益而又定爲十約
快雪堂集 卷之八

若金科玉條以繩衆而守之晝夜六時蓮漏不
徹聖凡七衆海會無虛雲棲之名幾欲與北代
之清涼南海之普陀埒矣或有疑焉師不紹達
摩西來之宗而揚西歸之教
株宏曰大司成馮公爲雲棲作志未結長公子
權奇書其後云此先君手稿也欲了未了可言
未言幸與海內大德酌存之愚以爲未了未言
固無害例如華嚴僅八十卷文未足而意已足
矣但所云或疑師不紹西來之宗而揚西歸之

教于此二句閣筆引而不發躍如也今不必續
貂止請諸方此處下一轉語

朱鷺曰予初訪雲棲師問念佛參禪可融通得
師答若是兩佛用得融通着快哉此語今復書
此不知可了真實居士未了語不若了得并了
却雲棲師躍如一語也

真實居士乙巳夏挈予西湖上竟日微言予問
先生道力熟未荅曰子迫矣只守西方公案去
是冬果遂化予以此知居士亦雲棲師指嘿自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三

龍井寺復先朝賜田記

武林之龍井有二舊龍井在封篁嶺之西泉石
幽奇迥隔人境蓋辦才老人退院所闢山頂產
茶特佳相傳盛時曾居千衆東坡少遊先後訪
辨才于此而坡公踪跡尤數辦才送客例不出
寺門一日送坡公閑談信步遂過封篁嶺坡公
笑曰遠公復過虎溪耶後人仰其風流作過溪
亭其處今俱堙廢矣新龍井則今寺是也正踞

封篁嶺疑亦辦才別院寺左奇石如林有宋人
題識十餘處俱小篆八分書特精妙而不留款
余每徘徊其間不能捨去惜以屋蔽之至寶不
盡露也寺有賜田十餘頃嘉隆間寺中廢田沒
于佃戶而僧食貧僧真果蓋中興此山者篤實
精悍能于荆榛瓦礫間起爲寶坊余甚嘉之又
能訪求賜田之在海寧三十二都十畝之方家
圩十一畝之唐家湖者凡一百六十四畝久爲
佃戶陸喬朱仕等所據訟之官而還之官斷畝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四

除糧差外歲給租二斗以爲常自萬曆十二年
爲始歲得三十二石零可贍十僧此諸護法宰
官之寵靈而果之力也嘗憶壬午秋果重繭如
京師謁余邸中乞當道書精神如此欲勿興得
乎顧寺田迷失者尚多今日所還一成一旅耳
然非果則不能復使果之後有果繼之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齋魚蠹蠹千衆聚飯以進其道業
而復辦才之舊亦可待也果恐無記將遂湮沒
再三愬余余亦再三諾之而竟不及償者凡數

年此日果遣其徒詣白下守催乃援筆叙其顛末如此以告天世守者是爲記

崇德縣西寺重建藏經閣及僧堂碑記

自縣治而西百武曰崇福禪寺又曰西寺故爲常樂禪院相傳文喜禪師始居之師故邑人初在臺山作飯頭見文殊大士乘師子現飯氣中師叱之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從此諸方尊之爲大善知識去今千年英風可挹也蓋法道盛時圓頂之徒日以叅方嗣法爲事氣吞宇宙安問居止利養王公貴人信根純熟趨風問道惟恐不得前安事護持今之僧家其房而子孫其徒矣日營生業或作姦犯科與齊民無異而今之王公貴人亦競以齊民役屬之非世之賤僧而僧自賤已而附郭之寺爲尤甚有志者能無奮乎今寺僧宗仁有志者也仁之前曰完

快事堂集

卷之八

五

曰熾奮而造藏經曰恩奮而構藏閣經櫝仁起其後奮曰經雖具無人展閱如經何于是倡閱藏期併飯十方僧之過于斯者願力如山信施

雲集得以餘力闢前堂兩廡齋庫庖漏凡叢林所宜有無不整辦仁曰可已吾其去此而叅方乎先至五臺禮文殊大士曰此吾喜公最初一段因緣也既歸復領堂事籍其器物經帙若干曰吾將擇能者授之轉轉相授爲十方禪院無若今之子孫其徒而家其房也質諸眞實居士曰居士爲我記之我卽去而得人焉守之以爲十方粥飯主人我樂焉若仁公可謂有志而能自奮者已使居此者皆勉而若仁公使仁公去

快事堂集

卷之八

六

記

吳江平望鎮殊勝寺飯僧田碑記

佛言一切功德飯十方僧功德第一蓋以十方僧能續諸佛慧命故也今之僧非古之僧矣而十方賢聖出沒于大悲海中現順現逆豈可以凡情測量乎哉但法衰福薄之世衆生視一米

一麥與頭目腦髓等而市魚肉悅妻子賣田宅
娛倡優則相勸爲之其顛倒如此寧惜夫爲法
忘軀之士流離道路耶善男子某等興大慈悲
捐自受用置田百畝捨殊勝寺歲收其息飯十
方僧寺在平望鎮蘇秀之交方僧往來之中路
也某等業以請于官給帖二一付某等一付主
僧爲世守之計而因僧仁廣告眞實居士乞文
記其事以欣十方之同是願者居士方點筆時
蕭山來斯行從旁鼓贊而爲之頌曰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七

衆生剃頭 卽名佛子 吃飯受供
不識佛字 肚飽則行 肚饑則住
檀越脂膏 豈是容易 一粒不消
便墮阿鼻 南無佛陀 願力所至
不吝身體 供諸一切 我不見佛
何食佛體 佛亦在水 佛亦在米
殊勝之田 種佛無數 一佛二佛
以至萬億 食我佛糧 證第一義
爾時居士聞是頌已重宣前義而說偈言

一切功德 飯僧第一 續佛慧燈
使無窮極 莫謂今僧 薄劣可忽
大悲海中 賢聖出沒 現逆現順
凡情難測 惜哉衆生 顛倒慳嗇
與腦髓等 一米一麥 惟市魚肉
而貪酒色 法流饑餓 恬不知恤
以此輪迴 無有了日 唯善男子
作大饒益 施田百畝 節身口食
歲取其租 飯僧不息 蘇秀之交
平望古驛 寺曰殊勝 功德所集
給帖立戶 世守不失 記其事者
居士眞實 蕭山來生 助我點筆
踴躍作頌 同勒諸石 以上功德
諸佛能悉

法華菴普門精舍記

法華菴普門精舍者新都吳君勉學之所構也
始吳君生時父方移家吾浙名之曰浙胤已出
後世父易今名旣婚以艱于嗣蓋羣望無不禱

焉而絕無應一夕忽夢白衣比丘授以尺函屬之曰鏤板施千卷當得良嗣其明日果有持梵策至者則白衣觀音經呪也喜甚立捐貲鏤板印施千卷如其言更祝云異日有子願構精舍充大士香火以答靈貺已遂舉首胤長春其年移居金陵會長干寺法華菴僧正智欲建大士菴于後山隙地緣久不就遂欣然任其役舉鍾之日得一洪武寶錢背有浙字與幼名符異矣工始壬辰冬某月日訖于次年冬某月日費若干緡又明年甲午復夢前比丘抱送一男而生次胤陽春又逾二年生三胤逢春然其懷孕或以二十四月或以十九月有異于常兒者或疑大士真慈圓攝一切法界衆生作一子想何私于吳君而數數然且其初時未嘗有常念恭敬之力大士何爲而卒應之彼水清月現機感相投之說非耶余曰不然大士觀根拔苦與樂懸鏡宿因萬劫歷然而不出剎那際安知吳君過去世中非大士法眷耶抑其常念恭敬之力有

至者耶奈何以思議心格不思議事余嘗作偈云脫却天衣換白衣慈心巧逐世人機手中孩子分明箇付與時人仔細疑叅破此偈許其人能具隻眼乃因吳君之請名其精舍曰普門而記其緣起如此時萬曆丁酉冬十月廿一日戊寅夜漏二十刻

漏澤寺新建金湯室記

一切有爲法成必有壞或壞而復成皆屬之時節因緣所謂天也而人叅焉或者以其壞而復成也專推功于人而尸祝興焉蓋世間法盡然而佛者亦不廢金湯室所由來矣余春波故宅最邇漏澤寺相傳爲陳舜俞捨宅舜俞卽私之子孫歷宋元至今三四百年安得常在謂舜俞巧于存宅亦可而捨之功自在故舜俞之祀與寺終始可也嘉靖中寺燬于火左右民居櫛比利之者多而胡司馬劉郡公之像實庇護之以待興復無論有捍災禦患之功其祀故宜仍也寺之廢也僅餘故殿殿之右所謂西靜室者實

賴遺僧道梅捐貲而得之并復寺額惟時郡守則龔公勉鄉士則袁公黃有主張護持之力而梅不有歸之十方其功不細是宜從龔袁並祀者也蓋西靜室遂爲此寺一成一旅以至今日可謂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拓地立碑者邑侯鄭公振先也蓋寺之東爲官房數十間租歸之官而歲耗其入官欲召佃豪民不無心動余輩洎包沈二孝廉倡議願佃以歸之寺鄭侯捐直以聽于時協出佃直者故祀令王公儒布衣韓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二

某爲厚自此通減然俱不可沒也卽贖人而受牛謝余亦不敢自異矣今議于寺之乾陬爲室三楹中仍肖胡劉二公像而配以龔鄭左一室則首舜俞而附余三姓右一室則施財效力者皆與焉以王韓爲首而顏之曰金湯室過此者慨因緣之不偶思弘護之有屬續前功綿後緒則三室之祀益充而茲寺且永存無毀矣

長興縣石城山重建清涼禪院碑記

去吳興郡治五十里而西有山最高大下瞰羣

峰如兒孫羅列者曰石城山在長興縣界頂四方而平周五里相傳新莽時居民避赤眉之亂壘石爲城得名始此上有清涼寺唐武德中建其後或稱菴或稱禪院羸縮不一而清涼之名不改我朝景泰間有無礙禪師居之法席大盛緇素雲集師以山峻登者難焉遂于山之西南麓剏寺名曰法海師道聲益振朝廷賜額由是清涼法海遂爲海內名刹後漸衰替廢爲民業瓦屋數椽殘僧一二其不鞠爲茂州者無幾矣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廿三

吳江周母優婆夷薛氏以丁亥九月坐脫遺命擇有三寶處塔焉幸而得此遂捐資造正殿像設一新禪堂齋堂庖廡等室凡叢林所宜有者一切畢具經始于戊子三月落成于今歲五月其材木磚瓦之直以金計者三百匠役以工計者萬金碧鱗次儼如天宮化城矣千年舊刹廢而復興而其緣托始于周母之塔豈亦有數耶昔秦大夫禱里日自卜葬地而曰後世當有帝王之官夾吾墓竟如其言周母之塔于此山此

山此寺因周母而興豈可謂非數耶因仍舊額
題曰清涼禪院施田三十畝資給僧衆曰清涼
禪院常住田而屬余記之余究得名清涼所自
五臺山一名清涼唐武后時觀國師居此演華
嚴疏鈔當時尊之曰清涼國師豈清涼法化嘗
被此與抑清涼之徒居之與今不可考矣然清
涼者熱惱之對離熱惱求清涼未免拈一放一
法無轉變無餘剩豈其然哉因記禪院廢興顛
末漫爲及此十方賢聖登此山者其爲酬之是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十三

役也主其事者常熟居士繆希雍字仲淳董其
事者比丘如定仁運相地者豐城山人熊兆吉
字允復捐資者周氏兄弟禎字伯庠之琦字仲
大祖字叔宗祝字季華祇字子安樂成而經紀
其終者比丘道開作記者眞實居士馮夢禎字
開之法得並書云萬曆己丑五月廿三日己巳
之吉謹記

重修紫陽菴記

武林諸山脉自天目龍飛鳳舞挾江湖海之巨

麗而盡于吳山吳山之最勝曰瑞石山志稱其
秀石玲瓏巖竇竄篠寒泉滴瀝瀝爲澄泓清幽
徹骨空翠撲肌蓋實錄也而紫陽菴者又擅瑞
石之勝宋嘉定間邑人胡傑居此始建集慶堂
元至元間羽士徐洞陽菴之改今名其徒丁野
崔者棄俗棲眞屏居于此將化之日召其妻王
守素入山付偈云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
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遂抱膝逝端坐如生漆
蛻尚在野崔所證蓋得北眞之道者而紫陽則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十四

張平叔別號又南眞也南眞修形神俱妙之術
北眞兼契虛無其歸雖同入處稍別豈其師南
而徒北耶然不可考矣菴久廢正統甲子羽士
范致虛重興之作玉虛望江二樓聳大年爲之
記然菴踞直指臺之上招呼可及以故頗禁登
陟遊人鮮少香火寥寂自正統迄今凡百五十
年又不知經幾廢興矣今左使溧陽史公遊其
地而樂之曰美哉斯境蓋仙眞之所宅靈淑之
所會而頽圯若此今崇奉靡托瞻憇無所其何

以助登高之傑思豁望遠之冲眸此地主事也
乃議新之菴東故有會真堂平屋三楹因而樓
之側樓四楹輔之殿倚山山故有蓬萊閣三楹
其址僅存因而亭之金碧輝映旦暮改觀山若
闢而壯泉若濬而澄左右江湖若滌而寬數百
里山川遠近獻狀于咫尺之下若廓而新無論
居者遊者驩然樂康歌仁風而沐玄化惟是野
宦諸仙靈雖嬉遊閭闔往來蓬島或者旦暮降
降于斯能不欣欣動色絳霄中耶公莅此兩閱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十五

進士改庶吉士

嘉興精嚴寺重建鍾樓碑

去秀水學宮東南若干步有寺焉曰精嚴寺故
有鍾樓高出雲表鍾聲訇轟起于巽維而學宮

應其祥百餘年來誕育英賢華膺相繼至萬曆
初元不佞禎始冠南省沈茂仁高步石渠人文
赫奕雄視海內又十年而陳孟常繼之三詞館
同出一學宮幾與四明之鄞八閩之晉江稱鼎
足至以元魁前後登鄉書者更僕未暇數已自
時鍾樓故無恙無何寺僧患其將圯撤而新之
方鳩工聚材而寺之南爲兵使者公署或有議
其不便者當事者疑之遂命停工寺無鍾樓且
十年所矣而邑之人文亦遂衰歇不振至有撤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十六

棘不錄一士卽錄矣而譴罰隨之者豈氣運自
有汗隆與抑果鍾樓之爲也歲庚子陽羨陳侯
以中原令長異等更蒞吾邑始下車問民疾苦
湔滌煩細元元欣欣咸樂厥生時詣學宮進諸
生徒諏所以廣勵之策厥路何繇諸生對曰明
府所以獎誘諸生意甚盛諸生驚下懼無以稱
明德惟是精嚴鍾樓久廢或者人文遏佚職此
之故願因明府寵靈一新之侯笑曰一鍾樓而
司命全邑之人文有是哉無論天人相叅理數

或然姑以此作諸生之氣可耳遂慨然上其事于郡時郡守車公方以豈弟作士是陳侯首捐俸三十金倡之陳侯捐如車公僚屬士民下逮賤冗各欣然如力議捐以稱車公陳侯雅意鍾樓成于不日矣先是兵使者缺歲餘銓部疏名以請至再不報至是撫按具疏以車公請大意謂浙西海防甚急兵使不宜久缺就近調補莫如車守賢疏下部車公轉兵使者而故事晨昏擊鍾數必至一百八聲車公既視事則奉其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十七

太夫人入居署中太夫人春秋高車公恐鍾聲匍蠱不已或驚太夫人安寢命暫改百八爲十八精嚴鍾聲之數獨異于他寺自車公始釋氏謂事無小大其各成就時與緣實制之時之未逢緣之未合雖聖如堯禹力如黃帝無可柰何鍾樓之成則以遇陳侯車公然車公豈期身坐兵使者公署而飽聽精嚴鍾聲哉記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自今吾邑士之雲蒸龍變未必假靈于鍾樓而鍾樓之成

適會其時又豈可謂非休符嘉兆哉余老矣惟是拭目湖山間以觀吾邑士之聯翩雲霄而無負吾陳侯車公作興鼓舞之至意而已矣若鍾樓之成擅波之福具如彼教余未暇論記其緣起如此是役也經始于未春落成于中夏物料若干工費若干學師則江君文明李君曉楊君維綱諸生勤其事者錢明選沈德先嚴可卿包鴻遠等而捐當倡導爲民望者孝廉沈士龍勸募有勞者僧文周也得並書云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十八

休寧仰山伽藍碑

余遊商山吳帶河別駕爲余談仰山之勝余意勃勃問途五十里而遙山徑崎嶇遂中止而仰山僧性覺者餉余山所產新茶力請余一言爲之記余返自黃山暫止溪南覺上人重繭而來請益力覺故漢口程氏子仲權之族仲權嘗爲草記余因稍爲芟潤付之其辭曰仰山者山如蓮華開敷故又名蓮華山上有龍泓夏秋之間旱暵致禱輒得甘澍故爲寶公祠莫詳其始相

傳聽空中十二時歌因祠云祠僅四楹香火寥落蒙翳菁棘間藉臨溪十九都去汭口差近故汭口人士護持稍力初比丘如喧者居宋少師程公某所建龍山菴少師即汭口程氏祖喧持苦行結侶薰修遂新其宇久爲人所虔信環仰山之麓而村者凡三著姓曰畢程吳聚族而謀曰仰山靈蹟久廢欲新之非喧公不可隆慶中三氏敦請以往喧乃挾二徒性玉性覺剪棘誅茅手披足蹴肩承背荷與蛇虎雜居并日脫粟粥十孟佐以橡栗蒯納不掩經夜則就鬼燐分照耳然六時唄誦虔不少懈無何佛力加被檀信欣仰道場漸闢矣久之喧恐龍山就荒歸主菴事而委仰山于玉覺二上座戒律精嚴道風益煽刀泉布粟不募而集于是易叢祠爲精籃除蕪穢爲嚴淨矣按郡志仰山去縣治南五十里五十里至汭口耳由汭口遵珮水東行十里至方山更進卅里爲凹上又五里爲茶園望仰山高半由旬登者如猱升木石壁陡絕任趾不

任踵直不可逕則繞折蛇行號十八盤進憇白牛亭前度剪刀門捫石爲固支杖以防雖稍夷可輿輿不十數步則汗喘難前矣旣及絕頂稍東折下數十百武始從林隙窺見殿角鴟吻寺展峰而南面水田數十頃嘉穀時成決渠活活東注于池下洩以激碓磨縣流合龍泓衝石決壁而出石幢標其上入三門方塘逾畝中飼文魚拾級升寶公殿殿六楹寶公像減塑後爲大雄殿亦六楹瓦甍棟桷城楯之屬錯金塗碧眩目駭心中奉佛三尊範良金而就相好殊妙殿垣東偏爲樓四達皆四楹初進爲齋堂次貯大藏藏雖未遑造志樓以待次爲僧寮最後禪堂樓以外庖湏若干楹又外拓從屋若干以棲樵蘇箭蕨之屬殿垣西偏廳四楹以待客樓四楹宿客地軒而爽泉甘而冽垣繚而堅簷翼而翥美箭蔭涼嘉樹如沐塵垢不入蚤蟻不聲雖冠山而宮峰巒迴合非聞鍾磬不知有上方信新安之最勝叢林也嘗讀天台止觀謂修習三昧

必於深山僻遠放牧聲絕之處乃易成就仰山
足當之予嘗欲覓同志十數輩修法華懺負志
二十年而未遂初患得地今始患得人耳殿基
外連山共十畝喧及玉覺二上座竭力所置田
若干畝則商山吳垣如居士所捨三上人基躬
經營之功十方諸佛所共讚嘆而自施一椽一
瓦以上隨願獲福歷劫不盡而予亦與焉何其
幸歟喧字守靜俗姓汪石坦人玉字見原俗姓
程崑圩人覺字本原于歛汪司馬肇林道場從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三

度門師薙髮受具者是爲記

楞嚴寺初建禪堂碑

秀水縣治之東北有梵刹曰楞嚴宋長水子璿
法師說楞嚴于此感天雨花之瑞故名寺嘉靖
間郡有倭變修火具于此寺災焉時巨室吳氏
請佃爲別業朱樓碧樹照映城隅外置小房以
舍倡伎數百年佛地一旦化爲聲色之場矣達
觀可禪師過此作詩弔之有明月一輪簾外冷
夜深曾照坐禪人之句聞者傷焉無幾何而吳

氏廢高臺傾曲池平而般若之光息而復焰豈
非天哉豫章密藏開師達觀師之上足也鬚髮
方墮氣宇如龍直欲搏取虛空踢翻大地而達
觀師故以興復因緣委之曰汝新出家福緣未
足宜勉任此事他時後日光明有在師唯唯遂
慨然經營之衆議欲先佛殿計其資當二千餘
金取之檀那未易卒辦而僧衆又卒無所卽安
師曰不若先禪堂以安僧衆而後徐圖大殿不
亦可乎衆曰然時尚書五臺陸公副使瑞溪包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三

公與師爲方外交甚篤各捐厚貲助之遂擇以
甲申秋七月始事爲禪堂三楹禪堂之前爲旗
檀林又前爲旦過堂左右各一室副之禪堂之
右爲厨堂其前爲齋堂其後爲庫司又後爲浴
室廁室至次年乙酉夏四月畢工規制爽塏儼
然千衆叢林而未嘗持疏募一錢于人也乃謀
之不佞曰禪堂之功賴陸包二公及善信協力
幸有成矣大殿之費宜三倍于此不能不仰于
十方子其爲我告之不佞欣然點筆作數語爲

勸而十方檀那久嚮師名德其聲不逕而走踰月之間信施雲集會邑大夫陳侯以病卒而奸民乘之造爲飛語曰楞嚴工實不利于縣治遂暫爲停止夫良維宜高少習堪輿者宜知之陳侯爲政循良天實奪之以禍赤子楞嚴何爲楞嚴之廢僅二十餘年其前固與縣治俱無恙也奈何藉口師曰不然世間一切事俱有時節因緣或者諸佛世尊將以大殿之功待後之有福者未可知彼猶此耳道人何心哉于是師方欲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三

伏錫從達觀師于方外行有日矣廼持一帙示不佞曰此道人所以經略楞嚴與所以守之者也不佞讀一過見其經略甚詳而爲慮甚遠其綱凡十條而所最加意者住持之職嗟乎古之住持俱明眼尊宿以故儼臨人天四事供養今則有戶籍之民耳奈何可責以住持佛法哉師之于楞嚴所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旣設方便以出之又從而救療其疾苦焉亦不欺其志者也初寺東西各有銀杏樹一株枯

灰者數年矣師至而復活楞嚴之興此其兆與因以師命作禪堂記楞嚴講者所居其有禪堂自師始有志世守者其毋使斯堂爲告朔之羊也哉

快雪堂集卷之八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三四

快雪堂集卷之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碑記

鉛山縣重修儒學碑記

鉛山爲信名邑其人材物產之饒載在乘志前代無論已國朝弘德以來文憲公某以鼎元登台輔文章功業卓然爲一代名臣而鉛山益重邑故有儒學其大成殿建于洪武初元而新于景泰之季時費氏祖諱鎮者以義聞于鄉實董快雪堂集

卷之八

其役捐穀二百石助其成功而費氏子孫因以大顯大成殿後爲明倫堂嘉靖初邑侯某病其隘改矧于殿左百年來傾圯斯甚師生講授未免有風雨飄飄之憂會西蜀唐侯某始蒞事奮巨學校爲邑中首善今聽其敗壞若此卽何以聯師儒美教化其議所以新之廼謀于費氏子孫太僕唐衢先生仍移明倫堂于大成殿後存舊址也時太僕公捐貲獨多無何堂成而大成殿傾圯亦如之太僕公謂唐侯殿以妥先聖神

靈視明倫堂尤重而急緩之以費大可乎計其直先得二百金廼足始事太僕公檢藏俸可二百金立捐之會山陰馮公以直指按部諸生上其事助贖鍰若干唐侯亦捐令俸若干益以士民樂助并重門兩廡鄉賢名宦二祠俱次第一新之是役也不費官帑不煩民脂而功成不日人不告勞則唐侯之拮据經始太僕公之捐貲倡義其庸爲多自今邑之諸生弦于斯頌于斯考德業于斯經術事功彬彬日盛甲豫章而冠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二

天下則唐侯孳孳作興之意實有以豫養而厚培之而太僕公之子若孫且繼文憲公而起家聲益光大蓋可以券徵已明倫堂功始于丁酉春成于秋時撫臣則平湖陸公按臣則涇縣葉公督學則海寧查公郡守則會稽陶公而學博則臨江張正蒙古田陳應稷常山涂烜也大成殿功始于己亥秋成于庚子春時撫臣則廣德夏公按臣則山陰馮公汾州喬公督學則四明王公守道則新安方公巡道則長泰戴公前署

守道則黃梅汪公郡守則平湖陳公而學博則無錫吳善徵滇南趙鏜也通計其費凡若干金而好義捐施者皆得附其姓名及所施之數于碑陰云是爲記

許墅重修宋范文正公祠堂碑記

宋范文正公學術則爲純儒立朝事業則爲純臣垂範子孫則爲賢祖宗而師表百世則爲殊絕人物公故吳人也少遭閔凶流移轉徙以致顯達故京汴齊魯間多有公名跡旣貴復歸吳快雪堂集

卷之八

三

故公廟祠遍于南北吳中尤盛公之一言一行遺風餘烈無論士大夫爭爲傳述卽婦人女子具能言之故其廟祀所在卽至衰歇化爲荒烟野火而士大夫好古嗜義者輒能飾而新之以樹世教蓋不獨愛人思樹秉彝好德之心不可泯沒而公之風烈精神實有以鼓之矣公嘗讀書濟南之長白山中其卧起遊歷處至今遺踪彷彿可睹民部郎權許墅關稅王公者濟南之新城人也少嘗挈子弟讀書其處稟仰風流追

玩遺踪依依不能釋去旣貴宦遊又得蒞公之里其于公似有夙緣以故樂新公祠許墅公署隔水廣福菴之左故有文正公祠王公初至修謁見其堂宇頽然堦下雜沓心動而未敢言會同年學使范長倩相見道及祠之所以頽紊狀詞色慘然而以重修爲託王公唯唯其明年乙巳廼偕承祀范生允恒按行其處則知爲守祠宗人彥倫者挈其內姻沈某同居沈又挈其姻黨擅造私房橫塞神路其他匹居而羣處者尚快雪堂集

卷之八

四

纍纍也王公繩以三尺逐之他徙遷耆民二董役始新正堂添造兩廡繪公遺跡又添儀門以分內外杜塞旁竇外爲大門門之左右以居奉香火者餘俱嚴禁凡以工計者若干爲費若干祠旣成當樹之碑以識成功詒不朽而范生允恒者故嘗與余有筆硯之舊乃令爲介以記請夫古之君子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以余所聞王公初至念近歲取民無藝所征船料額外例溢加一亟令損之及額而止關以南蘇松杭嘉

湖五郡興販小商船叩關者向入科稅令一切蠲除商民咸德之積有羨餘貯以待公用報之兩臺使者不入私橐蓋王公之所以成民者至矣而後斥其餘力以飭先賢祠宇合萬族之驩以申馨香之薦文正公在天之靈寧不亟享之故吾謂惟有王公之稱職而其崇祠先賢爲可稱也若其職業之隳棄民力之不存私橐之是營而欲以媚神瀆祀托先賢以文其短神之聰明正直寧不吐之何以稱焉又嘗論之君子之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五

澤及子孫者雖至遠不過五世十世而其風之被于天下及後世者每至于無窮卽如文正之祠圯之毀之廼其典香火之子孫而修復飭新者則風馬牛不相及之齊魯縉紳也是故君子之修身善世亦慎其所以風之者而已至以先祠爲急白之當道以綿其世澤如長倩學使及允恒者亦范氏之賢子孫也因并記之若長白山祠堂則今少師申相國記之其文之高古典則足光盛舉又遠非鄙陋所及姑以承王公雅

意云爾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莊簡陸公遺愛碑記
國朝二百年吾郡士官至尚書者不下十人尚書而吏部者二人公其一也公諱某字與繩別號五臺居士郡之平湖人登嘉靖丁未進士自濬令徙南曹郎尋徙儀制改銓部歷考功文選屢躋而前以至九列長吏部不踰年罷歸年七十七而終公之勞勤備在歷官而大者在吏部平生留心人材如飢食渴飲孜孜靡倦一士偶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六

接必疏其名片語偶聞亦收其益妍嗤畢察大小兼容自少壯至白首如一日若有至味深趣以迫其衷而不能已者使公得久于官盡發舒其生平君子必盡用小人必盡斥萬曆之治且肩宣弘之上而惜其驟歸耳然公不獨留心人材政理急於公家卽居鄉曲處交知忠厚委曲疏于財而篤於義自親而疏自近而遠以急告無不周也以冤告無不白也公先世饒于貲自公好施而幾耗其半陶夫人以勤嗇佐之而猶

不足至稱貸以繼之而公行其意自若又性喜
佞佛諸浮屠師依公如赤子之依慈母而公亦
曲爲匡護凡有興作傾囊倡之晚而益甚公嘗
對余憂貧余始不信後廉得其實非虛也公所
行于鄉如義米約田其最巨者蓋人人蒙公之
恩而公亦忘其恩自已出矣公弱齡牽組七十
懸車中間且仕且隱逾五十年爲人短小儉朴
脫粟大布僕御蕭然見之者殆不知其爲顯貴
人歸自冢宰少示嚮默年數造請不復似當時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七

衛水部德政碑記

杭襟帶江海西南控甌婺歙等郡及豫章閩
粵諸雄藩財貨竹木之饒蔽江而下杭爲之委
而輸之四方蓋東南一大都會也國朝並建兩
關南則司空郎主之稅竹木北則南度支郎主
之稅財貨舟車歲一更其于通商恤民抑末裕
國之計至深遠矣二百年來稱王人擁麾蓋往
來於茲土者不下數十百輩惟是廉貪得失之
林灼灼在人耳目可覩記已余自巳卯予告至
今居杭者十之六所接關使蓋十餘易去冬自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八

留都徙秩歸一時在事者南則衛侯而北則余
門生陳公衡俱稱得人清譽翕然衛侯吳人當
己丑成進士時文藻風流爲時輩所屬目幾入
詞林館矣而以相國鄉人竟不得問者惜之時
友人樂生子晉客侯所從侯觴咏酬酢幾歲餘
侯蓋寬仁長者口恂恂無所譏彈而潛應涇渭
井井于中事親孝取予義家享素封之業而奉
御甚薄不加布素爲文辭馳騁古今鍛以已意
不拘繩約而淋漓恣肆天真爛然樂生爲余言

如此余欣慕侯甚積四五年始相見于杭蓋恨其晚已屬侯聞其尊人有疾日夜憂思將謁告杜門月餘已徵聞有問乃復出麾幢辱余門者再三會余亦以引疾杜門不得擁篲備賓主禮而侯殊寬假不爲意無何侯以哭尊人行矣而陳公衡者亦先以遷秩去兩關俱得賢使者甚盛不一月間兩失之豈非商民之重不幸耶而衛侯在事稍久尤爲商人所安於是商人某等因所知謁余而請曰衛侯廉吾曹德侯無以申

快雪堂集

卷之又八

九

報願得明公一言勒貞珉而識吾曹之感也余叩侯所以德若曹狀若何矣同聲曰自侯在事而仁吾商惟一也點裝以時倉堆無淹期也舟檣必清中流無梗塞也南北裝載朝發而暮收也月粟之盡蠲而本山之盡免也左右之人斤斤無敢爲奸也此皆吾曹之所以德侯而子子孫孫所不能忘者也余向知侯之能文而至是又知侯之能政蓋廉生明明生公公生威威生治治生寬持此以往雖相天下可也何有於一

職一事哉迺受簡書其事令嗣侯至者有所式焉侯名勲檢吾其別號云

仁和縣劉侯去思碑

夫令職親民耳故必致所以親民者于民而後民亦親之上下交相親如腹心手足之依庇故居則愛去則思古之循良大抵然矣晚近不然令之精神大半奪于奉上官飭交遊反其所謂親民者而仇民卽以稱職擢而民且胡越人視之甚者疾之如鷹鷂得去爲快思于何有余以

快雪堂集

卷之又八

十

是知上官之耳目可蔽交遊之口可移而民各有心不可以虛聲借也余乃今于仁和劉侯之去有異焉始劉侯之來徙自嚴之建德中丞劉公實請之仁和儼錢塘稱省會自兩臺而下藩臬諸司及他貴人持節旁午士大夫之東西行稱過賓者趾相錯于路而民事之煩委又五六倍他縣令戴星坐堂皇至丙夜不休以爲常猶患不給而俱不足以難劉侯劉侯始至數月其治嚴甚士民惴惴奉法如立嚴師之傍而聽約

束無敢怠易已而漸安之久且悅之而侯亦漸降顏而親賢士大夫問民疾苦務令得盡首尾五年民且帖然習侯之寬而惟恐其不久矣侯警敏有威能斷大事善應卒意有所持三軍莫奪故事撫臺之牙旗及引旗之繩繩以雜彩歲必一易侯之始至曹吏以告侯曰吾且視之視之而曰旗與繩俱未敝浼而新之可也卒不易劉公聞狀喜曰是必能令終當不負吾舉於是君子兩賢之稅事起一日市民鼓噪欲犯中貴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十一

謀曰先生惇史也劉侯德于吾邑吾儕不能不聽其去而又不能自戢其思願以先生之筆爲吾儕之舌勒之貞珉以彰不朽可乎余曰可哉夫以仁和之劇且大也而侯治之五年以嚴始而以寬成卽上官之檢察過客之月旦吾不知其凡幾侯以至平調其至變而卒未嘗奪其親民之精神非至才且賢不宜有是卽以當喪壘之尸祝胡不可歟余自投林樂親魚鳥希居城市卽劉侯之賢余愛而企之然不能數數相見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十二

而侯且去矣余爲侯故不能無言而况重以士民之惓惓耶故爲之記并系之詩曰

侯之來治用嚴肅風雷法豪姦風雷駛天澄鮮吹萬同民安恬興學校勸課先闢人文格兇頑賦役均靜不喧侯之去官于南民悲戀扳車轅度再來旌翩翩棠之陰春晝妍勿剪伐萬斯年

陸冢宰莊簡公菁山祠堂記

泝吳興西南四十里而遙有山焉曰菁山當湖陸比部胥峰先生之墓在焉是爲冢宰莊簡公

父余憶往歲嘗從莊簡公泛舟茗溪自埭溪卽
陸登金山之巔往返皆居停菁山宿陸氏冢舍
覽山川之秀麗懷英耆之典刑爲低回久之不
能發蓋形家者言有菁山如走馬世代出公侯
之吟故卜地者爭奔走焉胥峰先生蓋擇而取
之其是非未可知迺莊簡公實不信形家吉徒
以先人一丘寄焉千秋萬歲魂魄所依每春秋
展祭不勝松楸霜露之感嘗曰當湖距此二百
里而遙吾子孫安能時時來此我必葬我先

雪堂集

卷之八

十三

公之旁歿而有知幸不失定省吾安焉顧謂少
子基志爾識之今公已定葬當湖墓有宿草矣
基志曰公意屬菁山而當湖也雖公神在天蕭
然往來無所不可然小子實識公語忽諸迺奉
公瓜髮衣冠葬于胥峰先生墓旁相去若干步
曰瓜髮遺帨衣冠體魄所憑此猶先公也因治
其生母某夫人生壙于此百歲後先公養于地
下有人矣又建祠堂三楹中肖胥峰先生像公
居昭位父子相依子孫歲時上食蒼蒿悽愴如

或見之庶幾其先公志而遺訓之不隕越然基
志實貧不能具土木之費取足于市產醵金僅
克將事亦賢矣哉公生平難進易退晚登冢宰
不盡其用性喜扶植善類如飢如渴或云某善
士卽折節定交談對移晷不倦有事咨請降色
誘納必窮其底裡如圖已事余自癸未後數數
侍公于水邊林下測公之微而睹公之大卽地
滋萬類海涵衆流何以加茲今安得起若人于
九原而依歸之因記公菁山祠堂歲月懷公生

雪堂集

卷之八

十四

桐鄉烈婦某氏碑記

余憶辛卯秋吳閶舟中友人朱生玉汝爲余談
桐鄉鮑氏婦某以烈歿事首尾甚詳時婁東陸
大行少白同舟擊節賞嘆余卽筆其事湯錄中
許爲製文豎碑墓旁以旌其烈大行捐貲倡衆
而屬朱生任其經營今三年矣此日朱生遊白
下數數督逋迺理舊聞爲之記烈婦姓某氏桐
鄉縣某都閭人小姓子微甚幼字鮑文化文化

長病瘍遂稱篤疾父母懷貳且以女俾豪族聞
於縣庭令濮陽君探女曰鮑郎癰疾若此豈若
良配從父母貳不亦可乎女痛哭以歿自誓令
悲傷撫慰之遂爲文化婦文化宴其業刻字爲
活僦居數楹僅蔽風雨婦日夜歛身執紼以佐
之鄰里不聞其聲伉儷甚篤會歲荒文化病瘡
歿婦哭之盡哀夫族利婦改嫁可得微貲徐以
謂之婦嘿然不謂不可而密紉其中外衣夜詣
水邊時大旱水底揚塵顧視蹄泮中勺水宛然
快雪堂集 卷之文八 十五

遂俯身浸面而斃見且聞者無不悲傷其歿而
高其節庠士某等具牒有司給錢殯殮聞之部
使者請于朝而旌異之禮也烈婦墓在縣治之
某門外若干步夢禎故爲史官敬以丹管記其
事且系之贊曰

嗟嗟烈婦女士之特桃李其姿冰霜其骨地穢
處微貨親名踈誰曰不然而偶戚施夫病不棄
夫歿不改隕命蹄泮何其慷慨易盡者形不毀
者心樹此貞砥以耀古今

秀水縣重修儒學碑

吾秀于江以南稱名邑而學稱名庠相傳踞地
最勝自嘉靖中地師某者用四壬寅月日闢鳴
陽門于甲方而科目益盛自後掄魁于鄉及禮
闈者相踵矣近代官翰林者尤盛幾與南直之
崑山華亭閩之晉江吾浙之鄞相埒雖余之不
肖亦濫竽諸君子之後豈非地氣使然耶而十
數年來至無有一人登名鄉書者抑盛衰有時
與或有待與萬曆辛卯春東魯李侯以名進士
快雪堂集 卷之文八 十六

來令茲邑上丁釋菜先師于時璜宇圯敝殿堂
門廡幾不蔽風雨侯露冕卒事又明年休寧汪
君某以乙榜署學政至則寄青瑣于天寧佛閣
侯瞿然勿安乃議新之而苦于積歉民之勿圖
學於何有不得已出俸錢捐贖鍰補綴萬方始
易漂搖而輪奐侯之用心良勤矣侯生齊魯于
文學自其天性下車迄今以經術緣飾吏治補
偏剔蠹庇良法奸百里之內安于覆盂其政事
之卓卓者未易指數修學故政之大在侯則細

節也于是汪君介李生衷純走書白下徵以麗牲之石見屬余安敢辭余念十七充邑諸生維時誦誦何書游息何處與事何師羣何友朋氏族面貌宛然記憶如昨日事耳然徵聞近者膠庠間禮教揖讓少衰于昔新學小生至與先生抗坐不隅行不隨最下者倡優爲偶而酒食爲囿此豈盡然萬一有之視三十年前有朱絃疏越之嘆矣余願遊于斯者寧拙無華寧固無佞力修其根本以無負李侯作興雅意則善之善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十七

者至恃地靈微寵榮儒者所薄余不願爲諸士述也是爲記

通州重建潞河驛碑

上五年御史大夫王公下教兵大夫王公兵大夫王公下教通州守張公略言朝鮮等國貢夷所至每僦止民舍車馬紛沓街市非所以尊國體柔遠人不便其議築館并圍墻廠房令容車馬并物料工直以聞于是張公具報如兩公指復言潞河驛當孔道業以圯敗隆慶中被火折

存僅數椽諸持節往來者給厨傳浮屠寺仍宜并修支所節傳置餘金及所貯官房價等金或佐以它額若而緩役胥靡泊所募民夫皂隸等若而人足就事於懷夷狄仁賓客便遂移文諸監司監司俱報可迺以是年秋七月之三日興工因舊址臨潞河爲驛驛之西爲總會鋪其內承衙也承衙之後爲監房驛之東爲來賓館館朝鮮陪臣驛之後爲撫夷館館各衛夷人圈墻若干畝中列廠房具如兩王公教云其址以丈

快雪堂集

卷之八

十八

卽歌皇華獻楛矢者遊居寢臥其下觸而思焉其周爰之慮頌聖之衷寧不益篤而微惠于公訓無窮也哉雖然澤門招尤于版築廚傳見抑于元康以古揆今有不然者則何以解也蓋公東魯人生洙泗之鄉而探河洛之秘澤于道德而波及于吏事其令三河及守通卽無不釐然舉者詎一賓政爾也然則公之所以能用民而當上意固有本哉固有本哉是爲記

高淳縣重濬天生橋河碑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九

我聖祖初定鼎金陵時京口尚未開通陸運者起雲陽而水運則由江陰出大江汭波濤五六百里或蹈不測聖祖閱之乃令開溧陽之廣通壩置閘啓閉而鑿溧水脰脂岡二十里成河卽今高淳天生橋河是自有此河而吳淞之運皆由固城等三湖直達秦淮稱便計已後成祖定鼎燕京開京口置閘通吳淞運道而言水利者祖單諤蘇軾成畫仍築伍堰以成吳淞陸海之饒于是宣歙諸溪及三湖之水皆不得入太湖

而逆達之江于是高淳等五縣之腴田半爲蛟龍之宅矣而尤賴天生橋河一線之流可以殺湖水入江之勢而不大至于橫決則此河之開塞其關係高淳等縣之利害益尤要已萬曆丁亥夏大水而所謂脰脂岡者崩裂數百尺填塞河流湖水大涌而五邑僅存圩田皆以廣陽侯之居可嘆也於是五邑有司以濬河請不啻如拯溺救焚卽五邑之民不憚征繕以待上命而文移往來動成寢閣又五六年而丁侯至初下車進父老問民疾苦僉曰無如濬天生橋河之急侯曰然遂條上便宜兩臺時撫臣朱公是侯議檄侯以高淳之賦首事而當塗直水衝利害共之量助工十之三侯奉命星馳相度成筭在胸謂民貲不可急料也假官帑編銀以寬之謂苦役不可法繩也選耆良大姓以督之謂財力有限不可令侵冒也委勤恪丞或以監制之始事于今歲二月某日休工于四月某日爲費僅六百三十金有奇而大役已迄河流復通報成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二十

于撫臺朱公大喜嘆其神速下教褒美仍令立碑示旁近居民有擅盤剝之利而竊下土石墮河流者罪如律而聖祖之遠謨五邑之永利庶幾弗壞然非丁侯之精敏與朱公之委信則其功終不成余以此嘆任事者之難而任任事者尤難之難已丁侯治淳如隆學校正風俗緩征斂清獄訟諸治行無不卓卓而其最大者在茲役遂以韓生仲雍等之請而記其事蓋不徒張丁侯之功且以爲他日任事者勸焉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三

少師申公新置吳縣十一都下扇六畝役

田碑

前少師大學士申公吳人也輔政十有五年總揆居半繼江陵嚴苛之後壹意敦大簡易與天下休息公雖謙謙不言勛伐而四時成歲功歸亭毒有不可掩者上方信任公不衰而公優然念止足之分堅請骸骨上遣中使諭留再三不可乃遂公請公歸未幾而天下亦少多事矣公時年未六十神明安閒步履輕捷如少壯人園

而居栽花蒔果木進布衣知舊談說生平咨校疾苦每至移日或相過從故所遊歷處以寄其嘯咏閒適之樂佛廬道宮村莊里社輒跡幾遍公蕭然巾履僮奴不諱人或不知爲公益公平易忠厚爲鄉閭所親安如此公歷清華至元輔垂三十年祿賜累鉅萬給衣食施與外輒買田曰吾不敢靡上恩計公歸田僅若干頃公籍吳縣十一都下扇三十二畝而所置田歸并本區六畝歲輸官稅必先以爲衆勸又念旱澇非時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三

賦役繁重長賦者將不勝賠累而官戶獨完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慨然割腴田二頃爲役田收其息派爲四三以給長賦者而一以分給書總諸役凡出兌差解一切經費倚辦寬然而有餘蓋公之大者施于天下而緒餘以潤一鄉其用心厚而事可紀者尚多此其一也昔有宋范希文先生旣爲相置義田贍族錢公輔記之吳人至今以爲美談希文後五百年有公役田贍及一里視族公且廣焉余嘗歎江南士大夫名位

如公而田產僅奴數十倍者不乏獨以義舉遜公何耶公以廉慎謙厚持身裕後二子武庫君孝廉君皆擇地而蹈甚有家法僅奴斤斤無干文罔無論十五年宰相卽一命以上有是乎余在公門牆自丁丑迄今十有九年而吳浙相去僅百餘里耳目所漸知公最詳受命記役田事因略及公生平以勸鄉之有位者且附錢公輔之後云是爲記

重修漁梁壩碑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五

王者建國置郡則水利其首務哉溝渠之制坊于前古隄防之政詳于漢代或以宣其壅滯或以阨其末流使其有餘不足相通相濟而不爲民患則財利興焉風氣固焉水利之重也如是余初至新安方伯文明府治具邀余汎舟溪水順流而下至一巨防壘石所爲如城如牆水過其上縣流湯湯疾雷忽作素練飛翔滔滔汨汨達于錢塘此何爲者號曰漁梁蓋漁梁之築也久矣而近始修復禹廟相連崇基偉製屬以層

樓憑欄四望萬山在目晨煙夕霏頃刻異狀蓋一方之壯觀已是夜樂而忘歸次日別方明府爲白岳之行遂登黃山窮海子之勝返乎溪南則有青衿生陳其志等九輩贅而請曰曩者漁梁之遊先生樂之而不知其關乎郡治者大也今幸吾郡邑大夫協謀士民同力以克修舉敢徵寵先生惠之一言記其成功謹再拜以請余徵其說曰漁梁之始創也不知何時嘉靖間郡守段公修之則編戶日富生齒日繁許文穆公懷雪堂集卷之八五

是年登選歷詞館大拜自後人文彬彬稱盛邇者推稅之役起姦渠挾巨璫爲市視新安不啻金穴前驅入境閭閻若掃賴吾郡邑大夫蒿目補救不至大壞然亦困矣卽賓興仕宦視昔亦少衰而梁壩之圯適會其時咎將誰任哉蓋紫陽爲郡治主山其水合於大溪非漁梁則水瀉不收故漁梁不可一日廢已余曰止是乎夫山之液流而爲溪小溪合爲大溪茲溪自黃山而來合小溪何啻千百詎惟紫陽一溪建瓴于高

山而入江趨海箭流不足擬其駛數百里之內
耕于斯汲于斯惟水是依而不爲蓄其流格其
濫尾閘之去無涯山下之出不繼如民命何故
隄防之設聖人裁成天地補贊造化於是乎在
利國利民兼濟之術也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
之廢一不可故崇伯堙洪則彝倫攸斂禹錫玄
而告成功則曰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故水
治則五材六府無所不治否亦無所不壞水政
之大如此而隄防其一也郡邑大夫之所甚急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二五

也若以編戶生齒一時之盈縮科目一時之多
寡紫陽一水之紆直而使漁梁任其功咎則今
日之漁梁僅爲堪輿設也乎哉堪輿小術君子
固不道也是役也爲費若干官以贖緩先之而
閭右繼之各任其半凡若干月日而畢工是爲
記

快雪堂集卷之八

快雪堂集卷之九

傳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張太宰恭懿公傳

蓋明興而杭有名尚書兩曰于忠肅胡端敏追
公而三忠肅功在社稷而身蒙難端敏翊贊太
平而享林泉之樂最久人尤慕焉然兩公俱本
兵至隆萬間而公以冢宰顯其名位與林泉之
樂足將端敏而出處瑩潔不啻過之公立朝大

快雪堂集

卷之九

二

節具前元輔婁東王公神道碑而終身敷歷次
序及一言一行之懿又備載年譜余小子卽有
論著烏能加而公之孫郡守君請之甚力因憶
余以少司成赴南京公親辱顧誨且期之公雅
不報客謁一旦施于余或者以千秋之事見托
未可知乃不辭而撫公生平九卓卓者爲張恭
懿傳公浙之仁和人諱瀚字子文元洲其別號
公幼卓犖敏惠異常兒年二十四舉于鄉爲嘉
靖甲午明年成進士歷兩京郎署郡守潘泉而

至大官所至輒有聲績自少至老猶宦途者四十餘年中間再居憂一謝歸而最後以南工部尚書入爲冢宰蓋是時上方銳精吏治而江陵相用事以嚴肅佐之內外吏莫不惴惴重足一跡洗滌以稱上旨而公獨持大體濟以寬和一時良二千石賢監司俱出公選用吏治蒸蒸爲一時之盛無幾何而江陵相奪情事起初廷推冢宰公名在三上越次用公而江陵相自以爲德不無希公報遂徵上中旨屬公諭留而公快雪堂集 卷之九 二
毅然不可然不欲顯居其名乃偕三尚書密晤江陵動以微言因流涕江陵滋不悅卒中公以歸是時朝紳爭倡保留之議一國如狂而忠義之士觸忤雷霆幾不保六尺士大夫氣折而不敢動微公誰爲綱常左祖者公雖歸而名重于九鼎大呂公之賢寧俟蓋棺論定耶公年六十三爲冢宰六十七罷歸歸十有八年而終年八十有三公身長不踰中人精神映發雙眸炯炯如電心事粹白議論簡易性儉率自奉無兼珍

重采飲不至醉樂不至淫最喜讀書卷帙不釋手少擅丹青晚盡弄之詩律在建安大曆間文取經世不經藻績書法大令智永最喜爲人書雅好山水家居半湖上歷宦祿入無私臨終檢篋笥無厚蓄此可以觀公廉矣史臣某曰余初入仕張公方在銓衡其年九月長星出而奪情事作自張公歸而繼居銓衡者六七公賢者不久久者不賢士論益思公不已近世柄臣無如江陵公專而公在銓衡五年稱最久然能舉其快雪堂集 卷之九 三
職不廢江陵公雖晚節不終而丁丑以前頗能虛已畢公之用居然賢相已余因論張公而思江陵識世變有公評云

吳明卿先生傳

余知楚有吳明卿先生凡三十年近歲辛卯始得謁先生于吳門舟次是夜維舟寒山寺傍驩飲幾徹曙臨別先生領余語甚悲曰吾七十老翁難再涉此恐無相見期鵲首再拜珍重而別又一年先生訃至矣先生故宜有傳惜余非其

人而先生之子士良請益堅乃採撫先生行事尤著者次之云爾先生姓吳氏諱國倫明卿其字先世籍嘉興爲余同里其始遷楚而家興國自賢忠公五傳至先生兄弟四人先生最少先一夕鄰人夢神人乘雲黃袱荷書下其家明旦舉先生先生神宇朗發慧解非常性豪爽不喜問家人業而下幃讀不休方治博士家言卽陰治古文辭及詩間出一二作已英英耀世矣嘉靖己酉舉湖廣鄉試首名明年庚戌成進士又

懷雪堂集

卷之九

四

明年辛亥授中書舍人司誥勅故事中舍直兩房者俱委瑣雜流內閣大臣頤使之如佐史然先生以特例選入不少爲屈是時吳中王元美歷下李于鱗主盟文章門庭高峻而先生與長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廣陵宗子相等往來文酒靡間號六子社名高毀集公卿以下側目焉相嚴雖意忌先生而陽好之且冀其爲已用拜兵給諫德之而先生所論列自若一不規相嚴意會楊忠愍以曹郎言事醜詆相嚴論死而倡

爲奔哭賻贈作詩輓之且經紀其喪者皆六子之屬先生所作輓詩六章猶稱悲憤飛語旣聞相嚴大恚曰吾故疑吳生非長者果然時以星變察吏謫先生江西按察司知事久之量移南康推官先生優游白鹿匡廬間意氣自若有古來薄命婦不自悔蛾眉之句然相嚴意終未已且以京察罷黜先生徐文貞力解得以推官調河南歸德居無何自免歸相嚴敗就家起先生福建建寧同知擢守邵武蠲煩滌苛治尚寬平

懷雪堂集

卷之九

五

快滿謀最恩綸寵逮已復坐毀奪三階謫知廣東之高州治尚威猛吏墨誨盜者民豪舍盜者俱論治如法會流倭犯城三先生擊却之三軍府上功賜金褒賞亦三高入德其保境完民立生祠尸祝之初先生聞倭至倉卒議城守先生鼓衆登陴盡地而守人人自堅先生入訣妻子探一書囊授蒼頭奴曰卽不諱爾投吳謁王長公以此付之蓋藏稿也其臨事慷慨如此此豈徒虛聲以文雄世取今名云爾哉先生自謫籍

歷郡守藩臬所到俱有聲最後爲河南參政先是江陵相在翰林與先生雅故後稱元輔當國禮絕僚舊而先生故態自若新敬不加時以入賀至遂中論劾解組歸先生以兩忤權相起而復折竟不至大用時論惜之然而名益高天下能言之士不東走吳則西入楚蓋六子之屬稱長年者惟婁東與先生中原相見足稱敵國客亦相賞云先生歷官三十年橐無餘財初州城創宅盜入遺火僅餘瓦礫再構文本園尋轉鑿

快雪堂集

卷之九

六

他姓最後得地于北郭外師山之陽湖水環之先生曰可矣導湖爲池疊石爲山下爲甌甌洞雜埒卉木而題曰北園先生日與賓客遊咏其中酒酣起舞溟娑童子從旁雜奏箏鼓望之者以爲神仙中人蓋州有園自先生始人謂園勝州吳公勝園知言矣王元美先生卒先生自楚入吳哭之盡哀歸楚無何亦卒年七十海內文章連失兩先生歲在龍蛇亦厄運使然哉先生所著有甌甌洞藁續稿凡五十四卷行世其黃

楸之符耶史臣曰自屈宋下楚才何其侈耶明卿先生起嘉隆間嗣響李何齊鳴五子甚且超乘而上豈不憂憂乎難哉至其緣儒飭吏寬猛適宜牧守監司悉善其職尤足爲文士吐氣惜其不大用令以甌甌終也然其著書表見遂與弇州伯仲采詩國朝者吳楚其大風也哉

于長公傳

于長公蓋余門人王立字中甫之父諱明照字元晉別號見素其先在宋自汴南徙遂爲金壇

快雪堂集

卷之九

七一

人入國朝稱著姓代有顯者而契玄素齋最著素齋生勵菴諱未舉鄉薦行在儒俠之間生丈夫子六長公其冢嫡也白晢魁岸美丰姿語聲如鐘望之翩翩如仙少辭祖蔭以力學顯登順天丙子鄉薦時兩弟叔某季某業前長公先後舉于兩京兄弟三人同計偕者再歲庚辰叔季成進士而長公發于子仲癸未亦成進士于是長公懷然懼曰天其盈我乎盈則溢吾其以謙承之遺書規仲甚切久之引例乞恩遙授南京

都察院都事歸而闢園郊南因下爲池散植荷柳龍山之陰時竹萬竿從昆季朋知日娛其間風雨不阻或勸以小殖生計笑曰雲水淪漣竹樹葱蒨怡然此中寧嘆不足耶中甫性耿介不阿又佩長公訓勉爲忠貞所居閭曹寡務益結納名流紬繹天下大事得其要領抗疏言得失觸忤大臣幾陷不測人情洶洶爲長公危或有所刺譏而長公談笑自若曰此吾意也然中甫竟無恙人益多長公識長公雅叅玄世味淡如快雪堂集 卷之九 八

子悲羣僕內外肅然撫兩弱弟如子其平居一言一動惟恐失兄弟驩老而彌篤小有外侮輒身當之未嘗遺弟以難以故兄弟間最相友愛實長公倡之也與虞太安居四十餘年相莊至白首未嘗以私喜怒傷伉儷之重晚廣嬪御馭之以嚴閨門之內肅若朝典教諸子嚴甚諸子進見皆屏息不敢仰視小有過輒撻之賓朋在前不避或曰父不當爲子隱耶笑曰不然過之大者當爲子隱今小過耳如其不恥隱之適以成其不肖如其恥之媿之可以杜其將來族旣廣好惡多有乖違輒取平于長公長公旣恩禮素洽又臨發中微咸意解心折去至有大不得已輒損已以平之故宗黨翕然推服長公無二隆慶中吳民承用事貴人風旨齟諸大家訟牒紛然攘臂詬辱無何用事貴人罷去後來者盡反前政豪家或駕言前事以規利報怨而長公不然鄉民唐姓者嘗挾長公十二金而懼禍因鬻其子女償前挾長公大爲感愴還之金併

還其子女因偏召諸嘗挾金者盟而遣之曰貧民得錢隨手散去必微之將重既去之財而輕人命吾忍耶於是諸挾金者皆感泣散去其他市義立然諾脫人之厄存人之孤事甚夥詳具誌若狀中長公子文好蘇長公子詩好陶淵明邵康節曰此不當以聲律求之水聲林影間試一研讀便覺天機激觸萬慮都捐耳嗚呼長公行卽長者至其胸次實有天風海濤氣色明而未融以昌其後所謂挹彼注茲豈可量哉太史

快雪堂集

卷之九

十

氏曰嘗讀漢史至于公治獄寬平知其後有興者而預高其門以俟之後果有廷尉定國天之可信若是長公豈其苗裔耶何其德之厚也吾聞于氏彥彥一脉則芮太夫人始以內行培之海爲百川之會自崑崙而尾閭非一日已然培之難剝之易後長公者其慎所培哉

張御史傳

張御史者諱應揚字以言徽之休寧人其遠祿爲漢文成公良子孫自夾川徙居硯里父曰宣

母吳而公生于倪公性至孝喪母倪及小祥會學使行部或欣公曰禮嫡母在不喪生母子宜出試以慰尊公公毅然不可年二十五始藉爲諸生貧無以養糊口鄉塾諸生凌晨造館見有虎踞師席甚怖諦而後知爲公傳告驚異壬午登鄉舉成癸未進士謁選當爲令得吾浙之蘭溪俗侈遺女女生多溺死公下車卽禁溺女全活頗衆壽昌令某有寵于執政欲飛田稅于蘭公履畝定界迄不能侵歲苦旱公步禱盤山之

快事堂集

卷之九

十

龍湫雲一縷隨公後應時沾足且置社倉廣積穀設法賑濟以故比歲不登而民不苦饑已丑召入擢南京浙江道御史卽日改貴州道蓋異數也在臺慷慨建白以澄清天下爲己任庚寅巡京倉宿弊釐革殆盡癸巳按山東丁吳太孺人艱望閭號踊徒跣五十里而至喪次依苫塊三年無越禮有請謁者謝不與通丙申復除雲南道是時上厭言者章奏入一切置勿省而公抗疏請補臺省惜人才重銓衡親批決數事侃

侃千言事雖不行而直聲振于朝尋出按滇滇
去輦轂萬里民夷錯雜部使者或以荒遠故溺
職而公獨矢心莅事不爲具文屬順寧代候二
酋構兵焚滄漾二橋勢張甚公從容斂定不爲
窮兵後上錄公功賜金褒美往恤刑有專使是
時上屬按臣公得盡心省豁冤濫方獻西逾榆
城則久晦而晴及獻洱海則久澤而霽活人感
天其應如響任滇三年得代收按閩先是公署
爲稅使所踞公預檄出之既至裁省不急以紆
快雪堂集 卷之九 十三

言之亦允蹈之善屬文奏疏愷切條暢有賈生
陸贄風調他文亦善所著有星軺草等春秋五
十有一子成斐有儒才擇交遊稱公佳胤云舊
史氏曰萬曆中葉上薄言官甚言官亦索然自
廢骨鯁退而髡茸進矣新安張御史體貌魁梧
矜大節自爲令至入臺兩按雄藩俱有聲績然
身沒僅存圖書至不能庇子孫非錚錚者乎相
傳公卒後稅璫入弔旋風忽起火其奠章稅璫
辟易下拜公之靈爽故如在耶余至新安叩其
快雪堂集 卷之九 十三

呂先生傳

呂先生諱煥字堯文養心其別號也先是其弟
泰興公與予善予以泰興公故得瞻先生且有
姻連既沒而其子元啟以泰興公命屬不佞傳
先生行事不佞不敢以不文辭滅先生芬芳不
揚也于是作呂先生傳先生其上世居汴建炎
中有繼祖者官崇德以兵故不得歸籍崇德因
世居崇德云自以寧公而後凡數世而後有沔

陽公沔陽公伯子爲先生先生而有異徵十
六舉博士弟子員不售輒歎曰丈夫當雄飛吾
惡能低首越雞隊中遂棄去隸籍太學已而復
不辭而先生遂謁天官選授廣東靈山丞稟職
惟謹採珠之役黃金不糜而民稱便上官稱才
焉乙巳遷贛州經歷去時靈山合浦諸父老子
弟無不攀車轂涕泗交頤者居贛多異績復擢
宰保定先生不以催科期會爲急直指使者故
聞先生賢行邑輒問馬價幾何先生時未集也
快雪堂集 卷之九 十四

繁重苗且屢警先生贊開府公多計畫者沅州
城故圯開府公廉先生能檄城焉而先生督辦
如保定時沅由是用休內辰擢山西行太僕寺
寺丞間道省沔陽公牽裾不忍行勉就職終以
親老上天子書得解歸沔陽公雅好賓客先生
日具羹菹厄酒奉諸賓客驩假以驩沔陽公太
夫人晚事佛先生亦僂事之若受戒弟子然其
言承志父母如此史氏曰語云嘽嘽之德不足
就也嘽嘽之食不足狃也呂先生疆毅敏果以
快雪堂集 卷之九 十五

彼其才餘于淬刃矣而位不三旌祿不干鍾董
露頤末所謂嘽嘽者非邪乃其置祀田振疏戚
爲宗訪者又何廖廖款款也嗚呼什一行于
官什伯行于家呂先生之志慊矣

卓漱雨傳

嘉隆間弇州王長公執文章旗鼓號召天下天
下之士靡然從之得一坐之驩一語之與欣欣
然如享太牢登春臺日中逐已爲無千古矣當
是時浙士最著者蘭溪諸子康元瑞仁和卓光

祿激甫蓋儼然以附庸自命云兩君子之著作
具在其工拙不可掩然文章道喪久矣與其逃
之母寧附焉吾取兩君子激甫以去歲六月卒
于京師而其子爾康爾昌故從余遊爲作卓激
甫傳激甫諱明卿其先遂安人遠祖復初忠貞
公從弟忠貞殉節革除君復初避地奉化轉徙
山陰仁和贅宋子孫冒其氏復初七傳至激甫
始復稱卓氏初激甫與伯兄俱業儒而性豪舉
不樂抑首伊吾乃從父策徙而之賈受賈踰年

快雪堂集

卷之九

十六

業已精其術忽嘆曰丈夫亦欲畧知仁義使長
者轍及門耳寧能以賈豎終耶遂發憤下帷盡
取古人書讀之而尤嗜詩二十五補南太學生
詩名已籍籍都下國子先生待以異等歲辛酉
伯兄舉于鄉激甫喜甚吾父一命有托吾可優
游爲千秋計矣已而伯兄天激甫始大憂念無
以慰尊人乃從選闕下以例得光祿監事需次
一年復歸而奉尊人七箸是時激甫詩名益進
遊傾天下歲戊寅始謁弇州先生先生亟揚

之激甫益自得高步濶視性又好雌黃自快高
青天而下黃泉仇口間作或相引避去而激甫
終無憾肝膽鬪鬪如洗久之謂薄者歸厚矣
疑表裏思衷矣激甫有至性先後居母若父喪
哀毀過節終制不御酒肉旣免父喪赴闕補良
醕署丞遷典簿光祿職尚方膳目與貂璫伍諸
奸竊其中出入莫可究詰而典簿總寺事稱至
難激甫治事自若初若相詬病久之相謂曰夫
夫一無染指吾曹何爲一官人久物故而餽藉

快雪堂集

卷之九

十七

自如廉其實將奏治之監官叩頭引罪卒除其
籍劉天裕者給事武英殿與其兄金吾緹騎相
緣爲奸以僞篆支光祿司空畫工歲餉若干事
覺下典簿訊緹騎故匿弟而身對簿氣張甚激
甫徐以他語鉤之其人感悟出第底法而已得
末減爲鬼薪都人大服時卿王公意在節縮而
激甫能引大體爭之匡正良多官譽翕然寺倉
圯衆議新之百金激甫欲倍之卒如其議又欲
減諸郎日給肉亦以激甫一言止王公嘉激甫

練達不阿每事咨訪焉已遷珍者正當事者才激甫將羅之史局而銓衡又欲以大郡司馬借之其年六月一疾卒時年六十先是元旦有惡夢而同官范守署初昏時見披髮者疾呼曰五人當之三嘆而滅蓋以此疾隕者四待激甫而五激甫于書無不窺于才無不宜于事無不練于小道曲藝無不精曉少有大志勉就貲郎以一割自奮結髮論交至老死海內知名士無不與遊者至布衣詞客與名一技者望其門若快雪堂集 卷之九 十八 傳

寬而力不能爲之白寧與俱係耳令感悟立請干當道得減死論戍然于生非素交也卽古稱俠烈何以尚茲詩法中唐近步歷下稱能品兩都名勝吳越山水題咏幾盡矣所著有卓氏藻林唐詩類苑卓激甫文集詩集續集北遊稿數十卷行世子三爾康爾昌爾臧俱文彩能世其家太史氏曰激甫翩翩俊流執鞭大雅其行誼凜凜有賢豪長者之風而不得以科目顯君子惜之然世所稱科目者或齷齪無所比數儕于快雪堂集 卷之九 十九

包孝子傳

孝子姓包氏名世熙字某太學生世居嘉興縣德化一都副憲樛芳長子余婚家也幼有至性事副憲公及母曹恭人曲盡誠孝或有疾痛私與婦屠對泣比復而後驩然也萬曆庚辰副憲公邁病幾死世熙露禱哀號至嘗糞以辨甘苦始病迄痊五十餘日未嘗一解帶卧居久之

從表兄諸澄甫詣拜城隍之神各詢父年壽所至神謂諸曰爾父壽六十三次謂世熙曰爾父壽止六十爾父子多口過宜切戒之既覺汗流驚懼甚至辛卯四月諸父錮卒官年果六十三計至大恐既不敢言之人又不敢聞之父日夜憂怖密室間窻流淚不已若傾刻大變來者時武林如法師寓錫東塢通達佛乘就而謀之且曰吾聞古人有減算延親者遂商定一疏密書之涓日潔齋禱于佛前願損已十齡續父餘齒

快雪堂集

卷之九

十一

抗詞宣懷淚隨聲注哀感左右莫能仰視然其事祕獨一二緇流知之耳其年應試歸自南都不一月暴下卒異哉先是副憲公偶過僧房微聞其事意亦誕之絕不語人子既死雖復哀痛亦以爲適然之數故不之異也蓋副憲公年始五十有九未至六十且虞妖夢是踐而今且過其二矣豈真爲子所延耶抑偶然耶今歲七月過余池齋因話其事適如法師在坐從而證之遂屬余爲之傳余因嘆一切世界因果年壽短

長皆因心建立心無彼此故因果可以改易年壽可以相通異類猶然況於父子武王告文王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故武王九十三而終父可與子子獨不可以延父乎而道書又載暗中神明察人罪惡輕則奪算重則奪紀既可奪也亦可予也心力轉移猛於排山速於屈伸臂此豈凡情所能測量乎哉乃世熙不難以身代父卽修短無論矣因作包孝子傳令行於世以待夫修郡乘者採焉

快雪堂集

卷之九

十一

戛嶠山別傳老人傳

戛嶠山世傳銀色世界普賢大士領千二百菩薩住持處也往達觀師之遊余恨不能從有戛嶠今夜雪誰伴佛前燈之句顧不知彼中有別傳老人今年八月得達觀師棲霞問寄老人事跡拜陳太史所撰塔銘一通於是始知有別傳老人以達觀師意爲之立傳老人諱慧宗別傳其字湖廣德安府雲夢縣汪氏子生而凝寂不藥世相七歲投白雀寺僧通徹薙髮九歲師亡

有王居士者引之入蜀至重慶府綦江縣永興里海印石門寺依僧宗實受具戒嘉靖甲午登峩嶺顛禮佛次時雲氣乍斂杲日當空見一異士金色小舟歷銅塔崖而沒述於得法師謙公謙曰爾大有緣此菩薩示現也自此以荷擔山門爲事矣居山四十年自白水至山顛樓觀像設之屬無不鼎新充拓儼如天宮化城遠近瞻仰嘖嘖稱嘆隆慶己巳始出山遊京師萬曆甲戌渡海禮觀音大士戊寅遊五臺再如京師返快雪堂集

富民某氏之門趺坐七晝夜乞若干緡齋僧主人初不樂施至夜光明徹屋驚異跡之光從師坐處起始皈敬焉又往漢州金堂縣擊魚募化其聲所應不定東擊西聞西擊東聞一夕大雨師不出戶魚聲亦遍田野村民物色之師但安坐神祠而已其渡海也見白衣大士坐金色蓮花冉冉雲氣中同舟五十人獨師與一成都僧見之弟子鎮滄未薙髮時從師荷擔甚疲師問曰耐煩乎應曰諾行一二十里復問答如前不快雪堂集

如脫敝衣言句超洒有若此乎余傳老人事時
在雪川道中新雨初收山川如沐老人常寂光
中其一解頗不

素菴法師傳

師諱某某襄陽鍾氏子壯歲棄儒遍訪知識至
南陽留山寺禮泯菴休和尚祝髮飄然一盃歷
伏牛清涼受具戒于京師依秀法師習經論凡
十一載精其業南禮補陀過白下白下名流針
芥自合以攝山講席留師道聲大振師亦樂茲

快雪堂集

卷之九

三

山幽邃誅茅築室棲遲十年一日杖杖將行留
偈淨業堂云自入棲霞已十年東修西補未曾
間掀翻瓦礫成禪院除剪荆榛作菜園每煉蔬
羹供海衆恒宣大教繼先賢如斯匪爲兒孫業
留與同袍萬古傳其氣韻可想矣已而爲衆復
留會殷宗伯邁送瑯琊大士真儀到山卽于寺
右卓菴供奉于時宗英朝袞鄉紳縉舊食服道
風萬里一契或捐金像或題扁額競磨頂踵爭
出資財金碧參差烟霞輝映地因人重信不誣

已乙酉冬大士殿不戒于火金軀無恙會聖母
慈旨宣賜金縷袈裟大士畫像且勅建多寶塔
法運益隆大工隨舉明年殿成師身長幾七尺
頭顱方直面目有光隆顙豐頤音聲如鐘生平
踐履如水雪隨所酬應春溫日旭人自意消說
法直截簡易不爲峻語而格頑導迷遠近欽悅
凡講華嚴大鈔若干座法華楞嚴若干座諸大
乘經論又若干座以萬曆癸巳十一月十三日
後夜示寂一月前火疾作端坐說偈策進諸弟

快雪堂集

卷之九

三

子令勿爲哀麻哭泣期至沐浴跣趺結手印念
佛千聲回向畢大聲說偈云云遂化三日中夜
火滿山若列炬世壽七十五法臘五十師生平
瑞迹甚多初至攝山演華嚴至入法界品檜放
五色寶光又一日講法華至寶璫品見空中光
相儼然汪司馬道昆爲作銘記司馬公兩舉無
遮大會于新安焦山皆師主之其在焦山見異
人數十曹伏師前以脫苦謝司馬見亦如之丙
戌大饑僧衆絕食而蕪陰郝氏裹百斛米至初

登殿禮佛驚謂曰是夢中教我賑米佛也辛卯冬講法華于婁東之淮雲至從地涌出品毫光繚繞法座下經久不散次年應蕪湖講期度江風浪大作師呪觀音力應聲寂然其他毛舉未易悉數馮夢禎曰余初識素菴師于吳閶見其道儀和粹應接詳閑余固欽異之而管登之先生至以其品當與達師上下蓋達觀師深心戴物猛氣直前如獅子遊行萬里無侶而素老則迂頽剝落渾無際涯雖雜之凡人嫗孺將無擇快雪堂集 卷之九 二十六

焉而其一毘利生真切之力謂之不媿吾達師可也

快雪堂集卷之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傳

周母薛氏往生淨土傳

語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又云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吾甚服膺此言今世實心參禪者絕少而又不能一念皈依淨土臘月三十夜到來未免手忙脚亂隨業受生長淪苦海痛哉余感吳江周母往生事爲之立傳令丈夫學道者勸焉周母姓薛氏吾郡之嘉善人宦家子其母夢長庚墮懷而生寔嘉靖庚寅五月五日也十七嫁吳江周某爲繼室尚書恭肅公子以孝謹聞二十八寡居遂有意淨業初掃室供觀音大士異香經日不散香烟上蒸爲脂幻成蓮花枝葉分明數日而滅癸酉歲夢感觀音大士警策遂斷葷血委家事諸婦專修淨業自此始諸子俱向善不扶而直方外淨侶凡過吳江者無不受齋周

氏遠近佛宇像設凡有興建無不受施周氏他如築橋甃衢義田義倉一切善事無不勸爲之以故周氏昆弟大爲叢林所尸祝而母薛之名愈彰薛生平好誦法華華嚴金剛般若等經及行慈悲懺法晚歲益精進加課圓覺日五百言掩關而居于若婦問訊圓光門外頃刻而退畧不及世俗語丁亥五月病胸膈脹諸子請弛關延醫醫謂血枯當服牛羊乳及藥酒薛不可曰吾十五年咬菜根柰何戀此色身破戒乎遂毅然拒之自此專持佛號畧進藥餌至八月疾益甚戒諸子勿進藥善護吾念吾西方緣熟矣至十九日戒母進粥諸子強之粥呵曰而輩以此爲孝乎此世間情耳欲離生死直須打破情關而輩素談此理到此了無干涉吾十五年向佛懺悔求生西方今日期至而欲却之乎而輩但稱佛號助我往生足矣幸無溷我九月初六日啟懺摩道場曰但爲我懺罪業不得祈我住世是日有兩蟲撲面不去曰兩蟲在寢帷中三月

快雪堂集

卷之一

矣是吾夙業任其啖食吾惟以慈悲心待之於是益高聲念佛蟲啖右頤良久復啖臂時佛聲至陀字蟲觸口氣遂滅初九日語諸子曰懺法圓滿吾事畢矣吾讀圓覺知四大假合了無身執一切痛苦棲泊不上但報緣已滿不復住世而輩沐浴更衣齊聲稱佛助我化後無令不淨人近我仍令佛聲不絕吉服送我入龕迎至川堂供一佛二菩薩龕安西向閉龕之後服衰麻設幕中堂以盡世禮龕前香花爲供上食用平

快雪堂集

卷之十

三

聞蓮花香自絕粒至化三七日神氣清爽其念佛聲時而悲婉時而猛厲時而和雅無所不有但無有女人聲耳畔時聞魚子聲經聲佛聲絡繹不斷問之左右不知也三七日中口不離佛睡眠絕少間有昏沉卽猛著精彩如一人與多人敵毫無滲漏其持念如此十二日午入龕遠近緇素然香頂禮至數千百人世壽五十八諸子遵遺命塔全身吳興石城山清涼禪院之右嗚呼善哉諸子祖祝祈最著善余尤善達觀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四

師密藏師兄師子窟中故無凡兒也贊曰

惟善女人厥氏薛作嬪于周婦道竭夙種善根事諸佛掃室焚香蓮花結大士感夢受記茹從此長齋斷暈血節身口具利一切掩關靜居洞生滅法華華嚴左右列晚課圓覺日五百四大非有悟顯訣十方虛空悉迸裂預知時至坐而脫彌陀觀音互迎接身登蓮臺闕空劫春秋五十益以八塔于城山不爲穴道俗讚嘆無休歎我作伽陀妙言說見者聞者心怡悅世世佛種

不墮絕

董夫人傳

董夫人者楚人吾友周元孚之繼室也元孚前室汪宜人甚賢中外稱之生五男一女而逝擇繼甚難其人夫人有堂妹爲元孚某侄婦夫人閨譽夙著周氏故知之而意未之及方遣媒如某氏未報其夜元孚夢汪宜人謂已曰勿議某氏女某氏女傲勿宜吾子女某侄有堂姨賢淑女也盍委禽焉且曰卽勿聽吾語悔晚矣元孚

快事堂集

卷之十

五

旣寤急白父夢若此立謝某氏而議夫人夫人之母熊太孺人者賢母也亦夢汪宜人入室視其女明日媒至大異之曰是故當爲婚於是遂歸周氏五子者長未冠幼方在襁褓交禮之夕列坐夫人之旁夫人一一審憫之旣廟見召諸乳媪問子女起居狀甚細父若兄聞之喜曰新婦新來便能念子女甚善元孚亦喜曰吾有婦令子女有歸足矣安敢望如前室之儉勤以佐吾貧也惟時諭命側室署家事而賓夫人夫人

曰中饋婦職婦女子時嘗學於母甚習其敢以煩庶姑且先宜人之成法在遂悉召舊所役使若而人令各執其事而身綜理焉曰先宜人之舊吾不忍更也未踰月家政井井而諸子女益安夫人日牽裾繞膝不異親出內外親黨咸爲元孚賀新婦賢能若此子又得高枕矣夫人事翁甚孝事少魯先生如翁翁與少魯先生亟稱之無何賢聲遍宗族且滿薦紳之耳矣夫人居常道汪宜人不去口衣汪宜人舊衣無所拘忌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六

汪宜人生辰若忌則設酒餞召子女奠哭之母視汪宜人母而兄視汪宜人弟汪宜人母或使來乞衣卽無有從身上解付之曰宜人在母不得衣無憾今不得母且悲感念其女吾不欲以一衣傷人母也其委曲善人意大率類此夫人聰慧絕倫喜讀書一二遍卽成誦初嫁時識之十字耳比元孚命諸子屬對間從旁代屬一二語甚明麗元孚曰若當善爲詩遂從元孚學詩讀唐人詩若干首又進讀三百篇及史漢諸子

書凡元孚所嗜幾涉其半試爲五七言詩及小詞率有韻致元孚曰子勉爲之他日成集爲子托諸木夫人笑曰妾不幸爲君婦何以詩爲元孚曰子爲子婦何不幸耶曰君才名滿天下妾卽有佳句人且謂假手於君或潤色成之耳以故隨作隨毀不多流傳元孚才識議論今之賈生陸贄每以抗直忤時兩遭貶謫踣躅十年間關萬里皆與夫人共之方貶鴈門道靈丘廣昌間其日風沙蔽天舍逆旅市米夜炊三鼓尚枵

快雪堂集

卷之十

七

腹婢僕欬歔悲嘆夫人談笑自如也居鴈門苦病手書般若心經法華諸偈焚香蔬食而誦之自鴈門量移枯蒼道彭蠡湖風浪大作舟幾覆夫人神色自若但口詠唐子方平生仗忠信句而已夫人神氣清羸噉飯甚寡至枯蒼踰年竟以羸病死時年二十九死猶念幼子屬老婢曰兒多飯卽病汝善視之幼子卽汪宜人最後出者夫人實無子訣時元孚以爲言夫人曰妾幸無子有子卽牽腸綴心妾不瞑矣索遺稿僅得

數十篇多鴈門時所作元孚序而刻之語甚哀
酸夫人以庚辰適元孚迄丁亥凡八年舊史氏
曰去年春余晤元孚于此留連信宿元孚從容
爲余言其嫂夫人能詩且舉其佳句不一而足
余笑謂元孚嫂卽能詩君或小爲潤色今之閨
閣寧有如此人哉元孚云云則董夫人之所謂
不幸者也因嘆羨久之歸而誇諸婦同爲豔慕
未及歲而夫人之訃至矣傷哉比再見元孚語
及夫人元孚嗚咽不自勝因贈余夫人存稿一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吳烈婦汪氏傳

吳生賔廷有婦曰汪氏序班汝相之次女也歸
吳郎十三載孝謹婉順內外無間言賔廷字觀
倩清羸善病且成瘵矣而諱之恐爲父母憂今
歲春疾甚呼汪語之吾卽不起若當奈何汪泣

曰夫存與存夫亡與亡更何言賔廷復詰之婦
人夫亡而無嗣者世不能縷指寧必盡死耶汪
曰人生在世七十者希妾年近三十半世已過
卽偷生不過再活三十年止耳孰與從君地下
之爲快況又無子他無繫念死賢于生于是乞
夫襯體一繡帶懷之次日賔廷卒遂絕食賔廷
斂具皆汪手自檢閱斂畢一哭盡哀迎王姑及
姑再拜曰吾爲吳門婦止今日耳奉舅有叔在
奉姑有叔姒在吾當從吾夫地下姑已上再三

快雪堂集

卷之十

九

慰藉之又拜叔姒自今奉舅姑而職矣聲與淚
俱在旁婢嫗無不淚下比汪母至涕泣守之從
容謂曰吳郎家故饒若嗣一男稱未亡人至白
首亦不負吳郎矣何以死爲汪曰節與孝豈能
兩全吾今非吾母女矣母抱之號泣晝夜不絕
聲汪畧無動容母稍倦遣婢更番護視不得間
至四更守者疲則從所乞繡帶雉經于卧榻矣
旣斂面如生焉春秋二十有八嗚呼烈哉舊史
氏曰賔廷之父如德字潤卿故太學生也居武

林與余往還甚善余知其哭子也而傷之已又知其婦汪之殉夫也而賀之烈婦與忠臣孝子同爲國家上瑞所謂死而不死神燁燁者有婦汪之烈實廷亦不死矣自今吳氏之慶將忠孝廉節并集其門而烈婦實倡之矣余過溪南乃親詣烈婦靈幃下拜且爲作傳以俟旌典云

吳母凌碩人傳

凌碩人者吳江故孝廉吳公承廉之配而太學生嘉徵瑞徵之母也凌故婁江名族碩人出應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十

天府丞某及笄嫁孝廉公孝廉公曾大父洪大父山官南北大司寇家族鼎盛而孝廉公出後諸父中河公某中河公配王而母沈當孝廉公出後時兩夫人俱在堂而沈夫人稱難事孝廉公晨起偕碩人拜牀下問起居佯不視卽視亦無所命之反顧左右語刺刺不休欲以是激怒之而碩人久立愈莊色愈和旣退遣人伺其後言終不得於是沈夫人意解始命碩人坐以婦禮畜之而中外亦嘖嘖稱孝婦孝廉公性濶大

好結客諸錢穀苛細一不問而稟成于碩人無所不治辦客至則走爨下理盤食不倦致腆而後出客饌未徹雖夜分靡敢卽安然自御衣食甚薄比于下妾或客至無時則撤已所饌饌客以爲常一日孝廉公入內見諸御案有餘簋而碩人獨舂糲蕭瑟驚問得其故以此益賢碩人孝廉公內寵頗多碩人無論纖芥則視所寵而愛之或飾所屬目者以進有私相妒者曲爲平解曰若貴幸無逾我我尚夷然若曹反不能相

快雪堂集

卷之一

二

忍耶以故終孝廉公世嬪御肅穆無間言則碩人之訓也碩人性慈儉知大體綜理家政特精密僅奴千指卽幼稚皆有常課無飽而嬉者以故能修業而息之過其先授之產又好行其德不休始吳氏收租私量比公量登一焉碩人親事乃令平之租石歲減以百計孝廉公好施凡所厚善伏臘歲時必有常惠或他往則碩人封識以待至則行之多寡豐殺俱如意指以故孝廉公得好施名而碩人實贊助之已孝廉公善

食酒性又卞急僮奴奉侍稍不謹輒大怒欲苦之碩人佯怒徐徐請自治俟酒醒怒解竟得寬釋孝廉公賴以無酒過他韋弦相成大率類此矣碩人無子撫其側所出兩子嘉徵瑞徵如已出嘗親課之既失孝廉公哀痛特甚至欲自裁以從已而摩二子頂曰吾姑爲爾曹作吳氏老寡婦耳已二子皆授室曰今而後老婦無事矣卽掃除一室移孝廉公柩與居朝夕焚香誦經足不履戶外家僮希見其面有病不藥不禱聽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十三

其自愈曰吾二子已成立吾得下從吾夫幸矣萬曆癸巳春秋五十有六而卒卒之日命二子啟某所某篋案所言行事則凡附于身者亡不經紀署置手澤宛然考其歲月乃移柩別室時所識也碩人生平無疾言倨色侍姬僮奴詢詈不如何論筆撻然和而能莊羣下自肅二子旣冠未嘗以褻見晚迎本生繼姑陳事之不異王夫人問安上食或立侍于傍恂恂婦道也子舍見禮之如客族屬先後宛若中外牽連之親下

逮疏遠無不得其意閭里之顛連無告者時有所給養百里之內斃衢梁飭梵宇必倚施碩人卒之日縉紳士庶無不唏噓有流涕者曰三吳喪母儀矣嗚呼賢哉司成氏曰劉子政傳列女大都以不妒爲首自漢迄明年代綿邈其可以嗣關雎耀彤管者雖不乏人然豈易得哉以余所聞則吳江之凌碩人庶幾近之卒能啟二子茂孫枝以大吳氏宜也樛木葛藟之庇其遠矣哉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十三

丁母孝淑汪碩人傳

汪碩人者海仙丁翁之配而余友南羽之母也丁翁諱瓚家海陽世業兒醫丁翁益精其業巧發奇中甚夥然爲人拓弛喜結客所入立盡又有嗜古僻喜聚古鼎彝先代密器洎法書名畫之屬然不足以質錢不少係客故亦鮮存者自號海仙汪司馬爲作海仙傳以故不具論論汪碩人以訓天下之爲人女若婦若母者碩人系出休邑北鄉下坑之汪汪翁無子有女二碩人

其長家頗豐給翁客楚碩人始髻攝家政斬斬族昆弟利翁久客侵其田碩人躬詣田所聚族壽界而反其侵族昆弟無以難碩人一弱女子而有丈夫之畧無不嘖嘖嘆及笄未字翁故難其配語媼曰吾夫婦百歲後家產屬他人無論其能保先人一丘及吾兩人遺蛻者此女足賴已後竟歸丁翁丁翁五歲失父母育于叔氏及長好大言不事生產然所交游多長者汪翁物色得之曰此吾快婿通其意叔氏乃委禽焉碩人既歸丁日夜恪勤婦職惟謹客日益進碩人不敢私其橐橐垂竭矣乃諷翁曰婦觀夫子才具足倚柰何不治家產而徒以客自困請改慮可乎翁笑答曰吾提一藥囊足自給汝無過計好客自若取之醫不足則碩人曲爲支吾不令敗翁意碩人初舉一女次舉伯又次舉仲卽南羽也而碩人則念翁孤立欲廣其嗣爲進二朱舉一男一女已碩人再舉叔及一女更進二童舉一女及二季翁豪爽濶大待諸子甚寬而碩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十四

人以嚴課諸子及婦肅若朝典然威而不怒內外甚安之翁年踰六十卒碩人稱未亡人二十餘年碩人性慈淑不妒有關雕膠木之德視貳如已視貳出如已子童所生男中痘碩人躬護視隨其卧起至殤哀痛若喪已出翁沒後視兩貳尤極友順童所出二男名五者八齡名六者才週歲碩人視寒煥分甘毳悉同諸子兩貳奄忽辦喪事盡哀不減妯娌里中曹偶或非之而不顧嘗誡諸子曰汝父寬厚能忍垢辱汝曹性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十五

剛喜直多發人過不及而父多矣其慎諸南羽居貧而好客客日進碩人則羹藜藿炊脫粟不倦曰而能似而父是能悅我諸孫負笈四方計程遺之脯果無乏居常勗諸子婦及諸孫不離典訓嘗曰吾爲而家婦而翁常居外舍吾一婦人形影相弔以支朝夕今幸年耄計身所出目前內外孫曾四世百十人吾何憾汪氏翁媼卽世碩人每歲寒食一掃除其墓灑泣而返然碩人素不善輿輿則頭岑岑然率曳杖徒步往至

八十時爲樹墓碣再爲封土一號聲振林木曰
女年摧頽奉父母地下不久自此不再來矣南
羽將客閩中具卮酒爲碩人壽碩人愀然作色
破涕言曰汝硯田足自給垂白遠遊非久計又
知其不可奪勉爲慰籍無久客并道曩時仇家
某某以機中而父而父置勿報今其子孫替業
不可名舉而識之省之南羽居閩二月而計至
碩人精修西方廿年淨業成就時時語人曰我
世緣盡矣了無粘帶將逝之暮歷諸婦房訊安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十六

不夜半無疾吉祥而逝壽八十有七子六雲鶚
雲鵬雲鶴雲鴻雲龍雲騏雲鵬最賢精繪事人
物山水得顧陸遺法工漢魏古體詩及擬李長
吉詩名蓋以畫掩文士俱習之眞實居士論曰
嗚呼碩人聰明強毅識畧過人爲女子時咄嗟
而返侵田已見一班矣至翁媪身後每歲寒食
徒步上冢終爲樹碣以實其父能保遺蛻之言
卽古之孝友何以尚諸其婦丁翁有內助之勲
逮下之澤卒能繁厥胤祚諸孫且數十人淑女

之福貽于方來寧可量哉因私謚碩人曰孝淑
并撰其行事使與海仙傳並稱云

王母曾碩人小傳

碩人閩清流王相如名若之母而處士某之妻
也姓曾氏大田儒家女十三嫁處士居無何卽
爲處士置貳曰家世單寂吾欲廣其嗣不敢廢
小星膠木然而卒生二子者碩人也碩人事處
士十餘年而寡相如始周弟顓未出腹先是處
士母于徐而生于張三歲失父徐張手撫之至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十七

壯而驟失之姑婦三人相向哭俱不欲生矣而
碩人起慰二姑曰婦義當死然不敢死也婦死
誰撫二姑誰爲姑養者于是二姑安之又十年
姑徐卒張亦繼之喪葬于碩人如禮方姑徐之
違養也徐黨爭攫資裝家人忿欲拒之碩人不
可曰姑死謂何而爭長物耶傾囊分給之處士
有姊寡而依女碩人迎與共居養之二十年至
死復買田屬壻氏職其祭其厚于親黨事皆類
此相如爲諸生有文采而好俠知交遍海內識

余吳中當代諸名公傳碩人行事者多矣而不
釋余一言敦乞至再三余言不足重碩人而能
已于相如哉馮子曰碩人明大義不以從死易
殖孤然卒能養其二姑撫若兄弟以亢其宗而
家益腴足當寡婦清之賢英主所亟爲築臺旌
之若復能昌其文樹交游令母之名彰灼于
天下足稱兩賢哉

快雪堂集卷之十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十八



快雪堂集卷之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志銘

汪雅堂座師合葬志銘

余座師新安汪雅堂先生才識通敏足寄大用
而扼于時官終戶部郎壽僅餘六十傷哉顧能
極當年之樂以死所居曰遂園不盈數畝而花
木翳翳堂室遂朗佳客麗人揮觴接塵有時浩
歌長嘯傍若無人嘗曰生于我乎樂死于我乎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一

葬也遂營生礦定終制嗚呼達哉先生之葬也
銘其墓者少傳大學士許公表之者給諫祝公
而余爲之狀所以不朽先生者備矣先生沒後
七年而元配江安人卒孫衍祺等匍匐武林以
合葬誌銘請余不敢不唯唯先生諱在前字立
伯別號雅堂汪故歛名族高祖熹曾祖榮富祖
景楨世有隱德父炎仕爲平湖丞後以先生貴
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母王氏安人先生治
尚書能精其業弱冠補邑諸生又十餘年領應

天鄉薦明年戊辰成進士釋褐吾郡司理先是
平湖公爲劉尉所構守徐頗持之先生儒衣冠
伏謁求解徐不爲禮平湖公遂去官無何先生
以司理至守徐郊迎劉尉扶服請死先生故不
較然民間傳說以爲奇談士故不易皮相哉先
生爲司理廉肅稱職兩署邑篆俱有賢聲庚午
受事棘中舉士數人余幸出門下先生尤器余
在官三年四被薦剡格當有異擢已而中飛語
僅擢南北部郎去蓋守徐自敗疑先生下石而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巧中之然先生實無心亦不置辨先生竟以此
不振司理可耳何必嘉興旣耀俗眸亦虧遠到
豈有命焉不可逃耶配江氏所生亦歛名族以
先生南北部郎考滿封安人父善母曹及笄歸
先生事平湖公王安人以孝謹聞性柔原有卓
識嘉興司理報至蹙然曰平湖于邑嘉屬也迺
翁去丞無幾而丞予以書生儼然冠冕臨佐其
郡尊卑恩怨之間寧無齟齬耶其先見如此先
生故貧士去官又早且好客有聲色之奉龜勉

有無翳安人是賴人稱其能先生三子二女安
人出金鉉金礪側室唐出金和二女安人式穀
均養有尸鳩之德焉鉉礪俱雋才相繼夭折安
人哭之哀先生曰修短命也奈何以死者病生
者對客歎自若先生之沒猶有和在而安人并
哭和至於大故惟三孫莅喪葬耳傷哉先生與
安人同生嘉靖癸巳先生生十二月廿二日卒
萬曆丙申正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四安人生
十一月初二日卒萬曆癸卯正月廿四日享年
七十有一先生仁心爲質引義慷慨爲吏廉嚴
平一介而善食酒興到一石不醉性通脫無城
府官之顯晦家之盈絀子之壽夭賢不肖皆不
足以櫻其懷而累其志庶幾古之達生者安人
初以孝謹佐先生養繼以勤慎佐先生仕後以
節約佐先生樂晚稱未亡人蕭然布素虔奉太
士以終其身稱並德已三子金鉉金礪金和二
女孫男三衍祺鉉出衍祀礪出衍禎和出孫女
一亦礪出合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生也吾園死也吾墓生前一杯吾樂吾素懿茲
昔婦先見足稱雙玉在塵萬禩攸憑

馬郡丞墓志銘

萬曆癸卯夏六月嘉興府同知莘野馬公卒於
官其子諸生之騏等扶廣柳斃簞二千里歸而
以公不朽見托余與公同籍幾三十年又有部
民之誼知公宜無先余者何敢不唯唯已之騏
遣使以日月告余謹按之騏所撰狀整齊其語
爲之誌公諱化龍字雲卿別號在田河南之莘

懷雪堂集

卷之十一

四

野人齋出漢伏波將軍援初著籍涇陽高祖恭
行賈莘野樂其地居焉恭生玘玘生文經公父
也以公守常淮滿考贈中憲大夫實有隱德母
劉封太恭人公幼穎秀不羣日記數千言十八
克諸生善屬文試輒屈其曹偶二十二以春秋
魁庚午鄉試丁丑成進士起家長治令長治爲
晉劇邑附路安郭卽古上黨地藩藩國其中王
故賢而道者或以非法常侵民田若干畝爲園
民供田課畝若又舍其衛卒不充警而役街民

懷雪堂集

卷之十一

五

公力爭之王王稱有先朝旨公笑曰焉有先朝
旨不可見者王語塞迺得論革如故於是時
雅強項令必首及長治而奸民亦相戒守三尺
無敢輕犯公者邑中大治民有棄母勿養其妻
私質盤盂易米供朝飧者子歸反捶其妻母志
自經死子窘以妻逆告坐囚卅三年公一掬立
釋之有鬻者給其稚弟取紬而以殺僕誣之實
自殺僕弟抵死年十三耳公視獄笑曰十三兒
何知卽有之同居弟殺兄僕當從家長殺雇工
人論寧至死耶况殺僕者實非弟也立破械遣
之於是競稱長治令能出冤獄鄰境有冤獄上
官輒以屬公多所平反前後出冤獄無算路士
習記誦爲文濫惡公羣髦俊教之已而得雋者
衆文體翕然一變處邑六年薦剡凡八上治行
爲三晉首屬司理某者以小隙屢中公飛語竟
不果徵用壬午量擢兵部職方司主事久之轉
員外郎屬郎中病公視司篆時蒲坂楊公以左
侍郎攝部事多公才識頗有意大用公稍轉車

駕郎中曾職方司郎中以憂去已決意用公而御史大夫某者爲其鄉人地竟不果已丑正月擢知常州府常爲江以南名郡而俗特澆甚千金之子不羞爲勢家奴魚肉良善羣不逞習摑擊代人報睚眦名曰打行黠胥調刺官府短長而隱中之前守竟以此去名曰窩訪公下車卽欲得當一振刷之會有微人某負宦家奴母錢者奴率其黨毆之而沒其貲某訴于公公捕奴箠卅追所沒貲并黨與爲巨械械之市又丹陽懷雪堂集

卷之上

六一

餓者爲局收養幼者以故饑而不害故事郡守俸滿十月始得列薦公以七月得之御史疏尾曰常守治狀迥異難以常格拘也居常歲餘廉明強幹之聲震動江以南會以贈中憲公憂去癸巳補淮安守淮瘠于常而衝劇倍之舟車之使相望于道歲又大祲公撫摩振刷勞績大著屬淮泗水大作憂在陵寢總河大臣與科臣謀將開武家墩以殺水勢武家墩淮所治山陽境也公力爭之不可謂無益于泗而淮揚將渚焉懷雪堂集

卷之上

七一

公曰金盡則止安所得餘且若價非實也立裁其浮之數并餘金責令易米充額其料理詳密不可欺類如此總河雖憾公而猶重公才欲相倚以竟河事移文吏部乞久任公而公竟以積資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備兵天津去總河意益不可解而樊某以南郎受總河辟爲海口分司其人故贛榆令也私贛榆舊昵者金屬公爲免海船稅公不可又薄其人屢謁不報其人慚恚乃逢總河意日短公又前守淮者以謫去而屬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八

公善視小史公殊漫然又妬公功名出已上時亦分署河事復乘間中公公方莅天津未數月而總河之叅疏至矣其所指斥諸不法事悉子虛烏有行勘皆無事實而猶以微罪謫公公悠優家食數年益無仕宦意而蒲坂楊公方被上眷以大司徒攝銓部移文勸駕謂廟堂悉察公寬重公奈何不思自效而沒沒草野爲公於是強起就謫以已亥二月補臨洮通判實駐肅餉事肅古酒泉郡羌胡雜居孤懸天末公一以誠

心拊循無不受戴屬監司缺兩歲秋防俱公任之烽火寂然辛丑量移嘉興府同知時公先以受濕得腳氣疾或以時發則瑟縮不成步又心戀太恭人雅不欲入浙而太恭人故強之之官居一年所疾益深已復感脾疾竟不起嗚呼傷哉公居心粹白置人腹中才思揮霍善處煩劇律已甚廉一宰劇邑兩典大郡囊橐蕭然尤留心邊務凡虜族姓名與情形虛實地勢險夷宜守宜戰悉知其曲折與人談疊疊不休使公得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九

盡其用于疆場腹中甲兵足任寧虞虜哉奈何以謫籍終耶公在嘉興時余幸以同籍兄弟常得省公於私署公時扶掖相對子弟列侍從容談笑精神炯炯不倦或至夜分謂公必能自振功名今止此命也公性孝友內行淳備詳具狀中未暇殫述述其尤大者公生以嘉靖某年月日卒以萬曆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娶王氏累封恭人丈夫子二長之騏邑庠生大有才名娶張氏次之駿聘田氏女子二長適襄陽王建

勳次適邑庠生黃元氣二壻俱早卒之騏等卜葬公某山之原以某月日而余爲之銘銘曰公起中原製錦三晉入郎縉雲再典劇郡宦轍所經功名藉甚如何一跌終不復振公才有餘而命不競賁公以銘公後宜奮

應天府六合縣教諭致仕方濠朱公墓志

銘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別號方濠先生其先自徽之婺源徙嘉善再徙嘉興邵武教授忍菴先生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諱某其祖沔陽學正象齋先生諱某其父皆以儒素起家有至行爲鄉閭所稱象齋先生娶某氏生二子公居長幼明慧所誦習一過不忘髫年籍爲諸生有文譽十九廩于學言動依尺度文質所底稱碩儒里中右族爲子弟擇師爭延致公而是時家益落賴修脯以給公性至孝母病徒步數十里訪醫診治夜必席藁牀下小聞聲欠卽警立調漿糜進以爲常竟卒毀瘠踰禮歲庚午應貢其秋次公舉于鄉公意澹如謁選

爲寧國訓導正身軌士謝絕修脯郡守陳重公文學行誼每事必咨公無何次公成進士而公亦以掌教高等擢六合學正其表率諸生一如寧國尋挂冠歸公性清嚴取予一介不苟次公稟公教兩令巖邑郎南吏部贊內外計典俱以廉明著聲其在嘉定也公以密邇桑梓私嫌易起戒束之尤至邑有太學生某偁妻死當坐陰托寧國故人啗公厚利公毅然謝却之其以大義成子大率類此象齋先生享上壽而沒公哭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二

之慟居喪哀瘁不減壯齡里人嘖嘖曰善夫朱封君之居喪也者時公業已受郎章稱封君矣後久公擢憲僉督江西學政治躬繡爲公壽公受而函之吾郎封而郎服何牙繡爲公世篤清謹家四壁立或質敝衣易兼辰之費然半面片刺不交公門郡邑大夫重公扳公鄉飲公不得已一赴之後絕不往曰此朝廷巨典吾不堪也以讓賢者御下極寬有過未嘗輕呵責曰彼亦人子里中兒戲擲石堂中以嘗公公色自若人

曰胡不聞之有司公曰士貴忍人所不能忍此細故笑而置之又有惡言加公者公徐曰恕字終身可行今益信賈十一者宦家孫也以餒願身為糞掃奴公心憐之曰賈公居鄉無大過奈何有此遂醵金置一弓之田給之終身公生平憂人之憂急人之急至捐私錢質器物無所吝亦終不責其償人有過或密加切責而廣坐中未嘗白發其事入以此益多公厚德云歲癸巳次公官南大理丞而余爲國子司業相從甚密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三

會公哭季子書聞次公憂之甚恐傷公意於是公滿七袞親賓將謀觴公而公固不可匿避僧寺尋得疾以閏十一月十四日卒于正寢將瞑呼孫謂曰世有富貴而無後者我何啻過之爾實知我善視而子以亢吾宗遂無語配某氏生子三長某次某南京大理寺丞次某庠生先公卒孫男三衷孚衷孝某出衷純庠生某出孫女四曾孫男一肇坤女一俱純出次公卜以今年乙未之十二月某日葬公嘉善發字圩新阡

而屬余爲之銘公生平不喜玄釋不信巫醫以知足之心處不兢之地清而容物儉而利人雖至子貴自奉如寒賤不能置宅力行古道表正鄉閭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非耶余與次公同舉于鄉同成進士同官南京朝夕相切礪者幾三十年素以父執事公則銘公安可辭銘曰

胡威有言臣之清惟恐人不知臣父之清惟恐人知是父是子皦然不淄千載而下吾里之朱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三

人位不足天爵有餘公之名與此石俱

翰林院檢討崔城高公洎配楊孺人墓志

銘

公姓高氏諱承祚字元錫崔城其別號華亭人世家于東禪寺傍自悅清始著再傳爲梅軒贊于楊編修珙生子博始以文學顯舉成化癸卯鄉薦仕爲武崗州學正生國容膺歲薦以伯子某貴封吏部驗封司主事季子名年卽公父是爲南泉公後以公貴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好

行其德至老不衰人稱長者配周太孺人御史
適齋公孫女有賢行生三丈夫子公其季也公
初名承禪生之前一夕母夢風雨自西來老僧
持一羅漢自雲中下授之覺而生公公少小不
喜誦讀然其氣矯矯不類凡兒贈公以前夢獨
心異之舞象之歲一旦開悟微詞與義迎目卽
解下筆滔滔數千百言同社辟易丙子補邑諸
生已卯督學試拔之二名其秋舉于應天是時
試目爲舜亦以命禹方拆卷主試者見公名與
快雪堂集

公洎大宗伯臨胸馮公座師編修公安袁公咸
以公輔期公更相推轂名噪起都下庚子散館
授檢討辛丑二月分校禮闈稱得士五月冊封
瀋王公爲正使歸壽太孺人于堂下三月以東
宮覃恩進公階文林郎贈父如公官母周太孺
人是時公已病矣強起上太孺人壽焚黃贈公
墓所退而泫然曰奈何令先君子不身邁也已
病日進更數醫不效竟卒噫所謂駕騏驎行萬
里出門而蹶步者耶公豐頤廣額軀幹奇偉進
快雪堂集

止有度望之如臣岳喬林見人氣溫色和言呐
呐不出口徐叩之議論俱中窾于入無所雌黃
非意相干俛首微哂而已以故人人喜親愛公
事贈公周太孺人溫清甘旨惟謹作世壽堂于
家時召賓客以娛贈公居喪哀毀仇酒肉之味
三年事伯兄文學君莊甚家政悉推讓爲主宗
黨姻戚以緩急告者赴之如嚮自登科至成進
士官翰林歷二十餘年田不加畝屋不改椽臧
獲粗足使令堂無俗客門無囂聲梵戶讀書蕭

然永日花辰月夕期二三相知汎小舸登泖間
嘯咏夷猶卒然遇之不知其爲貴人也性周慎
居平減裁卷牘啟閉箱篋熨帖衣服咸自經手
寸絲尺楮餘膏膾馥不令暴殄至合施藥餌修
治橋梁優恤故舊又傾困倒囊無所吝綺歲舉
業之暇卽喜吟哦賦小詩雋永已與蔡山人幼
公馮孝廉咸甫楊太史彥履結詩社倡和迭出
爲時所珍比入木天益肆其力近體五言秀整
七言高華絕句雄邁歌行更跳盪有致文似曾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十七

王自運機局不相襲祖儼然名家所著有古堂
藁石室餘論藏笥中公素豪飲健飯自使歸七
筯日損壬寅四月力疾之京口上疏請告遺長
安諸君子書精采猶奕奕滿大宅歸途忽暴下
遂不支臨終神色不亂公眞再來人徵于太孺
人羅漢之夢矣元配楊氏以公貴贈孺人謝宅
關人父文學某母張少孤爲養媳于高時贈公
產中落太孺人性莊難事孺人日脩容侍左右
纖微必告擇勞而作靡不當太孺人指退而紡

績以佐太史膏火鉛槧太史得專于學以迨顯
庸孺人有勲焉初艱于子輒飾膳進之旣得子
撫之勝已出嚴以慈家政井井如也閭以內雍
雍如也先太史若干年卒繼娶顧氏封孺人丈
夫子四長秉藻貳顧出次秉蔡顧孺人出秉蔡
貳楊出秉藻貳路出女三嗚呼如公之才品學
術詞臣少儷使久其年當至大用裨益國家匪
細而不及五十以死傷哉蔡山人幼公介其子
秉藻等謁余湖上以公墓中之石請又二年始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十七

克終諾公行畧幼公所撰也公葬附隆興橋祖
塋穆位與楊孺人合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燁燁高公詞館名馳禮闈分鑒藩邸析珪美業
易就前路甚夷繁華坐歇濛呖難追公生有自
何爲其出僅僅若斯雙玉共瘞鬱乎纍纍我作
銘詩惋矣其悲

陳封君洎配胡安人墓志銘

陳治道 陳凡福公

公姓陳氏諱某字安甫別號觀湖先生今比部
員外郎某之父也其先有彥良者始居常湖里

隸海鹽後析縣遂爲平湖人彥良生日彰鯁直
好義有長者風今舍雲石梁其手勦也後子孫
克嗣堂構人稱望雲陳氏日彰三傳爲友禁公
雖讀書鼓琴有巖棲處士之行友禁生桂峰公
某則公父也公四兄弟長卽松江同知觀山公
余同年伯符之祖公居次公少有大志以伯兄
業儒勉就賈且代父任家督初公賈時族人
有引之遊治者正色拒之人莫不憚其莊後尋棄
賈歸侍桂峰公伯兄公旣舉于鄉丁口日繁議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十九

名公之教也比部旣顯公益淡如布素無改衣
不敝不易入城市不張蓋安步獨行自混儔伍
賓朋來者一蔬相對務極相洽有嗤之者公曰
崇儉惜福我先世家法忍至我而屑越之耶比
部君間遺公俸金治甘脆公遺書戒曰養志養
口體孰多願汝爲清白吏無念我也勿邵邑大
夫多比部君同年厚善公不與交一刺卽屢招
亦却不往邑以鄉賓固請十餘年間僅一再赴
蓋公潔伉自喜恥爲卑屈其天性固然非矯也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十九

析烟而望雲舊業頗隘公以讓伯兄而自卜南
郊之方邸僅荆數椽身課耕妻課織淡泊勤儉
家日益起時觀山公已仕綰銅墨或微勸公公
掄捐治生寧如省而兄于官耶公掩其口曰伯
兄廉奈何以我故汙之且汙我後觀山公倅松
江與里中僅咫尺公竟不行人以此益多公守
云比部君少賴惠異常兒公令負笈城中旦暮
就視摩問居恒諭以居心厚道動師古人勿爲
世俗儒語意刻切比部君恒感動流涕卒成令

公爲人孝友謙厚不欺獨知中歲涉歷艱苦識
精守定操行如玉人與譚事肝膈立盡或不當
意不爲阿隨然中無纖芥有犯之者婉言理諭
卒令媿服未嘗借燭郡邑以傷雅道時時勗子
弟無忤禮法無溷公庭行年八十神明不衰雅
操彌厲所稱通德長者非耶配胡氏同邑望族
及并歸公性雅澹柔謹不悅紛華公旣代庖家
督而安人尤約身內助閨譽翕然姑王素嚴寡
所適意見安人輒爲解顏曰新婦類我安人出

富室資裝頗饒每出以應公家之急無少吝翁
曰吾終爾償謝無爲念卒置不問已翁姑相繼
卽世公從觀山公共襄大事力苦不給安人更
佐以奩資先人有所遺財聽均賦若爲不知也
者是年歲儉斗米數百錢人相食而能捐已有
且无私親所遺卽丈夫嗜義難之矣公之徙方
邨也工役農務旁午安人不廢織而兼綜理諸
子若女又環而啼索哺也安人立程限課僮婢
日夜拮据不休以基殷阜蓋內助之勤茹荼非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苦矣安人性警敏識大體公嘗言伯兄居官時
旣謝觀遊者而微以試安人安人曰丈夫不能
自樹而家于遊不可公爲斂衽安人又爲公置
貳得子女撫之如已出此尤人所難者安人貌
癯瘠而耐勞安淡泊惡濃豔頗與公同德約已
恤人先寒治布絮先暑治絺綌絨綴緝穉僮
幼女無不厚完身屏紈綺一布襦必再三洗濯
龜裂而後易日討諸婦而訓之曰人福有限惜
之乃久濃豔人所競趨我獨非人情耶以遺爾

子若孫聊自抑耳汝曹識之其言明且清矣賢
哉安人先公十五年卒權厝宅西北今北邵君
卜吉壤于縣治東湖習字圩將以今年內申某
月日迎公與安人之柩合葬焉先期躬造白下
官邸乞爲之銘銘曰

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人致
其德子孫享焉穆穆陳公潛德勿耀配以安人
勤儉能教曾厚其施而不食其報宜爾後昆爾
穀彌肖習字新阡土肥水甘公與安人一丘托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吏科左給事中鹿吳葉公墓志銘

癸未春余以尚書分校禮闈晚得一卷清華蘊
藉當爲本房冠當事者與萬和甫卷兩持之卒
得二十名則吾鄉武塘葉君繼美也旣相見勉
之修詞之業以期館選葉君曰丈夫當佩銅墨
絲百起樹尺寸耳安用齷齪轅下駒爲已名
三甲竟不就館試補金谿令在官有強項聲循
以母憂解任將釋服又有封公之變家食幾六

年蓋君性通敏濶大不喜爲小謹接人絕無矜
阿態杯酒相得便傾心腹遇事立斷不顧利害
余旣從君里中益相習謂君曰吾初得子之文
今得子之心矣他日終吏績其爲良諫官乎已
起補蕪湖令強項自若余爲司業南都手書相
聞每以通謹規君不顧司理戴者與君相失齟
君坐是初失薦會其自敗而君爲操江蔡中丞
所知首薦君名譽益起無何召入而蔡以少宰
掌銓事君拜刑科給事中志意益發舒彈射不
快雪堂集 卷之七 二十三

蒙曲突之賞令金溪時邑有東西二鄉東腴賦
重西瘠賦輕鄉士有官銓部者家于東倡議均
賦撫按監司俱首鼠君持不可僉其家人悉長
賦更抗上官指不爲立棹楔邑有冤獄二就讞
二載矣君廉得其詳立爲平反是時久旱忽大
雨如注民歌之曰天近天近葉公平獄白日起
陣其在蕪湖也地爲南北孔道商民雜居治之
尤難于金溪而君易之如定雇役而民不苦于
夫禁徵索而民不苦于鋪行却稅銀而民不苦
于宿逋新溝壩在宣蕪二邑之介鄉豪某希鑿
之以自利君申文正法而二邑不苦于水此其
尤卓卓者林居尤好爲德或不平有動于心不
憚扶抑徐節婦者貞而賢以寡故爲秉乘者所
細賴君而申雪故詞臣廝養某者以貴雄里中
其子且入貲齒于衣冠君爲白之當道竟梏其
章以敗其培獎窮困而排強圉多此類也君兩
佩邑章則功德在地方入爲給諫則忠赤在朝
廷典鄉舉則楚材入國用雖壯夫之志畧酬而

君子之用未盡位格于七品年屈于下壽士林
惜之君沒萬曆甲辰某月日距生嘉靖己酉某
月日春秋五十有六葉之先以封邑爲氏代有
聞人入國朝有諱臻者籍平湖以任俠聞好施
予三傳至廷桂以功曹仕爲廉吏執法甦冤獄
與太守廷抗免官廷桂生良君之大父也跣弛
不羈喜樹德生平無二色重味之奉惟是拯人
困厄如救頭然晚自當湖徙嘉善之胥五都力
田自給爲善更加于初里中某負稅囊三木欲
害妻若女輸官銀良倒囊代償無德色人稱長
者娶沈生五子最少曰穀生君三兄和無子君
後之後以君貴兄弟俱封文林郎母孺人君字
章舍別號鹿吳娶夏氏丈夫子三培忠培恕俱
邑庠生貳徐出培志貳金出女一夏出適沈萬
餘孫男二似玉似珍孫女一俱忠出銘曰
吁嗟葉君遽止于斯譬如干將莫邪方爲世用
遂匣而藏之泥後千百年視此銘詩

淮府儀賓心源呂公墓志銘

公姓呂氏諱燠字南甫別號心源其先汴人有
繼祖者尉崇德阻兵不歸因占籍焉十傳至洪
封武畧將軍洪生相沔陽州判官沔陽公三子
長行太僕寺丞煥次泰興知縣炯季卽公沔陽
公始爲鄱陽薄會淮莊王爲其女選婚得公喜
甚曰是凝重異常兒遂委禽焉無何簿以例調
甌寧尋擢判沔陽州致仕又數歲奉旨畢婚主
封南城郡公爲儀賓中奉大夫于是公年十八
矣謙和守禮斤斤如老成人自王以下無不嚴
重之淮邸距浙二千里公歲一歸起居父若母
遂以爲常主數舉子不肯屢進其膝亦寡宜子
者遂從吏公置貳于家于是沈碩人進而元學
生矣肅皇數起大工大司農金錢不支公以歲
辛酉辭祿四百石助工有司上其事特荷褒許
無何以哭沔陽公歸還邸泣對主曰爲人子不
得侍湯藥含歛其親罪莫大焉父已矣猶有母
在計惟有陳情歸養可贖萬分之一耳于是主亦
請辭歲祿乞恩偕還上下禮部議時宗室姻屬

繁盛歲祿不繼有司稍欲通情法使公私得疏
喜甚立爲覆奏報可時隆慶五年辛未也本朝
尚主辭祿得借還奉其私親者自公始邑里榮
之公莊事太僕泰興二兄事無鉅細俱受成焉
既已析產爲三矣所私置產約直千金沔陽公
之喪四方賓客輻輳費不貲伯仲憂之公立出
私產所入藉以佐公用竟亦三析之至母凌之
喪公獨任費不以累二兄族有鰥伯仲者雖不
涉公公曰彼坐貧耳吾兄弟一體也立捐二百
金解其紛至鰥公則挺身當之竟白不以溷伯
仲伯兄卒公不勝悲而事仲踰恭仲交游廣晚
苦不支多所負公陰爲代償其篤倫輕財天性
然也公在淮邸有燕人女幼失怙恃收養之如
已出長爲具裝嫁之宗室今舉子且及封矣故
夫人者主生母也莊王相國時迎養邸中義不
得隨還則資給之預築幽宅計聞馳往襄事如
禮庚寅主不祿公雪涕曰微主之賢吾安得有
子與養其私親哉遂不近媵妾公生平不結客

亦不謝客肝膽相照不問升沈以故弁紳樂其
坦夷而閭閻悅其款曲舍後開園數百弓額曰
蔭芳美日集知舊其中留連日夕卽不善飲正
襟危坐了無倦容竟席不談人過人咸稱公長
者自沔陽公沒婚喪賦役相踵重以意外又施
子無算以故生產日耗而公嗜義自若學使者
檄郡邑勸民出義田贍貧無應者公慨然割田
四十餘畝籍于學宮陳廣文謀廣其齋居因生
徒持直易公郊西空屋公曰屋而空孰與廓廣
文齋也卽撤贈却其直其他宗黨戚屬貧困而
濡沫于公者不可勝數公施已卽忘未嘗責報
或受德而負已乃見警警而復稱貸者公亦抑
情應之不以亡爲解公少好奕晚年棄去每旦
蚤起焚香宴坐胸不掛一塵歲事粢盛必躬必
潔訓子姓讀書勤儉服食稍華卽苦戒之馭臧
獲恩常掩義邑舉鄉飲推公祭酒公僅一應而
已巳亥公年七十九令陳侯過其門而觴之曰
公明年杖于朝矣敢預祝上壽子姓懿親及四

方之客觴且祝者繼之贈言滿四壁明年庚子元學登鄉書于京闈娛公末年又明年公始厭世積善餘慶公之謂已余幸以次雛壻太僕公女早登公堂侍公色笑自已卯迄今垂二十餘年習公至德而又羨公完福志而銘公所不敢辭郭舜舉狀公謂公愿朴自將胸中空洞絕無機心機事孝友植之天性廉讓紀之王史德義誦之鄉評無論少長貴賤一以虛襟和色接之未嘗以齒德名位加于人真篤論哉公生正德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三

辛巳三月二十六日卒萬曆辛丑九月初十日春秋八十有一丈夫子二長元學庚子舉人沈出娶福建鹽運副使郭公某女卽舜舉妹次元肇國學生唐出出後泰興公女五一適某處按察使沈公宏子嶠邑庠生一適光祿署丞鄱陽劉公泳子槃邑庠生一適兵部武選司主事仁和俞公守道子肇社邑庠生俱唐出一適冠縣知縣姚公汝欽子元桂貢生一適國學生仁和丁君太紀子汝駒邑庠生俱沈出孫男三大良

聘秀水庠生朱君大啟女茂良聘嘉興舉人包君世杰女孫女三一字海寧舉人裴君紹中子應賜一字刑部主事金公枝子某一字邑庠生吳君子某元學卜以今歲壬寅之某月日奉公柩葬于官村之阡與南城郡主合銘曰

呂氏三良公得其淳少尚南城爲王室賓雙辭八百歸而奉親舊無其例惟公一人孝友謙恭以福其身壽踰八十子姓振振其中空洞翳天之民埋玉官村時冬歲寅敬作銘詩壽之貞珉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三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豐陽馮公墓志銘

公諱臯謨字禹卿別號養白姓馮氏世爲海鹽之梅園里人梅園在豐山之陽故學者又稱豐陽先生曾祖諱璿初爲武德衛經歷有軍功得封父母支半俸亦異數也祖諱金生三子長諱乾卽公父後封刑部郎公生有瑞徵儀表奇偉五歲刑部君口授大學中庸于膝上悉成誦十五通周易十八以尚書籍爲縣諸生有聲舉嘉靖巳酉鄉薦明年庚戌成進士官刑部郎三年

銓司賢公疏公姓名改河南道御史報罷又改
尚寶丞復報罷蓋同鄉某昵于分宜相銜公不
一顧陰阻之丙辰恤刑江西多所平反丁巳擢
江西按察僉事初登分宜相之堂堂南面設虛
席而坐客東西向公不可立命撤虛席自踞南
面坐分宜相已不平會舍人子者橫里中莫敢
問公受牒捕笞之荷校通衢者至月分宜相陽
致書謝而內銜公刺骨時倭事起諸狼土兵從
調者所過若掃民間患苦之不減倭將至九江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三十

守道故事又不得主兵公至姑彌縱盜源爲內
固計今所行條鞭投櫃法公所創也公在湖經
年賊形勢與用兵方畧已了然日中而進賢張
公臬者賢豪大夫也方起家代鄭見公卽詢制
禦之策公曰璉等與倭若寇合則兵不易戰今
莫若先赦海寇使得自效與同力逐倭倭遁然
後會兵大征一舉而璉等可禽也張公然其言
亟表公行副使事盡以兵事委公于是海寇許
朝光林道乾王伯宣者悉爲公效命而倭連挫
快事堂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屬公攝道令列市如故而門必貯水無恐兵方
道渴旣至得水喜甚感謝去人服公算公在官
踰年解紛剔蠹政聲赫然而秉銓大老及曹司
俱公鄉人知公人謂公必得美擢而公竟徙廣
東左叅議守惠潮道駐潮州地旣多瘴而是時
逆賊張璉據饒平西聯大埔蕭雪峰程鄉林朝
曦號爲三王流劫閩廣戕殺憲臣而外與倭夷
及海寇逋逃相犄角分宜相謂此足以困公矣
時督臣鄭惟怯無意用兵公知其不可謀事而

伯宣者南洋人機智雄海上呼吸可召于入林
許等俱畏懼之倭與官兵相持三河日久公密
出手書招伯宣立功伯宣素孚公威信聞命卽
至公喜降階慰勞立賜卮酒授以旗牌所將精
兵千詭爲倭粧夜駕輕艘百疾至三河先布鐵
鳥菱令死士數人從山後登遂踞高嶺發哨吹
蘆倭以爲從天而下倉皇驚竄盡觸鳥菱角扶
傷而戰自辰迄午死者過半遂解三河之圍自
伯宣用而倭稍辟易可一意事璉等矣歲甲子

四月集水陸師十萬于廣州分哨五合和平詔
安二哨爲七公以烏槎哨居中兼制六哨尅期
向饒平師渡程鄉山行七日食且盡賊兵守隘
師不得過公與數十騎奮而前賊憚公威名亟
引去師乃得前而軍中洶洶言食盡且甘心督
餉遂逸去公聞之騎迂道至一村落大呼我馮
使君也天兵臨賊且莫且破而乏食若輩能相
濟乎村民熟公德競捐私帑得米數百石羊豕
百頭公分遣健卒立賦各哨士心安已公復

快雪堂集

卷之十

三十一

從三河督餉數百艘蔽江下而賊夾水發火箭
火光燭天衆譟曰事去矣公曰無恐遂更服從
漁舸絕流先登屬一人僞爲總兵官持黃紙鳴
撓伐鼓向兩淮賊呼曰跪聽赦賊羅跪爭獻牛
酒犒師餉遂得達五月丁亥圍饒平軍于大埔
南諸將請攻璉公曰不可攻瑕則堅者瑕先襲
蕭雪峰禽之璉窘乞撫公僞許之而陰勒大兵
迭進遂禽璉得收元金印一條其所斬賊甚夥
歸報張公于潮而璉所署僞閩老都督某等倡

言朝廷意叵測聚衆數千屯據象頭寨其地綿
亘諸山百餘里四絕中坦有田可耕樹木森邃
險不可下官兵相持日久張公言非公不能了
此公曰諾兼程至饒平集諸大家給招安旗八
令往諭之從者三之二其黠悍者登山投石謂
官兵無能爲公督各哨兵奪其嶺斬馘千餘巢
穴遂清捷聞公但實陞副使而已初議饒平大
埔旋師卽搗程鄉而師老不堪用于林朝曦
奔陰那山設備甚固公乃僞發家屬還省若不

快雪堂集

卷之十

三十一

以程鄉爲意者令新撫民牽舟行舟出賊中二
百里將逼賊巢于是朝曦方擁麗人飲帳中公
僞疾且止密遣所信致賊酋二人謂曰若知兵
屯境上之故乎爲朝曦耳若取朝曦來吾官若
立解兵盡貸若曹死二酋曰唯唯以是夜五更
縛朝曦及麗人至三穴盡平是役也公醞釀三
年出入萬死賴天子威靈督府專任會其成功
論賞當以公爲最不聞茅土褒錫而讒毀垂至
至公所用王伯宣者竟以前罪與璉等俱論死

公嘗曰冥冥之中吾負此人痛哉功成之次年
二月公以入賀行道遷福建左叅政既竣事本
兵楊公就見公邸稱公廣事且問年齒默然者
久之曰開府閩中虛席待矣蓋初擬公南贛或
謂公未四十而止楊公甚悔之無何公以外艱
歸而某御史撫廣事論公無功奪職閑住是時
公年且五十尚無子角巾野服寄情烟霞進諸
英彥談道論文戶外屢常滿無幾何連舉二子
優游林下幾三十年部院省臺以邊才薦公前
快雪堂集 卷之十 三十五

後二十餘疏公如不聞也者公身長七尺步履
端凝聲如洪鍾每臨大事安徐自若轉禍爲福
智算百出使公寄鎖鑰握樞管登令狂虜黠倭
得意以讒見抑大志未展悲夫公爲郎時頗留
意藝文與徐子與梁公實輩遊甚洽已而徙之
于學至江西首謁念菴太史日從鄒聶諸先生
論學青原山中滋滋不休公在廣日對大敵死
生之際神色如常已而脫屣聲利寵辱不驚得
深養固此足驗矣享年七十有五元配朱氏封

安人子二長春賜縣庠生側室蔡出早卒次春
暉國子生側室彭出女三孫男孫女各一俱春
暉出公無恙時營園于宅東管山之陽名曰白
窪又爲書院其左列以家祠蓋公精神所常寄
也春暉卜以白窪爲墳葬公而因朱生元弼乞
銘于余銘曰

梅里馮公勞著粵東屢擯于死卒成大功功大
數奇讒人間之屢薦不起蕭然巖棲公身可屈
公道則申積厚報餘庇爾後人管山之陽土肥
快雪堂集 卷之十 三十五

泉香我公一坏與天地長

快雪堂集卷之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志銘

前大名知府姚叙卿先生墓志銘

歲甲午余鄉僧覺者發願倡期修補南大藏于報恩寺而延鄉達李如真先生與二三名衲任校讎之役余時待罪南掌翰務寡意勝月必一再出于是識姚鳳麓先生蓋先生如真社友也余將出則先生先期見待焚香饌伊蒲清言靡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二

一

靡日晡告返以爲常然先生登何年甲科歷何官以何事歸休余竟懵然所謂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者耶比余再玷南雍亦一再晤先生無何先生病久之死矣傷哉先生無子子猶子景春于是景春介如真先生蒲伏于門以先生不朽請余不忍辭按如真先生所爲狀先生諱汝循字叙卿初名理後以字行別號鳳麓以家近鳳皇臺故姓姚氏與虞陳胡俱有嬌之後其先藉吾浙之武康元末有名順者避地婺之永康國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二

三

初徙富戶實京師順名在徙中遂占上元籍順子金玉有女選入掖庭當予官辭不拜令著籍錦衣衛金玉再傳至林爲先生高祖林生昇昇生慶慶生鎬號曰隱泉則先生父也六世俱有隱德聚食數百指家傳孝謹里宗義門至隱泉公中衰佐以賈擅什一之饒而家益大隱泉公娶梁安人生先生而卒繼以朱安人先生幼警穎授之書一過成誦洞了大義弱冠出應京兆試以高等籍諸生遂領乙卯鄉薦明年丙辰登進士蓋列青衿僅一月初令河南杞縣侍二尊人以往杞故劇而先生御之以靜政譽翕然簿書之暇間從賓客唱和咳唾珠玉故復有詩譽在杞膺七薦格當入臺省以年不及例僅補南刑部主事省冤係法奸僧都人頌之滿考應異才舉擢知大名府大名畿輔重地受衡漳之衝而城僅累土無百雉之壯水一溢則民魚而城立圯先生至首策之請于當事者出官帑陶土伐石孳孳畚鍤無何工竟濶容三軌高倍于昔

岷然金城水至不能齧于是郡民歌太守之功
建興尸祝之至今郡故土風驍悍多盜有蔡伯
貫書從橫旁郡縣吏不敢名捕先生傳檄鄰郡
縣并力捕得之伯貫受法羣盜股慄盡徙去境
內晏如通判某鄉人也而蒙重詎直指使者逮
治先生適謁直指既辭行一驛矣而聞狀還車
白救直指難先生竟得釋其慷慨任事徇人之
急大率類此守大名三年凡八薦旦暮膺異擢
屬宦族子坐人命諸不法事直指檄府會勘得
快書堂集 卷之十一 三

行投匱法後遂因之先生在州不兩月而飭學
校省寬滯節里甲調驛傳諸所宜爲條流粗舉
而薦剡亦相屬會當入計直指假先生驛符時
江陵相方飭驛禁冒者五十有七人江陵相摘
五人置之理四人降級而先生獨捫官相傳有
構之者蓋先生性簡任不能曲事人至此然此
行往返湘潭長沙度三峽登峩眉全蜀奇踪略
涉其槩予古紀勝奇藻淳發照腴縹素顧不多
歟先生爲人醇厚孝友兩厄于官而歸復兩遭
快書堂集 卷之十一 四

實遂抵法一時翕然稱快而其黨憾先生甚流
謗京師圖中傷之隆慶改元京察先生竟以南
刑部主事降調人無不爲先生稱冤者杜門十
年著屏居集蕭然榮利之外矣而當事諸公重
惜之起先生于家補楚之桂陽州同知量移知
蜀之嘉定州州故衝煩善訟稱遠惡不易臥治
先生下車卽禽治數人首惡俗爲一變時越雋
方用兵轉餉千石苦瘡癘道殣相望先生畫屬
吏持金往糴充數而費大減全活甚衆徵糧初

艱喪葬秉禮家故饒而安于儉素然能推其餘
與宗姻之貧者共一歲中哺饑絮寒歛僵贖係
諸費歲分所入之半性簡傲不爲請托摛文賦
詩語冲致鬱盡洗險棘之弊書法宗歐陽詢亦
善章草蕭古法帖名書畫甚多余嘗欲坐先生
齋閣恣探珍玩而竟未之逮也先生晚年益究
心性宗旨參訪名緇研習禪觀白黑之月茹素
幾半近世儒釋頗有任心意遺修證者先生大
非之以淨業爲實際謂格物卽克已終始疏記

其言鑿鑿二家宗徒不能奪也初先生中歲艱
于子乞從兄璋次子景春而養之爲之冠婚生
子女疾革召宗姻及交遊厚善者畢集告先祠
而立之付以家政諸宗人受分各有差又三日
卒先生始終之際明矣所著有錦石山齋諸稿
并文集若干卷藏于家春秋六十有三元配王
先卒子一景春太學生娶葉孫男一世昌孫女
一景春卜以某年月日葬先生于宜義鄉龍山
之原從新兆也嗚呼若先生者庶幾所稱通人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五

雅士故宜有銘銘曰

神明後氏從姚家戚里隱德遙有君子歷三朝
守雄郡除奸豪築堅城障洪濤民尸祝薦蒼蒿
中廢弃甘寂寥晦復明夢三刀巫峽險我領高
收靈奇據鬱陶宦雖拙名則饒弃軒冕怡林皋
六十三解天弢鬱佳城神逍遙萬子孫莫蘭椒

簡齋倪公墓志銘

倪壯敏

歲庚午余與江浦君同舉于鄉雅相善也每上
公車兩家邸舍相去步武比罷歸則同舟而南

前後共起居昕夕不隔者幾數百日以故受君
之教特至而知君亦深君氣溫蓄粹器深廣不
可涯涘余每以遠且大期之乃數奇竟以乙科
格優仕余無似歷南司業至祭酒而君令江浦
相去一衣帶水每以公事過都必訪余邸舍陳
杯酒語夙昔欣然樂也君治行卓卓爲畿輔首
以司封法得加恩存沒而父簡齋先生始稱贈
公于是贈公下世十四年矣乃狀其行事請銘
于余余實知君猶子之誼又何敢辭按狀贈公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六

諱某姓倪氏字文卿別號簡齋其先在唐有若
水者官侍御始居恒州子孫自恒徙汴已從宋
南渡徙錢塘世有聞人元末諱保一者以避兵
再徙海鹽之清溪里曰清溪公洪武庚戌詔天
下與更始欽給良義家半字勘合戶帖清溪倪
氏與焉宣德中割海鹽半爲平湖遂爲平湖人
公去清溪公凡十二世祖曰守愚公諱某父曰
直軒公諱楫母曰劉公生十歲能文十五爲邑
諸生有聲黌序間師友俱一時名士屢應鄉舉

不售士論惜之而公夷然自若父直軒公業儒
有田二十頃貲蓄頗厚顧鍾情側室及其女公
卽代經紀田事而藏鏹一不問其侍父疾也躬
湯藥籲告願以身代不解帶者踰月旣瞑檢篋
中得千金是宜歸公公泣曰父死謂何敢以爲
利況無遺命付我請歸父所鍾情者族黨義之
所謂側室女者許字姻家子沈沈患疴其母欲
停昏公曰不可迎之家捐數十金購鑿起之女
竟歸沈公有德焉公爲人磊落矜氣義好施予
快雪堂集 卷之七 七

眴眴更篤未幾爲諸生矣其恤孤幼急親昵不
以死生二心大都若此清溪公祖塋祭田如干
畝屬長房世守而失之春日拜掃公怪祭品不
稱心疑之得狀遂倡義贖歸四世祖介菴公諱
輔者以進士爲天官選部郎累官大叅所在稱
循良業已列鄉賢祀學官矣而本宗無專祠公
曰是當待我擇地剏祠募僧職香火皆出公力
所謂見義必爲者耶嘉靖中倭變作議建邑城
簡大戶如千任其役公在選中或難之曰是當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八

視人患苦如在其身密爲之營護而其人不知
見義必赴已諾必信有古節俠之風而內行凜
凜尤爲淳備子弟不肅而成公之教也公之懿
行最夥難具論論其尤較著者公有同母女弟
二一適劉者蚤夭遺女一及笄未字公爲擇善
配贅之家數年俾稍殖產而後歸之一適嚴者
甥曰而泰從幼收養與諸子同寢食研席至爲
諸生始遣歸就昏已女許適沈弘道而其家中
落至不能任課讀公收而飲食訓教之會女逝

破千緡獨不爲先世膏血地耶公徐應曰是吾
所以托吾先業者也城成賊知吾有備必他徙
所全活豈獨吾一家不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吾能保吾先業耶城成賊果不至又明年賊聚
清溪里大兵至燬其巢穴公之先廬燼焉公未
皇爲家室計而邑大夫顧因春汛欲葺雉牒以
咨公公慨然獨任不扳他戶又費百餘金匝月
就緒公旣以重役破家益陶然自喜謂人曰吾
每思賊至危急時乃今日得爲太平民卽蓆門

蔬食甘之矣公四子俱異母出有從公短某甲者公正色謂兒兄弟間不媿姜肱吾甚慰勿多言叱之去以故諸子友愛日篤兵燹之餘先構書室數椽禮聘名士與諸子遊處以進其業曰錢財特身外物吾視之蔑如所倦倦者欲令書種不絕耳公可謂善教子孫知大體者矣江浦君既舉于鄉公喜并召諸子謂之曰而父生平力學無成卽不敢云非戰之罪亦時命使然今老矣竹帛勛名付之後人吾且逸吾老爾等勉之于是結屋溪上植蓁藝竹顏曰東溪草堂日讀老子壇經數行或從親知對奕不交俗務人以神仙目之大故之前公少瘠然精神無恙忽呼諸子謂曰吾生平未嘗染指嗜利三十後不免俗累公門歲可一到最後三十年卽城市且絕迹矣今老且疾委順大化身名其可保乎爾曹幸承清白家風其勉之翼日整衣冠端坐正寢談笑自若俄而瞑若委蛻然此非生平踐履純至寧有是耶公嘗舉道書云常自見已過于

道卽相當我僅僅不見世間過耳其日用踐履可知矣公生平不欺其意喜急人忘人之仇或反以德報之里中林奇倪佛壽誤爲犯白蓮禁者波及逮至當立斃杖下二人自分必死公憫其無辜潛捐數十金出之獄族有一二不率者公勿校一人偶爲直指所廉公以被害當證之其人具牛酒爲公壽曰公能活我當以厚貲自贖惟所命公感然曰若在難更爲下石豈長者所爲若亟去勿復言邑大夫謝嚴于催科公持

爲人矣壽七十有二元配張氏先公卒繼丁氏
四子長壯行郡增廣生次壯猷卽江浦君次壯
懷次壯觀出後叔炯五女十孫鍾玄鍾奇鍾彥
壯行出鍾貞鍾淑鍾岳鍾陽壯猷出鍾秀壯懷
出鍾毓鍾朴壯觀出貞岳俱郡諸生六孫女所
婚嫁俱名族銘曰

我聞倪氏自汴而杭再徙清溪基祚始荒至于
贈公儒心俠腸揮金肥庶破產築城好行其德
辭其名晚歲清枯老子壇經常見已過踐履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澤清故其臨終委蛻以征公有厚德宜食其報
爾子爾孫式穀惟肖泉甘土香日吉辰良公魄
藏焉萬年無央我作銘詩以諗熾昌

長樂知縣江陰郁文叔墓志銘

余友江陰郁文叔解長樂令而歸未至家三百
餘里客死崇德道中蓋萬曆丙申十二月之五
日其明年冬葬有期子廷芝等以狀乞銘余念
庚辰六月爲江陰令客始獲交文叔此後武林
白門一再把臂情好彌篤是烏敢辭按狀文叔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諱某其先山西之高平人自太子校書郎廷珪
徙吳之常熟子孫多顯者元季有子良者獨身
避亂江陰之安豐里樂其風土遂家焉子良生
敬常敬常生經經生珣珣生祿隱公芹芹生西
橋公寶寶生順湖公體乾是爲文叔之父娶徐
氏先舉三女晚而得文叔愛憐之甚文叔幼警
秀侔儻兩舅氏鳴玉鳴鳳皆宗陽明先生致良
知之學間爲文叔演晰輒領會其旨趣舅氏大
賞異之屬文有奇穎學書得楮米筆法間及繪
事亦楚楚有意或鼓琴自娛他如弄丸擊劍走
馬鬪鷄諸毫舉愉快事皆一濡首尤好賓客日
擊鮮刺肥歌呼卜夜不休蓋自弱冠時業風流
自命所在慕義矣已乃折節下帷一意攻本業
會倭變作縣起諸大繇順湖公力屈告哀于當
道忤旨幾隕杖下文叔泣曰兒何忍逸已而勞
吾父乃代父受役艱難萬狀幸免極辱然家日
落不支矣由是感憤益下帷攻苦以就其業服
既闋屢試有司文譽鬱起丙子登應天鄉薦方

順湖公捐館時公私蠟集外侮內訌靡有寧日里中視文叔如穀卵然而文叔應之以無競曰士不困烏能激乎郁氏故力田世有陰德至文叔舉于鄉人人色喜而文叔滋益恭勉爲自樹卽向者下石含沙之輩匪直不校反因而德之或脫之阨其人媿謝于是遠近益稱文叔長者文叔雅曠達不樂仕進會內子復物故悼亡之溺不欲居帷中始決意一出乙未謁選得閩之長樂令邑斗大濱海號難治文叔旣下車則興

懷雷堂集

卷之五

十三

首石面鰲山有山水之致地產荔子後熟而佳五六月間四望燁燁如火珠萬樹吏散鴉啼不廢嘯咏儼然稱仙吏矣而中丞直指及諸監司莫不交口才長樂令檄受他郡邑獄訟文叔應時剖決無淹晷焉以故名日益起而精亦日耗病作遂解印綬歸部使者惜文叔之去令以微罪行不妨薄謫豈虞其竟不起耶卒之日棺殮之具率取之質券其所爲長樂有者惟紅蕉朱竹建蘭數本而已文叔爲人坦易無他腸一見傾倒洞見底裡其中判若白黑而口不爲雌黃公車落拓垂二十年曰通塞時也未嘗一見憔悴不平之色人或導之求田問舍則舉扇自障其面至闢書齋華屋曲池左圖右史紛列几案則津津勸爲之生平篤于大義卽薄遊燕笑或語及倫紀未嘗不聳意動容痛順湖公之歿歲時設祭淚淫淫不休曰安得自樹榮親以章服耶事兩姊爲之誅茅卜居佐屢屨之急令卒歲有庀焉兩弟在樞樞煦嘯卯翼擇師教之擇名

懷雷堂集

卷之五

十四

族婚之以至保有成業皆文叔之以其大者如
修世譜新家廟于以合離萃渙復構念祖堂爲
文記之別豎亭河干顏曰觀稼以示不忘前人
之烈親朋故舊之貧不能存者每加意周卹歲
月間遺趾相錯于道也尤喜從文士名繼留連
山水酬對名理一歲中強半客吳門與文壽承
伯仲彭嘉周公瑕爲忘年友所最善爲王百谷
穉登性不嗜酒而儲美酒娛客前代豪于酒如
劉伯倫杜仲康則立石表其墓其高標雅韻可
想見矣嗟乎文叔蒞長樂雖未及暮年而其所
建明施設可當循吏和親睦族施及鄉閭忘人
之仇報之以德可當長者內行斬厚植人倫
彈琴讀書可當儒林捐金結客千里慕義可當
遊俠是故宜有銘娶夏氏先文叔卒子男三庭
芝邑諸生庭葵布政司都事庭蓀邑諸生孫男
六人印徵德徵恩徵俱庭芝出祖徵庭葵出奎
徵福徵庭蓀出孫女十人四庭芝出一庭葵出
五庭蓀出所嫁娶聘字俱名族墓在某都圖位

祖塋之昭銘曰

名則揚舉于鄉令長樂稱循良蹈儒行具俠腸
從爾祖魄宜康爾子孫其熾昌

銘

莆田君有妻曰陸孺人先君三年暴卒湖人言
狀互異然孺人內行實無他而莆田君之歸也
勢不可問狀不得已托聲酒自汗久之亦暴卒
卒之後逾年而有司稍稍得其情以快公論可
歎

悲已君姓嚴氏諱廷儀字君羽登萬曆壬辰進
士初治莆田有聲績自聞妻訃宦情益怠無何
以應調歸里君白皙美丰姿幼奇穎讀書目數
行下方伯陸公某擇壻得君喜故孺人歸焉孺
人美而警敏姑慎春秋高間委筦鑰察甚媒怨
集構竟以此失姑意卒不可解君之官莆田也
孺人不偕往比走書相迎書竟浮湛已曲達一
緘孺人喜曰君殆不忘我禍遂作傷哉君湖之
歸安人曾大父賓壻前丘之吳始去菱湖家前

丘太父介仕爲福建布政司理問父汝麟嘉靖
乙丑進士仕終雄府長史母慎封太孺人長史
公四子君其仲也君死且葬長史公太孺人尚
無恙一子其案娶吳氏前南駕部郎仕詮孫女
駕部君實狀君夫婦而乞銘于余君少年登科
官止墨綬未展其才夫婦稱兩美戕生肘掖不
獲修齡有足悲者非銘其何以快諸地下其案
卜葬君孺人于錦峰山背之原而日爲六月己
丑是歲萬曆廿九年辛丑也銘曰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七

合而離乎生也多憂離而合乎死也一丘傷哉
莆田才餘而齒不脩孺人并命其娛諸幽

涉縣知縣栗菴王公墓志銘

公姓王氏諱某字宇定別號栗菴恭簡公長子
而字泰太史兄也其先吉州判官春之系自江
州徙金壇遂爲金壇人入國朝福二公萃叩登
聞鼓請代兄死歷謙恭崇三世出粟萬石賑饑
奉詔旌表曰孝義之門高祖諱鎮恩授承直郎
曾祖諱瀚封承德郎兵部車駕司主事祖諱臬

正德庚辰進士嘗諫毅皇南巡被逮杖闕下幾
死直聲震天下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祠鄉賢
世所稱遲菴先生者恭簡公諱樵嘉靖丁未進
士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賜諡是爲方麓
先生我東南巨儒宿學無兩其行事詳具志銘
中妣曰虞夫人公生而明惠恭簡公坐之膝上
教之字過目不忘五歲就外傳十歲能文意度
豁如不屑章句天才映發下筆滾滾千言十七
補邑諸生弱冠就學使者試麻城耿公拔置之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八
首遂應學官自後累試輒首而數不利京兆
試公亦安命怡然自如恭簡公宗紫陽三尺廩
廩而公疏通出入百家裨官小說師春蠶簡靡
不貫穿尤喜天竺先生書恭簡公亦不備繩也
以貢入京廷試高等不願入國學請就敎所司
才公而卑其年不可奪得平湖訓導學舍清冷
囊粟斗酒俱取諸家士非問奇謝不見有簡貴
聲貧而才者餽之鱸官舍親敎之其潔身育
士如此戊子試浙闈幾入彀而以廣文見格中

丞直指先後薦公宜在六館僅陞漳州府教授
公出恭簡公所著經術諸書與漳士之有志者
共爲闡釋閩中始知有王氏學公儀觀修偉動
人胸無城府推誠接物薦紳大夫無不獎重處
漳數年薦牘屢上而大中丞許敬菴公欲奏補
公漳司理屬以察吏事公微聞之曰柰何以文
學掌故驟膺事寄力辭得免會涉縣之命下遂
倣裴歸省恭簡公虞夫人于留都少司寇署請
曰明經宦十年可止矣願無去膝下恭簡公不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九
可乃蒞涉邑在河北萬山中東接磁洛西則上
黨門戶其民獷悍尚武力呼盧縱飲醉則鬪爭
殺人諸不逞者至椎埋爲奸公下車曰此非柔
道不可化也頗爲講辭鄉約與相期勉不求速
化而漸就感格父子兄弟夫妻之訟不卽爲剖
諭令退思或付三老處分形以下罪當輸金錢
者貴不問冬月造庭憐其寒令無去帽往往不
終訟辭去嚴舉保甲法民生齒業作洎客子技
兒所經由按籍可驗百里外呼一人應期至無

違者盜發卽獲獲卽論竟不逞者無所容皆引
去芟除酒壚立行沽法里不得過三壚飲者挈
壺往不得過二壺夜聚飲者抵罪民始不便既
而樂其省釐亟稱便焉南山中地甚腴不蓄水
棄爲草萊公敎以因庌鑿池建閘啟閉如江南
法其地漸開爲水田依時耕獲歲收稻數千斛
而民大悅征科主緩曰令赤子剝膚而官得上
考我不能然竟亦不大逋公性通脫喜娛文史
交遊不屑塊然與吏胥伍居歲餘邑邑不樂聞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一
進涉士之秀者敎之文其人亦遂有聲河北然
終不大快往恭簡公在南都平安之問數月一
至乙未謝政路益紆歲不能再至公益不安每
發家牘函表裏皆淚痕沾漬詣上官乞歸自丙
申冬至丁酉秋始得之瀕發士民涕泣遮留者
以千計爲辦香勺水禱于佛宮者又以千計迨
抵家而裹糧重趼走數千里來寧者又時相接
也其得民如此公兄弟四人極相友愛當家食
時日聚首無間至是日率諸弟若子定省恭簡

公虞夫人退而治酒釀陶冰夜顧影笑曰不仕宦安知家食之驩也公素強無疾侍恭簡公疾始疾患痿咳唾五色不一月卒又四十日而恭簡公卽世年五十有四公天性粹白絕無世間蹊徑篤于孝友與人交落落難合不可得親疎然望而知其豈弟君子迄無相怨者爲文章若不經意而明白條鬯情事都盡所著有武湖藁漳南藁仕學篇栗菴日曆等藏于家性喜禪宗伊吾五燈會元四家語錄正法眼藏俱上口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每依止名藍則怡悅不忍去晚節遂爲頭陀行熏染持木櫬尤惡殺生在平湖日過武湖見網罟縱橫數十艘取其所得魚投湖中歸質衣一簣償其直尤不喜講學謂二子曰士貴信心而行行而不衷雖甚名高吾不取也公脩幹巨目紫氣鬱然容儀仙仙不事矯飾善食酒量至寬一日無客輒不樂不營生產故久而益貧公可謂古之任真人矣配賀氏子男二長懋銳癸卯舉人娶姜次懋鋁縣學生娶蔡女四孫男二長

彥湏府學生次彥泓俱懋銳出孫女八俱懋銳出往歲余過金沙時懋銳尚未舉鄉薦以公志銘請久之卜今歲乙巳十二月二日壬寅之吉附葬公九曜祖塋三昭之位懋銳親過武林手公行畧以請乃節其語爲公志且銘之銘曰懿哉長公人貌而天秉鐸闢浙分符中原不嚴而化庶幾古賢沒先而父葬從而祖葆素歸全九曜之士

定番州同知葛府君墓志銘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府君之孫孝廉應秋去歲遊于武林以文贊余余甚嘉賞之引爲氣類別而之吳中逼歲除始還新安今歲春杪余遊新安遣使通孝廉君則以府君病侍醫藥不得間久之余自黃山返孝廉君訪余溪南則儼然衰經府君逝踰月矣請曰以某之得幸于先生也惟足府君墓中之石敢微寵一言不朽余唯唯按狀府君姓葛氏諱邦宗字維翰世微之績溪人少藉爲諸生屢試不售入貲爲國子生終不售府君自少負奇軀

幹脩偉坐立無跛倚凝然有大人之器人無不
厚期之父母蚤亡事大父至孝昧爽候視起居
進甘旨無乏曰令吾父在事翁寧詎止此每憶
父遺訓揭之屋壁動必道之父遺一妾事之如
母大父病侍湯藥不解帶三月嘗扶翼大父大
父曰異日爾必得孝子順孫之報大父歿居喪
哀毀骨立既葬居廬中日上食如生大父有遺
妾事之如大母一日從廬中蚤歸道有物礙其
足則遺裝百金嘿俟道左久之一人號泣奔而
來則屠人某也府君詳詰裝中物何狀啟之而
合立還之其人願酬以半府君曰吾不愛百反
愛半耶其人泣謝去萬曆癸未補湖廣布政司
理問有檢校某者領官緡貢辦欲侵其金以授
銘者銘者匿其市銅之驗以爲已利金大減直
某怒捕問銘者銘者亦持銅驗抗之方伯怒甚
欲下之獄衆僚乞免乃下府君案之某父子三
人中夜入府君署泣獻三百金府君嚴卻之復
前跪曰一官不足惜此六尺以委公耳府君曰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

諾竟却其金而案銘者罪事解某別爲具府君
曰此前物易形者耳堅辭不受楚當入輸緒幣
二萬金方伯謀諸當事者曰重矣往時解者每
以染指債事繫京師經年不得竣事今諸屬
請者紛紛獨某官嘿然耳謂府君也當事者竟
以委府君官給衣廩例二千金府君復辭其半
府君行數月部劄至事竣矣丙戌徙雲南都司
經歷有推稅之委府君約取之僅而及額廉聲
大起滇中城市故黔國所營金陵之新豐也街
故有馬廊頻年殷盛廬舍填隘黔國下令屬府
君撤出故廊府君曰動則煩民或生他變且君
侯出前驅後乘尚有餘地勿撤便黔國乃止在
滇二年以入賀行擢貴州定番州同知致仕府
君歷官滇楚若干年奉職不撓却金行惠所在
感德往在楚市楮斬州去郭百里見老嫗方饁
問先驅此何官曰布政司某官某嫗蒲伏前曰
吾兒賴公生全叩首而去越數十里又有釋畚
鍤伏謝道周者府君皆不知孰誰其爲人所德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

如此家居築別業日親魚鳥或課諸孫其中削
跡郡縣自號豐泉居士性簡淡無城府待交遊
响响遜讓不爲凌物親戚往來每居其厚生平
無宿諾僕妄註誤多得自容疾篤時見諸兒孫
不解衣席地臥逾月無怠意嘆曰吾大父嘗謂
我當受孝順之報今果然易簀之前一日曰人
死時多言鬼神我一無所見我氣盡時母遽哭
恐驚吾神勿作佛事其明日乃逝今歲乙巳三
月初十日也春秋七十有六子二懋學懋覺孫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三

男某某應秋登庚子鄉舉懋學等卜以某月日
奉公柩葬于某山之原而爲之銘銘曰

嗚呼葛公克孝克終却金布德誦義無窮厄于
卑位其施未融山致其高雲雨必豐葛公之後
十世其隆

錢季梁墓志銘

余憶癸未禮闈今次輔少保四明沈公以諭德
首分校得季梁初場奇之傳示諸同事者咸嘖
嘖嘆沈公得人計必魁天下而索末場不得自

主司以下無不人人悵恨于是季梁一日名噪
長安邸中又三年僅成進士竟不得魁天下海
內人士咸爲季梁惜謁天官選又不得郎署出
知六安州初至旱魃爲災跣而禱于神甘霖隨
注六以有年在六五載釋冤獄鋤豪强尊耆碩
興學校政教斐然六人德之不減怙恃爲起生
祠徙刑部員外郎未到官而謫作調知福寧州
季梁治福如治六尤斷斷舞文者然竟卒于福
傷哉季梁幼奇穎長而白晰舉止瀟灑望之如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三

神仙自癸未後文譽大振然名不稱才位不稱
望齒不稱德士林無不惜之按狀季梁姓錢氏
諱士驚季梁其字晚而自號存菴武肅王之後
裔出會稽郡王景臻尚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
賜邸于台其後越國公愕自台徙山陰入國朝
叅政循齋公述又自山陰徙杭始占籍仁和之
似蘭里述生康康生祺祺生玉玉生濂贈奉直
大夫娶孫氏封太宜人生四子最少爲季梁季
梁受易于仲兄某某舉鄉科仕爲某官季梁天

性孝友稟仲約束惟謹不命之坐不敢坐至成立皆然贈公早逝哀慕終身事孫太宜人怡怡色養強年戲綵不減嬰孺性恬淡屢空晏如不問家人作業長兄蚤世事丘嫂如母族嫂孫嫠而貧給養之終身諸猶子貧者婚予資學予修游予裝死予櫟葬予墳無纖毫靳而家之有無不知也亦不言居平喜獨處雖遠宦蕭然一身讀書脫落章句直會神理山水之間得趣便往發爲詩文直寫性靈不問工拙或脫草輒棄之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三

最善鑒文余友陸敬承典應天試號得人然半倚重季梁汪解元鳴鸞卽季梁首卷也敬承從容詢六士于季梁屈指曰某某已俱登錄生平嗜司馬太史蘇端明之文所著述甚富有似僧草檜榆集薄遊稿童子問釋擔志庚子辛卯雜著等十餘種行世春秋僅五十娶鄭氏封宜人子男一兆禎國子生娶凌氏繼張氏女一男三彭春彭緒彭信兆禎卜以今歲庚子某月日葬季梁于某山因余友吳君之鯨乞銘于余銘曰

卓哉季梁邃于文章兩佩州符施而未光孝友恬淡詢邦之良誰埋玉樹于此崇岡挹彼注茲爾後宜昌

五臺山舊路嶺龍泉寺開山芥會首塔銘
五臺山爲曼殊室利領萬菩薩住處震旦第一叢林衲子輻湊而舊路嶺爲之咽喉甚苦盜賊蟠聚山半畫地爲界號南北大王溝官兵莫敢捕過客瑟縮相戒非聚百衆鳴金持械莫得前者嘉靖中有芥會首者實現金剛力士身盡殲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三

盜賊而創爲叢林十方淨衆往來無徇吠之警五十餘年矣其寺請額曰龍泉寺第三世住持爲京師明因寺某今年秋慈聖太后遣名僧賜大藏於天下名山某與龍華寺某當往天台萬年寺价達觀禪師尺一謁某于武林某因得詳聞芥會首事合掌稱佛讚嘆久之會首歸寂今十四年矣塔于寺之西峰尚未有銘某以達觀師命勉爲受簡師諱慧定字無盡別號南泉路安邵氏子貌可偉兩眸如電性倣曷不樂俗務

依某寺某師剃髮理會本分事有省詣臺山遍
叅耆舊禮大士像於南頂遂發願飯僧十萬八
千日滿願莖菜粒米必躬親之人服其誠篤
師力藝絕人能兼數十人執作又言行質直無
文以故競呼爲莽會首聲震叢林所至人遮留
之答曰易處不住住處不易不顧行至舊路嶺
結茅聚衆以居盜怯師名而同之甚密一日師
出菴破旣歸殘僧三四人持師泣幸徒菴避之
師奮曰不可久生有命賊何爲者尋且滅之言
已賊大至師手無兵器乃碎水缸擊賊無所中
賊知師無兵器乃敢相近鎗中師左脇師手接
其鎗踢賊仆地刺殺之賊駭退方入戶檢視傷
處洞三寸許脂腸俱出忍痛縛固持鎗出戶厲
聲曰正欲捕滅汝輩今來送死邪賊怯不敢前
但持亂石遙擊師中額顱會龍泉關兵統鄭某
者與師善意師創盜潛以兵護之兵到盜散去
遍山覓師不得逮曉見深澗中僵臥一血人細
視之師也鄭號哭曰天平奈何喪此英雄人耶

昇歸捫其胸尚溫喜曰是不死血迷心竅耳扶
其齒灌以藥酒久之乃甦調視百日平復卽辭
鄭去奮欲擊賊或難之師曰大丈夫欲除殘暴
建立佛法卽九死豈敢辭結同志得五十二人
俱英奇輕死之輩諸邊將雅熟師名至是遍謁
之假兵器募糧草投牒帥府督府期一舉滅賊
咸壯許之盜渠率百餘曹師悉知其姓名任處
卒以兵相臨數日間無不就擒斬巢穴遂空時
師年二十八歲矣從此安立叢林供十方雲水
粥飯以雜華爲定課兼行一切佛事或修淨業
或習禪觀或閱藏典歷五十餘年如一日一日
謂衆曰時節清平吾將順化速請城上宗主師
來諸方謂京師爲城上宗主師謂明因寺全公
與師同殲盜賊者也全公習講律庭選爲傳戒
宗師衆稱宗主師故師亦如此呼之旣至付以
住持事剃髮沐浴徧禮聖像詣龕端坐大眾悲
號聲振巖谷謂師曰奈何不少住爲七衆屏翰
耶師曰無勞悲戀但念世界空花苦樂夢幻卽

見我已慎勿作去來想衆復哀留繪像師振威
喝曰咄豎子此金剛不壞之體堪充汝輩瞻仰
何用此幻妄爲遂端然化去時萬曆二年正月
二十三日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痊全身于
山之西峰越兩月雷轟瘞處杭僧止堂者竊窺
師相鬚髮已長寸許顏色如生銘曰

大人出世或逆或順摩尼雨寶青黃不定彼勝
熱身無厭足王提吹毛劍殺人無量不犯絲毫
脫體承當目睛一眄大地刀鎗毫釐之間魚目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珠王巍巍定老真精進幢住處不易易處不住
誰敢櫻之如金剛杵吾今爲師揭開頂門放大
慈光照耀古今惟萬菩薩爲作證盟

快雪堂集卷之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志銘

上林錄事少岳項長公墓志銘

項元洪

余憶從先居士謁項子瞻先生于桃花里之墳
舍蓋其所從廬墓處也先生進子授食命酒驩
若平生笑語移日此後屢侍先生追憶疇曩有
如越宿而先生沒已三十年矣余自幼稚入衰
艾閱世滋久老成益彫思先生之賢近世不可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得在里中尤不可得而幸先生始克葬也喜之
復悲之先生文彩高潔足當吾鄉聞人乃其所
遭多故有難言者宜托大手筆如琅邪新都以
傳而其人已不可作柰何以敝帚代庖耶然式
瞻名流追念世誼感慨係之亦何可嘿乃雜采
叅議公狀洎叔子德裕行畧而志之且爲之銘
先生諱元洪字子瞻別號少岳贈吏部郎銓之
長子母曰陳宜人而其兩弟叅議篤壽太學元
汴則顏宜人所出先生幼奇穎大父長葛令某

最憐之口授毛詩卽時成誦已補諸生尋遊南
太學俱有令譽陳宜人自舉先生而育之業謝
內政屏處而先生與之俱所支仰或不給母子
怡然不問也旣終陳宜人喪詢選得上林錄事
雅非其好然交遊日侈無何仲成進士尋奉使
歸侍贈公其明年贈公不起而所遺貲頗厚先
生聞變邸中會奉玄禁封逾冬始克奔赴而贈
公業就殯矣先生痛不得視含殮號哭奔詣殯
所廬焉至先人所遺多寡一不問旣免喪投牒

秋雪堂集

卷之十三

二

請老謝遣家事屏居祖塋別業以文史翰墨自
娛親賓或從之遊不拒也暇則命舟載酒村宇
僧廬所在留滯口不談生產子母之事不妄取
人一錢鄉民有爲不善者畏使先生知季嘗鬻
質米萬餘石而爲其所訟琅邪王先生以叅
政守嘉湖道當聽之宿高先生行喜爲之德授
指有司聞之先生先生不可以書報龔令曰余
不能庇弱第奈何乘其危而利之耶龔義之聞
于王曰俗吏汙高士耳事遂寢先生終不言

倭之入寇也議城嘉善諸當城者利其居址咸
規倖免先生址當西門立捐之不受直大司空
陳公道基時爲令義先生而暴其名循入臺後
先生名藉甚諸公間陳公力也先生爲古文辭
時逼秦漢詩更雋永早歲纖縟漸歸大雅錯出
奇麗季嘗鏤板行之未盡也好臨摹古法書小
楷嚴整尤工草聖方在京邸稍喜爲名高游納
頗廣而善遠權勢姻黨有柄事者屢見推轂先
生卒遜謝不往人益高之居恒陸沉無所可否

秋雪堂集

卷之十三

三

至談鋒所觸勁氣奇節時時鳴露老驥何難千
里哉余謂先生高節獨行兼以文采風流卽在
古人中自不易得況風靡教替之日而有若人
豈非猛焰中一掬清泉耶然璫璣之質彫磨益
光松柏之姿凌寒加翠則先生之所遭亦有助
焉先生之久沒而不葬也則以待陳宜人事具
琅邪先生志中今又十五年而始舉先生之葬
傷哉貧乎可悲已先生卒以隆慶壬申某月日
距生正德庚申某月日春秋七十有三娶范氏

舉人欽女繼王氏中書如女子男四長德基荆
府紀善娶李氏僉事儒烈女次恒岳郡諸生娶
張氏諸生榛女俱側室馬出次德裕邑諸生娶
屠氏封兵部員外郎孟玄女次道民國子生娶
陶氏國子生訥女俱王出女一適國子生郁大
同亦馬出孫男七人弘鼎弘鼎德基出鼎揚鼎
振鼎操鼎授德裕出慶生郡諸生道民出孫女
三所娶嫁聘字俱名族諸子或詩或書俱能世
先生家法道民最才而天至先生得就窀穸則

秋雪堂集

卷之十三

四

裕有勞焉銘曰

懿哉先生夷扎之儔才高坎壈寔命不猶仲乎
季乎富貴多憂豈若先生蕭然無求無求無喪
後宜蒙休千秋萬歲保此一丘

貴州銅仁府經歷馮季公墓志銘

季公諱嘉議字猷卿別號季白姓馮氏福建左
叅政諱臯謨之季弟也世居海鹽之梅原鄉梅
原之馮至叅政而大家世詳余所著叅政志中
初封公食貧兄弟俱以尚書教授當湖又數年

秋雪堂集

卷之十三

五

叅政公始顯公試于鄉一不得意弃去遊南太
學文譽益起知交爭下之再試應天復不得意
慨然曰丈夫能以一命自見何必科名耶時叅
政公宦業益隆而公偕仲奉封公養于家久之
謂選天官得銅仁經歷公單騎從兩奴子走五
千里赴之郡在萬山中民夷雜處田于山椒以
雨爲命雨不時至率聽其槁落公爲相便宜築
陂障水自高而下逋相灌注時跨馬田間董勸
農事若家督然郡自此有田可耕矣民與苗市
互得厥物賈價而利歸市魁公設法平之苗感
德呼公慈父苗嘗掠良民數十去大帥貪功啖
以利令反掠者苗若干護之入境中道伏起盡
殲焉而以首功上苗甚後大舉萬人壓境郡
兵僅三千積弱無鬪志兵使者吳興張公某才
公且爲苗所信遣使諭解公先爲尺書張朝廷
威德徐以單騎入軍中苗見公卽羅拜公謂之
曰吾視若皆赤子故止張公兵且無動而躬諭
若禍福若聽我今日不聽我卽殺我亦今日吾

不能還見張公矣于是苗崩角號泣向公曰惟公命公吾父必不欺我即日散去一城以全張公大喜曰我得馮君賢十萬師且疏薦公異擢可待而公感夢心動遂致仕歸民夷遮道哭送公纍纍百餘里即監司守倅得民未有若公者既抵家果有內人張之變又二年卒公爲人剛腸嫉惡見義必爲不受淄垢而好行其德不休貧交有望于公傾囊周給終不責報而豪少年借交爲暴公必挫之不難以身爲市叅政公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六

官嶺南有軍事公從訪之一懦將畏當敵欲因公求脫昏夜投公千金一寶劔公叱之去卒勸罷將此人臨別叅政公解十金爲贈公曰吾以絲續易犀象息錢十倍何煩兄爲立却之既歸則親黨之餒者飽寒者絮喪久暴者非息錢立盡矣公五十無子置貳莊生振宗生之日公方治具爲鄉里貧寒解一大獄爲善之報如此振宗長而能文與余遊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七十元配張氏處士某女子男一卽振

宗莊出太學生娶徐氏太學生繼美女女二長適儒士陸雲程次適諸生朱正學張出公卒後八年某年月日振宗得吉壤于某鄉始克葬公而余爲之銘銘曰

山有陂水湯湯季在銅杭稻香十萬師一使當士而才錐處囊何必賢能科從王季與伯寧讓良多爲義後宜昌

上林苑監署丞秦君墓志銘

余年十七充青衿生時錫秦公虹洲先生爲督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七

學使者後公歷方伯終于家而余克以公之餘教舉制科官史局往來于錫必式公之廬因得托契于公之諸子公四子中舍君與署丞君最卓朗雙稱白眉往東海屠隆長卿負才名中讒罷官貧不能歸中舍君無一面之識立捐數百金助之聲名一日振都下於是天下士咸知有秦仲子矣而署丞君之才華意氣與仲子畧相當今署丞君死矣仲子以狀屬君之子諸生爾佳走白下索余一言爲之銘余安敢辭按狀君

方伯公第三子諱焯字季華宋淮海先生觀之後世居錫之玄文里高祖永孚以孝旌曾祖鏡弘治甲子鄉貢士都察院都事祖瀚以方伯公貴封通政司叅議父方伯公諱梁母陳封宜人君生于南昌理刑公署幼聰慧絕人方伯公居諫垣與吳太史澤峯先生友善見君知非凡器以愛女字焉稍長能屬文籍爲諸生大有時譽然而善病又屢蹶于塲屋方伯公陳宜人故憐愛君欲少休之因令遊南太學已居方伯公喪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八

君籍嫂篋藏及腴田千畝令嗣子與適顧氏女均有之餘金若干復授顧甥曰以此助甥聘婦君之孝友不私其財大都類此已丑歲荒時有司議富戶量出粟報官損價惠民以抑騰踴君首應議出粟獨多先是戊子歲舉家病疫死者十五六君亦奄奄枕藉日者謂君病當愈若歲在卯恐不利能散千金可禳也會開例君入貲授上林苑監署丞以侍陳宜人養未赴官而辛卯果疾作先是不戒于火驚陳宜人而中舍兄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九

兵部主事周公子文子某爾佳等奉陳宜人命
卜以今年癸巳十二月某日葬君五牧新阡銘
曰

方伯之子中舍之弟與善徒云君也早世君之
諸雛能讀君書庶幾飛翻食君之餘五牧之阡
泉香土腴君之樂此萬年其居

孝廉曹君墓志銘

蓋孝廉君爲曹生重甫之父重甫家青浦往歲
余同年屠長卿作令會余在告時赴扁舟之期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一

因識重甫重甫恂恂儒生而善讀書治生所著
五言綽有秀句多長者游余愛之輒居停其家
後十餘年余從山中起佐南雍而重甫尚以諸
生卒業又明年秋九月重甫手其尊人孝廉君
狀叩首請余銘其墓余多重甫之誼且雅故孝
廉君之賢故習聞之乃不辭而爲之銘按狀孝
廉君諱世龍字子見別號見溪先生世居上海
之十八保至竹泉公者徙縣東數傳爲南溪公
竊以高貲聞輸財助邊授指揮使南溪公徙家

澱湖之西曰琴村所娶曰閔碩人子三長世祿
次某季卽孝廉君君生九月孤二兄僅垂髫贅
壻顧淳者業以南溪公遺命撫諸孤而反利之
遂盡有其田廬赤仄而逐諸孤別居世祿奮挈
二弟僮奴扶柩置所居設靈幕受弔唁親黨壯
之皆不之顧而之曹矣淳意不自安且慮曹氏
終軋已乃構興大訟孝廉君始勝衣卽隨二兄
詣訟庭以至成長時上海令閩人鄭洛書年始
十九廉明吏也詢得其情庭詰淳而壻曹受遺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二

植孤寡而反吞噬之耶淳悚服具以狀白直指
直指直諸孤責咎淳四十論爲城旦而田廬盡
返曹氏又責償遺貲三千緡淳故有拳力巧訟
訟牽連不得解凡歷三直指十五年各破產業
厭訟而鄭令奇孝廉君狀貌謂世祿等曰而弟
非凡兒終當大而氏其善護教之母令久溷胥
徒間也世祿感悟輸領三千緡虛牒于是立罷
訟孝廉君受書時年已十五六而伯兄急其成
立嚴督課之屢加榎楚孝廉益感奮晝夜伊吾

不絕聲遂善舉子業充博士弟子凡經傳子史
百家之言無不研覽窮其旨趣蓋學成而家益
落矣嘉靖己酉孝廉君領鄉薦時閔碩人年七
十餘病依牀褥而爲孝廉君強起受匕箸伯兄
尤驩甚曰鄭令語吾弟當大吾家果然孝廉君
天性孝友內行淳備事閔碩人雖居貧必營進
旨甘敦色養之愛有疾躬調藥餌不解衣而寢
居喪盡哀至骨立歲時祀先必大慟累日不怡
與二兄同財共居者三十年無幾微相忤人以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一

爲難君感伯兄教誨至于成立終身父事之析
家後一味之甘未嘗獨享有吉凶大事必推伯
氏爲主而已佐之豐儉依禮遠近式焉兄困于
踐更君捐役田三頃助里中役以爲常兄乃得
休息家漸起兄弟相友愛終身蓋君之孝友大
節可指數者如此君才高數奇屢上春官報罷
年四十有九而卒大業不遂中壽不登惜哉君
之懿行茂績在里中者最多里人樂稱之嘉靖
辛酉東南大水家去郭十里而近圩田約千餘

頃君鼓率丁壯作巨防護之田不受災所全活
萬計君不喜泛交至于義故輒披衷見赤或有
異同必曲爲開解無詭無隱族屬親黨或有急
多方濟之賴以舉火者若而人而終不責報人
以此益多君閭中被倭前令鄭君之家燬焉其
子避地雲間君德鄭令割腴田如干畝業其子
曰以此爲公祭田且倡同邑好義者競輸田鄭
氏子孫至今往來雲間食稅不替故鄭令之能
樹德曹氏有以居之而君之高義亦足多矣哉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三

三娶兩王氏顧氏子男一志伊重甫其字太學
生女一適謝允承孫馬女八人先是松江割華
亭爲青浦君居在割中青浦廢仍藉上海今重
甫復爲青浦人孝廉君墓在青浦某都某圖去
所居若干里孝廉君沒凡三十年而余始克爲
之銘銘曰

孝廉英英始困而興非鄭令不能庇其家非伯
兄不能就其名投我木瓜報之瓊玖我思古人
君庶無媿鬱鬱芊芊孝廉之原錫之銘詩以矢

勿護

光祿寺署丞志棠沈公洎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銘

丁丑南宮之試余幸與沈茂仁同舉比又同讀中祕書先後列史局時觀察霓川翁尚無恙而光祿公稱鴈行余俱嚴事之沈氏自東園翁以忠厚素封起家至石雲霓川兩世益培而大之光祿公席父兄之華析居南漚與北宅角立鼎盛子姓彬彬有搏風入雲氣色無何太史且嚮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四

用而物故觀察繼之志棠翁哭侄哭兄太史卒後次子鳳婚于余甫弱冠而天又哭侄孫北宅零替僅一諸生支其衰而南宅之盛自若光祿公故有痔疾每發則臥治逾月或旬餘而復每厭參芪逾于梁肉十倍以爲常自孫鳳物故感傷之餘氣血大耗每發輒加重去秋秒余尚視公榻前公猶能強起舉手謝對坐良久而別自後則日深矣二子自邵自郇先已析居俱有聲太學自邵幾登籍而以嫌斥者再人尤惜之公

竟以仲冬不起明年二子匍匐至武林以墓中之石乞靈于余余不忍辭也按狀公姓沈氏諱某字道明別號志棠晚年稱巢雲子亦稱澄源居士沈氏自汴從宋南渡家會稽洪武中有庭芝者自會稽徙松江七保又徙遷善鄉宣德中割遷善隸吾郡之嘉善庭芝生瑾贅居秀水思賢鄉之長蕩遂藉秀水瑾生璫璫生淵是爲竹隱公累世皆以孝弟力田起家竹隱公丈夫子五次度曰怡筠公能大前人之業而好行其德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五

鄉人迄今頌之是爲公之曾祖祖諱復卽東園公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考石雲公諱謐舉嘉靖己丑進士仕終湖廣叅議石雲公元配勅贈孺人盛無子繼誥封恭人盛十年而後舉觀察公又十年始進二潘碩人而公生矣公自少穎異白皙豐下聲如鍾石雲公甚奇愛之甫二齡卽爲締婚比部一山王公女王故宿儒而師觀察公者公四歲觀察公舉于鄉賀客填擁公以幼孺與賓客揖讓如成人稍長從塾師授章句

時石雲公好講陽明先生良知之學公從旁竊聽無倦八歲從官江右所過山水輒有品題石雲公每奇之年十一喪石雲公從觀察公哭踊無逾禮既免喪學亦大就十五補諸生有聲黌校十八王孺人歸是年觀察公成進士留邸舍公弱冠攝家政井如臧獲無敢勞者盛恭人潘孺人亦兩宜之二十遊南太學應試不售歸益發憤攻苦三年再試其氣甚銳會觀察公以郎署分考京闈格不入試公曰進退命也怡然歸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一

且以慰母潘曰兄典試進多士與兒一人之進孰多況更有不可必者于是母子俱釋然盛恭人從觀察公入蜀以脾疾卒官舍公聞訃大慟且經紀喪葬事甚豫及旅櫬歸執喪哀毀如喪石雲公服闋與觀察公詩酒酬和數載而莊事加謹每讌集不敢與釣禮已而觀察公歷魯藩秦臬三事在望而茂仁翺翔玉署銜詔冊封便道歸省光寵赫奕照映閭里公曰盛矣盛而虞衰可不戒乎無何觀察公中忌歸謂公曰悔不

早用仲言是時公業息意進取乃入貲拜大官丞非其好也公於書無所不窺書登北海之堂詩進大曆以上晚尤工堪輿喜木講師九星三元飛白之說每治冢宅與諸地師上下議論而斷以已意人莫能難觀察公之葬也竟違公意已而多凶沓至公益恨其言而中矣公天性孝友宅心仁厚事關義故損已不卹項氏姑捨其城居而改卜諸鄉潘孺人以謀公公割義溪故址居之時地師謂此地良可業後嗣無輕擲公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七

叱曰女弟居卽吾居況出母氏指耶立檢地券授之推子有利勿問直爲潘孺人營兆域其陽有水法當塞土豪某持之或欲理之官公不可啗之厚利厭其欲而始塞有叔與公少同學相驩後以汙萊相售昂其直數百金三議加而未已時以非禮至公輒具卮酒延鄉三老開說事理且爲驩然道故叔亦降心遂復舊好去老僕某者其嗣爲諸生而家頗厚傲倪不遜至舉詞揭子弟輩欲正其罪公念老僕夙著勞勩聊示

薄懲令得挾餘貲稱素封于他境巨豪某與公
構隙舊矣會臺使者行部陰檄邑長吏密以部
中奸豪主名聞於是邑令朱召屬公曰此若仇
也若必悉豪黠法事共疏列以聞公曰豪某扞
罔故應罪下石非余志也請辭豪竟獲免里有
爭田者既質成於龔郡公而觀察公則龔鄉閭
座師也方習靜不聞外事而其不直者輒托女
巫乞靈錢恭人要公緩頰既得請持百金爲恭
人壽恭人析其半酬公公謝不受既而召某甲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八

如嗚呼若公者可不謂鄉之通德國之善士哉
元配王孺人比部郎愛之女也母曰賀孺人其
先自大同籍嘉興代有隱德自徐聞令始顯徐
聞比部父也孺人十七歸光祿公兩宜盛恭人
潘恭人盛恭人語人曰人謂我憐仲固也匪徒
憐仲憐仲婦耳孺人不好爲容華嘗衣大練或
謂家故饒奈何服此曰吾豈乏諸子繡鬢哉不
敢忘盛恭人之教儉也聚羣婦一室陳絲枲而
躬課之曰不敢忘盛恭人之教勤也公有女弟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九

二歸項與盛孺人爲奩具千金無所恡盛姑既
嫠居請并其二孤歸養之曰穀之不哺而俟其
覆巢不已晚乎潘孺人悟首肯立歸之女字周
者既請期矣而公方落羽歸慮奩之未具欲更
其期孺人曰具矣視嫁二姑者公由是愈賢孺
人蓋孺人明潔有才畧凡祭祀燕享靡不精辦
妯娌愉愉臧獲器使而能恤先公若干年卒公
春秋六十有二子男二自邵自邵女四孫男五
純祐純某自邵出純祉純禧自邵出自邵卜以

今歲乙巳某月日葬公良宇圩之新阡而以王孺人配公所自卜也銘曰

次公幼成淑慎爾身當盛慮衰爾識足珍家成嗣賢小屈大伸良宇新阡翳此玉人賢婉相從娛爾雙神

許次公然明墓志銘

余自隆萬間娶今孺人遂依外氏家武林外王父樟亭先生以文學掌故仕楚藩爲莊王所知時已歸臥能讀書自娛多長者遊暇日余因問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二十

武林士大夫能讀書治古文辭爲誰曰有二許先生者一爲方伯茗山公一爲比部石屋公俱有集皆不在矣比部有子平輿余友也而茗山幼子某跛而能文余識之已而平輿屢過沈氏余得與酬往一再滔滔腹笥殆未易測然而著作絕少俄而物故又久之始得與然明論交因然明得盡交武林名士如黃真甫吳伯霖張仲初諸君子是已余入仕三十年強半里居而居武林者十之八花朝月夕惓然明者又幾十之

六七又嘗附余五湖舟品泉揮麈相昕夕者至於再三蓋然明不善治產又好客客常滿座然不善飲微濡之卽面赭欲頽乃淋漓豪宕之趣每轍宵旦諸酒人潦倒零落而然明興勃勃未已金錯到手卽盡妻困于家不得不以遊佐之閩楚燕齊數千里外歲一遊或一歲再遊嘗裹數十百金而歸歸數月又盡貧自若最後應某貴人召北遊過吾橋李隲水中獲拯而返自是不復出矣以萬曆甲辰九月十五日卒于家年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三十一

五十六耳所著作甚富詩勝文詞又勝詩而其性情之真素興趣之超遠又有不盡于著述者公諱次紆然明其字最喜莊周又自號南華有米氏石癖雖極貧猶貯奇石數十方百金不與易其人可知已許之先出于四岳徙自燕東安至然明六世然明兄弟四人母曰包宜人四齡失母張夫人實字之然明天性孝友自童稚稟張夫人之教伺夫人喜愠甚微夫人生叔子某愛然明甚于叔而然明事伯兄某甚嚴凡事必

稟成侍坐終日無惰容友愛叔季人不知其異
母出也然明死而許氏之美幾盡惟兗州別駕
令慈在耳令慈爲石屋公次子平輿公弟與余
善名家有賢子孫甚難吾於然明之死不獨惜
良友尤爲許氏惜云然明娶平氏先然明三十
年卒生子兆男邑諸生銘曰

許氏二難方伯比部其嗣俱賢鳳毛翠羽賢哉
然明志潔行芳貧不治產客常滿堂晚而好遊
聊以徜徉其身則困其名則彰我作銘詩楮墨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三

爲香

善人徐翁墓志銘

徐氏故與余外氏有葭莩之親而翁之子梁與
余友海虞繆仲淳最善仲淳歲主余常數月梁
來最數以是善余余視梁真無懷葛天之民也
使人人如是豈煩置官長而治仲淳笑曰君獨
未見其父耳於是余心仰徐翁甚丁亥之夏仲
淳與吳人樂子晉遊天目翁忽發興蹇裳從之
子晉亦余好友而性號清癖不樂與人偕至是

與翁同臥起者幾旬日既返余問徐翁何如子
晉云翁臥不解衣四鼓輒起坐口喃喃至旦不
休則誦彌陀普門金剛般若等經呪而俗傳水
府三元經亦與焉盥櫛竟跪稱佛菩薩及尊神
名號僕僕數十拜餘時則默坐噫嘻怡怡而已
余戲曰子睡魔爲徐翁所逼迫將無遁去乎相
與大笑不止翁生平不甚出門有田十餘畝在
秀水歲取租一往晚年因仲淳子晉得至天目
此翁生平一段奇事也翁淳朴無他嗜好衣食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三

之餘輒推以食僧僧至擁慧迎款有如活佛食
僧之餘以施貧乞病苦不令囊有餘錢密藏師
未薙髮時嘗以乞食過翁翁識其有異留款數
日師亦安翁自後數飯其家翁父子得善仲淳
因藏師也去歲翁年六十有一里中父老及諸
文學服翁善行言有司以衣冠旌翁而翁病矣
至沒神氣如常念佛不輟翁其往生安養者耶
翁諱涑字彥東別號南泉居士其先汴人宋建
炎中徙杭之江干再徙城十傳至翁祖曰旻莫

州知州昇之弟父曰良玉母沈氏兄弟七人翁最少六歲失母繼李育之長出贅錢氏南京戶部郎中俊之孫女生一子卽梁娶宋氏孫男二長文煥聘庠生宋某女次文煥未聘孫女三梁新卜地于錢唐西山舊龍井之原將以今歲已丑某月日葬翁而乞銘於余銘曰

嗚呼徐翁生戊子沒戊子六十一歲爲善而已不言而飲人以和使人之意也消古稱溫伯雪子而翁其侶震丹國中減一念佛誦經之善人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二十四

極樂剎中增一聽法行道之開士翁神已超翁魄寧死翁悅永藏龍井之里銘翁者誰國之舊史

快雪堂集卷之十四

秀水馮夢禎之著

墓誌銘

楊兆開墓誌銘

楊生兆開與聞生子將鄒生孟陽俱西安方孟旋高足也余得方生于南雍比歸西湖益相親二生者因方生納贄咨問文藝去春孟旋假館靈鷲聚所知五六輩爲濟河焚舟計而徐生孺子忽病歿於子將家孟旋遂以柩歸而兆開者子將姊壻也七歲而孤十一爲聞氏養壻與子將輔車相依以切磋其學術人品有幾二十年今歲文課楊生獨猛進余厚期焉至冬十一月一疾不起方生自西安赴哭之信宿而去以書相聞余始知之一歲之間隕徐生復隕楊生而孟旋子將兼預其戚豈非斯文之厄耶然子將之痛楊生尤深已按子將所爲狀生諱啓元字兆開漢太尉震之後歷唐宋代有顯人誥勅具載譜牒中其先華陰人後遷閩復遷四明曾祖

儻始遷武林定居焉祖仲富好行其德人負千金不責償號爲長者父世華讀書未遂三世俱有隱德生生而穎異五歲授書日數行下七歲失父母繼之哭踊如成人依于祖祖爲納聘聞氏無何祖又歿外舅憫之收歸與子將共塾而學生事外舅若姑猶父母也而弟畜子將一家無不宜之生自幼明悟堅忍有大志或憂楊氏家瘁不堪習儒勸外氏入貲爲藩司掾生不可泣曰吾父讀書半生攻苦未遂兒冀述其業少

快事堂集

卷之十四

酬之奈何甘爲人役耶遂令竟學以勤瘁得嘔血疾十三試爲文雄快喜遷史好臧否古今人物稍長豪于酒高視闊步不可一世亦多忤物甲午試有司不利益下帷發憤得怔忡疾自此學益粹文益老而名亦益起庚子就試縱橫數千言邑大夫劉公大奇之是年始籍爲諸生又四年竟以青衿歿傷哉生近歲留心性命之學儒先理窟日夕研討屏絕嗜慾忍人所不能忍清羸多病頗問津衛生家言間入筆記步趨談

笑斤斤老成一變其傲睨雄豪之習矣生自幼孤苦成于外家故視子將如手足稱最相善朋友則鄭瑞卿鄒孟陽開化張懋良後又得嚴印持忍公季方三昆季他無雜交昕夕切儆長善救失不憚深切諸君子畏而親之所師事惟方孟旋與余生性至仁孝遇父祖忌日茹素戒飲未祭不先食事外父母忠謹更效規益持身嚴密不苟嘻笑雖閨闈間亦無墮色嘗語子將曰吾無父母而有父母無兄弟而有兄弟擬終身

快事堂集

卷之十四

無拊居以終此樂然爲楊氏蒸嘗計未免別立堂構奈何因哽咽泣下然居甫就而疔發不及遷以來初疔作不知其爲疔也觸犯禁忌遂不可救豈非命耶春秋二十八娶聞氏子二女一俱尚幼銘曰

嗚呼楊生始豪卒馴屢變屢上其文其人孝弟忠謹天之所伸未壯而天回也則仁孰促其筭而亨之名我作銘詩耀之千春

有明塵隱馮季公墓誌銘

季公諱某姓馮氏字忠卿別號季山晚而築室
苦吟顏曰塵隱遂稱塵隱云公之先居海鹽大
易鄉宣德間析縣爲平湖人高祖某徙京師祖
某由順天鄉舉仕爲遂平令又徙平湖生給諫
公某以抗直外謫不竟厥施而以忠厚孝謹昌
其後長子太僕公某以三品滿考贈遂平令以
下如其官家聲益赫赫大公之前有仲早天公
爲少子生于常熟官邸父夢神人手褒衣生授
之而孕及生子以爲貴徵公幼清羸又失恃給
快雪堂集 卷之四 四

又於郊外飭池館蒔花木從給諫公嘯詠其間
給諫公每對所親曰榮我者長子逸我者季也
如是者二十年比太僕公以終養歸念老親甘
羹獨煩季將割奉歲佐其半而公不可曰養而
饋謂子何仲之天也從父命以次子禪沒之所
遺田宅僅奴法當入沒者公爲禪受五之一餘
推與太僕公均有之人多其讓太僕公物故里
中豪少年齟齬其孤禮公捍衛之甚力身自對
簿請于直指使者卽窮治有狀願以身坐旣抵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五

豪少年法而公又請寬之曰寬之或薄孤禮怨
耳人以此益服公長者先是邑有漢塘自西郊
屬之郡延袤四十里水齧塘善崩給諫公歲繕
之不廢行路誦德而齟齬者反以爲詞指德爲
怨乃公益務施已責爲德不休曰先大夫之志
也自族屬親友迨一面薄識鄉閭道路之人婚
嫁喪葬一切有急無不赴之如響貧子母不能
償者立焚其券惟恐傷其意他如掩骸骼斃殍
梁施茗粥耳目所及無不勸爲之義居之廢於

族人者復之已從太僕公置義田贍族矣又割
已田若干畝人給之一山東人客湖與妻女俱
溺歿公棺斂資道里費歸之蓋千里誦義矣公
所新古忠賢廟貌甚夥而浮屠老子居僅十之
一人問之曰吾自用吾家法耳公形癯神挺額
慙慙如有憂然氣和語莊進止皆有恒度而胸
次灑然與人交終身無亢色亦無媒語閨門之
內斬斬如也自少留意詩律晚遭多事吟咏益
盛步趨王摩詰劉文房居然入室所遊遠不過
懷寧堂集 卷之十四 六
金陵錢塘而興寄畱連弔古貌物新語勃發所
著小有集若干卷藏家塾卒年五十有七太史
華亭董君狀公行事而咯嗟反復於公之孝云
親見公於父母忌日必設像祭嗚咽不成聲赤
腫承睫若始居喪時又于給諫公所御几杖圖
書屬寸木片紙雖極朽壤謹襲而藏之無恙其
病咯血得之苦塊問公諸嫩行皆從孝生宜從
貞曜淵穎之例私謚公孝馮季子允哉嗚呼以
公之篤行而籍未脫諸生年未登中壽遇不酬

德惜哉子四長伯禎次伯禪卽出後仲氏者次
夢日殤又次慶孫殤女五禎禪自幼文學斐然
俱受經於余又俱嘗割股截指調羹以進希愈
親之疾能世其孝蓋給諫公之家教遠矣沈孺
人舊葬縣之德化二都呂家圩不吉遺命改葬
得兆于某都某圩今歲乙未某月日禎禪等將
合二尊人之葬乞銘焉銘曰
惟孝馮季惟民之式親安其養族懷其德曾羅
墳典手揮珠璧宜紆青紫而老逢掖宜躋耄耄
懷寧堂集 卷之十四 七
而餘五十挹彼注茲君子之澤于千斯年視此
銘石
處士懷耕許君墓誌銘
吳中最勝處爲洞庭兩山其人民淳朴習賈而
好客賈迹遍天下而遊敎亦來四方余遊兩山
主東山許生志問其父懷耕翁年且八十而視
矐趾安風貌甚古余甚敬之年八十一而逝余
方婚仲子未及弔翁之喪而志問匍匐西湖乞
銘翁墓嗚呼翁孝友忠篤有先民之遺行是宜

得銘按湯孝廉狀翁諱某字完之別號懷畊世居東山曾祖安祖行父必能母顧家世積善以至于翁垂髫侍父賈金陵卽稱心計冠而孤棄賈養母以孝聞母不樂厚費翁屬族人忠謹者以餽進母日享甘脆而不知出于翁如是十餘年母卒毀瘠如禮歲時伏臘必懸兩尊人像中堂前二子道說艱難誨之成立言與淚俱家世善賈族人能賈者任之推心置腹人樂爲用業以益饒翁性坦直與人交洞見底裡不侵然諾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八

狗人之急解人之爭人卒負之不形于色尤好施與有求于翁無不量力周給不傷人意法海靈祐封山諸浮屠下逮津梁道路力可治者悉出重貲修葺積而能散翁寔有焉性善飲或對客達旦雖沈酣無酒過壯歲喜讀書能通大義至古人興廢感慨道說靡靡可聽人樂親之晚年構亭榭聯耆舊結社其中日歌呼樂飲不倦人謂翁壯而能勤老而能逸孝以事親義以教子孫其信然乎翁之將卽世也先一月呼伯子

屬治後事且命伯子往留都謁謝顯者伯子有難色徐曰汝往吾尚未憊戒半月返如之歸之六日呼諸孫環坐共飲已沐浴就寢晨起扶杖至書室囑其子家事百許語少選坐中堂呼子子至而逝翁生平未嘗學道其臨終一段光明如此抑何奇耶從儒者之談亦所謂得正而斃者矣子二志問志聞孫四明輔明寅明臣一未名志問等將以明年辛卯仲春之某日葬翁新兆于祖塋相望也銘曰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九

生於斯歿于斯葬于斯使莫釐如珪具區塵飛許翁一丘秦山四維有如皎日我此銘詞

吳諸生陸元星墓誌銘

元星吳人諸生陸介吉先之父吉先從余遊才美義高吳人尚之謂有父風余以故知元星元星諱拱辰元星其字故亦爲諸生聲藉甚已去之從俠遊興到飲酒無筭而平居若不勝杯酌喜作詩嬉笑怒罵皆以詩篇什甚富亦甚工嘗從友人五遊楞伽山飲至後夜得詩云天上餘

孤月峰頭聚五星爲人所傳誦吉先欲其大成
集而未及也元星內行最修父性嚴重曲事之
甚得其驪心繼母周少元星一歲元星事之謹
父沒益恭鄉人稱焉親交不過數輩垂髫至白
首意氣彌敦性好直言不容人過人或愠之不
爲動後無不感悅歿之日弔哭盡哀此可以觀
元星爲人矣其先居閬門外之下塘國初諱憲
宗者遷楓橋之江村憲宗生文漢文漢生震震
生翰翰娶呂氏生元星子一卽介卜以四月二
十日丁酉葬元星竹塢簞帽山之麓先輩管登
之所讓地也乃屬樂晉作狀某作銘銘曰
竹塢之山如簞笠出已入亥惟吉宅左顧右盤
中鬱鬱前臨太湖宵莫測陸生嗜酒氣超忽弓
藏劍韜白日匿土中埋玉眞可惜不在其身後
宜出衣冠繩繩瞻墓室高山可不可實此墓
此銘永無極

明九州翁君墓誌銘

余一再至洞庭東山聞翁君名而不及見翁君

蓋有巖穴處士之行而隱於賈者耶翁君旣沒
而其子啓隆价友人沈生樂生以誌銘請嗟乎
鄉閭之善有足述者烏可令坳坳也按狀君姓
翁氏諱某字實甫別號九州系出周昭王庶子
其先大梁人建炎南渡諱承事者以千夫長從
至吳樂東山風土家焉子姓曼延遂稱巨族承
事至君十有八世父諱某是爲梅林公母席氏
兄弟三人君爲次少英敏讀書能了大義家世
習賈君旣長不欲以勞遺梅林公乃棄章句挾
貨遊清源清源爲齊魯燕趙之衝萬貨所聚而
君以心計課其出入不爽毫髮於兄弟間獨稱
善賈又矜然諾好行其德人益多之遼客以數
百金市亡失廿餘金君曰爾金止是乎曰然君
曰試較之較之始知亡失廿餘金笑出而還之
欲酬其半君曰不可吾利其半何不全匿之客
感謝去鄰舍遭火主人遑遽無所出君立出錢
數十緡召衆集水滅之主人償錢固辭不受里
人客清源者甚夥會疫作歿者卒無所厝君首

倡建義阡客觀自此歸矣君性倜儻好義出於天性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澤枯潤虛之事灼灼在人耳目者不可勝紀大率皆此類也君事父母甚孝起居甘脆必曲當其意或不怡多方娛之悟解而止梅林公沒君自旅邸奔歸喪葬如禮與兄若弟處友愛如一人或勸之分煙君曰兄弟手足寧忍割乎卒與同財者二十餘年其篤于天倫如此君中歲家益裕子姓彬彬成行幡然曰人生貴適志耳悉籍其資屬之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二

懿茲翁君賈服而儒孝恭慈和表于鄉閭五十之前君也則勞五十之後君笑以教勞以寧觀逸以尊已一張一弛先民之矩矱鬱新阡水深土厚君乎居之天長地久

兀齋幻齋二比丘塔銘

兀齋幻齋二比丘俱出襄陽鍾氏爲同祖兄弟同師樞山素菴法師稱高足素菴兀齋於俗父子也兀齋諱如慧母汪腹之時父已投南陽留山寺出家寺卽唐丹霞禪師道場也慧三歲不語一日父歸省其祖一見喜曰我父子同出家妻家人異之五歲失母養於伯母江卽幻齋之母也慧幼習世典略通大意會素菴師習講京師請于叔氏北省父遂祝髮時年十三歲耳初聽講楞嚴至徵心辨見破五陰魔處愕然自失乃登壇受具晝夜六時除聽講外卽跏趺習定兀然如槁木者三年同學呼爲兀齋以此一日定中見大光明身等虛空出定嘆曰無身之身形充八極無心之心照窮萬有自是內外典籍

寓目卽了無滯義矣素菴師住攝山棲霞賴以
輔弼叢林晚得幻齋諱如念爲人溫厚老成嗜
學經論如渴二人同心執侍如阿難難陀以故
棲霞法席爲江南最慧念二師俱善達觀禪師
觀方佩南宗心印勘辨諸方而二師與之出入
議論時蒙許可其人可知矣乙酉閏月觀將歷
五臺登峨嵋臨別謂二師曰吾與而輩交以法
義非以情識今而後以游咏教誨爲妄想以寂
靜輕安爲昏沈有緣卽晤俱以所造爲証據於

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十四

是念師獨送觀渡江而慧師掩關不語閱宗鏡
諸書妙悟益發其年十一月本菴不戒于火且
慧師不動曰身如幻化且定業難逃併焚
訖火滅而念師是時講法華埤城法雲
通火災特遣行人往詢異哉慧師嘗
說及伏蛇虎呪於梵僧遊太岳山忽
卒而來密持前呪虎卽馴伏嘗偕法
斗感縣某寺訪同叅秋潭其夜盜百
刀冥加盜覺有千萬僧不敢犯遁去

慧師神異皆此類也丙戌十一月初七日慧師
忻然謂弟子曰我願畢將去矣遂七日不食而
精神挺然至十三日端坐將逝弟子請曰著恁
麼衣好曰不干他遂逝是日冬至也其夕達觀
師在京師之潭柘夢慧掉臂西行而無侶呼之
不答計至方驗其異慧化後色如生十九日茶
毘遠近致香供以香代薪法弟如定等收靈骨
還攝山塔於龍化菴之後是月二十八日也又
三年戊子十一月十三日慧師方大祥而念師

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十五

忽嘆曰我更十日逝矣至期果逝與慧師同塔
慧師生嘉靖癸卯某月日化萬曆丙戌某月日
世壽四十四僧臘三十二念師生嘉靖辛亥某
月日化萬曆戊子某月日世壽三十八僧臘二
十五方今叢林衰替二師俱精進光明幢使不
奪其年庶幾哉爲大法梁棟而竟爲報緣所局
未終下壽遂棄人天傷哉時達觀禪師在棲霞
走書某乞銘其塔遂敘次其事而係之銘曰
襄陽鍾氏佛生其家應真從之如粟似麻北學

經論揚於棲霞父子兄弟同根共花慧也阿難
念也難陀左提右挈倒囊縣河如彼大樹兩枝
相扶青葱蟠鬱蔭庇孔多惟達觀師持不二印
爾慧爾念曾蒙與進移書南來吾斯之信一字
加褒豈敢以吝

楞嚴寺了然關主塔銘

了然師吾密藏開禪兄之簪髮師也師素與達
觀師善藏兄以師故得事達觀師萬曆癸未師
閉關東塔達觀師與藏兄時棲止焉一夕茶話
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十六

偶及德山托鉢因緣達觀師示偈云托鉢因緣
不甚難耳邊密啓卽幽關師疑益甚無何達觀
師藏兄相繼北遊會楞嚴新復迎師關于東靜
室達觀師故居也師體貌清癯神氣和粹最喜
誘接人少年研精講業久之知非叅雲谷和尚
看無字話間有發明而不自肯然從此教義益
徹每拈經論旨趣示人直截明快聞者無不擊
節師生平多病所至輒掩關人以關主稱之藏
兄之禁足臺山龍翻石也忽夢五齒落掌上血

跡宛然閱數日得師書備相誨切中及托鉢因
緣自通所得因請達觀師印訣藏兄以師所見
頭過尾不過不相肯也報書旣達師遂遷化藏
兄聞訃于東昌時達觀師過夏靈巖夢雙幢一
倒于南一倒于北次日藏兄至以師訃及臺山
無邊老宿之訃告師之化也合掌呼達觀師垂
光攝我至于三四無邊亦然一念感通萬里不
隔水月交光針石相引寧爲異哉師諱能弘字
了然一字休休嘉興縣王店鎮欣氏子生嘉靖

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十七

癸卯某月日化萬曆戊子四月某日世壽四十
六僧臘三十晚蒙聖母千佛袈裟之賜藏兄將
奉師靈骨塔於楞嚴方丈後而某爲之銘銘四
十字曰

師骨嶢嶢師神蕭蕭逃講入禪出谷遷喬半生
掩關不踏塵囂楞嚴再興如日之朝師塔在焉
其永勿搖

妙峰覺法師塔銘

余之信台宗也妙峰師實啓之時盛夏掩關拙

園從淨侶課西資之業師扁舟見訪深談一心
三觀之旨灑然契合不自知其膝之前矣師梵
相奇古身不踰中人而言論風采如火輪不
可攖觸於時江南有二法師師與東禪月亭得
師師出東禪之門東禪不專賢首而師獨精天
台遂有同異然其妙辯從橫凌厲千衆俱東南
無畏光明幢也相繼卽世傷哉師諱真覺別號
妙峰蘇之崑山人俗姓王父君錫母鄒夢天
衣覆體遂娠娠時父夢道者寄鉢久之復夢取
鉢雪堂集 卷之四 又十七

鉢而師始生師少不樂俗已畜妻矣偶隨方僧
遊杭州遂投鍋子山僧薙髮受沙彌戒時年二
十一居月餘往蘇州依竹堂寺虛白禪師受具
戒是年掩關讀楞嚴於崇明壽安寺比再至竹
堂與白論議其鋒已不可當矣白知非常器指
往吳興謁月亭法師聽講時演法華且半而師
至苦爲聽衆所抑雲菴道元師時首衆憐之爲
言亭錄置下坐師以故終身師事元罷講之明
歲卽演法華於杭之鍋子山其冬赴天台請至

會稽得疾夢緋衣神人持大刀而前告曰師
緣未至宜速返從之明年台僧復堅請師以前
夢不欲行復夢前神人告曰師緣至矣我當護
師行時嘉靖甲子歲也台之道俗初習邪教師
奮妙辯一掃空之皆知念佛求生西方其臨終
往生有明驗者甚衆自甲子至己丑廿六年歲
無虛席遠近嚮風學者尊之曰妙峰法師所講
楞嚴若干座法華若干座妙宗鈔若干座惟法
華玄一座而已所得檀施俱鏤經板行世臨終
作剎那三省知師正念如城不可動亂也僧臘
三十二師宗天台之教化緣又在天台其全身
舍利舍天台何從哉弟子傳燈塔師於高明寺
之傍真實居士題曰嗣天台教明妙峰覺法師
之塔而繫之銘嗚呼師嗣天台宜葬天台以塔
爲舌其聲若雷師與天台是一是二惟明眼人
離是非是

羽童墓誌銘

羽童者鶴也已卯冬都閩鄧子龍所惠厓然一

雛身灰色鳴不成聲畜之挹秀莊使莊丁孫老主其食羽童徘徊湖上飲啄得所辛巳春余返檣李挹秀莊亦歸他氏會先君營拙園成乃居羽童拙園五月至七月余從道侶結制于此羽童者頗得聞經梵之聲施食臺齋飯亦羽童盡之顧不能厭魚腥如湖上時矣賴余婦遣給經旬一飽然其處空闊草木蓊翳有池半畝優悠其中毛羽漸長而聲漸高是年秋遂汎頂赤如火齊亦漸能舞翩翩就人余及先君子甚愛之

靈黠可愛若此則久裁之矣羽童初來畜竹竿巷寓余婦親啜食之踰月比至拙園或歲餘不見見輒鳴舞就之啣衣投懷或反喙向留而觸余婦曰是識我求食耳故最喜爲羽童營食余至亦然努唇向之作聲則長鳴相應聲徹雲表或久不至則飛鳴追逐徘徊顧盼若甚喜者數至則又不然人有窺園或闌入輒高鳴以警守者遇童豎則追影而啄之或傷額流血被面大人則否故童豎甚患苦之先君子病中羽童忽亡去後數月復來則爲鄰家所執刪其翼俟翼長而來耳後再失之知爲某監生所獲遺賄其僕乃入余刺羽童復還余不才爲時所棄羽童者故是山中佳伴山居一定當亟迎羽童每與婦言之而僕夫誤聽謂余及婦欲迎羽童至武林去歲余兩至拙園羽童無恙比九月此僕夫者竟與園丁成謀以羽童行縛而固之中道竟灰余及婦聞狀惋嘆不已羽童以已卯至處拙園七年湖上一年乃收其骨塋周瘞之先人

墓側表曰羽童墓羽童有知其翩翩鳴舞而媚
先人于泉室乎然自是無煩余孺人營食矣銘
曰

爾翼穿霄爾聲徹雲爾有異質何爲縻于稻梁
而以聲色媚人嗟嗟羽童我爲爾主八年于今
縞衣玄裳載舞載鳴不以事余其以事余先人

快雪堂集卷之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誌銘

鄒母羅安人墓誌銘

嗟乎余安忍銘吾羅安人哉安人之子爲余同
年進士安福鄒爾瞻元標丁丑末秋江陵相奪
情事起諸君子執綱常之說直之而不得方同
日受杖闕下而爾瞻之疏上又二日受杖戍都
勾戊五年而天地廓清正人彙進爾瞻召拜吏
科給事中天下想望丰采謂太平可立致諸君
子驟至大官上者爲尚書司喉舌下亦不失侍
郎都御史獨爾瞻以直忤時再逐再徙僅至南
刑曹郎家食士林無不扼腕嘆而羅安人春秋
且八十幸有子爲直臣名滿天下然生平未嘗
一日釋憂患僅以爾瞻南刑曹郎秩滿身後得
一命之贈亦可悲已嗟乎余又安忍不銘吾羅
安人哉按狀安人姓羅氏諱某安福之同水鄉
人少保左都御史迂齋公五世孫也曾祖才順

祖厥凱父宸及笄而歸贈公贈公儒而寒館教
他郡邑歲杪一歸夫妻相守僅數日而又半爲
親賓所奪安人總家政奉尊章擘畫有無無不
治辦內外賢之爾瞻登鄉舉之歲失贈公安人
稱未亾人又三年爾瞻成進士人方爲安人賀
豈虞半生憂患自茲日始耶爾瞻之戍也母子
不能割遂奉以往既不任跋涉中道而返倚門
灑淚望夜郎之天不知凡幾晨夕比賜環母子
相見而喜可知已爾瞻拜給事中奉安人在京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二

告者極力振之不愛簪珥教戒爾瞻必朝夕矢
之曰母多言母道人短長爾瞻之在諫省也最
後有所紂二大臣天偶大雪安人問二大臣歸
攜家乎爾瞻曰有母怫然曰天寒途遠何不俟
春和而憂人母爲又數日同年曾御史乾亨以
言事譴安人從鑪頭歎曰雨雪霏霏曾御史可
念言訖淚下其感事激衷用意忠厚類如此安
人老而康視聽步履如少壯人壬辰癸巳間余
官南京與爾瞻往來甚密知安人尚未釋米鹽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三

冗務也其卒也以醫誤爾瞻哀恨再三念爲人
子不可不知醫孝子之哀亦何窮已春秋八十
子二長元梅娶某氏次卽爾瞻娶江氏封安人
孫熿爾瞻卜以某年月日奉安人柩葬於折桂
鄉皂坪山而某爲之銘銘曰

爲臣死忠何母之顧忠而不死母也可賀阻險
艱難有母足欣況也周旋十有六春一命非榮
八十非壽是母是子天長地久

沈母王孺人墓誌銘

王孺人諱某叅政俸之女世居吾邑之聞溪嫁
沈氏爲修撰自邠之配修撰公父曰副使其副
使公父曰叅議某累世貴僮奴鼓千指江以
南名家屈指長溪沈氏而王自叅政公始以進
士起家與副使公先後登朝邸宅相望十里而
近以故最相善孺人又早慧擅閨譽遂委禽焉
及筭歸修撰公修撰公弱冠成進士首選讀中
祕書名高天下然文羸不任勞內外事俱倚辨
孺人癸未夏修撰公持節歸而孺人業以覃恩
受封勅冠帔而拜爾尊人又諸孫俱生邸中至
是相見兩尊人爲一解顏其明年還京邸戊子
修撰公覲危病而副使公亦病于家孺人侍修
撰公經月不解帶至刲股以進僅乃得安又因
憂副使公比聞小間遂力勸修撰公圖歸奈何
以榮名易一日養既歸父子相見皆從瀕死得
生慰喜之甚是時修撰公地望清重柄簡非選
內外四尊人俱以金緋在堂諸子如玉英英膝
下又享素封之饒閨閣際遇人無不艷稱孺人

矣明年己丑秋修撰公卽世孺人欲下從所天
則謂老親諸孤何廼抑志而御粥糜不三年繼
哭二尊人及叅政公夫婦又先後殤幼子長女
神理慘酷世所未有孺人以煢煢一身撫二孤
而支素封門戶茹荼飲蓼何足喻矣余李女字
孺人仲子在修撰公身後丁酉甫十五聞孺人
病勉爲成禮入門數日而孺人下世天乎何遽
奪孺人之速不以庇諸孤耶孺人少有慧性通
書史作字有楷法刺繡紉製無不工妙事父母
舅姑曲盡孝謹姑錢恭人性莊稱難事旋亦喻
其精誠執所天翁姑三喪自卒哭至大襄事無
不如禮事修撰公終始相莊無惰容忤色撫子
若女慈而能誨庭下肅然諸僮僕以莊見憚然
均勞佚別勤惰雖大紀綱家素封者無敢不唯
唯聽命族黨姻舊歲時推恩悉如先世故事而
加腆焉性儉而樂施雖處華腴不減布素然喜
植善因有求必應孺人明達世故善持家政知
大體晚遭逆豎之變必致討焉雖靡金錢不惜

也自修撰公父子相繼卽世人情萬端豪奴悍婢陰懷窺伺家柄漸就凌夷非孺人一振肅之沈氏幾殆今二孤已長家聲有托孺人可瞑矣孺人春秋四十有二丈夫子二麟禎鳳祥女二長字黃承吳將嫁而殤次適項鼎鉉孫一豹孫鳳祥出孫女二麟禎出嗚呼若孺人者可不謂明智婦人耶麟禎上以今歲己亥四月之某日奉孺人柩啟火字圩新阡修撰公墓合葬焉而余爲之銘銘曰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木一

已丑以前一孺人也如春之榮也已丑之後又一孺人也如秋之零也夫存能助其名夫死能支其傾誕生鳳麟以嗣家聲是可以銘

黃母陸恭人墓誌銘

陸恭人者故中憲大夫湖廣貴州按察司副使黃公諱錚之繼配也副使公始娶葉恭人生三丈夫子長正色次洪憲俱先後成進士官翰林侍御史通顯于朝稱黃氏令子然自兩君爲諸生時葉恭人業已先逝而嗣爲之母者陸恭人

也自古及今爲繼母者率仇視前室子其視前室子不爲仇而比于子數式穀均養者十不能一也至身沒之後爲之子者思葉不忘語及輒泣然欲淚者百不能一也豈惟百不能一卽千萬不能一也以十百千萬中不能得一者而獨得之陸恭人吾以此信恭人之賢而黃氏諸子之孝也恭人之先爲淮之潁上人元季有勝二者避亂武塘因家焉入國朝傳數世爲彥英彥英生耘耘生畦以輸粟助官旌生二子曰鶴曰鵬鶴生三子曰垠莊垠鵬生中丞垠號簣齋先生爲嘉靖間名臣而畦以太學生爲新建主簿娶徐氏生三女而恭人爲之長以乙卯歲歸副使公爲繼室恭人至而子三子一女如子也事其姑張太恭人如母也其明年丙辰副使公成進士張太恭人喜曰吾兒屢蹶公車陸氏婦一入門而成進士其何福如之矣無何三子俱成立相繼娶婦恭人與三婦俱相待如賓無幾微見于顏色蓋四十年如一日也者伯仲相繼登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七

朝一切資斧俱取給于家副使公以儉訓頗難之恭人曰先世幸有負郭而二子不欲家于官曷不往遺之以成其廉副使公勉從之副使公筮仕武部至守皖臬楚恭人皆從晚調貴升不行遂請老尋終于家恭人稱未亡人者二十年側室相依守節終身無間言生平勤儉嘗躬紡績一錢一縷不爲妄費三子所致祭錢或羨儲以助孫曾婚嫁無論子姓卽臧獲賤冗待之有恩或有失意不加譙呵以故人人懷德焉伯子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八

正色初以丁卯註誤幾不免矣而得白人且升髦之會副使公老厭事遂任以家督米鹽瑣屑無不問焉伯子良苦恭人從容曰男子志在四方兒願讀書成名奈何煩以歲莠筦鑰副使公感悟立遣就學癸酉舉于順天丁丑成進士恭人曰今日所就視米鹽瑣屑孰多伯子每對人言之不覺涕泗之汎瀾也恭人春秋六十有一無子子前室子三正色福建按察司副使娶陶氏封安人父洪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院事娶沈氏累封恭人次正憲太學生娶朱氏女三孫男五正色出者承乾庚子舉人娶于氏承蒼聘陸氏洪憲出者承玄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娶屠氏封宜人承昊郡庠生娶沈氏正憲出者承幃聘沈氏孫女九曾孫女四正色卜以明歲壬寅某月日葬恭人于夏墓之新阡從副使公兆禮也銘曰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九

繆母周孺人墓誌銘

吾友常熟繆仲淳之所生母曰周孺人仲淳義俠自喜徇人之急不顧其身及家孺人已年七十餘而數千里從豫章徐先生於西北贊開田之畫竟不及視孺人含殮傷哉按狀孺人姓周氏少孤依兄嫂適故漢陽府通判諱某府君爲次室漢陽元配曰孫孺人無子孺人以良族女德見選卒生仲淳而漢陽老矣漢陽爲吏清白比罷歸太孺人沈猶在堂甘脆或不以時進孺

人亟脫簪珥躬紡績以佐之太孺人安其養者
凡二十年又能以禮下孫孺人飲食必致豐潔
曰無令以子女非已出故而傷其意孫孺人安
之甚至死無間言漢陽物故仲淳始年十三孺
人擇師傳教之甚嚴既長負氣喜任俠孺人呵
之曰而父以明經起家爲清白吏兒不能從先
生長者遊勉嗣父業乃與俠少年伍是奚賴耶
仲淳始痛自抑謝去諸俠少年折節下先生長
者孺人之教也仲淳交遊幾半天下九厚密者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一

華亭徐文卿康孟修金壇于中甫吳江周氏叔
季及余十數人而已仲淳少年有四方之志如
千將莫邪精色射人不可抑遏比遇達觀可禪
師有所開發始盡悔其少習而知已縱談或酒
後則狂奴故態猶在諱可不謂烈士哉其北游
也屬孺人於康孟修賴以棺殮孺人臨沒所愧
慘者憂無孫耳時萬曆丙戌四月十八日也距
生正德甲戌五月廿二日年七十有三嗚呼爲
烈士母可以無憾矣孺人事姑及嫡以孝謹聞

訓子義撫下慈於宗族親姻曲盡恩禮薄自奉
而好施忘人之怨不忘人之恩孺人之賢又有
不待子之賢而顯者子一希雍卽仲淳娶朱氏
女一適同邑秦達善早寡仲淳擇地葬孺人幾
徧浙以西山水而卒定於宜興某山之原南去
漢陽孫孺人之墓不數里銘曰

嗚呼孺人下嫡以禮養姑致孝有子而賢宜食
其報陽羨之原土潔泉甘賢母之宅鬱鬱芊芊
惟夫與嫡不遠而南千秋萬歲魂魄其安

懷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一

徐婦封孺人白氏墓誌銘

萬曆戊子夏某月日十九日吾友華亭徐文卿
之配封孺人白氏卒于臨清之舟中文卿卜以
冬十二月十八日葬孺人於湖州之趙村而乞
銘于余文卿爲侍郎達齋先生諱某之第三子
最賢其當官權璫不能難孺人爲賢者妻宜銘
文卿所與交俱一代名士余最聞劣辱收習孺
人之賢況命之乎余宜銘孺人孺人所以賢宜
銘者八孺人歸徐未一月達齋先生捐館事姑

稍久姑安之姑患足瘍甚日夜待湯藥不解衣
交睫者踰月臨沒破肉戒引爲已咎誓三年蔬
食贖之是其孝宜銘一姑遺簪珥當分孺人讓
上下咸讓積歲月不果分讓自孺人倡之其他
能讓類此宜銘二文卿少喜俠不爲家座客常
滿中更事變遺業垂盡且盡孺人簪珥服御無
吝容德色其度寬廣宜銘三文卿石交數人稱
異姓兄弟生死不倍者心敬焉不減文卿每至
供酒肴問所須惟謹不煩咄嗟能知友道宜銘

敬事堂集

卷之十五

十一

四文卿艱於子捐已貲納妾陸撫之如同氣而
陸艱數忤孺人文卿怒誓絕之孺人曲爲譬勸
至詣佛前懺解度中不可化更爲納田納朱田
疾爲調湯藥死哭之甚哀飲食輒停箸曰恨不
得與田共之朱當產子稍艱孺人色變心悸手
嗣子元讓遍禱家先及神精誠所孚子應禱下
孺人待姬妾關雎葛藟無遜匪直不如而已宜
銘五元讓者文卿仲兄季子嗣元讓亦孺人意
憐愛之甚旣幼子生憐愛如元讓雙珠日明掌

中舊疾漸減乃以十六日間兩奪之奈何能不
死慈而殉宜銘六孺人生平無論妯娌已上歡
洽無間卽族若親稍疎遠者務好結之有急量
爲周助貸或不償終不索亦不言家人願移金
起息者謝不應察其有疾病死喪則損息勉應
之償日復損息之半婢或有過而訶訶已旋悔
旋慰以飲食誘遣自新其睦親厚下曲有恩義
大都若此宜銘七孺人清羸多疾而嗜佛三年
蔬食期滿感異夢遂終身不近葷血持佛號誦

敬事堂集

卷之十五

十三

經日有定課精虔如苦行頭陀箚中巨細物類
爲籍記病亟授鎖鑰而已呼婢出歛服一一嚴
辨戒文卿及家人無哭哭則亂吾神吾且生西
方淨土無苦忽又泣下曰亡兒當從吾葬文卿
以慧業開警之額唯唯眉端豁如臨沒之晨高
聲稱佛若無病苦者入戍兩手上下似結印而
盡從容生死之際雖丈夫學佛者未免退舍宜
銘八孺人諱某常之武進人光祿少卿仰菴先
生某之次女與文卿俱生京邸先四日兩父故

相善遂定盟焉孺人生嘉靖癸丑某月日距卒年三十有六事文卿十有九年文卿名琰今官上林苑監丞銘曰

嗚呼孺人女毘陵婦華亭生燕京卒臨清葬吳興時姑洗日丙申歲戊子月嘉平後癸前丁隣於太師文貞鬱佳城永勿崩我司彤管敢嗣爾聲

明陳母誥封沈宜人墓誌銘

沈宜人者爲封刑部郎中陳公某之配而陝西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一

參議夢庚繕部貢外嗣元之母也封公籍華亭三娶而儷宜人於是宜人二十二矣封公儒而才然食貧不問生產十九在外宜人躬井臼機杼日暮操作不休而參議公與其妹爲孫宜人所遺俱幼宜人衣食其饑寒而撫摩其疾苦夜紡績未中程趣起視之去而復回至于三四益母之甚已出而二幼亦忘其非宜人遺體也參議公稍長能學封公督之學甚苦欲迫而成之宜人中格之曰兒憊矣公幸無過督而移語之

曰兒無苦而翁過督昔人有以斷機喻者兒勉之又私予之緡錢益市楮墨書籍參議公感泣從此益奮封公富交遊旦夕相過高談滿座間有以隱事供抵掌者宜人從壁後聞之托故趣封公入曰誰哉爲敗德語也者慎勿和之公色變心懲嗟服宜人真閨中益友哉尊中酒不繼密脫簪珥副之不使封公知嘉靖甲寅倭患起中倭處處劉淫汚所不忍言宜人以死自分誓無汚賊一日羽書至闕閭駭然封公倉卒從衆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五

買舟挈家避之小崑山未浹旬或傳倭至且擾鄉譌言不一宜人輒欲投清流封公固止之曰見賊而死未晚答曰見賊卽辱矣暮夜乘封公解急起推蓬窓老嫗覺而呼封公急抱持之遷延五六日得入城幸無死其輕生完節如此初參議公艱于子謀爲納貳已復舉女則再爲謀凡三納貳而舉兩子閨房緝睦俱宜人正憚溫調之以甲子宜人舉嗣元命參議公子之時參議公已登鄉舉無何成進士門庭改觀其卯翼

弱弟而誨督之甚于已子宜人朝夕舉籍兄寵而卒敗者某某教誡之曰爾慎毋忘而兄之誨也宜人性儉勤老而靡倦身先女奴績不休叅議先守湖州又二十年元捧使推關稅于浙兩率宜人行而紡績具亦從曰老婦樂此不疲也善綜家政秤薪數米卽少羨不輟曰吾念吾之窘日耳然不吝施捨封公及二子交知有急無所不應蓋宜人識見深遠濶大有丈夫之畧雖錙銖積之而不欲錙銖用之封公將終數月歎曰吾年近八十死固其分兒倖已成名賓客吊唁者且踵至惜無一堂爲正寢耳時參議公宦遊京邸繕部方舞象莫之任也宜人曰吾庾中所節約日食之糧已得數百斛總任績之入又聚得若干緡無以不給慮謀諸親之厚者與僕之諳者鳩工飭材不兩月而封公逝費金錢三百餘緡出宜人經營者十之七宜人兩膺綸誥冠帔婆娑而卑躬約已無改貧日且厚自挹損若不克終者而諄諄二子惟訓廉訓慎訓以力

行方便叅議吳興之政平恕不苛至今人歌思之而繕部在浙尤務寬厚其去也商民刻石頌德皆宜人之教也宜人操家尤謹慈者祀事歲時蒸嘗竭脩誠悃自五世祖妣而下凡遇忌日必豫潔修灑奉爲虔告封公或出稍遠歸不及豫則詫曰吾不先期告故耳責在王婦語未既而桑盛東芻已錯陳几案矣封公初儷唐孫俱不久宜人每祭輒歔歔系時曰此猶吾姊而忍薄之二姓弟若侄與之有恩唐宜人淺土久不克合葬出紡績之資封而樹之屋而垣之曰此而父志爾速成之幸及吾目孫宜人之寔也語叅議公曰而父貧歛必薄今爲治櫛必力無少靳其厚於兩前婦如此祖宗丘壟時時遣人葺治必問松楸無恙始卽安墓旁田求售者不吝厚直收之隣有朱某者貧若洗垂涎厚直托所親以告願徒先骸骨而歸地宜人撫然語二子曰某貧矣能再瘞父母乎是我水火之也無已則用之乎迺厚周之竟不納其請宜人仁心爲

質自親迨踈無所不加厚女之嫁張者困於盜
來歸給養終身又嫁其二女侄女歸黃者貧甚
竭力周之已其婿從異途得官喜曰從此可藉
升斗活矣囑二子曰爾兄弟其極力噓植之令
久于官安汝之姊以安而母封公時與其叔父
二人不相謀見輒忤自匿會仲疾卒季一日以
好過臧獲猶吐舌憚之宜人曰此叔父行也侄
之婦當以禮見寧自外乎延之入內舍正席飮
之視其衣之敝垢也出笥中一縑願以脩大人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一

泮濯欣然納之從此愧悔而益篤和好比死喪
之如禮不惟惇倫且以已怨其識丈夫不如矣
晚年奉佛持齋素虔且久每戒家之人不輕宰
殺大漸無昏逾亦無楚痛言不及家惟少子在
朝以微念之已而曰身為朝廷用何暇顧其私
乎慎勿發長安書頃之安祥而逝繕部在邸亦
心動會得家報請急不二旬俞旨下又二旬力
疾抵家後宜人舍殮三日矣宜人先封安人次
受今封生嘉靖己丑五月四日卒萬曆乙巳六

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七封公宗系具某公所撰
墓誌中宜人本姓薛氏以耕織世其家大父某
贅沈因蒙其姓居城南之濠有隱德父曰菊馨
公亮繼娶於顧生一男一女一女即宜人宜人
生時父母感異夢故憐女甚于男難其擇配故
及笄未嫁曰必得儒而才者菊馨公死顧與子
雲居貧甚宜人曰吾母子之手足無恙願拮据
為米鹽薪水計兄但支戶外事可耳久之家漸
溫蓋其閨處時即能以勤苦振外氏矣丈夫子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九

二長夢庚甲戌進士歷仕陝西布政使司右叅
議娶莫氏封宜人先卒次嗣元戊戌進士工部
營繕司員外郎娶高氏吏部某官南州公某女
封安人女二孫男三庚出者汝弼汝霖元出者
汝睿邑庠生孫女六庚卜以今歲乙巳十二月
二十某日將奉宜人柩葬于封公墓側先期兩
月叅議公兄弟駕輕舟馳武林請所以不朽宜
人者於余余于叅議公雅故而繕部公之座師
陳公衡又余癸未禮闈所舉士也師以及師故

在武林時事余尤篤不忍却其請廼節約參議公所著行述誌宜人之墓且系之銘曰

爲婦不難而難於繼爲繼之難難於子之前後不能並視雖有賢母能勉於大而不能不露於其細宜人一之又能衷之終感其子兄而父之弟而子之兄鳴於前弟克和之母也宜之我銘其幽世世保之

明節婦吳母潘孺人墓誌銘

孺人有孫曰諸生彥淳向從余學治舉子業余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二十

才之知其大母潘孺人之以節顯而未詳也已余官白下而孺人物故彥淳以余同年兄安節侍御之狀乞銘焉余不敢辭按狀孺人姓潘氏世居宜興廟下里生而貞淑有姿首年十六歸學憲頤山公時公致仕返里中矣以艱于嗣納孺人居四年而子生學憲公喜甚日弄兒掌上謂可以大吾氏無何遽疾孺人扶持湯藥勞瘁脩至竟不起則引刀截髮以死自誓正嫡曰杜宜人喻之曰若卽死誰爲撫孤且令先君有從

死之妾其徐思之孺人乃止會家釁作勢且岌岌孺人壓於嫡計無可誰何獨有護視幼孤以待其定惕衷苦腸卽至親左右有不及知者久之公論明奸黨戢而孝廉君亦稍長能治經應舉稱佳子弟矣孝廉君舉癸酉鄉薦孺人喜甚曰撫孤教子此老婦職不足多顧今日稍有以慰先公地下兒益勉之孝廉君唯唯益肆其力於文章竟以數奇屢蹶且先孺人逝孺人哭之慟曰老婦所以生者爲此一塊肉耳而今已矣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二十一

雖諸孫滿前家聲有寄而孺人哀痛自若居數年亦逝孺人失學憲公時年僅二十而大節皎然以至白首式穀之訓延於再世孝廉君雖明而未融而諸孫英英旦暮飛翮以光學憲君前烈孺人實擁而培之詎不稱賢矣哉至其恪勤儉素惜福貽謀在孺人特爲細行未足煩彤管已生丈夫子一卽亂泉君其彥淳卜以某月日葬孺人某里成先志也銘曰

有子而死死而安已爲子而生生又賢已生以

撫子死以哭子命則然已死而不朽其賴余言已

誥封馮母曹淑人墓誌銘

曹淑人者吾宗贈大僕卿山東左叅政小山之元配而太學生伯禮之母也太僕爲吾鄉才臣歷仕俱有聲績能任事不撓可否尤長于治河勞勩在徐淮間最著後阻膠河議忤權相歸再起從故官佐漕竟以勒事死朝廷錄前後致贈子誥蓋異數也而猶以不至大用爲公憾琅邪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主三

太原二先生文章命代傳表其墓於公不朽侈矣其後十四年而曹淑人卒時余祭酒南太學伯禮致書且錄淑人生平以志銘請蓋伯禮以舉子業事余稱門牆士者也志曰淑人姓曹氏爲平湖巨族父曰鶴塘公某以通德博聞名里中晚膺歲薦爲諸王教授淑人其長女而太僕之父給諫公與公少相善也遂以淑人字焉淑人生而穎秀動止有威自弱年已爲外家僕妾所憚比歸馮年始十六明慧知大體不輕怒笑

坐立進止勁挺如山尤兢兢名分自淑人婦而馮氏知有上下嫡庶無敢溷者馮氏遂平給諫再世清白吏姑屠淑人以勤嗇佐之而僅給乃曹則陳陳相因矣淑人曰奈何令大人憂而新婦餘遂出資裝盡爲公家費屠淑人賢之始安意從給諫之官而留太僕夫婦任居守時有堂構纖委之事淑人繩之裕如家人無譁此豈少婦才識所易辦哉屠淑人子三而太僕長屠淑人死二叔尚總角淑人嫂而母之比徐淑人來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主三

稱姑而兩叔氏亦以次受室淑人齒宿而嚴事少姑給諫公內不自安欲議析而淑人難之曰婦承姑分也奚論齒且兩叔娶而家分人且并議二媳姑徐之又三年而析淑人前後居二姑喪俱哀毀如禮太僕公筮仕禮部祠祭司主事進主客員外郎中在部五年而兩受制勅戊辰出補江西叅議駐節九江庚午轉徐州兵備副使有功於河三載遷河南叅政阻泃河議已復改山東而膠河之議起凡五任淑人皆從蓋大

僕才大善揮霍淑人佐以鎮靜琴瑟韋賢贊昇
爲多太僕夫婦歸自山東而給諫公業以病篤
猶及含歛淑人從太僕公共襄大事哀毀秉禮
節喪二姑時人稱其孝已太僕公再起原官佐
漕中間家食僅十載而曹氏連遭三喪血胤中
絕素封之業僅存什一淑人謀之太僕公與其
宗老爲置嗣置墓墓田與所爲久其墓者蓋苦
心極矣太僕公之最後卒於官也淑人聞訃於
家泣謂伯禮曰而父居徐淮間最久忠勤在官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主五

實而以寡母弱子當之非淑人平日鎮重應機
卒辦立爲魚肉矣蓋淑人爲人端靜純一遇事
能斷有丈夫之操不私其財宗姻遠近劑量周
給不失其衷紀綱之僕屏息受約束惟謹母敢
恣淑人之教也淑人以痰疾終於正寢得年七
十有二子一卽伯禮太學生娶吳氏叅議紹女
繼娶查氏郡丞某女一孫男一洪景聘包氏
鄉進士世杰女世杰母淑人之姑也伯禮美才
積學飛翻可待當有以慰淑人地下矣先是淑
人命伯禮爲太僕公卜葬地得吉壤於武林徐
村將治兆淑人曰須之至丁酉秋趣家人急治
兆諷日日者以今歲戊戌冬十一月四日乙酉
報淑人忻然今遂爲合葬期銘曰
生乎享夫之榮也死乎從夫之兆也三年待而
一日合何其巧也幽明唱隨式相保也徐村之
山麗而峭也左江右溪潛光耀也東望樵李神
往來也玄宮鬱鬱永勿摧也銘之者誰宗人開
之也

胡母范孺人墓誌銘

范孺人者前雲南按察司僉事餘姚胡君時麟母也胡君癸未成進士余時分典禮部試出余門雅知胡君有兩尊人在省侍無恙胡君性沈毅善讀書腹飽萬卷下筆爲古文辭爾雅具西京風骨然嶽嶽強項不善詭隨卒以此忤世翰林不可出爲給事給事不可出爲僉憲僉憲不可屏之遠方遠方不可竟歸矣然胡君所以立自在通塞命也謂胡君何於時胡君新喪其母

執事堂集

卷之五

五

孺人葬期迫甚遣書乞銘於余余不忍辭也按狀孺人姓范氏慈溪鳴雀鄉人笄而歸梅源先生爲繼室事舅樂園公與繼姑陳陳性卞急不色假孺人曲事之婦順蚤著梅源先生治經生業甚苦名高而家落孺人拮据佐之事親或兼珍而身不免饑寒矣辛勤數十年竟胡君顯無怨言德色人稱曰賢初胡君讀書翰林梅源先生尚在與孺人俱就養京邸寓舍庫隘會暑熱孺人取涼臥地濕入膚冬又大寒納火衾中以

臥已手足按火處皆成瘡漸潰墮其左食指小指久十載胡君在雲南居大理衙舍室人偶出墮指胡君見之泫然淚下將具牒乞歸而吏議隨及未至餘姚一舍家重來迎知孺人病且不起舍舟僦騎夜歸幸拜孺人牀下又數日而瞑壽七十三嗚呼以孺人之賢胡君之孝而竟未及沾一命以死報慊於德君子惜之二子長卽時麟娶龔繼包次時鳳娶岑七孫以本年秋七月二十六日丁酉葬於龍泉鄉竹山之朱家灣

執事堂集

卷之五

七

執梅源先生同兆銘曰

嗚呼孺人生於范適於胡所天積學輟而未怡有子鵲起青瑣石渠如矢如弦一節以趨嗚呼孺人生也拮据一命未沾天爵有餘龍泉之鄉葬從而夫土腴泉甘萬年其居

快雪堂集卷之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誌銘

吳母孫碩人墓誌銘

碩人蓋余友吳伯霖之母也伯霖高才生與黃孝廉貞甫名相伯仲篤氣義工文章以騷雅自命姿狀秀偉雖偏明而神照獨發映奪流輩余居武林晚交黃吳山水探奇齋閣雅談兩君未嘗不在伯霖又善飲習吳語清言竟日傾釀秉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一

燭其常也今歲春三月伯霖母氏春秋滿六十伯霖捧觴上壽罄焚膏之資佐以生徒修脯治十日酒娛樂賀客余甚壯之蓋未幾何而母氏物故伯霖儼然衰經矣賀者在門吊者在廬豈虛哉伯霖手母氏狀因貞甫乞銘於余余安敢辭碩人姓孫氏諱婉言世居錢塘之江干稱著姓父古塘君恩母趙生碩人最長而賢將謀適而難其配孫吳故隣居相習也中洲君爲吳氏仲子諱銳生孱弱善病年二十六始卜婚且家

世賈服業又中窳且年齒十年以長戒灼氏無過孫而古塘君居恒多中洲君孝友醇篤心獨許之授意灼氏遂委禽焉碩人孩幼卽閑禮法性純孝母趙早世事繼母徐如父善徐所出妹若弟如同生而徐育碩人亦不減已女碩人幼不習女紅獨工書筭好觀史善知古今成敗旣適吳事舅若姑如父母事中洲君交相敬如賓吳旣業墮所居僅一椽碩人出簪珥爲置新居稍敞方爲理生計不三年中洲君之長兄南洲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二

君鑑物故婦陳嫠居藐孤纔三齡又三年姑逝又三年翁逝中洲君以脆質經多故未四十而病轉劇奄奄一息耳碩人外秉筦鑰馭臧獲謀生計而內調粥糜視醫藥翼護中洲君惟謹稍健飯居中洲君於吳山道官家僅日十往返問起居劑嗜味歷三年中洲君始復故而資斧亦告罄矣於是謀鬻新居與叔氏瓜分之而以祖遺一椽屬三歲孤乃挾微資奉中洲君東遊華亭中洲君病後不任煩劇生計一以委碩人碩

人心計手擘指揮紀綱之僕業用烝烝起凡居
華亭十五年而所治產足支昕夕碩人曰可以
歸矣吾不忍以錐刀易首丘也卽點檢生業器
物藉而命向所撫三歲孤者掌之而歸營宅於
杭旣落成召親賓歡飲咸賀中洲君曰君夫人
笄而丈夫者是年秋中洲君與碩人俱病店中
洲君竟不起碩人年四十五稱未亡人所生子
女六存者惟長女少男少男卽伯霖也碩人御
子女嚴侍食兢兢不敢迂視稍跳躍正色呵讓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三

霖蓋四舉不售慷慨跪請願以身督家政無遺
母氏憂碩人涕淚不止曰吾爲而家婦以十六
年侍而父病有生死之憂以三十年課而學有
成毀之憂以二十八年嫁而姊有離合之憂吾
日履悲愁中以老豈欲自苦吾視而廓落有志
政不欲以細務相溷庶幾見而樹立慰而父地
下耳伯霖固請則以室中事付嬾經紀而身率
先僅僕勞苦如平時曰吾自習此耳碩人生平
守禮法知大體處人馭下真誠坦素不爲貌飭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四
苛求尤好施與遇人有恩故人咸樂就之其在
華亭待以舉火率數百千指咸陶然得所旣還
故里日迎母徐及姑姊妹於家去則以甘脆餽
遺殆無虛日姻黨或貧窘自匿而招來周恤獨
至護人困厄如身被創惟恐其不早立也或得
方物海珍必分餉親黨務令周洽終不以一甘
自私伯霖兩娶婦必擇儒家女人有以奩資餌
者悉謝絕雅不喜尼師晚年齋居課佛稍進一
二愿朴者然其慈儉惜福居心平等則天性故

然非以佞佛希福田者賢矣碩人豐願彊質睛
色炯炯法應享上壽而竟止於六十有子如此
而厄於遇合竟不及沾一命爲孝子終天之痛
傷哉予一之鯨伯霖其字府學生娶鄭氏王氏
女一歸夏汝洲之鯨卜以某月日葬碩人某山
之原而某爲之銘銘曰

懿慈碩人婦德無愆翼夫於病興家於遷有子
則賢而一命之未沾嗚呼生既酬首丘之志死
宜卜萬家之阡

任母葉碩人墓誌銘

任子元忠伯方故松江之青龍里人父雄於貴
以避役徙居錢塘著藉焉而伯方遂登壬午鄉
薦雲間困於產而杭困於坐食伯方兩承其敝
以故自富趨貧卽稱孝廉而無解於貧蓋雲間
寡孝廉稱貧者初伯方領薦上冢故里里中羣
兒爭入券願爲舍人舟車導從甚都歲餘悉散
去伯方好修杜機足稱雅流使之挾交課子母
何異使馬捕鼠爲孝廉十有七年而貧自若卽

居雲間何益然余之重伯方以此伯方之父墓
茗木茅順甫先生嘗銘之而母銘問余余旣重
伯方遂不得謝按狀碩人姓葉氏吳江人見川
公諱室之繼婦也碩人之大父昇與見川公之
父會川公穆俱娶於陳碩人以姊之女孫適妹
之子不爲嫌者以父養自他姓故碩人少見川
公十有七歲性明達能心計善佐見川公什一
家日起積產至千金已困於役遂徙杭千金之
產日耗家用不足碩人脫簪珥繼之而又不足

遂大困會伯方以諸生應鄉舉歌鹿鳴而歸時
兩尊人尚無恙喜可知已歲辛卯見川公卒又
六年而碩人亦卒竟不迨伯方一日之祿養傷
哉見川公性莊家人無敢忤而碩人以和易濟
之委蛇曲折調之於平卽有小嫌隱忍以全大
體伯方兄弟同居始終無間碩人之教也碩人
內外諸孫男女幾四十人饑劬瘁痾用恩如二
有均養式穀之義焉碩人天性慈恕最信釋氏
罪福因果之說晚歲修持益虔日課佛名以十

萬數無何卧病遂斷董血凡二十日而終春秋六十有四子三長元忠初名矩觀舉人娶葛氏次修觀娶陸氏繼胡氏次玄觀娶張氏女三適陸鳳鳴張兆科許秉鐸獨季在耳孫男十一人孫女十所娶嫁聘字俱名族元忠卜以今歲己亥二月某日奉碩人柩啟父壙合葬焉而司成氏爲之銘銘曰

母於任生於葉自雲間徙杭越始素封至折閱紛變態惟一節生令子采芳潔月桂峯藏爾魄

懷雪堂集

卷之十六

七

朱帝來賁同穴作之銘垂不滅司成氏筆爲舌

賀母鄒孺人墓誌銘

孺人有子曰中書舍人彥登於余有門牆之契孺人之賢而宜其家余故習之孺人之卒自甲午至今九年而始議葬彥躬謁余于武林乞銘焉余不敢辭會余有遷葬先人之役奔走茗溪山中累月彥啓索之亟曰日月迫矣吾子其無廢諸余唯唯按狀孺人姓鄒氏爲餘姚甲族其父太醫院判練籍於京師而生孺人孺人年

及笄歸澹菴公某時澹菴公即刑曹才孺人以家政屬焉已澹菴公四綰郡符周旋藩臬宦轍幾半天下孺人皆從澹菴公以爲非孺人莫能宜我而孺人則非特能宜澹菴公兼能宜澹菴公上下以故內與鬱起人無間言澹菴公先娶鄧安人黃宜人所生凡六子而孺人所出獨彥登人謂澹菴公必愛憐之有所私而孺人勸以退讓居讓其祖址之合堪輿法者產取其硯瘠者澹菴公以此益心賢孺人澹菴公雖處素封

懷雪堂集

卷之十六

八

而孺人特儉朴衣不純帛課女奚績紡不休常以身先之有餘則以飭道路橋梁道釋之居不吝傾橐誨彥登及三女最嚴婚嫁之資出自銖積自辛卯失澹菴公即絕董血屏居齋誦以終春秋四十有三彥登娶餘姚中書舍人謝用樞女女長適餘姚庠生鄒明俊次適金壇庠生于玉全次適武進太學生唐穎娶若嫁在餘姚者半孺人之志也

周母王宜人墓誌銘

周母王宜人先馬湖府同知東巖先生諱某之配而余仲女成之姑也仲女歸周時宜人春秋已滿七十余以婚家屢請見宜人問起居宜人先病腳軟間從扶掖而出不能拜起然舉止靜裕神明不衰應對鑿鑿無煩辭余心敬之宜人自失陳氏婦復秉家政親米鹽拮据無少休仲女惟朝夕寒溫侍七箸而已宜人居恒事佛晨起必焚香瞻禮祝讚踰時然不及私及老益甚畧能勝酒夜必坐子婦其旁盡一壺或至夜分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九

語其少壯至今所歷苦心事疊疊不休余謂仲女汝年尚穉而周郎大志未就不免以家政憂老姑如天之福老姑長年幸甚豈謂宜人之遂棄而子婦耶仲女事宜人自丁亥春二月至巳丑秋七月首尾三年耳傷哉於是宜人葬有日諸孤紹祚等述宜人生平以不朽之事請余不敏然豈敢辭按狀周氏之先泰州人佐高皇有軍功受剖符之賞徙留都再徙錢唐嘗蒙譴於文皇故其事不欲傳錢唐之周氏至馬湖公六

世矣馬湖公爲人儼儼有大志行在儒俠之間而扼於位其詳載陳方伯先生誌中不敢重述述其配王宜人宜人爲昭信校尉王公諱某之女諱某母仲氏生四男七女宜人最長七歲失仲依諸母性嚴重不苟訾笑以故不爲諸女所憐愛與其同出弟洪獨單寒當議婚時諸母或陰屬媒氏惟恐宜人得善婚以周氏貧馬湖公二十未有立故宜人字焉又四年馬湖公舉丁酉鄉薦其明年成禮時舅一峰公繼姑黃在堂俱稱難事姑王遺一叔一姑皆幼叔又殘疾宜人事主尊人飲食必躬調晨昏問安不惟謹卽有不堪怡色承之益恭而善字叔及姑曰嫂寔母也馬湖公喜交遊不問生產裘馬休休恒若貴介公子宜人所爲事舅姑酸醎曲折之狀或微知之而故不問宜人竟不言益心敬焉舅氏亡佐馬湖公喪之如禮獨奉繼姑以居時歲儉叔死姑嫁稱多事而馬湖公在京師宜人殯之塚之口不厭糠粃而構甘旨進繼姑繼姑初心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十一

疑微規之信感悅終身馬湖公艱於子先舉一子一女俱不育乃爲置二偏未幾宜人舉丈夫子卽祚後三年偏舉胤宜人視之如已出親收養之分臂兩兒卧不得宛轉爭相乳有傷痕馬湖公六上公車不售謁選得新興令以宜人行年當上計會父王公至官舍遂以宜人及二子歸王至廣信倉卒病死宜人捐私橐百方構美辭舍歛如禮以歸其明年馬湖公之官宜人辭不行再置偏以往又當大計而舉箕抵家始

樂施如故宜人盡以所積息錢佐之宜人狀貌甚偉面如滿月孝慈節儉出於天性慷慨有大節父王公每恨其不爲丈夫子馬湖公或有大事就宜人畫井井無失計御妾媵嚴而有恩愛子孫不爲姑息以勤與儉率家人有隙地尺必令種蔬菽織紉浣濯必身先之不及事姑王遇忌日設祭必盡誠敬哀思不已至於下淚以爲常翁沒設祭亦然性不喜綺羅御布素不異里婦有市珠玉錦繡奇巧物者謝遠之曰老婦不習也非春秋展墓足不履西湖兒子輩或出遊必詰其所與遊何人得良朋勝流則喜不則怒切誠再三所施三黨之親必先夫族待而舉火者十餘家姑王之母死資殯之有姪爲之娶生子名曰承宗以延姑之宗也姑所出小姑嫁宋氏者遭事失所而多子女馬湖公周給有差而宜人復從中餽致米鹽雜物無吝容德色弟洪之婦早世遺一女歸郁氏其家始巨萬十餘年忽貧不能自存宜人亟資遺之不以獨累弟伯

母楊老而孤寒錄養之家同起居者十年其施遺三族皆此類也所居豐寧里宅隣火所震筭金百爲內親某者竊去得實將聞之官宜人亟止之曰其大母善育我以報之遂不問馬湖公令新興時盜起治兵宜人積薪庭中曰敗卽焚我幸而勝馬湖公晚年得末疾索逋者迎門宜人棄千金產抵償之曰不以重息累兒輩其慷慨知義而能斷如此比歲大侵宜人率家人噉粥祚跪請母老矣家卽貧奈何令母粥曰彼亦

懷靈堂集

卷之十六

十三

人子甘苦共之尚有不能粥者安之無逆天意嗚呼若宜人者可不謂賢智婦人哉宜人後馬湖公七年春秋七十有二某年月日與馬湖公合葬某山之原子男三紹祚已卯舉人娶陳氏馮氏紹胤府學生貢娶賈氏翁氏紹箕娶朱氏孫男三孫女六所聘字俱名族銘曰

嗚呼宜人行潔志芳事舅姑久臧相夫惟良教子義方七十二年旣壽且康一丘之藏某山之旁從而夫相羊山鬱而蒼木華泉香爾子孫其

昌

江母張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者諱某四江生鍊鏘鏘之母而芝麓先生諱某之配也孺人稱未亡人者十年所而能訓四子皆彬彬有立而孺人之賢益彰余故識四子於西湖放生社已而執業於余一再評其文知爲江氏千里駒無疑無何張孺人沒四子儼然衰經中矣會余有故里之役四子乃介其再從兄中丞公尺一追余於鴛鴦湖中再拜

懷靈堂集

卷之十六

十四

稽首以母孺人不朽請余於中丞公同年兄弟也又憐四子之孝不敢不唯唯按狀張氏之先爲洛陽人仕宋護蹕而南占籍錢塘錢塘之張至冢宰恭懿公而大顯孺人實與恭懿共祖誠齋公綬父應澗再娶蔣氏而生孺人實季女也孺人幼柔惠習家訓選配字芝麓公六齡時父避禍寄帑他氏他氏婢幼孺人發篋竊金孺人故了了然不言或問之曰寄食於人而明其婢之竊非厚道也其警敏如此十三失母哭盡哀

隣人不戒於火勢且及或呼之走孺人曰母柩在堂將安走也寧俱燼耳俄而風反火滅年十六歸江氏時倭患作奩具盡失父謀更置孺人亟止之曰兒以荆布行奚不可而憂大人耶患不能婦耳於是翁祠部公姑劉宜人俱在堂治家以肅稱難事而孺人兩宜之事芝麓公雖燕見如賓焉自奉甚薄而上食尊章必致其豐潔時享宴賓客爲具必躬必親以昭忠信中外嘖嘖稱爲賢婦祠部公沒事劉宜人益謹無何芝

懷寧堂集

卷之十六

十五

麓公卽世屢欲自裁以殉所天劉宜人曰子亡養我育諸孫恃有爾在奈何效小節而遺老婦憂於是孺人收淚而視甘毳撫孤幼如常時比劉宜人以天年終四子咸青其衿且相繼婚娶孺人喜曰老婦今者可以見先夫地下矣孺人素善病自稱未亡人卽却藥餌不服諸子或勉進醫則據牀起曰未亡人以亡爲幸不亡非吾意且吾婦人而今男子診吾脉吾念古人斷臂之義能自安耶強之再四終不能奪以至于死

孺人天性孝友事兩尊人養生送死曲盡誠敬日操作以佐芝麓公讀書不給卽脫簪珥無吝中饋之外不與外事然無不了了壬午之役狂民逞於道人相驚避孺人曰此屬將自斃且吾婦人足不踰閭將安避也俄而相戒曰寇至矣孺人笑曰賊豈入寒士之門幸無動已果然城中相驚以黑青夜擊鉦鼓相守孺人令靜臥終無他其明識如此處妯娌以和尤善解紛孺人在卽人人歡悅愛猶子如已子卽猶子愛其孀

懷寧堂集

卷之十六

十六

如母也治家無嚴聲勵色而僕妾憚之甚於威刑閉影壺內非大事不窺中堂小人受役于門庭者或數十年不但希見其面卽聲高下不習也晚年嗜佛嘗默坐一室時令家人贖放魚鳥曰吾非貪生天福憐其無罪就死地耳四子入蓮池老人放生社亦孺人意然孺人雖嗜佛而巫祝師尼未嘗窺其戶與人無高下處以謙和而牙媼女伎之流不妄延之入其嚴正又如此嗚呼賢哉春秋六十有二子四長鍊娶鄭氏衡

府長史某女繼鍾氏次鎰娶錢氏俱郡庠生次
鏞娶孫氏次鈇娶李氏繼李氏俱邑庠生女三
孫男三世善士泰世安俱鍊之子鍊等擇以某
年月日奉孺人柩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女於張襲芬芳婦於江孝爲章生四子名則揚
作銘詩識不忘

陳母張碩人墓誌銘

故河間守海鹽陳大夫晚生慧男子五天其長
自昌慙而下俱師事余最幼爲昌明昌應母曰

張雪堂集

卷之十六

七

張京口人也在家以婉淑聞笄而事大夫大夫
諱所學自夕郎拜二千石守河間甚勤其官忤
直指使者罷歸自傷中讒促其遠馭作一笑生
傳以鳴其奇其詳具某公所爲志中碩人性高
潔通書史尤嗜佛書虔禮誦喜施舍事大夫二
十年琴瑟甚諧生二男二女生平甘淡泊寡言
笑坐臥一小樓聲不出戶外佐大夫劑家政內
外并如臧獲有過軟語誨諭未嘗呵罵督昌明
學頗嚴後大夫一年卒昌應尚在襁褓卒之前

夢大夫呼已又髣髴見金色巨人導而前遂面
西坐逝萬曆某年月日也春秋若干子昌明庠
生娶海寧居少卿守女昌應庠生娶同邑王舉
人某女女二孫男一孫女二碩人卒後若干年
始克葬銘曰

嗟碩人族京口躬窈窕事陳守產雙珠昌爾後
善爾歸佛授手錫之銘永不朽

程母葉孺人墓誌銘

葉孺人者今餘杭令新安程侯之母也程侯顯

張雪堂集

卷之十六

六

而母孺人沒久矣程侯顯而母孺人之教始彰
母孺人之教旣彰而程侯之痛彌深傷哉平孝
子之心也余旣獲交于程侯又傷程侯之不及
祿養爲志孺人墓曰按狀母姓葉氏諱某出雲
莊葉氏父曰前山公某孺人生而婉變端靜通
孝經內則長學于里中江氏烈女益閑禮度自
少不苟燕處無褻容十九歸程贈公某夫已氏
當戶甚新婦良甫一月卽令析爨以難孺人孺
人勿難也俗彌月出謁宗長者必卜吉夫已氏

故爲擇月之晦與辰之破贈公不敢不唯唯若
勿省也者孺人亦若勿省也者而安之當是時
王舅王姑俱蚤世而當戶儼然稱舅姑者則庶
汪與二庶長伯也孺人不違靜好曲體贈公之
意而加之以共益若不知汪之非姑與兩伯氏
之非舅也者詎諄煩冤此伏彼起聞者猶不堪
況身當之久之勃谿者平反辱者媿獎分者復
合更交口而譽孺人才且賢矣孺人旣調錯迂
之人情而安之復以餘力安贈公于讀誦已贈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十九

公藉爲諸生禱於文昌生程侯分婉報楚四十
日而安贈公坐是違試期免諸生藉贈公少負
奇攻苦謂青紫可立掇至是失意怏怏孺人從
容勸曰窮通命也且斥不以文何害指懷中兒
曰繼君志者其在此乎因更名侯曰汝繼程侯
嘗云憶七歲時憑几讀書戲毀几簾孺人大怒
破盂相警謂萌芽之勿剪他日尋斧柯矣于是
侯日就馴謹以至成立孺人脫粟大帛終身不
厭至祭享賓筵與侯長而文會徵逐見者不知

其非素封程侯初婚汪嗣婚詹吉凶禮俱裁于
孺人贈公晚歲多病溫涼饑飽非孺人劑之不
安蓋宵衣侍者幾十年所贈公之逝也孺人一
慟絕而甦者三幾從之矣悟曰昔人謂死易立
孤難吾爲程氏婦亦勉爲其難者遂強起治喪
如禮然終以積勞成癰瘼疾程侯之未顯也郡
守山東徐公其實知之延之家塾程侯念儒人
疾難之孺人曰男子志在四方士非名山之遊
則胸中俗氣不汰吾尚健七箸若勉行無慮我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二十

程侯始行不踰年告歸省侍孺人尚無恙自是
三四歲以藥餌牀褥俱後竟不起孺人女德純
脩復明晰事幾宗有大疑大紛無不就孺人取
平者常爲兩宗人寢一事所全活四人終不令
兩家知噫孺人其筭而丈夫者耶孺人沒九年
而侯舉丁酉鄉薦又四年成進士治餘杭有惠
政享年六十有三子一卽程侯娶汪繼詹女一
適詹明經孫男二長學心邑諸生娶汪次得心
娶詹孫女二長字葉鳳翀前山公之裔次字俞

弘熙曾孫男一履紀孺人以甲午葬先隴之新阡而婦汪附又十二年始有銘銘曰

子之良也母之成也子之顯也母之聲也祿之不追也天之爲也程之昌也母之爲也克隄新阡姑婦從也錫之銘詩耀無窮也

吳母孫孺人墓誌銘

吳孝廉士熙有母曰孫孺人賢母也孝廉之父石山公始自海陽歸徙居武林而孝廉以六館生徒出余門以故習孺人之賢而慕焉今歲長

懷雪堂集

卷之十六

三

夏孺人以壽終余往弔之又月餘孝廉介其族兄邦楨長跪請曰母氏窀穸有日願先生惠之銘以賁地下余唯唯按孝廉狀孺人錢唐隱君子孫秀之女母洪生而婉靜不妄言笑少失父養嫠母以孝謹聞及笄歸石山公石山公業室汪孺人於海陽矣而賈於杭內政悉委之孺人且命諸子母之孺人撫以恩禮諸子帖帖受教令靡敢不莊臧獲無譁中外肅然石山公用是得一意賈事以裕其家石山公行醮於越隣有

父孺人獨持書契一篋行曰有此足矣他物易

辨耳石山公歸嘆孺人有識其從石山公歸省

也姑氏泊汪孺人甚安之孺人曰吾必留此奈

何以老姑獨勤汪孺人留數月汪孺人強之行

乃行歲時問遺相屬于道每對諸子念姑氏汪

孺人不休至於墮淚以爲常石山公課諸子嚴

甚每督過伯子孺人見色不怡輒從旁長跪謝

教訓無狀至意解乃已伯子服食令加諸子數

等所須必給曰此家督豈同常兒伯子至今言

懷雪堂集

卷之十六

三

之輒流涕石山公疽發于故里孺人心動亟馳之未到一日而計孺人毀不欲生已而悟曰我死汪孺人必繼之誰事老姑撫諸子家事數百里外者公不瞋矣於是進諸子矢之曰我不能從而父地下徒以兒輩兒輩不能成名克家吾他日地下何以見而父宜各勉之於是挾諸子還武林時諸子俱幼長者僅弱冠而皇豪垂涎囊中金將起大役困之孺人傾貲竭智以裨之其謀始寢吳氏得安枕諸子目擊

人之以也蓋石山公性下孺人每濟以寬收韋
 絃之益至課教諸子持嚴稍不度屬色譙呵繼
 之視業有加溫言獎誘殷殷至已晚見士熙登
 鄉薦喜曰吾忍死以待今日然孺子益勉之吾
 所望以慰而父地下不止此耳孺人爲人慈仁
 明慧識大體石山公晚年喜賓客好施予孺人
 實從史之或不足脫簪珥棄資飾以助成其意
 自奉甚薄無兼珍重綵稍有餘積必輦致故里
 爲姑氏汪孺人壽姑氏汪孺人相繼卒哀毀喪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王
 葬如禮歲時享祀必致豐潔諸子女相繼婚嫁
 煩費蕭然強奴乾沒家稍稍絀孺人不以屑意
 曰貧何足患患諸子不立耳人有小善津津喜
 談至聞人過掩耳不入常以此戒諸子可謂賢
 已春秋七十有二石山公七子士學士皞士彥
 士英爲汪孺人出而孺人所出三子士熙娶汪
 氏士章娶馬氏士鵬娶郭氏女二孫男十一孫
 女十四士熙等卜以某月日奉孺人柩葬錢塘
 縣某山之原銘曰

母而賢以子聲子而賢以母成惟孫孺人既淑
 且明以保爾後生宜錫之銘

快雪堂集卷之十六
 王

快雪堂集卷之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表

鹿門先生洎配姚孺人墓表

公姓茅氏諱坤字順甫別號鹿門先生歸安之華谿人也公少負高才登嘉靖戊戌進士知青陽丹徒二縣俱有惠政擢禮部儀制司主事改吏部稽勲司坐飛語謫判廣平府量移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擢廣西按察司僉事以府江功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一

晉俸二級隨擢河南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旋中吏議自牽絲至解龜七八年宅憂薄謫居四之一僅於署府江道一試其奇方駸駸用事而遂爲忌者所阻鬱其文武材用顧得優悠林下五十年文章埒于作者晚見仲子縉登甲科蘭秀玉茁于庭階躋九十而上賓此亦人間所希觀已公之生平業已具今大學士山陰朱公所爲誌中宏詞茂實縣諸日月矣而仲子縉復以表請余於縉有禮闈之契二十年間屢登公堂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二

習公特深又安敢辭夫表者標也標其行事尤卓卓者使後之人共見之宗仰無已也公自筮仕卽有時名前後執政者爭欲引之幕中爲重而公故避之名所從高謫所由作謫之不已屏之蠻夷至斥逐之而後快噫甚矣然公之所以爲公者自在誰得而抑之其令丹徒也歲大旱饑甚而徐沛已北稍登閉糴穀涌貴公檄爭之爲罷令或請勸分公曰不若出庫金及督富家遠致穀而近市穀可平又請議蠲公曰蠲之德細不若議折折則粟留而於公家無損上官皆從之於是議賑故事行賑徒飽里胥之腹且聚饑者于城邑駢死者多而仰活者少又據見藉流亡不沾一粟而公不然單車按行封內通予粟若粥遍而不擾旬月之間所全活以萬八千計丹徒田半枕山半瀕江江田稍腴不大受旱而山田稿矣公括所蠲額與折而羨之額及他弛力省厨傳之額盡予山田省賦半而江田不加賦是時蜀漢豫章及江淮間無不苦旱吳越

尤甚公所條上便宜執事者俱通行之因著爲
令以故吳越千里饑而不害仁人之澤遠矣哉
公居南曹時以萬給事文采故執政者銜之入
骨尋有粵西之命其意蓋中公以瘴以兵而公
卒以兵顯粵西諸部與猺獞相錯府江尤險正
德大征官兵殲焉因據鬼子等若時出剽掠侵
民田廬其勢張甚至縛陽朔令殺之時方議大
征而制臺應公檳才公檄署府江道屬以兵事
公策之曰大征非十萬不可兵未集而謀洩賊

快事堂集

卷之十七

三十一

且走險所芟薙特老弱或以良民充數費多而
功贖不若雕勦雕勦者如雕之搏兔然匿於無
形徐起而攻其不備可以得志願假便宜從事
應公稱善於是退勒部下得五千人簡練爲上
中下三隊日飽而習技射或束甲出賊駭爲備
則以校獵歸久之賊益懈而我兵願得一樂戰
間募人入賊中圖其山川扼塞聚砂指畫了如
目睹於是以十月朔分兵爲七校校一長各授
函符方畧按道里時日啟函無得先洩師去鬼

快事堂集

卷之十七

四十一

子若僅百餘里故迂其道遠者先旬日發惟當
鬼子若者卽口發師所過榜曰 朝廷起兵十
萬討某若之殺陽朔令者他若無罪其各自完
有敢動者移兵先滅之諸夷酋望我師旗幟滿
山谷不測多少又惑于道榜語相顧膽落伏不
出雖諸校各按符分兵自戰其地亦不測我師
多少十五夜兵集連破十七若鬼子若懸崖密
箐從高下木石拒戰明日始克之斬首百六十
生擒三百八十七獲牛馬及走死者無算返民
田萬餘頃不費一矢斗儲而雪覆師狀令之恥
竟以五千兵成功 天子嘉之下 詔褒美應
公晉兵部尚書而公加俸二級我師之將接戰
也天且雨公念將士深入崖箐良苦爲焚香露
禱俄而霽已度捷且至啟轅門坐武帳中令曰
急鳴鼓左右愕不省跪問故公曰進兵勦鬼子
等若破矣語未畢緹騎馳而鳴鉦連呼捷者三
左右無不縮舌惴恐蓋左右故入諸夷酋賄爲
之耳目至是始懾伏邏拜上壽云公之善兵事

如此使不驟奪公官得致中丞司馬鎮邊疆典
樞密寧憂強倭勁虜哉嘉靖間東南中倭績溪
胡公宗憲爲制府料敵設間卒成大功以靜海
氛公之策爲多縉之言曰公晚年按邸報策東
西二役勝負久近往往如指掌兵家信有別才
已世俗知公大都以文章故余於公之吏績武
功特詳焉公爲人拓落推心置人腹中與人交
有終始嗜義如渴初不問生產其享素封之業
則姚孺人實有助焉孺人先公二十六年卒聰

快事堂集

卷之十七

五

明剛果治家嚴內謹筭鎰米鹽外督諸臧獲田
桑紡績子女婚嫁絕不以煩公故公得一意于
著述以成其名至貫魚無專樛木有庇大啟子
姓以亢而宗卽以稱女而丈夫可已公生平所
著集白華樓稿最著常言此逸氣始自司馬子
長千餘年得歐陽子又五百年得茅子豈虛言
哉公長子翁積才而中天故識余仲縉季維俱
能世公業至翩翩以詩顯名則補公未備矣感
逝波之不捨哀清暉之眇然痛老成之凋謝追

典刑于遺編刊玄石以表德媿無言之難宣其
辭曰

乃祖三茅分治華陽仙源遠啟華谿近昌懿茲
先生錦心繡腸允文允武施而未光相門炎炎
公願卽涼與其瓦全寧玉而傷半百衡門其樂
洋洋挹彼注茲世載芬芳非獨富貴兼有文章
厥配惟姚淑慎齋莊博求窈窕用廣嬪嬙無非
無儀以翌其良士行女德萬禳馨香詔爾子孫
式斯無忘

快事堂集

卷之十七

六

誥封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四川按察

司僉事舜原楊公墓表

嘉靖季年文武大臣上所倚重係中外安危稱
官保兵部尚書楊公博晚改吏部進孤卿功名
益盛卒謚襄毅學士大夫至今誦說之不衰而
究其所自生則四川僉事舜原公也公山西蒲
州人起乙科筮仕河南之扶溝縣丁外艱起補
陝西之扶風有惠政至今尸祝之選授御史有
直聲忤權貴調大理評事遷寺副出爲四川按

察僉事分巡川北道駐節保寧尤勤厥職其所
興建一以利民不屑屑浮費卒忤臺使者中公
以言當從調遂堅臥不出竟以襄毅三品考績
詔封公通議大夫如襄毅官明年乙卯卒春秋
六十五與田太淑人合葬州城東之王莊村叅
政裴公紳狀其行事以授學憲馮公惟訥志其
墓而銘之矣又五十年所尚書之幼子某以水
部郎權吾浙南關稅務余以鄉紳幸事水部公
一日以幣請曰吾大父舜原公功德巍巍實敢
尚書公而大之諸不朽之事有狀若誌銘在而
墓表尚缺非所以揚祖烈成先志敢請諸下執
事余一再辭不獲乃敢唯唯按狀公諱瞻字叔
後舜原其別號也舉正德乙卯鄉薦嘉靖己丑
襄毅公成進士而公以父命選授扶溝令到官
三日父憂去職改令扶風值歲饑受上官檄賑
貸多方規畫縣民無一孑者明年又大旱飛蝗
滿野公禱于神一夕大雨如注蝗則死盡時縣
有巨盜張甚公禽數人杖殺之榜于市曰敢盜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七

七

一粒罪如之先是公過武功康太史海謂三月
可報政康微哂已而道不拾遺數之果三月康
大服製詞以頌過平涼韓王問弭盜之術公曰
官不盜而後民從之王亟稱善縣士久無登科
者公建崇正書院羣士業其中親為講授嘗以
夜偵視別其勤惰自是登名者相繼善課農桑
夜出聞紡績聲輒喜犒以薪水民故益奮致大
饒鄰訟不決多質于公公為剖析數語立定治
行最關中臺使者文章薦召赴闕下拔號萬人
立祠祝公王太史九思及康公俱有文勒石至
京授貴州道監察御史首言薛文清倡明理學
宜從祀孔廟尋受命按江北時章聖皇太后梓
官南耐奉旨江行既至真州忽議從陸公不可
乃止初從行諸閣所在驛騷吏人引以白公公
厲色叱之諸閣熟視曰是止由陸楊御史不可
犯也亟去之其以直見憚如此壽州三面臨水
每決輒壞城廬公作石隄三十丈捍之閱月告
成州守劉某怙勢貪暴公首按其罪一夕解印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七

八

綬去指揮蘇綱執政夏至戚公離京時當面囑
焉其人每過江北當路者望風省候公既不住
又不入其謁其人恐亟如京白執政果大悲調
公評事徙寺副辛丑出爲四川僉事分巡川北
駐劄保寧保寧爲秦蜀襟喉公度得要害數處
乃城鎮壩關巴峪以拒巴中乃關七盤關朝天
關梅嶺以界川陝以立劔門外戶保寧城圯公
伐石甃之一如壽州時公所在勇于興作但其
擘畫詳而善勸率民不告勞事暇羣諸生講解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九一
不倦學校興起癸卯保寧舉者八人錦屏書院
將相堂遂寧樂至二縣廟學皆公繕治舍館梁
驛煥然一新某御史按蜀輒信飛語殺人公多
所救正御史後以酷敗代者忌公騰謗于朝例
當調官浩然東歸絕口不談世務日課子孫讀
書暇則徜徉條山之下日哦不輟卒受襄毅三
品恩封以沒著書甚富有諸經億評錄十二卷
羣書類要二十卷雜著三卷詩文集三十六卷
奏議二卷傳于家公性至孝每值父忌素衣蔬

食事太淑人承顏順意備隆色養事蒙師韓軺
甚謹既卒爲表其墓同年中書王珂卒京邸遺
孤崇雅方稚公弔哭盡哀舉酒酹曰願以弱息
字令子後攜崇雅宦所親爲教育已酉發解三
晉士林頌之公嫉惡大嚴每面折人非至急人
之難周人之困成人之美惟恐不及有古烈士
肝腸卒之日識與不識無不咨嗟隕涕曰遺直
亡矣公博通五經尤精易理及門之士稱名儒
登科目者甚衆嗚呼有公而有襄毅公襄毅公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一
則黃河萬里公則崑崙星宿也襄毅公則江漢
滔滔公則汶山嶓冢也因表公之墓曰明誥封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四川僉事舜原楊公
之墓而著其生平行事之尤卓卓者令後之人
士過而式焉
故雲南布政司左叅政蓋菴陳公墓表
公以徽池等七州郡備兵使者擢雲南大叅未
赴任以疾卒于家逾年戴恭人繼之嗣子經世
等業爲卜地窀穸有期而大中丞金公學曾爲

之誌其墓而銘之矣經世等又介余戚屬以表請夫銘者名也藏于墓中欲其名之彰于後世也表者標也標其行事之尤卓卓者于纒牲之石使行道之人皆知之非徒以詔子孫也銘而復表之備矣乃公則果惡乎修耶按誌公姓陳氏諱王庭字惟獻別號蓋菴仁和之如松里人其先世有隱德公生而奇穎讀書目數行下才思淳發弱冠補諸生甲子登鄉書又十年成進士調選爲貴溪令遭贈公艱服闋補金谿令擢

快事堂集

卷之十七

十一

礪設處代稅中人不能奪民無譁焉而京陵地脉不傷公之力居多池陽伍籍有募兵民兵兵餉減募兵三之一公曰勞均而餉異何以責其死力請均之兵心感悅安慶司理某者險人也當事者爲所煽偏任之釋憾于郡倖衛使坐以侵漕糧萬八千石獄移四司理皆駁還當事者疑其黨庇持之急衛士憤甚榜其奸私通衢欲甘心焉公夜召諸弁密諭之曰若輩忘世勲而修憤足一動禍無日矣皆感悟亟爲調戢微

快事堂集

卷之十七

十二

情力白其寃得不坐聶生德公因公上計投公
千金公峻却之曰我活汝汝反欲死我于風波
盜賊耶當事者欲殺劉光祿臺以快時宰藉公
竟其獄公以疾辭趣之甚力終不往指天爲誓
是可欺耶其在興化也有舶工與邏卒共誣估
客以劫公廉其誣也立出二十人于死無幾舶
工邏卒咸自敗營卒邵以浮齒誣伍長殺其弟
公按兵符驗尸非是卒詞窮首服其弟久乃從
他所至歲晏慮囚期而遣之已悉自歸一偷垂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三

皇皇陳公太丘之裔鍾靈湖山鬱爲時瑞兩宰

者瞻焉其詞曰

死曰寧歸獄耳不忍負公部將與守備競將鼓
營卒爲亂公夜得牒卽單騎款營門片言而定
公自爲令至郡守監司神明豈第應機卒發勞
勩甚多不具書書其尤較著者公爲人天性孝
友與人無城府尤篤于故舊哀死者而恤生者
親戚宗黨待公而舉火者數十百人傷苦人之
既逝痛典刑之莫追爰著斯文勒之玄石使過

劇邑勞心撫字擢佐司馬明智故事司馬倚重
樞機將畀一麾出守閩邦之莅興故中倭防禦
孔亟公上便宜其凡十四次第舉行海波無沸
水旱不時露禱勤瘁祈晴得晴祈雨雨至興人
歌之太守之賜在興六年夜犬不吠備兵池陽
七郡歌吹公肅紀綱飭文武吏政舉弊清盜消
人謐中人旁午礦稅如熾公有石畫賴以不恣
公也大才心純無僞故左右投無不如意大用
可期而公溘逝居家孝友居鄉慈惠邦良驟摧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四

典刑莫企勒之貞砥以詔後世

墨川徐公洎配繆碩人合葬墓表

蓋墨川公有賢孫曰侍御元正公故以節俠顯
名于吳配繆碩人尤茂于內德夫婦俱享遐算
晚見孫貴公年八十五碩人年九十二吳士以
入瑞目之嘖嘖稱艷碩人沒後公八年侍御君
聞訃請急歸護喪事將以今歲丁酉涓吉合葬
于某山之原某官某業志其墓而銘之矣又以
纒牲之石不可無紀盡表諸遂因介弟太學生

元節貽書以請余唯唯乃按狀撫其行事尤卓卓者叙次之公諱某字子慎墨川其別號生而奇敏貌魁梧豐下異常兒父南康公器之曰是兒必大吾門既長藉累世之業故雄于貲負氣倜儻有大度性恬曠高簡厭薄世氛視競門倖竇若免一遊太學遂自免歸或勸之仕不應徐曰吾侍兩尊人優游丘園顧不多與公生平屈首藝林積書甚夥不減鄴架尤愛諸名人書畫殘楮朽素必收及周秦彝器鼎簋尊罍之屬隨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五

力所至輒購藏之以充清玩所交俱一時名士若文徵仲父子王履吉兄弟王祿之陸子傳彭孔加湯子重其最著者嘗因歲稔民饑寓賑濟于土木闢地開園壘石引流極丘壑之致既落成以東雅名堂曰孟嘗之客俠而不文梁園之客文而未雅吾願與大雅君子俱其趣操可觀矣他富人所沉酣惟阿堵物持籌不休而公進之市義族人在海虞直塘者向隸太倉歲苦煩役嘉靖間割隸郡城公捐金置田賦一人大姓

贍役業以滿千畝里有田者益願損直就公大姓以告輒應之無難色一日汎舟松陵人有貧甚負公田租將鬻妻若妹以償公惻然憐之反畀五十金返其妻具資裝嫁其妹于族人之未子者公懿行如此者甚多未易指數繆碩人故名族女父潤之善南康公貲誼相埒遂委禽焉母周腹碩人時夢有異祥既舉女愛憐之甚及笄歸徐尊章妯娌無所不宜閨譽翕然南康公與尤孺人相繼卒碩人肩闔內外政力贊喪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六

事歲時之祭躬爲滌器荐新物惟謹致其哀思人曰知禮家政故劇出入勾稽任諸娣以管鑰而身總其成尤廣樛木之愛晚舉季子以少故更憐之撫育周悉人以爲難年九十餘視聽無爽間事繼續一夕病作鷄鳴盥漱誦佛而瞑余念自應公車迄今屢遊吳中嘗從知交歷公所築山園登東雅之堂相與詢公生平徘徊嘆慨以爲古朱家季次之倫行在儒俠之間所重公不獨以賢子孫也公系出南州高士十二世徙

海虞又十三世徙吳徙吳者爲公曾祖諱淵淵生朴是爲尋樂公始昌徐氏自尋樂而世有隱德生煇及耀煇仕南康府幕生三子公其仲也公亦生三子伯諒仲簡叔謙仲簡卽侍御之父封文林郎諸孫自侍御外尚多英奇其譜牒源委及子若孫婚嫁氏族具在志中茲不詳述

有道霍洲居士墓表

霍洲居士者余友人黃貞父孝廉之父貞父才且賢知交傾一時而余謬爲其所愛以故得數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七

奉居士起居時居士年逾七十老且病矣貞父純孝戀庭悻切甚其赴公車也迫居士命杖淚而行比罷歸而四方同志以館穀延貞父者踵相至一切報謝而諸同志不相捨就貞父於靈鷲山中以便其定省貞父始從之去歲貞父以哭少司寇吳公至白下余因得款一飯於南雍署中問居士起居無恙亦以念居士遄歸歸未幾而居士訃至矣傷哉又數月貞父遣書乞一言表居士墓余安得辭按狀居士諱裳字子重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其

別號霍洲先世越人入國朝有福壽公者以匠徒藉錢唐居左橋里再傳爲承事公承事公生質庵公信信生逸山公榮卽居士父也兄弟六人居士最少黃氏世有隱德而貲故雄逸山公末衰析諸子伯受儒而仲叔俱受質居士年甫十三已廢佔俾從兄入市心動嘆曰丈夫奈何賈服耶因棄而受儒小窹益勵至引錐自刺弱冠業成補邑博士弟子名譽赫然起而諸兄賈者輒窘逸山公夫婦甘隤反給於居士束脯且引諸窘者與居衣食之終身又迎養其外母李老寡而無依者居士以一貧儒事二尊人曲盡孝謹喪葬如禮無論卽奉諸兄及外母恩紀始終人無間言亦艱且苦矣居士爲人恭謹遑然不勝衣然操義獨急其友東昌司理汪公死于官居士素車白馬與其子千里挾之歸諸有紛難就居士片言批解各厭心去有憐居士貧稍贈貽之居士謝不受曰吾不忘在溝壑居士精于易以易教授爲文沃實造雅無外艷諸第

子以其餘靈登科甲者不下六七輩居士故宜
 雄飛而卒以一青衿老死里間力田而不逢
 年可慨也伯子汝高有雋才弱冠補弟子員居
 士心屬之而以放曠嘔血死次卽貞父時方垂
 髫居士卯而翼之學成則以聲名滿四方之展
 貞父稱衆甫居士稱衆甫父容接靡勸顧精人
 倫鑒非其友戒貞父勿友辛卯貞父始得雋居
 士戒益嚴貞士益凜凜砥于行唯謹亦善爲嬰
 兒戲弄雛娛居士居士乃得逸其老懷與諸老
 人徜徉湖山間識者謂居士宜百年食貞父報
 有餘而曾不得伸其五釜之養傷孝子之懷結
 壯夫之恨更可慨也雖然士貴于世豈必名爵
 今之搢紳大夫都顯庸而軼名檢至鄉閭羞鄙
 妻子厭薄者豈少哉而居士唯孝友于兄弟貧
 不受憐交不易態百行淳朴章章如是卽稱于
 一鄉曰篤躬君子其又奚媿辟如玉韞石珠藏
 淵雖輝光未耀而至寶自若豈以潛隱貶直哉
 況有子如貞父立身揚名以隆大孝可券而俟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九

也洪河之流始于崑崙其于不朽居士多矣而
 居士所自爲不朽者又卓卓若彼其何賴余言
 姑以貞父之意表居士之墓曰有明有道霍洲
 居士之墓以示黃氏子若孫且令過者式焉

快雪堂集卷之十七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二十

快雪堂集卷之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

行狀

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見衡李公洎配誥

贈郭夫人行狀

公諱丞式字敬甫別號見衡雲中人也其先在前古以官氏子孫顯漢晉周隋間爲隴西著姓至唐以天潢散處江南北宋有毘陵福五公者以邑丞解官居江淮間曰泰興李洪武中諱信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二

者官山西忻州同知以薦人才不稱坐免家于代之龍門遷雲中曰雲州李忻州公五傳曰英世隱于農居城東北八里燕家莊又曰燕家莊李英生四子其四曰滿滿卽公父贈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是爲南麓公南麓公少業儒以兄奎稍饒于貲廢業代兄董農事居鄉淳謹稱爲長者兄奎遇之嚴公家稅輸不以時催科吏至南麓公輒代比婁受訶譴無愠色人有從旁間者曰此吾弟職勿多言娶衛宜人而生丈

夫子四萊澗公某居三而公居四俱令業儒食貧自若而伯奎三子俱連姻代藩車馬出入甚都人諷南麓公曷不爲二子地拒勿應已而萊澗公舉嘉靖丙午山西鄉試官新安人年壬子公復舉山西鄉試丙辰成進士伯奎始嘆服弟能教子有識吾不如公才識英敏尤長吏事摘發如神人不能欺遇事當否其見已定雖賁育不能奪故再爲縣令俱著聲績而亦以謀忌其初仕錢塘也稱至繁劇而公遊刃有餘節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二

徭寬通善讞疑獄先後用循良薦幾四十餘牘時東南中倭朝廷委之督府少保胡公軍書旁午錢塘隸首郡多所徵調而公不困一日諭錢塘製軍士袴三萬具吏皇駭無措公令取布散民間人製一具俄而報命少保悅服才公期大用後以執法忤醴使者意論公執拗調令深澤公論惜之其在深澤也邑有大猾陳光宙者善持官吏短長令朝拂其意而飛語夕騰于上官矣前後陷賢守令無數公至廉其實呼至庭下

詰問不報密遣括其家所藏筆札俱文致郡邑
官長及大姓陰事遂服辜遠近稱神未幾丁南
麓公艱服闋補固安令受事八日丁衛宜人艱
服闋赴部公論惜其淹滯陞南京工部主事督
蘆課力持三尺不假勲貴侵攸立清會虜謀入
薊門以邊才改北武選贊畫少司馬帶川劉公
防虜通州上禦虜八事一曰嚴節制以禦強虜
二曰革家丁以重選鋒三曰多火弩以持長技
四曰備糗糧以壯士氣五曰重將權以振萎靡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三

六曰定責成以杜欺弊七曰專信任以責實效
八曰廣延訪以收將才大意慨邊備廢弛將士
怏悵欲大破常格振積弱之勢責成督撫監司
不得與將帥同功罪尤其大者得旨施行尋擢
職方郎中公素留心軍政一旦受事外劑督撫
內贊大司馬擘畫簡除如轉丸批窾案無留牘
而權要請托一切格不行又議復朵顏三衛蓋
三衛實神京肩背其陰導虜以撓我者屬夷也
復之則遼陽接山後一帶如引繩省乘郵修邊

費歲可十數萬計甚便于是畫戰守策其略謂
薊兵主客餘十六萬選精者九萬分爲三軍軍
置一帥九裨將督撫監司各督一軍一從潮河
川一從喜峰口一從臺頭營三路並出正兵結
陣而行奇兵搜山谷更選次者三萬運糧餉萬
人修斥堠治餉道俱隨三軍以進而留三萬人
守內邊備不虞仍令宣遼各練精兵爲犄角遇
逃竄防外援并復後建鎮置營屯戍之法犁然
甚備可按策施用當事者難之退而著爲樵牧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四

野談乃卒以招忌屬北虜索互市鐵鍋公持不
可予及逮治債帥馬芳事連忤江陵相譚大司
馬公資望當內轉遂自求外以副使備兵榆林
榆林故朔方地虜素桀驁入見邊臣頗不以禮
公至申明戎索虜望見股栗入環拜階下無敢
仰視有求索正詞折之虜皆嚙指去朔方軍素
不習陣公用握奇及八陣六花遺意剏圓機營
陣圖說大要立隊伍明分數審形名因山川形
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變陣間容陣隊間容隊

魚貫鴈行觸處爲首奇正環相生變化無窮而躬自訓練指麾一時旌旗壁壘皆變又采武經要語著爲弢鈴集要令行間講讀不期年人人知兵遂爲諸邊冠少司馬吳公兌閱軍關中一見驚服曰此真節制之兵矣疏薦公壯猷第一詔陞俸一級賜白銀先是開府張公某行法稍峻幾有脫巾之變賴公調停迄無事比開府公病劇以公爲軍心所歸疏薦公自代政府本兵竟以前卻寢不報尋陞河南叅政分守開歸二

快事堂集

卷之十八

五

滕必不可屈遂偕入長揖江陵相微哂而已既出陰囑奴尤七問主長揖者誰公答曰大梁道某是年陞浙江按察使明年夏以馳驛波及奪三官然公馳驛在未奉嚴旨前蓋山東列馳驛者姓名數十私請于江陵相初無公公姓名江陵所授也壬午江陵捐館起補隴右叅議未至陞河南副使主河道是時河上無事後署驛傳爲通融河工銀千兩協濟驛遞疲累獲甦未幾陞四川叅政守川北道甫視事陞湖廣按察使

快事堂集

卷之十八

六

督顧公急欲得公出以全遼付之並移文漕撫
軍門下楊州府立趣之不得已就道將至晤諸
當事者聞和議非之稍言倭可取狀諸公意已
決別去至開原受事開原在遼鎮極東北隅孤
縣屬夷中其西南卽舊遼陽爲福寧衛夷人駐
牧所每陰導土蠻犯遼陽迤東諸處武備單弛
公日訓練軍士請撫臺贖餒二百金爲製火炮
士氣稍壯先是鎮西守堡官某以講市力阻虜
求索虜誘殺之關上事聞本兵檄守臣勘久不
報公謂虜擅戕守堡官至無狀不宜縱其勒虜
令縛殺人者贖罪虜譌輸服遷延弗獻已乃令
數騎詐降入鎮西堡夜縱火燒百餘家而突以
三千騎犯關欲因亂襲我屬公巡至界開原兵
頗集倉卒以寡擊衆殺酋長一人部下二人虜
哭擁酋長屍去逾數日復犯賴鐵嶺遊營兵集
偕力擊之斬獲八十九級虜號哭退雪舊恥伸
國威一時稱快然非撫臺意驗級之日獨不賞
猶詒云年終類聞已乃併年終之奏寢之矣嗣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七

以清查占役稽覈屯地復不便武臣家撫臣數
移書勸止公嘆曰一路尚不可爲卽付我全遼
何裨尺寸哉遂決意求退當事者知不能挽也
陞公福建左布政使以歸次潞河自投劾乞休
甚力冢宰孫立亭公少宰劉浚川公雅知公欲
留大用却其疏不奏公再強之弗克不得已放
舟南還抵舍悉遣還閩役迎候者爲書謝藩臬
諸公復馳疏于朝則格不得奏尋爲中傷以年
致仕公喜不煩疏而成吾志甚善遂謝客居田
間後以冊立東宮覃恩進階資政大夫公居廣
陵無他產惟是高寶濱湖汙萊田若干頃供饘
粥而一切歲時伏臘婚嫁所需俱給其中自奉
甚儉然澹泊亦其天性懸車十年築一室湖上
扁舟來往明農課讀足不履城市公一日偶過
湖西登土山四眺愛其秀特徐察結聚有情曰
我生平愛湖居死葬我湖上甚願也遂買土山
之麓十數畝植松柏其上甲辰秋自相視擇丙
向建堂其前曰死而享我于此堂矣先有微疾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八

旋作旋已乙巳春農事起奴輩稟命猶一料理
至二月十四日薄暮忽問明日支午以巳未對
曰吾正忌此日十五日之酉時痰忽上壅遂卒
而所建之堂亦垂成若先知者異哉公生丈夫
子九登科目者四人植最顯字汝培余同讀中
秘書官御史首擊權璫以成皇上清明之治漸
見柄用而亦以伉直賈忌屢進屢退今以遼東
巡撫家居大用蓋有待云元配郭夫人生與公
同里父處士某有女德不輕字見公弱冠有聲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九
序遂以歸公公起農家甘淡泊夫人以勤儉
佐之精女紅多資公讀公壯歲成名夫人有內
助焉事舅姑尤孝謹姑患手戰不便盥洗夫人
朝夕依侍不離寸晷躬進甘旨諸子或在側輒
目攝之使避恐姑念孫而分甘也公有愛女謹
奉之不異同胞公初仕錢塘二尊人以道遠不
能就養夫人代爲之養者三年視居平尤加意
二尊人安之公以此無內顧憂得安于宦同生
子女五人躬自乳哺子就外傳夜歸必問程稍

不中程輒厲色督過不少貸訓兩女女紅不下
訓子嚴性冲簡不喜紛華居常布素三浣不更
寡珠玉紈綺之飾言笑舉止一稟內則處妯娌
以和撫臧獲以恩睦族黨姻親以禮戒諸子若
婦勿忘艱難年力方壯以哭郭太宜人過傷未
半年遺危疾不起三被綸誥俱在身後存未沾
一命中丞公每哀慕不已公生嘉靖戊子五月
十一日卒萬曆乙巳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八
郭夫人生嘉靖辛卯十月初八日卒嘉靖丙寅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十
四月十一日享年三十六繼閨夫人江都鄉進
士閭公傳女先以公貴誥封宜人後進淑人又
進夫人而郭夫人蒙贈亦如之蓋公爲人沉毅
不輕發遇事勇于擔當然寬大舒徐曾無攘袂
先人態性伉直不依違故往往與當道忤諸生
時卽留心經濟尤長于邊事宦轍所至皆有聲
績可紀去後多遺思尤析義利之界去錢塘行
至姑蘇有叩舟者自言錢塘民賴公雪其冤德
公願以三百金壽公曰吾知雪冤耳爾姓名吾

不復憶敢望報耶亟去勿多言其人感泣去任
中州榆林湖廣稍久去任時各餘贖鍰若干吏
白公不取亦入後人橐公謝一不染指自開原
歸諸子無隨侍者圖書藥餌衣襪之類俱河南
武生楊志遇司管鑰毫無長物行至濟上始得
山東俸金百餘兩攜歸志遇每向仕宦者稱說
不已歷宦四十年清操如一日以此爲南北薦
紳所推服公閒居博覽經史及本朝典故每與
人論事輒引古今折難不爲臆談旁及天文地
快書堂集 卷之十八 十一
理奇門太乙方術諸書皆得其要領九邊地形
要害扼塞戰守方略議論鑿鑿老將在旁無不
嘆詫公真有文武材用在職方時諸邊兵力較
今稍強財賦猶易給如得賢政府本兵主持于
上用公戰守策三衛可唾手復惜哉不遇僅周
旋藩臬以老竟不至大用如郎職方與備兵開
原僅僅小試譬如武庫之戈甲瓊林大盈之寶
賄山積海聚不可窺測者俱隨公地下而不資
國家一日用付之惋嘆而已公居家御子孫甚

嚴閨門之內肅若朝典諸子以下侍側正容莊
語恂恂相對子若孫一言一動恪守家訓少有
失厲色督過至晚年不易以故中丞公已下俱
勉爲修謹立朝居鄉不媿萬石君家子弟公之
教也初南麓公在時值虜入迫燕家莊母衛宜
人從族父母輩避匿害中族人被執者欲自脫
以害中人白虜且誘而出之呼曰虜去矣前後
出數人皆被害復給衛宜人出公及萊澗公則
熟臥樞柁中而衛宜人亦心動竟不出久之虜
快書堂集 卷之十八 十二
信匿皆盡乃舍去南麓公夫妻父子俱免識者
已占其後之必昌矣無幾公生公少小時見母
宜人悼前事泣數行下誓欲吞虜因曰此地薄
虜那可久居兩尊人曰是在子矣後兩尊人相
繼沒公由中州擢浙始定居廣陵子孫衆多姻
戚叅南北遂稱江都李云公居父母喪哀毀備
易戚卜兆于采掠山祖塋前數十武合葬偕兄
萊澗公屏居燕家莊舊廬不通賓客親履田塍
課耕獲先後凡六年初公師事萊澗公執弟道

惟謹至歷仕每相見加肅歲時在遠不忘問遺
及歿以中州齋捧便取道歸哭襄葬事爲給諸
從子嫁娶耕讀費後由湖廣入覲畢復歸掃祖
墓盡取已所置田與兄遺產析付兄子仲儒官
模叔廩生櫬爲世業而挈李太醫吏目拱盡室
南與諸子同居衣食之寸縑粒米不私已子而
遺兄子孝友之聲雲中廣陵交頌云公居鄉歷
宦振人窮乏出人患難多盛德事上自士類下
迨輿臺口碑嘖嘖未易指數使公得大用其福

懷靈堂集

卷之十八

十三

澤沾溉豈但一路一鄉而已哉公總憲吾浙時
夢禎幸以猶子事公公體貌魁梧議論才識揮
霍有餘謂必極人臣功業赫奕而以藩伯終公
私無不惋惜嗚呼公已矣中丞兄忠愍誠篤上
所簡在功業未可量而客部與孝廉諸君相繼
雀起竭忠孝大節稱名臣以展公未盡之用挹
彼注茲爰必在公一身哉然公悠游山林十餘
年壽幾耄耋諸子及內外諸孫幾三十人半居
冠弁亦足稱完人完福矣丈夫子九人長植丁

丑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御史歷官右僉都御
史巡撫遼東郭夫人出娶兵部右侍郎蔣公應
奎孫女繼娶太醫院吏目王公佩女俱贈封孺
人挺廩生郭夫人出娶右侍郎蔣公應奎孫女
蚤卒杜丙戌進士歷官禮部主客司郎中贈安
人王出娶副憲薛公綸女柄癸卯順天舉人陸
出娶蒲州知州高公淪孫女楫戊子山西舉人
郭夫人出娶僉憲馬公豸女繼國子郭公勲女
樓監生客部君同母娶湖州府通判卞公峯女

懷靈堂集

卷之十八

十四

棹揚州府庠生柄同母娶鴻臚序班楊公守益
女標揚州府庠生余出樞蕭出聘魏國勲衛徐
公某女女四二郭夫人出一適代藩儀賓高公
某長子巨門堡守備謙一適代藩儀賓孫公望
季子大同府庠生統一閭夫人出適太醫院吏
目薛公纓長子江都庠生維機一樞同母幼未
聘孫男十植出二元佑監生娶都察院都事于
公明照女元德聘禮部郎中張公世才女樞出
一元亨娶鴻臚序班劉公宣女杜出一元辰柄

出二元素聘詹事府主簿史公秉公女元介揖
出一元愷樓出一元寵揚州府庠生娶國子史
公宗蕃女棹出二元熙聘南京戶部員外張公
肖孫孫女元杰孫女十三人植出六一適永生
洲署都指揮僉事卜公成功長子揚州府庠生
白東一適兩廣總督右都御史陳公大科季子
通州庠生遂一字金壇國子于公樹勲子某一
字戶部員外郝公道行季子某一字國子郝公
時習長子某一字癸卯應天解元王公納諫長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十五

子某挺出一適江西興安知縣陳公人龍次子
揚州府庠生駿昂杜出二一適河南布政司檢
校許公位長子必升一適丁酉陝西解元何公
龍圖季子江都庠生廓然柄出二一適陝西寧
州同知江公應祚次子有源一適南京後府經
歷王公汝立長子儀真庠生朝宰楫出二一適
揚州府廩生張公啟勲長子夢尹棹出一適國
子王公贊元長子碩彥重孫玉湛淳滌元亨出
淳聘副憲張公某孫女濂洛元佑出濂聘禮部

員外于公孔兼孫女重孫女五一元亨出二元
佑出一字山東萊州府知府閻公士選孫某二
元寵出植等卜今年乙巳十二月某日葬公土
山新阡以郭夫人配而先期三月客部某孝廉
某躬至武林以兄中丞公書乞狀于夢禎夢禎
故嘗事公于總憲時服公教誨望公旦暮大用
不得者又忝中丞館誼幾三十年其敢以不文
辭乃受中丞公所撰行述節而錄之爲公狀以
備名筆採存爲之銘若表以不朽公云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十六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蔡賜黃公行狀

嘉靖季年文靡甚矣隆慶初一變爲純正古雅
漸還先進之舊則黃先生首建旗鼓而倡之先
生嘗見余庚午初塲義嘆曰此吾鄉人歟終當
魁天下丙子冬余從袁坤儀以所業請正于先
生先生孳孳評教之引爲氣類明年春余果以
南官舉首從先生徊翔金馬石渠間私自幸不
負先生魁天下之許然余不得久侍先生于長
安邸嘗互爲進退切磋之日淺比先生告歸而

余亦以南宮休舍武林距故鄉一衣帶水青山
白社欣與先生共之而先生逝矣嗚呼以先生
之賢且才遭時奮身歷官禁近海內弁紳莫不
屈指卜其大用中遭嫌疑暫從遵養公論且白
而先生竟不待已傷哉然先生所以不朽者自
在海內立言君子且握如椽俟之矣余不慧敬
以叅政君命取其所手條先生行事稍加潤色
而爲之狀備採擇焉狀曰先生諱某字懋忠別
號葵陽裔出江夏文彊後徙婺再徙豫章子姓
秋臺堂集 卷之十八 十七
審衍散處江右國初諱某者起新淦從軍後從
宜春侯戍鷹揚武雄洪武九年隸蘇州衛守禦
嘉興千戶所遂爲嘉興人世有隱德高祖諱鑑
曾祖諱盛仕爲禮部司務祖諱鶴年贈中憲大
夫直隸安慶府知府父諱錦嘉靖丙辰進士歷
湖廣貴州按察司副使致仕娶葉恭人生三子
先生其仲也先生幼岐嶷五歲就外傳日誦千
言目數行下一過不忘試以對偶應聲而出爲
之師者無以難十歲能文十五業大就而葉恭

人卒先生居喪哀毀幾至成瘵丁巳服闋補郡
庠生文譽鵲起時副使公宦遊京師而先生從
昆弟下帷里中自相師友足不履戶外副使公
雅以儉訓先生囊無子母之畜其配沈恭人躬
織紉以佐薪水不給至脫簪珥絕不令先生知
先生得肆力于文以就其名恭人有助焉先生
素抱羸疾勞過則齒血如涌而爲文必冥目枯
坐極深沉之思雖太山崩于前麋鹿興于左不
知也文成始欣躍鼓舞以爲常有時齒血涌出
秋臺堂集 卷之十八 十八
楮且殷矣但呼水漱滌搦管自若其攻苦如此
嘉靖辛酉甲子時義益趨浮靡屠沽兒誦套文
千篇便可得意場屋而先生不屑也抱玉自如
寧甘再別丁卯歲莊皇帝改元有詔釐正文體
先生遂發解制義一出都人士洒然易慮以從
所在爲之紙貴戊辰會試以犯忌不終場辛未
遂以尚書掄魁蓋新建鄧先生居首而先生次
之俱人望也廷試名在二甲十三選授翰林庶
吉士又以古文辭屈其曹偶癸酉授編修甲戌

補內書堂授中涓書丙子同修大明會典直起居注丁丑禮闈先生宜爲分考而伯兄當入試先生意如有所避者乃持父書力辭之當事者當事者不無有所恨而伯兄果以其年成進士四月冊封諸藩先生得大梁以歸尋丁外艱辛已服闋補原官修會典直起居如故壬午皇長子生賜先生玉帶麒麟服充正使頒詔朝鮮享覲有加禮先生悉封藉授承旨歸之是時朝鮮政衰溺文墨而疎武畧先生曰是非北薄虜東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一九

右庶子兼侍讀其秋充日講官戊子先生與盛公訥同典順天鄉試舉婁江王衡爲首其他名士甚夥而言者以爲先生私宰相子競起攻之至他所引繩批根者俱涉影響無事實所指摘凡七人上命集公卿廷試之文俱及格于是上絀言者而先生以明年己丑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仍充經筵日講官然先生竟以言者故意悒悒不自得屢疏以病請朝廷留之不得乃予告給道里費馳驛歸歸而葺先人舊廬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二十一

不復起然非其好也先生先病瘍誤服寒藥傷脾庚子秋遊武林疾作驟下遂暗不語時呼筆書所欲吐大抵多詢故人門生進取狀而不及私抵家而易簪春秋六十生嘉靖辛丑九月某日卒萬曆庚子八月某日娶沈氏先封孺人以子參政君貴進封恭人子二承玄卽參政君娶屠氏廣州知府屠公謙女封恭人次承昊郡庠生娶給事中海寧沈公淳女女五一適太學生周應懿一適刑部主事陸錫恩一適郡庠生吳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程士諸錄則博通古今汪洋恣肆而歸之經術歸田後有秀水邑志已稍次生平所撰述爲碧山學士集及蒐輯國朝作者曰皇明文憲成一家言未竟殺青而沒先生初以博士業著聲其談博士業至宇宙之寥廓鬼神之幽深人事政務之紛拏俚言巷語之猥褻無所不滲入聽者或不省獨先生精心饒爲之興到撥管老而不已居平好獎借後學以成其名鄉曲京輦卑寒之士賴先生噓引後登仕籍者不可以指數先生沒一年所而婁江王君以會魁鼎甲官翰林先生其欣欣地下乎哉余與長公同年進士而參政君始爲諸生時于余又有門牆之舊況重以生平知己則先生不朽之事固余所願爲先驅者也謹狀

沈茂仁行狀

嗟乎傷哉余何忍狀吾茂仁耶吾鄉丁丑與館選者四人茂仁最少爲選首後四人者俱留補吏官亦前後異數也今十餘年間公亮與余歸

林壑而茂仁爲異物獨陸生一人尊顯無恙耳
美好者不祥之器豈不信然茂仁之尊人存石
先生厚德君子也茂仁在時已樂閒靜不親外
事所生惟茂仁乃令其垂白哭于哭子之後又
哭錢恭人哭幼孫慘毒備至天何忍于茂仁又
何忍于存石先生也傷哉江南沈最盛而茂仁
所出爲長溪沈氏其先故汴人宋南渡後居會
稽尋徙華亭之七保元季有庭芝者自華亭徙
嘉興遷善鄉庭芝生瑾字子厚始贅秀水思賢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三

鄉之長溪遂爲長溪沈氏之祖子厚生大用公
琦大用生竹隱公淵竹隱生怡筠公度是爲茂
仁高祖曾祖東園公諱某封徵仕郎刑科給事
中祖石雲公諱某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刑科給
事中湖廣布政司叅議父存石先生名某嘉靖
己未進士歷官陝西按察司副使母錢封恭人
長溪之沈至東園公始大稱望族自石雲公而
下至茂仁起家進士三世矣茂仁諱自邠茂仁
其字別號几軒初錢恭人艱于子比壯妊茂仁

夢神人謂曰須風雨當抱送婉身之夕果大風
雨妊十一月而生其年東南倭亂茂仁生未彌
月卽攜之奔避甫五旬寄乳于外親陸氏茂仁
自幼嚴重簡默不爲嬉戲既就外傳屈首受業
如成人不視俳優八九歲能作斗大書漸通篆
隸比長屬文清典不爲鉤棘險怪之體爲五字
詩遂入格律十八充邑諸生學使者滕公某賞
其文自拔之其年領鄉薦次年上春官不售而
存石先生補少叅山東奉錢恭人之任因登泰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二

山鄒嶧超然有凌霄漢遺塵俗之志自是交道
益廣爲詩若文益丁丑以尚書掄魁入辭館
春秋閣試屢得首名聲光赫赫爲一時辭臣之
最片紙隻字得之者無不殷重珍惜已卯秋授
翰林檢討以先年上兩宮徽號恩進階徵仕郎
與修大明會典癸未充會試同考所錄士俱海
內名流其夏持節冊封德魯二藩例有餽贐悉
却不受丁亥會典成遷修撰充內書堂教習未
幾充經筵展書兼筦誥勅浸浸嚮用矣戊子存

石先生病于家而茂仁病于京邸病俱甚幾不得相見已而各有間茂仁乃亟謀歸省時當被命典省試力辭不赴曰吾忍以得士易吾親一日之養耶以其年冬十月歸在道凡三月有述征詩若文綿麗深厚在辭林著作之上初發都亭屬劇病後氣血未復途中復苦酬應以故抵家宿疾間作次年初夏以哭撫臺滕公一至武林卽癸酉歲爲督學拔茂仁首名者其秋又一至武塘當湖時存石先生略健七箸方擬奉之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三十五

泛舟吳中歷諸名勝爲樂而茂仁病矣病以脾遂沈篤醫藥禱祀萬方終無効兩月而殞傷哉臨沒神氣不亂前二日猶索筆作草書累紙大意以高堂不能終養爲恨字畫模糊不能深辨嗚呼傷哉茂仁生嘉靖甲寅四月十五日卒萬曆己丑九月三十日春秋三十有六配王氏封孺人江西布政司叅政倖之女子男三長麟禎聘國子博士陳公泰來女次鳳禎次鸞禎殤女二字少詹事黃公洪憲次子某一字工部主

事項公德禎長子鼎鉉茂仁貌不喻中人善病清羸若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口與人交和而不隨性孝友恬素雖家溫早達官禁近奉養不異寒暖生平無疾言遠色足不履狹邪于書無所不窺爲文辭援筆立就不事搜討而精意疊疊深中尺度詩不名一家冲夷雅俊類其爲人著作甚富先梓傳者歸省述征及畫遊廢詠二編寄指可以識鼎味矣使天與之年究其施用豈特以文章爲國華也哉萬里之行木半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三十六

而車敗馬摧深可嘆也余生平疏濶而茂仁溫謹宜其相垂而最荷草木臭味之知丁丑秋江陵公奪情事起茂仁在同館兄弟間頗能扼腕私愛非憤憤者而癸未禮闈余實同事或以疑似引繩批根則余之寸亦可爲茂仁割也傷哉茂仁歸省之閱月會陸敬承典試江西還朝余追送之晤于平望時茂仁在舟中三人相見甚驩洽其明日訪茂仁于家一宿而別自此永訣矣傷哉茂仁以華妙之才居著作之庭無浮湘

賦鵬之感而有晝錦斑斕之樂可謂遇時矣而壯圖屈于短算長駕促于頽齡使白頭之親淚盡青春之婦影孤神理痛酷非可云喻所恃以慰于地下者藐諸孤之奮飛而表于後世者大君子之褒借耳敢陳梗概伏俟採存謹狀

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包瑞溪先生
洎配曹宜人行狀

包先生之解官歸也以忤新鄭相年始三十有八人謂先生才器未展十之一宜復用而先生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五

竟優悠林下二十餘年以沒余得交先生最晚最爲先生所知命其長子世熙以女字余幼兒既成言而世熙死又數年而先生與其配曹宜人相繼沒先是余赴官白下匆匆過舊里先生夜半過余舟款叙而別未三月計聞嗟乎天何不憖遺善人而奪之速耶居久之孝廉襲明次先生與曹宜人生平屬余爲狀余安敢辭先生諱樺芳字子柳別號瑞溪世爲郡之嘉興人自唐何佶以詩名顯而宋孝肅以忠直稱名臣

包氏遂爲海內甲族入國朝簪纓益盛高祖倭封南京禮部郎中曾祖鼎池州知府祖憑贈湖廣按察使司僉事父汴四川布政司叅議母張封宜人先生幼警敏讀書一再過成誦九歲喪母哭踊如成人伯父御史吳石公以小曾閔目之旣爲諸生讀書東塢僧舍蘆鹽自怡一鐙丙夜誦讀不休甫弱冠與叅議公同舉于鄉明年丙辰成進士授魏縣今人謂先生少年治邑必露材穎乃先生下車滌煩苛行平恕尤好崇獎孝義勸課學校邑中翕然顧化在任四載擢刑部主事每受事精意求情叅酌比擬務從寬減休衙則取故案未結者細閱之或有生路卽白大司寇立爲平反與同舍郎約五日一會叅詳律文上下勿令有害易活人而交遊宴集一槩謝絕曰無以此溷乃公也世廟時大臣言官得罪係者甚多先生疏救言官沈東鵬直可恕不報後東竟遇赦歸錦衣衛鞫囚榜笞隨斃始送法司意在箝口以爲故事先生請付刑曹叅詳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五

者母先入錦衣死局中從之囚多獲生矣婁東
王中丞華亭楊給事之死先生實監刑時怵柄
臣威兩家妻孥飲泣次且不敢前吐一語先生
密勅左右毋得恐喝令從容面訣又親爲經紀
其喪津助嫠弱聞者爲先生咋舌甲子徙儀制
郎中新鄭相時爲宗伯邑有歲貢缺語先生移
書令以所厚某充賦先生從容言科貢賢途當
持至公侵有司壞法紀不便新鄭面發赤反復
言之卒不可忤意而出送先生不下階先生正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主九

色曰尚書送屬官具有故事母令他日言壞例
自某始新鄭愈怒勉送之下階自此必欲以法
中先生矣未幾先生擢貴州按察副使督學政
以去會新鄭在政府已巳以首揆署銓乃追詆
先生不任儀制謫判揚州轉運到官甫六日量
移同知邵武府時民有黨斗者倡亂先生密爲
部署三月就禽兩臺使者且圖上先生功而先
生竟中外計以運判逐矣先生自儀制出再經
內外計例不得更追論而新鄭不顧行之先生

既歸叅議公猶在蜀新鄭怒未已會有構之者
遂署致仕顧視吏曰誰令若生崛起兒抗我父
子相見于家先生泣曰柰何以兒故累大人父
曰吾家世清白今吾汝幸非墨敗而以權貴人
他日可以見先人地下矣先生性至孝事叅議
公張宜人曲得其驩心病則躬侍湯藥不解帶
不交睫以爲常居喪哭泣過傷哀感行路時享
忌祭悲同始喪布衣蔬食淚常盈睫或親賓嘉
會一語及二親卽潛然罷七箸至老亦然其篤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三十

孝如此先生爲人好恢諧談笑而敦氣義立然
諸濟人緩急解人紛難施而不有功而不居有
古篤行長者之風初入仕時卽捐米賑宗黨有
差自後歲行之積四十年所捐不下數萬石又
置宅一區以居族若親故數十家荒則粥之病
則藥之死則槨之冤苦則伸之自親故里間以
逮耳目所及約前後全活幾以國量族妹嫁董
氏早寡遺三歲孤先生憫其清苦歲捐金助之
且訓其孤至成立曹一琴者婦從弟也病且死

嘆曰安得長者如包公而托之孤吾瞑矣先生聞立馳視之家爲辦護後事楊王官諸學博二女兄倩也二女兄早世先生與兩倩親厚如同氣終身其子若孫恩撫之如已出張首峰者張宜人弟先生貴且老侍張公傍若有問必起拱立以對調護疴癢視爲兒時不異黃生者張公瘁力學不遇先生助入貲充成均生已而失偶不能續復爲營娶諸生張嘉昌者故主政張清源親弟積逋國稅坐法解撫院當筭且囊木遣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焉夜醉亡酒溺死屠坐重論先生白其寃于撫院駁如先生指後竟得白松有沈孝子者某訟之張郡丞某故丞史沈乞書先生夜秉燭相對勞苦遣人護其行且助資斧又手批一札令人陰爲之解其人竟得直里有二女以貞孝聞先生具白郡守旌其廬又親顧之歲助薪米偶見吳中陳生文賞之力薦之郡邑遂爲諸生其父持金爲先生壽笑謝去山塘陸翁孫貧而好學每試先生必薦之甚則轉相引托如子姓然或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三十二

先生爲請之當事者始得與海忠介公一時並祀而先生每歲必之雲間慶弔賓祭扁舟往來無間也先生晚歲喜遊遇佳山水輒止而在吳中尤多棲遲洞庭樂而忘歸亦一至天台鴈蕩留連永嘉半歲歸而爲余叙其所歷余以當臥遊矣先生之遊省資裝却騶馭一二童子裹書撲被從之便可旬月千里以故雖馳徑鳥道俱及扳躋又喜詢謠俗問疾苦脫驂棄舟往往有之諸所歷聞先生歸無不洒泣送別至有追送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三

數百里者山中父老咸曰他人遊不過領略風景如包公遊乃是種福田耳在家則掃一室左右圖書日娛其中未嘗置牙籌及寶玉玩好性不嗜酒客至烹葵剪蔬談說疊疊有園濱南湖風日晴美操小舟從之菰蒲相接水鳥飛鳴冷然得趣已垂老手不釋卷聞有異書卽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尤喜佛家因果之說一切逆境處之欣如嘗遊周莊寺遇醉人狂詈蒼頭以先生止之詈益甚且持大石爲相犯狀先生時閱

楞嚴目不一瞬其人媿出吳門道中兩舟相角先生舟適過篙誤及先生額先生默自若同舟者詰先生笑曰爾時恐僕夫報復寧忍痛耳此可以窺先生度量矣生平未嘗失信于人不欺幼雖不憚遠道聞人一善嗟嘆不已聞人之過噤不出聲論古人成敗曰不可輕責人以死每教人惜福曰食祿有盡教人安分曰缺陷世界又曰凡人避嫌謗者非真爲善也凡爲善使子孫知及他人知者亦非真爲善也俱名言云所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三

著古辨僅成一卷藏于家配曹宜人名族女生平湖新帶鎮父越山公來母沈越山公之仲兄禾爲給諫從子光爲御史臺省赫奕宗黨趣之若赴而越山公恬素自如宜人其長女愛之踰于男欲得名倩先是越山公與叅議公同憲友善故有意先生時猶在襁褓遂以宜人字焉嘗戲拍叅議公肩曰此襁中兒成名君鳳將雛矣相與大笑後果成識宜人十八歸包祖姑性卞急操下如束濕姑每勿堪宜人中調之兩得其

驪是時家中落姑婦析處而隔一垣姑常以不聞新婦爲異先生令魏至郎署宜人皆從其在魏也姑患瘍甚動止須人宜人扶掖惟謹甘飴必手調以進姑安其孝先生爲刑部主事滿考始封安人進宜人時已生二子而先生自儀郎擢貴州督學憚遠且憐二子幼與先生約曰君爲國任一方多士妾爲君任兩兒可乎于是先生單車行已謫維揚擢丞邵武宜人復從無何計報至邵武人德先生爭爲詩歌謠頌榜之市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三十五

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宜人笑謂曰此豈丞相所能爲哉欣然御先生歸宜人性孝友事舅若姑滌器調羹曲伸敬潔姑老患風疾諸婢環立不堪給使非新婦手進裁脯弗甘也卽宜人自以爲不在姑側弗娛也先生有孽弟宜人視如已出娶同胞妹沈室之叔埒兒嬭埒媳云仲叔姒三待之俱有恩禮愛弟某者屢杆罔擯死而宜人出橐金百計庇之先生雖重拂宜人意而少損襟抱亦由此矣先生擴落不問家人作業

宜人躬操家秉蕭若朝與無論吉凶大故卽一切筐篚米鹽井井中程度間以內斬如平生無妄施眩飾淡泊自持獨能成先生之志好行其德不休晚歲佞佛喜樓居時誦經呪自懺少壯語業卽僮婢呵譴彌寡矣先是宜人以脾傷不嗜飲食支吾四閱月醫巫技殫而先生健自若元宵前一夕月大明先生散步中庭洒然對僮僕夜且半矣忽稱疾入室未安而逝不旬日宜人亦逝傷哉先生生嘉靖十三年甲午某月日卒萬曆丙申某月日年六十有三宜人生嘉靖十四年乙未某月日卒萬曆丙申正月某日年六十二宜人生二子一女長世熙太學生先卒性至孝未死數年前感異夢禱于神願減已算延父壽備載余所作包孝子傳次世杰壬午舉人出後某女適諸生項德棻世熙娶太學生屠君叔章女生子一鶴齡縣庠生娶行人楊公應時女女長字余幼子辟邪次未字世杰娶太學生金君滕女子二長鴻達秀水庠生娶工部主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三十六

事項公承芳女金出次幼未名側室龐出女四
長字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朱公國祚子大猷
次未字次字太學生馮君伯禮子洪景次字行
人陸公彥章子景象俱金出曾孫女二鴻達出
先生年五十時二子已析產先生手記喻教之
甚至具載孝廉君行實中馮夢禎曰以包先生
之才宜試之萬里長途乃出門未幾而車馬摧
敗傷其遠到則權貴人之以惜哉然先生居林
下二十五年種德累仁能行其意子姓彬彬足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八

三七

狀

當庭階玉樹孝廉君且畜極而光爲清時瑞挹
彼注茲天道自可信也每憶癸未讀禮時屬楞
嚴再興名僧至止先生與陸太宰實肩匡護之
事晚乃挈余法喜禪悅之外兼及世事班荆揮
塵匪日伊月去今僅餘十年所而兩先生相繼
化爲異物老成凋謝典刑可思不覺泫然矣乃
按孝廉君所著行實作包先生夫婦狀惟立言
君子採存焉

快雪堂集卷之十八

快雪堂集卷之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行狀

南京通政司叅議朱公洎配勅贈孺人施

氏行狀

嗟乎吾友朱汝虞卒于南都官邸貧不能殮賴
同年同鄉二三大夫醢金殮而歸之并卹其孤
呂克襄大事今墓有宿草矣而墓中之石尚有
待也夢禎于汝虞同鄉舉同薦禮闈又同里閭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一

最爲汝虞所知愛晚同官于南京者數年尤爲
篤密汝虞爲人清苦取予甚嚴而喜施捨體氣
羸弱如不勝衣而遇事能斷三軍不可奪居官
守職不可撓以私兩令劇邑一郎南考功典大
計一督江西學政三歷卿寺俱有清謹聲旦莫
且膺顯擢大用而竟不離五品以死死無以庇
其家子孫貧窶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傷哉狀曰
公姓朱氏諱廷益字汝虞別號虞對其先派于
紫陽千一公者自婺源徙嘉善之思賢鄉好行

陰德凡若干傳至公曾祖忍菴公諱鳳祖象齋公諱某父方濠公諱建侯三世俱爲廣文以世載其德而方濠公以公貴覃恩封文林郎方濠公娶張太孺人生三子仲卽公公生而面骨稜稜起高準豐顙音吐洪亮穎慧不羣七歲作蝴蝶詩里中奇之父以公孩幼未令夜讀公每匿火幃中伺父熟臥卽出火擁被而坐潛精文典三餘靡怠十四補郡庠生試輒先其儕偶時已知章句外自有別學不欲以俗儒自命而竊有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二

以行下車問民疾苦一切供需常例俱謝不用歲比不登捐俸六十金賑饑徒跣野外手調粥糜躬自散給全活甚衆他如築城塹之頽圯者新馬道之湫隘者凡是墮廢悉就修舉而民不告勞旣江羅近溪先生主盟理學慕公善政千里命駕論學五晝夜相得甚驩大書清白人家四字遺公而別漳守曹公某病革公往視相斂并經紀其喪不遺餘力在邑數年惠政甚夥而竟以賑冊稽遲被論降級行時士民遮道留公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三

情置尺書便羽公立火之堂丙戌冬奏最將行
曹掾以公費請公麾之去單騎入都有叩于逆
旅者曰小臣未覲天子何敢私交托疾不見卽
常贊亦槩不行天子掄其治行上上且有銓曹
之擢而公依依二親遂得南儀部行過吳門嘉
之人扳轅哀戀以旃檀肖公而尸祝之去思碑
文出太宗伯泰室徐公手而鄉民復建生祠于
婁塘孫大史栢潭題詩祠中有面有憂民萬年
色天知報國一生心之句此足槩公生平矣公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四一
在儀部闡發易義數萬言直探玄指故事禮曹
設晏費公出伶官公悉屏去未幾徙南文選遷
考功郎丁亥大計實公秉鑒一私不涸少宰海
忠介公深相笑許引爲同志己丑擢僉事督江
西學甄叙至公干請屏絕首訪先賢徐孺子陸
象山謝疊山羅文貞楊文恪及死事忠臣鄒公
瑾魏公冕後裔以禮優錄復訪布衣章潢黃托
躬詣其廬聘主白鹿洞教席有諭士至言射禮
儀節二書行于南州公在信當道有越禁飛札

者公不納責遣其人比至建武益王覬古琴公
受而檄諸學官曰此琴貯文廟以彰賢王崇儒
雅意翌日以妃弟囑公公婉謝曰校閱時何由
私識且執法所以敬王也及發卷果在劣等公
凡校閱日有常課不惜勞瘁二載再周十三郡
銓叙不爽最爲青衿所服辛卯冬擢南光祿少
卿次年秋抵任居無何南大理丞缺司銓者以
鄒爾瞻請公副之公蒙點用公上疏以疾辭新
命而力薦爾瞻大畧謂臣元標孤忠未白拔擢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五一
宜新柰何以驚乘先之上不可再疏復不可乃
就職每訊一獄殫精以求生路按之典故多所
駁勘夜則誦易不休或以勞瘁諫者公曰聖賢
學問多從人事上磨鍊出來天行健不行息矣
癸巳歲都御史李漸菴公侍郎趙定宇公相繼
去位公上疏言邪說易搖老成當惜侃侃千言
留中不報是冬哭方濂公歸哀毀踰禮家食數
年每至絕糧則朗吟康節詩慰太孺人曰人之
受用自有劑量于此不足于彼有餘毋以目前

爲介介適有門人遠餽十金者不啟緘擲還之
或以居間請拒不應侍御唐公某按浙薦公云
溫恭則金和玉粹孤介則古柏蒼松掄文夙號
道德文宗讀禮雅稱廉靖孝子蓋肖公一班矣
戊戌太孺人以家貧促公北上行至雲陽嘆曰
母老矣官非祿仕之官可輕進耶因趙開府某
以中途患病陳乞未報秋起南通政司叅議已
亥春親導母輿之任其時通政使楊公止菴以
入最行公秉篆清晨視事省呈詞慎批發盡絕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六

弊竇時論稱之江右一友謁公歎然道故次日
遣僕上書稍以事涉卽枷示于門一徽人鬻婦
以償國稅外家具牒呈司公憫之捐金完稅婦
得無鬻銀臺舊無志公按古今手自編摩越月
而成志官署日就傾圯計無復之乃謀之少宰
李公捐俸鳩工起建中堂後房各五楹書室三
楹顏其堂曰觀省而自爲之記目擊礦稅橫行
多所株連上疏言奸黨蠱惑未已重地騷動可
虞要在正本清源而歸之法祖不報庚子春推

陞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再推太僕少卿命未
下是秋當以五品秩報滿貧不堪治行猶豫久
之遂病痢十餘日稱篤家人請遺命緘口不言
索筆書曰辛苦一生惟傍母田園烏有尚攜孫
正襟袖手而逝先是初夏有夢公駕雲霧而上
天樂沸空者先一夕復見巨星如斗洪光燭天
墜于室中哲人云萎此其兆歟公律身以正持
家以嚴筮仕至卒二十四年茹苦安貧食無兼
味衣無重采半刺不交公門一介不入私橐天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七

性至孝方濂公沒後事張太孺人尤謹太孺人
性廣大公卽至貧必具甘脆備使令曲爲娛悅
其意惟恐有失公自居封公憂時卽轉質余故
廬以居聲問密邇以故知之特詳公坐立言笑
儼然純儒平生無大喜嘗抱身世之憂獨獎與
後進推心引薦及便民利物之事盡言贊成不
令人知不受人報端居喜著書掇拾遺文存者
語錄一卷疏稿一卷雜詠百首總名之曰世清
堂遺稿公沒後數月邑侯鄭君首倡公議請于

學使洪公祀公鄉賢輿論悅服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其斯人與公娶施氏贈孺人從公仕閩而卒繼吳江汝氏施孺人吾郡望族父諱普太學生出後穆塘公某娶陳氏而生孺人早歲明慧父母與穆塘公最憐愛之重所字一日穆塘公笑謂家人曰得壻矣朱氏子他日當爲五品京卿遂以字公其言竟驗孺人生三歲而孤事寡母孝謹長通曲禮內則列女傳諸書時摘要語錄置座右以收韋弦之益十六歸于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八

朱處尊章上下無所不宜施氏故饒孺人奩具頗盛時出以佐公讀若二尊人甘脆及公成進士猶存其半後佐公仕而始盡耳公嘗謂余言之淚滢滢下孺人卒于漳浦署中先是孺人思其母夫人甚篤會得家書則叔氏報其母之計者誤以爲其母也一慟幾絕已乃知其非復起此病腹堅如石扣之訇然閱月而卒時束純甫十許歲未卒時前手一篋謂公曰請襲此備兒婚遂瞑傷哉公生干嘉靖丙午某月日卒于萬

曆庚子某月日春秋五十有五施孺人生于嘉靖庚戌某月日卒于萬曆辛巳正月二十五日春秋三十有二子一卽束純邑庠生娶馬氏比部郎當湖馬公應圖女孫一肇坤邑庠生孫女二未字公葬嘉善縣爲字圩震山之原施孺人配葬以某月日謹以文學君所述行畧稍加芟潤爲狀以請于當世立言君子其惠之銘以光不朽幸甚謹狀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九

氏行狀

帝文陸

余之舉隆慶庚午鄉薦也與楚雄公泊平湖馬心易應圖同出歛汪師立伯之門余齒稍稚兄事公公才甚高又鍊習世故而余簡傲多所忽遺公匡余不逮甚多萬曆丁丑余與心易成進士又六年癸未公以乙科首授太倉州學正到官日進州士課之却脩脯勤董率恤貧弱扶寬抑修廢隳州士嚴而父戴之州有鉅公兩王先生者時俱里居兩先生文章氣節奔走海以內

其所推轂片言脫口不經而走萬里亦最知公以故公名益起無不翹首願公成進士至大用者在州六年兩與計偕故事廣文與計偕無兩者有之自癸未乙科始而公最後計偕由貴陽衡士往星馳萬八千里比至京後試期數日竟不得成進士以博士高等擢國子博士轉南國子丞又轉南大理評事進右寺正俱能勤其職公之丞南國子也余適自山中起補少司成與公同事四閱月而公徙余尋轉南翰林擢祭酒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十

止乃以長子聿超自侍念未有孫爲置貳金從而少子聿起侍母去住之悲聞者悽斷公蒞楚雖有惠政居歲餘疾作爲庚子四月至八月卽世先是新曆至公于八月某日下硃書已未丙時四字竟以其日時易簣先是公大父瀟官恩幕而父贈公禾從父子相繼沒于官邸僅越一宿公病甚謂聿超曰常氏追我三世客死蓋有數焉亦何憾惜不及訣汝母幸汝妾有孕得生男慰吾地下足矣吾入仕十八年汝未嘗去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一

吾側萬里歸柩今又累汝汝歸致吾治命汝母及汝弟妹其各自愛無過慟并勗汝弟讀書無忘箕裘遂瞑公沒後聿超貳果生男而聿超亦舉一男于家同時錫公二孫可謂善人之報柰何不令公生存時見之天故未易詰已辛丑四月公柩至自楚雄在道逾半歲間關水陸艱苦萬狀殯于城西三里北與龍淵三塔相直以待吉卜濮孺人故多病以哭公益甚後公二年卒狀曰公諱文烱字叔明別號仰坡世爲秀水人

常氏之先黃帝相後遠祖縱爲太上師漢至南北朝惠忠爽稱名公卿唐迄宋登進士者八十五人河南公褒敏節公安民忠毅公同其最著者忠毅自蜀徙鹽官其後有尚書櫛國學進士世卿有聲當時櫛祀學宮鄉賢十一傳入國朝爲雷州知府士昌士昌徙秀水遂著籍焉士昌生縉贈職方員外郎縉生麟歷禮部侍郎麟弟龍壽州知州龍生瀾思恩府經歷瀾生禾嫻于經術而無年以公最南大理贈文林郎配張贈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三

孺人三子仲爲公贈公計至自思恩邸公始五齡爲孺子泣稍長事張孺人定省如禮歲時之祭痛不逮贈公偕母氏簌簌隕涕以爲常比就外傳警敏端靜異常兒屬對天成塾師避席九歲卽善屬文受經故御史戚公于國吏部郎鄭公一儒負出藍之譽十五補邑諸生二十二廩于學宮公在黌校大有時名每試輒冠其儕偶執經請益之徒踵至賴其修贄爲張孺人養并資給伯某季某不問出入人咸服公孝友公舉

于鄉年三十四矣先時鄉舉者榜一啟炎徒填湊扳援姻戚或挾有司之知辜較金錢無卓錫者非久問之則田連阡陌矣公端介自持一無所染以故舉後十餘年至入仕貧自若性又喜賓客日張筵秉燭接納不休薄來厚報至舉責以給公爲人寬大誠篤與人交有終始自親屬迨疎遠以急告必助其籌畫始不告勞後不任德人卒負之或加之怨公亦不辨且不較也以故遠近服公高義其掌教婁東也同官滇人張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三

某從一子一僕困踣良劇公督諸生歲時存問惟謹張得不大落莫諸生中有以酒食小過幾釀不測凡六輩得公而事尋解者有爲人後其先諱前後低牾公爲白其故者有貢不及格公憐其老貧破格居間後得司教山陰者有類試落名公力推挽至入棘而乙酉戊子各登賢書者其他推解振拔無算分校貴陽事竣道逢張顧二里人哀乞于前張爲項金吾家幹依所親之卑仕者所親沒遂至流落視故鄉不啻天上

公惻然挈之俱返既至則張之妻以歲儉不能
存活將改適夜其吉期也而張適以日午至遂
爲夫婦如初兩家至今尸祝公既去婁東諸生
德公不已乃共伐石樹去思碑于學官前琅琊
先生作記況公胡安定孫泰山陽司業博士碑
去思自公始公在兩國學六館士習公先聲卽
素頑梗者無不帖帖畏而愛之然公能持大體
不撓貴勢左貂猶子蔣策馬前過公公曰此有
所恃公立欲具疏連劾左貂左貂恐重引咎而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十四

請于公以教刑懲其猶子刑曹郎馬誤答一胄
子六館士洵洵欲甘心焉微公諭解幾爲變而
少司寇沈誤以有睨恚公後知館士散去實公
之以乃造公謝而大不直馬郎馬郎請告去公
久于南大理多所平反刑曹諸君或不平公曰
吾秩卽卑麗于三法司平反吾職也徇同官喜
怒碌碌溺職吾則不敢行意自若公前後所平
反如林逢時洪仕王思聰宋科時等凡二十餘
曹可指數已丙申秩滿所司列公考上上有粹

白一私不染平明兩造無冤不忝高門有聲法
局等語得予階文林郎贈封如制勅詞出華亭
董太史手人爲公華之公在楚雄雖不久然治
行已卓卓始至卽大書行所無事去其大甚八
言千座右獎孝行法猶脊嚴保甲課茂異簡其
科條而時其勸率至誠所感旬月顧化囹圄寥
寂京庾流行臺使者同安劉公某嘉公治行擬
首薦公以未得代先疏公稍穀浮數贖鍰無私
事請下戶部紀錄移文旌賚如格播事起順大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十五

東西煽亂羽書旁午公爲調材官轉餉無乏儼
然長城之寄矣他郡邑有獄不能決轉屬公者
公出片言沉滯立剖愆愼哀矜視棘寺有加焉
鹽官人鄭某官姚安幕赴任逾限當罰公力請
免之甫五月暴卒守檢其橐貲二十索耳馳書
聞公公立捐俸歛且賻之復編爲請賻其子若
弟洎二僕始得以喪歸鹽井大使陳耄矣公故
憐之已乃知爲鄉人降階慰藉已鹽井渙淡虧
課千金公爲量減之而討竈戶之應償者積逋

者符其額陳得逃罪而正首丘張孺人之先原籍大理以故叅知公功世嘉興千夫長而族人在故里者尚多公召致其族諸生愈恭款洽旬日捐俸資之婁東同官張已物故子在鶴慶距公治所半月程公召致厚贈之去公歷官政績卓卓可紀及私所樹德大都若此矣公自爲青衿鄉舉時矜名行篤倫理酌施報慎取予名燁燁動鄉閭一商挾厚聘謂必能致公公以親爲解力却之而就薄者嘗赴館度蔣家橋有遺橐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十六

幾不免虎口而公脫之他如此類未易指數尚書洎國學進士兩公墓俱在橫山樵牧于鄰氏日久公白之郡守李公盡復馬鬣之故隧石宛然已卯丁張孺人艱哭踊如禮迨得宅兆念思恩公而下子孫數百指不忍私改窆思恩公而贈公夫婦附及虞烝烝廬墓嘯號中墅此近世所希行者從弟燭沒解衣質母錢治歛無何兄燁亦病醫誤投劑危在呼吸間公急延老醫陳往副以西賓知醫者沈互訂方藥沉疴立起公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七

父受內則孝經列女傳世範家訓諸書能解大義作字有楷法幼嘗夢觀音大士拊其背曰若相貴而天惜福可延以故孺人特虔事大士仁儉自持雖臧獲下賤不輕詬誶秋江先生富于家而用侈無何喪其二丈夫子女遺者二膝下所憐惟季必欲配快婿會從子雲鴻與公同補諸生相善亟譽公賢故孺人歸于公以甲寅某月成禮公弱冠卽教授鄉里孺人受委養姑恪勤黝慎善得張孺人意而以其餘隙爲公抄錄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一

程課及他書籍手女紅伴公夜讀常至丙夜不休于是外內翕然稱常氏得賢婦云又念外氏無後慙思秋江先生置貳後果得男秋江先生德孺人喜曰吾今不爲若敖氏之鬼矣秋江先生沒生平所睚眦交臂起解紛植孤收合餘燼孺人夫婦實金湯之公生平不問米鹽而好客好施予比貴益甚孺人拮据有無咄嗟而辨四十年如一日人以爲難張孺人之病且卒也湯藥含斂相視惟謹暑月將事曾不告罷自癸

未迄戊戌歷任皆從婚三男遣二女備極勞瘁閨門之內相嚴如賓密規微詞宵旦防微生平所御惟粗糲布素語諸子曰貧者士之常寧有登枝而忘其本爾曹存之旣納長婦入而見孺人所以事姑者如是心爲慄如居家綜理詳密內外斬斬暇則誦普門品以爲常課然尼師巫媼屏之戶外曰此輩那可親其持身閑家爲慮遠矣公之赴楚雄也孺人欲從而病作返自武林五寄楚雄家牘牘必蠅頭細書疊疊千言無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一

非規厲嗚呼賢哉公生以嘉靖丁酉某月日卒以萬曆庚子某月日壽六十有四孺人生以嘉靖甲午四月十三日卒萬曆癸卯三月二十四日壽七十丈夫子三長聿超南京禮部儒士娶沈氏邑諸生大遇女次某先公卒娶顏氏次聿起邑諸生娶沈氏太學生希冲女女二長壻太學生陳以修子邑諸生夢暘先卒次壻太學生沈士立于太學生豫昌孫男二聿超子一某聿起子一某俱幼未聘孫女六聿超四長字太學

生張問仁子景韶先卒次字諸生徐邦寧子豫徵次字刑部主事郁公某孫太學生嘉慶子之驥俱沈出次尚孫金出在一字醫官顧聯輝子邑諸生廷佐聿起一尚幼聿超等卜得吉壤于某縣某都畝將以某月日起公柩殯所葬焉而濮孺人配夢禎忝公同年同邑同門同官知公特深乃不辭聿超兄弟之請因洪君邦基所撰行畧洎聿超自撰濮孺人述整齊之爲狀惟立言大君子採焉謹狀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一

呂先生行狀

子烟

呂先生故善病萬曆甲申病久死矣久之復愈乃築生墳與五柳莊相近先生徜徉處也遂欲爲生志曰昔人有誤自祭文者生志不亦可乎諸親故雅知先生者競述所聞以進屬郭舜舉裁爲行述不啻詳矣而未有授嘗慕今婁東王大先生文章行誼一時師表欲因所知請之而先生病亟不待矣先生無子子弟之子尚幼從子元學爲家督有三壻俱讀書好修敦半子

之誼而李生者不佞通家兄弟行也元學因李生謂不佞曰願得子狀婁東先生志而死者不朽矣不佞憐許之先生既卒乃後先介紹兩生于婁東先生所而請焉亦憐許之幸有以報死者乃參諸君子之言整齊之爲呂先生狀先生諱炯字心文別號雅山其先汴人宋建炎中有繼祖者尉崇德家焉遂爲呂氏始祖八傳至祥祥生以寧寧生淇先生祖也淇生相歷仕沔陽州判是爲種雲先生娶于趙生子三長山西行太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一

僕寺丞煥季淮府儀賓燠中卽先生呂氏世受賈家故饒至沔陽公善什一力田治本業家乃大饒益務行其義賢聲蓋一邑故吾郡推轂義富稱崇德呂氏而以文學顯則始先生生而穎異至性過人十七補邑諸生于書無所不覽究爲文辭灑灑道古以不合累忝屢見抑于有司乃卒業太學爲涇野呂公內方童公所知聲譽鬱起嘉靖乙卯遂以第七人舉順天鄉試當是時倭患方起邑有築城役半屬沔陽公遂大困

城潰賊入家用蕩盡衆侮交作睚眦者乘之而起先生倉卒囊書而北卽不獲薦將遂無呂氏矣先生性警敏習事能寬忍策可否而沔陽公質直峻整不罔取予事有相齟齬重拂衆議及先生意而必不可已者先生輒出私橐佐之期于彼我兩無憾而後已不令沔陽公知之雖兄弟間不聞也佐軍與及南水門之役爲費二千金又行金錢謝里中貴人構已者雜以他費半倚辦私橐前後損先生私橐積數千金久之沔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三

儒冠見先人地下歲丁丑謁選得揚之泰興令巖邑也阻江海饒魚鹽多盜先生下車不一月當事者交才之事疑且重者輒檄泰興文牒滿案而先生起坐堂皇須臾立盡削浮苛布寬簡禽治一二積猾境內肅然有議改運道由常州徑泰興出揚子橋者費鉅萬計而泰興之累十六七先生力言其不可議遂寢先生性高曠不樂仕會沈孺人卒于邸益忽忽不自得遂封府庫投劾自諫曰今奉職無狀且病篤不堪民事願乞骸骨兩臺已下溫言譬挽檄日三四下而泰興民亦百方遮留先生終不顧從間道歸矣故事令邸中供張責辦民間不下數百金物令去以從而先生悉籍之以屬吏曰以待新令一歲兩供民不堪也誤持一幙卽封還泰興民懷思先生歲時羸糧問安否不絕此可以觀得民矣自下車迄挂冠不下兩月人曰官簿耶才不足耶上官不知耶先生曰吁不然漆園托志于文犧步兵全神于麴蘖曼倩罷免于百石徵君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三

自謝于五十吾敢當古人哉亦各有爲耳因賦
罷官詩五章以見意有園一區去舍不數武曰
友芳以伯李也有亭有池雜蒔卉木修竹映帶
清風翳然所居樓曰瞻雲以父也法書名畫鼎
彝之屬充滿其中日宴坐焚香讀老易離騷或
從昆弟親賓婆娑嘯咏不及俗事四方才人墨
士至者迎之花下割鮮釀酒佐以清言留連信
宿至者忘返間命舟過郊西所稱五柳莊者擷
蔬網鯉岸幘高歌或與田夫野老較陰晴問禾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五

黍居然柴桑之致焉先生爲人外和内莊不可
干以非義尤篤孝友事二尊人生死如禮事太
僕公如事父以家政聽焉太僕公莊毅先生左
右以寬和終身無間言太僕公沒子幼母老外
侮且作先生周旋覆翼卒賴以安儀賓公早遊
戚里晚歸友愛彌篤小鮮斗酒必共門戶之費
先生獨任之不以分伯季橐太僕公臨終握先
生手曰吾生賴弟死累弟聞者莫不酸鼻而兩
賢之太僕之女字余幼兒故盡得其詳如此呂

氏族大有祖祠甚隘先生爲卜爽塏捐負郭三
十畝爲祭田領以裔孫一聘名士脩世譜更始
祖而下墓地不協堪輿者而其費皆仰于先生
與同堂兄弟六七人居終身雍雍無疾言倨色
有急輒徇之子姓聰慧而貧者資遣之學歲有
常給族弟某者負官錢巨萬無以償法當逮親
屬親屬鬻產且盡償亦不足人謂非沔陽公莫
能援者而沔陽公業以代償數十百金先生從
旁從吏曰某故不才脫不得出將爲先人辱父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五

幸多方爲援母爲兒輩異日憂也沔陽公然之
勉爲輸足卒賴以全族弟某某偕沒京邸旅櫬
數千里外貧不能歸葬先生淨洒言曰吾兄弟
平居時接塵連席非有故不暫離寧渠忍生死
異域耶卽出資厚給之歸葬又厚恤其遺孤焉
弟某謁選京師得遠宦遭誣係獄以文憑質鄉
人金得脫遂不能之任先生立捐數十金贖付
之乃得之任又以違限謫調遂留滯不能歸先
生復遣人資給之歸仲氏姊負公家稅積至四

十金幼子入獄先生憂其斃也亟質金完官勿責其贖里人聞先生敦睦之風各相戒曰慎勿閱牆而令呂次公知也先生少年喜節俠輕財好施亦稍飾服御有遊聞公子之稱中歲益務爲醇謹然好施自若先生所施先宗族次母族次外姻姑姊妹之家次邑里次道路耳目所及生者待以舉火死者待以卽土緩急者待以解紛不下數十家先生歲應之不厭間有負德至相訾而復來謁者先生亦不拒也人或德先生快事堂集 卷之十九 三六

秣田人謂先生且貧矣奈何猶作原嘗事先生曰施不緣富性耳馬遷傳游俠而首序季次原憲豈以萬鍾舍仁義而計豐約非君子之言也卒行其德如初先生計偕時嘗渡寶應湖中渡風作羣舟盡沒先生舟幸免盡出其裝買小舟渡溺者全活甚衆不告姓名而去一士人官留都欲以五百金私其妾子密遣其僕賁寄先生所士人死其僕求分以滅口先生正容拒之召諸子均授焉有倉使者北人負倉儲于杭且鬻其女先生憐其無辜爲代輸若干金女得不鬻邑胥張相以孝聞病于京師且死先生覓醫活之以歸衣食之終身又憫其遺孤而托之子壻徐生俞通判者沔陽公之通家其長子死先生倡義給其寡妻而季子負虛稅不能償先生卒代輸以脫其筆楚潘承學者傭書自給四十無妻先生念其篤實爲之經理今有妻今且有子矣蘭溪人方大立以日者謁先生奇其貌叩之才也勉使改業業儒且資遣之令就名師學不

二年歸補諸生食廩矣武林諸生某者受誣奪諸生先生冤其事密白守復之先生不以語人卽某亦不自知其由先生復諸生也先生之爲德不擇微賤不間存沒務自快其熱腸而止大率多此類也先生知交半天下或至貴顯用事先生則引避不與通卽其人或念先生亦無由樹德侍郎徐公某先生布衣交也徐公撫浙經年不通一刺及代去表其門曰孝友敦義實雅重先生云先生非元朔不入公門片札不交邑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二十八

大夫踵門迎先生就鄉飲先生以冠裳酬酢非柴桑令葛巾漉酒事不得已一往後竟不往也邑大夫某公雅敬先生怪先生無一言關白一當罪者力可辦百金遣吏與俱來索一牘曰願以此爲先生酒資先生卒却之其介如此前後邑大夫俱欣慕先生時就先生談讌先生未嘗及私間閭疾苦時稱說焉邑大夫以下若丞尉若學博士先生待之送往事居曲有恩禮邑大夫李公某卒於官求美觀不得先生捐五十金

購得之以殮郡守龔公某廉知狀檄縣償金丞匿勿與已而丞免去人諷先生索之曰檄在先生笑曰殮死令與資生丞等耳竟不問杭守某公廉吏也以移疾歸卒於家貧不能葬先生千里外倡義賻之始得馬鬣封其用情於郡邑大夫不間存沒如此邑素苦里役先生倡置役田歲輸米百餘石量役之重輕助之自是長賦者寬而不累及有徵發先生則又首任其重者曰奈何擇輕而累寡人子耶邑南門外故有堰而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二十九

潰於元邑大夫蔡公某念此堰不復則水直走而損文欲聞之當事者而難其費先生首捐百金堰成而邑士之預賓興者多矣此又先生嘉惠及一邑者也先生晚益甘淡泊衣不重采食不厚味以多病頗留意中黃之術始習梵書晨起必茹素焚香作西方常課閉關謝世事然里社義舉及飯僧掩骼之類猶競爲之先生處閭門蕭若朝典與沈孺人相對無狎色戲言數十年如一日先生好施孺人好積然時能出所藏

佐先生市義而名歸先生孺人先先生九年卒先生老而無子而太僕公舉一子最晚及儀賓公再舉子喜曰吾有子矣遂子之乙酉冬先生病甚度不起遂籍家事授儀賓公曰善守之以待嗣子儀賓公痛哭受命儀賓公事先生存沒甚善亦若先生之事太僕公也然先生業已貧無他長物卽爲醫藥後事計幾欲易秫田矣會屬纊不果卒之日呂氏宗族及中表親屬哭諸門曰天乎奈何死善人爲吾族若親災也邑之

快事堂集

卷之十九

三十

父老子弟千百人哭諸里曰天乎奈何死善人爲吾民災也咨嗟嘆息道路填壅至不可行嗟乎此豈可以聲取色求哉先生雅有尚平五岳之志不難輕去其家以伯季所藉故和光渾世然胸中烟霞眼底泉石不減宗少文卧遊也先生多構書自經史百家及二氏之書無所不精究所爲詩文多雄麗超逸晚而歸於大雅善書家八法具體趙吳興又好蓄古丹青法書金石奇器聊以適情不至耽溺所著述有道德經解

山林漫言藝苑目錄友芳園雜詠素心居集藏於家餘多散逸先生生於正德己卯六月十日卒於萬曆乙酉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七嗣子元肇聘憲副純菴沈公女女四長適憲副少崖許公子太學生三錫蚤卒次適理問葑湖徐公子邑諸生國賢次適太學生甘原徐公子太學生元朋次適太學生承泉李公子邑諸生東純諸壻女性至孝先生有疾必以身禱有緩急必盡脫簪珥以待先生有所頒則皆赧然

快事堂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一

辭之未嘗以日侍先生有所私也故先生雖無子而處之常泰然 年 月 日儀賓公將率嗣子奉先生之柩葬於傳字圩之新阡先生所自營以葬沈孺人者嗟乎先生不可作矣論先生者謂結客少年五陵裘馬似豪傾身借客千金鴻毛似俠丙舍不虛孔尊常滿似通玄樓高卧俗駕屢迴似亢一官三月去如脫屣似隱慈物哺人見聞施舍似釋耆精保身息機習靜似玄先生蓋異才也而位不過黃綬年不

及上算又以無子終傷哉所賴以慰先生地下者有墓中之石在敢錄先生生平以請謹狀

呂南城郡主行狀

萬曆庚寅秋七月初九日南城郡主薨於崇德之呂氏其子諸生元學述主生平乞余狀之將籍以請銘焉余於呂氏姻戚中名位稱卑冗豈無烜者示之乞元學之業尚似有在也況主之賢余故習聞之夫安敢辭按主淮莊王之長女夫人胡出自幼端凝有至性嫡妃吳繼妃周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三

皆尊愛之當選婚會呂氏種雲府君諱某官鄱陽簿有賢聲王習之子某年與主相若主出入其名籍中王喜曰是鄱陽簿子耶得人矣力辭不得乃受命種雲府君以例改簿甌寧無何擢汚陽州判致仕又數歲偕趙孺人女淮邸請婚朝廷修故事冊王女南城郡主某儀賓中奉大夫人是時主年十有九耳然事舅姑諧夫子御臧獲恩禮不失尺寸種雲夫婦大喜過望曰王姬反勝民間女子耶故事主不得從舅姑居非久

種雲夫婦辭歸里主大感念曰有舅姑而不能侍養吳婦之爲儀賓公歲一歸省主親爲戒裝勉以孝思不雜燕昵起居之使交於道路浙距淮邸千里而遙別必數月或至歲餘主無幾微難色惟慎局鑰督女工而已主初舉一子天後舉一女復天遂爲廣嗣計潛畜媵妾數輩使侍儀賓公辭曰主方盛年何事汲汲爲此主曰不然時難得勿失君其勿辭諸妾生子若女數人子俱勿育主曰所置妾無宜子者君盍置里中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三

良家子於家事二親分理家政君歸省不廢中饋而可以廣嗣其便非一旦尊人吾之尊人子吾之子而家亦吾之家安所用疑忌爲儀賓公內自計媵妾已多復置偏室於千里之外嫌囊易積主意故厚誰則信之意猶豫未決主察其意解二指環授之曰君歸見二尊人具述吾意有如此環矣於是種雲夫婦爲感嘆泣下世乃有如此人爲妙擇里中得舊族沈氏女時年十四卽元學之母也當是時主賢聲已遍淮浙而

間有疑其心者無何儀賓公返淮館報命且具述沈賢能狀羣婢子環侍覘主意色恐其不憚而主顧歡然自如曰置貳得人吾無憂矣環侍者莫不嘖嘖嘆服後數歲沈從儀賓公至淮館主一見甚優愛之呼與共飲食羣媵不敢望焉及孕元學主日夜存視惟謹比生大喜躬爲沈調湯藥視元學加于所生卽元學稍長亦忘其爲他母出也元學七歲當種雲府君八十而膝前無孫亟欲見元學於是元學從儀賓公及生

快書堂集

卷之十九

三古

亦辭其祿四百乞恩同歸豫王初難之固以請曰此事度不諧姑以塞乃公意耳下長史議議略曰當乏財之時而辭祿已見體國之忠遵自便之條而乞歸又見養姑之孝情辭可哀事理無礙如議轉聞于朝下禮部議當事者方憂宗胤日繁姻屬日夥縣官廩祿不能繼欲稍通融其法以便公私得疏大悅立爲覆奏略曰郡主儀賓名位頗重八百嘗秩寵利已多孰肯輸一念之誠盡行辭免南城郡主以王姬之貴願奉其姑儀賓呂某棄戚畹之榮恩養其母非惟孝敬可嘉抑且恬靜足尚相應褒許以風天下便制曰可實隆慶五年辛未歲也明興二百餘年尚主而回籍者呂季公一人耳時趙凌兩孺人尚無恙皓首綵衣舉貴主之觴觀者榮之於是主垂涕語儀賓公曰自今君有母吾無母矣蓋胡夫人就養邸舍三十餘年比東歸悲不自勝留一妾副以奴婢田廬及他借養節以事之豫營幽宅屬濬歲時享祀無絕其不以義故廢恩

快書堂集

卷之十九

三五

又如此儀賓公二兄長太僕丞某次泰興令某主事郭沈二姒惟謙惟和如家人禮趙凌二姑沒主持服守禮惟謹且躬督喪冗不令妯娌獨勞家務米鹽已上俱昇沈爲分理而已綜其大勿嫌逼已性勤儉而慈不以貴驕人居常服澣濯之衣簪珥無珍奇之飾稍暇則手治絲枲御僮僕極其撫恤每食畢徹所餘以次賦之必周遍厭沃始快族婦里婦或以時相接俱曲被款洽人人以爲主親厚以故自主歸呂氏而族頌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三十五

孝里頌賢家衆頌豈第所謂內外無間言者耶主生正德庚辰十一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一嗚呼賢哉史官馮某曰南城主之賢其他可能也至以不妒啓後如元學所述卽烈丈夫猶難之况婦人而出自宗室者乎余以此知祖宗修身齊家之化發源深而流潤廣也卒能感動宸極歸里養姑助孝治之化豈徒曰呂氏之光也哉

參軍汪長公行狀

予少時往來省會間省會人數爲予言新都汪長公任俠喜客類鄭莊今去淞居廣陵予悔未之見也及余在史館謁白岳來新都得交左司馬伯玉長公實司馬從弟云爾後長公子稚川雅與余習最久今年春季余挾鵷兒來遊黃山過千秋里見長公季子延清問長公無恙乎季斂手對曰幸甚賴先生寵靈生父四百八十又甲子矣猶時時視聽不衰以茲仲冬覽揆初度願乞先生一言爲酌者先矣余曰諾旣越秋孟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三十五

余謝病湖西使者持一書至發其緘則稚川延清以長公訃告也其言曰孤不孝不能承先君志意以怡娛其天年又不能視斂含以承信於大事乃今草土餘生奄然一息所不卽填溝壑者恃先生之華袞其辭能爲先君垂不朽世耳矧先生之諾也在敢惟先生是圖余曰然吾聞之君子不失口于人言足信也雖昔以慶今以弔吾將信吾言矣按汪之先著于魯至漢中葉徙江南隋之季曰華者以兵歸唐高祖領欽

州刺史封越國公其支屬衍于唐模猶周之豐鎬也自唐模下析爲十六族松明居一焉長公家松明曾祖墳祖玄齡兩世皆長得稱其家宗子父良榕字文盛與從兄文贊文林咸以甲子生三人者特達魁梧爲閭里望文贊公卽司馬父贈如司馬者也故司馬爲文盛公傳號世叔語具傳中不具載長公名道暎奎卿其字宅中有黃羅峯南列最爲一郡秀出因別號峯南先生長公爲文盛公冢子生而稜稜骨起知慧過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三

人少司馬一歲自童稚以迄幼學居同塾步同采食同益業同詩書雖兩人亦不自知其異產矣當是時文盛公以獨子當戶修先世鹽鹽之業賈甌括家頗饒不欲長公事咕嚕文盛公未五十歸老于家挈資斧以授長公爲政然僅僅數千緡耳長公在事益發紆父祖未盡之策謂鹽鹽利無奇羨乃悉出其金錢以什五治鹽什五治鹽筴又能察邊輸緩急贏縮賤取貴與數歲中贏得過于鹽鹽數倍文盛公喜謂孺子能

治生乃長公之言曰淞雖瀕海其地狹小歲出鹽鹽不足以當淮揚什三淮揚爲南北之衝北走齊梁燕趙南走三楚其中具五民舟車輻輳江淮之間一都會也趨名於朝趨利於市廣陵天下朝市吾將舍淞而之淮矣先是文盛公從季曰文材從公廢舉業亦豐裕泣不欲從長公乃留三之一以佐從叔居淞自挈其二入淮南有某甲者願以貲附長公長公勿却初入淮南北轉徙煩勞會文盛公考居室故里歲取給長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三

公不貲公自虞財力幾匱適有天幸擇人任時有完物無息幣幣乃大贏于是入貲爲郎將就選人者而母吳氏孺人以丁卯卒不果行文盛公旣失元配爲二子分著曰來爾曄爾屈首授書非爾兄力不及此今薄授爾貲視先人所畀我者厚矣爾慎諸母忘先德道曄敬諾後十三年已卯文盛公亦卒長公居廣陵喜通賓客所至連車騎交守相法宛孔子雍容而淮揚又最爲冠蓋駢集交遊視淞滋廣年五十稍倦勤乃

歸某甲子母錢倍徙其餘金悉以付任事者而公構別圃廣陵蒔花藥甲其地日儻徻郊園不問生業歲會月要總其成而已久之任事者竊利權寢戚昔產更爲諸子分授財賄曰吾無陸賈裝爾三子月給吾酒食供具畢吾生焉足矣歲辛丑復喪配吳孺人乃嘆曰吾聞君子宗廟爲先居室爲後祭器爲先用器爲後吾老矣請事先世烝嘗爰作室三楹祀曾祖考以下及其身四世曰是爲小宗之宗禮也先此議築室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四十一

李子渭以時紉舉羸固爭不可公必欲其肩任夷室甫成二子皆不在側以乙巳夏仲之中旬微示疾每旦猶晨起盥櫛不廢常珍至廿三日日下春呼渭名者再不及他語及次之旦雞三號舍和長逝距生嘉靖丙戌十一月初七日得年八十云公家世孝弟力田初公與司馬同學雖家人亦盡知有耕稼耳獨從大父守庸公每曰攝兩人曰大兒國器小兒家寶吾先世遵何德令二兒比肩振吾族哉厥後司馬貴長公素

封一如公語至今負人倫鑒者必由守庸公矣公性慇直無少曲當其意則咆哮不當意則嫚罵雖貴人不避也歛令四明陳公嘗與公布衣交始蒞事來弔司馬太夫人千里間遂過公第將入門公揖令曰人言歛難治治歛不難苦無廉吏耳誠得如武陵姚公治歛歛何難哉聽者皆嚙指公言事意氣自若令亦察公無他腸虛已聽受其無所忌諱類如此中歲子姓甚繁晚多天折今惟二子一源一渭在所稱習余于虎

快雪堂集

卷之十九

四十二

林千秋里中者也渭同母兄二人一鴻一藩第一人一濛皆先死鴻更名超超與濛皆稱節俠丈夫以義聲聞鄉里公于二子之死未嘗不慨然而獨于華之天每暢然對賓客時而喟然曰今若兒在何憂不亢吾宗哉蓋華夙以慧著尤得當公心吾嘗叙其文謂爲奔逸絕塵也者令子姓孫曾林林玉立寧必無若華也以憲公之望乎然公不及于身見之矣嗚呼惜也因并著于編以俟傳誌者采焉

卷之十九終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家乘 外族附

馮氏高祖已下像贊十一首各有小序

嗚呼此我高祖遜之處士遺像也我馮氏始祖曰添祥再世曰彥珪彥榮三世曰宗敬諱謙實生高祖高祖已前遺像無存者夢禎十九時得二世祖母梁氏像一幀于從曾叔祖昂即彥榮之配先君子沒荒亂中竟失去故所奉自高祖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二

而下高祖諱恭遜之其字夢禎爲童子時嘗侍仲祖東溪公伯祖一峯公從容咨請祖先遺跡云遜之時家已耗頗能安貧滑稽自適或戲占詩句嘲人人畏其口以高年給衣冠榮身配楊氏生三女二男生正統十四年己巳五月二十三日卒嘉靖四年乙酉五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七夢禎生晚不及其音容像似否未可知然熙然春融衣冠古拙可以想見先民之風矣贊曰

猗與高祖厥宇遜之七十七年鼓腹清時滑稽安貧克昌而後耳孫肖之以筆爲口

高祖母楊氏壽最高祖母夏氏事之二十餘年頗能言其事大都近于不識不知此其所以壽也嘗言楊歿曾祖哭而呼之曰吾母半世良姑半世良婦曾祖母愠而諄語生景泰五年甲戌正月十六日卒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三月十五日享年九十遺像白襦黃裙手執數珠贊曰

惟高祖母人貌而天白衣持珠遺像儼然不識

不知以九十其年乃知識知道家所刪

曾祖諱經字大材懷芹其別號也家世籍于冬官爲匠歲七八月畜麻治紵來春與漕艘爲市百金母得息可三四十金至曾祖勒苦經營家漸饒裕祖居之南北各拓一宅配居氏生三男長良次震次坤晚年分三子各二百金宅一區我馮氏之堂塼立矣亦以高年給衣冠榮身生成化八年壬辰五月二十二日卒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四遺像丰

神瀟灑可掬然其衣冠視高祖稍華矣贊曰
貌冲而揚儀靜而莊宜爾壽而康宜爾子孫熾
而昌噫是成化之遺民嗇神而葆光者乎

我曾祖母居氏能以嚴肅爲懷芹處士內助時
家漸裕不少臧獲而三子婦必相次直廚少不
如意呵誚隨之祖母夏氏爲夢禎言如此居氏
外家丁產已空有墳三塚在北坂坊祖居隔水
東北數十武歲久隣家侵占幾爲墟矣夢禎理
得之以水東腴田七畝授弟國禎世典其祀亦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三

曾祖母在天之靈所樂聞也生成化七年辛卯
四月初八日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正月二十
四日享年七十有四贊曰

端而凝豐而碩精神奕奕佐我曾祖辛勤拮据
五十年如一日噫其女士之特

我仲祖東溪處士諱震字汝威東溪其別號無
子先君子三歲而孤子養之夢禎既生處士夫
婦喜甚恩撫勤至至年六七歲亦不知更有本
生也處士善飲夜必盡一壺夢禎必侍嘗曰吾

得見汝作秀才而歿足矣夢禎輒自舉爲大言

嘉靖甲子夢禎籍爲諸生喜甚每入試則支筇
臨試所迎勞之無論有今日令處士得見夢禎
舉鄉薦當作何狀喜也先君子無別弟遂不能
棄本宗今以恩以義兩承之奉處士曰仲祖配
賈氏曰仲祖母處士生弘治八年乙卯二月初
一日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八月二十一日享
年七十有二白哲美須髯談論疊疊五十後患
足瘍遂爲痼疾不能釋杖以老夫婦像俱五六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四

十時所傳處士幅巾衣深衣恣態生動頗得其
髣髴贊曰

撫弟之孤及孤之子成我之恩生我等耳予爲
諸生公也色喜賴公之教幸有今日而公已歿
仙耶非耶翩翩者誰耶是其爲余之仲祖而子
子孫孫永勿諼者耶

仲祖初娶曰某氏以不婦去慈祖母賈氏始踐
正室甚能持家內外井井最爲所愛一味之
甘必畱噉余有疾則奔走巫祝惟恐後復而後

卽安祖母姿貌豐碩有如滿月細步甚遲夙興
晚臥老而不倦卒以是成家生弘治七年甲寅
五月三十日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十月二十
四日享年七十三贊曰

嫗憐我勝掌珠我奉嫗無多時披素練如見之
肅拜起涕交頤

我祖諱坤字汝厚年三十二而沒余從先君子
育于仲氏記七八歲時先君子召畫工畫祖像
余問先君子此何人先君子笑不答審諸傍人

映雪堂集

卷之十

五

始得其真一日仲祖訶余余曰爾非我親祖父
奈何見訶仲祖爲不怡者累日此如昨日事耳
所畫像卽此是也先時有像盈尺後從一童子
嫗娒樹下祖母云不甚似故先君子易之我祖
生弘治十四年辛酉七月七日卒嘉靖十一年
壬辰二月十一日贊曰

傷哉我祖壯齡棄世幸存遺孤以衍吾氏余幼
無知謂此年少是何人耶先君不答而旁人道
其真黃河萬里始于崑崙余安敢忽我祖而不

存

我祖母夏氏稱未亾人甫廿九耳余舉鄉薦時
尚未滿七十謀白有司旌祖母之節而祖母固
不可曰未亾人有子有孫何旌耶計其費當數
金祖母曰未亾人益一婢子日織賣錢僅踰十
文空數歲之藏以買名吾不爲也遂已之祖母
終身蔬食余三歲從祖母寢起十五始就外傳
故受恩最深夜一燈祖母課女紅而余讀書余
成進士去祖母之卒僅兩歲耳傷哉生弘治十
七年甲子五月八日卒萬曆三年八月十六日

映雪堂集

卷之十

六

享年七十二其像揭白又非國手故不能責似
有其意而已贊曰

傷哉祖母廿九而稱未亾人口不嘗葷血之味
足不踐羅綺之塵大節皎皎如雪如水至七十
以老而不求旌于有司曰吾有子有孫易寫者
白髮難描者素心公嫗之像一老一少如婆從
孫我子孫其式欽

先君谿谷居士像鄞唐生所寫蓋名筆也壬午

秋余自京師奔喪痛定瞻遺像初疑不似二第
謂甚似曰大哥別後父須髮盡白而貌加狀至
病久始覺枯瘁此病時容耳自拜別至大故僅
一年四月而形容變異如此爲人子者奈何可
一日輕去其親之側耶先君少時患腮漏一夕
夢披髮神人以面親患處遂忽愈疑爲真武神
故終身虔奉之不衰像右腮作暗黑碎文乃舊
瘕也先君諱某字次公以壬午秋勅封翰林院
編修我馮氏蒙國恩自先君始生嘉靖九年庚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七

寅七月二十五日卒萬曆十一年癸未六月十

五日享年五十四贊曰

謂天下皆可必乎或拙餘而巧不足謂天下皆
不可必乎吾又未見種苗而得粟吾父生平不
課子不治生人見其廕堂構于中歲而沐恩光
于晚齡以爲若有天幸而不知其胸中熙然盎
然如春之融如酒之醇噫是其所以困而亨終
嗟乎人生不幸失父不幸之甚失母余十九而
後家門之變無所不有太都不可言令母在余

則熙熙至今耳先時母病亟召畫工寫像猶扶
病裝而出畫服飾如之時病久骨立懸想舊容
點筆終不似也余幸叨一命母得追贈孺人遂
更其像加冠帔易緋余骨相類母畫工以余面
參舊像成之然亦不能甚似母姓沈氏生嘉靖
十年辛卯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嘉靖四十五年
丙寅九月十一日年三十六贊曰

母白兒蒼母瘦兒肥兒幸似母母胡棄兒母亾
之後家日以非象服義我不及母之生時我心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八

傷悲

先室贈孺人石氏生一女二十三而沒時余舉
鄉薦一年矣像揭白故不能似後更爲之亦不
甚似姑存之云爾贊曰

爾爲余婦余能顯爾而爾不能待爾命何苦不
能返爾之魂又不能肖爾之形我我象服不知
何人傷哉

自贊小像

眞實居士此像萬曆乙酉冬鄞唐生某所寫先

是達觀禪師北行以白衲爲贈親作白衲歌誨
督深切語尤雄快卽詞人操筆未必能爾以故
居士常披白衲而像如之戴斗笠手捉青玉麈
尾行且笑儼然居士也時年三十八又三年戊
子正月二十六夜燈下自爲之贊曰

爾何人耶不愛葳蕤進賢而愛竹笠不愛文繡
而愛布衲不愛載筆而愛麈尾是謂真實居士
爾行何之亦何所笑人以爲拙天以爲巧是宜
置之一丘一壑以老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九

沈孺人小像贊二首

余寫戴笠披衲像時亦爲孺人寫此像長二尺
許俱唐生筆故能彷彿而近莊但額顙不似爾
黃襦竹根青裙尚之以茹花半臂蓋燕居服飾
也時年三十一贊曰

余居朝爾不欣欣余投林爾不戚戚閒靜疏通
宜文宜質銖衣繡裳臨風獨立是文通學士之
遠孫而真實居士之繼室

又

乙酉夏孺人歸寧武林俞生某爲寫此像盈尺
耳顧甚似而小腴從兩婢子長者持紈扇小者
持麈尾引師子猶樹亞挂鸚鵡二物俱孺人所
昵也贊曰

爾生于武林長于荆楚嫁于樵李蓋嘗從余宦
遊京師今復居武林而尚未知老于何所青山
白雲與汝共之外有求羊之客而有萊氏之
妻余其庶幾

先祖妣安節夏氏墓誌銘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十

先祖妣夏氏家世秀水縣人父曰某贅于柴場
灣之謝氏生三男三女祖母其一也爲先祖諱
坤字汝厚之配先祖年三十二卒祖母撫先君
孀居時仲氏祖無子同育先君賴以成立祖母
守節四十餘年惟咬菜根非十指所作勿用用
常有餘夢禎生三歲卽侍祖母寢惜油常不許
夜讀尚及抱驥子以灰驥子夢禎長男也夢禎
鄉薦後屢欲白旌祖母之節必不可曰婦人守
節固分况有子有孫何以旌爲遂不敢言私謚

安節祖母生弘治甲子五月初八日卒萬曆丙子八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子一卽先君諱第封翰林院編修娶沈氏贈孺人孫男三長卽不肖夢禎娶石氏贈孺人繼娶沈氏封孺人次胤禎娶許氏次國禎娶黃氏曾孫男五驥子鵬雛山子鵬雛辟邪先祖葬城西祖塋穆位地師以發祥所自不宜輕動故不敢奉祖母配丙戌冬葬德清之金鷺山不吉遷于錢塘虎跑之前山乘庚辰卯向實萬曆甲午十二月某日銘曰

快事堂集

卷之二十

十一

傷哉祖母稱未入四十五年長齋如僧守節婦職奈何求旌我誦此言甚明且清諡曰安節以培世經速朽者形不滅者銘

先考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谿谷居士先

妣贈孺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我馮氏自國朝爲嘉興府秀水縣人世居嘉興縣北板坊高祖諱恭曾祖諱經先祖諱坤先祖二兄艮震行三再娶祖母夏生先考諱某字次公晚年自號谿谷居士取老氏爲天下谿爲天

下谷之意二歲而孤仲祖震無子子育先考先考嘉靖庚寅七月二十五日終萬曆癸未六月十五日年五十四先妣沈氏嘉興縣人亦世居北板坊外祖諱儒外祖母顧先妣年十五歸先考先考十八年卒生嘉靖辛卯十二月二十四日終嘉靖丙寅九月十一日年三十六先考妣以不孝入仕封翰林院編修贈孺人子三長不孝次胤禎國禎孫男五驥子鵬雛山子鵬雛辟邪孫女六近世士大夫俱以揚親爲孝親

快事堂集

卷之二十

十一

沒必借重名高諸君子爲誌銘表傳以托不朽卽少飭以欺天下後世不恤不孝最恥之奈何敢以所恥事先人故于先考妣合葬自作誌銘世系生卒外附子系姻屬不敢加一字以誣先人墓在杭州府錢唐縣五雲山之支麓葬以今年己丑九月十七日辛酉先是葬先考排山塢先妣德清縣金鷺山不吉而改卜得今地遂合之其銘曰

兒二九哭母四九哭父哀哀蒼天兒命何苦初

葬而分再遷而合父母之靈或願同穴峨峨五雲麓坦而平浙水朝之靈其永寧

前室贈孺人石氏墓誌銘

余前室贈孺人石氏縣之伙二十九都人父諱梧有田數百畝稱富人婦少余一歲以嘉靖丙寅春二月五日成禮時年十八先一年先慈病日嘔血虞不起亟欲納婦病有間而婦至顧不甚喜私語余曰婦相不宜堂上人時先仲祖東溪公及嫗賈俱無恙踰半歲與先慈相繼卒堂上遂虛其半而家亦耗矣婦初至卽憂貧余少年傭強頗不悻指案上書曰吾有此寧久困耶婦默然先慈既沒家變紛起婦益不自得而家益貧遂市所居屋晨起不能具盥水有之隆慶庚午余領鄉薦辛未上春官不售歸而婦病矣病半載卒其病爲單腹脹久時身寸裂裂處出水沾漬衾褥或云有他故余所不忍言也時年二十三生女二長瑤光適海鹽國子生沈紹元江西按察司副使奎之次孫次未名先母殤婦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十三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十四

沒後十二年壬午余官翰林以恩得贈孺人又四年丙戌葬婦德清金鵲山從王姑其地不吉遷于某縣某山令從王姑孺人性質實無欸曲堂上親俱不善得其意獨王姑夏少憐愛之爲婦六年開顏之日無幾余領鄉薦歸家人尊卑無不驩喜迎見孺人獨不怡召之良久乃出竟以抑鬱歿生嘉靖己酉四月朔日卒隆慶辛未八月二十八日葬萬曆己丑某月日銘曰

嗚呼余婦爾生也富爾歿也貧不年而天不男

而女不封而贈豈其命耶葬爾不待爾夫從爾

王姑爾夫銘爾爾其保此玄都

戊子春正月稿己丑夏五月竄數十句

亡女大姑傳

亡女爲沈郎孝升婦蓋先孺人石所出憶女生時先孺人以產難昏暈余腹之經夕時月光滿樓因名之月而字瑤光女四歲余舉鄉薦是冬受海鹽沈氏聘五歲先孺人病歿所遺惟女先大母痛憐之與之共卧起六歲余繼娶沈孺人

于杭而女從之先是沈孺人夢一峩冠神人引二婦一長一少少者携一女授之曰此吾女今爲爾女矣比女至孺人驚謂余女狀儼然夢中所見也二婦得非前室與先姑耶相對疑訝不已以故視女如已出女黠慧善談說語事首尾貫串無遺一日余與孺人相對女與太舅樽翁共語女敘余閨中事有太史公筆鋒孺人顧余大笑七歲習學女紅九歲從女師姚媪受孝經列女傳能通大義年十六而歸沈郎事舅玉田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十五

傷哉女以得男喜竟以失男亡耶女亡一日而驥兒至得臨女尸三日而孺人至得臨女棺又旬餘孺人兩兒還邸始聞女計不覺老淚之橫集也前室所生惟一女女歿而無出一絲軒然良可傷痛

姬桂名字說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十六

廣志云桂出合浦生必于高山之顛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間無雜樹芬芳貞潔有君子之德焉入藥則爲百藥長徵珮則與椒蘭雁行其材又中舟車宮室之用所稱桂舟桂楫桂棟桂柱者是蓋南方嘉木之最而吳人以木犀當之殊可笑余舊吳姬名桂其家之人不過曰木犀云爾事余五年柔慧機警日月以異余漸嬖之乃拈其名義而字之曰延佇蓋取楚辭結桂枝兮延佇也夫延佇者待也所謂不待帷帳則芳香不發姬待而遇余可以慰矣遂書其說似之

明故迪功郎楚府典寶正樟亭沈公洎配

董孺人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大亨字正叔別號樟亭先生世爲杭之錢塘人自唐歷宋多顯者而文通學士文章行業尤著墓在龍居塢王荆公撰誌銘公其嫡裔也族姓居江干者最盛有諱士寧者出贅城中李氏是爲城中沈氏祖三傳至公公父某母柳氏公未弱冠而孤性警敏通脫籍爲諸生有聲博極羣書善尺牘百函立發而不喜治舉子業以故艱于遇合中歲益厭棄遂游京師賓客甚盛時華亭徐文貞公當國以舊弟子才公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十七

欲畱撰青詞積資可得中舍公曰吾得曳裾王門可耳安能鬱鬱居此遂入貲得典寶正之楚府時昭王春秋方茂雅志墳典得公大喜置之帷幙孜孜講論昕夕無倦或接遇賢士大夫商略今古辯若懸河咸驚異謂河間陳思復出而公之輔導功因以彰灼于縉紳間昭王嘗語人曰沈某余之師也國事大小必以咨公公亦矢心彌縫靡有缺失景府以天子介弟就藩中涓挾其勢肆甚楚府莊田橫被侵據若干頃昭王

以公爲使白諸朝得直莊田歸楚衆亦多公時昭王春秋漸高艱于子一日引公至密地指太史公書某傳謂之曰若堪屬此乎公遷延引避叩首曰殿下年力方茂錫麟非遠臣實愚頑不敢奉教昭王咨嗟嘆息愈欽重焉丁母柳憂奉柩歸葬服闋仍補楚藩又數年致政歸而昭王亦遂薨逝公每從容爲余談說昭王時事未嘗不流涕也余居甥館時以大父行事公而公尚強健噉食如年三四十人喜賓客談笑慷慨一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十八

坐盡傾暇則進余談文談詩間爲唱和孜孜不已公于詩不喜杜陵而余最所左袒公曰若能醉心六朝諸名家吾言當不至河漢余漸悟入則訟之教也余與公周旋十八年兩從余京師朝夕匡誘惟恐不盡余性超脫不喜世故公最憂之余卽終不能改而感公至矣公晚年喜道家言間試容成之術無效不止姑以自娛又好持籌課子母所畜近千緡然言利者易進不甚核實輒一試之以故所畜子母輒亡去公亦不

悔公性喜動不善株守居楚時一工人藉其改所居門至三十餘次居杭亦然他可知矣公精神挺拔見事風生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如此人奈何以王官見奇哉華亭公嘗語客曰沈正叔有用之才客曰公知其有用何不留之令就王官去耶華亭公語塞公生正德乙亥六月初四日卒萬曆己丑十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五配董孺人父某母某氏生母某氏及笄歸沈樟亭先生少年喜冶游百方紿孺人孺人必廉得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十九

其狀所籍記或爲隱語孺人必射而知之雖龍尾羊裘之奧無所逃焉事姑柳最孝性柔婉而能斷大事姑柳易簪時樟亭先生方爲使上疏京師未返宗室有畜美疋者曰惟所用不必議直孺人不可脫簪珥歸直而後用之其識大體如此晚年妾生一女孺人撫而嫁之如已出焉去年三月孺人春秋滿八十婦翁率子姓及親黨稱觴上壽至冬婦翁病亟去孺人屬續期僅旬日耳承諱之日猶及舉杖披麻衣而坐非不

幸中之幸哉孺人生正德甲戌三月二十三日卒萬曆癸巳閏十一月二十二日于樟亭先生稱並德云子一某娶高氏女一庶出適蕭山諸生來斯行孫男三起儁起佑起儔樟亭先生先葬龍居塢祖塋五年矣今將以某月日奉孺人柩合葬焉銘曰

惟沈正叔有用之才相君知之而楚游之輒卒不可回公遇昭王如魚得水明而未融命故如此惟董孺人並德于公同居同穴生歿相從龍居之阡土肥泉甘翁嫗居之子孫萬年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二十

明故處士芝陽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宜先字尚行別號芝陽子家世錢唐人譜系詳具樟亭先生志中公生而警敏脩潔裘馬休休善談論議事當否確有證據雌黃月旦巧得其真或與共事後稍令鋪敘首尾洋洋灑灑百不失一卽令讀書知古今雖談天雕龍輩當之寧免濟河焚舟哉爲人情至哀樂過人壯歲從樟亭先生遊楚日禮昭王曳裾御體

出入愉快十餘年比還故里方築室買田爲終
焉之計而資用稍絀不能如居楚時揮霍自在
矣且突喪壯子無伯道之兒有中郎之女艱難
酸楚又十餘年與善不虛良胤再降雙珠欣其
在掌瓊夢宛矣盈懷一疾不起實惟萬曆癸巳
十二月初三日距生嘉靖辛卯十月初一日享
年六十有三傷哉公與先君游甚善方公反楚
余適斷絃遂以愛女繼余之室時余貧甚不能
納禮公闢甥館延余居之與余同甘苦者三十
餘年而今已矣余飄搖仕宦定省屢乖公爲余
凡兩至京師兩至留都殷勤篤密視余猶子別
公以去歲十月二十四日方轉眄家書而訃音
忽至傷哉公娶高氏子三長起儁高出娶董氏
不幸早世次起佑六歲次起儁四歲俱側室王
出女二長卽余婦次適桂陽令張公一陽子諸
生兆登今將以四月之二十六日奉公柩殯於
芝塢舊阡以俟吉卜銘曰
生而多憂歿也則休喪子有子無替箕裘爾壻

映雪堂集

卷之二十

王

爾銘萬年斯丘

大學沈生超宗墓志銘

生諱鳳字超宗余同年沈茂仁翰撰次子也母
曰王孺人生子五二幼殤于京旣予告歸復傷
季僅存伯兄麟禎與鳳爲二先是杭有諂貴人
某者艷沈氏之盛挈其子親過長溪強以孫女
求字茂仁不得已謀之副憲公姑以季委之諂
貴人歸甚喜每指示人曰此翰林媳婦後季傷
而仲尚未有議副憲公具書遣媒通某氏願以
仲續前好時媒者先過余余微止之不得竟以
母命堅拒其年余女遂字鳳矣自後鳳與兄屢
過余鳳始十餘歲膚清韻上手揮大字在兩家
兄弟間見者無不屬目又五六年成禮于畱都
別館余女始十五在館三日而歸歸又三日而
王孺人卒又一年所長男豹孫生于家會余得
旨放歸往來長溪視鳳夫婦與豹甥甚密豹甥
之周昉也鳳擊鮮張樂爲十日酒娛客費百金
余戒其太奢且非所以爲兒福鳳性資清慧而

映雪堂集

卷之二十

三

失學不樂攻苦顧有好古之癖客有持法書名
畫舊陶玉器求市不難高價得之間售偽者久
之輒能自辨過返偽者直客遂相戒莫如長溪
已而復好聲伎或從優伶當場串習爲娛伊吾
傳奇記諸晝夜不休間試六博及黃白之術亦
不至大損近歲益務爲節儉日月會計甚細壬
寅春挈室僦居武林與余共兩山西湖之樂踰
歲而實以節家居允食及他雜費將就試白下
屢易期而不果廼定以七月八日行先一日別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三

余湖上余治具候之日西而至次日果行益永
別于此日矣傷哉九月初稍聞鳳病鳳素清羸
觸勞卽病病一二日趣已多不過旬日以故家
人不爲深念豈知其一病不起哉初三夜余已
臥聞急信驚而起女復孕數月慮有傷強慰之
旣行北關猶未啓五鼓得從輕舟一晝夜馳至
長溪則鳳抵家三日矣病勢雖危而受藥周旋
信宿猶有生望忽張目視余曰吾太山也當以
誌銘相累狀吾者其吾兄乎語雖模糊而可辨

竟以初八日長逝長溪俗信鬼沈氏尤甚鳳病
至卒祈禱宰殺無筭師巫之聲括耳費幾二百
金初余及女恐不及訣竟有數日周旋又不死
道路而歿于家骨肉團聚遯腹至十一月竟得
男是皆不幸中之幸也鳳沒後一月餘而伯兄
自北歸又二年所服且闋伯兄議移弟柩改殯
於孰字圩祖塋之丙舍鳳生萬曆辛巳某月日
卒萬曆癸卯九月八日春秋二十有三子二長
大詹聘西華令李君日華女次當戶卽遯腹聘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

包孝廉世杰子文學鴻達女沈氏世系俱載家
乘中故不叙銘曰

鳳兮鳳兮文而未炳疇厚厥生而速其隕孰字
舊阡營魄暫依吉壤非遙待爾子而移爾有遺
言酬爾銘詩

外曾祖沈公柳孺人像表

曾孫胥馮夢禎贊曰若祖吾祖若翁吾翁泝而
上之以及于公不攬筆而心記錙銖不讀書而
雍容步趨蓋衣冠之器不爲龍而爲魚公壽六

十客歿番禺龍華鍾者生平善公實能想像爲公之容巧心妙手神與之通馮生作贊敢誇乘龍

曾孫壻馮夢禎贊曰母杭人也生千海門以其父歿于武昌以其子母能算能書日覽史傳默記無遺能持家政如刀切物厚薄均齊半世相夫半世相子一門之中雍雍濟濟稱女丈夫其亦無媿

明故沈母高碩人墓誌銘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三

余婦翁沈尚行府君之垂絕也手一子起佑起儔呼高碩人泣而授之曰吾不圖連舉子而不及視其成以累若碩人泣曰唯唯碩人故善病先是婦翁從余京邸以妾王歸時碩人年餘四十卽徙處樓中謂王曰吾有兒不及壯而歿沈氏一脉未有寄子勉之釋吾治吾病可耳遂絕葷血朝夕精苦事佛如頭陀者餘十年所至婦翁歿不得已再親家政非其好也婦翁無恙時微有資蓄余婦略悉之至歿後蕭然無有此其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三

故或可致詰而碩人一不問曰吾有此兩兒足矣時婦翁業市新居而力不克營徙碩人曰吾旦暮人耳寧可令諸姑以壻氏營徙耶于是竭力營徙而家遂困碩人明決周悉曲體物情親戚往來親施之禮雖貧不失尺寸比歲爲佑儔聘親吉孺納婦家益大耗不支簪珥盡且質衣矣然碩人神日瘁而體日腴或以爲賀婦每鄂余竊憂之曰吾母非腴瘵耳以故得預爲營美裨以歸去歲碩人瘵壅上不知人汗下如雨食頃始甦歸奔視起居卽起坐指撫如嘗矣自是輒發卽易之竟以今歲壬寅二月十七日之夜一發而隕余與婦俱不及訣傷哉其日午後碩人呼余家知事僕檢括文券故藉手付妾王曰汝謹視鎖鑰俟二子長而授之又出終壽衣手自檢視曰某物當綴履上亟綴之余幼子辟邪黃昏入揖曰汝讀書吾舍半月吾今夕見汝汝歸爲我謝汝父母及汝生母輩蓋儼然訣別之語又語豎子我睡後或呼汝汝必速應無後中

夜如之豎子啓門而姜王亟披衣入遂成其手
佛家預知時至久脩者所難而碩人易之豈所
謂得正而歸者歟始婦翁棄二孤時大者五歲
小者三歲碩人撫之首尾十年碩人死俱能痛
哭盡哀如成人此可以卜其成立碩人今而後
從婦翁地下可矣碩人生嘉靖乙未十二月初
七日距亥春秋六十有八碩人姓高故右族父
曰嚴母倪父早世家疲于官碩人從母育于嚴
氏年始七歲嚴翁厚資遣之一姊長碩人十餘
歲適錢氏中丞之裔貧替無後碩人子一起僞
娶董俱先卒姜王子一起佑聘太學生吳邦楨
女起儔聘太學生毛恩女女二長余婦封孺人
次適張兆登府庠生養子一吉孺娶沈氏碩人
爲人端謹強毅知大體遇事能斷識度過人僕
妾無敢狎視骨肉親戚間雖至微者處之曲盡
恩禮修脯旨蓄每手調以備賓客之需靡不精
腆卽客沈氏者去後不能忘其大者可知矣余
壻沈氏今三十年碩人視余猶子余性通脫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七

爲仕宦計碩人輒深愛之致其忠規或閨門小
嫌子姓薄故碩人食飲不甘矣傷哉余婦曰吾
王父母父子皆銘之能斬于吾母十余唯唯乃
杖淚追述碩人懿行而銘之虞不盡無形飾也
閨月初七庚子奉碩人柩權厝于孤山之陰坐
向以待吉卜而從婦翁銘曰
人婦之賢賢而婦也碩人之賢賢而丈夫也樓
居避新嘉然有子不已明乎手撫二孤鞠躬盡
瘁不已忠乎死生去來處之蕭然不已超乎嗚
呼碩人豈曰女而丈夫卽丈夫難之矣是可以
銘矣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七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徐少師文

天眷皇朝誕生詰輔作帝股肱舟楫霖雨惟公
弱冠致身青雲魁三尺五拔藻摘文繼批龍麟
盤桓浙水竟回帝眷大用伊邇惟公閔度玄鏡
潛機能柔大奸令不見疑大奸既斥帝眷益篤
居中調燮皇路惟肅肅廟大漸公念大忠遺詔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一下涕泣山東肅能正終穆能虔始功在社稷
惟公誰侶乃拔巖穴乃甦瘡痍滌煩䟽滯以登
清夷公勲則高公心則小捉髮吐哺毋捨我老
公之持軸二十餘年功成身退優游林泉公之
福澤逢涌鬱積始自嘉隆波及萬曆上之十載
公滿八旬禮官上請存問惟勤梁木忽頽白日
西匿天子曰咨喪我良弼祭葬易名恩禮有加
生榮死哀於公何嗟况公後嗣鳳毛麟趾繩繩
帝廷家聲鬱起吾儕後進夙範光儀奪我菁鑑

同情共悲何以瞻公列星有爛敬酌椒漿公庶
其鑒

祭陸平翁宗伯文

嗚呼先生四朝遺老明時上瑞存問特典公平
兩被英嗣晚毓青雲蚤致乞身歸養彩衣曳地
庭階翩翩孫枝鱗萃賀客滿堂祝公百歲公健
七筴翰墨遊戲述抑之詩無耄我棄朝野願公
靈光獨歸何不憇遺一老云逝公性恬淡去盈
去羶雖登八座半處林泉白衣尚書火食神僊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太平丘壑九十七年聞公將化登堂易衣端坐
拱手氣息漸微公真天人蓮出淤泥出沒三界
如兒娛嬉媿余小子玉堂後輩謁公於家諄諄
我誨一再侍公有示必記黃髮無戀何待詞費
欲以靜拙儀公一二公不可作憶公隕淚凡今
之人獎競遺恬鳩鵲在囿鸞鶴棄捐公在此時
雅操誰傳庶幾無悶永懷昔賢嗚呼公生盛際
完名備福木樛喬松花艷寒菊凌霜獨茂經冬
逾綠使公爲相必有不足惟曲則全柱下知之

公神在天其肯余詞

祭陸臺翁冢宰文

天祚國家誕生名臣或開其泰或亨其屯顯允
陸公海嶽降神手握日月胸羅星辰弱冠牽絲
以迨抽簪五十年中力障世氛屢進屢退不淄
不磷孳孳求才妍媸不昏如彼朗鑒萬形自分
晚總銓政簡登正人運霹靂手整頓乾坤不盡
公用咄嗟乞身乞身歸來清涼是遵萬菩薩衆
圍繞欣欣歸而淵嘿與道爲隣天不憖遺俄聞
快雲堂集 卷之十一 三

祭汪司馬伯玉先生文

嗚呼嘉隆之間文章道亨瑯琊新都代主夏盟

遠近攀附鼓吹休明朝叅笑語暮集大名我生
也晚兩叨賞激歲月幾何典刑雙匿有識含渡
吾黨增劇如彼迷方而失斗極我昔西來公神
政腴食我誨我金石不渝嗣吊婁水賁於西湖
二仲同臨飽我青蔬我仕留都忽聞公計迨今
十年公尚未墓殯於太函草棲神路絮酒隻雞
用托情素嗚呼自古文人厚終者希位壽榮名
子姓雄飛物或忌完道有成虧惟公遭際九列
金緋逍遙林泉陶鑄今古讀公遺文雕龍繡虎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四

祭茅鹿門先生文

嗚呼公起荅雪擅譽文壇史遷歐陽逸氣後先
公所自許誰曰不然余昔童穉讀公著述謂公
天人追攀莫及不圖當年忝附膠漆惟公筮仕
著績循良嗣由郎署佐臬遐方決策雕勦卒隕
天狼公也兼才文事武備惜哉中讒未展其志

白華偃仰益昌其藝自古文士玷缺其常至有
貧困不厭糟糠公享素封壽而且康有賢子孫
景星鳳凰公之仲子余忝門墻二十餘年屢登
公堂辛丑孟秋公滿九袞先期稱觴衣冠接膝
高文大章焜耀四壁公也婆娑揖讓其間執禮
無失人謂曰儂百齡在望奈何不延所可幸者
仲君南仕請急而歸公遂有此先時仲君戀戀
於公公勉之出敦譬從容孝在養志無守而翁
仲山公牘余勸勉從至於今日始賦厥衷所遺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五

憾者公最憐季季才尤高尚阻謁帝咫尺雲霄
而公不視嗚呼造物多違人事難齊公也八九
爲天所私在文士中公稱龐眉金緋九十字內
所稀我采芳蘋以薦清卮公神在天一笑熙怡
祭陸敬承文

嗚呼敬承遂罹斯酷耶始傳病甚或謂且死道
路之言甲乙彼此胸中耿耿如懷棘枳遂歷弦
望猶幸君起豈知大謬竟悲逝水乙未之夏余
憩湖上時君適來徘徊共賞君戀親舍抗疏於

朝南山佛廬息駕以邀余幸叨陪飛羽揮毫醉
醒語嘿無非逍遙日暮余返醉僧墮驢厥明相
語大笑軒渠無何君歸寢苦臥廬隔濶三年時
得君書一疾不起天道可疑又憶南都迭居壁
水同籍數人驪呼爾汝桃蹊梅埭交珂錯趾君
也將發遍歷諸峰攝山牛頭惟余得從攝山之
遊將軍作主笳吹競作君欲洗耳時從余者長
兒驥子奮欲造巔崇朝其雨至遊牛首君亦攜
雛旣臻雙闕而日已晡羣峰大江煙雨虛無相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六

對僧榻同飽齋蔬君嗣尤朴布被青裯歸而語
婦可藥華腴其他名利天界靈谷鍾山之巔清
涼之麓或憩蒼松或哦翠竹或送飛鴻或狎馴
鹿君旣鵬騫余亦貂續天壤之間有對無獨自
余再至興消意俗山川非改逸駕難逐又憶丁
丑公車共對余媿驢前自甘避退君實獎余件
不終棄君面團團心非憤憤能斷大事濶畧細
碎文章浩蕩奔濤湧沫惟君之才曹丕十倍珠
玉在側誰不形穢嗚呼生才實難世實須才使

君而在必握風雷從容談笑舟楫鹽梅而今已
矣淒涼夜臺天之奪君不遐而速豈其棄民而
貽之毒公私之情付之痛哭余且拂衣還從白
雲人之云逝良悲索羣郢人正容匠石揮斤鍾
期既往伯牙破琴惟余與爾庶幾古人一觴奉
酌想見欣欣尚饗

祭黃懋忠官詹文

嗚呼嘉靖之季文運衰靡靡極而振誰建鼓旗
隆慶改元日月再輝公起浙右天下從之片紙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七

墮地不蹕而馳金馬玉堂優悠論思奉使唐藩
頒詔高麗諸侯負弩蠻王握衣咳唾珠玉晃耀
華夷兩典文衡八閩京畿賢書既出名士纍纍
錄成公手正正奇奇懸之國門一字莫移名以
之高謗以之隨帝曰胡傷進公講幃旦莫宣麻
舟楫鹽梅公不可留衡門薨棲堂標碩寬樂而
忘饑妒猶未息誰惜蛾眉余始偕計謁公京師
進而教我意常孜孜廿年之間或合或離河山
雖隔音書莫違謂公物望終攬國維如何一疾

而誤於醫嗚呼論公文章雄視一世而舉南宮
不爲首論公才品實冠詞林而謝朝列僅四品
庶幾以期慰公而又止中壽益以微力命之
相左而造物之難齊也嗚呼紫駒易邁薤露易
歸於其中間顯晦稱譏其經已甚達人所嗤公
起世胄入等宏詞父子兄弟接武金緋官詹翰
學位亦不卑青山白社兄弟怡怡何所不可而
戚戚自摧日月不延奄奄有期扁舟送公咨嗟
涕洟其鑒芬芳颺然來斯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八

祭于見素文

嗚呼公中丞孫世爲冢嫡善積慶餘嗣宜大出
公嗣多奇仲也白眉少年脫穎鴻漸天達爲郎
爽鳩抗疏忤時歸而侍公彩衣晝披公昔丙子
登名賢書鴈行四人兩舉宏詞仲子飛翻卽罷
公車物忌多取道乃集虛仲投蓮社遠公是師
公獨深信愚或見譏厚德如公必踐期願不滿
七十天道可疑福流子孫挹彼注茲憶歲丙子
初式公廬偕公兩弟園橋是趨北征遇公殷勤

路隅癸未禮闈余忝分考啓卷得仲欣出意表
自茲往來益綿世好廿年之間再登公堂承公
起居悅豫且康子姓振振朴茂矜莊仁者有後
公其足當歲非龍蛇哲人云亡聞計驚悼涕泗
其滂金沙秣陵一葦可航擬拜几筵躬酌一觴
守官於斯末由出疆乃遣哀詞佐以薄將公神
何之逍遙帝鄉颺然其來鑒此芬芳

祭李年伯見衡文

嗚呼公起雲代遷於廣陵積仁累世至公廼興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九

邑符早綰藩伯晚登如公才望三事宜升四十
餘年如一條冰公飽經綸尤長邊計其郎職方
已見端緒備兵開原小試一二用公之策唾手
三衛惜哉賈忌有志不遂公在中州權相道經
藩臬大僚屈膝郊迎公作揖客守其磴磴公嘗
馳驛嚴旨未行權相銜公波及姓名遂鑄三官
公意自若臣節必申臣秩可削江陵死後連移
陝洛再陟楚憲洗冤求瘼忽憶尊鱸五臥林壑
南北交章薦公邊才本兵督臣側席虛懷公非

和議卒忤撫臺開原不可況全遼哉當事惜公
公堅不回轉公開藩全公出處更議尋及以年
致仕公曰胡傷聞報色喜冊立進階公臥已矣
高寶瀕湖宜田宜墅扁舟往來課讀課耕松竹
可友鷗鷺可盟足不入市口不言兵英英衆雛
足寄家聲長公最顯客部繼鳴孝廉文學聯翩
而起公之報國何必以已三紀周行十年林處
自卜土山龍穴秀美我樂湖居死必埋此築堂
始畢旋亦上賓公蓋先知志氣如神官至二品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

壽幾八旬孫支內外倍於右軍生死榮哀全福
全人中丞書來狀公行事公昔蒞浙予盼予庇
廿年若飛倏爾長逝握筆銘公當俟名世製詞
不文聊寫哀意

祭方衆甫學使

嗚呼公產雲間才高行修自登賢書余卽同游
奇文欣賞疑義與搜山川非阻臭味長投余也
先登公再落魄癸未禮闈幸相物色一易一書
兩魁經術豈敢貪天喜公奔軼宦轍相左廿年

元蓬三佩州符一贊兵戎尋擢外臺視學觀風
尺書時來跡遠神從最後入閩甲乙髦士美登
武夷兼食荔子忽聞卧病奄然不起廣柳扶將
傷哉羅綺余今解龜逍遙湖山追憶舊遊扁舟
雲間徘徊丘隴宿草斑斑炙雞絮酒有涕洟瀾
念公多情而未聞道死生去來如夢幻泡所恨
違離靡從早告公如有知相視一笑

祭陸以寧

嗚呼雲間羣龍公最聞道同官舊京切磋笑傲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死生之故目存心了如燈取物如谷呼鳥曾未
幾何公忽云亡公之別我使車皇皇余時病疴
祖送未遑嗣病燕邸俄返其鄉又明年春宗伯
九十周旋朝使相禮無失公素體腴忽焉立骨
易質爲吊傷我宗伯惟余泊公廿載交知早望
脫纓晚乃遇時我之門士公之座師公每退讓
余時戲之死生之說如環首尾何短何脩公已
契此豈如世人拖泥帶水公何之乎乘箕御尾
不腴溪毛聊以薦公禪悅法喜一笑相從

祭大中丞南掌院方麓王公文

嗚呼惟公世之真儒邦之司直白首窮經富於
著述自南總憲邇郎爽鳩五十餘年一節不偷
自公之暇一編在手研精覃神千古師友公所
論著周禮春秋尤邃于書膏腴畢收公昔持節
分憲浙右諸生屢進嘗被公誘嗣交太史通家
往來晚玷南雍公也掌臺公年彌高而氣彌厲
恪勤政事著述不廢迨公懸車余一造廬杖履
蕭然貌瘠神腴謂公之壽必迨衛武賦抑之詩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無毫捨我如何一別公忽遊僊人誰不死公平
德全况也紛紛庭階芝蕙太史而下後生可畏
有終者壽不朽者言誰傳儒林公名不刊寒雲
其滋氣肅天高公神何之鑒此溪毛

祭馬在田郡丞文

萬曆癸卯夏六月哉生明郡丞在田馬公以病
卒於官邸又三日計聞武林又六日其同年弟
兼部民馮某謹以清酌庶羞率男諸生驥子鵬
雛壻太學生沈鳳哭且祭之又爲文呼公而告

之曰嗚呼憶公始臨辛丑之冬余時將雛就吳
乘龍謁公彩鷁醉之梵宮各出兒壻侍坐虔恭
既欣聚星亦感飄蓬夜闌秉燭彼此禿翁公生
中原才高氣雄兩典劇郡民和政通淮海毘陵
棠陰龍從天子嘉之擢公治戎憲節金紱樽俎
折衝宜公直上天門九重如何折翼手板在躬
始謫塞北量移江東吾邦何幸福星載逢佐郡
兩年半在病中間出視事遊刃於空吏才既贍
文翰尤豐喜對賓客唱和雕蟲余數過里魚服
快事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相從公必強起延坐從容二子在侍賓友或同
有時投轄厭厭夜鐘叩公經濟淋漓滿胸尤長
邊計指畫不窮公息六月旦晚搏風天何不弔
遂逢鞠凶初見公病杞憂忡忡欲勸公去攝生
雲峰囁嚅不吐余卽負公公寔梗枿何不喬松
同籍五六宿草蒙茸公尤耆舊吾情所鍾憶別
未幾計聞如夢公之二子蘭茁桂叢翻飛可待
公門其隆生必有歿如環始終所以至人能契
其宗牛山可鄙漆園何工公之明悟寧戚厥衷

吾子吾壻公視猶子率以哭公公神臨此

祭袁太冲先生文

德靖遺老寥寥晨星先生久壽足備典刑余識
先生二季是因非之微之雙玉並珍余時攀附
投社入林卅年之間或飛或沈乘車戴笠義炳
丹青未壯事公忽迨衰齡嗚呼先生國之老成
成名甚早涉世何速初郎爽鳩中歷風塵晚徙
王官禍起寺人垂老被逮伶俜苦辛于時二季
聞難赴京蹙蹙寒驢執別友生先生何傷詔獄
快事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四
鬼新俄而南歸百折不磷先生之學淹博多聞
先生之才鞭撻風霆先生之譚縣流屑瓊先生
之貧四海一身東西南北終歲跋踈有子而才
命亦不辰微之晚轍投筆從軍南樞在堂北計
亦真何況身後祝融相侵幸出烈焰就窆青岑
吉凶禍福糾纏難尋公困再世孫枝忽芬仁者
有後此豈虛云庶以慰公屬續欣欣余忝通家
哭公宜早竟以事羈傷哉宿草絮酒炙雞耐公
千兆公庶來歆颯然雲表

公祭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

大學士致仕華亭徐公文

嗚呼惟公昂宿降祥高嶽孕靈應期命世翼我
皇明嘉靖之季壬人竊柄孤忠默挽回天悟聖
運屬鼎革改父爲難公草遺詔天下翕然公在
政府先後二紀不激不隨用襄上理格猜以信
激濁以清惟公之功彰矣雖名昔在肅廟國本
幾殆且議南巡欲發者再黃臺絕咏白雲罷謠
社稷母聳僉曰公勞爰自嘉隆至今萬曆士安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五
逢掖農安稼穡公身雖退公澤尚存三朝元老
四海達尊壬午之秋公滿八袞有司上言禮問
方及公庶加七爲抑之風天子割袒蒲輪迎公
如何昊天不憖一老公勿可追列星皎皎訃聞
之日天子輟朝公卿以下莫不哀號祭葬易名
恩禮有侈生歿榮哀於公已矣况公庭階玉樹
歲筵慶餘善積惟公是貽某等不佞幸從公後
懷公典刑以庶不疚公功在人公神在天敬酌
椒漿以告几筵

祭徐大來太僕洎配董恭人文

嗚呼太僕南州之裔自虞遷吳蟬聯富貴公幼
秀朗爲明時瑞壯登甲科以階騰仕初郎司空
尋加冏貳寄宮之役公有勞勤天子嘉之增秩
賜金雲霧忽起公乃投林計然之策末效其一
廼用于家錙銖纖毫乃營園林乃治宮室選色
徵歌卜夜繼日公之戲耳聊寫吾鬱懿茲恭人
女士之特來自茗谿送車盈百靜一端莊其儀
不忒富而能儉貴而能抑樛木廣愛小星咏德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六
寶婺雖潛明珠繼出公于此時破涕爲娛月日
未幾忽報公徂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吉凶倚伏
理故難拘嗚呼公才宜爲世用如師子兒惡靜
喜動時方急士奈何棄公無裨于國使豐其宮
我之于公周旋甚久知公甚深惜公無已三十
年來屢登公堂縱橫名理切磋文章久而益敬
樂而多方室家相見停舟命觴感今追往有涕
浪浪公身後事賴有佳婿納言宗英輔車之勢
存孤禦侮歿生靡二公庶欣欣含哭入地不腆

溪毛佐以椒漿雙神何之肅然在傍

祭改行太僕寺寺丞語溪養心呂公文

嗚呼先生卽世五易歲矣不孝與先生生幸同郡聲教相聞又竊管執鞭于先生之仲氏泰興公益習先生爲人謂先生質直淳謹有道德長者之風遂不揣微寵于憲修氏以次兒鵠雛爲先生令女辱甫及成言而先生病且歿矣痛哉已嘗一再登先生之堂瞻仰先生遺像撫先生幼孤因泰興公國賓公叩先生踐履想見先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爲人益欷歔不能已卽受命泰興公以敝帚爲先生役媿不能掄揚盛美百一爲先生羞所幸鵠雛漸長能從扁舟親省郭安人起居與先生令嗣嬉戲翩翩繞膝足慰安人晚景而先生竟不及見也痛哉卽他日徼天之福以克成禮子姓振振不隳閭閻詎惟賤門之光卽先生寧不欣欣地下哉歲三月之七日爲先生窆窆之辰敬陳一觴爲先生酌嗚呼生存華屋忽焉山丘聖賢皆歿誰挽迅流人之云淑庶其千秋公神

在乎絳宮瀛洲

祭鍾西星文

嗚呼惟公弱冠登朝黑頭典郡折而復起盤桓不進如公才器何所不宜精詳敬慎允矣吾師公在桐汭余亦薄謫公弟畜我如膠投漆周旋三月誼乃千秋時公乏嗣控神以求相別未幾余忝雍席公即爽鳩相望南北書來款款慰我渴飢喜公生雛神貺在茲公有通才而起謫籍謂公旦暮金緋熊軾曾是積薪躋於屢推一病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八

不起命實爲之以公清望宜至公卿而終郎秩以公厚德宜享期頤而未六十誰扶廣柳至自帝鄉藐焉二孤衰經在旁路人酸辛親戚悲傷惟余鶯劣忝公末契青山始歸公喪適至何以酬心惟一掬淚嗚呼去去華廬歸來一丘爽鳩何樂牛山何憂有如旦暮喻之浮漚以公宿慧當必了此絳宮蓬萊神乎至止我作是言一笑相許

快雪堂集卷之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座師汪雅堂先生洎師母江安人文

嗚呼惟我汪師興自新安父丞當湖卑位多艱
公猶贊校出訟父冤太守擢掄是何草豎日月
未幾爲郡司理太守郊迎變化何駛士真難相
夕死朝榮公于斯時寵辱不驚安人之智先識
禍萌公在檣李神明豈第士安其教民誦其恕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二

四登薦剡僅陟南署始踐亨途亦履危機太守
墨敗乃公是疑如公之才不至金緋歸築遂園
蕭然宴處佳客麗人揮觴接塵人壽幾何請看
逝水遂營生壙死使我埋家貧不問子死不哀
生平之樂惟有酒杯安人賢明出自令族相夫
勤慎馭下慈肅晚佐公娛暹勉旨蓄公沒未幾
安人繼之雙玉同埋宿草棲棲千秋萬歲樂此
園池伊昔吾師浙闈分考所薦三人余更年少
公曰汗血早當雄飛果踐斯言公喜可知憶在

南都得公手示爲我作傳以覺來世遂聞公訃
狀公銘公未及奔哭十易青龍公身難贖公恩
未報酬公溪毛公神鑒照

祭封編修陸公文

嗚呼令子與余等契兄弟而翁吾翁在彼猶此
公興于婺族望清綺上襲華構下開令子振藻
園橋播芳梓里孰是令德宜享遐齡七十五年
怡怡視履令子曰諱吾父老矣拂袖歸來屢召
不起萬鍾何爲寸陰足喜天獎孝衷果及送公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三

我殮我舍必親必躬子情無憾天壽有終余聞
公訃百感填胸每憶送孥丁丑之冬相見道途
婆娑兩翁生後沒先久背音容又傷奔哭抱痛
靡窮嗚呼同爲人親修短無定同爲人子有幸
不幸公雖告殂而積深慶白雲亭亭涼風在楹
遠托蘋藻以寫哀情公神在天是鑒是聽

祭楚雄守常公文

嗟乎余與公生同邑也長而同膠庠也鄉同舉
也舉而同出新安汪師雅堂之門也仕而同南

雍也余忝爲之長而公屬也公徙官而不離乎南也數載周旋腹心而道誼也余歸而君楚雄也握手離亭傷遠別也公去而嫂氏留病不能俱也公生兩雛長侍行也餘六十而始一孫也公去兩年音書絕也天末依依望公覲歸而握手也訃音忽聞心驚疑也旅櫬來歸經萬里也嗚呼公爲人忠信廉潔才猷揮霍爲人謀竭盡心力終不告勞有君子長者之風一青氈三十年晚陟二千石未展其用客死萬里外名不登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

祭吳霽宇太翁洎配凌碩人文

嗚呼惟吳之先承兩司寇公以昔孫鍾靈孕秀出後中河克嗣堂構配凌碩人壹德並茂卒柔嚴姑瑟琴並奏割田平量裁濫塞竇公與碩人一先一後用登其家陪于先授公才甚大僅舉

子鄉公車屢頓施而未光碩人之賢薦淑無傷貫魚以寵獲雄果雙是夫是婦宜壽宜康天何不弔潛神掩芒公隕癸未二孤尚稚食之教之阿母是視既立既婚曰吾已矣掃除一室奉柩而棲焚香誦經病不禱醫先定終制藏之篋笥臨終授子啟而行之去公十年而喪母儀令子仲庚與吾鵷驥幸聯婚姻高大非儷仰公及媼日月之際昔在淺土悠悠年歲今從吉卜將埋雙蛻乃陳生芻乃潔牲幣率子若孫就位而祭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四

惟鑒芬芳幸無我棄

祭吳年伯德園先生文

嗚呼惟公之先館閣蟬聯公少多才作賦草玄五車四庫無不窮研發爲文章囊倒河懸才高數奇不逢何媿不在其身而在其子綸章錫公人爲公喜公襲衣冠塵蒙不啟與天爲徒不交俗侶名山遊目清泉洗耳仲子肖公文彩風流跡淹簿書心醉墳丘家庭之間揮洒唱酬諸孫林林樞樞奉羞如公之樂人間鮮儔胡不駐顏

忽嘆藏舟顧與仲子金蘭膠漆仕臨吾鄉舉同
吾籍近聯葭葦遠托親戚聞公之訃有涕橫集
哭公不時乃以事羈敬陳椒醕佑以蕪詞公不
可起公神何之其鑒芬芳飄然來斯

祭項少溪文

嗚呼先生何以死耶先生之才具足康世而僅
參乎列藩先生之文章足以華國而不登乎詞
壇所以攄先生蘊藉而展先生生平者庶幾職
方之一試而隨以投閒先生之子虞之庭堅予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五

忝夙契道義金蘭方奏捷于禮闈而先生病瘳
漸以纏綿予時賀先生于臥內形神雖倦而應
對便便爲述佳夢頗有歡顏豈意伯氏錦還之
日而遂爲先生埋玉之年嗟乎先生名高行潔
器周識圓朝想良彥鄉推大賢雖百身其願贖
而胡爲乎一疾之不延遠近太息親知泫然予
雖孱劣服先生之教而懷先生之惠已銘心而
戢肝技淚陳詞永矢勿諼

祭袁六微之

嗚呼雲間社中君才且少與兄非之齋名異調

吾黨先後霄途連翩二難同滯君獨路邊曳裾
王門擊筑燕市班筆易投蘇裘終敝君更多情
留連酒家歌殘蒯緱淚洒琵琶有特一擲百萬
立盡白首不移以至大困室愁青鬢堂虛綵衣
君皆不顧聽人是非君豈無心猖狂自放巨魚
失水終期破浪晚遭奇窮改服卽戎執鞭爲之
以詭一逢天高莫問定命難侵猿臂不侯夸父
鄧林邯鄲南柯無小無大烈士徇名焉論成敗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六

祭彭欽之

余昔羈窮君最念我授食置壁義高今古羣彥
如雲余才最驚賴君餘輝首玷圭組從此海內
知有馮生羣彥繼之共振英聲君雖不遇亦享
大名至于末路艱苦伶俜越石被刑冶長縲絏
君亦何辜久乃昭雪昭雪未幾一疾奄忽天于

善人何其酷烈君之少也裘馬休休結客金
片言山丘中歲偃蹇志在千秋力不抗命屢空
長愁嗚呼有才如君胡爲蓬蒿行如君壽止
六十天道悠悠孰云可必憶丁酉秋君應鄉闈
據鞍鏐鏐余及見之而今已矣薤露可悲我之
哭君炙鷄絮酒車過腹痛雖戲而厚仰德懷人
昔者吾友

祭姚伯道文

嗚呼伯道其人如玉生于名家丹山鸞驚媿余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七

晚交飲淳挹馥地產名茶君也多蓄白下武林
歲遺相續余返家山君乎我期虎丘明月我至
君歸再期湖上桃花始飛出門而阻從此長違
一晤之緣天且靳之況其大者實命不齊傷哉
伯道幸有兩兒清標玉映麗藻珠輝賓客滿前
歌舞後隨法書名畫傾囊不辭孰謂君死死而
名馳商飈始勁黃花滿籬我乘一葉于彼畫溪
何以伸情絮酒炙鷄呼君不起涕泣漣而

祭曹鳳陽孝廉文

嗚呼孝廉侍御之孫老鳳將鵷待時飛翻胸羅
五車筆揮萬言俱老公車何命之屯癸未之冬
憶始識公常袁同遊笑語從容又十餘年而交
公子片言投合遂成知己樽酒論文甲乙彼此
或來武林或泛婁水退述相思淋漓滿紙公聞
其狀爲之色喜小兒何知得幸太史余在白下
公也遭艱歲月無幾復悲逝川聞公之訃于今
一年乃子煢煢門戶獨肩内外公私苦心萬千
書來云云余爲潸然乃子高才履困益堅霄途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八

非遠咫尺騰騫不腆芳菊以獻几筵公庶鑒之
乘雲而前

祭王逸季文

嗚呼逸季弇州少子才如干將莫可迫視精心
舉業叅玄去滓捉麈相向開心傾耳竹箭之交
東南之美余每相見弇州不死續集巨麗富于
前編君任校刻至廢腴田剗剗初落君亦不延
捧讀增慨泣下潸然人傳君夢其言頗悉聖者
在前坐而呵責君跪受教懺罪甚力甦而斷暈

抑遠聲色知君多生應真接席師友之間提警
篤密月日無幾忽報君疾因而破戒以至于卒
寡妻可念矧無兒息傷哉逸季胡至于斯弁州
箕裘伯也獨支蒙莊有言彭殤可齊君雖無年
亦胡足悲以君宿慧豈涉昏達弁州在天復益
佳兒不腆溪毛聊寫吾私冀君來歆乘雲而嬉

祭沈志崇文

嗚呼公產華胄家于水鄉父兄三世赤霄遊翔
公處其間飡英沐芳余因太史始登公堂公才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九一
有餘不屑祿仕第五之名豈減驃騎濬冲竹林
仲長樂志況有佳兒文章宏肆南北再斥而名
益彰近滋蘭蓀庭階馨香旦暮天定玉署明光
何不憇遺白日西藏維余幼女事公諸孫成禮
幾何芝枯蕙焚嗟此孤寡伊誰撫存呼公不起
衡公深恩吾倩云亡先公一歲公屢過存相對
揮涕春蔬夜杯輕舟時繫而今已矣幽明忽異
嗚呼公壽望七不為無年兩子多孫美宅良田
堂構有托書香有傳薦公溪毛公庶欣然

祭沈超宗壻文

嗟乎吾與爾父石渠膠漆爾兄爾弟俱生京國
戊子南歸里門赫奕父母夫婦金緋綸翟賀客
滿堂英雛繞膝人曰德門餘慶無斁如何一旦
道消勢易太史溘先觀察嗣失晚殲爾母門庭
淒寂爾與爾兄煢煢呱泣爾父身後忝結姻戚
高大非偶爾祖降擇爾屢我顧冲齡茂質揮洒
大字逼人咄咄必為令器綿爾世澤我在南雍
爾至就室成禮卽行母疾孔亟姑婦相見首尾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日次年仲秋余歸爾逆望日得雄報我喜色
我時就爾作湯餅客周晔再行歌吹鼎沸武林
長溪一水猶隔爾更就我買鄰僦宅湖山勝處
花月佳集少長俱從爾常在側爾質奇穎寡嗜
紙筆我以為憂而爾不力名優歌舞古墨遺蹟
晚更好奇小試黃白意匠所寄匪云其溺以爾
之才回轆簡策輔以良友何所不入惜也夭折
虛其秀實爾之別我去年七夕兩月之間生死
異域爾病遺歸萬分危急輕舟奔赴惟恐不及

瘠軀失故聲音乖昔再三托我文我墓石彷彿
可辨誰不酸鼻勉進藥餌猶支數日幸爾到家
骨肉無析爾亡三月又添次息爾有遺言果信
無忒爾兄北歸形影單隻哀纏手足痛割琴瑟
屢欲作文悲哽思戢月日不居周歲行卽念爾
始死崩摧胸臆薄陳絮酒寫我悲戚素幃蕭蕭
涼風淅淅爾神何之悅其來格

祭蔡太學文

余昔擇地余溪往還識君父子倒屣邀驩父也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二

叅軍先澤綿綿君遊北雍六館名傳宜振家聲
克中青錢如何不篤命之不延君之仲子侄女
姻連吉凶慶弔情非漫焉余仕南國四年之間
交臂相失宿草芊芊笑語不聞素幃寂然寡妻
慘結愛子悲填況也老親抱影閨天滿架詩書
負郭桑田庭階之下森森芝蘭人誰不死君死
也安不彫不琢乃純乃全彭殤可齊誰非大年
君神何之恍在余前敬薦溪毛侑以哀篇

祭吳仲虛文同黃貞甫虞長孺

嗚呼仲虛多情嗜義于吾三人足稱臭味去歲
別君以葬伯兄窀穸未幾疾病忽櫻朱夏計聞
人倫傷悼而況吾黨交非以貌雙雛尚幼誰支
素封寡妻猶子輔車相從始君哭兄情悲意激
金石之文吾輩握筆曾未再暮修而哭君孰是
敝帚忍爲君文以君忠朴好行其德宜登大年
而不五十爽鳩之樂牛山之哀古今一揆大悟
孰開君于三寶給孤戰勝一滴在海窮劫無竟
我信君神必越霄途殺蒸桂酒屢舞婆娑君庶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我歆其來徐徐

祭黃端甫長公文

嗚呼公副憲元子學士喆兄竝爲國華益振家
聲每憶丁丑公車同業學士指南公任確切俄
而同舉遂玷石渠公亦高騫徘徊鳳池尋擢栢
臺自南而北例始于公出按南粵霜威所向部
內肅清品流無濫苞苴不行如公才望雅操冰
雪臨事若驚憐交如熱宜登三事其用始盡胡
爲閩臬遭廻不進公曰命也林居可樂學士同

時亦違紫閣諸我兄弟集我賓朋教伎徵歌鼓
瑟吹笙余老西湖客視故鄉至必訪公畱連杯
觴公或出遊顧余湖曲必載聲歌驩呼達旭學
士捐館先公五年人壽幾何樂者爲賢公性真
素謙冲自牧自困而亨進退維谷開口而笑歲
月幾何經時不面以哭代歌公之令子余之門
生咫尺霄途旦暮勃興公何不待而卽長夜羨
公暮齡猶添玉樹長君能兄公亦何憂雙枝並
秀慰公山丘同籍故舊彫落八九余忝霽光朝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一
露何有餞公之行有淚如繩絮酒炙雞以娛公
神

祭葉章含給諫文

嗚呼余昔癸未分校禮闈頗稱得士君名寂馳
初閱君卷才氣奔佚首薦不能竟置二十鄉會
同名數或宜然庶幾詞館顯君如椽君更有志
雕蟲是恥竟不入試願宰百里初試金谿再蒞
蕪湖不畏強圉惟工撫摩媒妒司理謗書非一
君曰有命竟爾得直天子召君置之諫垣權姦

數戰避君直言更以才名司衡楚試羽毛齒肉
悉爲國器晚議東事曲突無功君籍可削君名
愈隆歸來十年課農教子上終君一疾不起
君年已矣其用未盡君有子三庶恢餘燼媿予
林壑屢登君堂焚枯酌醴白頭相莊君素矯健
偶疾何害不謂纏綿醫藥不迨君沒無幾外侮
忽侵豈知下石昔稱斷金一歎一生交情乃見
翟公所書古今何憾白日易匿長夜悠悠哀君
就殯行卽山丘敬託短素寫我長愁君何之乎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四
有淚沾裘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鄒母羅太君文

嗟嗟太君壯失所天篤生令子爲國擊姦三仕
三已直節如弦所傷聖善一命未沾況未舉孫
寥寥膝前是母是子天壤之間其名則侈其福
未全余于令子幸爲同年兄弟之契膠漆椒蘭
而母吾母休戚共焉爾瞻南仕再辱周旋問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三 二
起居步履仙仙猶秉家政出入米鹽八十大慶
余作壽篇百斯千斯語短情綿曾未幾何計音
忽傳姑媳并命令子悲纏方今運否拯救惟賢
朝野喁喁首屬爾瞻雷霆霽怒雨露且覃億兆
咨嗟傷母不延嗚呼人命如電芭蕉匪堅漚起
漚滅何後何先古稱不朽立德功言令子庶幾
母也並妍蓬萊絳宮乘雲往還絮酒隻雞千里
告虔太君有神鑒此芳荃

祭鄧太夫人文

惟母之賢海內所欽宜婦宜母式儉式勤既壽
且康而晚見孫伯兮仲兮捧觴欣欣胡不干齡
吊者在門某等始筭詞館尋側南雍幸居仲後
式範食風仲欣亦欣仲戚亦戚母計遙聞心驚
涕出嗚呼哀哉仙耶夢耶百年暫戲生死哀榮
惟母則備母壽有終母名無已涼風既生白雲
英英總幃颯然母神如存薦羞陳辭母庶來歆

祭屠母趙太君文

於惟太君女士之英少茹荼苦晚逮榮亨有子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三 二
六人惟季也才華搖星斗名走風雷才高數奇
遂逢謠詠握有鴻寶囊無金錯綵衣媚影菽水
含春是母是子陶然天真惟余驚乘令子同舉
傾蓋投分一笑心許令子領邑余旋歸里偏舟
婁從倡予和汝起居太君溫然色喜若母吾母
視余猶子每憶庚辰太君抱孫余偕君典千里
及門喜噉湯餅戲訂姻婚沈姬免身天惠得女
緘書清溪願諧宿許余忝饗修死陵是征一段
奇事千古交情爲歲幾何而我三士或死或生

或出或處浮雲列缺須臾轉徙白髮素心東海
橋李人壽七十古云希有而况太君九十又九
以望百齡旬朔之間海內知舊徵詩綴篇賀客
填擁將在新年如何殘臘委蛺而仙所可喜者
沈女初歸銀河畢渡寶婺藏輝易笑而號更賀
以吊凡我同心千里共悼夢禎小子守官陪京
不能赴哭我心忤忤不腆之儀緘以蕪詞太君
有神其式臨之

祭于母虞太安人中甫母也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三

蔡

嗚呼太君戢耀玄冬首春而計我懷忉忉太君
之生虞實望族出嬪高門夫賢子淑子淑且多
仲也白眉癸未禮闈余幸舉之惟昔叅軍亦忝
交籍是父是子廿年膠漆歲非龍蛇殲我叅軍
太君繼之喪禍孔殷我聞仲病病甚幾死一息
僅屬奈何堪此仲喜而喜仲悲而悲蒲伏千里
咨嗟涕洟仲既聞道當一死生藏山非固逝川
不停要言玄論親必熟聞譬如久假欣返其真
况于太君死而不死玉樹青葱庭階具美善積

慶餘後當鵲起窀穸相從亦何憾已我之來思
夏雲始滋敬薦溪毛緘以哀詞太君有靈式降
于斯

祭于母李太君文

嗚呼太君長孺之母賢子賢夫雲霄接武梗楠
在山蛟龍出淵源潔流清於理則然每憶已卯
請告而南始識長孺弱冠之年喜其開敏期其
飛翻果克有立爲時豪賢制策夕奏抗疏朝傳
首犯忌諱指斥神姦憂時賈生懇惻陸宣章雖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四

蔡

寢閣清論歸妍旋從喪疚歸臥雪川太君安養
彩衣仙仙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乃順世論將母
而比謁選中舍鳳池翱翔太君忽病醫禱萬方
終不能起廣柳扶將擗踊哭泣哀感路傍嗚呼
太君閨譽夙彰宜婦宜母慈儉溫良譬葵旃檀
表裡皆香况有令胤助其聲光余忝通家廿年
世誼守官陪京不獲躬祭乃獻溪毛佐以荒詞
太君之神宜無不之赤霄絳雲恍鑒于斯

祭李淑人文顧元菴司馬元配

天佑國家而生賢佐必生英媛陰效是輔於惟
淑人作嬪高門巍巍司馬位高望尊淑人治內
沼沚蘋繁天子曰咨綸綍宣恩淑人有子雙闥
詩禮况衍孫枝瓊瑤濟濟司馬東山物望攸寄
蒲輪方來婺星先逝莊氏鼓盆潘生悼亡司馬
多情哀至則傷况也淑人淑慎端良天胡不憖
失此孟光日居月諸窈窕倏忽同穴之誼大痛
難抑余於司馬忝附石交淑人之賢通家所高
離限江海一帶非勞乃不能前遠寄溪毛淑人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五

之神玄宮絳霄倘鑒斯文忽下靈鑣

祭陳母林太孺人文

嗚呼陳母淑且莊今從子于官壽而康兮子爲
清郎客滿堂今被服仁義椒蘭芳今有甘有脆
恩母慈今含飴弄孫時娛嬉今年滿八十步仙
仙兮千秋萬歲賀觴前兮如何一朝忽長歸兮
賀客未集昂者隨兮吉凶糾纏信無倪兮而子
脫穎出余門兮歲踰十五離合紛兮萍聚白下
如肉骨兮同憂共喜相形跡兮樂母之壽悲其

逝今而子傷摧寧忍睹兮閨天遙遙秋風厲兮
素旄翩翩廣柳邁兮路人含酸矧氣類兮溪蘋
沚毛寓一哀今惟母有神颯然來兮

祭王母朱夫人文

嗚呼名臣名媛相待而生世道之幸家道之亨
台星婺宿雙照婁水夫人師相一彼一此我戕
夫人笄而嬪王以迨白首靜一端莊孝孚七著
仁洽烝嘗親賓僕御上下肅將師相生平怡情
寥廓世故家事多所遺落夫人相之拮据斟酌
快事堂集 卷之三
六

家衆千指悉稟畫諾師相在朝一德格天至于
勇退東山宴然實賴夫人琴瑟韋弦如何一疾
大命不延天於夫人既隆其匹胡薄其筭褒不
滿七天於師相既遺之佚胡奪其配衰年毀瘠
吉凶之故巧曆難齊所以達人鼓盆而嘻何况
夫人生榮死哀有女而仙有子而才森森玉樹
長于庭階前因深植後福未涯豈涉冥途必踐
蓮臺上真接引鸞雀往來夢禎小子門牆二紀
恩兼生成情通憂喜不腆芳菊緘以蕪詞涕豈

無從墳墓莊斯

祭沈孺人王孺人文

嗚呼孺人之歿寒暑再周生存華屋忽焉山丘
人道何促玄塗何修哀哀子婦聚哭松楸僕御
謂嘆親戚涕流稱未亾人八歷春秋攢眉蒿目
宵旦以愁于今合并魂魄嬉遊况從尊章定省
非悠人間永隔地下相求二鵷有才克紹箕裘
佳孫穉穉氣可食牛孺人後福如川東流余忝
年籍太史辱收矧連昏姻共喜同憂敬申薄祭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七
清醴庶羞溪毛雖微可薦諸幽神無不之恍卽
斯歟

祭張母文

夫人有聞以子君一君一之才南金少匹余昔
南雍校藝相得喜魁大廷承明載筆母訃忽聞
筑筑纏戚賀者在門吊者在室母之於子何必
已出美疾滋毒生我必石何況慈幃惟順無逆
君一有成駢母之錫朱芾方來白日遂匿生死
榮哀食報靡極

祭李母吳太孺人文

懿哉太君封公之配篤生令子英英國器令子
君實特妙文章余忝切磋喜其名揚如何一跌
尚淹花署別親三年南雲婁顧母故多病藥餌
尚支如何一旦生死別離令子辭歸朔風淒緊
父子相見聲吞淚盡而翁之起備嘗艱辛太君
相之宿著勞勤子顯而顯瑜翟初錫宜享百年
天不可必令子有女字我沈甥吉夢是踐欣然
締盟沈甥忽孤悲纏令子千里緘詞唁生勞死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八
禍福糾纏兩姓共之通字之誼不勝淒其太君
之壽已踰七帙育子而貴如東之日再命三命
華母于幽母也何憾翛然山丘

祭沈親母

嗚呼孺人吾女之姑義以教子勤以佐夫提身
率下閨譽日乎胡不百年而卽玄廬傷哉親翁
需次京邸哀書忽聞痛纏故里兩鵷兩婦視殮
視舍秋風掩涕夜月懷酸曾母儀之勿待何朝
露而溘先嗟乎惟死與生如夜與晝賢聖凶愚

何恒何就孺人有子俱才且賢夫稱盛德不愧
所天善積慶餘瓜瓞綿綿孺人有知其必欣然

祭周母王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奉議之配令德令儀宜外宜內愛而
能教儉而能施生有嘉聞沒之餘思余之仲女
宜人長媳白髮青裙曾瞻顏色日月幾何窀穸
已及玄冬初收舊綬既沒痛深子婦哀纏親戚
玄旌搖搖素車轡轡華屋日遠泉臺日親我有
既馨我酒既清泫然出涕以祖其行嗚呼宜人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九

夫賢子好人誰不死宜人壽考况從奉議一丘
共保宜人有知一笑雲表

祭亡女文

眞實居士歸自白下其明年己亥三月之晦始
克造海上卽吾亡女之殯宮呼其神而祭之於
是吾女之亡三年矣傷哉嗚呼謂汝眞死音容
宛爾謂汝不死呼之不起汝傷汝痛命胡止此
汝母早亡所生惟汝汝又無兒汝亡已矣吾首
舉汝時猶弱齡汝母產暈幾殞厥生吾實腹汝

自夕至明惟時既望春樓月盈吾戲指月錫汝
幼名月之晦朔窮于三旬汝筭應之厥兆已成

自汝生後吾逢百罹幸登鄉薦陽和始回汝字
高門繞膝娛嬉明年落羽八月喪妻汝纔五歲
覓棗與梨賴曾王母晨夕提攜其又明年娶汝
後母就室于杭將汝共處先時沒母忽夢婦姑
一壯一少挈一女雛曰此而女而善撫摩及既
見汝始悟夢事形容長短儼然肖似吾母吾妻
降鑒于是以故後母視爾彌至其又五年吾始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

登仕或返柴荆或娛帝里吾女必俱且挾二子
憶昨嫁汝壬午上春忽踐燕路汝留海濱秉燭
有篇聊寫苦辛明年吾歸以哭先人爰追罹謗
青山食貧十年之間多居武林海上往來跋涉
勞勤吾憂共憂吾欣共欣吾旣賜環佐鐸南國
汝從所天卒業樸樾入奉起居出娛琴瑟平生
愉快此其一日吾再南擢汝送至吳別時感泣
語絮情 年而步幽塗璧碎珠殘蘭凋
蕙枯汝之亡也以哭愛子母子并命四日首尾

先時汝母將弟暫歸忽兆神籤骨肉當離亟行
過里聞汝失兒知汝情至宿病難支速遣二弟
往護視之仲弟先至汝已瀕危執手訣別語委
神悽父母之念覩縷其詞傷哉吾女何爲至斯
吾在官署兩夢墮齒先哭爾叔嗣又哭爾不自
殞滅延禍無已竊念吾女生而明智孝經女訓
略舉大義精曉絲桐傍迫曲藝裁縫織紉特其
餘事篤孝尊章敬禮夫婿晚遭舅病割股和劑
淑慎其身終溫且惠先妻淳篤而汝穎利芝草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一

哭荃兒文

荃兒海鹽沈氏子余長女所出小名狗狗余易
之荃兒家人呼熟仍曰狗狗生丙戌四月戊子
死戊子正月乙巳其死以痘首尾三歲計在世
六百一十八日耳傷哉余亡婦早世所生惟嫁
沈氏一女女惟此兒又多病再能生育與否未
可知是余亡婦遺種惟此一塊肉耳奈何可死
荃兒初生余至海上視之抱置膝上令蠟工淨
髮骨氣清堅啼聲有力甚喜歸告余婦謂必易
養後余女兩攜之至杭初至右耳生毒流膿面
色清瘦顧神氣無恙任兩月餘易乳母而去比
再至則甚黧能伺人嗔喜爲去就能呼娘及爹
稍久能呼外婆呼余亦曰爹初見余攝冠帶則
驚喜相視余與外氏並居外氏兩世俱在堂亦
漸能以尊行呼送目動頭條忽會意闔門大小
無不人人憐愛之兒不畏生賓客至者亦不避
或相傳抱持以爲笑樂與之酒則喜能盡一小
杯兒太露精彩亦疑其難養察其所生支干甚
吉兩目炯炯射人周身骨相無一合難養法者

獨坐好盤膝類僧人跏趺余婦曾一言之然愛
憐之甚萬萬不慮有此也舊歲秋冬杭城痘疹
盛行而全活甚少荃兒在甚爲之懼竟無恙以
十一月廿二日歸余適有事攜李先一日出門
不及送荃兒母子歸問荃兒去時作何狀婦曰
荃兒出門矣復入中門返顧而去蓋戀戀云荃
兒喜弄猫及乳狗牽尾曳足惟兒意聞沈氏亦
有乳狗恐母護子或驚荃兒戒乳母及婢謹視
之勿令近乳狗如居杭時也荃兒在此尚不能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三

獨步人扶之則行如飛比歸遂能行且能言日
對母道說居杭時事計荃兒別去兩月耳頃十
九日忽聞其出痘余夫婦倉皇驚問得其狀甚
凶已九日矣急遣奴子視之比至兒遂斷氣又
二日奴子還聞荃兒訃傷哉是余婦訣兒於中
門返顧之時而余則又先一日矣其日余忽忽
出門不及再三撫弄兒豈知其爲死別哉哭荃
兒因念其母方居杭時兒或跳蹶母聞啼聲倉
皇驚悸呼婢誚責雙淚欲落一旦失掌珍其痛

楚崩裂不知何狀相去兩日程不能飛往視之
念荃兒母子因痛亡婦遺種眇然不知此後尚
能衍此一脉否傷哉昔唐顧况哭亾子甚痛作
詩云云亾子地下聞之請于司命者再生爲顧
氏兒卽非熊也吾壻女於荃兒哀酸思念之情
不減顧况荃兒有知或再生爲沈氏兒以大其
門未可知也乃遣老婢賚山楮一束金銀錠五
百至瘞兒所焚而告之且述余哀情如此其詞
曰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四

有兒而死不如無兒黠慧而死不如愚癡嗚呼
荃兒爾生兩周而居杭者半載於茲爾父母愛
爾如眼中珠想爾跳地爲笑爲喜親我就我百
態千奇爲爾設榻乳母共棲爾歸兩月榻猶未
移豈知生別遂爲死離泉臺無骨肉爾皇皇乎
欲何之死者可生爾何不請於司命如顧氏兒
再生沈氏富貴期頤爾旣能言當解余詞爾豈
能悠悠地下聽爾父母之號痛而崩摧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三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四

策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問易稱天地交爲泰不交爲否君臣亦然三五尚矣漢唐而降治不逮古亂亡相繼豈其君臣未嘗交與抑所謂交者非也本朝高帝開基列聖續緒二百年來熏爲太和夫亦同心同德之臣是賴其所謂交者亦能揚厲其萬一與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一

皇上踐祚崇禮儒碩躬親講幄又間行召對之典官府一體中外謐寧蓋交之效已邇歲朝講久虛章疏寢閣中外大僚或缺不補大臣請告縻不聽去識者有錮賢廢事之歎堂簾之分日遠釜鬻之形已成不交甚矣其將何道以通之與雖曰神聖莫及然萬機獨運得無煩且勞與茲欲聯上下之交回泰道之盛必何術而可諸士概于中素矣其遂颺言之君與臣勢相隔也然而道相成也相隔則君疑于孤臣疑于卑而

相成則君不得臣無以分其猷臣不得君無以行其志臣無以行其志則山林之中何不得焉而君無以分其猷則豈能以一手一足獨運天下而安其尊哉故君之求臣急于臣之求君知此則知交之義已天地之交不交而否泰異焉君臣之交不交而治亂分焉其始之離合在幾微念慮之間終之醞釀極四海九州之大故君若臣不幸而至於不交則爲臣者故宜兢兢于下積誠以爲感通之漸而爲君者又何忍不慄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二

慄于上以天下爲忒睢而輕士也哉愚觀唐虞之時堯舜以至聖垂衣拱手于上而四岳九官之徒都兪吁拂于下明良喜起之風千載可歌已降而夏商又降而成周其佐理之盛雖未足比隆唐虞而詩書所稱亦可以雄視百代下此則漢唐宋矣其君僅雜伯雜夷之主其臣亦功名富貴之儔當其盛時上一心以盡下下一心以媚上如高之於三傑也光之於雲臺諸臣也太宗之於房杜而玄之於姚宋也藝祖之於普

而仁之於韓富也雲龍風虎聲應氣求亦各一時之懿詎可謂不交也特其所以交者不以道而以功不以德而以力故其君臣之間始終之際多不能盡善以追三五之隆有由來矣洪惟我朝太祖以神武開基列聖以守文續緒其間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或宣猷廊廟或殫力邊疆或竭節于天造草昧之時或撫蓋於重熙累洽之日師師濟濟炳耀後先所稱同心同德之臣非耶然豈諸臣之獨賢亦太祖列聖所以盡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訓錄開人識見細旃之上優游啟沃弘益自多况見賢士大夫惟此一時而忍令隔絕故金華之席不宜久輟也二三大臣遽於學問老於世故鬱忠赤于胸懷以待咨詢久矣故召對之舉不宜久廢也防口如防川川壅而潰所傷必多况集思可以廣忠何忍置之故公車文牘不宜停閣不報也古者官修其方一官缺則一事廢但不及私昵可耳先虞其必私昵之及而縣其闕不補是懲壹而廢食也故推用之章不宜一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四

繫罷也皇上神聖羣臣莫及即所稱五者豈遂不闕聖慮以爲故事冗負有無不足爲損益萬幾雖夥獨操獨運足矣安所見煩且勞也豈知天下大器受之祖宗受之皇天獨智不能操獨力不能運故必與天下之賢者共之故唐虞之時門曰四門恐一隅或塞也聰曰四聰目曰四目恐一方之見聞或壅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耄期猶勤而禹益之徒猶相與箴規不已上之勅下曰汝無面從而後言下之告上曰無若

月朱傲夫舜之無傲而禹臯之無面從卽三尺
墮子猶辨之况其君臣之間哉嘻此所以爲聖
人之心而交之至也皇上誠遠法堯舜近法祖
宗於以聯上下之交回泰道之盛何難焉敢以
此爲芹曝之獻

問今天下所急而苦無必然之畫者莫甚
黃河南連淮泗北接惠通一有溢徙不
哽漕則驚陵寢兼利爲難蓋臣謀士蒿
目而籌之不出塞與疏二者果孰得與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五

前此河臣嘗築高堰矣塞黃固口矣雖
暫嚮其利而害亦隨之褒賞未幾斥罰
隨至受事首鼠迄無成筭或謂雖有神
禹終無錫圭之日然與否與或又謂前
者後之籍方效其忠勤不幸受罰或始
受事而卒會其成功如此者比比而是
故河臣之功罪難明也其然與山東瀕
河州縣之苦河工甚矣監司守令露宿
于外凡五閱月靡木衡錢無筭而成功

猶未可全異將何以善其後與先後言
治河者無過開支河濬海口築堤動
掃捲四策而已豈盡然與禹之治水衆
功最詳而今昔異宜開塞殊趣諸生必
有概于中矣其試言之毋同同勦

晰乎利害之宜而後河可治也衡乎功罪之當
而後河臣可任也何也河自積石西來九折而
入中國其勢勁悍湍急挾泥沙而下河日流而
泥沙日停歲久則河身漸高勢不得不溢而他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六

徙也或者因而障之河身益高而猶隄防之是
議是止兒啼而以土塞其口也於是不得不轉
而議疏議塞者濟事之權利害半之而議疏者
無事之智何不利焉顧以多寡權利害之中則
疏之利常多而遠又無害塞之利少而近害或
不旋踵此之不可不晰也者河臣嘗築新堤於
徐淮間矣此亦不可謂非十年之利然以迅疾
萬里之黃流而一淮受之淮黃合流湖汴千里
而一隄束之不待智者知其不久今隄高于地

幾及丈餘夏秋水漲河與隄並隄寧足恃哉故決之上則潰通灣天妃諸閘而患在漕決之下則灌鳳泗而患在陵寢漕爲國命所寄而陵寢尤王氣所鍾此二者寧堪受患哉故前代治河單去其害本朝治河兼資其利故曰晰乎利害之宜而後河可治也禹之治水也八年而後有錫圭之功前此則鑿龍門闕伊闕聽之而已疏之淪之決之排之聽之而已舜固不從中制而益稷以下諸臣佐之亦不旁撓其權虛已以觀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七

有功罰以警有罪固也然賞行而適會其成功則勞非已出也罰行而適會其僨事卽孽非自致也以易決易徙之黃河而關漕渠陵寢之大計以多凶多懼之地位而無九年三考之責成則治今日之河非難而任今日之河誠爲難也故便宜假而後可以議事任事任專而後可以議賞罰賞罰定而後可以責成功故曰衡乎賞罰之當而後河臣可任也大概今日言治河者其策有四開支河也濬海口也築遙堤也勤掃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八

老黃河故道之說爲少優乎蓋聽河之自決而不可支不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也今故道自漁溝鐵線一帶地皆窪下國初陳平江始開惠通此實正河今起桃源三義鎮屬之瓦子灘約九十里河形尚存者三十里且其地皆平莽屢井無寄修其舊而復之有利無害至便計也而或者以爲道遠費巨夫故道不復卽費少而終遺其害復故道雖費多而必獲其利利獲則費可支害遺則費尚無已此兩策者至易決也曰然則故道復遂可百年無害乎曰不敢必也陳平江時豈不藉其利乎而後卒奪之害也愚安知夫後之終不奪也要之故道復而有以善其後權所云四策者而時修之則二患可以無虞不然則利害半也顧今日之計無長于此者愚東士也瀕河州縣之苦于工作而成功之未盡見蓋目擊而心營之素矣敢因執事之問而吐其區區豈敢自許石畫惟執事者教焉

問學術文章未嘗一也學術爲文章之根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九

文章爲學術之華真則俱真偽則俱偽故觀其文章而學術可知也今之講學綴文二家無乃太別門戶與方其高自標榜直以爲洞明心性上接六經而程朱之格言韓歐之著作棄之如唾至核其實豈盡然與又一彼一此互相非薄亦各中其病與抑能相救否也今之學術文章蓋敝極矣卽極二家之趨而聽其所至將安底與夫文章學術關乎人心通乎氣運有世道之寄者可云坐視不救茲欲揭孟氏反經之說以挽旣倒之瀾必何策而可

古者學術文章出于一後世學術文章出于二夫學術所以治心文章之根也文章者心之所發學術之華也未有學術正而文章敝者也亦未有文章敝而學術不壞者也文章學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或者岐之右學術者目文章爲剽技主文章者詭理學爲空談春花與秋實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

相背馳何以成歲功腹心與肢體相乖忤安能
立人道哉愚謂是兩者合則盛離則衰者也是
世道人心之大關鈕也然而得其救則離者可
復合而衰者可復盛也是又主張世道人心之
大機括也所謂救奈何救學術之衰無如正文
體而救文章之衰又無如明學術然文體可以
顯正而學術但可以陰扶則正文體尤今日所
以挽世道入心之大權衡也請得而究言之夫
學術何從來也自堯舜始洩一中而洙泗述之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顏曾思孟之徒翼之學術之正如二雁之中天
矣厥後火于秦黃老于漢浮屠于晉宋齊梁之
間而正者稍汨于邪非濂洛關閩諸名儒輩出
而辭闢之不將如宵途之未旦乎奈何今之好
奇也謂儒先之著述爲庸腐不足學而逃之虛
空以爲高不知得之心性失之倫常如欲超萬
仞之上而反墮重淵之下是學術之敝也文章
何從來也自羲皇始畫八卦而羣經伍之諸子
百家翼之文章之鵠如五岳之緯地矣厥後縱

橫于戰國靡于魏晉綺麗于齊梁隋唐之間而
鵠者益雜于輕艷非韓柳歐蘇諸宗匠輩起而
大變之不將如風舟之無柁乎奈何今之喜詭
也謂古人之造撰爲平淡不足學而慕之險怪
以爲高不知得之鬼神失之狗馬如已度羊腸
之顛而反躓于康莊之下是文章之敝也學術
敝而綴文之士益泯其心而輕之謂彼故蹠也
而堯禹其步趨何也文章敝而講學之士益玩
其貌而侮之謂彼卽虎也而羊其質何也彼此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二
之互相非薄病其能表而不能衷一也各鋤其
表而衷之亦相救之術也惜乎其不能而徒以
相諷也蓋自宋已然而今日尤甚夫學術腹心
也文章肢體也腹心在內肢體在外而後稱成
人文章春華也學術秋實也敷華于前結實于
後而後成歲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久矣夫
分道而馳也濂洛關閩之不可爲韓柳歐蘇也
猶韓柳歐蘇之不可爲濂洛關閩也時爲之也
然而學堯舜周孔者濂洛關閩其近鵠也驟而

語堯舜周孔是猶嬰孺而妄意室家也學六經
語孟者韓柳歐蘇亦其指南也驟而語六經語
孟是見彈而妄意鶚炙也何也漢洛關閩之爲
學與韓柳歐蘇之爲文猶二之者也由此而堯
舜周孔爲六經語孟焉則一之矣而無奈今之
好奇喜詭者之愈趨愈下也愚知其不爲鬼魅
不正也然謂人心何謂世道何故識者不得已
而議救學術之敝於僞也有真文章則可救文
章之敝於僞也有真學術則可救然或者謂學
術僅可以陰扶文體則可以顯正故今日云救
之術正文體尤其最急者今日之文章敝矣而
科舉之又其敝之尤者欲正文體愚請從科舉
之文始夫科舉之文童而習之至于釋褐中間
一二十年久者或數十年最速者亦不下十餘
年夫以數十年之精力而習于真無不真者矣
以數十年之精力而習于僞無不僞者矣真僞
之畜于方寸甚微而暢於四支發于事業有不
知其然而然者愚故曰科舉之文宜先正也正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十一

者使之習真而去僞也僞去真存足矣何體之
云體者式也如一身之間耳目四肢各有其位
而不相越如一家之間父子夫婦各有其分而
不相僭又如一國之間君臣上下都鄙郊野各
有其章而不相亂有體卽純無體則雜有體則
雅無體則俚有體則貴無體則賤故體者真之
域也文之節也愚今而知祖宗養士之善範士
之正而取士之恕也上耳目心志易于旁溢故
四子一經通鑑性理律令之外無異書可讀習
焉安焉師以此教弟子以此學下以此求上以
此取所謂不見異物而遷者養之善也範之正
也以爲學術文章如是是足以服官而庇民矣
取之恕也嘗見前輩道說其曹偶某某每遇小
試或入棘一見試文便可預定其名次曰某當
先某某當讓某可以券索十不失一二三十年
前十猶可得二三今則如飄風長河之振蕩不
可方物已爲今日文體計非盡削浮冗而返之
真不可返之真則學術文章合一正人心以回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十四

世道孟氏所謂反經者意益如此世有歐陽脩何難焉

問志稱伯禽治魯尊尊而親親三年報政周公曰魯自此弱矣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三月報政周公曰齊自此強矣然後世必有篡逆之臣後卒如其言何其明與魯之弱也雖以吾夫子之聖羣賢爲佐亦嘗登司寇攝相事毅然欲一振之略見端諸而竟不終其用齊之強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五

雖積衰之後桓公管仲一脩其遺教國富兵強成九合之勛挽左衽之耻豈管子之才用出吾夫子上與抑齊魯強弱之勢使然不可強與管子伯齊等周吾夫子於春秋著其功於魯論稱其仁而又小其器何與吾夫子得魯柄其所成就其又出于尊周攘夷上與他日評二國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則吾夫子施爲緩急其胸中故素定也可

得而窺測與今天下貧而兵日弱卽富強之效不得薄視也姑無論吾夫子之作用使管子生今時秉今事呼吸變化必有可觀可得而言與諸士齊魯人也齊魯之故討之熟矣其詳言之

善制國者在因勢而定其尚尚一定而後之孰利孰敝可懸斷也善救國者在因時而通其變變一通而前之偏輕偏重可默調也夫初有國者制之在我如負器汲水者然水無定形方圓在器繼世則不然吾察其敝之所在而謹修之而已矣吾察其偏之所在而亟反之而已矣知此而齊魯立國之強弱與變齊變魯之說可通也志稱伯禽之治魯也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以治魯曰尊尊而親親周公曰魯自此弱矣夫魯豈素弱哉而尊尊親親之教有以獎其衷而鋤吾氣其不得不弱者勢也然而寡篡弑之臣則利故在也太公之治齊也三月而報政周公曰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曰齊自此強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六

矣夫齊豈素強哉而舉賢尚功之政有以激其
衷而作其氣其不得不強者亦勢也然而多篡
弑之臣則強之流毒而利害互存矣蓋尚之爲
說始于至隱至微而終于至顯至巨如冬日之
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自來又如金之就冶土之
就型無心而自成也使伯禽以太公之治治魯
魯亦齊矣使太公以伯禽之治治齊齊亦魯矣
魯非定弱而齊非定強也政教爲主而強弱爲
附卽伯禽太公制之而伯禽太公亦聽之矣夫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七

肉早至張魯以維周俛仰間耳故魯之終敝于
弱也非其國勢使然而吾夫子之不遇也吾夫
子雖不遇而其施爲緩急胸中故素定也夫子
曰此忠信禮教之國也一旦舉國柄聽我公室
立強私家立弱討齊之弑君者以號令天下天
下其誰不翕然從我而尊周哉夫尊周攘夷前
此管敬仲行之矣吾夫子錄其功稱其仁而器
小譏焉又何說也管仲攘夷夫子亦攘夷管仲
尊周夫子亦尊周安見夫子之聖而孟氏所云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八

伯禽太公之明見數千百年之久也豈在周公
下哉曰吾無賢子孫也則已矣吾有賢子孫則
變而通之弱者豈終敝于弱而強者豈終敝于
強哉夫子嘗言變齊魯矣蓋語國勢卽齊之強
于魯數倍而語變而之于道卽魯之易于齊亦
數倍故夫子轍環天下而於魯特惓惓焉當其
時爲司寇矣攝相事矣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公慎氏去其妻三都隳少正卯誅齊人歸田呼
吸變化有雷厲風飛之景象焉使女樂不歸騰

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耶蓋當是時周
天下之共主也東遷以來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而楚以蠻夷實盡漢陽諸姬而爭盟上國稱王
問問其目中已無周室故夫子於桓文之伯有
取焉此春秋之所爲作也令夫子得志能舍尊
周攘夷之事別出機軸哉顧尊周是已吾未卜
尊周之心也攘夷是已吾未卜攘夷之心也蓋
管子之心寔以尊周攘夷爲遠廬而姑托之也
其事然而心未必然故曰假之也管子以爲吾

之功名如是是足以報仲父之稱而不負鮑叔牙之薦矣是夫子器小之旨也愚嘗讀管氏書如所云經言區言牧民山高乘馬之屬雖或踣駁不淳而其間發揮性術敷陳理道精者襲黃老之清淨粗者兼申韓之綜核真天下才而伊呂之儔也惜乎桓公用之小也用之小而取小效以報之是夫子之所不爲也夫子之作用卽罄之當時如雲行雨施萬國來王將五帝讓德三王讓功豈愚生所能窺測哉獨喜天下之有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九

問今方內又寧邊垂清宴甚盛虜啖我王爵三世稱藩此前古所未有然所部實繁時順時逆順則羈逆則絕廟謨豈不遠哉然邊臣首鼠上下相蒙順亦羈陽順而陰逆亦羈彼之情形易知而我之虛實略見一旦橫決何以待之嘉靖中江以南嘗中倭矣用兵十數年始克殲之今朝鮮之難亟矣朝廷不得已有東征之師羣策紛然不離乎封勦棄戍終未卜勝筭所在勞師數年幸平酋之死而結局今患猶未弭也其何以善後與或謂倭犯東南猶與虜隔一旦朝鮮折而入倭咫尺遼海卽倭虜合而難我我何以制之或謂今日之勢宜糜虜而專事倭然與否與登萊迫海與遼左僅隔一潮卽倭虜豈獨遼患哉守戰之脩威懷之略何以策之抑王者之治詳中國略四夷今日蕭牆之可患得無有甚於

倭虜者在與諸士其縱談無諱

善馭夷狄者在審其勢而執其權故我常有以制敵而勝常在我夫有一隅之勢有天下之勢善謀國者若升高四望以窮其勢之所在而緩急輕重之權皆制於我而不制於敵故惟有所緩於此然後可以盡銳於彼也容其所未大害然後可快心於其所甚害也彼計不先定而力有時窮無所不爭亦無所不失彼固以一隅爲局而不識天下之大勢故也今天下患苦倭虜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五

久矣虜三世縻我王爵安我撫賞我幸其無遠志也而弛脩不修者三十年卽其部落或有時跳梁而邊臣首鼠而上下相順亦羈陰逆而陽順亦羈彼之情形易知而我之虛實亦見矣若欲如廟謨所云順則羈逆則絕必有脩廼可而今何如也嘉靖中東南嘗中倭矣然非盡真倭也我沿海奸民實導之犯浙直犯閩廣用兵十餘年而後定雖醜類盡殲而耗竭多矣今又以朝鮮故而興東征之師老師費財迄無完局幸

懷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平首之死而息肩耳而善後之策竟不知何如也愚以爲欲權倭虜之備當先權天下之勢與敵之情形論形勝者首京師都關中則延寧諸鎮重都幽燕則薊遼宜大重此獨以虜論耳合倭虜論則遼左獨重西北諸邊嘗中虜矣然遼之兼虞倭也內地濱海之處嘗中倭矣然未若遼之兼虞虜也諸邊所當之虜或順逆強弱相半而遼之虜獨強又最近近始一受縻耳其心故叵測也而况倭爲之繼也諸邊或全或實或虛實半而遼最虛卽不堪受虜而况兼受倭也然則安危之大計可識矣愚以爲欲固京師當重遼左重遼左在縻虜而專事倭夫倭虜之情形何如哉倭不強于虜而黠于虜虜分部擁衆勢不相下倭則一檄而各島之兵雲集是離合之勢不及也虜貪漢物耳平酋狡焉啟疆卽不死恐震鄰未已足緩急之勢不及也虜言掠則掠言款則款非有不可測之深情而倭難知如鬼神倭言戰倭言和未有能得其要

領者夫虜無豪傑倭有謀臣則用兵之勢不及也虜大舉深入必以利啗諸部我謀知之易備若小寇則閉門可却彼客主之勢然耳今遠救朝鮮我反爲客彼得避我銳而乘我懈令我進退皆無功是遠近之勢不及也虜庚戌入犯京師戒嚴而天下無變者則以倭患止絀東南未與虜合也今北地精強半走全慶政爲虜方安我款耳小過弗忍大寇將至若倭虜合舉遼左動搖其何以護京師是動靜之勢不及也愚故

合於虜便也然所謂專事倭者非再遣東征之師也東征之師非惟不能創倭反以誘倭也非惟不能保朝鮮反以殘朝鮮也是爲我則代朝鮮受倭而爲彼則再受倭也棄之戍之俱不可也或封或戰俱非策也其先自治乎乃所謂自治者其大端莫如重遼左欲重遼左必先重京營夫京營耗靡極矣內邊師嚴練習汰老弱廣召募勵其材武而消其悍氣今槍臂相使緩急可用而京營重矣遼左以孤鎮當虜衝幾若累卵矣愚謂莫若分其地屬兩將軍而督臣握重兵其間開元廣寧專職禦虜金復海蓋專職禦倭聲勢聯絡自戰其地而遼左重矣然推轂既遣千城是寄則將權宜假也南北殊技瑕瑜弗掩則用人宜器也武勇一人爲三軍雄則選鋒宜覈也復開中實塞上則屯鹽之法宜修也他如定勾戍以便南北也速郵傳以防欺蔽也修登萊之守而嚴天津永平之防也腹心肩背內外相維彼將曰我有人焉且奉琛修貢之不暇

而況敢內窺耶雖然王者之治詳中國略四夷
在今日內治之要可以立銷亂萌鞏固金甌者
計無先於罷鑛稅二役者矣不然雖北虜東倭
日稽顙闕下無益也況其窺伺也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四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手五

策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奏疏

加上 仁聖懿安皇太后 徽號冊文

子皇帝御名謹稽首百拜上言臣聞家國之禎
莫大于昌後帝王之孝尤急于尊親用申億兆
之懽心再舉殊常之令典恭惟 聖母仁聖懿
安皇太后陛下 德配乾始道合坤元相我

先皇主六年之陰教保予冲子見十禩之太平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一

本

受多祉以及孫枝誕一索而爲男子應臣民萬
口之祝實宗社無疆之休睠此發祥允惟貽慶
曷罄揄揚之美難酬高厚之恩雖四字之尊稱
已加於昔而一人之微悃未極於今欲贊深慈
洵千言而莫盡粵稽故事俱二字以漸加爰采
公言式彰國典茲某月某日恭率文武臣工奉
冊寶加上尊號曰 仁聖懿安皇太后伏願仁
恩益遠慈壽無涯穆穆皇皇而宜君王永綏曆
服振振秩秩而啓孫子下見雲仍臣等 云

命婦賀 仁聖皇太后表

某官夫人妾某氏等恭遇 皇第一子生恭上
仁聖皇太后徽號謹奉表稱賀者妾某氏等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坤元錫福行
子孫之慶于無疆母道宅尊崇顯令之聲而勿
替神人交賀中外同忻恭惟 仁聖懿安皇太
后陛下 靜一安貞含弘光大伉儷 先皇而
壺範克舉擁護 今上而母儀益光同任姒之
興周似塗山之肇夏睭惟積善實賴貽謀萬國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 本

乙未正月請告疏

原任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印信臣馮
某一本爲望淺招尤夙疾陡發懇乞 天恩給

假在籍調理以全微命以謝人言事臣今年四
十八歲由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
曆十一年七月丁父憂回籍萬曆十五年京察
浮譟降用萬曆十九年四月間赴補廣德州判
官歷升今職萬曆二十二年十月間接得邸報
奉 聖旨馮某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
讀充 正史館副總裁兼 侍班官欽此臣卽
於次月初一日離任暫回原籍候咨赴京緣臣
夙有痰火等疾遇勞輒發十二月間爲遷葬祖
母山中積勞舊疾陡作頭目昏眩胃膈喘急日
夜吐痰數升間嘔鮮血尸居餘氣殆將不保方
欲上乞骸之疏以逼歲除未發嗣于本年正月
初一日接得邸報吏科都給事中某等一本儒
臣貪位可羞等事始知臣愚不才亦在彈射之
數臣病中不勝戰兢慚惶以頭搶地願求速死
皇上罪譴科臣坐以屢次激擾與告 君失體
不專爲攻臣等一事雖 天怒稍過臣無庸預
喙竊念臣至愚不才而仰蒙 皇上目以善類

勅以供職捧讀 天語感激涕零至于科臣論
臣寂寥數語毫無指實 天語斷以含糊不明
臣復何辨臣竊自惟通仕籍幾二十年近 天
顏止三四載無辜而得謫未老而先衰兩髻如
霜四壁僅立公卿絕尺書之及鄉曲無片字之
借伶仃十年待盡一餐不圖 天鑒曲被下愚
拔之毀棄之中進之師儒之列四年之間遂備
五品宮庶清秩修史重務萬萬非臣薄劣所堪
福過灾生宜見彈射某于臣非有半面之分臣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四
之賢不肖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不過得之採聽
出自揣摩以 陛下用臣太過轉臣太速恐進
用匪人以傷 聖化耳不知詞林遷轉酌量資
俸先後有序不容獵次臣歷俸雖少積資已久
縱經罪謫而昭雪之後或應一體敘遷閣臣酌
題取自 聖斷非私臣也某據此詈臣爲鮮恥
加臣以貪位公論在傍 聖鑒在上稟不可欺
况經處分臣復何辨但臣聞之君子不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汶汶鮮恥貪位之言達于 聖聰

傳于天下臣而復進濫史局之先玷副裁之後
將何以袞鉞人物鼓次 休明稱一代信史哉
臣固宜退且臣疾患日進月深步履艱難氣息
僅屬奄奄餘生豈能跋涉長道再趨 北闕伏
乞 天慈矜臣之愚鑒臣之惴惴臣在籍調理
上以廣 天覆之仁下以全言官之體倘臣一
息賴此尚延歌咏太平沐浴清化臣之上願也
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隆儒優士疏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五
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夢禎一本爲隆儒優士以
崇教本以廣 聖化事臣切念 國家並建兩
雍以養賢才樹首善而南雍尤爲 高皇帝開
天作人根本重地以故百爲未暇而經畫獨周
列聖相承作興益至自品流漸雜賢關遂卑學
規漸頽士習大壞任職者以非久遷擢或多苟
且之心肄業者以非久敘撥遂同傳舍之視人
才不振職此之由臣以菲才叨備師席待罪以
來一年于今惟是夙夜兢兢期稱任使臣職業

可行者無庸輕責 聖聰外謹叅酌時宜條爲
八事臣愚昧不敢自謂一一中理惟 聖明採
擇下該部酌議施行則于今日監體人才不爲
無裨矣 計開

一曰加制額以拔優異 兩監鄉試中式定額
一百三十五名南監以人才不敷往往不及額
自選貢之法行而兩監俱充矣先該萬曆二十
二年天下選貢生咸留北監科舉約一千二百
餘人 皇上採科部議加額二十名南監選貢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六
以不及百名不在加額之列然北監以選貢中
式者五分之四是二十人而中一人南監以選
貢中式居三分之一是三十人而中一人南更
有餘北更不足非選貢有優劣人數有多寡也
以實較之北雖蒙加額之恩而選貢病矣其年
科舉後北監選貢紛紛改南者不下七百餘人
今以南監所收選貢以未撥歷及方來者通計
明歲由應天科舉大約千數之外是選貢者昔
聚于北今聚于南矣 皇上加額之恩昔施于

北者今獨不可施于南乎臣切念選貢者諸生
拔之學校其選已精卽三十人而中一人尤有
遺佚之嘆若不加額則選貢在南者將四五十
人而中一人而援例非最才秀者不能與選貢
爭進且八九十人而中一人是選貢與援例交
病而選貢爲尤病矣拔之于天下而困于太學
因循數年精華銷鑠永無科目之望是充實太
學者乃所以廢錮之也無論選貢 皇上育才
不遺管蒯今 大工甫興且開輸粟之例以誘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七
致髦士而塞其向進之路有才質者咸却步而
不前而闕茸競進太學益穢矣非長養人才之
策也請比萬曆二十二年北監事例加額二十
名則賢途不滯英俊畢登伏惟 聖裁
二曰清久曠以核實效 國初監規嚴肅生徒
彬彬無敢曠廢今日監體陵夷人情怠肆至有
二三十年在曠而不復班者此其人非入鬼錄
則已衰老或改廕入仕或緣事革斥而猶掛名
監胄歲登報冊大非事體 請自今而後嚴立

程限一應告出告曠不許過三年之外除丁憂者俱送問究其十年外不復班者徑自除名仍 勅各該地方有司每歲終造清查監生書冊二本開載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名目一送南京禮部一送本監以便稽查則實數可核一洗苟且之習矣伏惟 聖裁

三曰嚴序撥以隆流品 祖宗時積分序選之典甚善而今不易復舉矣 請于撥歷補示甄別新例監生往往多白丁銅臭一槩序撥驟得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八

入仕使居民上有不倒行逆施者自今 請于新例已成才者以兩次季考優等或兩次科舉終場爲及格聽撥正歷不及格與季考不成材俱撥雜歷品流一分人心思奮此亦鼓舞人才之一端也伏惟 聖裁

四曰優禮遇以作士氣 援例監生大都有餘之家地方差役或所不免而州縣長吏以白丁銅臭視之不復甄別伍伯追呼公庭蒲伏無事而蒙囚服無辜而被箠楚貪墨者至以爲奇貨

誅求鍛鍊無所不至破家亡身往往有之是一列胄監生則上不得擬于生員下不得齊于民庶亦可悲矣臣切以爲 國家旣以入其資而進之生徒之列矣卽白丁銅臭自貽伊戚或不足矜惜謂有志者何謂太學之體何自今請勅地方有司監生或有重罪身被告發干証已真仍移文本監知會然後拘問其稍輕聽家人對理則士氣得伸監體益重矣伏惟 聖裁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九

五曰催取舉人入監以抑惰學 舉人會試畢順天府給引分隸兩監肄業事例相沿已久但人情酌于便安上官每多假借三年內不及入監輒從地方有司起文會試及試期已過但取鄉官保結容令入場間行稽查旋就廢閣而入監遂爲虛文矣其來者大都爲日暮途窮之計英才至十無二三且坐班之期止于四月去來如驕公子此非所以淑世而作人也以故一列賢書卽如不係之舟不馭之馬甚者市恩官府叢議鄉曲或有朝離黌學暮埒素封者此其人

未嘗一日出身蒞官而守已敗非盡收之太學
未有別路可爲之檢制者也 請令舉人給引
一年外不到監者非有事故不准收班非在班
三月不准給文會試 勅部于會試年分查無
兩監公文不得朦朧聽其入試則法立教尊舉
人日循習于矩度之中矣伏惟 聖裁

六曰酌久任以圖實效 祖宗如采納陳敬宗
等久任責成且有政事卽監丞以下亦有九年
考滿加銜管事者是以無苟且之心下有教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

化之實師道立而善人多抑有由矣今久者一
二年速者半歲少有至考滿者雖有行取公典
以優博助等官部文到日每以資俸不及格而
止又何怪其虛文塞責如官視傳舍哉且在外
教職撫按嫌其賢且能者而列之薦牘上者曰
可充六館之選其次曰可充有司之選今兩雍
博助等官業已居六館矣而復轉有司是倒置
而矛盾者也自今請 勅吏部查臣等歲報季
終所定賢否揭內簡留稍異者以俟行取及擢

京職而不輕爲外補則風勵有術而師屬爭奮
教之興可計日待矣伏惟 聖裁

七曰補師屬以專教習 南監助教正錄等十
員分隸六堂率修西堂各一謂之單堂余堂各
二初任者俱從廣業始遞升至率性堂夫積分
之法廢生徒旣不敘升而堂獨升久者半年速
者數月使弟子與師交臂相失欲望功令舉而
士習循此又不得之數也 請十員之外酌補
二員則無虛堂帶擢專有責成之藉矣伏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一

聖裁

八曰隆接見以全監禮 今日兩監屬臣惟監
丞得列上見而博士以下尤沿中見之舊等于
雜職屢經題 請未蒙改正臣切以爲博助等
官分任師屬之職俱清流本應優假且行取年
分博士助教資俸相應者太常博士中行等官
一體擢補科道要職則待之不薄矣今日太常
博士中行等官上見乎中見乎或以爲品卑則
司務及部院照磨檢校等官與博助正錄等品

同上見也今兩監屬比于部院之首領不亦可乎或以爲部院體尊而國子監翰林院則小卿也屬官體應小降臣又以爲不然翰林職列侍從兩監職司教化故祖宗以來體貌甚隆編校七品官且班于京堂六品之右講讀與北監司業俱占光祿寺少卿如臣夢禎叨任今職則班于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之上以累朝通例無敢爭者品同則不讓通大屬官品同乃獨讓部院通大之首領而沿于中見度長潔大實所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一

難通請 勅下部院酌議改博助等官與監丞一體俱爲上見以優師儒扶監體伏惟 聖裁已上八事者所以振述才秀之氣扶將中庸之流養矯翮以達夫凌霄之資勿聽其半途而自廢刷才藪使閒夫在宥之化豈容其挂藉而無關且重儒官使之知所以自重愛胄子使之知所以自愛德意新而文教晬如朝旭優令布而士心渙若清風二百年之精神可一日而醒數十載之頽廢可一念而興將使忠貞接武於

天子之庠豈徒科名不讓于鄉邑之塾此臣早夜之所拮据夙昔之所構想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國學幸甚臣愚幸甚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五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三

本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疏

募文疏

原夫時義闡經術之秘道豈雕蟲江南富竹箭之英家稱繡虎成弘而上藻薄而情有餘嘉隆以來聲煩而體亦脩迨乎近葉始極頽波其高者顯叛六經之前茅陰樹諸子之赤幟狐涎入腹亦覺筆語縱橫魔氣染人遂使州國傳變其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一

早者胸無半豹題本全牛記好調十餘多方遮掩學難字幾個到處支吾名曰養家神謂之敲門石棘闢取士從來魚目混珠書肆刊文多至汗牛充棟鼓扇如此世道可憂某幸竊聖世之科名略識斯文之曲折諸士不棄切磋門牆者或數十人吾道難孤絡繹道路者常千餘里庶幾息其黔而補其剝豈敢哺其糟而啜其醢茲欲徵多士之文極一時之選生吾庭者必非荆棘實吾鼎者盡是醍醐公一人之鑒於四方式

斯文之美於天下揭迷方之斗極錫暗室以明燈豈好辨哉不得已也顧多士乍離乍合實心邇而實遐其文或寡或多必家至而戶到有友人沈生穉咸技通詩畫心該古今釀金而任剗剗之勞非止博義中之利傳檄而冒水陸之險或欲附身外之名例得并書勲宜首錄云爾謹疏

重興徑山化城子院勸緣疏

刻經之緣始於清涼山之妙德菴地寒而峻遠役南匠轉輸工力費陪功半不得已有徑山之遷徑山爲東天目正幹五峯攢迴中開佛界我東南勝道場無踰於此而雲霧籠罩十日而九藏板其中最易朽腐又不得已有化城之議化城踞徑山之東麓去雙溪數里地坦平無雲霧旣便藏板而轉輸工力事事皆宜因故址而新之先爲數十間屋令足以安經板處工匠而他役徐俟其後似亦無甚難舉今約同志以十緣倡之緣五十緒禎雖貧勉任一緣夫刻經大役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二

疏

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徑山而化城三徙而後定而任事之人始密藏繼幻余而終之者又未卜何人也因緣時節惟佛與佛乃能究盡而自初緣以至將來凡於此事曾捨一錢半銖及一手一足之力以上者福不唐捐直至成佛而吾等與焉豈不甚幸萬曆乙未六月初三日平旦雨中眞實居士書於武林東園池齋北窓下時年四十有八

讀包儀甫我眉山沿途建菴百所募緣疏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眞丹三大道場我眉僻在西徼水有瞿塘灩澦之險陸則梁楚跋涉之艱四事蕭然五千餘里包君鴻遠德門令器佛學選鋒於濁惡時發廣大願欲自遵麓邇之舍舟五千里間置菴百所或食或宿淄白如歸一往一來聖凡普接出門卽是兜羅綿世界舉足便履不思議道場誓憑願王徧咨同志欲得百人爲一領袖于一領袖又分十支歲集萬金十年爲滿如綱統目識果慎因事同愚父之移山志切帝女之填海虛空

有盡頂踵可捐雖下凡驚怖猶河漢以無窮而諸佛讚揚出廣長於歷劫萬曆甲辰秋九月晦日眞實居士合十讚於語溪道中

嘉興楞嚴寺重建大殿疏

楞嚴復興僧堂先就實惟太宰陸公之創始與密藏開士之經營月朔羯摩晨昏功課規程嚴肅鐘梵清和凡在見聞無不欽悅於是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虔向佛乘大宏法施印賜大藏因逮楞嚴僧錫紫衣堂懸寶像梵書貝葉騰輝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四

於橋李城中玉軸琅函炫彩於鴛鴦湖上盛矣哉法門之奇逢也所惜者大殿未建像設無寄乃密藏上人遵遙峰而祕影幻余上人自聖境而來儀一顯一晦一彼一此豈非時節因緣使然歟上人雜髮江南行脚代北窮教海之芳潤探律藏之玄文持身將夏雪同清接物則春風等煦慨任斯役普集大緣會太宰先生新釋銓衡授老白社賓王相得千載一時將鳩工聚財於剎那之間出天宮化城於草莽之域豈其難

哉而上人植福不却捐埃利生頗彈偏狹遠徵
鄙語徧告同緣伏冀能仁證明韋馱擁護在在
處處摩頂踵而不辭刹刹塵塵化金錢而不盡
大緣堅固共證圓通謹疏

序西溪懺堂緣起

懺法至天台始備其後慈雲式師勤修之以懺
士稱世傳師修法華懺感佛摩頂頂爲高寸許
而其入觀患雜念未淨先置沸油鑑於前雜念
一起卽淬指油中比觀成時僅存四指此其精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五一

進之光卽項王戰鉅鹿田單存卽墨未足以喻
彼煩惱結習何物雪霜雖厚杲日照之有立消
耳慈明化後四百餘年而比丘戒山居士二虞
奮然欲結侶以繼其事初選地于靈隱之西請
易菴大德任其緣地旣未得易亦化去乃別選
西溪安樂山之北麓永興寺之東南其地爲余
所得作別業凡十二畝故隸永興爲安樂方丈
昔聖僧際嘗遊止焉一日入里見有熟螺螄者
業去其尾乞而投之池至今池生螺螄皆無尾

法華懺文云行人不能誦全經者但誦安樂行
品證知此品爲全經之綱骨而山名方丈兩取
之又入西溪路未盡十之二有法華山亭曰法
華亭則此地誦經修懺者當代不乏人矣今戒
山二虞擇地修懺乃忽屬意於此安知非宿緣
所迫耶余旣不難捨地諸善男女又何難捨財
但懼諸淨侶愛惜六個指頭不相拚耳一笑丁
酉廿一月廿七日序時爲南京國子祭酒年五
十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六

文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啟建藏經閣募緣疏

我朝大藏有南北二本北本板貯

大內非

勅賜不可得故諸山所有南本居多然差譌特
甚或脫數字數行至不成讀間得北本不減躬
詣靈山聞廣長舌親宣也京口三山俱有賜藏
余往幸以請告餘日遍爲隨喜獨在焦山者稱
完好無恙而金山北固則借失蠹損幾百之一

余嗟嘆久之語其僧徒曰佛法難值況

國恩在焉而曹爲佛弟子職在寶護當如頭目及今不力爲寫補損之又損不至盡亡此藏不已而曹未來世時幾千萬劫寧有聞佛法分何者以輕蔑佛法不愛護故余時語激意悲聽者無不聳動咸曰唯唯誠如先生教某等願竭力從事又數年余居先封公憂而甘露寺僧某等始以竣事報且請曰藏殿枕崖卑濕又屢經厨俱用楊木氣蒸蟻生速朽之道願徼福於十方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七

檀越卜爽塏爲二重閣居之此無窮勝利賴先生筆頭上光明成就先生幸許之夫諸佛菩薩爲衆生入生死求大法至捨頭目腦髓滿大千微塵數猶不能盡況紙墨文字而敢吝惜諸善男子善女人幸生清時居福地終身不見兵革知有佛知有佛法過去世時俱有大因緣聞余之言必能深信如風鼓橐如山出雲於一念頃破慳貪成檀施凡捨一木一石一磚瓦已上與見聞隨喜者若主若伴不知凡幾千百人乘是

勝功德力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與向之補經者若書寫若裝潢若施一紙一墨已上若主若伴又不知凡幾千百人俱得聚會與佛俱出聽聞妙法速成無上正等菩提而余亦與焉惟有如來悉知悉見嗚呼善哉萬曆甲申至後十日眞實居士某謹疏

龍井寺新建白衣觀音殿勸緣述

儒者嘗論求矣軻書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八

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者也在我之求爲仁義忠信之求在外之求爲公卿大夫之求一可一否豈不較著而佛者之論則不然普門品曰若有心願求男禮拜恭敬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心願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夫男女之有無多寡及賢與愚儒者所謂制于天成于命而不可易者公卿大夫既不可求而男女獨可求公卿大夫之求爲在外而無益而男女之求獨在我而有益誠以儒律佛何其相左之

甚而不可信與乃世之持白衣觀音呪者往往生子有白衣重包之異自唐迄今信持獲驗不減百千萬億以其事印普門之說佛豈有誑語而束教薄福之徒往往生謫造罪如入寶山而扶眼截手甘心覆宗滅烟之禍而不悔可憐也或曰佛語誠可信白衣大士呪誠歷歷有驗某豈敢纖毛置疑然所以可信而多驗者其義何居願吾子快爲一切衆生演說令諸闡提黎彌戾車可乎搔手曰難哉因爲之詩曰脫却天衣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九

居士書

嘉興重興楞嚴寺議建三門大殿募緣疏

文

吾橋李楞嚴寺蓋宋長水璿公說法處也璿公得法於瑯邪覺爲臨濟兒孫受勅演教政如武安淮陰將百萬選鋒蕩除殘寇卽天花下瑞雲

合豈足多哉而至今傳之以爲美談然余讀楞嚴疏未免向賢首清涼脚跟下作活計大家女子流落風塵一例塗脂抹粉悲哉寺至嘉靖末年廢爲巨室別業巨室廢而寺復興會密藏開上人自豫章至實躬經營之役上人清特機敏有林下風氣嘗枯坐海上叅德山托鉢因緣百回忽有省進之且直徹向上巴鼻於此地作師子吼接臨濟已墜之宗收取長水老漢百千杓惡水有在只恐此時天花慶雲也無著處上人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某謹疏

新建長水法堂募緣疏

吾郡長水法師契單傳之旨於瑯琊覺而又嗣賢首清涼演揚其教今觀楞嚴疏金剛般若刊

定記等書抑何詳且瞻也豈所謂大人境界不可測者與法師肉身入定於真如塔之南銀杏樹下自唐迄今千載矣元兵至嘗一發之見兩缸對合啟之跣趺如生爪髮繞體驚汗下拜急封之諸父老俱能言其事余爲諸生時讀書寺中每肅拜墓下輒依依不能捨去追惟法師演法時龍象羅列天花擁坐今且爲寒烟蔓草矣郡守晉陵龔侯夙承佛記現宰官身治郡三年歲豐民和自公之暇不廢嘯咏郡之名蹟以漸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二

修拓一日招余遊真如因從拜法師之墓侯曰法師入定乎余曰然侯曰然則何時出定余謾應曰待彌勒下生侯曰彌勒何時下生余曰待法師出定侯笑曰是事且止墓後隙地尚多吾欲枕塔建法堂五楹令升斯堂者徘徊顧瞻如見法師指揮如意可乎余舉手加額曰幸甚法法師以法爲身以法爲堂所謂法者則達摩所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而法師之所契於瑯琊覺者也然則法師之身何嘗入定而又何以堂

爲雖然漚不離海翳不離空有任運入定之身則有斯墓有斯墓則有斯堂畢竟一真不立與夫諸法現成是一是二侯曰唯唯遂召僧真謐領其事而屬余一言爲善信勸謐爲人溫篤有文嘗學詩於精嚴澤公頗有佳句爲寺僧白眉先時嘗立石表法師之墓而誨姪同衣仆之者再今則金湯在上登高而招無憂矣郡之士民昔沾法師化雨今承太守仁風寒烟蔓草化爲金碧蓋可計日俟哉萬曆甲申冬日眞實居士某撰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三

長興橫玉山觀音寺募緣題語

吾友坤儀袁丈盛爲余推述橫玉山之勝云山面太湖香弁諸名山迴抱左右其顛有僧居十數椽所謂觀音寺者也山僧五六輩雖不閑禪講而形貌古朴禮數迂簡有葛天無懷之風山前居民十數家而臧氏爲大族姓多且賢世爲此山檀越土腴而人質景勝而地幽杜少陵所云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者是也余褊性頗

宜幽棲聞袁丈言不覺飄然有問津意會僧實誠者因袁丈求見且云寺圯願新之遂出國子先生臧丈所撰疏文見示余向識臧丈白下時俱爲諸生氣味甚合今十年矣目其文不覺神動余既嘉其山川土風又善僧之有志而臧丈之能爲勝緣倡也敬述短語少見踴躍異日者儻得從諸善信焚香結社於斯豈不尤幸也哉皆不尤幸也哉萬曆乙酉夏日眞實居士書于菰蒲野渚中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三

語溪福嚴禪寺重修緣疏

語溪之福嚴去余高陽莊居甚近而余足跡竟未及也此月初有老比丘者將興福嚴以題疏請因叩福嚴所在與其名勝老比丘出一編其最著者爲覺道者金環摩納上有徽宗二十三字御書益崇寧間賜物又有山谷所書天中菴歌又有極愚禪師課經十萬松皆一時尤物無論道君山谷墨妙可寶卽蒼松十萬韵風結陰夏月手一卷婆娑其下豈減列仙之樂而今

皆爲子虛烏有矣傷哉老比丘名某貌古而志堅似能躬興廢之責者余謂殿堂像設外當亟謀栽松令百年後十萬蒼龍怒號挐攫爲叢林壯觀此後身極愚之事而語溪善信所樂成者公其勉之

吳江聖壽禪院恢復遺址募緣疏代趙汝

師先生作

余守官白下公事之暇頗留意佛書時達觀禪師駐錫近郊間從知已叩質疑義如披霧見日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四

甚以爲喜禪師爲人英爽濶大喜遊名山見叢林衰削輒咨嗟涕洟以興復爲任如救頭然其生平如此而樵李之楞嚴松陵之北寺尤師所最屬意者嘗爲余言北寺始於吳之赤烏其跡最古世爲祝聖道場至嘉靖間皇甫氏規佃其半寺址頓齟而皇甫氏尋災咎不安今歸周氏矣吳江令趙君公門生也受僧牒理其事寺址歸僧而周氏之室不必折毀募金償之其處置可謂曲允物情矣惟公不吝一言倡諸善信以

五百緣就其事公幸許之余唯唯按北寺賜額聖壽禪院自宋以來世有名德居之法席最盛今非其時矣而達觀師惻然紹隆之意十方諸佛所共讚歎況此五百人者有不欣然應之哉嘗考宋淳化間重修者縣令趙公廣今令與余俱趙氏而趙令又出余門趙氏於此寺信有緣也

靈源山建彌陀寶殿禪堂募緣文

余遊洞庭之東山數矣而所謂靈源山居者獨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五

未之及豈其地幽絕不爲時人所指目耶抑不足名耶乃知余雙屐所到不能詳者多矣山居僧通旦欲募衆緣建彌陀寶殿爲禪堂於此而乞余一言倡之夫世之人雖甚凶頑無賴者至歷險難感善事阿彌陀佛一聲不覺隨口而出此孰爲之耶吾以是知彌陀之本具而西方不遠也然則爲之像設不已贅乎曰披甲胃則勇氣增服衰麻則哀情發彼淨土變相無故入目豈能漠然不動耶無論深生敬信卽因而加毀

至入苦趣一念悔悟善根隨生但有遠近耳以是因緣彌陀寶殿不妨處處建立况併建禪堂羣淨衆而禮六時乎彼善男子善女人能施一塲一木一絲縷以上決定得生淨土決定得見彌陀金口誠言敢爲大衆披露余故未識且因西溪白雲流水麟上人以請諾責半歲始克償之

鄧尉山聖恩寺募鑄法華鍾偈

佛法寄音聲

文字所宣說

二句祕密藏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六

能拔諸有苦 佛說修多羅 妙法華第一
純談實相義 權說所不及 一切大音聲
鍾聲徹地獄 聞者悉歇苦 諸天咸拱手
良哉比丘文 發心鑄大鍾 徧鑄法華經
音聲錯文字 一聲一法華 十聲十法華
乃至千萬聲 猶如塗毒鼓 不論聞不聞
聲到悉滅罪 直至於成佛 不出一刹那
仁者大方便 作如是善因 諸佛共歡喜
利益無邊生 弟子曰如曉 與師同發心

如說出十方 身如秋空雲 普勸諸有情
捨慊成勝事 赤銅計萬斤

楞嚴寺金湯別室緣起

金湯別室者何爲護法諸君子而設使生有所
憩沒有所歸也則佛地皆宜有之何必楞嚴以
其廢而復興賴諸君子之力最多而歸德宜深
也寺附郭而逼於縣治興之難百於他寺今雖
大殿未舉而二十年來龍象迭至大藏龍頒晨
香夕燈齋魚習蠡幾與大叢林等追惟革輅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七

縷之始豈易爲力哉當時經營護持陸莊簡尚
書之功居其十九而諸君子從之今莊簡之墓
木拱矣余憶往歲從莊簡及包瑞溪學憲於此
遊息議論宛然目前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感慨係之則寺僧之有此舉也亦諸君子所
樂聞而共成之者也萬曆庚子仲冬六日自金
沙向蔣墅舟中書

題崇德西寺勸緣偈

稽首天人師 一切修多羅 十方賢聖僧

願加被於我 我作妙迦陀 贊歎勝功德
見聞與隨喜 俱發菩提心 禦兒斗大城
中有長樂院 巍巍文喜師 生長於此土
旅籬擊文殊 十方贊希有 葉落歸本根
茲寺繇建立 千年幾興廢 延至於本朝
有三大比丘 曰完熾與息 倡造修多羅
建閣及經櫝 仁公繼其後 願力如大海
結期閱大藏 更飭十方僧 前堂及雜室
一切資生具 所作無不辦 次且至大殿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八

錢塘西溪永興寺重建大殿經閣疏

西溪留自宋朝山川猶是永興剎於唐世龍象
頻來堂構僅存土木未稱當麟上人住持之始
卽古叢林鼎新之時殿供金身宜窮壯麗閣函
寶藏須極巍峩欲濟大緣必資淨力倘一簣之
能捨將九仞之易成善男子善女人請割有餘

之長物天眼觀采耳聞終作無上之勝因

興福寺募緣文

東西兩山浮青太湖中如列眉焉余幸數遊而東山尤數東山最勝處曰俞塢有禪刹曰興福竹樹森沈崖壁研藻溪流交織終日雷轟如聽絲竹僧徒簡樸有如野鹿雖不習禪講而天真爛然可以靜對不厭余至輒樂而忘歸去年俞塢發蛟水大至佛半僧寮傾圯幾半沙彌廣源願募善信一新之索余五指放光道地余謂東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九

山財賦文物今且雄吳中卽布金長者取諸里中而足何俟外求哉源往成而居更掃片石設一榻俟余余且爲菟裘老焉然則檀波功德余當與源共爲邀寵矣萬曆辛丑上春之吉眞實居士合十書於鬱金堂時堂前綠萼梅盛開

檇李東塔講寺重新大殿募償磚瓦木價

文

東塔大殿重新故渠上人等營幹之力而實易菴老人法席餘潤比改席精嚴而工亦告成矣

今所負木直僅七十餘金磚瓦直五金以大工較之不滿十之一碎如九層之臺已就八層渠上人惟上一層未訖易爲捨施矣而以是功德當獲最上希有之報何以故果因合故善信君子其圖之萬曆甲午重九後一日

吳興石城山清涼菴募造像設疏

代紫柏道人作

今歲春杪紫柏道人始登吳興之石城山隨喜清涼菴且展周母優婆夷薛氏之塔此菴廢而復興全緣俱出周氏而像設尚未脩也計功當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

得白鏹三百兩凡以萬人緣就之人施三分咄嗟可辦而此萬人者仗此微因終當度脫其功德豈但與此山俱不朽哉

永明壽禪師影堂并圓照樓募緣序

湖南萬峯房募建永明影堂云云瀕湖諸刹湖南淨慈最勝淨慈諸僧舍萬峰最勝地枕慧日東連宗鏡其南迤西羣峰羅列岩洞崢嶸徘徊其間足以忘世孫太初先生舊隱在焉其上人者幼耽五字擅雕蟲之技壯歷講座有義虎之

稱嗣返錫本山留心堂構念湖南佛法始自壽師况家傳宗鏡此爲結集之所而畏壘虛寂尸祝靡聞其何以酬法乳隆仁孝且廬山有遠公影堂堂壽師不妨有二壽師之後數百年而有圓照師名在五燈祖風復振師好樓居廼撤舊屋而新之背山立址爲樓五楹虞長孺題曰圓照樓而其下卽爲壽公影堂一舉可脩雙美奈獨力終資衆檀謀之居士居士合十鼓贊代之臚傳十方若金錯稍餘願以太初舊隱繼之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二五

使余輩有所憩息某公唯唯自此湖南萬峰之勝增數倍矣

德清何家帶新建觀音殿募緣疏

觀音大士於此方男女因緣最熟非獨東海之普陀杭之上竺善信奔香火甲天下卽如一鄉一村落有無大士香祠者乎無論善信卽如極惡衆生一生之中若誠若戲有不稱大士名號者乎但誤以大士爲女身莊嚴供養多從女人服飾以正言喻之則茫然不信耳嗟乎大士

無身故能現一切身謂女身非大士又可哉德清之何家帶新建大士殿於吉祥廢址緣起今歲七月大士降神某氏瞽女云身是新市覺海寺長觀音寺僧不淨汗我精藍欲移住此處遠近病苦衆生臥床三五年不痊者乞香水飲之立愈靈跡日聞會杭僧如曉於十月初九夜夢一女入謂之曰汝往德清蔡生家自知吾出處僧如言往探其事遂聞顛末以謁蔡生演義演義欣然捨資倡緣而居民何昂者先是七月苦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二五

薩附體謂之曰十月半我差一僧到汝家來他自與我益造不必汝等費心曉至何昂夫婦悟前事欣然捨地噫亦神矣大士光明遍一切處而乃獨動於德清何家帶之一方與降神之女托夢之僧捨基之何倡緣之蔡及施一錢一米已上若見若聞歡喜讚歎於過去世宿有大緣伏此勝因未來世中漸次增長決定得成無上菩提如大士願普度一切虛空有盡時此因無破壞豈不善哉豈不善哉

錢塘佛慧寺上人募緣建關王殿疏

佛菩薩以慈悲攝受一切故天下信奉之無二然猶衆人之母親而不尊至於世所畏懾惴惴焉如雷霆之不敢褻者惟真武與王爲然今玄宮關廟幾遍天下甚且浸淫於僧舍矣佛菩薩斷我相人不難以國城妻子捨施一切而况於稟戒護法如王者豈有吝哉然亦人情欺善怕惡之一驗也一笑佛慧寺僧某將建關王殿於其精舍傍而索某一言告諸同緣者遂爲書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一

此至其因地則王之威神實照臨之其何知焉此日爲萬曆己丑五月十三日王生日也人傳此日多雨爲洗刀雨時方憂旱拭目望之

妙峰法師建塔緣疏文

妙峰法師精天台之教又常演法於此其遷化也建塔天台此爲定論凡是法眷及生平受一言之益於師者其共成之

京師報國寺方丈海空上人募化僧衣等

疏

海空上人居京師報國寺方丈蓮池上人之高弟也以今歲春至海上禮普陀大士還且以故人謁不肖不肖都忘與上人相見因緣上人爲具悉宛然記憶上人蓋別不肖三年矣歸且延法師無踪講演無量壽佛因中所發四十八條甚深廣大願王而以其餘力發揮古人公案會衆百人施之三衣一襲帽鞋巾襪稱之願結緣於南方善信而索不肖一言爲前茅古人公案乃是活句縱繞古端現五色電光也發揮不出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二

不知無踪法師從何處下口若講演四十八願令見聞隨喜之徒皆入如來大願海中無量寶蓮花王隨地湧出則法施宏矣上人其以余言告南方善信卽身肉國城不吝况僧衣等物數儉於百其細已甚滿願豈難哉敬書此以塞上人之請乙酉歲佛生日書於寶梵閣

悟比丘尼齋僧造經像募緣文

比丘尼眞悟安慶人也與其二女俱出家居西山之何氏園園有古梅數百余昔年一再過而

樂之有西山看梅記即其處也不知何年爲悟
居去歲有西僧舍余善呪術其瑜珈法事先以
手探百沸湯次擊鍋次用楊枝灑淨湯所觸處
但覺清涼余因西僧識悟霜姿凝然戒行清白
非常尼也因憶悟居爲何因感慨久之於是悟
恒遣其二女叩余宅起居余婦二女長者未四
十少者甫二十皆篤實持戒余婦亦敬愛之一
日稽首請余曰悟有宿願願齋僧十萬八千造
法華華嚴梁皇懺各五十三部西方三聖旃檀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像各一軀躬送至清涼供養敢借居士筆頭光
明以告十方檀越余頷之經年未果償也頃自
拙園還武林屬小病杜門頗清暇方同內子數
楊梅而小尼適至內子再三從吏遂點筆序其
事而綴以伽佉
佛說諸功德 齋僧爲第一 續佛慧命故
凡僧及聖流 順逆難思議 凡夫所不測
但當順佛勅 四事勤供養 所集勝功德
諸佛廣長舌 從劫復至劫 讚歎所不盡

而况妙法華 雜華梁皇懺 諸佛甚深法
生福滅諸罪 猶如日銷冰 剥皮或刺血
書寫及印造 功德等無二 大慈阿彌陀
觀世音勢至 西方三聖師 攝受娑婆衆
往生安養土 金口所宣說 有人造其像
金銀銅旃檀 丈許至徑寸 決定生極樂
良哉比丘悟 千聖所加被 發此廣大願
諸佛悉歡喜 六種皆震動 願王既成就
迺臻清涼山 聖像與妙法 供養聖道場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文殊乘獅子 摩頂授記荊 見聞與隨喜
各發菩提心 同生極樂國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記

天目遊記 徑山記附

余年始四十兩鬢如雪顧甚嗜奇山水除夕詩云白髮從他長青山到處看蓋如實語二月計報聞遂爲逐客夫將自逐而況人逐之耶海內奇山水有名圖記者行且一一歷之而以兩天目爲始兩天目爲高峰斷崖中峰三善知識幽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棲之所骨塔在焉境嶺深絕遊屐鮮至前與周甥申父約以三月之望看月西目偕客吳人樂生子晉至期申父忽病痺不能起樂生亦還吳未至乃兩待之而仇生益泰自海上見訪復期之行同至雲棲訪蓮池和尚因晤陳生季象陳生披緇投和尚作優婆塞弟子神明閃爍殊未能盡消風流夙習乃欲以毗邪居士法攝受之會仇生以事不果行乃舉陳生自代遂從和尚乞之行又數日樂生至而申父亦強起捉髮矣

乃以廿三日戒輕裝行薄莫出城宿昭慶寺文上人房會姚善長來夜話更餘就寢廿四日天明起盥櫛僧進米糕卽步至松毛場登輕舟且行且飯一二里許雨疎疎不絕四山如晦良久始開霽行四十餘里至餘杭午飯市樓索肩輿而西良久得之乃步入城城臨茗水外僅丈餘內數尺可一躍而上睥睨如女牆出城登輿傍溪行二十里至青山爲臨安界村民數十家屋舍楚楚抱溪而亭曰會錦據溪曲處甚勝武肅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王定伯後還歸故鄉山川樹木俱襲文繡且加封爵以錦命名不獨此一亭也途中左右峰巒甚秀麗中涵青溪曲折窈窕乍急乍紆映逼林岫迴望青山若芙蓉遙插留連緩矚殆至昏黑前途尚奢十餘里失賚燭炬惟聞溪聲潺湲蒼頭俱後獨申父家一僮奔而相屬未盡一更達西墅民居甚稠行里許盡西爲高氏居高申父姻家也高門壯麗良久僕夫啓戶知爲余輩亟報主人業已臥整冠而出延入坐層樓下甚敞

戒夜饌久之三僕及裝始至宿高氏西園余子
晉一室申父季象一室廿五日高氏弟侄輩七
八人來早飯畢步至保錦山一土阜耳千烟處
其下云皆高氏一姓山左有土硬綿亘至竹林
橋湊溪而止相傳成化間工部郎中洪鉉開田
於此見一磚室發之得龜大尺二磚上刻文云
身居三馬地口吞茗溪水郭朴記洪以爲妖而
焚之良可惋惜將至竹林橋見雙石幢甚麗舊
爲海會寺聚千僧今廢爲高給事居給事盛時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臨僧以事盡逐之因火其居而幢如故乃益薪
焚之三日三夜用十牛挽之屹不動百計不可
遂垣隔之西北爲宅幢錢王時物也竹林橋有
九洞跨溪如虹茗水漲時如雷霆奔鬪想象月
下大是奇觀恨不相遭耳高濟之設午飯于別
館飯畢步行過南溪至石鏡山登其顛石鏡者
武肅微時于石上照見袞冕因以爲名山形如
螺俱奇石高二三十丈天福元年五月改爲衣
錦山又至小淨土寺舊名安國羅漢寺有碑焉

上刻吳越國故僧統慧日普光大師塔銘并序
鎮海翰林學士掌書記徐知業撰沙門詢書詢
上缺一字大師武肅第十九子年十三于梁乾
化三年四月七日出家住持此寺當年于西都
龍興寺受具足戒以梁朝恩命法相大師加賜
三十夏臘常念妙法蓮華經以爲課淹通義學
兼善文詞年二十四示滅建塔于此碑文書法
甚佳君后俱改爲主中多塗抹處蓋納土後掩
其僭跡耳與子晉錄其文畢至開化寺寺倚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四

臣山舊名大官山天福元年二月改其顛有塔
先年一痴道人居之絕有力一日乞竹施者曰
能拔幾何卽以施汝頃刻拔百頭又能言禍福
奇中異人也今化去五六年矣寺門古檜石橋
俱佳物寺左爲婆留井武肅生時紅光燭天以
爲妖欲棄之井中婆所留也歸至淨土寺寺向
石鏡山佛及十六羅漢梵相奇古舊有戴文進
畫羅漢高文峰取去尚在僧云小淨土寺有武
肅半身影恨不及索觀也乃題歲月併同遊者

壁間而出所歷三寺俱頽垣敗屋僧衣青衣治蠶桑無異俗人氣象蕭颯良可慨嘆臨安縣治舊在保錦山下國朝遷至太廟山下遙望城廓茅茨頽然門如土竇太廟山以武肅建太廟得名武肅墓今在縣左併功臣山之顛俱欲一探而未及也返西墅至新臺門傳言有李孝廉見訪既至則伯遠也云有造飛語而以伯遠名者以故不自安而相白余方囂然作汗漫遊正所謂鴻飛冥冥羅者尚勤于藪澤因笑指天目兩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五

金三字一面刻申字壙石書琴大士墓山谷筆今不知所在墓跡猶存佛殿疑卽其爲尼後住處飯畢至畫石畫石西山仙人許遠遊所棲石參差立作飛動狀下瞰南溪宛轉如映竹筏往來此臨安第一佳處也上有文昌祠石旁爲土地祠高氏族三人移榼待于此大熱忽雨因就土地祠避之且盡主人之意雨止乃歸渡蘭嶺橋據溪五洞亞于竹林雨後山色甚佳擬以明日至東目是日主人張樂設宴廿七日晨發過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六

東岳祠松甚奇古殊非平土中物吳興慎御史欲移之土人不可而止過石塢嶺斷石卓立樹出石間絕可愛循石壁而行里許始盡望見兩天目隱隱雲際過葫蘆嶺一名獲龍步行嶺甚奇曲三十里至九折而盡高氏潘村莊莊傍有普信寺將至遇雨午飯畢主人辭歸雨中行十餘里山勢曲折綠陰如沐居民數十家夾路植銀杏樹樹盡而得昭明菴在東目之麓菴以昭明太子爲護伽藍神宿樓中今日塗中景物大

勝廿八日遣西墅輿夫還約西目將返時呼之
留三人荷檐僧倍行申甫指山前取道而樵人
指一逕謂必從此勉從之初甚險仄時逢陡絕
處狂顧無地賴手中綠玉幸不困一二里始得
大道怡然平行不覺此身已離地數千百尺俯
觀底下雲霧隱隱遙望西峰淺黛微出且行且
憇時聞蘭蕙香甚烈約數百步至第一亭坐良
久復行始令童子執蓋而身移策步益仙仙有
排雲御風之勢又數里得一亭申甫子晉行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七

顧余與伯遠留坐少頃卽所謂且止亭者也自
此峰嵐映蔽不復能望西峰而仰眺東峰頂相
亦不可得泉流石間潺潺聒耳又數里至臨流
亭申甫子晉寺僧慧下山相迎與昭明菴僧倍
行者俱集于此慧能誦時賢紀遊詩詢以山中
景物應對頗悉亭舊名臨流張太史改爲觀瀑
余叩瀑布所在僧指石間如素練蜿蜒平漫而
出似不成瀑意頗輕之再轉百步許見兩崖間
噴雪驚雷明滅數十百丈真瀑布也據垂虹橋

坐觀久之寒氣迫人不忍捨去因憶青蓮海風
吹不斷山月照還空之句共嘆以爲奇燕公曰
照虹現似天清風雨聞佳則佳矣與青蓮便有
王種臣種之別瀑布下注成沼卽蛟龍池雲雨
從其中出自此漸入佳境古木數十章扶疎夾
路大者三四圍俗謂之溫杉修竹映帶蒼翠溢
目名藥奇卉隨地而芳決非是人境僧數人執
香迎于林際因導而前里許至昭明禪寺梁大
同元年昭明入此修煉遂成叢林寶誌公亦曾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八

居之寺有二像遂更衣禮佛僧次第揖內一僧
作鄉語詢之爲吾郡天寧竺源上人曾爲際關
主侍者住此四十年矣今已七十餘歲供南藏
銅殿鍾甚佳白下鑄成併羅漢十八尊俱國初
造先年正殿災羅漢僅存降龍伏虎今在梁上
殿左爲千佛閣誌公堂右爲方丈禪堂乃從殿
右至一精舍舊無額張太史定爲回光菴有泉
二掬卽洗眼池相傳昭明太子分金剛般若後
雙眼忽盲從此洗眼忽開其一尋路而降得奇

石嵌空飛突其下陰崖數十仞立坐良久信步
得一險逕乃夏月瀑流所經處扳扶行百許步
始得橫道而返時日尚未晡欲休足力爲明日
登頂具不敢貪他奇宿禪堂後小樓櫺二余占
其右客占其左臥聞鐘聲甚清遠廿九晨發里
許至西殿張太史改爲白雲窩有留詠自此而
登二里許至昭明太子分經臺甚軒敞臺上三
松亭亭如蓋數里外皆見之有小菴數椽閩僧
居此跪誦法華甚虔右爲煉丹泉泉僅一掬昭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九

明前身作樂音大士時煉丹處也自此而上鳥
道甚艱大得杖力先至小仙峰巨石林立仄足
橫道進爲中仙峰遂至大仙峰乃東目絕頂高
寒加綿迴眺西目蒼翠欲連雲物在下峰巒蔽
虧然振衣豁目大是神王僧云天氣清明可望
東海坐石間良久僧進胡餅敲火煮茗飲而下
下數十步兄大石巖巖如亂雲又一峰特出勢
若飛動題姓名年月徘徊久之而下至小峰僧
指就初路余與子晉探奇別忽至幽處見松身

幹甚怪中一幹直上右一幹橫出左一幹下垂
偃蹇飛搏之狀堪入名筆三十日雨四月一日
伯遠別去子晉送至垂虹橋歸詫雨中瀑布更
奇下見雲氣條起條滅乍濃乍淡妙不可言初
二日晚晴同諸君至垂虹觀瀑布適昭明菴僧
送酒至子晉申甫喜甚是日晤阮生正卿於潛
入初三日阮生同行從寺左踰山三折而至黑
驢菴當門古松二十餘章甚幽勝宋乾道間希
都禪師開山閉戶不出畜黑驢一頭下山乞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

一日供不至知爲虎所食師舉念頃山中虎一
一至前俱妥尾去獨一虎蹲伏不敢動師云食
驢事姑置但不許汝輩在此自茲一山無虎患
竺源上人選勝居此菴後有石壁數丈源築臺
其下殊可晏坐自菴左緣溪亂石取道而東一
牛鳴許叢木疎籬間爲平溪菴余偶成一絕遂
書壁上菴結于高衲東溟溟有戒德每欲下山
龍轍興雲雨見形留之過此爲寶珠峰無奇僧
道余沿溪至玉劍泉余更欲沂溪僧云其上爲

大龍困詢佳處見怪石如林溪聲怒號覓絕人境僧挽余右余仰見危巖陡峭直前不顧從溪流亂石上點足而行百許武業已過危巖而飛流澗澗巨石如人如獸如器物不下千指紛紛奪目入東目以來所未見因選石題云最勝泉石識姓名年月徘徊嘆賞久之僧云此卽響鑪自此三十里可至龍須菴高峰禪師初住處亦異境也他日欲從青嶺取道姑置之比至大龍困從廣二丈仰納飛流深不可測僧云其中常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起五彩光怪垂虹橋下瀑布所入蛟龍池起霧一點俄而滿空漸布漸歛復至一點則入此池常聞徑山龍以山讓國一爲道場而退居東天目當卽此處自此沿溪卽平溪菴故道過菴數十步湍流中數石疊起樹生石上雖小而奇申甫倡披先至余輩從之題云奇木石乃行里許一石斜當路子晉先登失脚幾墮厓底余輩俱按轡而過披草徑自高而下幾百餘武窮厓際爲王劔泉厓高二十仞水從上落臥石數大如

檻當之湍流過其上如劔齒痕數十隱隱下注作回旋而去僧津津詫此爲最勝索余留題然視響鑪則下駟矣因題云羅漢泉石聲聞人證此爲極果安知菩薩界哉阮生云泝此而上爲下龍池甚勝乃從溪流亂石間取道二三十步而達余從阮生先登諸君以次至視上龍稍寬五之一而奇過之懸流下激作飛霧襲人因題飛霧二字石上池際石赤如硃砂厓壁峭立不可扳附僧欲自池左而還黑驢而余必欲一至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二

飛橋子晉再跌幾墮水中遂怯不進余甚奮從阮生覓路一二處稍險比至飛橋僅一石橫據厓際無險亦無奇無何申甫亦至飛橋與臨流亭相對向坐亭上見素練蜿蜒而出者卽過飛橋溪流也歸且至平溪見子晉季象坐大石上欲詭言飛橋之勝而爲申甫所露過所題奇木石處語二君飛橋當遠讓此然非親到終不斷疑安得向上事如到飛橋時耶小憩平溪僧進茗飲返黑驢源上人具供佳返昭明寺曰

正中季象云兩天目西以石勝東以泉勝惟溫之鴈蕩兼泉石之勝余曰君至鴈蕩否曰未嘗至以圖知之余曰非鴈蕩也然泉勝一語足以盡東目矣東目泉自絕頂而下至小仙峰分爲二其左出者滙爲上下龍池白龍池王劍泉而渡飛橋其右出者爲瀑布經垂虹橋至臨流亭之下兩泉合而滙爲蛟龍池右短左長勝俱在左遊人至東目卽大仙峰罕有登者况響鑪龍池諸勝乎大仙無甚奇但登山不至頂如謁客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三

但至廳堂至于二八靡麗百物珍怪必在深宮曲房非窮搜不能披睹如麤醜奴婢階前屋後物何足比數而僮父眼中遂爲奇特此如入石家廁而曰誤入卿內良可笑也前此遊客無論伯遠業同來而不能待空手而歸耳五宿昭明寺三日阻雨霧半日而遍諸勝惟蛟龍池不及到可以意得觀止矣而西目之勝遂勃勃意中僧固留不得薄暮下山阮生源上人送至臨流亭而別覺甚依依遵大路而行倏忽且達見暮

雲英英起於山下而峰頂歷歷可辨此景亦足稱奇既下山麓慧上人者導從小路里許至昭明菴宿焉五日供具頗累寺僧僧貧甚有瘠田荒山若干畝不足自給而任糧里之役及賓旅掛塔之費近復以茶受縣官徵索苦不可言償之金堅不受所產茶亦佳而不善炒製色味遂減笋亦佳烹之必入油醋遂不可食季象菜腹苦之尤甚寺不設酒供子晉申甫自命酒人旦夕不能缺賴西墅主人肩致幸不乏絕此行伴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四

侶俱翩翩才情無一俗物子晉申甫酒癖季象香癖茶癖子晉亦有之而未成癖三人者俱嗜一木一石之奇以爲珍玩遍山搜抉九節蘭小松映山紅等物得之驚呼誇詫相奪以爲笑自臨安至東目廳事前必設一橫几飲客必用漿水酒味濃甘令人嘔逆客將去始進老酒謂之催客酒賤青菜不入羹浴廁必共室熱行勞倦勢不免浴無奈掩鼻何浴罷進一二酌申甫子晉屢浮大白與季象俱就寢余獨秉燭鍵關追

憶五日踪跡而書之謂東目之勝觀止已矣丁亥四月初三夜記

初四日早發老僧道云大路至雙清莊甚遠乃取間道子晉甚難之南渡包嶺甚陡峻數十步一憩十餘憩再渡一嶺視包嶺稍夷新竹數百竿掩映村舍休樹下令老僧乞茶入門見處女而返其家母女共居焉出遂不得茶遂行數折而下徑甚艱澁見溪流從亂石中出甚闊諸君子未免從蒼頭肩負而余獨蹇裳溪從西天目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五

來爲萬水之門戶滙爲塘子潭深不可測土人云以舫餘線墮石探之線盡而不可極溪身曲折如盤蛇後復一再渡石可受足不至濡濕自早發至涉溪始及半路然已不下十里餘矣前見民居數十家爲街前村一石突立水口頗似灩澦因以孤根題之併識姓名年月自此而前路俱坦夷老僧覓沽一壺坐水碓旁一吸而盡余已沾醉過朱陀嶺嶺出銀鑛坦而長闊五里始盡有亭跨澗所謂華橋華亭竹樹陰森亂石

林立四面峰翠欲滴憩久之約二里許至頂過嶺復二里許有亭少進爲七星石禪居鱗次約百餘椽爲雙清莊一曰浮玉禪林浮玉天目別名也主僧欵接甚恭其後有太子菴洗眼池昭明於東目洗眼開其一於此復開其一故云雙清樓閣相望而俱爲諸阮讀書余輩臥榻所頗不稱邂逅三阮以所編天目誌見遺雖無倫序而事跡頗悉初五早發雙清迎溪流覓路而上怪石如星如雲以千萬數甚置溪中歷五亭至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六

平丈巖禮高峰塔初過第二亭見一石立響水中舊名響水巖水激石下如沸題曰谷雲第三亭踰小橋曰半山橋古栢下仰望石壁奇峭意頗飛動僧指云此卽立玉亭後爲西方菴在東目時申甫云西目奇甚類吳山紫陽面目而巨至此嘆賞以爲知言僧指一徑曰東塢菴不及到道右大石上下各一曰觀音巖第四亭名眠牛亭後大石曰眠牛石相傳高峰過此聞牛鳴而住故云然牛鳴自佳何云眠牛也與眠牛相

望一石蹲立如怒蛙苔衣遍身其半面尤異題曰半面雲過此蒼松數株枝幹奇古有大杉絮之得六圍陰映道左異香撲鼻再越一亭尋石蹬而下卽獅子巖也舊爲張公洞下臨絕壑高峰祖師於此參雪巖欽後結死關於此今塔全身號開山塔院有僧居之懸崖置屋層累而上大是佳境遂爲旅次矣禮塔後穿僧厨而西爲張公舍石巖飛空橫覆數十丈可藏千人自此而上有地一二畝甚平衍可以築菴卽獅子巖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七

頂也迤東一二百步見石笋凌空倚立曰玉柱峰上有矮松甚古山民取石耳常至其上可以眺江豈前身猿猱耶進之爲普同塔有大杉四圍外爲真氣洞冬月有氣一縷從其中出又進之稍北爲中峰塔院殿甚壯麗有經一藏燬于火今重建而塔尚未飾祖師石像甚古有大杉四圍又東爲斷崖塔院又東爲師子寺有經閣及殿殿亦十年前重建像設甚妍麗扁曰人世蓬萊詎命以大雄寶殿易之又東爲幻住菴中

峰住處皆以幻名占地雖勝而屋舍甚陋稍南亂石如笋離立絕壑大類馬鬣因題之曰馬鬣雲卽中峰三年立禪處舊爲立玉亭今廢石畔有僧屋數椽一入啜茶自此至西方菴一徑如髮下臨無際斷處綴以木甚險甚奇菴僧無窮無涯曾事遍容和尚持水齋三年影不出山亦高行沙門也四面俱奇峰峭壁夏絕人境後一峰卓起者題曰險絕前一峰壺空俯瞰者題曰懸崖撒手乃從龍門取路而返龍門者兩山對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八

合中通一痕可走自立玉亭至龍門怪石如籜如獸如劒戟者林林千指奇松如畫者無算先過第四亭時見四松以爲希有至此恍然失矣旣至千丈巖初月娟娟已宿巖際粥後從諸君子至第五亭觀之所向背行百餘武乃知其誤歸而倚檻西望月尚未落也初六日至重雲菴著衣亭亭結搆甚古如新沐不受一塵其前平地數丈有高麗僧真際髮塔際初名版的達叅中峰落髮此其藏髮處也先時大殿在此殿

移後乃建亭尋路從斷崖塔院而北三里見大石卓立如屏橫亘十餘丈復有斜石支之中斷而不仆真奇觀也再上二三里卽爲絕頂雲氣如烟如霧聚爲一抹英英在下其上石笋成林或立或臥或斜瞰欲飛不可名狀而世俗以意強名之或雅或鄙得一漏十無足取也曰石菴者一石橫蓋可容一二人相傳爲仙人住處自此取西道而下數十步見石片片如鋸出者無筭俗傳以爲仙人所鋸登頂所見石屏石板最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九

奇自峰右至仙殿純土無石路甚陡滑且無奇跡僧業欲至其處中火勉從之行旣至惟俗屋數楹而已飯畢從大路東稍有亂石而頑行四五里俱髡無樹走烈日中再踰嶺遙見山圍叢樹如簇卽昨所歷諸勝處不啻如渴人得飲蓋西峰最奇爲千丈巖西方菴玉立亭競爽爭妍周遭不盈數里其左右兩腋如椎朴野人入市舉止羞澁不足觀矣日晡歸千丈巖小憩復同子晉從張公巖覓路探象鼻峰之奇峰處懸崖

間非樵採不至遊客縣望而已余與子晉披棘捫樹而登之晏坐頃許申甫自上相呼聞下應了不知所在久之乃悟竟不能從也乃索筆題幽占堆雲處於石已余自上返而子晉貪奇復前直至象鼻陡絕處久憩而下薄暮高百三十六丈送酒肴及米至足爲山中數日之資亦一快也初七日自巖右覓路至活埋菴俯視象鼻青松夾道北望千丈巖層閣閭空高映眉睫菴爲中峰晏坐處相對香爐峰東暉上人居之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善結屋窓牖阨塞頗損真境然欵客甚篤香爐峰頗饒奇松怪石從菴左覓路登之乃爲三峰其平處可以築亭其勝亦千丈巖伯仲也是日雨坐飛雲閣遠眺烟雲四合時露嵐麓班班如浪大是奇觀初八日醒時窓隙見白光晃耀疑爲雪起披衣推窓視之則雲氣也漫漫蔽空如初開甌狀咫尺巖阿化爲烏有儼然白銀世界忽時明露峰尖遠翠可挹乍開乍合乍疑乍飛倏忽萬狀信非化工不能爲也是日雨至晚欲

霽雲竇中微見帝青縹藍遠峰挾斷雲一抹如
紫磨金自南迤東冉冉而上天際復現彩虹數
尺既滅復現奇雲如赤珠砂斑俯視峰巒歷歷
如白玉盤中疊翡翠狀近一峰獨作嬾綠白雲
如堆乍小乍大閃爍點綴爭奇鬪巧應接不暇
此生平第一佳觀也夜復雨

初九日竟日雨不辨山色真實居士自東西天
目返臨安之西墅且理策向徑山而主人固留
之又爲褚明府所物色遂以五宿了酒肉債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快意者竹林橋明月耳十六日戒行與周生申
甫樂生子晉陳生季象俱二十里至高陸飯於
鄭氏主人母家也又十餘里至山麓乃舍車而
步踰風嘯嶺遙見浮屠卓立雲際乍隱乍見役
人曰此徑山塔也盤屈而上凡數里地忽平竹
樹甚茂二百步許得僧屋如魚鱗焉僧人迎余
因道至寺五峰離立如攢手指而寺藏其中平
衍深密下望不可見舊爲龍湫浩汗莫測國一
以聖師記止此一老翁合掌曰吾龍也願以此

地延師而退居東天目但留一竇歲以出入可
耳忽不見遂爲平地因建道場今庭左一竇是
也因入殿禮佛殿左右各二厨貯南本大藏而
元本舊藏業已毀廢僅存其五之一爲二厨貯
殿後僧指此虞進士所手理蓋長孺也又戒余
此布石處下爲藏經理之以鎮壓龍湫者余遂
巡避之余問國一而下祖塔所在有湮沒不能
辨認者乃道余循寺右而行至一處扁曰妙喜
菴爲宋孝宗御書內龕大慧像後爲骨塔余合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掌禮訖乃至僧房憩息主僧爲嘉善之風涇人
年八十七耳聾不解應對而和氣可掬所居樓
亦爽塏子晉季象以倦求臥俄酣熟撼之不動
僧方理厨饌而日尚未晡余奮欲登凌霄峰凌
霄峰者山之絕頂余嘗聞密藏師兄欲掩關其
上知爲勝處問其途僅三四里但險側不易行
余謂申甫曰吾獨一試之卽佳君與陳樂農往
可也申甫不可兩人者從三僧三蒼頭自山南
覓路繞山屈曲而行乍夷乍險路且半復行叢

條中或欹側不受趾百折而達峰頂頂爲二峰
中有平地數丈茅屋數椽一僧居之延余入坐
余欲窮最高處不暇顧也乃覓草徑而上復行
百許步乃爲絕頂萬山隱隱東天目騰舞而來
余彷彿見之申甫指東天目近處有峰如雲影
而銳爲西天目余則不能見也羣山蜿蜒自西
而東者幾數十百支或偃或起或斷或連明滅
於烟靄間而不可數隱約虛無中意想錢江海
門烟火城郭葢氣清目朗庶幾得之而非余境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界也此峰凡五降爲丈人峰寺之主山徘徊瞻
望久之乃返憩菴所叩其僧知爲蜀人今歲始
至曾於月亭法師會下聽華嚴大鈔餘非所及
一僧云登峰有二徑頃所由爲南道北道由菴
蒲田而下最夷穩從之行二里至傳衣菴月亭
法師所構其後爲萬松塔月亭師也憩久之乃
從菴蒲田繞鵬搏峰之後入竹徑中蒼翠掩映
里許而還宿處則主僧設湯浴晚饌待久矣因
誇凌霄之勝於二君而申甫亦小倦偃臥濟勝

之具余可以驕人矣十七早自殿右覓路禮國
一像喝石巖在焉初爲石屏國一常憩息處從
慧者神僧也謁國一願落髮爲法門解厄問所
習云持俱胝神咒最驗試之喝石石忽離立分
爲二遂至京師與道士步刀梯而勝法門賴之
蓋大悲化身也尋東徑而上有土阜隆然曰靈
雞冢國一時聽法雞也不食生類比赴召哀鳴
三日而死又上爲端元叟放生池其右約元叟
寂照堂塔在其上規制甚麗登之南望蒼翠披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四
露扈以烟雲甚可豁目元叟生于元季卽楚石
琦師嗣法師有元人碑八分書甚工惜燬於火
作龜折狀欲崩未崩叩他師埋骨處僧語支離
不復可踪矣傷哉再至大殿禮佛登鐘樓撞鐘
數下聲殷殷甚巨當聞二十里早飯畢寺左下
山竹樹夾道殊勝昨路行數里至山麓登小輿
循澗而行水碓鱗次聲如雷霆兩山迴合似無
路可出繞百折而始開忽焉入村忽焉繞溪忽
焉田塍忽焉林阜千態萬狀二十里而至常樂

般若寺過中又二十里至餘杭令楊君邀余舍
公館余不可乃之法喜寺寺僧知客者方張樂
賽神却客不納余目其醉態不與言引避他僧
舍俄而令君至余待公服不時出迎良久始得
備賓主禮令君出三博士復來次第報之宿郭
外任氏申甫親也其居湫隘近市勉而就之待
晨爲洞霄行矣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五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記

西山看梅記

武林梅花最盛者法華山上下十里如雪其次
西山西山數何氏園園去橫春橋甚近梅數百
樹根幹俱奇古余所最喜遊必至焉庚寅正月
姻家包君至偶舉似之奮欲往約十八日行風
雨無阻而婦翁以包君故治具相待於金沙灘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僧舍戒雨具行果雨尋下雪雪又甚至何園僧
出應門則自靈峰移居者梅尚含蕊放者十二
三燦然雪中香氣微馥乃班坐命酒同行來生
道之方戒飲而喜人飲遂與包君角戲會僧進
茶具陳餅八枚曰願以此物代酒負卽啜一
枚雖互有勝負而道之啜三餅幾欲嘔衆爲大
噱夜宿上天竺長生房厥明四山戴雪如萬玉
峰清寒撲面近地有大梅二株可合抱開亦未
半徘徊其下久之而出一路溪流潺湲聲如夏

瑟然不能如昨暮之壯矣是遊也包國子世
來文學斯行驥兒待返於金沙僧舍者楊大行
應時返於何園者余婦翁呼而不入者余壻周
孝廉紹祚也去歲何園看梅亦正月十八日其
日晴兩兒俱侍因并記之作記之日遊之後三
日也真實居士燈下戲筆

法華山看梅遂至西溪記

西山看梅後數日始晴暖遂鼓興往法華山屬
婦翁展墓龍居乃與道之驥兒同行步至松毛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二

場從舟而西先時水涸不通舟十五月矣舟小
如芥受四人一奴一舟子溪水清明可鑒行十
五里登岬趾目所向無非梅花帶以清流怒湍
修篁灌木村舍鷄犬使人意消累釋憇三方廟
村民以祠方神者而僧居之傍爲佛宇小樓予
三四年前一至彷彿記憶留茶欸坐之僧當時
垂髮童也際廟梅花最佳處自登岬距龍居約
三四里會心處輒休休輒不能舍去凡六七休
而至拜謁沈太公墓午飯於村民蔣老家予有

梅園二畝在塢口溪流環之頗堪卜築道之甚
樂之塢中梅華遜塢外而溪聲如一遂與道之
驥子步至西溪麟上人出迎茶餉甚佳麟居白
雲流水其西十數武卽予山庄有竹有茶有泉
大堪栽梅而有待時已薄暮返宿麟上人居婦
翁已如約至西溪予熟遊所謂司空見慣而道
之驥子頗爲尤物所動歡喜不休遂欲讀書於
此驥方新婚溺於燕婉且與道之共憂之能以
泉石息肩尤可喜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靈谷寺東探梅記

留都惟靈谷寺東有數里梅花歲前與張端叔
中丞陸敬承祭酒張脣甫儀部有探梅之約又
約于中甫比部愆期者再中甫業先行連朝陰
雨昨復雪此日臥內侍兒報新晴遂蹶然起積
雪皎然高興勃發亟捉筆報三君子各持一盞
一壺余先行驥兒從出朝陽門羣山如玉清輝
蔽野越靈谷而東二里許北行百步達梅花下
花放者已十三四衝泥縱觀萬樹彌望徘徊久

之乃覓支逕底靈谷約三里輿步各半俱行長松下既至上殿禮佛次禮寶公塔命驥兒一登余坐墻下頃之睿甫至同往方丈憇左室各進數酌而敬承至遂令驥兒先歸久之端叔亦至敬承端叔各先看梅而覓支逕底寺與余同獨睿甫尚欠一往耳飯罷睿甫端叔對奕數局步出寺前登松堤呼酒各進數酌睿甫以看梅別去而余三人方車入城萬曆廿二年甲午之正月初三日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四

白嶽記

白嶽卽齊雲巖在休寧東南四十里相傳玄君現凡夫身修真其處飛昇後百鳥銜泥以成聖像今殿中像是也像將成缺數指爲人冲破續之必脫聖殿甚莊嚴世皇時所建余以萬曆辛巳秋冬間爲先人祝禧至自麓登山凡歷十亭至天門天門兩石下離上合如門當門有古栴一樹甚奇嗣聞其枯不知以何年榮秀如昨再進石巖橫覆有深一二丈者珍珠簾更奇蓋上

有源泉縣空噴下如簾故名映日尤妙今皆爲俗人置屋塞之碑石相接惡詩充滿天巧損矣羽流廬于殿右相次如閭闔前者余至曾于健作令羽流聞先聲吹步虛迎至山半今但茶迎天門而已殿北向坐山正方如負宸鍾鼓輔之而鍾稍高其外左獅右象香爐一峰居前如削不可登惟一道人上下捷如猿子日不失然香期香爐峰斷而起其後岡有三古松一矮而奇殿門外稍左馮石欄可望百里外黃山左行百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五

步有捨身崖下臨百尺羽流云數有癡男子捨身於此蓋捨身亦棄俗之義安得錯解更左有飛雨巖與珍珠簾略同亦實之以屋其下卽無量壽宮中肖接引彌陀左右觀音大勢至汪司馬所倡建相傳玄君卽無量壽化身也又左里許爲文昌閣正對五老峰峰如仙掌五指離立白嶽諸石橫文相疊色亦枯燥惟五老戴蘚而潤余蓋三宿閣中五老之左爲獨聳峰登之徑險而無奇上有米穀其間累甕爲門曰西關此

往石橋道也相去廿餘里似天門而大五之下
可坐數十人余嘗一至鵷兒鼓興欲往余以不
及往返止之茲遊以二月廿九日登山晦日謁
帝歷諸勝至文昌閣西關而止俗傳三月三日
爲玄君降凡日遊近道者填塞道廬連三日
延弋陽梨園演戲娛神雜猥可厭余故避之以
朔日下山未過望仙亭迂道訪中清虛子翠微
天一茅室耳潘景升稱其奇曾注陰符老子有
玄致先見訪寓廬故答其意其右道宮甚華整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六

則清虛之友黃無心捨財所紉也既下山郡丞
凌元孚自黟縣視篆歸邂逅旅館元孚名登名
余庚午鄉同籍從遊者次兒鵷雛友人潘景升
金太初黃問琴也景升詩名天下與余唱和古
近若一昔太初名相善觀象望氣問琴名數南
曲爲江南絕技乙巳三月晦日宿黃山湯寺記

黃山記

余辛巳遊新安以不及到黃山爲恨懷之廿五
年茲當首議以三月十二日自嚴鎮如溪南館

于吳太學用卿之上村草堂而吳中舍百昌兄
弟業于黃山親黨相次百昌之弟民望余南雍
生徒百昌推及願爲地主給余黃山供連雨未
果晴又以事奪廿一日冒雨西北行進路五里
卽入山溪慈菴間化城足樂而況寶所蓋黃山
本稱黟山而附會黃帝仙踪改稱黃山則始李
唐或云唐有隱士黃姓者居此得名代久傳譌
遂無確辨名峰三十六谿稱之盤礴徽寧池三
郡五百里脉自三天子障或云雲門峰爲中幹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七

實留都兩天目之祖或云留都兩天目俱發三
天子障而非黃山事缺躬歷聞舛異同不敢臆
斷雲門者兩山如門雲通其中俗名剪刀峰百
里外卽可望間翳于雨氣諸峰惟天都最高潘
景升常登鉢盂峰僅及其麓遊客無敢登者次
煉丹峰坐湯寺紫玉軒雙峰如丫卓立雲際者
是其峰僻在海子最近蓮華峰脉所從來前引
海門至此黃山之勝便如引鏡照面堂與畢陳
余故急海子前此閉塞近有五六草菴間途東

徑通丞相原西徑通湯嶺至白雲菴而半徑最陡削微級沙石間布鞋竹杖兩壯夫推挽始克進步余從西徑既至白雲菴則羣峰數十排筍雲際使人驚心動魄以廿六日宿菴中次日微雨行十餘里至海子升九降一難於天門九重汪文學尋延居草菴余名之海潮因書十菴名俱蒙海字以待其足是日日未晡且晴余以倦臥鷓鴣兒從景升申清虛僧印我先登歷覽過文臣峰返而誇語奇勝余悔不賈勇次日雨作日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八

中而開余挈杖先登衆從之遂登煉丹峰初尚霧漸上漸開隨目所及遠近紫翠畢露從登者余兒鷓鴣鄭翰卿黃問琴丁南羽謝伯貞也而景升從清虛別詣煉丹臺不至自峰頂視北一峰玲瓏蒼翠類大士所坐海山與南羽鷓鴣兒就之遠勝近劣歸途迷入密菁里許而出既達原路諸君子與景升清虛業分踞海門諸峰其稍南一峰尤奇爲鄭翰卿所踞上有修石如筍卓峰端十丈許而下斷如一線呼之飛來石磐石

承之景升清虛先上鷓鴣兒僧印我繼之餘不能從自飛來石循徑而北爲石筍岡翠微寺松菴海門凡五六峰離立如巨靈斧擘從斷處下窺不測其外諸峰眩怪逞奇起伏縱橫以千百數而玲瓏如一龍窟在其下謝伯貞云先遊者二僕夫戲擲大石轟轟而下驚龍致雨雹伏地一時許而免自煉丹峰歷海門直見九華大江四面通望不減千里山產矮松高者不過丈許頂俱如蓋其當煉丹海門尤多而奇好事者購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九

之以充盆景八百計取市活者頗難托根深山而不免自賊例之直伐甘竭爲吝嗟久之下山霧合如故夜深雷雨大至山谷震動臥處頗漏恐其逐風雨去豈亦僕夫投石驚龍致然歟次日阻雨諸君子分處三菴咫尺不能往來下午景升清虛見訪始見其所注陰符右道左術可稱篤論次日晴從東徑下山始達嶺西望白雲彌滿山谷一山映朝暎峰端忽變金色大奇徘徊久之迺下路出谷中級石細步屢頓而憩已

得大石引諸君子坐其上問琴唱曲與縣泉百丈聲相和行未半前有岐而惑見急足持書至則方伯文明府牘也賴其指迷以出丞相原然愈下愈艱矣丞相原不知何以得名兩山豁開中饒林木附近數里山花紅白如繡相傳爲虎穴景升舊館在焉謝在杭嘗信宿其處蓋遊人多集湯寺或能至丞相原非忘形好奇者不克到海子景升云近有九龍潭最奇上如甕口下深不測龍潛其中凡九久旱則下鐵牌雨立應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余與鶴兒既從輿隔山遙觀但如曳匹練耳謝伯貞別於苦竹溪下山約五十里還湯寺余父子有輿先至諸君步行後之景升最後黃山一丘一壑足奴視白嶽其佳處不可縷數余所戀戀者海子湯泉耳先後凡四宿湯寺六浴湯泉三宿海子湯泉天下頗多俱以硫黃白礬爲根此源硃砂氣味香美解劬蠲疾是役也凡十二日往返僅得二日半晴而諸勝遍歷可謂幸矣惟斷乃成信然其從遊者黃問琴自武林潘景

升自巖鎮白嶽且有贊遊之功鄭翰卿自溪南不期而從待于湯寺者丁南羽與其叔貞白景升子弼予期而不從者汪仲嘉從自溪南而返于硤中者吳用卿別於湯寺者丁貞白潘爾尚從自湯寺者僧本竺來慎得並書云乙巳夏四月朔記于湯寺紫玉軒

遊金山記

金山在大江中不能三十仞中藏寺上有浮屠兩岸烟火相望與焦山北固稱京口三山渡者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望之培塿耳而遠近異勢峰巒互變隨波濤上下唐以來題咏甚多惟稱張祐塔影鍾聲句他俱可芟山傍小峰離立或名郭璞墓或名善才石際郭璞墓水最汰下有甘泉汲者截竹爲筒去上下得泉陸羽所稱楊子江心水爲第一泉者是舊有標識僧病其艱取去之指井當之大不稱世無陸公誰辨泉品噫豈獨泉哉宋時佛印元公住持此山蘇子瞻往來叅扣爲不能酬四大作禪牀輸却玉帶鎮山金兀朮兵過失去

韓斬王料兀木必過金山伏兵龍王廟兀木果
與數騎至廟兵誤先出兀木墜馬躍上得脫去
余每徘徊不能捨去本朝景泰間北藏板始完
印賜三山百年來獨金山藏缺失數少余萬曆
庚辰侍先封君過三山遍得隨喜而金山果沙
彌者發心寫補并剏藏殿許爲匡護因極力從
吏之壬午補官復侍先君遊自癸未遭艱甲午
自留翰內轉戊戌解南司成歸俱從大江俱不
及登金山而果上人音耗不絕今歲乙巳冬十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二

一月余出吊江都李氏而返汝唐客部見送方
候啓闢因約遊金山旣至僧來迎迓時果上人
已稱耆舊趨而前云補藏與藏殿兩緣俱幸畢
事專俟公作記耳僧虛舟延至水月樓已迫冥
色客部倦坐余洎諸客從果上人禮藏殿讚嘆
久之索額題之曰龍宮寶藏殿之左曰淨業菴
其左一室果掩關寫經處承檐修竹十數竿不
礙眺望菴之右爲德雲樓樓下址連妙高臺臺
自佛印時得名坡公嘗登此暮不及竟覽歸飲

水月樓更之江月齋兼葦素肴及名酒客部所
攜蓋客部不耐素云客吳人二陸合奏絲竹甚
佳惜不能和佳曲耳客部宿江月而余宿淨業
與胡仲修沈伯宏俱其明日早登吞海亭昔遊
亭圯後重修亭直海門一望淼渺亭在浮屠前
更上爲絕頂留雲亭亭後餘址尚堪他構爲叢
所有由吞海亭覓徑而下至海天閣更前則僧
虛谷者建一樓面西中有大士頗廠堪眺上游
諸勝樓北置梯梯東一禪房甚幽可臥坐樓中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三

久之濤聲清耳字之梵音閣又僧持心者稱余
舊居停延坐其樓亦南向左塞右通客部字之
無礙樓又出詩冊見示中多閩士詩陳肅翁師
公衡儀部曹能始俱有詩追念公衡不覺泫然
僧太虛設早齋其樓樓面北登之寒威偃體下
徙始安樓左一堂戶祝李汝培中丞以魯中涓
配蓋位可左右客笑中丞得左當是假靈吾輩
耳汝唐亦胡盧不已過中淨業菴留連德雲樓
妙高臺見一官鷁在江中流欲向京口四漁舟

帶纜或疑余舟又有疑其非者已從汝唐及客
隨喜無梁殿繡頭所居繡頭者山東人居此三
十餘年昔嘗一見勸余勿絕仕進今歲九月又
訪余西湖其人蓋修習華嚴法界觀者誤傳未
返迺從關中相見欲留余宿以戒舟江北辭之
遂與汝唐諸客別于瓜洲登輿踪余舟至閘則
午前已渡江妙高臺所見良是復覓渡之金山
晤二客亦無耗久之老蒼頭至舟入京口故來
相迎遂與二客共渡逆風到京口達舟昏黑矣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四

是遊也李客部爲致沈伯宏從吏余初無意也
客部曰使金山悵望過門不入可乎余之過門
不入屢矣豈敢重得罪于山靈既至如久客乍
返眷屬歡踴佛廬僧舍路逕參差半屬新治喜
果上人寫藏緣就記諾未償又再晤繡頭三人
俱老矣江中懸望不勝依依渡江之三日舟未
至許墅二十里追憶爲記

醉石齋記

昔蘇長公以怪石充供餉佛印參寥則文石之

濫觴也余觀前後怪石供其文甚美然所稱怪
石者則以餅餌易之齋安小兒當時良不之貴
而石之可怪僅僅多紅黃白色其文如指上螺
而止似亦非石品之上乃一被長公拈出隨流
揚波至于今日遂爲書室淨几不可缺之物長
公蓋作法于涼哉今六合山中所產絕奇好事
者競出金錢購之而貧者日奔走以自給余至
南都則聞程別駕克全所貯不貲請觀焉而克
全欣然出其所有示余曰喜則取之不可則返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五

無傷也余以故得盡其意于石自甲午至今識
彌精取彌寡計前後所蓄僅數十枚皆取其天
機而略其玄黃牝牡乃所謂文如指上螺者則
擲不顧恨不能起長公于九原與之品石耳然
余之所謂佳衆俱不解卽克全亦不解惟長兒
驥與余同意每得一枚則父子相賞怡怡終日
矣今歲病後挈兩兒遊城南克全具鷄黍淹留
竟日凡盆盎間物搜閱幾遍所僅取者不能數
枚克全見訝又出其所寶若干大都求奇于人

物仙釋余與兩兒更揶揄之同一嗜石而意匠相詭如此余謂克全好石日購而聚之不減富人之積金乃不自有而歸其精者于余視長公之不自有而以供佛印參寥者何異然而克全之所謂精者自在余未嘗奪之也仁智百姓之見亦何常耶何必余之是而克全之非耶克全所居之齋顏曰醉石嘗自爲賦而以記屬余克全爲人長者慎于取與其廉聲在撫撫之人尸而祝之夫石堅貞而有文理君子比德焉宜其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六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自鍾山而西岡阜相接至覆舟而斷再起爲鷄籠其陽國學在焉山有晉四陵本朝置廟祀歷代帝王開國功臣及有名祀典者廟凡十俗呼十廟山而兩司成公廨最相附近東廡大司成所居最勝處曰北麓草堂前大司成海虞趙公所建前堂後室余公餘退息其中前庭可望山

色寬不盈二十肘余徙廓其半則盡收前山之勝鷄鳴浮屠隱約雲際岡松歷歷與金碧上下晨昏變幻晴雨皆宜至于霧朝雲旦濃淡有無之間尤爲奇絕蓋自前庭廓而北麓增勝焉然最宜晚春早秋北麓之東有隙地從廣不足五十肘其地特勝視北麓西蔽三之一東開三之二於是決策召梓人規其費不滿三千乃拆東披半間拓其半南向爲室廣十二肘深倍之前啓六小窓檻令齊凡曰東隅精舍少而學如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七

日始東不自努力而迫桑榆燈燭之光其與幾何題曰東隅表其處且識戒也東隅之左續之以軒深八肘廣如東隅之深以資游息扁曰名理北達牖南啓四窓東則半壁短窓十二窓牖齊豁則樹石殿閣之勝畢入几席而又可以避暑暑風日之酷視北麓不啻過焉然材木小者拱大僅倍之埽不足佐以土墉壁及承塵遽除而褚表百爲苟簡其費已踰三十千矣蓋舉事之難如此因紀其月日示後來者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東隅精舍既成以居塾師錢麟仲而幼子辟邪
鷄孫延年受業焉名理軒則爲師生宴集之所
而余館北麓後寢自若丁酉冬麟仲告歸余始
易處其中而遞張名人畫於軒與二三相知共
鑪香茗枕之樂新正二日汪仲嘉來相從遊行
偶啓東窓翠色隱隱撩人諦視則鍾山頂也乃
大喜幾失此君立命撒去蘆棚而受山益多然
東隣屋角未免障望召而好言安慰令拆去而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九
酬以直其人唯唯遂并東南之敗屋東之女牆
盡空之以爲廣庭不但鍾山半落几席而兩兒
書齋啓北墉則鷄鳴浮屠岡松歷歷爛然橫陳
乃擴牖去壁置長短窓八而外爲蘆軒二楹磬
地設欄中庭挿籬附以雜卉庭外埭桃李梅杏
諸嘉木凡數十株以次放花互色照耀而余精
舍則盡南垣爲庭庭際植竹東限以籬籬內外
夾樹青桐二啓竹扉則一徑達兩兒書齋矣驥
兒請曰此旣佳景何可無佳額余思之不得一

日面岡松恍然得之名之曰冠松取陶令青松
冠巖列句也而改名理軒曰遠岫取玄暉窓中
列遠岫句也遠岫東西稍逼不堪消暑乃通精
舍之南半與軒爲一以紗窓四隔其後爲小室
中設木榻而遠岫益勝夫遠則鍾山近則岡松
俱常在不見之物吾有取焉至于花卉盈庭榮
枯開落未免隨時姑舍是已久之夏木漸繁鍾
山稍蔽而前垣南際宿楮二章布葉于霄卽岡
松亦虧其三之二乃余適以人言屏居待罪迹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九

頗似之且晚放歸所謂詢美而非吾土者也遂
援筆爲記記之日戊戌孟秋壬子也

遊牛首記

牛首山遠望雙峰挿天而中窪如形家所云誥
軸形而左峰稍昂王茂弘謂之天闕是也返自
樓霞連雨不止九夜星斗爛然次日晴移書敬
承當以明日遊書且緘而敬承書至已出門相
待於報恩矣余念朔日當謁土地祠未果卽行
移書趨徐茂吳陪敬承先行而余以明日從之

已敬承復遣報恩僧相趣遂集輿人行出門時
日過中矣出聚寶門過報恩詢敬承云與長公
子同行此時當至山矣報謁程別駕新德遂易
衣而行數里出鳳臺門行岡阜間十五里見有
山隆然云此韓憲王葬處也沿山行又十五里
盤旋曲折薄暮始達牛首時微雨逕未甚濕將
至三門松逕鬱然輿人指南山爲獻花巖去尚
數里又數里爲祖堂俱在十里內入門見石磴
甚高僧云此名白雲梯約百餘磴升十餘級其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王

余相去僅一時耳所宿僧舍窓外修竹萬竿雨
聲颯颯燈下敬承父子與余三人相對而飯伊
蒲大是蕭瑟視棲霞歌吹餽數百人雜沓清
濁相去何啻九牛毛也夜半雨止聞風聲振號
林谷間初一日早起大風未息促敬承起僧進
點心畢再歷百丈梯觀唐時銀杏大三人圍榦
僅四丈其末已折去古色自在殿右爲禪堂禪
堂之左佛室東西與舍利塔相值閉門塔影與
途中樹影俱倒掛供案衣上樹影復隨風飄動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王

右僧舍敬承所寓余云且先禮佛遂盡石磴又
歷石磴十餘級始及大殿余叩僧自此至巔幾
何僧云里許余奮而往路平城相半僧云有辟
支佛塋有捨身巖皆不及觀遂達巔頂蓋左峰
也雲氣與冥色相雜四望不能了了西望長江
隱隱如疋練東則俯視方山北眺鍾山明滅雲
氣間彷彿可認遂由舊徑下山與敬承相見已
昏黑矣敬承登山時遠望見肩輿而來者知爲
余余輿人亦云見山上有遊客必敬承也蓋與

不知何解殿左覓路陟捨身崖之左爲大悲閣
閣後俱石壁有五百羅漢名碑可榻也其餘名
跡有辟支佛塔文殊洞俱不及到旣飯遂爲祖
堂獻花岩之遊出三門右繞山而東南行松逕
中里許盤山盡遂踰嶺復左繞山自後或行山
腹或履山巔約行數里俱可望牛頭輿人云此
有二岐一達祖堂一達獻花岩獻花岩之下卽
還城路也乃先祖堂凡里許而至禮融禪師真
前殿亦塼甃所成謂之無梁殿規制視靈谷大

殿損三之二徘徊久之乃復路登山至岐處稍東里許達獻花岩岩嵌空中自悉達苦行像飛來兒孫耳岩右爲茅君祠折而上爲歸雲亭有尚書喬公宇前輩李公廷相題詩刻石在焉又折而上爲聳翠亭亭廢遺址猶存又折而上近絕頂矣以風大而還寺名華嚴僧舍有閣憑空而面松竹甚佳飯其中出三門僧引路俱行喬松間半里而盡遂登輿前望有山蜿蜒而翠僧云此黔寧葬處嗣爵子若孫必歸葬于此欲一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到而未及也閱諸祖真清涼觀國師天皇悟禪師五祖忍大師西天九祖佛馱跋陀師永嘉大師中峰本禪師中峰相甚豐滿右目上近眉處與目下各有一黑子與世所傳者不同疑諸祖俱得其真以迫行僅索觀數幅而已至娘娘墳卽昨日舊路矣娘娘者文廟妃也有中涓守墳門首大松數百引路昨敬承至中涓苦留啖麪今日將離牛首復送茶至路半至韓獻王墳會輿人當買點心乃與敬承步行引路栢盡得大

門由右門入至饗堂門大杉四株周垣俱頽圯饗堂僅存一間左右俱圯朱碧狼籍墳屋尚無恙歲從陝右調一戶戾守之又有軍五十人自門而右塢中梅花十數株政開徘徊久之復步而出易衣報恩方丈而歸

遊攝山記

某月廿六日晴晨起爲攝山之遊驥子從行程康伯來馬將軍相待于太平門陸敬承已至易便服西行過太平堤里許爲中山王墓入門中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爲神道碑甚壯約高二丈餘龜趺隱形碑文朱善撰自饗堂右小門登王墓墓不封土人云細竹下卽是從左出入觀饗堂中懸王神一幀貌甚慈豫豐滿秀眉細目無威武之狀堂前白松數章甚奇類昨所觀禁苑中物又里許爲岐陽王墓規制宏壯似遜中山右石馬一存其一當左者在蔓草間尚未畢工神道碑亦在左百步而亭已毀左有菴一僧居之中奉大士及嗣封臨淮侯祝神幀又步行數十武而南爲蔣侯廟

呼輿而往廟在鍾山之陰山巔積雪尚有班駁未融者出路而西行十餘里始及姚坊門出佳棗處也主人治中火于此主人有吳客同行出門行數十武顧見一峰雲表甚秀輿人曰此攝山也沿山澗而行地亦平坦凡十餘里見兩山如門入此攝山漸近輿人與敬承輿人爭道疾行頃許卽至上殿禮佛佛像頗壯麗至方丈稍憩馬將軍始至余先左行循崖梁人所鑿佛菩薩甚多然多毀缺補續頗不稱惟彌陀像一軀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壬酉

約丈五六副以二大士完好生動其爲六朝名手無疑主人欲先飲留余與敬承欲先登山乃由左麓上山純石巉崿數折已高入霄漢初就稍平鋪壇而坐主人呼酒童子歌吹頗亂松濤聲僧云再至爲紗帽峰當更往遂杖而往數十步得其處三石峰離立俱鑿崑崙佛前有坦處可容數十人主人復呼酒至各酌數杯俄而驥子至蓋先登山而主人物色之來也久之僧欲引余輩歸方丈曰此上路澁敬承賈勇前余從

之仰行石罅中至最高處僧曰此爲中峰以路艱客無至者余與敬承各踞坐佳石已而主人至復呼酒奏樂良久起敬承便登山巔去此可二里僧云小肩輿可達俟明晨爲安從之遂覓路右繞至天開岩若有舊人題名甚多隱苔蘚間頗不易辨主人復呼酒共飲放火炮數十枚聲振林谷下里許爲觀音菴老法主所闢也周菴旁俱苔石羅列如龜如螺有徑丈而大者欲叩塔一申瞻禮僧人在山後頗遠乃拜之靈筵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壬酉

此老屢折簡招余入山竟以十月化去余許爲作傳尚未酬也過白鹿泉般若臺臺有四十二章等經石刻俱名流所書歸方丈已暮矣主人置盛筵相款勸飲甚力歌吹互作如此受用得無損清福乎余宿處與敬承前後驥子別宿觀音菴廿七日睡醒忽聞雨聲日旰不止起遂爲歸計飯而行大雄殿前銀杏二約四五圍僧云惟在左者結實殿側卽禪堂僧雲峰所營出寺門見羣山拱護甚密行十餘里見石馬或二或

三臥田中形製生動有嘶風歷鬼之勢定是六朝舊物敬承云人傳梁武帝陵或然也中火姚坊門自姚坊門至太平門十里夾道梅花正放數百樹而昨所見甚少豈意不存耶翠竹喬松於路不絕雨中色更滋茂尤可悅玩惜輿夫足力艱耳入城易冠服遂別馬將軍而歸

靜寄軒記

余油局橋新居其東偏割以居婦翁沈尚行先生又東爲園園有池池之西南矮屋三間婦翁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六
新構前臨七梧桐綠陰覆屋六月無暑落成時桐花正放名曰桐花菴屋後開軒面圃大有野趣時與友人共文酒之樂所可恨者南隣屋角耳不盈歲而大風雨作一日斃梧桐六屬婦翁從樓居奪後軒爲垣而桐花之勝盡損矣是時堪輿事罷而復起間以館江西地師楚音滿耳而文酒亦廢矣地故有幸不幸與今歲婦翁復拓桐花之左爲一室室後連二間爲軒窓臨東北二面旣不見南隣屋角而高柳照映尤宜月

園池之勝一覽收矣自春徂秋半歲始成土才僅數十工儉歲舉事故宜若此婦翁問名余名之曰靜寄取淵明詩靜寄東軒之意桐花衰而靜寄興豈亦有數與於是婦翁且滿六十庚寅十月朔爲覽揆之辰余方率老妻兩子若婦觴之更賀其始爲靜寄軒主人也先一日聳真實居士記

知非菴記

據伯玉五十而知非則聞道之始也高適五十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七
知作詩則學詩之始也朱買臣五十佩會稽太守章則宦達之始也宣尼五十知天命卒以學易則究竟學問之始也余自丙子歲知有向上一事時方廿九明年成進士入翰林自後居山林者七居仕路者三倏忽五十矣追憶廿年前公案如吞釣之魚乍沉乍浮雖未離波際而終不可謂非吞釣之魚有時掣斷釣絲飛騰自在挾風雨游溟渤顧不快與乃不自肯更何待耶然則余之知非庶幾伯玉乎會武林清寧巷宅

起屋十數間初成有堂有軒有室堂之上爲樓樓之左少前爲閣而樓之右面西山爲三層小樓各有名總名之曰知非菴以朝夕觀而警焉且以自壽也伯玉于尼父師友之間由知非而知命學易亦自堂趨室云耳然則伯玉之知非余何敢當彼達夫顯以詩買臣顯以會稽章余請姑舍是焉萬曆丙申至前齋宿南國子公署記時年四十九

結廬孤山記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五

居士得地於孤山之陽北際山陰不盡五之四面而大湖地凡一牛鳴許登其顛如青虬偃臥鏡中羣山西來分而爲二層疊環繞又如百千姬姜整容待幸東南之缺則江外諸峰與雉堞掩映相補足稱湖山最勝處古之樂此者多矣而遞至余余敢負諸廼以癸卯春仲就竹結廬二重先成者曰青巖居中爲堂左右二室臥榻在焉前闢廣庭後半之俱植芭蕉啓北扉則巖石亂松青翠溢目前庭留舊竹數竿不芟待其

生孫又埭桐二於竹西稿其一斲其中丈許以容露坐則青山出於屋角高樹映接使人意遠青巖居之前曰晚研堂徙舊而青黃之廣不盈廿肘縱半之庖漏附焉前亦爲廣庭埭梅三其一幾稿而甍蓋繞廬東南皆竹也而介於桑守者利桑薄竹令瘠而生花余起以湖淤今歲生孫特多翠色蕩衣裾又飽竹萌至今不盡竹之西南有桐一章大可合抱扶枝修幹能障夏日實落幾滿斛此余園中樹王也大桐際池池不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五

能畝去五月始栽荷月餘數花結實芬馥撩人矣池之西竹少於東而盛於東徑而南置扉焉小令不通肩輿所謂設而常關者顏之曰慧業菴吾廬不啻成已然坐晚研惟西南一隅受湖竹樹蒙密限以短垣所得無幾規以山半起堂則如引鏡自照其面湖山全收矣廼括木瓦參新舊材雜成之南窓北牖延風受月最宜消暑兩翼離爲曲室可通可蔽前甃石爲臺垣其左右其東磴而升上梁於去嘉平某日時積雪初

晴命之曰快雪堂取晉帖快雪時晴語但不如坡公繪雪耳又自臥樓三層附鬱金堂之右鶴兒舍其西南形家曰不宜廼議毀徙之快雪堂西損爲二層梯其後前綴小軒小軒之東啓北扉可通快雪二役嗣興而湖山窈窕遂爲几案間一物陰晴寒暑朝夕變幻騎舫往來青駢油壁乍盈乍虛皆入余遊戲三昧中矣尚期起閣山顛撫青松坐危石表裏湖山一攬無餘而未追也姑俟之工始癸卯春仲落成於今二視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

孤山僕夫泉記

孤山一帶凡有名泉三一爲白香山金屑井一爲六一泉余得孤山于故人汪生因指示叢篠中小低窪處微水如沫而不易涸曰此一泉也眞實居士因手自搜滌命兩僮子運去瓦礫幾

數石許下至石底中深如釜而西界以石板東爲隣牆所壓南則土阜臨其上浮沙朽葉時復易零尚擬一整剔之水寒冽以烹粲煮鮮遠在湖水而上而不堪入茗與金屑六一同一氣味但二泉俱在平地而此在丘嶺顛厓之間差爲勝耳參寥子有泉出講堂之下而名曰僕夫者此眞是矣此亦山中一快事因爲之記

乙巳十月出行記

先是幼子去邪以九月就婚包氏彌月當一視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之又同館江都李汝培中丞有外艱走其弟客部汝唐孝廉汝謙乞狀武林又茗溪凌玄房失母蔣宜人自白下奉柩還聞計誼當赴吊初議冬日偕周本音胡仲修遊洞庭兩山會許裕甫以避生日至西湖業有定約畢遊卽渡江恐冬月丹陽上下築壩遂定計先茗溪江都之吊而後兩山卽迫歲暮俟明春未晚月之初八日北關登舟是日風雨大作且寒金壇王宇泰太史同于潤甫至武林相晤舟中得于懷甫書時太

史補吾邑初聞報出關十里宿謝村初九日寒
如昨而雨衰過塘棲沈長君餉橘二品塘棲蜜
椅最珍風味在閩產上今歲產少味少酸不如
往年甘美晚宿語溪初十日晴午後至郡十一
日雨過包氏新婦謁拜閨中十二日連雨十三
日早雨旋止西北風發茗溪之棹停北郊時雲
間二陳公以乞母夫人誌銘至宿王江涇十四
日晴早易小舟如長蕩看嫠女二甥并晤沈景
倩是夜宿平望十五日至晟舍相傳爲唐李令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公駐師處凌閔二姓所居世爲姻戚而不免仇
妬十六日如凌氏吊蔣宜人之喪於別宅玄房
留飯見其女字次孫者晚設席相款族兄副憲
嗣音太學蒞初陪余之官南司成也副憲公爲
郎署而蒞初稱弟子憲副今官粵西以賀萬壽
事畢歸道粵西事頗詳夜深登舟恣上人見過
約相待於南潯連夕月色佳甚轉憶西湖耳十
七日午前恣上人介見朱文台名國楨文寧太
史族弟尤孟弢亦出迎先晤於禪院後文台移

舫余舟數里同至恣上人禪居初未名余名之
曰且止恣上人以明日有白下之行附數字葛
祠部并付朱君金華司理書遂行未至平望十
里而宿十八日午後返郡索小輿入城訪賀伯
闇十九日姚叔祥介見江都李材官某得粵西
王羽卿總戎書卽康季修主人并得季修書季
修以壬寅赴粵西幕而癸卯冬妖書獄起遂違
其難而達老詎卿罹禍本音幾在羅網詎卿亦
脫死人故有幸不幸哉廿日發江都之棹至王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江涇易舟看長蕩嫠女宿平望廿一日過吳江
訪周本音於湖田業從李客部兄弟於吳閶矣
夜泊舟葑門廿二日遣人祝家河物色胡仲修
而張士魯舟亦在舟至上新橋晤士魯仲修沈
伯宏知以昨晚送李客部於許墅本音同別去
偕三君過寒山旭上人師徒出迎同步竹林留
飯而別程光祿公衡謁余寒山伯宏約明日輕
舟相追同往江都與士魯俱別去附周本音吳
仲庚各數字解維遣奴從輕舟還故里送海鹽

朱良叔先生沈壻孝升二書武塘二葉生書并致武林家信食物數色晚過許墅主政劉元定見訪舟中楚人尚書小魯之子以任子至郎署有詩名約歸途相款與胡仲修舊識宿關北舟中仲修夜酌廿三日早發過望亭而旦日西至無錫西關遣人物色戴翁二十年前談祿命於吳閶有驗余在南雍偕本音兄弟見訪留署中多日索長安故人書去去即得意長安中又得長生之秘訣於近邊師曰陰梅松顧余舟中同

快事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四

至惠山爲半日談自言少小好玄理七十餘師最後爲陰君其中子訣尤驗日坐空山中以醫爲令所役屢入署中即日欲閉戶行功憂法財耳勉余早修恐年至不及語甚苦余亦心動約歸途扣其秘訣薄暮以食品四色餉余別去在坐者仲修待伯宏不至取惠泉四甕宿惠山下廿四日早行三十里而旦是日作李年伯狀途半伯宏至晚至毘陵狀脫稿伯宏仲修啜茶試新汲惠泉六七壺甚快廿五日早行三十里而

旦撰雲間陳母沈宜人墓誌銘日中脫稿晚至丹陽伯宏仲修同晚酌啜茶工君明早先過江都附一使同行致李客部數字并狀草廿六日行二十里而起風甚逆早微寒加被起加衣晚至京口是日完華亭高太史誌銘宿諾兩年矣廿七日渡江東風頗疾江波微作推窓回顧金焦北固與上游諸山翠色欲滴一飯頃至瓜州日猶未午廿八日過閘候放閘更盡至江都宿驛舍傍李汝培中丞汝唐客部汝謙孝廉相待

快事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五

於津次過船叙飲夜半而別廿九日陰雨竟日湯熙臺民部來吊奠李見衡年伯之喪送寓王君燮宅君燮爲汝謙之倩汝培治酒相款同年支汝賢陪宿君燮館初一日陰漸晴答拜湯民部汝培留飯晚赴湯民部飲伯宏同席宿舟中初二日拜朱郡公錦同鄉之餘姚人拜劉江都

是日不面返寓朱守公來報謁久之劉江都來謁晚赴支汝賢席初三日訪張將軍國棟絕有力殺人報父仇世稱張千斤者今春三月晤於

新安獻吉夢報謁年家二章生長字大年知爲
文汝培設肉麪復置酒晚辭歸舟初四日揚守
朱君餉隸釋四部湯民部遣牌護送至閘汝培
兄弟設祖於南莊以軒名亭名堂聯請亭在高
臺之上前有池池中又架木作亭臺之東北有
清涼寺地甚夷曠臺後新埭竹軒前富牡丹芍
藥夜別汝培汝謙南莊汝唐以舟送二更復飲
汝唐舟初五日舟至二閘糧舟阻塞候開閘不
時汝唐邀別於瓜州酒肆胡沈及密客二三從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汝唐有金山之興伯宏復憇吏不已乃遣奴從
舟取臥具至江干登舟輿行潭中數百步許伯
宏不良步復以輿迎之鼓棹半餉達金山日始
晡初六日暮登京口舟胡沈別買一舟先行夜
酌而別約仲修晤於許墅伯宏晤於寒山初七
日微雨作金壇王宇泰千中甫潤甫褒甫中甫
叔元猛書又蔣墅賀知忍書遣奴子致之惟中
甫或在吳中不付儀物索宇泰千金翼方新刻
致王伯橐尊人涉令墓誌銘宿丹陽初八日西

北風舟行甚速行三十里折棹竿時臥中驚而
醒連日以目赤不閱書不作詩日暮至毘陵三
十里而宿初九日汲惠泉十甕先存二甕宿無
錫南關初十日大逆風舟行頗艱行三十里而
起日西達許墅晤伯宏仲修俞羨長晚劉元定
設席舟中相欵羨長仲修同席更餘過船啜茶
胡沈看羨長舟中收羨長文選七百餘張先付
繕寫銀十兩陸續付買板及寫刻四十六金矣
宿楓橋十一日微雨同三君詣寒山寺旭師偶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出其徒留飯徘徊竹下久之而別舟次石灰橋
候戴翁不至買物使至云城中有大雨而沿途
甚微宿石灰橋西十二日仲修至與張士魯相
繼偕仲修訪曹能始邂逅沈從先與能始約晚
晤周本音中田廬本音亦以此晨別去江都劉
明府使者追至得書傳言譚公亮在閶門欲相
晤竟不至午前發舟士魯舟同發日晡至吳江
士魯報吳仲庚出晤欲挽留入城不可物色沈
少卿先期往曹村金氏矣仲修在余舟而其舟

先發不知泊何所身往覓之余過士魯舟至中
田廬風雪淒冷中晤本音本音抵家先我一餉
許坐未久忽聞人聲胡仲修與曹能始至矣能
始偕一閩客貌甚醜二更月下別本音從小舟
至大舟夜且半矣十三日過平望從仲修舟過
長溪看寡女既飯遂行王江涇過大舟夜達郡
城十四日偕仲修飯於包宅去邪侍行宿拙園
十五日始卸大舟十六日晨後從輕舟往璉溪
胡仲修同行西北風大舟由皂林入路夜始至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六
茅薦卿近出始歸前月廿七日歸自京師坐書
室久之孝若至叙談更許宿薦卿齋十七日薦
卿孝若各設席相款晤宣城沃生言堪輿者甚
取余家沙村先隴而非其穴云彌天龍法上聚
今稍下不能領砂水余與定約廿二日待之砂
村更一商訂其夜仲修別入舟余宿孝若齋十
八日薦卿設早飯遂別夜返郡城蔡氏迎親船
未至二更過拙園十九日李玄白姚叔祥見訪
葉氏二生乞墓誌既午爲長溪之行几軒太史

以次日寅時遷葬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八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九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九

贊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跋五日頭陀記後并贊

右五日頭陀記吾納友文所作文吳之洞庭山人舊字正宗住橋李故聰明英辨而握筆爲文非所習也一遇達觀師看破倩女離魂頌便知眉橫鼻直去年得同叅密藏師兄書謂文爲藥汞銀見火則飛趣文亟隨老師了末後一著于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二

文且行就余言別留武林數日偶談及文字旨訣余曰知寫家書及上豆腐酒帳便知爲文文失笑曰然夫法法仍舊何有於文將心覓文愈巧愈離矣別後呈文數首五日頭陀記其一也信手拈來直截高妙超出筆墨蹊徑雖文之遊戲三昧無所不宜而余之一語實有以發之余對朋徒時舉此話失利多矣賴文一雪快不可言乃作五日頭陀贊曰

爾五日頭陀者何人耶文公記之眞實居士贊

之豈惟吾兩人將十方諸佛各于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莫輕是五日頭陀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是人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菩薩聲聞一切賢聖莫不歡喜贊歎其聲如雷金剛般若云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亡而況聖賢出沒於生死海中不可以跡計而情量五日非速萬劫非長放刀獻珠無轉變相爾等衆生其亟念佛戒殺勉遵五日頭陀之教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以相見于極樂之鄉

五日頭陀記附

頭陀姓徐氏諱性容某縣人生而簡默淳厚無他行能每有青山白雲之思家貧無以自給總角依陸司空爲童子見沙門輒致敬司空獨異之人莫識者今年春幾月染嘔血病口氣常臭謝司空寄跡報本塔院從諸耆宿修淨業卽孱弱難支念佛不輟或謂病亟矣胡自苦如此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幾月病益沉綿一日願禮

僧伽求難度披袈裟端坐五晝夜水漿不入口
有弟侍左右問欲何食曰欲得果食弟以果進
噉青梅四而謝其弟曰吾今日歸矣而善事二
親若古之某某者其婦惑於巫言曰歸大早耶
尚須三日曰去任由我由巫言乎婦人安有不
祥之言哉一時緇素聞頭陀狀爭先問道但曰
戒殺專持佛號而已其口氣所觸有花草香言
畢入龕結金剛印趺坐而化其母摩頂至足徧
身皆冷獨頂熱兩足底似水墨雲霞色司空爲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衆倡作禮一衆皆拜閉龕迎至其所先是靈雨
爲災是日雨甚俄而開霽將舉火焚而龕門忽
開頭陀屹然如故後火焰若鎔金而盡遂塔於
小瀛州是夜里中人素持齋者咸夢頭陀示以
戒殺專持佛號如生時語何其異歟詎其生于
嘉靖戊午某月某日死于萬曆丁亥某月某日
閱世三十年爲僧僅五日文嘗聞龍女獻珠疾
證廣賴放刀便休無他唯了知自心而已既曰
了知奚容間於毫髮哉頭陀不離俗而爲僧伽

非久修而成聖果易口臭爲香明業感之不定
起病骨而坐表情量之可違正所謂非思量分
別之所能解者其唯自心焉文掛錫當湖知頭
陀生平最悉輒述其梗槩以記之爲學佛者斬
偷心之鎖鄒云萬曆丁亥七月廿八日南海沙
門文和南記

讀晁無咎偕齒白化佛贊

猪齒白化佛贊宋濟北晁無咎先生所作在雞
肋集六十九卷余甲申歲始得見之其文淋漓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四

恣肆如風鼓橐如水揚濤朗讀一過不覺毛豎
皮栗汗出淚下卽遲似達觀密藏二師俱踴躍
贊歎屬余亟爲流通夫諸佛大悲心中平常遊
戲而昧者不知目爲奇特無咎兄弟將錯就錯
記之不已又從而贊之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今
此事此文傳播無已亦熱惱衆生頂門一針也
無咎嘗參圓通覺海二士晚年又見楷老而東
坡山谷俱爲師友故其見解卓絕如此至文章
華妙又刺事耳因跋數語于後令好事者所在

刊行之在具眼人必謂余盡蛇添足然亦諸佛
悲心所許也萬曆戊子二月二日眞實居士合
十書

猪齒白化佛贊附

猪齒白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甯州獲喜
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
骨啣之信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杜
齒曰中得肉如拇色紺碧瑩白正諦視之如來
像也髮有珠如栗紺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五

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觀其事
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救苦
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無量苦而
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
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菩薩動於威神爲警
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闍提墮彌戾車於沸鑊湯
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
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
昔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作是言

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
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
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
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乃獨動
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覩若
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
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
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啣
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六

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
知悉見次第現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
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辦意不殺決定自知如
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
仇俱爲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
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廿七日
初夜援筆爲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
云

我岩山淨土菴募造大藏勸緣偈

世尊說甚深	十二脩多羅	天宮及海藏	靈文悉充滿	支那心量窄	不能廣受持	是故經論律	西來止少分	以較天龍宮	大海一涓滴	聖代廣流通	兩京各鏤板	琅函及玉軸	妙樓閣莊嚴	刹刹勤頂禮	亦有緣未到	寂寞空山中	此方真道場	峩峩銀色界	清涼洛伽三	普賢等任持	領三千大士	賢聖時往來	側塞虛空中	凡眼不能見	中有淨土菴	過去大智師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七	淨心所建立	一切莊嚴脩	將欲迎大藏	嗣牽海上緣	此願未及償	良哉夜臺師	師門稱上足	抖擻精進光	夜行空山中	惡獸咸怖伏	是故名夜臺	女弟子如月	習定化諸有	憶師難髮恩	同力酬前願	世間等空華	種種俱不實	眷屬及資財	芭蕉無有堅	若回心捨施	多寡隨自力	真經六百函	一函文十卷	字字出金口	卷卷披佛心	福利無有邊	諸罪悉令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造勸他造 轉轉相勸造 多分及少分
俱入大願海 直至千成佛 不出一刹那
真實老居士 筆頭放光明 其光千萬丈
說此妙伽佗 普勸一切衆

讀鐵牌上人悟募興補陀道場十二大願
文贊

鐵牌上人名定悟吳人也嘗禮普陀大士慨然
以興修爲已任於五臺尊像前然指發十二大
願云云鏤其文於鐵牌懸之項以故人呼之鐵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八

牌余返自洞庭兩山暫憩寒山寺因友人戚生
得見悟道容和粹頂頂如山亟取鐵牌願文讀
一過不覺慘然淚下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
來迺合十稽首爲之贊

佛說藥王品然身或一指宿障一時消况發真
實願願願齊普賢等虛空無盡六種俱震動天
龍淚如雨願護上善人願願得成就普陀白花
巖紫竹林聖者萬衆日頂禮有如百川朝殿堂
耀金碧切火不能壞妙像千手眼量與鎮州等

龍藏賜上方寶閣金莊嚴賢聖僧雲集四事諸
供養上人大願力一一皆擔荷如彼師子王而
搏大香像神力本不欺有如殺一兔我今幸隨
喜功德無有邊作此妙伽陀勸諸十方衆隨緣
善喜捨功德等無邊從劫復至劫稱讚亦不盡
無錫保安寺重修穢跡金剛殿贊

近來法道陵夷魔外充斥剝染而明毀戒律冠
冕而顯鄙倫常以盲引盲未得謂得作大妄語
成一闡提每見如斯何止一數此非吾儕手中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九

塵尾所能撲滅未免思穢跡金剛王以寶杵
粉之耳錫山保安禪寺有穢跡殿堙廢已久沙
門行固毅然以興復爲任今政是時眞實居士
歡喜踴躍爲之贊曰

惟金剛王名曰穢跡輔佛護教威靈不測錫之
保安有殿在焉昔爲金地今爲荒烟萬曆甲午
再興之年惟僧行固願猛志專信施雲集寶坊
赫然後五百歲魔強法弱如千鈞重引之一髮
惟穢跡王有大威神摧伏魔外如風揚塵莫輕

造殿有爲之功此殿一成魔殿卽空雪浪作記
眞實作贊如火續火同輝共焰

明大猷山白水寺別傳禪師贊并序

別傳禪師行履脩載今大學士王壘陳公所撰
塔志銘而余亦以達觀大師請爲作傳久之傳
成卽付僧持去不謂至今未達余旣不能憶僧
爲譙索行笥中又不得副本而師之弟子如奇
與徒泉四五人沿流八千里守俟數月誓必得
文乃歸余憫其志作別傳禪師贊付之贊曰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大猷之山高屬天神光上與西極連中有大士
曰普賢列聖圍繞跏趺青蓮大願不捨遊人聞現
凡現聖滋福田何來高僧字別傳任持白水四
十年潔身口意如澄淵建立佛事揮金錢數滿
十萬又八千壽量有限願無邊我聞師語忽汗
顏凡愚安測聖智全僧授佛牙囑流傳大十五
斤光芋眠震旦機小倍不堅慎勿秘藏滋善緣
獨高臺畔見普賢雲光數變坐金船大鍾無足
連山顛千里乍漲如驅烟惟師神異亦多端聊

記一二警愚頑弟子鎮滄稍違緣頂施碗水戒
勿偏擯汝止俟一滴消更加叱罵心茫然忽爾
三昧力現前身心碗水直下消謝師深慈無比
焉鉗錘縱奪殺活全大機大用此可觀我作伽
陀如花妍令師鴻名照大千

雪觀音頌

萬曆甲午正月初九日南翰林署中時
值大雪童子聚雪作觀音像高七八寸
頌曰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以雪爲身以空爲骨瑩白虛明妙好第一大士
應身偏下方國現大現小威神莫測是八寸像
具大神力禮拜供養慎莫輕忽能生智慧亦度
苦厄雖童子戲真實功德佛記是人成佛已畢
見聞隨喜獲大饒益重爲證明居士真實

雲石頌爲錢君作

我觀乎雲滃然而出紛其五色不崇朝而雨八
極以比君子之澤我觀乎石凝然而立有文有
質玉生其中而光外溢以比君子之德有美一

人兼此二物雖然雲之失馳吾取其歸歸則不
馳石之失愚吾取其輝輝則不愚文章而宅道
樞忠信而慎威儀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關漢侯讚

桓桓關侯疏爵漢壽初逢先王輔車左右飛也
同心力扶顛覆報曹刺良雄名益張先主王蜀
侯鎮荆襄降禁斬德七軍盡亡遷都避銳瞞也
何怯白衣搖櫓蒙也何譎侯死不死至今烈烈
侯產於蒲歸神章鄉中原江左萬里蒸嘗呼吸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二

感應烈日秋霜侯武而文好讀左傳侯勇而義
秉燭達旦絕倫逸羣葛公所贊生爲名將沒爲
名神如侯者希千秋一人我作贊詞佐岳繼塵
西僧元怛吒釋攜旃檀佛像三軀歸國爲
之贊

稽首世尊釋迦牟尼及無量壽藥師琉璃或折
或攝在東在西如空合空跡異本齊有竺乾師
元怛吒釋手熟旁行心通祕密幸哉供養春秋
倏忽今攜尊像還錫本國其國所有銅像金銀

觀茲旃檀生奇特心有張氏子施造其一余婦
繼之并捨兒飾三像巍巍金山湧出見聞隨喜
獲大利益師去何之瞻彼落日天龍鬼神擁護
而行屈申臂頃過十萬程

長旛贊有小序

女弟子沈氏嘉祥年四十七歲前南祭
酒馮夢禎室人也製長旛二上用五色
絲線刺東西三聖及九品往生像經歲
而成嚴飾妙好惟是見聞靡不歡喜因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三

比丘尼悟圓送清涼山文殊道場供養
而夢禎爲之贊

吳綾光淨如白雪製爲長旛尊像列娑婆極樂
無差迭一句彌陀足橫截世尊金口所宣說十
方俱出廣長舌讚嘆功德劫至劫女弟子祥損
膏血巧心妙手積歲月奉施清涼宜歡悅一針
一縷佛所攝福因增長罪消滅文殊大士與記
剎萬菩薩衆授手接須彌如礪大海竭此旛功
德無休歇

示楚僧無外遊方

楚僧無外狹小黃雀樓鸚武洲將謁觀音於補
陀叅文殊於清涼禮普賢於峨眉訪五百應真
於石梁方廣因鄧蔚山王索眞實居士一言紹
介於諸山靈居士唯唯夫出家兒日中一食樹
下一宿不憚登山涉水千里萬里訪求知識爲
已事未明耳豈徒玩弄泉石流連風月記取唐
碑漢碣誇聞見博衣食哉無外有如此志氣雖
未離鸚武洲十方菩薩悉知悉見無不爭先攝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四

受攜手同行居士豈難各放筆頭光明一爲紹
介不然雖足跡徧名山草鞋錢難抵償也於是
山王歡喜合掌讚歎曰善哉居士快作此語因
以似無外癸巳閏月六齋日眞實居士焚香書
硯銘爲朱良叔先生題

爾體剛爾用柔剛近仁柔近智利天下而不德
故爲天下式

上天竺鐘銘

皇明萬曆戊子夏五月初九日杭州上天竺

新鑄大鐘佛弟子馮某謹爲之銘

日辛卯時禺中建神物垂無窮如天覆時旬蠶
息衆苦警羣聾本無聲聞亦空上上機一擊通

雪浪師像贊

目如明星舌如電光手提玉麈意氣莫當渾毫
則麗藻堆湧說法則妙義飛揚是方袍之遊夏
而明代之支郎

寒江上人像贊

心如水面如月不縛律常歡悅佛國中酒不缺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五

身外身丹青揭

孫司禮像贊

古心古貌爲國爲民三朝遺老一路福星依紫
極班四星之寵秩綴衣齊二事之尊飽書史有
經生之博雅排紛難卑辨士之縱橫願神道釋
之境混跡湖山之濱是其衮衣巢許而清禁良
平

劉生懋賢父讚

聖賢出沒生死海中遊戲順逆面目不同或露

消息於其臨終刹塵影現悲願無窮惟劉居士

衣之雄誠心直道賈服儒風晚嬰病苦忽醒

大夢五戒之鎧一月在躬我是寒山以警瞋聾

或人或天可西可東樂邦堯率是君故宮君不

可識識君遺容非丹青即色即空是甘露門

覲面相逢若也刻舟劍去無蹤

江村居士贊

爾之胸中慶雲和風爾之杖底江湖萬里爾之

遠廬千古圖書所不足者濟勝之具以故見翠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六

壁而嗟吁爾所不足不能掩其有餘是其江村

居士歟

邵文學翰卿贊

爾氣翩翩爾腹便便爾筆舌見麴車而流涎如

斯人兮奈何江湖流落而不登金馬石渠之間

雖然胸中萬卷杖底千山取數已多未免見忌

蒼蒼之天

吳伯實像贊

望之春融卽之謙沖標之巖密經緯在中蓋公

之大不可見而出其緒餘以經理丘壑結構之
之妙合於化工余過藍園半日春風鳥啼花開
有如見公公神何之敬贊遺容

吳與松像贊

我昔來遊公也居停我今再遊修兩周星公體
如雀翩翩亭亭惟公素心難寓丹青四十七年
遺緣蛻形神遊帝所玉洞金庭睹公遺像我涕
其零

履素子像贊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七

爾哲而髯人貌而天行在儒俠之間荆庭春茂
蘭階晚妍如斯人今名實俱殫既豐其德何必
豐其年我瞻遺容飄然若仙

丁長公像贊

懿茲長公氣宇如龍髯而翩翩春容惠風年不
逮德行克肖裏吾日三省用淑厥躬蓋公之緒
餘以恢弘先業而其深培厚積足庇乃子若孫
於無窮公不可起敬瞻遺容

吳長公之子從章出遺像乞真實居士一

語爲之贊遊黃山雨中始克償之長公
名其字其樂山其別號贊

出則名聞四方處則行比一鄉生享高年之爵
沒聞滿室之香儒曰得正釋曰吉祥八十一年
如熙春陽子弟化之孝友嗣芳有肅遺容德音
不忘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九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八

快雪堂集卷之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跋

刻經約文

藏師刻經大願起因此地而結期於清涼集大緣南北四十分歲捐百金十年滿行就緒矣而此地不與焉爲善信者不亦難乎今蒙梅村居士發起某等協力共擔一分于大緣四十之一于小緣則四百之一也一涸水不足稱全海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一

然拒一滴水則全海不成法華一稱佛名乃至小低頭童子戲俱已成佛吾儕今日之願豈徒爲此地生色哉謹書此授藏師其以告于諸佛菩薩萬曆己丑四月廿八日拜書于郡城之楞嚴寺

白衣觀音經咒引

菩薩大悲於一切衆生作一子想故循聲救苦如疾痛在身方便拯拔無所不至衆生不然身之外獨憐愛其子耳至于無子則悲愁怨嗟亦

無所不至有人焉願效其術使之有子則驩喜踴躍而從之唯恐後雖仇讐之人固于膠漆矣菩薩大智于一切衆生心想悉知悉見能施善巧方便神力拔其所苦而與之以樂此白衣經咒之所以傳與夫人卽咒願殘刻一旦五體投地祈哀懺悔于悲尊之前口頌伽陀而心希感應無論他時後日卽此現前一念于大悲心體絲毫不隔然則此經咒行世豈徒令人有子已哉劉生埒刊布流通當亦見其然矣書此以叩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二

跋金剛經

金剛般若諸經之王書寫之者當獲殊勝功德卽不妨庸札况名流妙筆片紙落地萬戶驚傳者耶長公此石當與蘇端明趙魏國兩本競傳無疑而余得以數字塵其後法門書苑雙結勝緣其何以如之

題首楞嚴集註

注家之於經如羣盲摸象非不得象之一體而

謂之全象可乎首楞嚴惟般刺密諦一譯而又潤文于房相國融簡與精博妙得佛旨宋以來註釋紛然今所傳者惟孤山而下數十家或括之爲義海爲會解精英已盡他如溫陵要解稱詳核覺範合論稱直截其最著者此坦法師集註則余所未睹亦不知坦師何代人然欲精研是經者得此本而存之隻鱗片羽當不乏也余嘗欲掩關青山取是經讀之窮參極思俟有真得而復筆之爲書一掃支離影響之習爲此經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

三

題法華抒海

法華爲世尊究竟極談讀誦書寫獲福無量而況爲人演說顧演說之者如探巨海採神珠始千望洋終于飄墮如公抒海則不然能以三千餘言括盡一經大旨初懸一光示法界之同體次詳諸品如子母之相生持綱而衆目森然引

鏡而萬形畢察黃面瞿曇之伎倆于斯已窮天下老和尚之舌根不覺自杜所謂全珠卽海全海卽珠不煩有抒而亦不妨一抒者與噫妙矣

題正心論

吳大帝問三教優劣於闕澤對云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此喻至平可以息爭矣而後世紛紛操戈相向闢佛者至欲入其人火其書而後快而後儒遂以功不在孟子下許之隨流揚波至今未已柰之何能使學佛者無言哉澄公正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

四

心論十一篇大都直明心性本旨以破儒家意度之非其言不啻詳矣愚謂儒家言心性支離汗漫則誠有之然豈仲尼之本旨哉兄若弟一父母所生年壯有妻子析煙而居或相往來犬必迎吠者門戶異也彼主人之兄弟赫然怒而欲擊之豈若徐俟主人之出而一笑哉澄公雙名鎮澄號空印燕人出家廣應寺

刻淨土三經緣始

今之學佛者語之以參禪則掉臂去語之以淨

業則喜而從之莫或異也得無以下里巴人爲淨業累乎余謂不然參禪固難淨業亦未嘗易里父有鋸柴積豆以斗斛課佛者晨起口喃喃至莫不已而其心之馳于妻子財利者甚于常人聞者鄙之今之修靜業者大率類此古德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稱念一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刀刃臨頭愛子死而心不動若然者今之人能之乎吾故以爲淨業之難與參禪等也余辛巳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夏嘗與淨侶結制拙園扁其堂曰淨業一事一念之失必至佛前籍而記之以驗功夫之進退用心之疎密目之曰淨土資糧佩之胸前出入卧起必俱然精進勤勇才數月耳其後漸怠漸棄并冊子亦不知何在忽忽八年矣吾郡季居士某篤信淨業既佩所謂淨土資糧結淨侶修持無替矣而又刻淨土三經如余同年傅伯俊所刻吳中禪誦之式以與修淨業者共之其氣甚銳若瀑泉湧于高山不可挽截余見之慚愧

汗下而又憂其或終于怠且棄如余今日也乃因其索題三經緣始而深談淨業之難以邀進之三經者謂佛說阿彌陀經觀無量壽佛經與大阿彌陀經是也大阿彌陀經乃龍舒居士王古參衆譯而成者余謂其文龐雜故以大寶積經中無量壽如來會二卷別行代之若三經之旨以待誦者自得余不贅云

因明入正理論疏引

諸法本源曰正理徹諸法本源曰正智卽是因明因明爲能入正理爲所入菩薩證真現量真比量故有真能立真能破以果照因以自悟他故曰因明入正理苟非證真之人則一開口而三十三過隨之立量豈易乎哉譬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諸侯拱手聽命而天下治自諸侯大夫出則四夷交侵民無所措其手足矣閱此論者如客兒閱帝王世譜雖知昭穆次序而不能冒神明之胄又如盡識三千律條而身非刑官遂欲加之有罪其誰服之然則學者所急務

在證真哉務在證真哉遂書此以引幻余界公造疏之意萬曆己丑五月廿三日時避暑吳興峴山寺滴翠軒

題經直畫一

佛法難值雖單言片字直得捨全身以求至國城妻子貨財不足言矣今幸大法刊刻成書明窓淨几時抽一卷無論菩提正因卽披研妙義心開目朗豈減南面百城之樂而所損財直又甚無幾吾以此知倡刻流通之功塵沙諸佛所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 七

書刻藏緣起後

南宗上人以中涓出家棄紅雲瑯輦之榮而希心空及第比歲居天目偶遊湖上余得邂逅于淨慈僧寮氣沈志雄真人中師子也憫南方刻藏勝緣經久未就慨然願以身頂荷之余讚嘆

已因令叔宗居士書刻藏緣起一通贈其行而綴以數語夫晉鄧之師老矣非信陵安能集五國之師破秦而解邯鄲之圍南宗勉之矣珙函縹帙將旦暮入手照耀心目喜可言耶敢與諸勝流立俟之乙未孟蘭盆齋日

跋唐元徵甘露寺經閣碑記

元徵與余爲布衣之交旣貴而留心般若親近衲子又與余爲方外交今歲初冬金陵僧如學齋示元徵所撰甘露寺藏經閣碑記其筆頭光明幾欲爍破大千此可以觀元徵近時所養矣余又嘆經閣之成余始倡緣元徵作記吾兩人于甘露信有緣也哉

跋楞嚴造殿疏後

世間一切事俱有時節因緣先之不可後之亦不可始藏公初復楞嚴先造僧堂安衆謂大殿之工可尅日舉竟徘徊紆阻垂二十年此疏之作余在南翰林是時藏公已遠遯霞表而幻余任事今幻余遷化又五六年矣大殿之興今政

是時必有成藏公幻余之志者展疏讀之愀然興感敬跋其後以告十方檀越時萬曆辛丑冬十月既望書于松陵道中

跋自書飯僧疏

此余校經金澤時所書後七年庚寅秋八月十二日余自故鄉返武林晚泊塘棲河上人迎余過其禪居噉余紫芋胡餅門人升之兩兒子從無不厭飽上人示余此冊方悟往事上人竟不住大善時上人飯僧已七萬數矣上人俗姓秦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九

跋悅公四十自祝偈

出家兒當直下了取自己如壯士持刀入百萬軍中取大將首級如入無人之境何暇盤桓路歧留連光景向人誇秀媚精進耶故詩非禪者本色而本色人則不妨游戲于詩資生產業與實不相違背况詩耶白下恩公悅公俱從講入

禪未免帶六朝鉛華氣習中歲知非逃八珍五齋而甘無味之味有同心焉悅公住牛山幾十年所始與余相見湖上覺其眉宇間俱帶冰雪已示余四十自祝偈余讀一過則如水流花開自然成色有寒山之真率而稍雅有石室之瀟灑而稍工真本色人語或以詩人三尺求之劍去久矣至讀恩公一跋歷敘苦辛思深語激有戒心焉吾又知此兩人者終能相成也已癸卯長夏日跋于鬱金堂中時霖雨未解涼氣如秋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

書宋繡蓮經七卷後

法華爲釋尊最後純真極談善男子等受持誦讀爲人演說乃至書寫一偈一句其人滅一切重罪滋一切福田有人捐頭目腦髓及國城妻子資生之具若大地微塵數供佛及僧從劫至劫無有休息其人所功德豈不甚多以校崇奉法華人功德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以用讚嘆從劫至劫所不能盡何以故以此

經最尊最上無有比故有宋紹興乾道間湖州
長興縣平望鄉陂門村善女人王氏二十八娘
于此經發懽喜心殷重心勇猛精進心以純素
爲紙綵絨爲墨針爲筆始戊寅迄己丑十二年
而七卷成視書寫勞費不啻數十百倍流傳崇
奉經元初兵火失三卷後歸郡城談君玉君玉
子奉遺命以經歸飛英塔院住持僧妙演又感
烏程縣西善女人楊氏二蔡氏各繡一卷而經
始完帙嗣歸餘英溪德證寺僧式菴至正再經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數百年後歡喜讚嘆競爲補苴遺漏豎大法標
幟以是因緣生生世世常生佛前常聞妙法疾
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況我輩聰明男
子慧業文人隨探聖經一如引鏡自照其面而
留連花箭娛悅畫屏轉眼百年已逝其半無論
多生鵲臭布衫未曾脫去卽于弘護之事輕心
慢心其與幾何視向繡經女子真可愧也因書
其後歸乾且以自勵云萬曆乙未秋八月之十
二日中日分舟過大毛鎮書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二

跋吳中石佛因緣

今歲辛卯四月二十一日紫栢老人至自吳江
報恩彼有石佛師曰此東晉浮海物也出微妙
伽陀贊之以示真實居士居士曰不然吳中浮
海石像二軀今在開元跣趺衣折大異安得有
已師置辦不已居士初則疑再則信遂從而跋
之又明日繆仲淳于中甫二士以師命禮吳江
石佛還仲淳曰非也其日師先往開元又明日
相見師曰非也不有開元之是何以印報恩之

非但相視一笑而已悟後大都景象若是因請師以前贊回施開元并錄郡志石佛因緣一則梁簡文帝銘江文通詩附寫江詩數字焉脫居士舟中偶有江集遂正之共爲一卷入師北行裝中亦一段佳事也二十五日跋于寒山寺之含香林

讀紫栢老人徑山歌

欽師曰修行乃大丈夫之事非王公將相所能爲而當時靈雞白兔亦知侍衛豈王公將相之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

十三

智反出雞兔下耶老人云功高報曉勇蓋傷之矣欽師而下住山稱天人師者八十餘人法席最盛先妙喜余丁亥初夏反自天目曾一宿此山明月堂中聞已牧豕矣傷哉當今宜住此山起八十餘祖之家風者舍老人其誰幸爲人天珍重辛卯夏四月之二十六日梅雨方作舟次吳門之上新橋書

書寶幢居士遺集

昔人論書謂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詩文亦

然居士深于禪故其書畫文章一味妙悟澹而有餘韻所謂不求工而自工者也雖然居士已坐蓮花寶臺與諸上善人遊處其尋常四威儀中流出無量微妙言句滿十方界有人會得水鳥樹林皆居士筆又何暇鼓揚其科斗時事耶讀是編者能具此眼始爲不負居士萬曆己丑七月既望書遺居士之子司訓君某

跋寶幢居士玉露堂遺稿

末法修行惟淨土一門直截穩當如彭祖觀井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

十四

圖決無墜失之理然愚夫愚婦所易而士人所難專與不專也去歲吳韞翁左轄致寶幢居士玉露堂遺稿一帙始悉居士往生顛末其撒手一著多少精彩多少自在豈非專之效耶嘗欲採近世往生事迹顯著者彙爲一集當以居士壓卷有志未就且承韞翁之意次序居士遺稿鏤板浙中亦宿諾年餘余之懶漫大都若此昔年亦嘗課淨業于拙園三兩月之後輒厭倦棄去今年加老而絕葷血捐妻子益加難余視居

士豈非九萬里之上哉居士前身當是畫師詞
客游戲筆墨超出町畦大有幽人之致惜未見
其畫快讀遺稿喜不能捨百川中月便是天上
月勿謂此不足以得居士也居士子博士君三
致書乞余跋語及挽詩時有東昌之命使者索
報甚急湯跋數語復之挽詩之責卽不能償待
余蓮花土中面償居士耳一笑庚寅冬十月書

重刻林間錄跋語

達觀禪師嘗謂余曰禪家綱宗若兵符信陵君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

十五

以百騎入晉鄙軍中椎殺主將而奪其軍六十
萬衆莫敢誰何兵符在手耳五家宗派各有綱
宗綱宗一得則殺活在已凡聖莫測至於家裡
人雖數千里外一言相聞便能鑒定是某家兒
孫寧令野狐外道羣起爲妖祥哉此覺範著書
意也其言曰祖宗門風譬立萬仞而子孫畏之
喜行平易坦途譬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
係辭卽三尺童子笑之矣痛哉言乎孟軻氏欲
正人心息邪說以衛孔氏之道且曰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然卒賴其言而孔氏之道至今
不廢嗟乎祖師塗毒鼓千歲之下猶有聞而歎
者覺範之功豈可誣哉今去覺範之時又遠宗
風不絕如髮達觀師慨然任之欲倡明綱宗以
息魔外今之覺範也故亟欲廣其遺書先命密
藏開公募刻僧寶傳已因介如石公勸鄒大夫
包先生刻智證傳已又因包先生勸顧邑侯務
遠刻此錄邑侯海虞人予同年進士嘗師管登
之先生友瞿嚴諸君子其菩提種子深矣刻既
成索余跋語余方束於教卽宗門事如盲人摸
象安能有言獨謂握兵符者惟大將提綱宗者
唯悟心人覺範得法于雲菴故能拈五家宗旨
示人如庖丁解牛無不湊泊所謂兵隨將轉符
到令行者也今之人全無實悟而習學捧喝機
緣欲以誑人正以自誑則祖師綱宗無乃借寇
兵資盜糧與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是又覺範與達觀師意也讀覺範書
者其尚先務悟心哉其尚先務悟心哉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

十六

元板傳燈錄跋

宗門不立文字乃有文字景德傳燈錄余所畜舊本甚佳竊寶惜之未暇探索今春過茗烟家凌玄房誇示余此本與余藏本無異而裝潢有加焉檢卷末知其爲勝國至元間板元板之精幾亂宋板又爲傳燈可寶也此外又有續燈聯燈廣燈等當必有佳本如此錄者安得盡有之爲快雖然能加探索一則兩則便可穿佛祖鼻孔不然徒寶惜之以供蠹魚無爲也余老矣願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 十七

以勉玄房

付法圖跋

此宗家付法圖也自迦葉拈花訖江西馬祖應三十五今沂之前共得十七裂其半矣每圖尾各書授受因緣有趙宋諱字其爲北宋物無疑道貌凝寂衣摺簡古掩映樹石雲水間一段目受心與氣色千載如見噫其龍眠梵隆之變筆耶當今法道凌夷至閃電光一著子久矣絕響觀此圖不覺三嘆真實居士盥手書于孤山之

晚研堂

書楞嚴寺禪堂碑後

予以丙戌正月爲此記其敘興復因緣語意過切致設伯度施氏雅意後得其詳頗悔之而伯度不余病相歡好至今余爲伯度所包容久矣余謂伯度楞嚴殿工伊始子能爲功德主余願易前記數語以報何如伯度喜曰幸甚蓋佃廢寺雖世法之嘗而于出世因果之法爲罪不細惡報歷歷具在見中故興復楞嚴亦爲吳氏先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 十八

跋王右丞霽雪卷

吳崑麓夫人與予外族有葭莩之親偶携此卷見示述其先得之管後載門小火者火者家有鐵櫃門門或云漆布竹筒播之似有聲一日

爲物所觸遂破墮三卷此其一也予初未深信
翻閱再三不覺神王因閉戶焚香屏絕他事便
覺神峰吐溜春圓生煙真若蠶之吐絲蟲之蝕
木至如粉縷曲折毫膩淺深皆有意致信靡詰
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得此數月以來每
一念及輒往走入丈室飽閱無聲出戶見俗中
紛紜殊令人捉鼻也眞實居士記于南翰林院
之寄樂亭

快雪堂集卷之三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九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跋

重校宋書跋

休文宋書畢工三年矣余初閱數篇猶有錯誤
會友人布衣姚叔祥自樵李見訪叔祥故博雅
師以委之乃手對舊本參以南北史通典通志
等諸書猾猾三月始得竣事凡補舊闕七十字
增一百九十餘字正一千一百餘字餘點畫差
訛而改正者約數千字已余又從叔祥所更定
處覆加校勘而所爲是正者尚多有之以此信
校讎之難古人喻之掃塵愈掃愈有果然然宋
書至是亦可以稱善本矣姚君名士舜叔祥其
字海鹽人萬曆丁酉冬至前齋宿日跋

書監懲錄後

此日偶呼驥兒校坡集至趙清獻神道碑公二
子長曰屺次亦曰屺當有一誤所畜二本俱然
會同年黃端甫侍御按領南問至函中得監懲

錄一帙載循吏二十人事而清獻與焉亟檢之
子二人長岍次岍遂呼驥兒改正以此知校書
之難而事亦有適然者庚寅正月三日識

書李長者傳後

馮子曰語云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
龍藏焉其然乎李長者一布衣勉爲善去今餘
百四十年而子孫繁衍簪纓累世不絕彼固有
所以致其高深者在也況以王公而藉土地人
民之重者乎其隆施何可勝道哉此後稷公劉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二

讀李克蒼先生堂廡箴銘

古人戶牖盤盂皆施箴銘不憚切言苦辭以自
危勗或不怠憂患或垂戒方來其意真懇絕無
緣識故足多也今之人然乎哉古以之自警今
以之自文矣李克蒼先生摘古今傳記中單言
片事幾五萬言曰堂廡箴銘余讀數十條俱先

輩典刑言得其一二佩之身心而發之事業如
神龍借滴水便是潤八荒澤萬物寧假繁稱哉
余懼世之自文者藉口自警而以斯編爲說鈴
也則克蒼先生之意荒矣

跋董文簡公胡桃詩及小影冊

本朝成弘間如歲之春政和氣龐一時先正俱
渾厚博大材兼數器而不競于名如吾鄉董文
簡公其一也公幼年以神童稱嘗在中丞席上
作胡桃詩取況太極剛柔而歸之仁儼然醇儒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語董氏子孫又合公初釋褐時小像與諸公詩
歌跋語爲一巨冊襲而藏之余因公裔孫懋業
得手閱一過夫晚成夙惠往往分途而公兼之
令公得至三事其事業豈在華容洛陽下惜其
以少宰終也又歎董氏子孫胡不藉公自少至
老諸像而獨存其少使後人不得窺公儀形之
全也然嘗指識味落葉知秋公之盛德令儀賴
是冊而存者顧不多歟豈獨董氏子孫所宜寶
之耶

跋孫尚書仲益尺牘七條

嘗過震澤僧寺見有孫尚書覲仲益手牘數條
石刻大似大蘇公書因徘徊其下久之今用卿
所示手牘七條與石刻書法無二雜之書帖中
不能辨也帖中語及東坡先生者一而與德固
者半其自守之正爲人之厚彷彿可見不獨尺
牘之工書法之妙也首二帖多戰筆似晚年書
聞之毘陵人士尚書實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
棄婢而生尚書畏時禁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四一

於家乘則尚書書法其淵源蓋有自矣

跋豐吏部論書真蹟

本朝知書者推豐吏部而吳人往往短之四明
李生子初出此帙相示楷篆八分行凡四體大
都論書法及舉魏晉人名墨而未終者然其議
論刻核非精其技者不能也余筆札最拙亦願
以暇日摩臨古人而未及安能窺豐先生藩籬
哉姑跋數語以塞子初之請萬曆己丑春分日

跋唐陸東之蘭亭詩卷

東之爲顏平原外甥書法足當宅相真跡絕少
昔年曾見蘭亭詩五首于項子京宅書法絕似
定武本祇帖凡二百六十字漫漶者廿餘字墨
氣若新精彩飛動大是神物後歸余前有趙字
後有神品二字印記當是魏國故物余寶之數
年矣余倩沈超宗雅好法書從余借觀余不能
厘癸卯秋攜至白下得疾而歸遂及大故哀痛
之餘不忍搜其故篋未卜在不或有言已失者
將立賞格求之未果因循歲餘頃以弔喪過長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一

蕩因得視發女二甥畱信宿會吳城韓氏索孫

過庭孝經書蹟于沈余爲發女代搜忽得東之

五

蘭亭詩至寶復歸懽喜無量諺云張公飲酒李
公醉信然亦足占得失之有數有時矣因紀其
歲月于舟中萬曆乙巳新春八日書

跋蘭亭及趙魏公文衡山臨本

蘭亭真本已殉昭陵定武石本如第二月薛紹
彭已後他石本雜行則第二月又化爲百川之
月矣然宋石本精者頗多卽五字損本未必定

武原物此本吳用卿所藏當是宋本之精者後附趙松雪文衡山臨本宋以後書法首推魏公本朝則屈指衡山其推尊蘭亭而極臨摩之功如此然勝千里馬骨而以兩驥駟主者將安寵耶一笑乙巳夏四月十二日

跋趙魏國書藏華氏中藏經并秘方真蹟

此趙魏國晚歲養閑書也錄華氏中藏經四十七條首尾俱不完爲二卷而後附秘方六十道別爲一卷分而復合喜爲潤卿所有筆法蕭散

映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六一

閑肆無意意多弁州先生王百穀董玄宰跋之許矣而慎卿復乞余一轉語余觀古人以文章書畫名後世者類不肯虛其暇日至於晚歲娛老養閑此意不廢相傳魏公日課萬字佛道聖典人間秘書隨意撝灑不經而走天下況此三卷二萬餘言爲秘論名方足活人壽世而希傳者耶晴牕雨軒隨拈一卷焚香披閱便可永日慎卿其寶之

跋趙魏公楷書大洞玉經三十九篇

道家大洞玉經三千餘字趙魏國楷書魏國書品藏秀勁于圓熟如繇裡著針鋒鉅斂盡近世雖戶學優孟學楚相得其形容警歛終非真也魏公寫道釋書日課萬字俱流傳人間此其大海一滴耳安得張彌天之網盡羅致之爲天機一家瓊林大盈耶用卿其寶此以俟

跋李昇蕭湘煙雨圖

李昇蕭湘煙雨圖筆意瀟灑濃淡有無含不盡之妙甲午南翰署中與王維雪霽卷同日寓目

映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七

措大薄福不能並雙毛燭西施遂任李卷流落然去今十年無日能遣諸懷也余歲避暑驥兒囊致二卷其一卽李昇煙雨圖也余喜起發視如臨蕭湘如見故人天下奇物無盡願與天下賞鑒好事之家共寶之但得常常一見爲快耳何必爲已有哉書此不覺十年礙膺之物豁然

跋孫虔禮千文真蹟

孫虔禮千文真蹟吳譽叔所藏首有乾卦圓印

則宋禁中物中有趙魏國大雅印鈴縫又江表黃琳等印蓋皆收藏家虔禮書法有名于唐所傳有千文書譜但見石刻而已今觀千文真蹟出入規矩恣態橫生如蛟龍之不可方物似從右軍大令換骨來視宋元人遠隔幾弱水三千矣內孔懷二字倒切磨下缺至承字桓公匡合桓字作齊余素不善草愧未嘗學三復此卷見其筆勢飛動有遊刀弄丸之妙不覺心折書譜真蹟倘在天壤間又不知終能寓目不審叔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八

士謬余友人康虞之子時萬曆乙巳夏四月上澣日寓溪南吳氏翠帶樓跋

讀鄭大夫過隙遺踪

或曰人生世上如百花開敷隨風飄舉或墮錦茵或落泥沙風與花兩無心故無心而相遭不得不爾所謂命也至我天人師廼推本其說而歸之因昔作而今受現種而後獲如形與影兩相循故以至無窮而不離其本故萬里之人非有葭莩之素睚眦之微或一見而相歡遂爲腹

心或一見而相怒遂至仇殺其有先之者矣此因之說也命之說勝將爲善者阻爲惡者勸而世道日尋于非因之說勝則爲善益力爲惡益惰而世道有賴故因之說吾有取焉吾鄉鄭梅屋先生視身善世擇地而蹈而遇不盡才亨不勝吝長樂之讒詔獄之慘摧折良多生還之後發心書寫華嚴聖典五年爲期屢空宴如不交俗轍豈有當于因之說而後爲植耶然則茲集也先生蓋錄其生平以自鑒自修云爾若曰爲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九

善于已責報于天一不得而怨尤隨之則淺夫之衡命者宜然先生境界未夢見在

跋周雙谿先生手跡

雙谿先生余年友周繼元之父雙谿先生爲靜海嘗廣文詳慎也繼元十齡隨任今踰五十而近慕不忘保持是牘有如尊人復信於其上片楮之不忘况敢屑越其遺體耶繼元契最上一乘之指余鈍根甚賴其切磋別余白下今三年矣忽相見湖上對饌伊蒲有如旅人乍逢親戚

喜可知已繼元出示此卷乃其跋而歸之真蹟
已亥末春既望書于鬱金堂中時漏下二十刻
跋朱元介太史爲徐季恒手書雜咏十二
章後

吳人徐季恒名忠余父客自負賞鑒家晉唐以
來諸書名畫一過其目真贋了然旁引曲證雖
巧市賈者不能惑余初聽季恒說亦懵然如道
日光于生盲人前今亦漸有契入矣季恒嘗挾
其目遊京師頗得意所入金錢卽付酒家故老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而貧自若余嘗勉之再至京師貲裝垂就而復
散如是者數四今益老且困而不能下人不合
輒掉臂去至酬恩感知則一片有心人也白下
朱元介太史亦進季恒與之遊太史文章書法
妙天下不輕與俗人片紙而爲季恒書所作松
濤至荷珠七言雜咏十四首且題其後云季恒
目中有千古法書此可徵季恒之賢而余非私
好已已亥秋日書時舟泊吳之封門徐園松岡
下

書西吳完節後

吳興諸生周子完之母以節顯鄉先生陳茅兩
公銘之表之他名公詩若文滿帙業有聞矣復
索余一言殿之自乙酉至今五年而益力且因
妻大父沈翁以請余安敢以續貂辭子完艱於
嗣六十餘始舉一男天其或者鑒周母之節而
演其一脉耶使余書周母之節無以加諸君子
爲書入此一事亦周母所爲含笑於地下者乃
以塞子完之請萬曆己丑秋七月二十有二日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二

書時居武林四年矣

書許生乞銘刺後

囊空廩空十餘日矣老婦多方補掇憂形於色
僕且咏少陵長貧任婦愁之句以自寬也此日
雨中無聊許君枉駕三百里以此物乞銘其父
嗟乎許君實生我庚寅十月十五日識

題何主臣符章冊

何主臣歛人名某字雪漁以善符章奔走天下
昔年在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銅成數

十面俱奇古有致實用至今主臣去歲滿七十
客必承恩寺搜其橐惟奇石一座存焉友人
金歎之歸其柩今遂無祝辭香于主臣者余聞
之丁南羽主臣之學符章也故產遊吳中事文
休承許高陽最久兼得其長老而益精遂縱橫
一時嗚呼符章雖一藝而用筆用刀硃文白文
俱有妙解非得師不能精非精不能久傳況其
上者乎丁貞白藏主臣符章二冊凡千餘面得
之于其子真可寶也其俟而廣之萬曆乙巳夏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日遊黃山雨中題

題吳季長小幅樹石

余嘗云諸工巧技藝皆與第一義相應而不能
無假于學習其有不習而能者則俗習深矣吳
生序字季長學佛于達觀禪師而學舉子業於
余及湯若士余知其善楷法不以畫聞也今年
夏偶袖樹石小幅十示余俱有深致濃淡有無
極影帶之妙而生實未嘗習畫即少進何難與
大癡黃鶴比肩余益信右丞前身畫師之語當

不余誣是可寶已萬曆戊戌秋朔旦題

跋尚友堂詩集

此吾郡守錫山龔先生所著詩也先生筮仕爲
令歷曹郎至牧守先後踰十年所而吾邑若郡
幸兩得之士民習先生安之如慈父而先生亦
盡洗一切之政寬然噢咻之不啻親子弟然蓋
交相習且安也已先生自少喜爲詩歷壯強且
艾而益工前後著述不下千餘篇門下士張君
者稟錄之爲集者六曰遊學曰筮仕曰里居曰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吳川曰金陵前後曰櫺李而總名之曰尚友堂
集蓋超然一本之情性而自得於矩度之外者
也夫強笑不樂強哭不哀飭婦人鬚髻則不韻
傳男子以粉黛則不莊何也性情不可假也故
田夫牧豎婦人女子何常習聲律工文辭哉而
其率然自鳴之語反見采于史氏陳于先王至
於今尊之曰經而後之文人才子竭其精力求
一言之似而不可得田夫牧豎而女子所易
而文人才子所難則其性情大詩而本之

性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隨感而動天機自呈
譬如臨鏡自見其面亦如水銀撒地大小皆圓
寧待安排布置耶龔先生爲詩不務詭奇大都
吐其心之所欲言而止清夷簡遠類其爲人亦
類其爲政所謂自鳴其性情者也先生之詩王
元美先生及吾鄉沈純甫先生序之詳矣明月
夜光識者望而知其爲代寶不佞可無辨故獨
拈性情之說以請正于先生且使讀斯集者不
徒玩其皮而忘其質也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四

題楊貞復制義

余謂積習生好好生誠誠生無窮無窮生遊戲
遊戲生天通乎此說始識貞復之舉業并識貞
復之學貞復莫謂余饒舌不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南國子監司業到任謝執政啓

聖世右文崇南北師儒之選清朝使過錄江湖
迂散之臣深媿愚蒙猥從牽復竊念某賦才不
敏覲命多奇幼習雕蟲偶竊典墳之餘潤長遊
金馬驟聯著作之華班初緣抱疹而投林嗣以
宅憂而去國進寸退尺福過災生無朽木枯株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二

乙一

之先容樹功何自有鑠金銷骨之多口得罪難
明悵四十以無聞盡消壯志悲三千之不已已
外榮名自非塊土之私安得扶搖之便恭遇老
師閣下身扶昌運手幹化機一氣鳶魚咸遂飛
沉之性衆材榱桷各安大小之宜俯憐樗櫟之
微曾濫門牆之舊曲垂提獎再與甄收惟太學
乃賢士之關而司業爲祭酒之副兩都並重敎
胃子以直溫一歲三遷寧腐儒之忝竊豈哀其
懲創已久不致怙終而察其愚悞有餘或堪化

競但南中議論易起弱質難支况舊時膺筆猶存驚魂未定非仗洪慈之遠庇寧逃末路之多艱某敢不益勵初心務明正學扶其善過其過使上下之分常明精于勤毀于惰俾生徒之學日進誓竭桑榆之效少酬高厚之恩某曷勝感激馳仰之至謹啓

南國子監司業到任謝執政啓

某自上公車時卽荷門下與進嗣微天幸讀書中祕得以衙門末屬事門下辱推念枌榆嘘盼

映雪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三

篤密且視爲氣類時提誨焉感恩知已可謂兼之此後故相奪情事起斥逐諸君子幾盡運屬道消時當遵養卽大君子亦不能違而水落石出天根乃見從此歷亨途秉衡要如持左券矣某違顏六閨齒髮變衰福過災生旋罹顯斥益夙奉教於君子不能以根抵求容而性難諧乎俗人遂終以單微蒙擯重荷門下升爨材于琴瑟文溝斷以青黃拔之山林枯槁之中置之師儒嚴重之列勤職思而補過敢不勉焉策朽劣

以酬恩是何年也卽日春氣漸和恭諗茂膺新祉如日初升不勝欣慰敢勤狀申候并布謝悃仰惟爲社稷蒼生珍護

上張洪陽先生啓

庚寅冬唐茂才還豫章附致一牘次年唐生與薦赴公車道浙遂奉門下報箋時猶未聞爰立之命也濶焉至今又歷半閏恭諗輔政以來幾務日康品流日清由此究門下設施弘盛際豈難再見敢日望之某不才賴門下曲垂嘘植

映雪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三

青袍復還仰惟門下昔常輟講惟蒞此守門下之舊秩居門下之舊官典型在望不勝步武之難惟門下有以教之此間幸時從鄧定宇先生敝同年鄒比部遊大有切磋之益但濶遠門牆有乖請益爲懸懸耳春氣漸佳惟爲道爲國加護以綏新社

上趙定宇先生啓

辛卯兩至海虞僅一問起居于榻前至冬初祗役桐汭言門下行色遲速不一竟不及相聞遂

忽忽至此恭諗門下德望日隆爲明主所信爰
立允命近在旦暮卽疎逖之士莫不加額祝望
况辱在與進者乎竄東相之入也意似在收拾
人心以補東隅之缺門下素爲渠所敬憚願和
光挫銳以待之卽意見有不合亦望委曲調劑
收默移之效社稷蒼生幸甚沈純甫先生濟世
宏才一失意于關隴遂欲堅卧惟門下調停令
其速出江李同功一體之人一用一舍亦屬未
公今海內正人以門下爲宗主意所抑揚便分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一 四
隆替惟門下留神南雍門下過化之地薄劣承
乏仰懇誨示以爲指南伏惟爲國加護以綏新
祉

南翰林院掌院到任謝執政啓

伏以虎觀新銜方接談經之席鰲峯舊署遂班
視草之階揣分何堪感恩有日伏念某家徒四
壁書止一囊發迹賢科濫叨詞館初以病而歸
里繼以喪而解官兩度居朝僅逾三載一遭橫
野將過半生當銜哀摧隕之餘正負謗省循之

日投身有所欲倚滿徑之椒蘭報國無時顧俟
他生之葵藿寧期驚蹇再荷甄收夜月桐川略
識薄書之味春風璧水競誇儒術之榮講席未
溫除書已下惟茲南翰實貳北扉有山水以助
其文章無職業以因其情性信是優游之地宜
居博大之儒顧愚何人亦塵茲選恭遇老師閣
下鍾五百年之間氣贊一二日之萬幾正色立
朝虛懷接下斷斷彥聖畢通恢恢庸愚僉受懽
其舊物曾齒門牆照以未光頓生羽翼某敢不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雕搜頑質策勵下材居陶宋諸賢之舊巢敢忘
步武拾高文列聖之遺事將繼編摩緬懷高厚
之恩少竭涓埃之報

與衙門前輩啓

春初奉候台履其婉率略仰荷鑒存惠報殷殷
獎誘若以爲氣類而與之進者雖謏劣無所比
數豈敢自棄以忝明誨恭諗閣下間世奇標康
時深略邃學徹天人之秘高文抉今古之華朝
廷典章盡歸其刊定環海士類半屬其陶鎔行

將執斗樞而運四時豈徒觀人文以化天下小子夙在下風茲承餘庇復叨今轉有山水之適無職事之煩向處名流豈居凡品不揆忝竊實賴吹噓敢肅短箋少申謝悃

賀河南沈相公啓

伏審登庸正人晉參大政司馬之相中國夷虜革心謝公之起東山蒼生拭目輝騰牛斗慶溢粉榆恭惟相公閣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金溫玉粹巖然臺閣之姿地負海涵綽有社稷之器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六

方今海內之艱虞未靖翳公主上之眷倚特深拔自讀禮之餘置諸調元之列資傳說之啓沃歲大旱以作霖賴周公之綢繆天未陰而徹土合羣策羣力之助稱同心同德之臣蓋公必自有非常之功而人以觀有用之學某樂聞大拜喜竊餘榮限遙遙之南天方借台星之庇托盈盈之一水如迎仙鶴之來忻頌有加名言莫罄某曷勝踴躍馳賀之至

與羅康洲大宗伯啓

某橋李稚儒逢年奮身遂玷玉堂之署仰惟門下推念桑梓引而進之依光華而咀道德十有七年於今矣惟是稟列星之精鍾稽山之秀名以掄魁而始大望以歷試而益崇行且諧夢卜而弼一人豈徒秉寅清而典三禮某學荒行鄙福薄數奇甘爲爨下之材永作溝中之斷豈期門下力爲拂拭被以青黃旬月之間遂蒙牽復但南國師儒之位稱塞甚難而舊時狂慙之懷變更不易非仗鴻慈之曲庇豈逃末路之多艱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七

惟門下鑒其朴愚匡其缺失始終獎植而成全之幸甚

南國子監祭酒到任上執政啓

某凡劣謬悠不堪清時驅策惟是尊慈曲憐門牆舊物拂拭青黃恩紀有加焉某自惟起謫籍佐南雍歷留翰擢史館髮膚未效涯分已踰果致人言深切自咎又自惟生平無以及人惟恬道一端差可自信敢以衰遲上負知己春初請告實乃赤衷所安未蒙憐察又不敢抗明旨嗣

爲激瀆遷延過夏而南司成之命又下矣恩寵益厚省循益愧念此官久虛在人士得師爲急且南都伊邇卽貧者移家不難又冒副師席稍習功令雖曰不能或可陳力謹以十月中旬就道此月初三月底任訖望中台之有爛誓答眷知懲末路之多艱心希培植茲遣歲報役敬候起居并以爲謝仰惟爲國珍護以迓新祉某無任翹勤瞻仰之至

與余雲衢少宗伯同年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八

春首歲報役回得丈數字示慰今遂朱明伏想起居如宜旦暮宜麻以快知己弟自去秋一病精神至今未復欲疏請告惟丈爲第一面閣翁得稟擬放歸藏拙故山誠大幸也陸葵日年兄以三月廿二日不起病來半歲鼻中生息肉如筋或下或收痛不可言冬盡誤聽一僧以藥去之自後鼻血及嘔血不止遂至大故弟三月盡微聞消息四月中始得其真傷哉吾館中手足又割其一想丈與諸兄弟聞之當共爲哀痛耳

答季少司成

某人陳行穢無當于時徒以坦衷無紆過爲大君子所賞藉坐卧芝蘭之室首尾周星別去半年蓋無日不想鍾山翠色也某擁腫鞅掌於詞林一時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當六翩而私衷頗溺林壑武林湖山爲東南首而西溪一曲去都城僅一舍有十里梅花修竹檀欒充山塞麓當春揮龍出土渭濱千畝頗罷饒腹于時而議葦莢頭上冠豈但九牛毛不相及耶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故其宜矣門下好我不減嗜痴故敢一爲宣吐門下亦許之否得手書焚香盥讀感不可言又聞請告而中沮豈秣陵酒惡不如步兵厨耶一笑潘生許報書渠尚未致知沐及烏之愛矣七省試錄如數領南雍士聯舉者不多朱生乃得大魁差爲生色計門下尚共此愉快耳南院各役門下寬其奔走又勞之何曲體物情如此役還占報并以爲謝惟有依依

答夏仁寰公祖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九

門卜棠陰蔭覆全浙者稱最深廣而某薄謫幸
借桐汭一枝門下加厚桑梓推及部士殷殷道
誼骨肉之愛矣乙未冬初某將祇役留都會于
旄過武林幸得一遂把握彼此倥傯殊多缺然
于從者至今又兩易寒暑矣某愚鄙疎拙但合
居丘壑中仕路本非所長而爲鍾山秀色姑從
留滯頃者狗馬疾請告未蒙允察不得已抗顏
再出非其好也恭惟門下碩德遠略久處方岳
卽今宇內多艱主上側席豈復更淹豫章耶令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與張詹甫少叅

再到南都吾同年兄弟零星二三人惟周司封
爲遺種之叟春杪楊貞復至夏初王恒叔至始
不寂寞東事變動有據而主上是本兵初議兩
阻封者爲仇雷霆屢下臺省空無人又堅寢行
取之奏不知世事將何所終足下噉荔子江珧
柱于無諸之鄉不可謂非福也此等時卽林壑

間未必非燕幕流行坎止姑且聽之造物耳弟
嚼精芥已踰月然必惠泉烹點色香始全水郵
卽兼費甘之宋人重建茶不知其絕佳者視此
何如弟不能食酒而茶僻遂專寄示足下以博
數千里外一笑持書者爲陳生天贊莆人頗有
詩譽于江湖與弟爲舊識近日此輩道非尼父
而頗有削跡伐樹之累弟以爲亦天地所生不
宜過虐當令其得生活可耳以故不吝使陳生
作寄書郵足下以爲何如一笑

與董玄宰太史

三楚掄才想得士爲多歸途經秣陵而不得物
色一晤真人紫氣故不易識也憶昔追隨湖山
浪跡倏忽五六年僕媿如昔於足下玄詣當倍
倍增進恨滯留此中不能從扁舟相邀于吳閫
道中一探祕密藏耳榮名富貴轉眼成空足下
超朗僕所服膺彼此俱未離障染須猛著精彩
異時相見互爲倡和共作透網金鱗豈不快甚
同館及他弁紳中遇有骨氣人惟曲垂接引必

得栽根終受切磋之益非小緣也還朝想在嘉
平初敝門生陽羨楊孝廉于陞行敬附此訊孝
廉雅品有昂霄之幹惟足下進而教之嘗冀得
足下佳畫一小幀充書室祕玩足下亦嘗見許
敢爲申請希不忘

與陳孟嘗太史

門下在里中時一相聞距還朝遂闊焉良久伏
想起居勝嘗榮問益振甚休甚休今秋外省掄
才不以煩衡鑒則禮闈首借無疑治書士人得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二 十二
良主司無不彈冠相慶矣陽羨楊生于陞在僕
門下有年最稱奇穎思遊高門沾一言之教其
人雅士又非同經不在引嫌之例故敢資之八
行幸不吝接誘

朱翰撰蘭與

去冬樵李一晤猶屈指西湖鷄黍比得信于北
關使知已返白下之掉爲悵快者久之今春借
重入棘閩中許君遂充桃李足爲得士慶奈何
客傳衣鉢令抑而入四七之選耶一笑張君一

繼足下而起老子亦借以生色足下同袍之喜
更當何如顧太初近有書來病後稍能靜攝且
留心佛乘靈根一培福氣必大良可喜也金馬
玉堂吾知契且聯翩而進老子寧不快然丘壑
中耶敝里吳生名東字啟明以丹青遊四方卽
日有長安之行彼中乏貴人往還便有桂玉之
憂惟足下不吝階前尺地以陶鑄之此生頃館
于僕兩閱月爲僕寫一照甚似其他點染俱入
佳境足下儻有意幸進而試之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與顧太初太史

恭喜太魁南宮嗣登鼎甲大慰宿期詎勝欣抃
然丈夫事業方自此始區區科名未敢以爲足
下多也僕久玷敎錄罪過山積去秋一病幾殆
雖奉旨勉出而氣血衰耗食飲漸減今復加目
疾纏綿累月將成內墮不勝性命之憂茲具疏
請告如得放歸山林廟廊遂與足下分岐矣役
便敬此布候并申賀悰

上蓮池師

放生嘉會幾廢而復合羣情宗仰惟在吾師儻
法體須調或祁寒酷暑從遵養餘時必望辱
臨如規條未盡不妨因時損益衆生難調日昔
嘆之仰賴大慈曲施方便至禱至禱

與林玄江

足下翩翩俠骨九死靡移黃金雖空美人猶在
此去長安吹簫乘鸞大足寄傲何言貧也足下
云不復再從江湖良爲得計但不佞遠棲青山
無由對食頻婆果耳道此不覺悵然欲作一章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四
言別而碌碌對客遂廢揮毫信云足下見待石
門催迫甚急不得已以舊作呈教大都亦言心
之詩惟足下存之溽暑征途敬祝加護

與林父母

明府高才遠韻不佞蓋從李仁卿田子秬二先
生所習聞之不佞自揆于此道襍線鉛刀不足
當明府鞭筆使然心嚮往焉不佞攜李人而居
武林去明府栽花署僅三百里頃爲先人選一
丘往來茗雪歲不下四五以顧渚石門之勝又

得明府爲地主敢忘扁舟之期乎周太學叔宗
不佞石交其母夫人牛眠之下幸托貴治謹修
部民之禮于明府而介紹李仁卿文之一言叔
宗名家子博通內外書其臨池之工直窺晉人
堂與詩情酒德俱叅上流以此爲明府客知有
地矣

與董玄宰

足下除前還闕至今缺焉聞問頃周叔宗書至
云諸相知謀僕出處而足下與焉諸相知之謀
僕勝于僕之自謀然我輩自可胸中度世寧賴
官爵足下必賞僕此言耳貴座師葵老一病不
起哲人其萎不覺傷慟此公天資超卓惜其見
處未免籠桶耳

與趙少虹

春間幸聆警欵于瑞翁齋中時過往武林不及
登堂專拜仰荷下存又不得擁簪稱主人罪也
何如放逐之人方以青山爲娛而年荒盜多戒
心時有坐是頗廢遊屐此中諸生間從談秬如

水之門賴以少分寂寞近刻聽雨草謹奉二帙
又門人稿一部請正大雅且以爲候

與包心弦

親家來得手牘知道體病寒新愈幻漏之軀有如芭蕉非得金剛妙智鑄之安能堅也足下以爲何如年荒盜多道路且虞梗塞足下上公車當在何時卽日有金壇之行當過梓里定覓晤足下親家行急不及作報茲付小力惟爲道珍愛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六

與管登之

近山先生來略承動定又旬日僧至始獲手教聞所未聞胸懷若洗守戒一語敢不服膺所云聖師者見形耶夢感耶卽夢感已耶人耶水陸大會極願隨喜期前齋戒趨命又聞足下頃者頗爲諸生持公論其仇家甚啻足下見伺頗密豈弟君子神明所扶萬萬不至他虞但自今法門一切事務宜加謹以護人善根亦初行菩薩用心也惟足下勉之杭城米價騰貴疫癘復起

積屍彌望道路爲塞劫運至此無可救拔大菩薩鉗鎚蹙踏愚昧小民安能測之近山先生自許實悟持真體見真性三極六用等種種惡見如須彌山不可動搖如金剛杵欲壞一切顛倒如此復欲徵鄙文爲序以信天下傳後世蔽錮難開但能爲之竊笑私憂而已於其行敬布此紙幸勿以示渠

與楊仲堅

連日從地師入山是以久稽大作茲敢率愚見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七

評隲奉返攻玉之意不覺過直惟高明存之呂氏葬期不知果于何日乞示之墓表屬草將定一二日間呈求郢削

與徐孺東先生

江浙之荒極矣米價一石至銀一兩七錢餓殍載道幾有子遺之痛近聞太湖中有聚衆者盜賊生心紀綱盡廢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貴地雖荒當不至此門下掩關消息近更何如此事使不得聰明須是歷歷親見始得然須親見善

知識來縱有一知半見俱是鬼家活計某爲先
人一丘自去冬迄今未免有登涉之苦仲淳兄
亦同之賴貴鄉熊存吾丈始有定論而機緣未
湊當少待之了此及二子之婚某便是五岳閒
身尚期一瓢一笠從門下了多生大事耳門下
向示云當於吾浙擇丘壑最幽勝者爲二三知
已結社之所近得密藏師兄書已定餘杭之徑
山檢對藏經此山爲吳越叢林第一仲淳柬中
已侈言其勝某可無再述誠得杖履間歲一臨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八

與徐文卿

仲淳兄來得手教且悉仁兄向來精進狀弟且
喜且畏十日前周夢醒來復得手教戊寅之說

當徐圖之承諭索兩同年尺一卽草付使者仲
淳欲兼言吉甫故並薦之比熱甚日僕體令童
子揮扇汗不肯止以故稍停一二日微涼卽出
門就仁兄仲淳于海虞仁兄遭嫂氏郎君之痛
尚稽赴唁當亮我于形外耳

與張洪陽先生

去冬幸奉起居於江干半日而別不能披寸衷
一二以此爲歉門下違海內之望暫從青山於
門下得矣其如蒼生何定宇先生數相見否能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九

趨朝命否撐持宇宙全賴二三鐵石肝腸人若
俱引避天下何賴見孺子入井而不救殆非仁
人之所能矣門下以爲何如某空疎無當動獲
過咎時方見棄而門下獨以爲可教氣類畜之
杜門省責之餘竊以自廣近爲先人一丘從孫
熊兩君走武林茗雪諸山中幾陟其半始有定
論而機緣未能卽得未免待之去歲晤時曾見
論明秋遊屐當及吳越能果此期否密藏禪師
長安問至云且莫癩來訂檢藏之期與處而甚

有意於餘杭之雙徑此山爲南方叢林上首國
一欽大慧果輩八十一人善知識住持處也儻
杖履及此首願借重一臨以爲法道之助熊存
吾行便敬爲布此以申景佇時熱惟爲道珍重

與張尚齋

金門聚首如昨日事而忽爲飄風已十年矣可
嘆弟癸未哭先人歸遂與諸相知隔絕後遭廢
斥且謂不祥姓名不宜聞于長安貴人也功名
得失自有定數弟雖不敏頗浮雲視之所不能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忘情者同館諸兄弟耳仁丈在蘭省已久積資
當得督學使者可能惠臨浙水否弟年來白髮
益繁雖朱顏無改而不識者輒目弟爲五十歲
人年荒民饑又未免有饘粥妻子之累若秋成
無恙便可飽食而弄溪雲山月矣雲間袁生微
之弟同社友才名冠于一時茲以赴試北敬爲
布此

與馬慎卿門生

足下名借薦書者屢矣頃者行取之選何爲在

諸公之後豈爾時尚未及格耶去歲金生南歸
具道惓惓推及睽隔至今忽六載矣風萍聚散
世間常事不足爲道僕生平拓落無他腸信心
而行不復知有丘陵坑坎一旦遭蹶亦非無因
同館陸敬承太史書來云丈夫不能再辱獲我
心矣五湖三畝足供歲寒日下年荒粟貴未免
暫憂饘粥然視古人之三旬九食金中生蛙者
不啻陶朱倚頓豈敢復求多于造物耶得罪之
故同門萬和甫于中甫孫子貽姚善長潘去華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略能言之足下他日入長安當滿耳矣僕生平
學道甚媿無力至當此等事自覺伎倆無窮雖
不敢謂如太虛浮雲而胸懷坦然不待排遣萬
卷可盡五岳可期足下當我賀無煩見慰也去
年聞山東饑荒今詢使者知東三郡無恙甚爲
足下喜讀足下給由考語冊子并詢來使知足
下所以治淄川狀端肅家聲將因足下而益光
大矣遠勤割俸并惠梨膏瓊玉膏俱精品感不
可言使者以前月廿三日至因待印得士錄故

未得卽遣今寄如數僕近頗以舉子業教授鄉里春初有旬日聽雨草業已成刻亦寄四冊以博一笑儻可式士祈爲刊行之外草書筆并湖綿少將遠意會晤不知何時冀足下持節作使君于此或能以江干車馬晃耀寒廬耳

與馮鑒之

私心甚念憐足下顧綿力無能翼足下于雲霄耳且徐圖之功名有數所貴君子寧以力命自困哉幸勉旃自愛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與陸自齋

近得手教隨附報札計久徹記室矣茲白令親康生季修於門下爲年家卑行久客小署其詩篇清麗足當後來之秀豈機雲里中故自多才耶將以春初探梅孤山遂拜謁門下敬資之八行惟門下一拂拭之令其聲價與西湖爭勝此亦鄉邦山斗事也何如何如

報陸少白

按察君且見省以館中舊誼不可不一待之畢

此便可從足下入山不敢的約何日二作佳甚非真心憂國者不能爲此言讀之令人涕淚子晉店亦良已山中可同行矣

與陸臺翁

白下張近山先生自少留心三教今八十餘矣自許有悟著書甚詳某似不甚解然其曆數之學與吳中陳莘川互相發明雖僧一行郭守敬復出當斂襟服矣且其爲人篤實如淳酒春風不復知世間有欺詭機械等事亦某生平所未見也渠與管登之善某蓋從登之所識之自初晤迄今亦十年矣其歸也欲因登之某二人紹介一見長者敬爲布此使通都大邑所在俱有若此一二人便足培植氣運豈憂荒歉哉

與何士抑

不奉顏色五六年矣不佞才劣福過自貽伊戚且喜青山白雲不相鄙外雖饘粥僅供而樂事不乏此可以爲故人道也足下比動止何似禮闈廷試大魁社中道徵與弟各有其一衆之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者願以祝足下惟力勉之令弟士推英齡妙才
儻爾埋玉誠可傷惻有遺胤否婺州米生其人
佳士爲五七言詩頗有韻而困於炊玉不得已
以青鳥赤霆之術糊口四方屬走雲間布此惟
足下廣爲噓借令此生得有三徑之資造就大
矣新刻聽雨草及門人稿各寄一帙夙業所牽
復有此等伎倆知可發足下一鼓掌耳

與焦弱侯

數日前京兆齋試錄人回得門下手問兼順天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王西

錄之惠其人僅索一名刺奉報顧門下有裏言
乃爲進圖說之事僕曾于友人前鼓贊速進不
意此言遂聞于門下門下能取芻蕘一得致胎
書見謝門下他日作相風度可卜矣敢不爲吾
道幸僕近秋中大馬疾幾殆奮然思投簪笏而
明旨見紹又不敢悻悻業于前月視事姑俟明
春再爲計耳楊孝廉于陞陽羨名士在僕門下
久識趣超朗著作尖新渠素仰門下於其行敬
附一箋道地誘接并報前書仰惟涵存

與周寅所官庶

南都兩歲周旋脩受教益別來忽忽長至矣計
此時門下將底長安館僚驩聚良是一快能無
念三千里外故人耶某八月病瘡月餘五十衰
年頗有首丘之想遂決意請告而明旨未許姑
爲勉出俟明春更爲計耳此訊附貴門生楊孝
廉于陞此生亦久在某門不徒文藻而兼有氣
品某敬而愛之門下於門生故不能無情如楊
生者尤望曲加培養以就其名他日爲桃李生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王西

色某微寵亦非淺矣

與陳孟嘗

春初李茂承來得手示茂承雅流畫師詞客乃
是宿習陸沉冷曹賴此生活耳數日前敝門生
徐溧水見過又得手示并會試錄之惠丈尚書
名家乃主周易所得士宜昂然無前乃在十名
外豈留此他日傳尚書衣鉢耶一笑某宿疾頻
發又加目青經月不愈篤思家山遂具疏請告
如得旨放歸西湖漁磯足支餘年也伯闇去歲

稱王人於此某方在牀褥僅於書室中一再相
叙會周彥雲孝廉作客遂同舟而歸追憶少年
共事真一夢耳伯闇前月已渡楊子春初喪偶
從太夫人行良苦以足下情至故爲悉此

又

佳刻已完捧觀喜甚從此洛陽紙貴豈減左生
三都俚言尚未握管因所居熱甚日夕如坐甑
中不堪鞭策腹腸是以緩比遂無一字普撰不
然豈敢得罪期在旬日內課寄工拙則不及謀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王
矣一笑盡夫升之賴庇幸俱與試差不辱噓借
曹生爲足下妹婿而師資乃及不佞舍近求遠
豈以足下爲東家丘乎一笑

與陳季象

旬日見僧孺知足下病腮毒相念甚切昨奉教
具悉所苦佛慧綿尚未到今以弟所有先償足
下笋乾家所製頗佳風味在天目上今奉少許
不能多也天目笋乾今歲未及買他種頗有恐
不堪充貢故不敢進一切痛苦無非夙業足下

幸以慧力懺除少差便當覓晤以盡紆積

報李玄白

序方構思復以對客截斷完卽馳上跋語不妨
先付工人書牘往來掌大紙足矣不煩長箋也
并告

答李旌德

昨歲姚生宗宸索書倉卒附候猥見省存推卹
姚生及其諸子老驥與三汗血俱叅伯樂之馭
他日同致千里詎惟桃李之光生亦借以生色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王

矣丘孝廉來辱惠手報兼以多儀謬見推獎情
隆語謙感愧何已又知愚徒君實亦附華宗又
添通家一脉此君篤實而文邇回仕路近又以
內艱歸視郎署如天上大是可愛丘君佳士亦
厚姚生言其幼子更奇受知門下希特爲拂拭
一青其衿想憐才熱腸注存久矣

與李君實

寄到十日稿文益純正此秋高薦無疑自今惟
熟玩嘉靖以前名家程式文字以助其格律散

碎文字束置高閣可也篇中尚有雜用子史句調處可極力陶洗之務令淨盡一從經傳爲佳至祝學道已得直指薦悠悠之語真可笑也來稿爲周申甫借觀且未批評故不得付升之當置後信陳孟嘗爲此中名家可一拜之

答李旭山中丞

老丈在齊魯時偶因羽便兩通記室生平之誼山川風露之感亦何能悉也一嘆老丈開府淮揚廟堂簡任甚篤控扼吳楚逆銷海氛於是焉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在適拜使問知已下車喜不可言南都距節下一江之隔而樞趨莫展脉脉之款亦托之清風朗月耳以老丈宿望大才尺水寸波便足霖雨天下雖衙門創設兵單餉薄在老丈持籌自有妙用卽有事留京吳會與淮揚相表裏金湯在焉可恃以無恐矣弟無狀專南雍垂三年今以宿疴驟發兼目眚踰時職業墮廢遂上疏請告如得旨放歸藏拙湖山間亦飲河至願也惟老丈教之

報來夢得

展手教如聽梧桐夜雨蕭瑟之甚傷哉貧也奈何人間遇合不過朝露之榮達人宏度寧足惱胸次耶願足下以此自廣耳聽雨草江都新刻益十首并楊貞復袁許爲四先生稿今奉一帙與姚伯道

久嚮足下高誼無因緣得遂把握至今缺然足下所居爲吳興山水奇絕處足下以高才嘯咏其間海內才士墨卿無不知有足下西嚮而納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賢焉人披朝霞尊開夜月何其麗也不佞近爲先人選一丘頗有意若雪間青門白社或遂從諸君子未可知不佞迂愚陟世悔各隨之誠無足比數而白雲之情或不爲諸君子所棄以此爲足下鞭箠使可乎友人周叔宗行敬附數字且以爲良覲介紹耳

與袁微之

六年之別幸有此日之晤晤數日而別別又不知幾年人生信風萍哉江南之荒極矣人心思

亂恐不可安於青山昨與議中原之策甚長以
語仲淳仲淳亦擊節足下幸爲我祕之今日見
尊大人云卽日歸就足下敬爲布此

與甘子開

去春竟不及一面而別悵然至今數月前閱邸
報見足下有解州新命爲足下策之家有老親
豈能以青山老耶但此身一出須要拚命盡力
做一番師子王搏兔如搏象所謂不欺之力惟
足下勉之南北災荒民窮盜起此等時何處賣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報林尚炁

承餉蘭芬香鬱然映奪一室此大惠也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三

尺牘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報顧實甫

九日佳節不能從諸君汎菊乃杜門了館課此
千古悶人事粗筵辱珍翰卽紙敕墨渝永不敢
歌秋風矣

荅馬廊菴

貓一頭奉畜此貓純黑光可鑒目炬炯炯羣中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一

最雄者家細君甚惜之第重嫂孺人命不敢恡
也約鼠盡日或奉使而南幸以見返如何如何
報陶比部

向與足下面約十六乃移十七是日弟作主人
不能聞命然足下寔負我耳

報陸敬承

昨夕寒熱陡作日中方起步履猶在雲霧中也
報陸敬承

足下置酒高會烏可無馮生不病卽步武千里

何論勝騎無勤使人

報陳伯符

薄寒中人遂作數日惡尚未平也朝夕恃粥爾

報楊公亮

不佞臥病兩日矣卽不能任巾屨何論從高陽侶邪

與沈茂仁

背符護胸二事出家細君手製今遺令郎君祈郎君服之與福并爾不佞病寒不解且欲成瘧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二

不佞雅不善病今爾爾豈衣冠崇我邪

招余博士

博士通醫

先生處東偏不佞處西偏風馬牛不相及三月所矣念之頃不佞抱寒疾歷四晝夜不解憂其爲瘧今騎迎先生先生幸來是不佞病已之晨也

楊公亮見招

不佞四晝夜寒熱不已今且汪然成瘧骨峯岑立矣足下烏得作檄辭當枚生七發耶人間世

嘲謔馬而馬牛而牛奚擇而不佞惡王子年語思解免耶詞令小藻卽不妨屬纊况未及此足下知之

與徐伯魯

七律大佳第悵望二字稍露欲易作勞夢寐如何頃客問疾不佞好見之一坐移日體中幾不支可謂惡客矣已戒童子勿再入惡客并語足下快我憤憤

與比部管登之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僕病寒熱五日矣慰且成瘧甚憂之幸爲僕謝太史民部昨蘭谿趙太史書來屬致聲足下寧上人僕病後尚未見過募藏文出足下手定是當行明早佇敘

與李給事冲澣

狗馬病未已不獲與丈把臂爲別邑邑可言丈行矣前途遙遙努力自愛嶺南古名臣息翼之地常憶蘇子瞻詩云日飲荔枝三百個不妨常作嶺南人古人曾懷灑灑若此拙詩一律奉贈

侑以微物病人語不能工也通守張君精圖書之理道便不妨一叩之

與陳伯符

昨枉騎從見問感感某編方藉以慰病骨足下何忍奪我昨夕體中更劇人間世如火宅不佞當之矣

與沈茂仁

昨辱足下過存時屬發寒遂不得面體中復增咳嗽日可二三百聲且慮成癆人生何可常旬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四

日前謁然壯夫乃爾便作老翁竊自嘲也見顧實甫乞致聲

沈箕仲謝酒

不佞病寒熱六晝夜矣重以欬嗽日可數百聲且與鬼爲鄰安能逐諸君子爲釣天樂耶使人無勤

報沈茂仁

兩日間寒熱間發下午發寒寒後發熱熱發汗汗後涼次復爾爾咳嗽日夜幾千聲喉間迫急

干燥甚苦醫者又云非瘧豈癆邪辱足下問甚感情至

報陸敬承

一病幾殆今稍能嗽粥有生氣矣第咳嗽尚如昔爾足下吾所欲見卽來當爲強起也

報楊貞復

一病神氣俱盡幾不能生數日間始能食粥浸乎生機續矣第膈中有痰悶悶爲飲食障柰之何辱足下見存謹謝侍者譚山人書領悉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五

與楊楚亭

丈所善醫者幸爲弟致之昨辱顧得聞諸論病骨爲清謹謝侍者

報顧實甫

不佞一病幾殆亦以不得晤足下爲恨足下詢公亮敬承當知不佞病狀矣

與程年兄

月餘不得奉教歉然狗馬病至今未有間日下正圖予告言別有期矣玄珠四十冊領悉工價

昨日奉上第所須者不欲裝釘惟散篇成卷者
爲佳謹二十冊乞市之俟新正或天氣稍溫時
爲弟另印二十冊甚善

與沈茂仁

昨足下過不佞聞有偕來者時不佞與管使君
敘別童子謝偕來者誤謝足下足下亮之玄珠
印完謹上十冊足下當補工直銀數日不得聞
問念之

與馬龍河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三

六

彼此臥病不能晤對懷哉懷哉臘菜一鐔奉上
謂不可無此味爾玉體比何似何日可出不佞
已得請于當事者矣予告當有期也法界圖一
幅附往

與甘應溥

數日不晤念之遲旬日便當遠別眷言聲教愴
神如何

上張釣老

不佞遲南發當不下旬日朝夕幸足舉火不敢

數煩臺餽重累清德謹辭諸庖廩

與楊復所

寶坻苑君神鋒適上志識虛朗大是國器久欽
下風願得北面足下一印正舉子業謹爲道地
足下幸啓寶藏示之敢先諸掌記

與萬年兄

不謂有此別令人依依贈我佳章鼓枻時吟足
當次面微寵多矣敬謝掌記

報陳伯符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七

不佞行矣足下忍無一語幸卽命墨卿更祈一
趣惟寅行之二丈足下玉質致如桃李勿復輕
試道旁珍重珍重屠長卿遺不佞續纓足下袖
歸幸發來

與費國聘

每手足下十絕作曼聲歌之翔翔乎喜欲狂矣
足下異日便當爲此道長城令于鱗元美而下
皆作僮父面目足下勉之乎謝姚少宰書敢微
惠玉趾

通州報李宛平

丁丑冬耳門下遺沈君典書令人感慨髮上穿冠去春且紹介陳寶雞先生一造門下有成言矣屬大國多事而寶雞就邑是以未得請于闈人嗣茲臥病微惊莫啓眷言令德傾注可言奴事甚細偶因惟寅轉白廼遠動手牘深自引謝門下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令僕爲小人也半月前買此奴不及致詳遂煩爾僕之罪也門下第謹三尺僕得不失原直微惠多矣謹謝不敏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八

報楊公亮

時對客譚適長鬚持牘至辱惠扇頭高文妙翰每一把玩心開目明長途欣賞次于面也二十四日解維故人遠矣我勞如何投筆氣結

報陸葵日

適楊家長鬚至承惠手記扇頭見惠泱泱乎大風哉歸途把玩如侍嘯咏卽紙敝墨渝不去于手永以爲好爾言笑毋相忘也

與劉年兄

僕夙欽下風以狗馬病竟乖良晤可爲恨恨茲行矣友人周夢醒寓都城東偏其人高士玄脩有年僕所敬事者念其孤居啓侮敢因陳兄屬之門下倘荷記存卽周君長城也不揣輕瀆悚仄可言

報陳伯符

數時不奉叩足下遂登詞壇令人驚怖扇頭把玩不能去手復爲細君所嗤當歸示長卿共爲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九

雄快也五湖三泖不佞且與長卿共之廼不能有吾伯符真令人短氣大作足當西子嫫母當屬不佞遂不敢吐一語有俛首南爾昨得家問鵲兒痘幸無恙數月遲此一朝得之喜不可言因念足下遲弄璋問今至不後問幸相示二十六日挂瓢矣惟寅行之贈言何不再索之卽不及馬大行劉大行四月行勿爽寄也

報屠長卿

不佞乞歸狀具問賴上吏得致不此日猶次潞

河二十六日揚帆矣得足下問良苦此中東南
龍邑多以宅科貢遷客而足下以治行調守實
事者似欲足下稍振緝之賴上舊政當屬遽廬
矣嚴次公云莠盛苗穢何可不鉏願足下仁心
爲質佐以威嚴因病議藥烏得薄催科也

與何鳳亭

徐生奄忽念之酸心不佞此日挂帆矣遲旬日
門下亦作南行客遊魂旅襯何時返故鄉也仰
累一爲之處不欲門下獨爲君子謹助二金

懷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

與沈几軒

兩日前得家問鵬兒幸無恙細君念此晝夜攢
眉乃今釋然此書寧詎抵萬金耶因念別時郎
君病脾今佳未陸伯成在此追隨旬日頗益譚
笑別去悵然念此君貧昨語刺史公少資之矣
恨不能多也吾眼中無足下忽忽三旬此日挂
帆東天上故人何時晤對勞心可言八絕大是
佳竟恨薄劣不能一和此道中足下遂獨往乎
抵家晤伯闇士雲當出示之共爲相思耳茂仁

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遲令譽

天津詒馬心易大行

今日乃見使者之榮不佞卽不爲阮嗣宗何能
不快快也滯此七易晦明矣精爽幸動此中諸
大夫日下或可望挂席爾病夫不能懷刺詰朝
良晤足下爲政矣

與李臨清

不佞自去秋得脾病數月不解兀然骨立也
幸爲當事者所憐遂得予告登舟幾二旬矣途

懷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一

中艱滯日搖尾向人良苦遲見丈真以日爲歲
波臣在蕩濡沫皆恩知吏情至不煩費辭專力
叩頭不一

汪潛齋

道此亦欲一覲雅流浣我塵抱昨偶物色鄭山
人類書遂得微惠半面竊聆咳吐煥若開雲雄
快何已詰朝解維恨不能信宿津途一窺園亭
爲花鳥生色也賦此馳蒼頭代申區區并錄上
祝海玄珠一部賢嗣定佳物它日當備鼎鬯爾

晚香亭詩常遲寄不敢負弟之餐英之調恐唐突此君或點清賞如何如何鄙懷縷縷

朱何城

歸舟時雞三號矣如聞鈞天而蘇迄今營魂未靖謹遲老丈促膝一語卽揚帆矣

甘應溥

片帆乘風冉冉春盡良朋云遠我勞如何遲數日且渡黃河屈指故鄉親賓相勞苦當不妨解纜也

懷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三

與張二哥

未至南旺十餘里見去役踉蹌道上卽驚起問故得遭盜狀良苦昨莫晤大哥輒念起居不已創不害否能自消息否老師清白聲卽鼎鑪能辨何以不信于若曹乎聞所居大曠故宜爾爾不如別卜城市爲策長也幸與老師計之通州問宜小諱恐直吐重爲師母憂爾大哥停停淵詣此秋必當騫騰吾弟暫息天池扶搖有待幸勿介意不佞此行仰累老師實多遲數日且渡

黃河端陽前作故鄉人矣青山可耳何必金門第念都門聚首時不能無風萍之慘耳勉矣自愛後晤未期賦此不覺氣沮

朱任菴

別來旬又半耳遂渡黃河雪濤烟嵐寓目成興追惟情款我夢如何欲作一詩道意爲他責所迫不果然終期不負耳舊作數章遂汚扇頭今寄送外寄汪潛齋太學書一通并扇二握晚香亭詩一幅幸命使者致之臨風氣結不盡區區

懷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三

周河間

具故城問後聞錢直指行部且近奮致一書籍其力遂得問津齊魯且出境復晤曹使者波臣不復號斗升矣此日遂涉黃河長風怒濤寓目入唇事事不惡第悵然良晤增忉忉耳董使君考績序勉成之殊寡致可爲藏拙乎負母詩當遲後信他責多遂爾然不敢負也急足便馳此此急足隸通州憐其途遠幸資之一驢臨風不任縷縷

朱東阿

晤張秋作伎夜飲擊楫畫談意氣可知也遂爲風萍乎念之此日已涉黃河遲旬日且與邑大夫相見當致手書共爲相思耳向云故人者雅客也能言彼土山川諸奇甚悉更懷其一飯甚德之不意不諧孔懷遂杆世因吾丈已許不佞庇之矣幸毋寒息壤也于先生此歸遂作碧山學士吾丈可以邑乘屬之急足便附布一問槐亭詩陳思王墓碑文及新茶當附後信弟遲阿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四

與諸工部

發潞河數日得都中問知令親同行念在通家欲求一見諗亦抱疾未果時屬蒼頭省視分甘問苦聞令妹在舟荆人頗爲屬念媿不能一通殷勤爲恨恨耳此日已涉黃河旬餘可寧家勿煩遠念也犬馬軀頗力醫藥比小快寓目濤聲山色差足成趣未緣晤對懷哉可言風便馳此惟冀爲時節寶光儀不復具

與張邳州

早發下邳濤激舛移倏忽二百許里雄快哉急欲與丈一晤傾吐積私病未能也賦此馳蒼頭代候亮之聞此中酷疲而吾丈德聲載道發矚之刃固無全牛也第恐棲棘之鸞且莫遇之耳縷縷未悉

與張邳州

青陽謝候朱明啓節每一相思髣髴濯纓亭話別時也此日已渡淮水故鄉僅隔一江金門歲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五

與方衆父

與足下爲九月約月且中矣而猶未聞命得無浮沈乎遂不能止林君之行足下幸善自爲計啓南中牘我社中兄弟何沒沒也天乎瑟琴不調必解而張之幸爲我致聲諸君子可詳味此

言又白

與林生

菲儀何辱推却如不獲命卽十往返不聞也方明齋書附上乞械封致之龔子負恩不佞每見賢父子如負荏刺反辱引謝愧如之何

與林生

邂逅清揚適我可知矣此日敢飭盤餐於湖上少佐清言敢因行之以請

與鄧將軍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六

家畜此酒得飲壯士主人卽不能飲不辱此酒矣六橋煙月且與將軍共之幸毋以書生棄我

與朱秀水

里人有娶娶婦而爲人所訐者遂致相離其情良苦倘能再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二人是已一笑不佞憐一故人以此爲助幸垂恩焉

與鄧將軍

不面將軍兩日耳遂令人牽思承惠孤鶴謹領渠有凌霄之姿奈何作人股掌間物支公真知

言也羽翮旣就不佞且乘之去爲十洲三島之遊寧復戀人間耶敬謝

與周行之

日者面相結以此日寓目吳山之巔奈何浮沈也晏坐對妻子不覺怍怍心動焉七言寡和不減白雪容勉圖之何日戒行李不腆之儀引意幸存之細君亦有所修于嫂氏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兩日遂闕追隨如何如何

答包親家心章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七

親家英資冲度如利錐處囊洪流未決周旋雖近頗窺一二矣承留心法道欲助鏤板大是勝因卽日或返拙園當叅校藏本擇其急當流通者送上經板式樣須照吳江新刻成惟識論其板現在楞嚴寺印施乞請一部觀之書樣數紙一紙稍合亦未盡善俟不佞面商何如

與屠長卿

西湖之遊詢樂乃不能與足下共之夫不能與共之卽又奚樂也不得從足下且願從嘉則先

生聞其客王京兆何時歸來儼得湖上樓居背
葛嶺引南屏領一湖之勝三五之夜汎舟西冷
沿六橋夾孤山入段家橋而歸喜不能寐行且
客先生於斯焉而仲父事之幸爲我道地先生
勿他之也不佞數日後且歸橋李寧家尊人已
乃入茗甞汎五湖出姑蘇然後之雲間訪故社
中諸子與足下會卽與嘉則先生同歸指蒼天
以爲證當不渝也不佞與足下交情卽管鮑不
灰人間世竿牘往來卽朋而不心者率能之卽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八

先後奚當數數言之足下有蓬之心矣方生選
李孝廉北上孝廉聞計當同歸近不得其聞問
所奉足下約者遂浮沈至此剗工給事署中
如何新刻幸卽寄我

與周行之

寄敝座主陳老師書一通書儀一封內銀五兩
寄丁郡理書一通漢銅器一事二件畫一幅寄
朱彰甫書一通綿紬一疋以累從者欲作送足
下詩卽不難爲一故人倚馬顧不能奈何卽今

日未行詰朝當追送江滸或有以報未可知也
足下過此不佞不能館卽它日誅無禮曹其首
乎敢蚤自貳惟足下原之

與孫吏部

此秋入錢塘晤周寧宇年兄有才如此豈可任
其淪落足下居要津一言重九鼎大呂幸爲之
地非敢爲渠遊說知足下憐才熱腸當不在不
佞後爾此日得輟館聞豫章甘雨出爲御史此
君吾以上人足下幸交之勿勿賦此不及相思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九

與金伯韶

向宿際公房蒼頭將牘至何翩翩也次日別二
項卽屬轉約足下相見鴛鴦湖上迺足下竟以
玄都之驪負我足下其何有於不佞獨不念不
佞遲見君子真以日爲歲乎昨夕月大佳幸二
項不似足下負我子夜踏歌興自不淺卽何賴
足下今遣書讓足下足下有意乎今日之事足
下爲政矣

蓮池歸

夙欽大德欲得膝行而前一拜下風聞大德此日有五臺之行道必經姑蘇管志道先生其人通華嚴宗某石交也敢徼寵于管先生而一聆振錫其何幸如之二十二日發檣李矣敢因周道以請惟吾大德幸許焉

與劉鹽官

昨奉門下今日約顧今日爲秦柱之遊輒留連不已且欲一見海月門下有意共之乎來約願以詰旦

與金伯韶

至海上覽觀日月所出潮汐往來便欲一吸盡之此數日胸中何能一日遣金郎去也至秦山謁始皇帝祠見金郎題詩處翩翩乎見金郎矣此日已返鴛湖金郎第戒行李詰旦且鼓行逐金郎方衆父至否則與俱來勿失也

與徐簡菴

病歸尚稽修觀聞門下買山陽羨不佞素存此懷卽不鄙當先卜隣矣張風鑑者向未識其人

卽何從有手書江湖間有此亦非怪事然緣此坐繳高鴻于青漢之上則何幸如之謹謝下執事日下且詣姑胥或遂有陽羨之興更祈爲不佞通一語于山靈也

與賀伯闇

吾與足下譴足下遂大怒足下愈大怒吾愈譴足下果不出吾計中也足下性剛急吾故學圯上老翁小抑足下孺子乃不可教乎足下試念足下爲有馮開之而薄故人且薄賀伯闇何以爲馮開之足下卽齊蕭吾吾不難引過吾卽引過足下愈不出吾計中愈不可教矣足下請深念之不者吾且停橈河上遲足下一笑爲樂也

與萬郎

是日鴛湖夜語遂成別乎伯遠家計至甚念足下足下與于三哥偕甚佳不佞歸自武林時當小春馮先生彈鋏而歌無以爲家家于水上時時從金伯韶孝廉項君山兄弟朱彥吉諸君遊或變名姓爲酒人甯然喪其天下矣天下事有

足下輩任之巢林飲河自同燕爵不佞何不得
平君山項四也于三哥知不佞于布衣時懷之
特深欲治一牖爲問卒卒未間幸先爲致聲北
地多寒珍攝是祝

與屠長卿

至橋李數日而家君自清溪回具言足下所以
款遇甚厚無何且遊海陵謁王館師先生王京
兆兄弟此日再次姑胥得家問婦免身一女且
不有急欲返錢塘一視之而平頭適至惠物領

懷素堂集

卷之三十三

王三

悉佳刻乃及鄙言陶鑄不淺萬一離婁子眇焉
眇之得無以魚目爲明月累乎嘉則聞已行不
佞且追之湖上爲十日飲然後就足下縣齋爲
家君稱謝且與足下面語所私天下事卽全牛
當必有遊刃地今不佞且提刀而立足下當有
以進我也

與劉誠意

眞州幸奉光儀兼荷教督卽何敢忘之此日入
錢唐六橋煙月直是宜人吳翁爲八月期尚在

想望卽翩翩而集常不自私也君侯種青門下
之瓜可爾何乃復扞世罔凜秋戒寒勉旃眠食
自愛

鄧將軍

此日遂歸橋李不及與將軍別昨致書宣城沈
太史爲道將軍及相慕狀太史來歲二月有西
湖之約卽將軍未遂移鎮當有一會大快事也
失盜事甚細以爲軍吏憂累無辜幸罷勿復論

與李大

懷素堂集

卷之三十三

王三

兩詣齋頭而足下俱以衰經見向來積悰未能
傾一二懸心如何故人羅文學玄叔與伯闇泊
不佞所謂共擔纏薪菜者足下故當具之不煩
曹輩遊揚也今歲小著眉宇戶外之履滿矣館
穀之謀且乘順風渠故未嘗屬不佞而不佞則
有心於足下敢以代伯闇何如渠生事能自抑
節不類伯闇攜霍修儀卽小減亦可惟足下念
之

與李二

至姑胥方與管登之相見蒼頭持家問至細君
免身一女女子亦不育念其羸憊急欲馳歸跡
之詰朝發西水矣相見時足下當爲梅花主人
也

與袁六

君家兄弟乃復青衿乎得白下問髣髴昨歲秦
淮酒家慷慨悲歌時也丈夫舌在乎勿復憂不
遇幸勉旃力田六郎少年或不能抑情從理此
亦何害顧問六郎此日仍從酒家兒呼白此何
快筆堂集 卷之三十一 圭甫
爲者脫有之願六郎亟改之曩侍尊人泖湖頗
以爲念爲人子奈何憂其親乃爾分在肺腑不
敢不言

與屠長卿

嘉則先生尚在署中乎不佞意先生旦暮且道
攜李且從先生而西坐欲急跡細君無及矣當
飭館湖上以待敢因足下言之東南諸大夫所
不以覲行者獨蘇松兩郡而足下在其中歲寒
之盟天寔相之矣有懷面吐不言

與鄧將軍

是日面相約今日與將軍會湖上將軍出舟不
佞出酒日中相見并一約候將軍

與沈大

此日湖上游樂乎急欲從足下足下那能無意
幸卽駕青雀勿枯我雙瞳也十六日得見君家
從子出手書相示知足下在語溪奈何以百里
勞故人乎爲畫看人故自佳足下真知我念足
下老矣夜卧誰爲搔背痒也蒼頭回六日書想
快筆堂集 卷之三十一 圭甫
已致故不細言

與友人

不佞與足下黃金臺作別差池至今誰謂河廣
曾不容刀奈何間吾兩人驩也歲莫滯武林遂
不能出戶時載酒西湖之上飛屐兩高之巔坡
公蘇小時作伴侶此間饒于風物嗇于人倫卽
不佞超然爲雄伯足下輩得無以扶餘國王易
我乎不佞遲見諸君真以日爲歲元宵後當不
失命棹爾數字寄心擲筆意咽

與項四

隴上梅花且發過數日當爛熳願從足下一賞之勿辜我歲寒雙眼也前暮宿湖上次早大雪此生平未睹恨不能與足下共之耳大士像遺三哥乞爲致聲

與李伯遠

歲暮滯武林湖上樓居差足散懷登眺之樂亦自楚楚遠念心知不能晤對爲勞勞爾足下家事宜善爲調停氣求平勿求硬是足下之福也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王本

與方外

不佞行至真州始知與先生左悵然而南先生資一劍從一少姬而西入關不佞且謂先生遂著五千言從青牛老子而逝不謂先生復遊燕也大人處世時而皎皎時而溷溷時而冥冥時

而錚錚如虛空無依雲物變幻先生能之乎不然者尚當尺尺寸寸一例搬柴運水弗造業也

不佞此日與妻子暫住錢塘來歲且卜居武康此中民淳地僻此六尺便以付之離縣十五里有一隙地可干畝九山環抱迴與世絕先生倘飄然相就結野衲數輩讀華嚴其中畢此生一大事因緣豈不快哉半月前得見郁雲和先生先生於神仙服食已有真傳欲與先生共之謂不佞招先生急歸先生得無觀皇都之巨麗察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王本

天下之彌妙入而不能出耶不佞所善吳定石先生其人年九十七矣少年舉孝廉作兩州刺史棄官入終南遇異人受丹訣丹成置石函中俟功滿服食今通行天下及外夷言堪輿家不索錢日行五百里故與民部郎張釣石先生游先生幸訪求其人與之俱南勉矣夜光勿輕投也珍重珍重

與友人

不佞不善臨池家有毛穎先生數十輩老棄篋

箇中柰何敢復侵他家管城耶且其人索價甚高邾莒之賦不足供也君家桂樹芳叢坐大山之麓而欲以塵露附益之過辱齒頰適以增慙

與鄧將軍

將軍居此中索莫杜門咄咄書空謂天下無知已耳將軍姑待之大丈夫如龍能伏爪亦能乘雲有才如此豈池中物也改歲不佞且具卮酒呼將軍湖上倚劒青天歌曹公老驥伏櫪詩一笑千古將軍願之乎爆竹等物祇領須花筒甚

懷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二

與屠長卿

不圖與足下遂有隔歲之別元旦來連朝大雪昨初霽兩山晃曜如銀衣鶴鰲乘輕舸遊目其間甚自適也客有來云足下形神太勞願足下采道家言少自節齋勿憂太夫人去歲冬月遣田奴白一事至彼聞嘉則先生曾以白足下而

足下庭發之遂裹書歸田奴可謂解事至爲外家故人復蒙相原則足下非堅瓢也歲內得君典書渠爲青山計良善春莫當有五湖之約亦何能失足下貽足下書未及卽致爾日袁安幸不至僵臥過中和節且得詣足下索足下白雪詩爲觀爾倪雲林墨刻四幅晉門品一卷貽足下寄情微物惟足下存之

與沈君典

君典年兄足下朱彥吉還道足下青山狀甚悉山不厭高水不厭深足下得之矣此日得足下問甚喜遲魚服期真以日爲歲柰何復有齊雲之行卽夙願三月歸途畢之諸公者當尚未至境上也郁君隱迹最深生平未嘗輕見一人輕許一人卽有相見者終日坐一語不吐其人意不自得乃獨鍾情于我輩亦欲亟見足下有所屬記願足下魚服奮一來足下卽來幸卽爲期相聞不佞且遲足下于葛洪領上勿負尾生也來時僅可携一二蒼頭稍多恐遂彰露男子張

懷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君嗣徒自苦爾武康、築敬待足下決之貢翁
居此不佞尚未及銜杯酒接通家之驩且負耿
耿犀帶細穀之惠謹領報足下以端硯一枚川
扇二柄自媿木瓜遠辱瑰玖惟足下存之此日
對妻子賦杜公瓜盤生菜之句何能不依依良
友尺管通心敬亭在目相見在近勿復多云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答田子藝

三月廿日出門以足下縵園草自隨淹留吳中
幾半月至攜李復半月以舍弟有小訟且留解
之亦何暇及采香涇耶朔日返武林足下一札
及越絕改本始省入碌碌酬酢并前委心調序
文俱未及卒業更遲數日專力奉致不敢誤樂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子晉病疫已差暫返吳中樟亭太舅索負赴語
溪歸當爲足下道意新添小孩且滿百日辰下
病足瘍少損驩笑但得壓驚詩豈吝補湯餅耶
一笑

答汪文學名應選

去夏執手忽忽易歲念足下瀟然襟度義命自
安真不可及也如此人天豈負之麒麟之錫當
踵至矣姑少俟之僕以三月廿日出門徘徊吳
中及故里者踰月朔日返武林始獲展足下手

札兼領厚貺具感篤密使者以四月朔日至留待一月又染時疾幾至不起賴令親護之歸今附數字報謝二三場舉業評定當覓便轉致爾日勿劇少緩勾當幸亮之向議陸續刻二十一史此一時盛事足下試謀之得二三有力者首事後不患無繼之者僕今冬完大兒婚事來春當與足下定議不敢再爽此期溽暑方進惟保護是禱

上史緯占僉憲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二

牘

每月潮期至初弦始大此日天吳戢威素車不至恐無以娛長者故不敢請耳況尊疊已潔榜人夙戒湖上之約敬俟歸轅

與許然明

方遣奴子走領佳作忽蒙枉擲展閱間光騰座隅矣江干作主邀史使君詰朝蒲酒願與足下共之

史緯占使君

昨湖中幸從半日色笑差爲遠別一慰早走送

關人以促裝謝不敢固請小詩課完專人嗣致兼金高蓋之錫門下所以覆露我者托物見意不勝感戢此謝

答來合肥

足下改合肥至今兩接手札且辱分俸更有褒言足下之情厚矣此中數接貴邑鄉士夫詢及足下無不舉手頌廉平間道足下嚴者豈廉生威故宜爾耶然足下一片古人肝腸上帝諒之矣況相知乎今歲行取消息大都不遙匡廬之興僕卽不淺計足下豈得作主人苦茗二封足趣相知之渴以此當天上金莖矣僕素志無廊廟投之山林如籠鳥得釋豈復更有他腸取後生拙畫頃三月二十日出門徘徊故里幾四十日朔日始還武林使者至僕尚未歸累其往返構李敬附一箋報謝何時親足下顏色道此不覺悵然足下所舉士定是佳品其試卷幸錄副本寄示兒輩足下廉俸入不足供尊人甘脆萬勿效俗態有便時寄片紙慰存足矣

與江子振

一別四十日不意文未行錄惠閩部疏架上添
一奇書時時臥遊異景奇味益爲大津津矣令
嗣佳品當一日千里攻玉之責弟不敢辭何日
戒行弟當走別

與趙吳江

僕中林之士明府過採而客之有厚幸焉別來
已歷文節伏想起居清勝爲懌漫成鳴琴歌奉
贈不揆拙陋錄請裁教武林琴師徐某其人絕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四一
技江以南名士俱飽其名門下儻有意當令謁
見海暑方進惟保練是禱

與沈少卿

四月初十夜別足下明日至長溪訪沈茂仁業
先往武林遂自武塘返攜李以家弟有訟事留
爲處分遂踰半月朔日返武林寓竟不及迎足
下稱西湖主人足下兩至武林俱以夏舊歲猶
不失一晤今歲方與足下有期而反失之諺所
謂上廟不見土地豈不爲湖山所笑耶顧實甫

期秋風時見訪且了天台鴈蕩舊盟盈盈一水
不能塞裳足下能與俱否十一日舟中成嘲足
下新有所納二絕句今錄上足下能踐斯言否
與藏師兄

朔日至武林以史使君方行款之碌碌數日偷
閑復作詩文新舊通文負幾至堆案頗以爲苦
朱先生暫還海上又當督護兩兒望仲淳來何
爲不至豈別有所適或留滯楞嚴耶師兄行在
何日晤處攜李若溪惟命朱先生約望前至館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五
至此時更無係累耳

答田子藝

纓園心調甚佳詩餘逼真秦七黃九南北詞施
君美下高則成上必傳無疑雜劇是北調傳奇
之名通南北歸去來以南調稱雜劇義似未允
不若改稱傳奇爲妥且淵明貧士中間鋪張未
免有富貴氣足下或借以自寓可也試酌之幼
兒辱壓驚詩讀之爽氣溢目足爲此兒生色又
承教紅樓係煎餅事用事切當但祝意深遠非

所敢當有感刻而已寄屠長卿書當覓便致之
昨略閱越絕校本足下亦未有定論當爲卒業
俟面時商榷新調二帙先歸序文遲數日課上
答心韋親家

今早小僮具一紙相聞既午而使者至復領蚡
茶之惠具感綢繆刻經之會共結勝緣千生百
劫受用不盡況一時苦惱耶一笑某事道尊頗
有輪臺之悔惜不及收功更無他腸鮓魚方遣
直至江干收買醃過便當馳上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六

與史緯占使君

湖上幸奉清驪次日遂不及遠送爲媿小詩書
扇頭奉贈少見數千里一念麥門冬出簞橋者
爲名品久服宜子夏月點湯服甘香宜人加人
參少許北五味二三顆爲參麥湯生津益氣固
精減便液有神驗今奉十觔藏之用微火焙貯
陶器中安乾處常宜近火用時去心如堅硬從
飯鍋蒸踰時即可剝矣門下丰神如玉情深器
遠必爲清時重臣福澤天下此別當日望之敝

地緣薄方爲悵結溽暑日進惟珍護如宜

與友人

方俟詩成趣駕訪足下而未果記到知足下病
疴季蘭之誚竟無以報之奈何徐當走齋中言
別不佞自喜爲湖山所收業指青松而盟之矣
足下幸無詛楚疴不妨食但謝岐黃可耳惟加
保護

答藏師兄

別師兄倏已半月待仲淳至杳然念之頗切爾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七

日正遣嫁方氏侄女昨已成禮俗諦中又完一
件業障朱生齋師兄一紙至念其半歲空閑欲
爲覓活計汪生刻史之約待不佞至真楊間商
之今非其時也他緣尚未有端奈何須朱生自
覓之得其人以告如相知當爲助說師兄行期
定否乞密示渴雨昨得之恨不多且不均耳早
涼遣報

與友人

頃晤湛如丈卽詢足下知爲病所苦甚相念以

過歸不獲走面耳湛如使者來得一紙讀之凄然如對秋雨有才如足下豈終落幸善自愛七月中再至武塘當以枚生七發起足下數字占報未悉

答朱汝虞

前月廿八日走候足下得見老伯知道體漸就康復次日遂往武林計足下至此當科頭箕踞相對長松之下而竟爲祝融虐政所苦坐失良晤迢迢遠別黯黯之感傷如之何道之真以爲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八

身暑月戒道似未允尊生之義惟足下保慎欲作一詩送足下方與繆仲淳談未及握管當補作寄奉居此官不難執之而已想足下已得之而芻蕘之見亦不能外此楊梅方侈不得與足下共噉今奉十觴

與同年張日觀

淨慈一晤忽忽朱夏伏想尊候清和爲慰每有意及丈在彼一泛東海謁補陀大士秋冬間且爲小兒畢婚當收期明歲矣屠長卿兄索居無

聊向聞丈時加濡沫雪中送炭政不在多爲德必卒深願望焉又聞丈欲爲令器擇師弟門人陸時仲名龍寧其文章行誼足稱吳士之特且居父憂於遠館尤便生平不輕薦師非信陸生之深而恃丈之愛豈敢喋喋風便馳此

答沈穉咸

別足下次日往玉峯三日而返一宿管先生齋中再宿吳江朔日始返武林泝出門已四十日矣初九日樂子晉至坐不暖席遂辭去爲長安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九

之行傷哉遊子病餘衝熱甚可憐念約附書長安俱托足下於家牘中致之想與足下成言矣貝葉經函尺寸再附一紙惟爲製造價銀裁示容卽付上旬日間又遣一侄女亦爲舍弟了未完以弭來患時仲還自能悉之文卿買楚姬以北可謂收之桑榆但令王明君改嫁單于又盡法其父琵琶苦調奈何能聽之一笑寄來毛穎兄弟俱一可當百惜僕書拙辱此君耳謹謝佳惠一紙附時仲時早甚日想雨如渴想彼此共

之

與周申甫

昨從茗溪歸大水膠舟小水龜拆小民縣秧待雨竟不至奈何室中如甑揮汗不止足下此日能休服否儻不憚觸熱相對嚼水可乎

與繆仲淳

同師兄審仁王何似弟廿八日早至武林首問林奴已愈此足下生之也見白君問仁王穴情渠云甚真的界水自頂分下汪氏地在水右其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勢環左起頂泡而來並非岡子不知足下能物色之否超山回龍地弟已得之俟少涼細審孫竹墟尺一付足下又徐孺老熊存吾二書并足下舊留書俱付去此老有入蜀之約不知此時猶在錫山否驥兒畢婚期在十月先期兩月行禮赤手措置無策借貸無門苦不可言來歲作授經計西江水安能拯波臣之厄哉一笑毒熱方深望雨如渴五六日雨不至歲事休矣米僅堪接新奈何見中甫乞先爲致倦倦此歸甚佳

七月間當來看之如七月不能行當促足下至橋李相會商決地事然後同行所祈惟保重一綫不絕之身勿以多情自累惟存此言

與藏師兄

某年餘四十齒髮已衰根器淺劣障緣深厚所賴骨肉師友猛提而痛拔之或能少救萬一師兄此別甚不能爲情又爲婚嫁所迫不能相隨入山悵惋何可言承示日用間但可四分世緣六分已事敢不佩服達觀師乘雲去來不可方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十二

物不知辰下竟得一晤否師兄爲法道不憚三伏行役某居高屋下涼風四來僮僕揮扇猶苦炎熱況涉道途師兄此事便如閻羅吞熱鐵丸相似所謂隨順覺性不爲情泥所陷者念此但有慚愧欽服而已晁無咎猪齒白佛贊曹林兄五日頭陀記并拙製贊水鵝姑行俱寫一通奉上又麥門冬一斤諸惟爲法道慎重會傳伯俊先爲致聲尚欲作一詩懷之而未及不知此後有便信否掃石之期不敢忘大都三年內償

之耳

與侯師之

昨自茗溪還知足下枉顧兼拜佳貺有失迎款
詢起居知避暑湖上敬此相聞室中如火慨不
堪延上客當從足下入山爲信宿清話懃積澗
耳

與李君實

尊公來得手書知有補廩之事得之亦佳但足
下萬里八駿豈須念芻秣哉頃以送藏師兄至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一三

茗溪往返旬日昨始寧家造物者於江南赤子
既投之水再投之火恐當盡滅之無計爲赤子
請命行且自同焦灼奈何足下長日何事功名
得失自有大數讀書學道此所急也不者即重
富貴馬牛巾車更何益哉藏師兄即日往清涼
足下不可不一送吾送藏公返清涼詩一章錄
示足下足下其繼之吾雖與足下相隔精神往
來如日夕相見見頃于王馮鑒之戴升之諸君
予可示吾此意周羅父病瘵可憂

報李玄白

郡城一晤殊忽忽未暢人意朔日返武林復爲
藏比丘還清涼送之茗上旬日而返天久不雨
河底龜裂自斗門至松老百里內不能通舟豈
欲使東海揚塵乎一家饘粥不足深計恐從此
多事即湖頭花柳他日俱悲端耳奈何足下付
側理印拙課但印得第二草七義竟忘聽雨今
索得二帙并前項二種各十帙完上昨見行取
訪卑萬和甫已在前列矣足下必先見之吾兩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一十三

人當共此生色耳令兄曾歸否

報田子秋

某叩首子秋先生有道亢旱如此自有生以來
所未見鄉民言初十日前無雨當束手矣世道
可憂誠如來論妖星未之見有之定非佳兆肉
食者不足濟變即有緩急丈夫當扶義以保一
方豈能坐作魚肉足下何以策之聞河南楚中
俱熟不然挈妻子暫爲就食計亦一說也昨漫
作水鵲姑行錄呈博一笑

答趙吳江明府

五月初錄上鄙作忽忽一月浙中旱甚水底揚塵初六竟日雨少有生色然高田之禾尚未能入土即日得甘霖三日猶可救也貴治水田鄉當必無恙得無爲鄰境攢眉乎問至并精締之惠具感多情承令嗣之變是第幾郎掌珠墮地一時肝腸便欲決裂然門下方憂一方赤子幸少寬私痛加護道體徐生以四月下旬會於橋李今不知所向一相見便遣就鳴琴之署新作懷書堂集 卷之三十四 十四

與仲淳

琅玕三公子馳使武林爲比丘尼如連求救事在常熟令令不知何人詢之似與不佞昧平生者而房仲意不能卻足下幸爲策之或達陸司寇或屬中甫或爲別作方便但得此尼離苦足矣事幾不可知此東恐不達故不敢及他語房仲原書附觀

報王房仲

眞實居士某叩首奉復房仲世丈開士足下不佞幸從尊公遊知有足下久矣足下慧資超絕一掃千古當令七佛退避文殊執侍何有於今之人不佞於法侶中最號驚怯悞爲達觀老人及密藏禪兄之所拂拭遂不敢自棄鷄鳥學飛雖復振迅豈能九萬里坐斷老和尚舌頭惟足下勉之不佞卽老得爲栽松道者幸矣三伏科頭對書卷得足下一紙以當涼風萬斛快不可懷書堂集 卷之三十四 十五

報凌元孚

熱甚不能攝衣冠以故不及訪足下辱貺種種扇頭新詩藻績滿眼想見歸途感慨悲歌坐空千古良用生色此大惠也

與周申甫

熱甚懶捉髮出門失候太夫人疾比何似希示慰

與守菴師

別師數年想道行益純人天瞻仰弟子益墮落
思得從師及善友數輩行懺摩深山中以消夙
愆期在三年內果此願耳妙峯法主遷化生平
舌端作師子吼臨終未免妥尾傷哉兩川義虎
不消一唾淨盡亮座主真不可及趺此三寸氣
在須力圖之既以自策遂以似師妙峯建塔定
於天台師旣在彼幸垂光一爲營相發心來春
至天台果此瞻奉非遠

與達觀師

懷寧堂集

卷之三十四

十一

藏師兄南來以去冬十一月相見於吳興之城
山得讀師示一紙以了然關主東禪法師二塔
銘爲屬已勾當其一矣向來碌碌絕無長進惟
青山白雲一念大是堅固可以見師知師結夏
芙蓉欣慰之甚便欲飛棹相從爲資費所苦又
欲措置爲驥兒畢婚期在七月行禮過此便踏
芙蓉白雲矣惟師少住俟我

與葉章舍

今日有主人敢扳明日新秋氣涼湖中甚可樂

足下遠別能無戀戀乎幸許之

報錢湛如

旱魃爲災人情洶洶如天之福不爲大變一家
饘粥不足憂也舍下崇德田俱拋荒尚賴秀水
爲卒歲計但未卜究竟如何耳入山一說七年
之艾平時不蓄以至今日豈及經營只得隨例
憑天降下足下豈有奇策教我乎

答張紫山

達觀老師過夏宜興之芙蓉寺何日過楞嚴果

懷寧堂集

卷之三十四

十一

此一限奇事便當飛棹相從

與沈壻二玄

初九日風變傳言非一甚爲恟懼敬遣奴子視
賢夫婦動定相距二百里便如風馬牛不相及
令人纏結無恙乞一字以慰

報來夢得

自十月至今一至富春一至語溪一返橋李再
至若上碌碌奔命殆無寧日坐是缺焉聞問爾
日大雪袁安或免僵卧郎家娘是七修之孫定

能賡撒鹽舞絮之句以娛老奴否一笑賀新郎
無長物未免差排側理當小待之未便徵索戊
科錄湖廣江西最優河南前場四川五策亦堪
伯仲他則吾不知也湖廣錄在沈茂仁齋中一
見俟得之當與足下共賞耳熊永復先生方奔
走阿堵過歲吳門仲淳母夫人未葬積瘁欲病
從藏師小休吾郡之楞嚴新正初旬當遂來此
此中梅花漸繁北山之陰芳馥二十里足下能
捐帷中十日之驩一對此君乎

懷素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八

報萬和甫

行取之舉同門五人甚爲生色惜黃河內不與
而給舍張君上章訟其冤公論旣明定得美轉
差足慰也足下老成練達此行定借要職中林
之人不知何日相見令人感深承使問具悉雅
意與李玄白書當爲轉致江南亢旱極矣高田
俱不得種近水低田非有力者又不克種民心
嗷嗷將盡化爲盜賊不但安慶一路爲可憂也
足下將與聞政事其何以策之使還布此秋暑

尚酷途中惟保護爲祝

答顧光宇

南宮報至郡中所錄者惟足下一人爲相知甚
爲生色座主爲陸敬承與不佞分良厚喜其得
士足下亦宜厚蓄深培以副敬承之知足下名
在二甲卽不得館選當不失郎署此去歲月惟
讀書習世故以期大用勿以通顯爲念中林之
人無復世情承足下不遺遂敢露其狂瞽惟足
下存之貴座主相見乞道區區

懷素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九

報孫世衍

自四月至今奉得聞問想念甚切此日得足下
書爲慰弟夏初送徐文卿北上時渠有所納頗
稱意以其父煩言一宿而去之此亦新事五月
以送藏師還清涼至茗溪旬日此時別仲淳仲
淳過夏金壇于中甫歸矣朝事高饒之後無能
嗣嚮者可歎亢旱極矣浙西之田近大水而有
力者始得種不滿十之二聞西路俱有蝗人心
洶洶旦夕思亂而不聞蠲恤之疏甚可憂學使

到任消息杳然陸少白亦久不聞問前到吳中
悠悠不及一訪之此兄無產而有園三值千金
聞在虞山者尤勝有數百年合抱大樹甚多少
白今住此中令人遠想依依先人一丘賴白生
覓得一二處秋冬或可襄事仲淳未免俟河之
清可歎子晉業已受新科魏君之聘五月遊燕
許此時當策蹇長安市矣仲淳書當卽寄去子
晉書覓便致之身及家口粗平安閨兒亦如常
近生癖已愈尚非學步時也一笑拙詩入歲亦
快書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上

有數十首後信容錄寄請教足下比何似有意
渡錢塘共此西湖明月不

與孫世行

書具得豫章問徐孺東先生已物故傷哉如此
人不使爲國家用復奪其林壑之身彼蒼何不
仁若此足下曾識此公不正人隕喪令人痛深

與繆仲淳

徐孺東使者以七月初一日投二牘於徐村一
與弟一與足下使者皇遽而去又四日徐村僧

以牘見付啟視則孺東南郎名刺稱孤哀子其
爲孺東凶問無疑不覺震悼適唐佛子齋老師
藏師兄書至未發遂托飛送足下徐肖南疫病
不起其母亦奄奄垂絕二孤無依如喪家之狗
甚可憐周中甫母夫人昨已物故此時人三日
不見生死便不可知可歎聞老師在金壇便欲
馳往以沿途水澁難行過八月初便鼓棹而北
矣

報達觀師

快書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上
唐佛子捧致老師一紙甚慰渴思得從老師遍
住名山此是至願目下雖爲小緣所絆此心已
拍拍奮飛矣過此月惟老師所在願爲執侍

與沈壻二玄

前月廿八日王生致足下書思奴一去竟不來
非足下書示慰憂懸何時已也思奴昨始至以
病不能卽來云足下夫婦將以此時來武林約
輕舟往接舟往德清故未遣耳頃得足下書知
親母病脾須繆仲淳起之仲淳今在金壇相去

六百里安能旦夕來遠水不救近火柰何料理
藥物俱屬寧奴向病幾死近復喪妻以故老婦
及大姐丸藥俱未修合未免待望後耳親母病
愈當遣迎賢夫婦信還布此

答來夢得

四月一晤足下忽然秋色足下何日過此耶頃
方對道之念足下隨得足下書并嘉瓜之餉大
是巧夕一助具感厚意承示細君忽瘡今而後
得以細腰媚老奴一笑長歌讀之哀酸勝於痛
快事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哭當與杜陵石濠吏諸篇並傳祖量書并贈詩
領入此生美才久乏嘉譽得親足下蓬生麻中
幸矣渡江乞過我一飯以悉諸懷

與徐茂吳

足下坐蕭齋何爲七夕有佳篇不壽陳太夫人
詩足下凌元孚與弟三人各一首書陳白暘壽
山福海圖之眉以獻惟足下倡教

與萬涵臺

夏初進弔辱厚款爲謝歸途晤顧實甫沈少卿

更留連故里比至武林逼端陽矣旱魃爲災我
浙以西幾爲赤地吳中何狀所憂不但饘粥柰
何舍親來生斯行向感足下賞拔慕義無窮數
百里遠致生芻幸鑒其誠款進而教之此生貧
甚不能無賴館穀足下肯爲遊揚令有定議亦
王孫進食之感也

與沈祖均

子晉挾坡公集以北此時當至長安不知能爲
足下勾當此事不來道之有錫山之行布數字
奉訊比來動止惟加食自重

與周中甫

明早從白君先至龍井次至天竺晚至靈峯而
歸與足下會於湧金門外此聞

報來生行學

足下兩顧我俱在山中閣人耄不能詳述客語
以故不佞竟不測足下意頃得書乃知欲委作
周元孚二三場序揮汗命草殊不能佳敬成數
十字付使者惟足下教之

與夏官明孝廉

甲戌春幸相見於江續石邸中今十六年矣不
佞衰棄續石五馬自雄而足下猶然公車人事
不齊故如此足下比何似前歲見足下經義板
行者鎔鑄經子而出之以遊戲翩翩風調如在
目前惜不免按劍於俗人耳俗人而司文衡此
足下所以不遇也不佞閒居課子亦遊戲爲舊
業成刻者三白君行寄示足下以博一笑湖上
爲舊遊儻及秋色一佐嘯咏尤爲至願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二十五

報友人

章君至得書知田可望半收爲慰章君篤實坦
夷於時流足稱古人吳公盛德投合無疑也兒
輩舉子業不見勇進大者太怪尚須陶化之足
下於舉子業可謂僚之九秋之奕矣更不煩刻
意但蕩懷散心以待瓜熟蒂落可也第月內還
郡面足下當在中秋至時再報

答朱長午

別來無他況貧而已方氏侄女歸寧忽承足下

問且知在關外柰何不一顧我經籍俱在拙園
茂仁所須此中無以應之當俟東還耳得用韞
太史書大是多情報書當并付茂仁尚緩一二
日耳

與吳韞翁

奉代寶幢居士跋語并挽詩課上其集少留卒
業卽日面悉

報胡順所

不佞筆札醜惡不足爲萬使君役承命敬書金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二十五

剛道德各一紙并原書奉歸惟致之謝先生當
走晤不盡

與馬心易

聞嫂氏之變月餘矣尚未及申一字爲唁罪不
可言白生有廣德之行三四日間當還足下所
處可謂劇苦不學無生何以堪此弟比如常但
貧日甚終當似足下諸侯山中面談

與周申甫

童來知卧病而非痔甚念遣此代問其善自保

護白生尚未歸海鹽沈親家母亦以十六日物
故二女乃共此厄運耶

又

昨日南山看桂初花已盡此爲二花尚未爛熳
足適興耳夜歸忽病目故未得看足下所違良
已未白君今早歸矣

與朱良叔

此中尚有他冗不得卽過海上敬遣舟迎丈至
館一面而別數年骨肉之愛殊不忍割且兩兒
懷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二十六
頑逸擇師頗難此中惶惑如在雲霧中丈肯抑
前念幸留一年實一家骨肉至願也

報田子秬

與足下不相知聞者踰月方念起居而問至歲
事所謂百孔千瘡無可爲者我生有命亦聽之
已耳豈能有三頭六臂耶俗以天河去之日數
占米價今去十日矣足下方苦車水城居人便
討得此一分安逸到底苦樂共之一笑方病自
勉爲足下作心調序知不感語惟足下刪改付

刻勿令爲佛頭糞可也

與申甫

病左目微腫而紅雖無大害而不喜涉事事更
紛至苦不可言足下能強起不山中事作何計
策出當就足下商之

報沈祖量

七月七日來夢得致足下書并詩一首見贈惓
惓山中人知不以炎涼易操者感何可言足下
英朗之才不當以鄉曲寡譽自阻進脩美玉在
懷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二十三
糞壤之中終當進之清廟惟足下勉之夢得行
布此所須聽雨等刻今各上一冊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五

尺牘

秀水馮夢禎開之簪

答蓮池師

虞長孺北上師復應供虎溪明月寥寥半歲矣
省記方知上方捨施顛末及德周打壁事師和
光憫物至於徒衆亦事包容慈悲法施之式故
宜若此德周到便當以慈意諭之令其洗心改
慮以順檀那去留之迹聽之可矣過燈節有事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

與黃白仲山人

去秋足下臥病僧舍比時方酬應青衿生甚苦
竟不及一存足下問安否亦不知足下何時渡
江足下卽能寬我不誅僕之罪可擢髮數哉此
日湖上行方與金生談之不謂遂晤足下如從
天降喜不可言恨渡江期迫又不及牽留償此
夙負耳長卿季孺二書煩足下一爲轉致二月
之約幸不我虛未間惟加飡自愛

與屠長卿

正月九日某叩首長卿道兄足下謝生回得足
下報爲慰伯母九十大慶弟尚未及致一觴祝
殊非通家子侄之誼終期歲內補之但不能必
何月耳談玄者紛紛甲可乙否迄無定論秦皇
漢武竭天下以奉之不足徒爲後世笑何況我
輩請以一丸泥封戶而專意無生之業何如不
然如謝生之說其作用在一身卽無大效亦無
大害若黃白女鼎之說爲害甚博拒之可也足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

答盛叔永比部

不知足下至此失於走迎何爲有白粲野珍之
惠齋中有道人駐錫足下肯饌伊蒲便來聽講
可乎

與包瑞溪太公

頃步送密藏禪師遂至昭慶訪盛叔永比部既歸始聞車從次湖上此中燈節頗佳薄莫得從長者一觀亦勝事也敢潔茗碗以待幸無遽

答黃貞甫茂才

元宵後聞足下已就館雷院山居去靈鷲稍近於高徒相從者甚便但入境幽絕似不如龍居法華間耳稍晴便當命駕山中一親玄論并索觀高徒課業但不能定期何日耳密藏上人稱近日天人師以初十日至此住五日別去今在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松陵虞山閻侯再至卽以聞足下諸面談

與沈壻

正月廿四日眞寶居士白賢壻十郎朱良叔先生至館云過嘉興時知賢壻同大姐自白下還愚意欲賢壻遂完監事此歸又多一番往來太伯致賢壻十二月初七日書并朱汝虞吏部書試錄三冊俱到所云寄嚴某書其人有他事不知白下原書已繳還非浮沉也舊歲因無鹿角膠大姐九藥未合遍從相知求索僅得數兩業

已合就一料尚未九聞賢壻卽日來此甚喜幸與大姐同來使一家骨肉團聚尤爲至願兩兒舉業喜俱有進驥兒遂欲度驂騑前此亦賢壻所樂聞者僕春來頗有詩興舊冬租雖有逋欠一年餽粥或可無缺愚意甚以林壑爲安尊翁親家書來勸駕雖親親之情或然但矮人終不可起盲人終不可視耳一笑賢夫婦來可便於海上或郡城買一香船船直至杭副一家依依之情甚渴幸勿緩棹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四

答周元孚

元孚仁兄足下去歲七月五日處州吏至得足下里中問獻歲廿三日始來索報知足下十一月到任纏綿之意方欲輕舟一訪足下而未及足下出處定作何狀弟青山之人豈敢以隨緣勸足下但審機度變晦以俟時亦救時君子所不廢也幸少安暇而無急可乎齒藥奉去佛書僅得若干種歲前付楞嚴僧印造今着此吏至楞嚴領去尚有續印者弟自檢寄李卓吾先生

何時可來久聞此翁甚願接其議論不知緣在
何日別諭及弟被斥之故弟何嘗得罪於此公
或有使之者耳弟已得平等三昧若冤若親俱
作眷屬想使心用心幸無干涉食芹而甘願獻
之足下足下以爲何如一笑連日欲作報據案
卽忘之方出門與王恒叔爲湖上之會書奴道
及始能記憶捉筆布此十不盡一京口書及詩
俱領悉春氣方酣惟勉旃眠食自愛

與王恒叔

懷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五

湖上一晤而別殊不勝情會合之期不知又在
何年也悵結可言昨歸又遇一故人談叙至夜
燈下遂不及就小詩客數日內課成托翁生或
令親家轉寄耳微物各三事遺奴鳳雛惟塵存
是禱新年拙詩一帖塵覽

與史鶴亭

去冬幸以繆仲淳兄葬事與門下周旋若上數
日門下深情朗識稍窺見一班矣敢不佩服某
懶慢無當爲時所棄顧得從長者遊以自廣亦

何榮如之奉別至今忽忽春仲伏想起居如宜
爲慰茲自干事故人濮陽貞生廣德州人棄太
學而從方外遊數年矣茲以某輩策勉有彈冠
之意欲假州符至南京給引而貧甚無以潤吏
胥仲淳兄欲因寵靈請之任刺史仰知高韻急
士憐交或不峻拒且此生名流淹通內外典煥
爽茂異可必其不負門下齒牙故敢資之數字
惟門下裁之

答沈晴峯前輩

懷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六

去歲八月華承馨款忽忽春半起居缺焉爲罪
令侄至得領手牘雅意密款溢於毫素感戢不
可言張生具之英茂士也又得依皈有道受益
豈有量哉令侄茂才讀禮之暇益破萬卷一鳴
驚人當遂爲阮家咸矣去秋成一題七義今送
二帙請正

與廖洛陽

去春承足下遣使問足下起居知道體尚在調
攝懸念至今仲冬見河南鄉錄內外執事俱無

足下姓名甚疑之如足下無恙才望如此豈能不借賢書一日之用耿耿此中如有物在礙不得吐安得隨數千里春風一訊縣花乎舍親張君名鳳翼以宜陽簿行敬爲布此張君雅流能詩昔嘗供奉秘閣僕與沈茂仁太史俱把臂交歡以貧故不辭擊柝足下爲鄰邑大吏儻不吝噓借造就非淺矣僕賤軀年來甚健間日能步至湖上看六橋桃花此近況也餘嗣悉

答周季華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七

別去爲梅花桃花所役頃復探禹穴而返所負老夫人文責俟還橋李償之

與田子藝先生

春至無一日不念足下甚願尋一葉坐足下草堂而爲此中桃花牽情未果卽發足下豈忘六橋綺麗乎酒資頗悉業已忘之而不見忘於足下足下卽不忽爲尋常乃不俟古希而早煩使者何耶一笑委致意何民部已知路史在橋李展祭時當取來求足下改正改正越絕許借錄

何忘之耶弟前月廿四日舉一男十五年無此事甚憐愛之足下能爲賦一詩壓驚否

答屠長卿

李子初以去冬十一月見訪弟時在苕溪有失倒屣此日自白下還始得晤投足下書是八月中所發尚約茱萸節相見今湖上桃花已飛雪矣人生良會豈易得哉今春晴雨合節茱萸皆宜大都可望豐登不徒一人一家之慶聞足下將以此時遊天台鴈蕩有之乎弟甚有此興而爲此中湖山所留竟未得遠跡甚羨足下有此行王恒叔年兄此時政在家亦石梁華頂主人也子初歸布此知何時相見臨書但有悵結

答鄭肖龍同年

昨令君席上得仁丈報弟乘興至此豈不能爲蘭亭一留但晴霽難期同行姜兄復病徒御憐然有羈旅之色弟豈能久淹耶卽刻便西發矣惟仁丈深亮之弟於此中佳勝豈能忘情敬俟秋期以展良晤

答許然明

雙頭蘭花昨成二絕今讀大作如見大巫矣十
七帖領悉不欲以贖資累足下竟媿此意柰何
日午赴同年胡運判之期足下明晨湖上一樂
何如

與王信卿

此日從同年胡轉運飲湖上夜歸忽聞丈早渡
錢塘行何促耶向許徘徊湖上竟違此意不勝
悵悵僕迂腐之談所爲吐露者什未竟一二良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五 九一
晤未卜何時奈何輕別敬此申意欲暫留行旆
待一面幸許之

與王叔駿名驥德

初到越中以握手足下爲第一義乃爾差池晚
得一晤遂別去詎惟僕不能釋然卽姜許二君
甚依依也陳使君遣存具感其意拙筆不難爲
役懼不稱耳足下五指端動搖生珠玉豈神理
欲挫之而借微疴乎一笑然幸自護持陸放翁
舊志想見甚切足下爲我訪得不敢惜良價惟

弗忘

與鄒爾瞻

足下在留曹鱗羽不絕濶焉至今三易歲矣足
下高臥既久想見日益異時一出擔荷國家大
事使弟稱逸民於西湖之上豈不快哉學道如
涉海轉涉轉深望洋者畏投鞭者肆君子宜何
處焉春日晤貴鄉王信卿先生邂逅相見甚服
其穆如之韻於其行敬附一言奉訊山中動履
臨書不盡欲言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五

十一

與鄧定宇前輩

去冬以友人繆仲淳葬事有事茗溪逼除返武
林始知門下發富春數日矣嚮有道門牆謂此
番定不相失差池若此悵悵可言東山安石竟
不肯爲蒼生一出豈時未可耶抑別有解耶性
命之學某不敢謂涉其津渙然有其志終當就
門下一相印正但未卜何時耳貴郡王信卿先
生自北來以敝同年曾於健一言特叩草堂一
飯而別敬附片紙奉訊起居且白去冬失迎之

收諸惟爲道珍護

與沈長孺王季孺

三已之辰敬潔一觴期從者於湖上修曲木故事惟辱臨之

與胡靈昭時任江西僉憲

去冬一晤而別不知足下以何時抵任竟不及再致款密爲悵然耳入春雨澤稍時甚宜菜麥江南之民少有起色米價減十之三今歲糧粥可無憂矣聞豫章及楚中去歲無秋米價湧貴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十三

足下任一道之寄撫綏安戢大宜加意大計之役洛陽任丘復挂吏議不知所坐何事涉世洵難哉今溪令赴任三年無一字相及何見忘若此一笑堪輿師熊生還便布數字

與徐孺東先生

去冬二訊一附使者一附敝門生胡僉憲并致雜物不知俱到不改歲已兩月伏想起居清適道業與日俱進深慰遐企仲淳爲卜地事疲甚幾欲委此六尺其尊人別駕公及嫡母已葬湖

州獨生母未葬仲淳意如得地海虞尚欲并遷父及嫡母此首丘之義未爲不可奈緣未至何僕此事尚費經營亦不知何時息肩但不如仲淳以身爲殉耳熊丈回附此惟隨時保護是祝

與樂子晉

足下再爽二月初旬之約何見遺若此頃送蘇學使遂泛鑑湖探禹穴與姜子幹許然明同行亦佳侶也恨不得從足下耳清明酒已熟不難日醉足下幸無戀故鄉狎遊徐生爲索質者所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十三

苦惟足下速至勾當之

與姜子幹

早間沈太公行附一紙并金錯如數付恕奴買草子不知到否莊奴回得足下數字并石人塢茶一斤本山三兩俱到家尚有惠泉詰旦專俟品茶耳

又

夜徒步歸得無勞乎今日體中何如旦日能入西溪摘茶否乞早過同行

與許然明

夜蹣跚步歸將無疲乎上已佳辰日況從佳客
似不可無作幸足下唱之見許印色乞付來役

答許然明

方欲遣肩輿迎足下記到知已出何故冒雨豈
罪主人先出乎石人塢茶少許領入容卽點試
之樂子晉以初六日至與僕及門時合已爲道
足下渴想三日矣

報盧思仁

快書堂集 卷之三十五

十五

去春一晤尚未及申鷄黍之敬竟濶焉至今居
常與令親姜子幹兄談及甚爲悵結石洞天台
頗願追隨杖履碌碌未暇終當償之耳朝廷之
事野人所不當言讀高年丈饒比部二疏令人
意氣勃勃勿謂秦無人也蘇君禹學使不得美
轉大都吾鄉有爲之市虎者頃送之入越因探
禹穴而返自是可兒佳冊久留小齋昨郵卒致
足下問始構思成易水歌一章第書拙甚當覓
人代書狗尾續貂勉承尊意耳郵卒索報甚急

敬爲有此佳冊恐其人不善護持留俟面致春
氣政佳惟加食自愛易水歌草呈覽

報沈太公

木僮回得太公山中一紙苦緒悲言殊不忍竟
讀太公年踰古希縱日日尋樂光陰有限奈何
若此子孫賢愚有無自有大數非人所能爲所
貴達人任之而已貧乃士之常尤不足置念某
雖列士流性拙計疎蝸涎有幾不至作粘壁枯
不勝自幸豈及河潤骨肉耶但不敢無此心耳
快書堂集 卷之三十五

十四

世事不易了以不了了之願太公強飯家事但
俯之泰山六十歲人不爲孩幼任其羸縮不亦
可乎樂子晉已至不日同入山與太公劇談名
理以消鬱積某腹腸如絃略無紆曲恃愛敢露
其愚幸勿猜勿罪

答藏師兄

別來幾兩月非酬應則懶散其間功勲惟朋徒
雅集留連光景耳每憶師兄但深慚愧二月望
後因送蘇學使入越越中山水甚佳亦多名剎

俱就堙廢衣冠滿城無一人法侶可嘆熊君過
武林知仲淳卜地尚屬汗漫少休月日以俟良
緣此長算也頃得一人姓白撫州人吳京兆力
薦之舊冬還豫章遂與俱出特留以議不佞大
事越中回始相見其人朴茂不事矜詡指示一
二處似亦有理覆孫熊二君所示合者幾半今
往茗溪橋李尚未歸惟師兄與仲淳他日共勘
驗之了然關主塔銘并周母傳物不遷等序卽
日入山勾當廿三日呈章便待師兄往吳中至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十

與達觀老師

去冬十一月十八日見藏師兄於吳興之城山

寺更拜老師遠問并以了然關主東禪法主塔
銘見托敬聞命矣計別來首尾五年某面目猶
失故吾每憶老師殷勤屬望至意未免孤負媿
不可言兩兒子已長大質俱秀穎但習氣頑逸
大兒頗知憶老師舉業文字似勝今秋明夏俱
議畢婚矣完此二婚便能從老師棲止名山究
竟大事此一二年間賴老師於三寶前祝願令
某悉遠一切不吉祥事以待住山緣熟耳因曇
旭禪人知老師已離峨眉趨南嶽敬附一紙奉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十

與曹林師兄

憶丁亥歲武林盤桓時遂爲夢幻去冬與藏師
兄相見知師兄得從老師行腳師兄爲法忘軀
精貫金石故宜獲此良緣日夜望空遙禮願師
兄早早脫去鶻臭布衫放大毫光出世利生爲
我輩皈依主努力努力不佞比來惟在昏散門
中度日了無長進一二年間完二子婚事奮擬

從老師棲止名山答決大事所望師兄夾持之力尤不淺也曇旭禪人行附此惟保護法體以慰遠念

與傅伯俊

已丑三月十三日年弟某叩首奉記伯俊年兄足下戊子春遠勤使問當即具報時已安意青山矣忽忽至今更無餘念有書可讀有兒可教更賴夙因深厚明師善友所在追隨行且傲倪三界執鞭法王寧問幻泡功名耶去冬晤藏師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十一

兄聞足下動靜甚悉且云足下念不佞某切欲引而置之靈巖竹樹間同究大事因同禮曼殊室利於臺山不佞弟即庸劣勃然有奮飛之想但兩兒漸長將以今歲明夏婚之又先人一丘未決必來秋及辛卯春從足下雲水爲便聞足下且南來就不佞弟敬以先聲通之天台鴈蕩及兩天目山靈矣幸有以慰我師兄見示賢郎所作太書真是英勳吾兩豚犬亦不爲劉景升兒古人云生子當如孫越何其挂懷抱渠儂墮地

榮枯得失便以分定何勞痴老公計之一笑師兄云有便信北發敬布此紙惟勉旃眠食以待良晤

何民部同年

昨視文病體大都虛火上騰火降即安矣弟所善方士張君善用救命索其法惟緊繫外腎雖垂絕之症可以立甦現有一人症與丈同行此法而愈試驗非一特爲送致諸惟努力珍護以待平復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十八

報田子藝

春來日日欲拉二三心知從足下一笑品品之下竟以事奪僅餘五六日春耳且欲入山了文責奈何嗣此又有吳門之行歸即約足下出晤湖頭劇談數日以酬積濶可也小詞出自足下定是當行人語樂子晉自吳中來已數日當與渠共讀一過或有可商處當拈出奉歸俚言豈宜弁首當跋數語以塞尊意大哥歸幸索越絕見示當板行之使天下知有定本何快如之

與沈箕仲

謂足下必過我以故報謁時不待足下一面乃
竟舍我遠俟秋風期乎選繼一事甚難足下幸
無草草第且密爲足下訪之還里人事必煩惟
加護爲祝

與帥謙齋運同

頃上謁未得通比歸始知失迎車從何相左如
此佳刻展讀一二紙五彩光絢耀几席幾欲屬
天豈但拜拱壁之惠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十九

與孫世行

前月望後送蘇學使至越僅一探禹穴以事遄
返不得渡曹娥候足下甚爲悵悵月之初四日
徐文卿送到鹿角膠八封封一觔准之僅可十
餘兩又膠嫩滋潤再爲收過僅得五觔零今馳
使送足下卽日往構李遂同藏師至吳門送徐
文卿當與仲淳會弟別仲淳已兩月餘矣地尚
未定熊君者頗不爲盡力月初已辭歸弟今得
一白生臨川人吳文臺京兆歌 八人篤實而

術高弟與仲淳大事此番當定矣知足下念仲

淳與切故具示樂子晉至此僅十餘日相對談
足下相思甚篤幾欲如痴男子想所驩足下比
何狀下陳有夢蘭消息否雙耳能洞聽如昔否
新兒將二月便覺黠慧異常兒愚夫婦珍愛之
至承足下花鞋之錫度週歲便可與著繞膝行
矣真龍井雨泉茶一瓶弟婦寄奉嫂氏者乞爲
轉致良晤未卜何時惟親藥餌加食自愛文卿
子晉二牘附函鹿角膠計三封觔兩俱開封面
紙上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二十

與沈壻

昨昆玉繾綣又聽董生絲竹殊不忍別舟行迅
速薄莫已返拙園蓬蒿不雜居然張仲蔚也一
笑奴子無他意已遣思呼之當隨穆還矣朱海
濱先生乞多致意通家之誼少有獻焉不足當
翁姬甘脆柰何欲相拒返自錫山便當知聞并
迎賢夫婦入武林噉楊梅耳

與同年商燕陽

得觀越中山水又得起居老丈生色不可言奉
擾品嘗俱珍異更厭饒口至今不敢忘向許惠
筍縣望不至敢索筍蕪代之令壻遂爲南宮第
一人想鼎甲報旦莫且到敢爲預賀首場三作
乞索付以爲小兒矜式知卽日傳播海內欲因
寵靈早得捧誦耳

與顧實甫

晨起放舟恐驚足下睡不敢面別十年睽離僅
得竟日款洽輒以自尉小詩四絕請教湖上秋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五

五

風期幸無我負

與賀一龍民部

雨中過衙齋且感隆款令郎著作新美雅稱千
里駒承論更字舟中爲細思請字之元鬯不知
可不拙作三首呈覽甚媿陋拙姑托不朽於諸
君子耳弟貧交樂生今住關上有老親甚朴實
春初貽之名刺今乞恩免一舟自潤知不吝及
烏面時偶忘其事附及

與沈壻

別後留橋亭止一日遂往吳中廿日而還舍弟
與平湖沈生咸隙至於公庭非僕善處幾成大
禍天下事不可知類如此已踰過望之期專俟
賢夫婦過郡然後往武林此中有女口附去且
遊山船待於此數日間望東裝卽至

與周叔宗

佛生日返松陵謂足下尚未發新安之棹竟以
朔日行勇哉僕此日尚滯橋李晤琴師徐南山
此君之教慰足下事不煩僕言晤趙明府時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五

五

曾談及羣理甚有鍾子期之鑑他牘中亦嘗以
徐舉俟他日進見更煩足下一引之此亦單父
君子所不宜辭也

與藏師兄

子晉病數日不差旅況良苦急須仲淳起之卽
日或未能必至借一佛子促之何如方字函經
奉上

答馬心易

舟中榻謹潔除以俟明日第有他出恐驚足下

晏起耳瓶酒僅餘其一以助半醉

與沈心唐先生

屏居武林去吳稍遠兼以懶慢坐是聞問缺然
吾師涵覆可耳頃者出弔無錫往返貴治恐入
城與衣冠酬應或非蒞蒞棠所宜以故不敢敬
俟錦還以慰良晤

與范光甫

白下時一相聞問遂至此日蓋寒暄不憶幾易
矣門下駐節易州與項庭堅先後迭居令譽必

快事堂集

卷之十五

十五

相當從此建牙開府爛焉竹帛為梓里光又可
必也某無似再出再辱只宜藏拙湖山然得馬
失馬政未卜憂喜所在即雲霄事業遂欲以白
雲一片傲之門下亦以為然不陸兄以几軒太
史葭葦周旋甚久返自鴨綠談彼中形情頗悉
虜在吾目中矣茲因北上敬附八行以承動靜
并為陸生先諸門者易酒甚佳傾一尊聽陸君
談此身如在三韓行壘間亦大快事恨無緣佐
觴咏耳

報于中南

歲前聞足下持節還計旦莫可得一見且知足
下向來精進狀自鄙衰劣志與年徂徒以一日
之長虛負足下北面之意亦甚媿之年荒民饑
路殣相望重以訛言體尊大人意不出良是吾
渴欲就足下於茅山業與仲淳兄成約因敝郡
二三學徒以赴試至此必欲見留一相礪切不
能遽釋當俟初場後離家忽得足下問啟視深
情切言淋漓滿紙大以為慰承五月舉女足下

快事堂集

卷之十五

十五

年近三旬生男亦是要事奈何艱澁若此齒頰
間毒想遂良已四大非堅眷屬假合種種苦痛
種種纏縛賢聖不能免但賢聖能於此更加精
彩耳頃曾于健以莊嚴見戒敢不服膺但以愚
計之外不足者其內疎也不攻吾內而攻吾外
豈可謂識病根然愛我至矣身向來幸強健但
白髮益多見者無不謂五十人兩兒子頑駸身
媿義方昨與仲淳議當以累足下易子而教於
事體甚宜且求師於此時亦無踰於足下者惟

足下勿辭仲淳營葬必俟孫熊二君至大約當在深秋或初冬足下早出恐不能待不若俟我於茅山其說爲長吾久缺候尊大人此念亦甚脉脉更俟一言之報卽戒行矣課士二草附致

與李乾齋

今歲三寄書足下而未得一字之報知足下定不遺忘或中有浮沉耳弟近歲談藝最親者松陵周叔宗洞庭陸纂甫其著作俱直追齊梁以上不道唐人一語弟卽崛強亦自處季孟間今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五 三五

世中原秋色詩人直批糠棄之耳偶遊淮揚弟爲言足下一時風流太守不可不一見二君欣然欲一拜下風計足下政事休暇定不廢嘯咏况雙珠在前寧辭折節遂敢以一言紹介周君名祖昔年曾與登龍門足下能記憶乎

與繆仲淳

足下之行八日矣吳中事可謀與否當有定論不得消息注想不可言陸少白昨得報已補餘杭令道場之興吉壤之得天贊之矣快哉但巖

邑難治施爲緩急毫不可失若少白以意爲之後車之鑒恐亦不遠急須足下以身翼護之惟撥冗卽到昨得足下云云卽欲見直指君而巡符已發未及請問因思直指到任例修禮朝貴必首加司寇公得在報書中一語相及便有九鼎之重矣此舉目下行之未晚也

報李汝培

別仁兄七年矣丁亥歲楊公亮寓武林三月備聞諸君子忤執政狀遵養俟時豈爲不可不佞弟青山之人分與世絕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但拭目以望諸君子耳去歲陳伯符請告候旨惟楊聞與仁兄聚首者踰月且買姬而歸伯符恃壯不戒衽席已畜四姬奈何益之也十一月下旬晤陸敬承於松陵道中遂謁沈茂仁數日前伯符過此歲莫遄返武林以故不及索伯符一晤共爲相思耳足下白面儒生能作爾許事太史公稱留侯狀貌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豈謂足下乎足下比顏色何似昔日渥丹能無

衰減否弟別後兩鬢已如雪須尚有一半未白
儼然老翁但雙足甚健上下山勇於少年散步
林莽間日可數十里不困以此自喜耳歲苦荒
儉又兩兒長漸迫昏期貧措大不能轉一籌且
以舉子業受徒淮揚間足下能爲一噓借否豫
章嚴公子奇士也而被煩冤其家口寄江北以
屠長卿書謂足下弟復資之數字弟懶漫至忘
形骸然不能忘情於諸君子向來尺素斷絕此
偶然耳足下無以形迹求我春風將暢敬祝加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二十七

與賀知認

七月七令弟爲其母夫人志銘至武林略得足
下動定而未悉也今年中秋天氣甚佳三宿湖
中猶未盡興此可以悉僕近况矣筆工錢生自
其父九萬有聲此道中今生能世其業偶有雲
陽之遊敬爲道地闡者惟推分加拂

與楊公亮

去九月忽有沈倩之變幸及訣于長溪舊宅歸

而得仁兄書始知返自吳中已渡江矣不相聞
又數月不知道體何似能善飲如昔不曾宗伯
新正物故吾黨遂無一人在朝者我兩人林壑
無恙不可不自慶也弟近於孤山起快雪堂全
收湖山計初夏可落成仁兄來此一嘯咏其中
豈非大快日望之舍親海上之便附此候近履
朝事不堪聞爲之浩嘆諸惟慎護起居自愛

報田子藝

昨至湖上省黃白仲過周莊物色先生知入鄉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二十八

旬日不虞爲避盜也猶之逃雨無之而非可嘆
先生以一青氈托鄉曲且罷於奔命况懷璧囊
金者何處覓桃花源耶點眼丹弟無此方安得
修合先生豈別有所聞而誤記爲馮開之耶一
笑熊先生爲先人選鳳山一穴甚奇而真卽日
且改葬了此如釋重負矣此君秋月重來先生
欲定百年之卜不可不相咨求也

答劉海石

某忝附桑梓欽企門下業十四年所往門下以

忠計外謫某時方負譴里居深相慶慰謂吾鄉
有人朝廷有士豫章爲千年之材而雷霆無竟
日之怒柰何此時猶以栽花鳴琴煩長者乎方
今主上深居遠夷窺伺臺諫缺而不補章奏閣
而不行大臣無召見之期小臣絕叩閣之路憂
天卹緯惟有涕淚此當與門下共之矣一嘆某
無狀小草貽譏強顏再出又不能布樸棧之風
作菁莪之士不過課文史之微績循升散之虛
文深用負媿乃門下敦夙昔之義繼粉榆之好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五

與潘去華

初望足下入省得報始知入臺持斧觀風福澤
易達臺似優於省以故甚爲足下喜江浙之荒
極矣石米價至兩餘民不死饑卽死疫子遺之
感傷哉柰何餘杭之徑山江左叢林此爲上首
僕欲率道侶起精舍檢對藏典將來藏板亦貯

斯地但常住僧俱禿民而甚富恐清淨道侶居
之反生障礙勢不能不假地方諸大夫寵靈保
護之今餘杭令尚未補乞於足下及曾于健于
中甫相知中擇其才望精敏并敬信法道者一
人補之將行更望足下送之郊外再三囑付令
法門一切事恃以爲金城之固造就大矣惟足
下亟圖之

與臧晉叔

周叔宗行附一紙承惠報且領吟茶之餉點試
絕佳具感雅意聞足下至此一晤撫臺遂行乘
何不令弟知也西湖明月不能與故人共之良
用惋結婺州姜子幹先生博識精詣持論不肯
下人以故聲譽不甚起鄰於屢空然其人實無
他腸迂腐或時有之耳今赴若下友人之約且
持漫滅刺謁足下弟敢爲之紹介惟足下不情
聆睞以廣其遊道弟實均其感焉叔宗書一
附入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五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許然明

秋杪別足下於令慈齋中遂隔南北至前得足下數字爲慰兩月中兩至橋李一至吳中比返武林已迫除矣風雅道喪僕綿力安能起之所賴者足下子晉今俱爲風塵奪去守西湖香火者獨此老禿翁耳傷哉足下得賢主人不妨相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一

報茅薦卿

行取者同門五人惟足下與和甫入臺何落落也足下章丘之政以吾所聞卽酬以銀璫左貂夫豈爲過乃僅僅薦冠耶雖然薦冠不薄人自負之耳足下治邑以循良顯今爲御史獨不能以言顯耶言而不當與言而有爲其患甚於默而默又不可勿豔朝露之榮勉樹歲寒之操惟

足下存之中林之人無以報國所恃者二三知己耳見和甫幸出此示之詢來使知尊大人健也著甚爲足下喜不相見亦歲餘矣遲足下弄璋消息寂然至今老朽去正添一男日夕抱持爲樂吾所謂錦上添花若足下得此便爲雪中炭矣一笑談敘未期敬祝加餐自愛

荅繆當時

飽足下名數年矣一旦顏色照我草廬且出公車業相示此如毛嬙西施不自有其傾城而邀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二

人傅脂粉一笑山中上豕歸晤周申甫於其案頭見足下問世編已染指數作矣惠及兒輩具感誘掖僕書至惡恐汗佳扇然不敢拂尊命也釋書俟面時商略乃敢進耳

與汪生應選

臘月晤項君已得館穀此足下齒牙餘潤也渠數口終歲飽食感可言耶渠又云彼中士人頗向慕周申甫來道之此二士俱有遠遊之興一片青氈賴足下噓借不淺尼父將之荆先之以

子夏申之以冉有不佞之行以此二士卜也一笑足下幸力爲圖之春序漸佳惟加食自愛

與李四孝廉名大畏

足下顧我武林時適往苕溪未得倒屣歸而悵然別足下十年乃不令足下顏色一賁草堂耶不佞年來髮益種種資生無策欲開絳帳于江淮間所親周來兩士遂欲充前茅以助不佞旗鼓其一席青瑣地惟足下兄弟圖之羽便先此與繆當時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

足下寓此方以得親爲幸殊不忍別僕於公車言本無深解顧欲以先輩典刑力挽流波佳作數首未免賢智之過倘少自抑損取裁六經而黜諸子此如屈申臂之易耳輒露狂直以塵大雅惟幸教之扇頭書就并上

報許令慈

高齋一晤遂落落至今二題久課就今奉去一紙諸君雅作俟卒業完上

答卞生

入春連旬陰雨尚未及問訊梅柳以此爲恨得足下書知以體粥爲苦無計爲足下解憂奈何月內返郡當遂爲吳中之行或可面足下足下幸善獲玉體有才如此豈長貧賤乎

與徐茂吳

昨赴郡公席弟以足下目嘗聞郡公甚相念欲俟足下少差且約弟同來問疾耳足下比何似所云調訣曾一試不生平所未試之事路頭未免生澀稍稍奈煩便習熟矣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四

報相國寺性上人

來詩甚有佳句此中無詩僧公當勉爲之

報薛伯起

今旦欲課宿逋不但足下一詩也足下停午幸過飯并持元宵詞來

報賀伯闇

歲暮竟不能至陽羨徘徊姑蘇數日而返至郡一宿拙園其明日上道廿七日到武林冗中不及覓足下一晤梅花殘雪豈無故人之思書來

且領荒議頗以自慰序中易數語甚當迂拙之人見不及此愛人以德良感至意何日相見耶不勝依依

與楊公亮

足下挂冠後一寄書足下隨得數字相報甚爲慰喜十月爲驥兒完姻武塘寓彼兩月又以妻大父物故繆仲淳葬事往來杭吳逼除始到家冬租得百餘石家口數百指及秋便無以爲策計足下之貧當不減吾豈有子母丹耶奈何沈

沈

卷之三十六

五

茂仁一病不起老翁寡婦撫三幼子大可傷惻人生在世如草頭五彩露何可恃也恨足下不識佛理難與足下商量此事庶保勗寸陰毋忘行樂耳太夫人嫂氏郎君各如宜否吳江沈詡卿寄足下書并二扇俱付薛生春寒尚厲惟足下善自保護

上陸臺翁

東塔渠上人回得翁報書知翁造就意可謂深切愚衷前書略盡故不敢及但有感而已卽日

翁滿七袞老臣壽國當爲蒼生稱慶非獨申私祝也賢從乞文遂成臺山頌以獻貧措大無物可以申意惟差排毛穎君耳一笑老臣在國當審機度勢以嘿止謹慎勿因後生浮競自褻尊體此又區區一念芹曝也惟翁存之

報屠長卿

第十一月中亦至姑蘇知足下過彼不過數日耳除前始歸武林計足下此時當亦起居太夫人矣足下所許玄訣竟不及卽受計足下翱翔

沈

卷之三十六

六

赤霄豈忍弟婆婆糞土耶以此自寬耳一笑薛生來正值元宵張燈披足下尺一千梅花殘雪中不覺引滿沾醉桃花時果得奉足下杖屨亦至願也寒嶺一丘終爲足下有薛生果高才以得當爲快恨不免爲汝州君所有耳

報沈子德

拙園不能館足下使我梅花無色過歲竟在何許所欲卜武康之地在雲岫東南平處過二十四日與足下同往何如

與楊伯翼

與足下相見武林不知是何歲都不復記憶但足下風調才情如青山綠波舉目便是何止不忌也聞足下善病骨立豈飯顆山頭餘習使然乎薛伯起行馳此爲問足下近作幸寄示數首以快積想

報方衆甫 時任汝州

去冬薛生兩及門而不遇新春之十二日始獲倒屣張足下書讀之疊疊情至空同汝水宛在

欽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七

亦

吾目中矣足下讀禮雲間弟以懶漫竟不及致生芻足下不加督過而惠存之益自媿矣弟年來白髮益種種兩兒子已長逮父今相繼畢婚去春復添一兒但食指衆多未免憂饘粥耳今歲如登便可商略五嶽倘足下未從官當先了嵩少以快執手果此一段勝緣也薛生佳士留連數日尚恨其別之速方欲還四明三月取報且期作一詩懷足下而本日聞北信遂以明日行燈下作書風雨淒然良深故人之想小詩構

思移時竟不就姑置之以待後信二十日後耳熱眼跳是足下與薛生念我時也

報沈訥卿

聞告卽欲行但議延一師教醵兒在數日內定議俟其到館乃堪鼓棹耳足下所肩乃法門之事吾縱不能如韋馱天在在感應豈有聞其事而不赴者乎先發使者僕月初可到也

報包心韋

夜雨不止致欲遣人間起居忽得書欲見挈醉

欽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八

亦

西湖煙雨敢不惟命

與周申甫

展刻同包心韋楊澹所橫春橋看梅午後足下與澹所同返當不誤公舉也

報楊儒系侍御

戊子冬得足下長蘆問今首尾三年矣僕青山無恙家口粗遣遠念足下持斧滇雲去闕庭萬里導揚德意綏靜一方此足下遠圖所優僕無慮也還勤使問仰知不替漁樵頗深饘粥之感

行取之役同門五人而入臺者二何寥寥也老人無復世念今歲二子畢婚事便可徐議五岳雲霄事業諸君子在幸益勉之相見無期臨書氣結

報帥惟審

吳園夜雪中驪飲又半月矣武林元宵甚繁乃爲雨師所敗十八日冒雨雪看梅西山遂宿天竺次早從萬玉峰而出差足解嘲耳然以不得從足下爲悵見贈七言古決決乎大國之風涼

報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九

與陳侍御同年

歲前領惠弟時尚未歸旣面遂忘申謝弟之踈大率類此楊年丈公請分金如數奉上外不腆充贖希鑒入聞廿四日行果否何日少暇當約梓崖丈持榼一譚惟勿我拒

報陸藩仲

入歲此念已先至銅官北固間爲陰雨所撓稍

晴卽命駕也春來詩興甚濃初旬得十餘篇中旬事奪至今尚閣筆鵝兒已得師當携驥兒以出足下赴館當爲我寄聲中甫善保不貲之軀以延道脉

報鶴林上人

楞嚴大衆體粥無策龍天決大動心若貸金逐什一恐非事體縱達觀師以爲然僕不敢左袒也公當與有識者熟籌之月內尚不能出門先此

報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十

報張仲初

足下與申甫飲政不妨有獨醒之夫送足下遊徑山詩今日當就

報潘去華

去歲曾得足下一紙不知何人所贗亦不取報是足下未入閩時所寄竟不知足下何時入閩冬盡自吳中還吳生致足下書始知自閩中歸足下一鳴而斥使骨鯁之臣遠竄江湖此豈國家之福聞足下近況於吳生知頃寓上山踰月

挾術以役仙真此亦奇事近吳中亦多有此術
能致鮮荔枝種種靈藥異物要之近于幻矣偶
一游戲可也幸與足下俱爲青山之身足下有
意飄然瓢笠就我一會何如足下不欲至省城
此中天目雙徑吳中陽羨諸山俱吾游屐所到
惟足下所遊便當從吾比甚快雖饘粥不繼
當有定分不憂也大兒已婚去春復添一男昨
已週歲吳生便信遣此惟努力爲道自愛

與沈壻二玄

東坡全集

卷之三十六

十一

春來陰雨相仍十八日從包親家冒雨看西山
梅花遂遇雪是夜宿天竺此別後一段奇事也
足下夫婦何似二百里之程乃令經月間聞隔
絕僕誠懶足下少年乃爾何耶

報朱良叔

除前數字托便信不知是何日徹也計足下正
初當不失一晤不謂杳然承念兒師未定骨肉
之誼去而益切此當於古人中求之鵲兒從周
繩父驥兒從來道之道之自去歲一變至道無

復昔年跳躍矣兩兒與弟子俱別居往來亦翁
數因念佳兒精神何似朴彫欲熾世變隨之豈
徒一人一家之慮奈何春來陰雨今日始見晴
色蠟屐飛動而尺書適至甚以爲慰因以此紙
報謝風便敬遲德音

報李玄白

別足下三月已隔冬春初不知足下就姑胥之
館適自西溪看梅還得足下問具感見存山中
之人雖不敢忘情理亂彈冠之想久灰滅矣足
下奈何詛楚一笑足下目青幸善自消息倘輕
服寒涼藥當滋後患慎之陽羨之行當在三四
月寒山之期不敢忘八月爲鵲兒畢婚中間委
曲欲煩足下關語外氏不知足下清明前返棹
不

上臺翁

元宵後數字付令姪使者中有裏言不知可塵
採擇不台州城中向無大藏今法海寺僧性顯
倡緣讚歎敢以數字求翁護持顯欲自典藏鑰

願因翁乞禮部或僧錄司一公文不知可不惟翁裁之

與仇君采

自十月至歲盡碌碌往來竟不得與足下一晤語甚爲悵結大兒婚後精神覺少枯甚愛之今歲二子各延一師然猶望足下時來督策倘不以遠出爲勞歲一再至爲十日留何如鵲兒舊文一帙云足下取歸乞檢付此兒向來所作俱不如前欲得此一帙愧之耳太公健不乞致問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六

七

與袁履善先生

先生於吳門遂別去不得作數日周旋以盡衷赤頗爲悵然此歲已閱三旬春色湖上桃花甚繁扁舟乘興此其時也先生有意乎別先生九易晦明計先生所收奇人異事必多佇俟宵榻渴承玉塵聞五哥館當湖之吾宗而六哥留滯燕中久曠定省殊深朋舊之戀周君行付此數字爲問妻祖樟亭先生去冬十月大歸又一月而莽先生聞之當同此痛悼也

與盧思仁

足下歲前至此弟方畱滯樵李有失奉迎聞足下且偕楊公亮屠長卿看湖上梅花果此追隨不遠矣姜子幹以母喪不舉謀於弟弟邾莒之力不堪佐之不得已而告急於足下倘無意出師渠且哭秦庭七日夜不休也足下能無動乎

報黃端甫

戊子冬與足下一見而別殊未展開懷繡斧按嶺南經年計受代非遠且邀鴛湖烟月以待天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六

十四

上故人而尺書厚貺儼然先之矣故鄉荒甚弟故無厚業豈免饘粥之憂今拜足下之賜亦首春一助也感可言耶此日從湖上歸堂中復有客匆遽中布此爲謝不及款敘私懷惟足下涇察

與李稠原同年

時任瀾州典道

去歲幸得一晤武林不知丈何時補闕中又不知何時上任山中之人除却登山臨水與閉門開萬卷更無所事亦無所知也一笑丈比何似

丈折腰向直指使者第所甚憐官衙植側生一
噉數百顆又第所甚羨也相見不知何時臨紙
意塞

報周孚如吏部

締交足下已十有四年與足下聚首惟丁丑冬
數日而已一臥滄江忽驚白首道微跡穢計不
復爲名流所齒錄而雲中一札忽墮吾前且驚
且喜發書以戊子秋八月次年五月二十八日
方至而見懷之詩又成于庚辰登第之前十年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五

蹤跡萬里胸懷歷歷如畫何以得此於天上故
人哉屠長卿當今才子下走非其倫匹至於一
丘一壑似有微長足下已閱春華徐觀秋實當
自了之也久欲作數字申報以無便止此時西
湖桃柳正佳不勝良朋之感遂成一詩奉懷且
酬前意相見無時惟勉旃休明自愛

與周元孚

別足下兩年矣去夏晤朱汝虞始悉足下動止
且出疏草相示時得足下一書竟未及報冬間

閱邸報足下轉尚璽丞甚爲生色足下由大江
還楚竟無由覓一晤時事至此會當有變足下
姑徐徐家食待之何如中閨久虛夜卧誰爲搔
癢足下大多情人安能遣此一笑諸郎學業比
何似次郎多病誰爲撫之江浙連荒弟幸不飢
灰去春偶復舉一男今已踰晬甚黠慧可喜大
兒已婚先君子去秋葬范村其地似平穩待足
下他年過此一寓目焉欲語足下者甚多非筆
札可盡又不知何時面足下念之黯然殷都丞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六

報項于王

足下寄周繩甫扇頭詩深情秀語頗刺人目進
之可當齊梁作者奈何不一錄示乎六橋桃花
初放足下能來猶及共賞也新刻偶批一二首
尚有可商權者面時以付麈尾

與茅薦卿侍御

正月得足下復書爲慰隨即具報計久徹矣尊翁明歲八十計足下今冬考實授可得中差繡衣稱觴此人間大快事更得膝前鳳雛卽爲錦上花矣敢爲足下祈之壻父沈君名騰蛟以上林錄事需次甚久資斧傾竭苦不可言足下幸爲援手不失四月選期此起枯骨肉之感也沈君之父秦川先生與尊翁同年知足下能隆世誼敬爲布此

與黃貞父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前十二日走送足下已出門矣悵然而還湖上桃花政開恨不得與足下共賞足下比何似能矯健如昔否昭慶僧戒山名傳如從妙峰法師學天台教頃與之談辨口河懸甚憐愛之別未十日遭人誣構爲添設別駕所係頗有性命之憂弟不習別駕欲因足下轉乞沈觀老一言脫之其事甚長非紙筆所具元上人造見能口盡之惟足下大悲心幸甚

與周志齋撫臺

某清時棄物也向居長安中曾辱門下左顧計門下必有採擇且垂接引方洗濯以俟大君子之教而門下有留都之轉遂至乖隔升歎莫宣八年於今猶未灰冷去歲遂冒昧進謁門下破封挾秘盡以示之印諸舊聞無不懸契雖非郢人之質不虛匠石之斤他日當以蒲團七個仰酬萬一耳恭諗門下以巢許之身肩稷契之事惟茲南服仰煩坐鎮五兵不試江表清夷所謂道之真以爲身其土苴以爲天下者于門下踐此言矣奉教以來忽焉改歲門下福履與春俱繁輒貢短箋代候榮戟仰惟爲道爲國珍護

與管登之先生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去冬一再會晤遂至春深伏想道履無恙爲慰天池晤曉東其人曾藏雪霜面目和晬若能久留真道場之利也沈訥卿管理金澤田事此丈所知其業係新創土人窺伺乘荒曷賴不得已稍警一二中有疫歿者遂以人命相協訥卿不能撐田租資刻經原欠直截經始之日遂累典

守之人任事之難如此惟丈發大悲協力拯之

報李玄白

向荷足下見存報札中偶及鵲兒親事欲煩足下一通兩家之好如足下月朔卽行恐其中委曲非筆札可悉也去日已涓八月之廿四日月初便欲遣到日禮歉歲貧家不過欲呂宅體亮而已恐蹇修之言不免文飾故以托足下足下爲我一棹語溪勾當此事否此中倘有羈絆不能俟面惟足下默會之至感

報藏師

卷之三十六

十九

自十一月懸望北使至今何爲遲遲乃爾寄到華嚴合論數紙捧覽驪喜仍合經刻雖乖初因亦見師兄爲慎重大法之意敢不服膺繆達之人爲俗緣所絆尚未及請教老師聞目下已寓錫攝山矣踐清涼之約不過三年但伯俊出處未定恐不能同行耳伯俊去冬十一月相陪一宿昭慶病軀尪然正月得其廣陵書知已漸強歲前北返矣仲淳葬親已定宜興畢事卽往豫

章哭徐孺東先生今春尚未面梅谷師去夏相別不知孤雲野鶴何所棲泊承其到山亦一喜也便信馳此不能細敘惟祝爲法珍重而已

報孫世行

昨飲花下甚樂足下行色已果非久遠別黯然之感傷如之何仲淳聞足下遠行計當至此幸少待之

與田子藝先生

昨日相逢幸出望外夜歸成桃花片一律今呈

報藏師

卷之三十六

二十

足下幸教之未戒歸航尚期握手

與周申甫

今日至堤頭薄暮宿龍井聞翁山李花甚盛足下能共此一樂不

與徐茂吳

足下目佳未鄒使君遠行我輩當一作主足下可出當邀龍湖堤柳色不者溷齋頭半日可也惟足下計之

報孫世行

黯然春別殊不勝情短篇甚拙聊以申意以足
下才爲之且一日千里駕馬當退舍避矣經月
長途惟保齋以待良晤

與劉肖華太守

癸未夏遭先人之變仰辱弔唁恩好有加焉今
七閱歲矣弟不肖遂爲逐人而老丈以二千石
之重出爲會稽守五馬初臨卽欲遣問懶廢自
恕荏苒及今聞春初過此而魚鳥迂蹤復與行
騶相左悵快可言得之胡郡公老丈頗齒及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與李友龍

曩歲老丈駐節北關極荷眷愛受代以來忽忽
六年矣弟不肖遂作逐人而老丈五馬休休出
牧淮泗賢不肖度量相越故宜如此一笑弟與
老丈同年同門中尤最厚善弟今淪落混迹漁

樵老丈亦一念及不平第年來白髮益多望見
者無不謂五十人弟亦以老自喜獨登山之足
與飲噉無恙去春復生一男此亦故人所未聞
也

與陳伯符

去冬十月王涇夜談甚驩次日哭沈茂仁遂不
及從自此顏色參差矣聞老丈歲前過稽山往
返武林竟不及一執手與足下俱漁樵踪跡不
妨仰煩招尋何見踈若此一笑六橋桃花今歲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報顧司訓以庶

去歲韞老屬代草尊翁詩集跋語因得捧讀一
過韞老托校閱貧冗稽諾此日忽承使問復申
此意敢不惟命尊翁爲西方先輩而僕方刻意

進脩得以筆研承役他日相見於寶池林樹間亦談柄也

上陸臺翁

元宵後一箋附令姪使者計在壽節前上納想久徹矣清明時晤繆仲淳傳翁雅意必欲文瀾斷以青黃非不感激但樊中之畜終非澤雉所安耳幸姑已之曹吏吳應揚者有勞於楞嚴寺僧德之欲邀寵於翁索一善缺惟翁垂慈不虛其意此禱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三

與廣信守俞勝峰

丈守蘇時曾分燕寢清香今四年矣丈移守信州想不下兩歲久不聞問結念何已弟荷衣蕙帶自安靜拙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矣獨登覽名勝一念勃勃方始來歲或遂探武夷及龍虎上清諸境望見顏色亦未可知握手尚遙不勝馳戀

與沈箕仲

去歲武林一晤遂不獲繼見比自攜李還聞足

下携新嫂而西僅數日耳枯楊生葦大爲官邸動色但西山鵲姑之謠能無淒然惟足下益廣深慈恩紀無間可耳朱汝虞代足下當自舉所知比雅錄中佳士能不失高名不今歲六橋桃花甚繁弟無日不出西湖一曲便獨有之遙計足下汝虞方折腰陳孟文前彼于思作直指面目而兩君次且拳曲呼先生大人耳場中提傀儡大是可笑青山之人頗以筆墨自娛今春篇章亦時有足下詞壇老將弟輩願爲部曲者其何以教我陳茂才嘉賓歸閩之便附此一紙足下能以一符資其行色亦雪中炭也新作桃花片詩四章錄呈足下閱此知吾近况矣汝虞孟文前乞道相念

報仇君采

桃花堤上甚依依足下驥兒無師意欲屈有道共處數月不知能分身應供不選程五冊并蔡虛齋選程一冊先奉歸又鵲兒有盛饌等作云足下袖去如檢得乞付來

與同年泉州朱守

名南英紹興人

丁丑歲都下分手遂至今日倏忽十四年少者壯壯者老矣弟年來白髮益多世念灰冷青山數椽積書萬卷鷦鷯之分不啻足矣寧復思九萬里哉急與老丈睽隔日久聞問缺然不勝雁行之感近聞出守泉州泉爲閩中大郡郡士與計偕者歲不下三四十人其大可知然以老丈爲之游刃弄丸奏最非難也弟去春始識禹穴耶溪之勝而尚未及式老丈之廬相距數千里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五

與馬連城

別丈以壬午夏次年秋遂與先大人歸歸四年方起復而被斥今則青山而已弟雖愚自許聞道人間得喪榮辱素不敢置胸中以忝知己家雖貧非凶歲饘粥可給子雖愚幸俱長大門戶可寄積書可讀山水可娛于分足矣所不能忘情者二三兄弟不但形影參差亦且聲問隔絕傷哉最可嘆者吾鄉四人茂仁異世弟與楊髯

俱在丘壑晏然雲霄者但矮陸一人耳丈哭伯

氏弟不能一致生芻意者薛蘿之人禮非所及丈能寬之不平一笑繡斧按閩計非久緩事他日福星再臨吾浙則中丞大夫矣日夜望之風便馳此一訊別後起居不及作奉懷詩附上近作十餘篇以博三千里外一鼓掌耳升沈路詭言笑難同

報夏師

時爲安溪令

戊子秋別吾師今再易歲矣得吾師書及訊二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五

世兄知安溪難治之狀吾師居身清白事上忠謹所向皆坦途區區百里未足憂也所須馬按君朱郡公二書謹如命付二世兄在三之誼愧未能補報萬一幸勿挂齒牙

與徐茂吳

從足下齋中清談甚適恐煩興居不敢時往耳足下目疾但宜戒怒戒色靜以却之服藥亦第二義也惠泉偶乏告借兩潭江陰本阮集借錄四言詩紀所無者卽奉歸黃清甫碧雞集檢得

乞并付

與如上座

洪鐘不叩不鳴公頃無俗事吾幾失公矣蛭蜥
六卽之說理在目前言超象外敢不擊節以副
賞音詰朝有文詠之會欲致上座使粗心俗士
一聆河漢之譚豈不快哉

與劉肖華太守

闊別八年非五馬照臨浙水知復何時執手耶
第齒髮俱變且人方棄我玩弄白雲以送月日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五

如斯而已老丈以爲何如上虞生出弟經房一
旦官拙窮愁旅邸豈樂餘烈耶一笑直指君且
行得丈早臨勾當其事使之早歸徼惠多矣是
以敢私布之言面不遙故不多及

報潘去華

除前得書已知從貶所還矣此日令弟子實至
再得書益悉足下近况足下清望甚係海內之
仰想賜環有日卽今游行湖山暫息垂天之翼
何不可也新安僕舊遊尚未及登天都當及足

下在家了此夙負期在明歲倘足下先期出山
亦已之矣陳公衡補奉化此僻邑可以臥治更
得一二歲周旋亦一快也蔡上虞乃爲鄉士所
整幾不免今尚在聽問此君微有性氣遂至此
可嘆良晤尚紆惟爲道爲時珍重

與帥惟審

足下行矣延津之劍何時復合耶鄴中名勝之
區得足下可謂有遭鴻鯉如便佇俟雄篇以豁
遠眸也足下何日成行弟本當執別河津卽日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五

當往構李往返且旬日計不能及行旆柰何小
詩一篇奉送所謂聲布鼓于雷門耳惟足下教
之賢郎俱英物來秋見豫章錄當爲足下慶耳

與周繩甫

餉棗一盞藥草所煮餌之已血疾良驗惟試之

與屠長卿

今歲六橋桃花甚繁聞足下有看花之約日夜
望之竟不得奉笑詠悵然至今足下此道業何
似想益玄悟窮幽洞微何時膝行面叩真訣足

下愛我無難啓鑰以此自慰耳聞人林生尚吳布衣之俠善君典太史其妾劉娘曲中名姬相從十二年而歿林痛之甚能言之徒不吝珠玉賁其哀思足下道機雖深柔情未斬能不爲林生差排繡腸乎屬其事便造謁敬爲布此林與劉姬相遇顛末足下如不厭聽林能疊疊譚之鍾情如是亦可紀也

與楊公亮

足下勇退可謂古人所憂者太夫人甘脆耳聞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六

无

足下與盧思仁屠長卿有湖上桃花之約弟日望之今綠葉成陰矣獨盧思仁以此日至相對甚念足下又聞足下病瘍顛頤間若髡無復于思故態有之乎一笑每欲渡江省足下長卿因泛海了小白華嚴之約竟爲兒輩婚冗所奪今冬來夏定踐此言太夫人以下各安善不荒歲相仍足下用度素廣安所取辦時事付之不聞然入耳者月異歲不同不能如木偶奈何沈茂仁玉頃吾二人共此青山矮陸乃爲碩果聞以

此月乞差果此當期一晤也信便馳此卽望數字以慰間闊

與陳季象

十二月二十七日抵家訊足下已就長卿館穀甚爲足下喜但長卿門庭甚廣食客頗多于足下香癖菜癖無乃不宜又甚爲足下憂達離至今幾及半歲不得足下一字豈遂忘僕耶以足下之才又僅此六尺謀生亦易何必甬勾東也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六

三十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與劉少司成

往歲曾附致一訊隨奉報書嗣此缺然青山之身久與雲霄隔絕仰知曠廢定不以疎獲罪也去冬捧讀大疏事雖中寢然直聲滿天下他日立朝事業可預卜矣湯祠部疏甚切至幸得薄譴登九廟神靈默護之耶何豫章之多君子也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鑄之列幸進而教之

與鄒爾瞻

去冬門生葉蕪湖致足下書與仁文會約知足下出山方爲蒼生動色忽承嚴旨改南柰何至此吾道非耶近見沈純甫先生知足下已至留

都甚慰老伯母安健不能就養不足下有弄璋消息不足下今日可謂三黜道彌尊矣非國家之福君子之幸也弟青山之身頗能自樂館中二三兄弟一日之教終當強顏一出耳足下何以策我

與茅薦卿

多年老寡婦忽欲事人未免隨例塗脂傅粉足下不憐我反云欲加賀不媿死耶一笑昨王方士索書欲以種子方奉足下計亦足下所樂聞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與張玉陽司成

門下新蒞南雍時某不揣疎賤曾因所親寓書奉候仰荷惠報藹然舊誼不圖一物之微得與存紀感不可言茲再閱歲矣某自分才質駑下不堪清時畀使養拙青山日月已積近月忽聞

叙補莫測所從來去冬得同館諸君子書有相憐之意或者此其由也無用之身進退維谷以某之素受教於門下幸有以策勗之風便申候鄙衷百不盡一

報李君實

卽日往拙園有晒書之役計初秋可發也臺翁雅意又重以諸君惟挽不肖豈敢以青山白固但恐爲小草以負諸君子耳沈純甫先生書來且寵以詩亦勸速出俟憑至乃議之耳見純甫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七 三

先生幸先爲一謝蔡令曾郡丞各爲足下發一書足下當爲此科舉人豈有不入闈之事幸平心安命以應之

與友人

自己卯真州聚首後足下與不肖升沉之故足相當矣以道眼觀真是一夢足下以爲何如聞青田山中居甚佳山離麓六十餘里有良田甘泉鷄犬與人間隔絕便是桃源洵有之乎有之足下奈何復思世間一笑昨晤楚人顧子敬

道足下數數問僕此日又蒙枉駕僕政謝客有失迎門又不能報謝數字屬家僮申意顧生云豫章人程生萬里堪與甚高更有奇術足下知其人不刻下爲金子魯先生入山三日後可出與山中一晤何如足下幸期之

答同館馮用韞

弟已絕意金馬門所不能無眷眷者二三兄弟耳忽然得補知出自二三兄弟自念生平未有所樹立自甘泯泯以故不敢學絕交書儻於數年間得當以酬微志便卽日遠引豈令鷗鳬見笑哉山中無事時及篇什亦未能工大都率意之作故有流入元白者近日意况又酷好齊梁以前羽翼未成而志頗壯然無奈懶習近已數月不事筆研矣向見足下贈楊公亮五言逼真杜陵如足下才情尚不作唐人語但柄用在近豈能久習溫城一笑公亮家食甚清苦去歲偶共湖山者兩月亦勝緣也茂仁子幼家大門戶事甚可憂足下有書及李明府亦一助也數字

竟便因鍾孝廉馳報今秋南行者大都敬承與足下有一人非面承卽手問詳示未間惟珍獲以俟

與李九我

奉違九年矣徽天之福借重掄文某忝一日之雅分當樞趨作西湖主人以跡在出處之間屏居故園眷焉干旌惟有縣注恭諭所錄士俱一時名流而某門數子亦與甄拔良爲得士慶但急須錄文讀之耳專此屬蒼頭代候起居仰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五

答鍾西星

某於本月十一日出門十四日薄暮至湖郡役來得報書尚是渡若涇時所發仰知比已蒞桐福星初臨山中草木皆生色矣况士民乎此日方發雪川承手書專吏枉迎極感厚眷某書生一旦奉器使佐下風如盲兒步絕壑俛俛乎無所之非門下俯念舊誼手提而口論之將無所稅駕矣

答陶鏡宇

某陳人也青山十年復強顏作州從事潦倒無知世所共笑門下不見棄外惠之德音侑以豐儀且盛見推藉三復來札且感且慙門下循良之績已著一方鄰境想風莫不歌舞不肖如某且藉庇焉得荷齒存深以自慶來貺附使壁上并申謝悃

寄鄒爾瞻

八月敝親家包生寄到足下書并佳貺具感倦倦相成之意弟青山十年無復彈冠之想諸君子實引而出之月之廿日祇役桐川矣老作州從事未免手板向人一龍一蛇道故委蛇夫復何言世道一新諸君子嚮用非遠而公論所最稱屈者足下仰知有道不以升沉介懷然豈能不爲相知生色耶役便敬以緘相聞并候伯母太夫人起居仰惟涵存時寒珍重又數字遺陳伯符年兄乞附便鴻速達爲感

與蔡錢塘

恭諭門下以公輔遠器先試循良方下車錢塘士民欣欣莫不引領以需福澤惟是迂僻之人喜逃閑曠雖家會城踪跡不一近復有出山之役坐是尚稽晉謁仰恃虛衷遠覆或不以疎簡獲罪耳即日恭諭觀車北指某梓係一官不能從二三父老修祖道之敬徒有東嚮懸結而已

與賀知忍

九月中旬以迎敝同年陸宮諭至吳偶憇寒山寺中忽得尊大人之訃傷哉奈何至此初夏吳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七

閩舟中與尊大人共噉鱗魚復周旋虞山此時尊大人猛健如虎議論如縣河相對至夜分僕亦不能支如此人謂當期頤未已奈何卒有大變耶知昆季傷痛當何所不至某亦不能以節哀勸也但尊大人家業頗盛側目者多善後之策孝子慈孫當亟圖之不可自爲異同啟釁速禍也僕料足下不能爲吳太伯更能調停於昆季間如所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則大人箕裘可永保無它矣僕於尊大人洎諸昆季分誼非

淺聞訃之日猛欲奔哭以之官桐汭期限頗急勢不能行當寓哀於辭又延至此日尚不能遣負罪深矣許然明兄承尊大人念其貧許爲振恤今尊大人已矣然明豈敢有望然不敢不臨哭以申知己之感耳然明索僕道意故爲及此即日當遣弔或有嗣陳不盡耿耿

與南吏部郎陸君前廣德守

僕始以桐川諸役俱能談門下舊政僕心仰焉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非忠實誠心安能喻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八

人也幸於鍾西老席間從門下之後遂爲識荆之始治桐之狀門下畧示數端僕甚感服且幸吾鄉出此循吏今僕之至官五日矣聞之桐人較之席上所聞者不啻什百千萬凡道說惠政幾至涕零桐俗故佳門下所以感之深矣然令常得如門下者而治之門下不爲遼東豕哉此又桐人之不幸也門下居留曹幾兩月矣起居何如白下多六朝遺勝門下觀覽之餘亦念此中山川乎昨之日鍾西老往太平僕送至橫山

回得讀王元美先生所撰碑文恍然如侍杖屨
高山仰止感慨生焉役便謹以一紙申候惟祈
爲蒼生珍勗不盡

與甘子開

秋來得足下數字無何有應試生索書亦致足
下數字自此寥寥世道一新君子道長望如足
下豈能久處下僚但自炎卽涼自涼卽炎俱以
漸致故不驚人僕亦願諸君子之契此耳足下
以爲何如僕之官桐川已五越宿矣足下曾嘗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九

與陸敬承

棄青山而作州從事風塵咄咄大自勞人蒞桐
川倏已六日刺史先生有事太平遂暫親簿書
嘗指可以知鼎味矣廟堂諸公不知肯遂釋老
馮唐不計此時足下當已就道以數字屬松陵

兩周生報聞勉旃故人努力天上不盡

與潘去華

與足下此一番會晤甚喜許先生席上又得聞
賢從子實所奏古音僕喜不自持僕賢於魏文
侯遠矣一笑次日至吳興晤茅薦卿追隨兩日
十八日漏下三十刻至四安次日至廣德蒞任
至今五日矣計此時足下亦當抵白下念和甫
亦以州倅托役歸卧吾三人踪跡相似若此亦
可笑矣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十

上陳肅翁座師

某不肖仰負老師陶鑄至於廢斥自惟丈夫處
世貴自樹耳豈以名位重輕以故十年之間頗
能以青山自快不意同館諸君子必欲引而出
之同鄉陸太宰趙少師二公遂爲之主是以有
廣德之補又遺書督切必欲某到官某實不材
奈何辱知已不得已暫棄青山孟冬之廿日已
蒞桐川矣衙舍如馬肆故宜居馬曹一笑子卿
世兄過武林時某以迎晤同館陸敬承遂相左

但得吾師手教爲慰卽今世事一新諸君子俱
樂嚮用吾師豈能久借東山乎往歲卽聞舉二
孫計連歲必有所添想俱岐嶷可喜舊判陳君
爲吾師鄉人其歸且道蕭敬附一緘上問起居
并師母以下福履仰惟爲蒼生珍護偶患目腫
不能親書臨風馳戀不宣

報鄒爾瞻

第不肖斥逐故分到官後偶因役便附致八行
此日得報書知足下愛我至矣此中長吏爲鍾

懷書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西老同鄉前輩能以禮法相假簿書相寬又新
任不入計第已得都院差以州長有池州之行
未卽離任耳此中有大洞靈山泉石頗勝尚欲
了此一段因緣計旬日可還矣第此後或可望
南中薄轉但時方欲驟用足下弟來而足下且
去柰何李冲涵方病面瘡至今尚未相見弟長
安舊好知其爲君子也陳伯符自中原還朝計
此時已至邸舍前所寄書幸急寄之弟新刻時
文板在武林歸日當印數部付後信耳

答李溧陽

昨因鍾西老知使者在桐且云方令此人物色
仰知盛意有在僕所謂聊復爾耳胡孫人布囊
益思長林豐草豈敢望太牢鍾鼓之享哉一笑
卽日馬首遂北伏惟慎寒爲元元珍護

答陸泮陽

僕林居九年久不接當世士大夫以故雖鄉曲
懿親蔚爲時望如門下今秋始慰識荆他可知
矣常意天下人卽賢人君子僅可得一半人意

懷書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二

惟桐人於門下不然賢愚貴賤下至婦人女子
無不異口同聲懷門下之德者機心一萌海隅
不下况數百里人心豈可以偶得哉故自履桐
以來欽服之衷又五倍於識荆之始矣自媿涼
德不能居此中士民之上又謏才不能增輝此
中山川素食二旬一籌未展近都院惠差下旬
卽離桐矣門下何以教之役便專此上報來貺
敬登佳箋仰惟涵照不盡區區

與王季常

茗溪遠送具感多情作桐川散吏今二旬餘衙齋雖敝陋亦有池亭竹樹橫山直西北里許蒼翠逼人簿書之暇焚香讀書足稱隱吏經年可也開府見原惠差自便下旬可歸又有并州故鄉之感情是何物動能牽人僮來知尚未到館數字奉迎并布積款來歲姚叔祥歲資一如所議或有他助尚未能言惟足下先之諸懷面嗣

與李玄白

昨至茗涇煩使者遠送隨具書附謝知徹覽矣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十三

作桐川散吏已二旬餘山水清佳意頗安之李開府以管登之言惠差今自便下旬還武林一二日即歸故鄉計月終可從足下訪純甫先生於綠蘿莊見間乞先爲道意足下讀書明年何所利鈍有時非戰之罪慎無輕議改絃

與姚叔祥

足下淵冲淹博所最欽企來歲奉屈讀書小齋貧措大不能厚助如季常兄議惟俯從爲感甚媿涼薄不足以溷高賢仰知道義相期故不能

自外輕率上布幸不罪

與錢湛如

足下行看長安花矣亦念虎丘夜月照我兩人黯然惜別時乎弟十月至桐川任一遊大洞遂假差歸武林此日還故鄉風雪載途頗深天未懷人之想向辱贐行不敢當即以充卷資至嫂夫人許弄璋消息非遙足當雙喜諸惟保護

與于中甫

前月廿一日離桐川先二日吳之矩自茗溪見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十四

訪宿衙齋款語甚樂次日遊橫山而別因悉足下近履知以明春北行又知足下與潤甫所有時大壺精且多也其最佳者分惠一二不敢望多惟勿吝廿三日至武林月終出門初四日晤叔宗兄弟其夜又晤仲淳丁長孺歸途相遇強之復至松陵友朋不期而會都是至樂恨少足下耳僕明日自吳中返棹矣以語溪一至親請題主不得不允竟不能親至雲陽一哭賀澹安明春送足下當并了此事耳知尊公不赴公車

可謂知止三令叔忽遭嚴譴可謂意外之變豈
秦中丞所累乎阿郎想益佳房中聞更有坐喜
者紛至疊來大可慶也東坡易傳幸急刻之不
然僕欲得一錄耳

與沈繼翁

拙園夜別恨不能奉通宵之歡比吳伯度莊再
奉顏色遂爲河山矣門下此出安危之間然壯
夫烈士神明所扶卽天佑國家門下入贊機務
當不遠矣某生平孟浪徒以輕名遺榮一念爲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十五

君子所與今復以小草先之微門下時時匡掖
將何所稅駕卽遠門下翹首德音情靡切也姚
叔祥清肌繡腸其處幕下必多進益惟門下善
御之梁汝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屬其赴僻敬
附一紙拙詩此刻始課成何敢及工引意可耳
書扇奉寄以博三千里外一笑故鄉梅花已殘
隴頭不知何似臨紙哽結

與王罔伯

晉陵道中晤足下比至物色足下輕舟不得竟

無緣申報慊慊此中不佞嘉平之望視事南雍
矣新到畧苦人事今稍自適尚未及振衣牛首
栖霞諸峰一官羈人動遭束縛安得如湖上垂
綸時愉快也足下比何似江南豪俊想益歸附
待時折衝豈徒安全鄉井哉敝同年盧思仁祠
部頗與足下同志頃聞至淮過毘陵時跡之尚
未還足下曾遣人物色一晤不風便馳此數字
春序方新惟隨宜加護

與焦弱侯太史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十六

昨從楊止菴論議渠甚留心經學及六書因知
門下筆乘中所論轉注義又在升菴太史之上
如架頭有副本敢乞一部昨荷枉教并謝

與雪浪法師

初到官承枉錫有失倒屣聞開講普德正欲拉
諸相知咨求妙義而忽聞散席何耶

與吳復菴宮諭

頃者道毘陵幸一奉聲教雖未酬數年契濶亦
足少慰既見君子之懷歲前視事南雍隨聞門

下掌南院新命故云散地亦是大拜階梯海內
士流孰不彈冠相慶况某竊附與進其爲欣抃
當何如耶浮雲不能擁蔽皎日仰恃聖明眷注
公論昭明必無移奪之理伏惟少抑耿介亟戒
征軺上以解士大夫之渴饑而下以塞蒼生之
想望某不勝馳願茲因院役奉迎附布丹悃

答周生

名道直楚人乾明侍御師之子

某賴尊翁侍御師之陶鑄得有今日辟如卵殼
誰則伏而翼之惟是兄弟之好遠托同氣而山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十七

川間之尚阻叅承頃者竊祿南雍甫踰月忽蒙
賢郎枉辱重以手書腆貺通家氣義藹然且悉
闔門動定爲慰賢郎故是汗血種稍閑輿衛一
日千里寧足道哉庚午前場敝墨幸蒙檢惠一
再披覲略見科斗時本相惟益慙感耳一笑

答顧子敬茂才

辛卯夏武林一再把手快聞高論恨相見晚別
去無幾何日遂有出山之役深媿不能自堅如
此世道轉移甚難卽命世豪傑未免躊躇四顧

況庸庸者徒失林壑何爲也宰官身卽是清淨
身足下教我至矣顧僕何足以承此言雖有拱
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惟足下他日幸終
教之所葬一丘非仙婆所裁不知子魯先生所
指確否俟他日經尊覽詳之頃至白下頗疑今
都與六朝故址非真王氣賴文皇改遷幽燕以
有今日太平今足下云云益符鄙見此事願從
足下究竟之周伯起見投極欲爲忠計而困於
力又假有力者不知能有濟不伯啟不能久淹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十八

以故不及少效確切然願此兄兼收秋實以存
遠大勿懷世俗近名之情飛沉有數寧可改易
惟足下以僕意申之成均署中幸携得惠山泉
茶事不乏恨不能與足下共啜耳

與沈大若

弟與丈別五年矣記西湖上巳日弟作主邀丈
與王少廣太史今太史已爲異物可嘆弟困而
復起幸不失南雍青氈但至白下已四十日未
見牛首栖霞諸峯尚是欠事南中官少而月旦

不乏俗有盆中觀魚之說道此安得如西湖漁釣之愉快乎丈駐節荆襄聲猷日暢行且脫穎鈞軸福澤天下非弟驚劣所能希望恭諗歲律一新佳祉與物俱作敬因便風附修起居仰惟爲道保練不盡遙情

與盛叔永

去冬附一紙計微覽弟嘉平之望擁青氈南雍矣南中景象不寒而栗卽遊山飲酒騷人清事亦不敢爲惟堪閉戶讀書耳官舍最號虛曠昔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十九

山臨池池又修廣夏間芙蓉盛開不減西方九品之樂惜不能與故人共之足下瓜期已近如過此幸維舟江干覓第一晤以舒數年積濶遲此真以日爲歲耳聞荆楚饒鹿角其直又廉歸舟乞爲弟附帶百觴是藥餌所須敢以奉累此紙托敝同年沈大若丈轉致不盡欲言

上趙定宇先生

某浙右豎儒幸以衙門之末爲門下與進依光華而咀道德十五六年於今曩者以不肖斥逐

海內交遊咸共非笑爲不祥之物而麾遠之獨門下察其無他曲加誘接至蒙草木氣味之獎以故某遂忘其愚瑣不敢自外於左右茲者仰仗噓植青氈復還自散冗之中躋師儒之列深媿薄劣何以致此竊念初離泥塗羽翮脆弱舊時鷹隼或未忘情見曲木而猶驚撫故創而欲隕恐終沉棄有負陶鎔惟門下始終拂拭提而誨之使不墜落爲士林訕笑感戢寧有量哉

與陳伯符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二十

弟以嘉平之朔發武林又半月至白下望日視事南雍矣新正敝門生陳公衡自京師至得諸公報書中有足下一函略悉比來動止爲慰偶在鄒爾瞻處道足下近況欲改南渠甚不許足下此意足下多情廣愛豈堪作此中曹郎朱汝虞亦云此二兄俱久於南者藥石之言不可不聽沈氏立戶弟與足下分任不過盡吾兩人爲渠存沒一念光祿君可否亦任之耳海內士望近見一二嚮用似亦彙征之漸卽公亮汝培豈

終林越亦氣運有遲疾耳所領三書及全曆四已分送三兄訖弟領其一政須此物良感陸敬承內召此中復減一良友雖甚愛足下不願其來

與曾直卿

弟以嘉平之望視事南雍今忽忽四十日矣初旬敝門生陳民部至得足下與同館諸兄弟書甚慰遠念弟薄劣青山薜蘿外已無餘念今日一片青氈皆吾同館諸兄弟力也弟即孟浪無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所樹立忍負諸兄弟乎敬承不果來甘子開復轉督學去惟有一張睿甫日夜望張見冲之來耳足下得于旬日而失聞之甚爲感嘆足下長者定能有後惟寬意侯之費國聘近有書來家居無恙此兄青年妙才獨坐論趙大中丞一事遂不爲士論所與桑榆可贖惟足下不惜齒牙獎拔之楊公亮已有端倪幸力爲究竟極知諸兄弟用情弟此念不能自己聊爲喋喋耳

與于中甫

十二月朔日發武林途中得足下書并惠示疏稿足下此疏九月初丁長孺持來遂錄得一通惜其不下足下雖免禍謫而忠言不白良足短氣陳公衡至又得足下一函中多肝膈語足下憂時憤世一至於此每一尋展不覺汗下足下有老親此六尺安得自由幸姑忍之足下規我勿通遊酒人良是此中所最親者鄒爾瞻朱汝虞殆無三日不相見時鄧少宰位望少尊或旬日一見耳此豈遊酒人乎一笑此間官僚不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多而月旦甚苛自九列至卑屬俱肩門自衛儀亦不敢不然牛首栖霞諸名藍極欲一登眺而至今不果出所謂一行作吏諸事便廢耳足下覓差一歸甚佳時事可畏且遜避山中一二年再作理會大抵治亂二途自古有之不爲奇特吾輩隨其所遭都是着衣喫飯本等生涯卽偶然殺身報國亦不作奇特想一任意氣便有差別毫釐千里惟足下辨之慎之足下早聞大過當不昧此言耳

與侯公善

去冬十二月至南雍今忽忽四十日矣陳公衡
來得同門諸君子書中有足下一函略悉比來
動止足下云上疏而中寢者三所言何事疏草
如未焚幸錄示一通天下事雖云不可爲相機
匡救宏益自多但一沾帶自己功名得失攻於
中而利害迫於外不覺醜態盡露雖欲收拾噬
臍無及矣江陵吳縣二相時諸要人皆犯此覆
車可嘆彼諸人豈盡無良心者耶足下生平僕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主

與同館敖嘉猷

弟蹶而復起皆出諸兄弟齒牙之力弟盡得其
詳邇來人心叵測議論繁多須以靜定勝之敢
服膺足下此語弟性不耐仕宦此中鷓鴣一枝

聊復爾耳終當作鴻飛冥冥足下行且柄用機
勿興此念羽便附修動定并布區區

與馮用韞

弟向安青山已無復世念諸兄弟必欲引而出
之青氈復還爲榮多矣與諸兄弟一聚首故弟
之幸然豈敢得隴望蜀哉一笑南中多凶多懼
之地惟閉門息交或足遠禍敢復如昔時孟浪
足下前書見戒敢不佩服敬承爲有力者所奪
棄南而北弟孤立此中賴鄒爾瞻朱汝虞二兄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主
時時見存差不寂寞鄒兄屢推不用不知聖養
何不可解如此楊公亮已有端緒惟諸兄弟力
究竟之足下與余文共典武闡錄文果稱合璧
披尋不忍釋手奈何過謙耶沈叔敷吾鄉翹秀
弟夙仰之況又出足下之門敢不引爲同氣敝
縣陳孟常才高學富十倍於弟閣試閱文惟足
下加意物色早作冠軍幸甚

示鵷兒

離汝忽已五十日我與汝母日夜憶汝無頃刻

置懷馮恩行有數字寄汝并盤費十金行已十
餘日當到矣蓋爲遣役入京閣下及衙門前輩
例俱有禮俸入爲之一空故不能多寄仍付先
生春季束修五兩并書一函即便轉送娘子能
理會家事否卽不能亦宜漸漸教之久習自會
勿急爲責望致傷和氣太太外公外婆六老娘
四大人可孝謹承事朝夕問安定省疾痛此是
汝做人根本勿如汝父母在家時草草也張姨
夫少年老成又勤學問周姐夫練達世事動無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五
失策汝可常親近凡事諮訪遵而行之汝年已
長大脫凡近遊高明正在此時不止讀書作文
用意卽立身擇交淑慝所係最宜慎重閑戲無
益威儀勿苟春二三月景色鮮佳汝可侍先生
一出餘日宜靜意藏修萬勿如舊奇衣婦飾輕
狎成羣貽笑多口至囑所作文字可月裝一帙
遇便寄看驗汝進益家中無益人事汝不必理
以滋浮冗我比飲食猛健如昔汝母歲前到今
臥病者再今已痊可汝兄讀書頗勤如此三月

不變定可觀也十一噉食如虎黠橫非常角孫
近發熱防其出痘余家口俱安楊奴行附此

與周申甫

歲前行促足下爲長郎納婦不得分勞甚負此
意過橋李止停一二日已不勝內外酬應之苦
遂宵遁過吳江周叔宗病入其齋中一省之卽
日便行住毘陵兩日始登陸與岳翁鵠兒別又
三日而抵白下十五日謁陵遂入官衙衙齋臨
廣池池植芙蕖盛夏花敷芬香酷烈手一編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五

紫亭中所謂保此不減東山者也一笑十六日
到任幸隨大司成之後本廂雖有職業亦似易
稱正旦元宵衙宇頗荒落僅覓得丹陽紙燈四
盞破俗卽祖先諸靈不免破例受此岑寂一笑
近日爲遣入京使日夜作書甚忙月初勾當并
完丁祭便是優游青氈之日矣六館賴有選貢
諸君差不寂寞有阮自華金精器張尚儒六七
輩俱江南北英才也楊奴行急不及錄寄課義
當圖之鵠兒家居憂其少年無檢墮廢月日煩

足下時時往提撕之特在肺腑幸與朱武原先
生分任切磋之責可也南中網密口煩大非樂
處士大夫憂讒畏譏閉門自衛有若拘囚僕雖
蕭然不能自異以故至今尚未見牛首栖霞山
色入春一月不識梅花未免益念家山也足下
如有暇幸來一看愚父子共此衙齋芙蕖兼與
六館英才一相切磋必有宏益二姐心性大宜
佩韋姑媳之間賴足下居中調停之骨肉之念
不覺及此惟惜陰自愛以需遠大助婚微物乞
樂善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五

存置

答秦中翰

名規虹州先生長子

某薄劣幸出尊大人之門頃者困而復起遂叨
南雍師席不敢遠方江湖而如甕之源始於山
下者不致忘也惠山梁水距橋李不遙而懶拙
自寬久廢通家之好門下不以爲罪而遠勤懇
問益令慙負耳僕久安青山爲諸君子所逼偶
然一出尋當圖歸以底無用之身來教以顯融
見擬非所敢當也別諭令弟乞差事承命當緩

圖之以諸老見乞者衆人情難周耳豈敢有愛
於門下耶

答李君實司理

足下一鳴驚人吾道生色所可恨者不得魁南
宮讀中秘書耳物忌多取足下高才儘有向上
留此以還造化未爲不可足下榮歸僕僅一再
見又多忽忽不能款叙吐其胸懷以當軒贈甚
媿此心足下奉兩尊人赴官得昕夕祿養此人
子至樂當以一日爲千秋耳僕今雖幸牽復亦
秋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五

秋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五

有薄祿不逮二親乃知天厚足下在此不在彼
足下不可不慶幸司理之官爲直指耳目但存
心公恕勿爲毀譽所奪弘益自多凡初入仕路
上官僚長及所交際天都科目前輩惟謙惟和
真心下人自然毒蛇不螫嬰兒無毒心拔其已
蛇人蛇何害僕生平坦衷無猜不幸罹謗終見
消隕譬如楊塵豈能滓穢虛空哉此是作官作
人根本根本既茂而後枝葉從之不然便流入
思趣縱聲華赫奕如刻穢爲旃檀安得香氣哉

惟足下勉之僕蒞南雍已五十日紀綱至得足下書并廬山紀事之惠附陳腐見以俟採存匡廬生平所注想今閱紀事神意勃勃不知何日償此香火勝緣一嘆

答吳之矩

秒秋奉晤忽忽返棹未罄私衷至武林遭幼兒出痘甚危不解帶者十宿意況甚憊幸而保全丈夫愛憐少子益信此言矣一笑此宗遠行後事也以故武林湖山亦不及載酒從諸故人一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三

別遂戒舟航以清祀之朔挈妻孥爲白下之行限迫不得停至毘陵不及適足下俟一握手迄今猶耿耿也此中途次見報足下補饒州司理借此爲六月息卽乘扶搖耳但馬心易令封丘此兄性急不耐煩而有民社之寄上官或未能超格處之跡似可憂奈何此中少官而多議論日閉戶養拙碌碌升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安得如無官時超然自放乎以故牛首栖霞諸勝至今尚未一探明日又當隨例赴豕宰署中受

計況味如此挂冠之意不覺勃然鷄肋一官豈惟高足一笑足下何時促裝如江行幸維舟江干一晤蕭寺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七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與敖太史嘉猷

與足下握手河梁曾未兩月而聞先君子訃痛
哭幾不可生抑情就道以九月終底家稍定始
訊弟輩知足下以六月終過橋李足下方欲親
致綸墨乃辱生芻易賀爲弔卽足下此時當不
勝錯愕况人子哀傷當何如也君家老蒼頭附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八 二

唐大行舟北上因見省得備聞足下起居且云
尊太公健甚欲逼足下還朝老公意如出一轍
彩衣可念願足下毋改初意爲佳耳弟冬月復
被火先廬損四之一藏書損十之四先樞仗庇
幸無恙歲前就厝郭西祖塋此日方有事擇地
地師言首鼠不可信弟近亦親究其術稍有入
處徐之得爲堂上之身辨此易耳足下比得親
鄧定宇先生想日聞所未聞自謂當益進非弟
所敢望弟憂中寡酬應獨二三禪衲時時過存

哭泣之餘亦不廢禪講可謂血脉不斷每念與
足下隔絕無由共此塵尾追憶邸中驩聚恍如
夢寐卽有會心處欲飛語足下安能千里命駕
乎時因無著海上人錫便裁寄此紙上人孝
方外石交機清神挺法門龍象足下一與周旋
當自信之上人回敬遲瓊枝以慰饑渴

鄧太史定宇

客歲春葢日與敖嘉猷望門下還都門謂可相
依一策驚鈍不意再卧白雲虛負勝緣良用耿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八 二

悵無何嘉猷以使事別而不孝亦哭先君子匍
匐南矣人生聚散哀樂寧可常也歲前南昌萬
茂才至承門下惠書見唁遠勤生芻卽先君子
當生色地下寧論不孝感結耶嘉猷別時云當
旦莫就門下切磨其氣甚銳不孝良畏之比不
得其一字不知近作何狀不孝居邸中見士大
夫談及海內人品必首屈門下一指翹然欲一
親景星卿雲况九重渴賢卽隱淪之儔且相繼
旌動色奈何門下欲久占青山也不孝雖

癸癸疾中正賴竺乾聖典及二三衲子時時見
存足銷日月適無著海禪兄以禮馬祖遠公道
場當卓錫貴境不孝爲語海兄至豫章而不見
門下如空手入寶山耳海兄機神秀朗大是法
門選鋒少加鍛煉便足潰圍而出不孝與周旋
最久門下儻近其人亦良契也春氣漸深伏冀
珍勗

與甘應溥觀察

與仁兄別六易歲矣人間世能幾何日乃有此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

王

長別山川阻修相對了不知後期人非金石弟
今年三十有七尚未及古人強仕之年而雙鬢
黑者無幾鬚亦間有一二莖白者過此又不知
作何狀疇昔與足下邸中驩聚時彼此意氣卽
虹霓可截太行可徙今日思之更何如昔吾黨
中罷官最早者足下計無以娛尊大人耳爲足
下策則上帝方以丘壑寵足下卽饘粥無缺便
是至分梁國腐鼠寧足充鵠鵠食耶弟壬午春
以先尊人命暫棄青山底都門則楚揆病甚不

及修悵弟以故竟不奪金馬門獨惜君典奄忽
不及與諸君子共沐清化傷哉如何客歲秋七
月遂奉先大人諱時鄒爾瞻還闕見省幕次且
悲且喜因得足下見存書荒迷中不及再四周
覽具感情至匍匐歸里忽忽改歲歲前業已奉
先核暫厝郭西祖塋此日方有事卜地適禪友
無著海上人來云旦莫至豫章禮馬祖百丈諸
尊師道場敬附一箋展區區于足下足下林居
無事當一意究西方聖人語以了性命大事此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

四

上人超詣勝常弟與周旋最久亦良伴也居邸
中時人言足下者不一第自信曾參不殺人幸
免投杼願足下削浮世鉛華捨身大法親近善
侶世外儘有向上事不必富貴足下幸勉之胸
中千緒萬端紙上不能吐一二上人還儻得足
下一字何啻瓊枝明掌上也

與吳安節年兄

往歲在告嘗因荆山上人一再通訊仁兄仰荷
惠報相勉以世出世法媿薄劣不堪鞭策虛度

年歲今髮且種種矣追惟至教良用悚心壬午
夏以先君子命卒業詞館屬當事者垂危不暇
修咨遂不失史局自茲世道一新諸君子彙進
真吾道之幸居一歲而先君訃聞矣痛哉歲前
業已奉先柩暫厝祖塋此時方有事卜地適無
著海上人自善權來上人神器超朗大以宗乘
自任與弟爲方外交十年矣善權爲江左名刹
得此師居之足令山水生色寺有大藏乃李唐
時舊寫今俱散逸間存一二卷爲上人攜示其

懷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五

紙及筆法絕非近代氣色大足珍賞上人因憐
慨發心欲募貲入京印施大藏使法輪不絕弟
輩俱樂助之王元美先生喜爲作疏敬美先生
寫足稱雙絕可謂絕勝因緣念足下爲此方大
賢名族又雅信三寶此事功德主舍足下其誰
弟居憂以來面目久枯竿牘盡廢語此不覺神
揚筆奮敬申紙叙懷爲上人道地上人且飛錫
豫章一望雙舄謁馬祖遠公諸尊宿道場而歸
想足下根勝緣深定能爲給孤祇夜寧侯弟嗽

嗽也聚首末期臨書哽結

報萬和甫

不孝與足下鴈行之誼十年矣客歲棘中徼天
之福遂致相屈過辱執禮深用不安離索至今
忽忽改歲先君子仗庇已就厝祖塋方究心堪
輿家言覺有入處且期旬日間遍踏青山以求
吉壤所恨足下遠在天末無由請正甚結鄙念
此日忽接手教重以腆貺遠勤使人感戰感戰
足下循良之猷甫更改燧便見端緒他日究之

懷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六

移風易俗不難不孝且微寵矣近日朝廷舉動
足厯杞憂諫諍之路乍開復閉非宗廟之靈默
回天意未知所稅駕此時居朝進退語默皆不
可反不如出宰百里培養一方元氣尤可措手
也願足下勉之不孝僻拙不足効於時清泉白
石無處不有不孝卒歲有策矣足下以爲何如

報張欽華

時宰元城

茗溪相地回信使淹蓬華已三日矣開槭竟讀
心開目明以足下才俯寄百里獲上治民故是

牛刀剩枝足下素篤實有聖賢之資不幸屬望非止循良一事因此練心習世蒿矢鴻鉅爲泰嶽生色是區區所以進足下者幸益勉之使還敬此申謝并布所懷

報王元美先生

不孝奉諱以來忽忽改歲哀疚中不及走一介奉辦香并訊門下及宗伯師道履縣切無著上人返自豫章因致門下寵唁重以生芻屢復數周寸灰忽熱門下脫躡聲利屏居有年非上真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八

法流不輕倒屣奈何辱收不孝而煩齒頰乎不孝媿死不孝道力未充世緣多碍近爲先人擇一丘頗費心力倘賴庇得遂襄事尚期負笈從門下了多生功案也門下善保東山足爲吾道增重懇宗伯師未免一出耳

報張養晦僉憲

弟媿處草間久不見君子面目可憎昨得見足下大自生色恨不能扳留爲十日飲讀足下疏賈長沙之通達陸敬輿之愷切可謂兼之有才

如足下不在帝左右而遠食閭鄉荔枝此豈聖朝之幸今之君子出吾榜中者幾十之七足爲吾道慶願足下益自愛世道未可知通塞有命待之可矣天涯兄弟偶然相親此緣不淺似亦不忍無述顧崩壞日久筆研間魂魄尚當上天入地招之以承來命耳天台鴈蕩山靈甚願微寵足下幸不惜杖履令此山千古也弟素志無廊廟終期一丘畢志足下許我丹砂卽成敢不與足下共之彼此翺翔赤霄誠一段奇事然弟方學無生了此又不羨神仙矣足下以爲何如世間事如電光了不足戀若往而不返豈足稱聰明男子江湖中往往有奇人異士然不似魚目真珠易可辨識惟足下留意欲語足下者萬端一時不能盡當置後信鴛鴦湖主人乃是曹丘生未免辜負住客一笑燈下占報不覺滿紙新刻林間錄是洪覺範禪師所編渠了事人也足下政暇可焚香靜披一二條久之或有悟入當知弟數千里外相爲肝腸也

答萬和甫

除前晤周彥雲知足下動靜且聞政聲赫然爲
畿輔首良慰想望蒙見存具感不佞比仗庇先
君一丘已定卜吳江襄事不遠不佞入歲後二
毛益繁幾如一老翁獨喜心宗慚有入處前晤
楊復所渠云了生死不過如文文山于肅愍輩
已耳吾謂此舍生取義取舍若在便是生死楊
亦肯之此段事如饑食渴飲日用不知遂爲凡
民知之便是聖賢境界此知字又非見聞覺知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九

之知孟子拈出孩提不慮而知爲良知而陽明
先生亦以致良知開示學者俱屬旁敲非是正
令一箇知字千聖相傳不二法門明眼人當下
便能契入又不得走維摩默然舊路足下政暇
乞細閱六祖壇經反復玩味自當有得但如橄
欖入口正酸澁時勿得吐却亦勿得作不酸澁
想勉之光陰如電轉眼百年大丈夫出世一番
豈可被眼前空華瞞過足下吾老友故敢以此
說進且知足下世味甚淡當不按劍吾言也春

氣漸深珍重

報王元美先生

昨者果上人賁門下書欲因不肖茶毗月溪法
師法師之孫曰真相者實主其役渠欲少遲以
爲復山業計不肖不能強也關中王老行漫附
一紙願以涼秋叩關門下既許我矣紫葵白茄
願從門下飽之昨晤瞿伯子云王家三郎君神
觀英特機辯百出大是師子兒甚願相見但不
肖道眼未明安能勘之王老以淨土爲最後策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誠然向自海上歸龍鍾偃僂意其旦莫歸西計
門下且爲涅槃堂主人今幸無恙當勸其亟返
秦耳國一云修行乃大丈夫之事尚非王公將
相所能爲何有於王老願從門下一雪此言因
上人緣事以門下昆弟爲大檀越江南善信便
當人人樂施如登高而招胡爲迄今未就也將
勸化敝里人士謹爲通一牘於陸平翁欲借重
此翁爲功德幢其緣猶屬龍天耳時入末法所
稱名利十毀八九誠仗願力大士使其一二或

得久存亦衆生之幸但恐終不能耳道此天龍鬼神便當淚下如雨屠長卿頃過橋李追隨數日瀟灑如昨而進德省愆之意亦寡然不至作善星比丘今避暑武林風便門下幸以一言振救之時熱珍重

答陳永嘉

同門諸君不肖甚才足下期足下以石渠而竟得一令夫令豈薄哉念足下少年才子或輕視簿書未免以百里爲龐土元累耳又聞足下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二

能遠其鄉人鄉人入境者趾相錯也此亦居官一忌今人詆有司爲俗吏人之情無不慕雅惡俗而吏之俗勢實使然若一旦欲反俗爲雅立見敗事惟足下念之休寧令丁元甫能詩好客客爭附之如蟻比知自悔所損亦多不可不戒足下無書抵政府大是佳事然意足下文采風流或未安於有司之俗故敢及此惟足下三復之宗伯師以月初渡錢塘青山有廬不妨高卧但云未免憂貧不肖更賀之人生一世不過爲

貧之一字受忙受苦於此能安便是彼岸彼鼓腹而歌商頌若出金石者何人哉願與足下共勉之相去千里瞻對未期足下幸時展此紙以當暫面

報潘去華

改歲來爲先人一丘留茗雪間旬日鄰居失火敝廬幾爲燼矣而無恙此日方治酒酬焦頭爛額之客而使記適至發滕讀之無世俗寒暄語而惓惓以竺乾聖人之學問津不佞不佞媿非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二

知津者然足下於儒者之學究心已深或不惑於朝聞夕死之說從此箇關頭打破然後不疑竺乾聖人之學儒者云釋氏之學全是怕死未夢見在足下所謂欲求出脫者欲何之耶畏影疾走走愈疾影愈至留形度世此玄門之學非釋氏之學袁了凡兄昔語不佞云玄門以生滅爲因釋氏以不生滅爲因因異則果異如黑白水火之不同而世俗並言二氏誤甚矣不佞從此死心於釋氏王摩詰詩云欲知除老病惟有

學無生夫以老病爲病無生爲藥猶是門外人
之語門內人則不然大地豈碍虛空乎此事須
與足下覲面細談始得願足下保任此一念以
待相見大慧語錄一部計六冊奉寄十九卷已
後爲法語書問差易通曉足下政暇幸深心一
觀之內典浩煩若欄柄不在手如入海算砂亦
如數他家寶無了時亦無干涉用心此一書足
矣

報王元美先生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十三

去冬十二月息菴上人持先生尺一相見武林
憐其爲聰利衲子頗與酬往但病欬喉中幾欲
如雷因遣臥龍井遂以正月二日遷化業如法
付火光三昧矣其侶蜀沙彌往敬以一字知聞
青山留人甚不易出先生所云息蜀洛之爭而
廣伯夷之隘此救時菩薩之事斷髮文身之子
焉能襲章甫雍容廟堂也此中居士有虞淳熙
者大是苦行頭陀欲結盟修法華懺以半歲爲
期某且褰裳從之矣先生比精進狀何似光陰

可念幸隨時自力不忘仙真付囑特在知愛不
勝祝願

答馬心易

下午且看花堤上足下有意可得一談對否計
事何足駭人弟因此得遠塵襟更自快也

答陳伯符

檻猿筍魚一旦縱之林壑甚自得也但足下風
雲方始羽翼長垂爲可念耳六橋桃花政繁日
步出湧金泛小艇從之不見一俗士况味可知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十四

足下愛我故不吝示

報甘子開年兄

意仁兄已行不謂尚滯越境若昨日得耗猶及
追晤富陽竟乃失之悵嘆何已仁兄此謫似從
天降地出甚奇甚奇仁兄悠悠斑綵讀書課兒
暇則登眺山水何所不適何事輕逐腐鼠受烏
鳶嚇耶弟往歲置得梵書一大藏積書亦不下
萬卷日杜門焚香隨意披閱自喜不減南面王
方憂一官爲贅一旦爲我決而去之德不貲矣

二子近俱學作時義大者能間出新意似可教也讀書課子可學仁兄但風木之恨爲傷心耳來歲有匡廬之興此仁兄家山弟至彼知聞仁兄作兩月留遠公蓮社香山草堂冷落餘千載乃今得吾兩人當爲山靈動色一笑

報蓮池師

願惠戒疏發隱謹頂禮登受自媿障重不能驟持大戒多岐墮落爲法道羞師幸哀愍而時策勵之野田壤種忽欣欣有向榮意初十後業與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八

十五

答潘去華

春莫七日某再拜奉報去華司理足下去歲十一月日望足下至過二十四爲第三女受聘及德清荒隴焚黃不得已遂離武林竟失良晤甚爲悵然今日處分僕去冬已知消息自度於世道無緣麾此腐鼠可一意辦向上事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意頗安之比見郎報

一笑而已周元孚僕好友留心經世頗具隻眼渠亦甚稱許足下足下他日定有遠大之寄及今與元孚盤桓最爲有益百衲絮衣平時或妨囊篋天寒歲暮有時得用惟足下勉之元孚自許精形家言比見先人五雲荒隴稱賞不已謂法當生一偉人不但如僕甘靜退者乃亦以語足下耶元孚於經世事僕無間然獨出世事未免夏蟲疑冰至欲僕現神通方始相信更爲可笑士故有能有不能耶足下云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火焰之上謂僕蟬蛻煩惱亦復如是足下蓋以此進僕顧僕今日境界亦安敢當此語生平自讀書檢藏外尚欲窮山川勝遊年入四十齒髮已衰日勉一日尚懼遲暮此便是僕俗念憂糲粥計妻子不與焉此念一了便當索僕於一眞法界中矣昨見徐茂吳云足下方有事金華爲道相念不知有便入會城否元孚別時云夏月當至會稽鑑湖禹穴之勝行當與此兄共之但不知何時對足下耳陳公衡屢不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八

十六

與薦恐其或累遠大甚憂之今聞以艱夫不知他日究竟如何然渠自有命儻德業可議則師友之事也萬和甫喪偶後亦一再相聞相知落足下在浙猶然隔絕他何足言時望一字以慰遠念

答蓮池師

信宿受法施爲感明日當爲天目行而仇兄以考事欲東歸遂無伴侶媿不能如師子遊行願從師乞優婆塞陳生同往此生入道尚新信力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八 十一
未固使近毘邪居士未必非一助也師幸詳而許之

與陳季象

已從和尚乞兄爲天目伴侶得請幸以今夕至舍明日遂行

與于中甫

不佞般若緣深造物者爲我割此腐鼠甚以爲樂頃雲棲與虞長孺信宿頗商量出世事渠欲以鐵門爲前茅吾甚擊節亦甚稱許足下中間

微有不滿意因波及覺範謂其以前五識爲究竟恐未必然急難以口舌折服故稍示漫汗以俟後緣要之此兄本分事雖有挾帶士夫中欲覓此苦行頭陀那可易得足下自今書及不佞不可遺此兄足下爲我覓得缺函藏經幸急見寄需此至渴達觀師密藏兄爲法門大事不憚行脚此中更無知識可依不覺見似人者而喜人世光陰閃眼而失火中蓮大不易栽吾黨中上根惟許足下幸勉旃勿自負牢泰兄時時以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八 十二
八行見存尚缺良晤仲淳卜地未免俟河之清奈何頃欲偕遊天目雙徑而復爲史先生奪去風便馳此

與周壻

從徐茂吳一宿龍井採茶難得真者薄有所市足下與此物有定鑑否足下病乃得遲子晉僕更得一良伴爲陳生季象渠亦足下舊契今在齋中足下今日能強起不一二日間乞示行期

答周元孚

別兄後數日得一札及西湖弔古諸作且示五雲新卜果佳云云兄二札并寄物俱到兄意大都目擊已備况煩誨勅弟本山人造物勉驅就軒冕鍾鼓享爰居豈性所樂一旦以青山白雲還之不減天帝九錫快不可言非但不悶而已其故弟亦不知或者以弟超放自恣不可以繚縱養耳不然則直心之人美美惡惡如日月在天不可掩匿易指摘耶兄亦不必作歸計順其坎止爲佳弟幸一造及兄兄未必能一造及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八

十五

弟弟且以此傲兄一笑茂吳云兄當以初秋至越此時定不失良晤前蒙喻邦相尺書見存未及裁答乞先爲道謝此日方從茂吳採茶龍井難得真者故不敢寄春秋刪正藁序尚未屬草卽日且遊天目歸當命筆嗣報

與周壻

爲足下停數日行矣昨詢平頭知尚未捉髮今日何如頃且出門采蓴三橋夜便宿法華山盤桓以待足下三日後能強起否

與姜二府

三月中偶爲天目遊留連月餘昨始返舍不謂遂迫行色明公居此八年耿介之操循良之政湖山實鑒之乃一旦捐士民而去黯然之感傷如之何都勻爲貴陽名郡吾友鄒爾瞻昔從戎於此頗及詢其方俗乃得遭奉五馬足爲彼中山川吐氣願從父老之後捧一觴以祖路偶念得罪已來不復敢以麋鹿面目溷諸公清塵次且而止暑氣漸溽長途珍重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八

二十

答朱海瀛

青山白雲性之所適益以法喜禪悅之樂一官何有而議者欲以此見困真痴人說夢僕返自天目忽見足下一緘推借太過不覺慙汗天下一人知己死不恨乃今得之足下彼悠悠者何足言耶足下大孝欲爲令先人決千齡至計造物者方競以牛眠馬嘶爲獻烏陵一坏忽蒙見擇甲之所棄乙之所取是非何常大都此事可遇不可求善人獲福則常理耳月中樂子晉來

就足下樂生佳士得親足下亦渠上願西湖秋月僕且專之足下儻不違秋期願分十夕清光爲供

與王季孺

往返天目遂及一月不知足下何時到此省告喜甚謹掃徑以待足下何事稱病豈欲分我山中白雲乎

答沈茂仁

已悉足下相爲狀弟信浩蕩如野鷗鳥亦烏能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壬子

忘知已之感耶要之此事不必詳求徒溷人耳方蠟天目遊展不暇作多語所欲言語亦了

與申甫

雨中無事宴坐閱宗鏡錄自覺神思清朗數日不面比作何狀下帷之業似當及時二姐目疾旣已輕差宜十分保護之且令周老子得盡其術鵲兒目中瘡亦去盡今日爲營九藥矣

與虞長孺

豫章余世輔德甫先生子留心教海欲聞妙義

而就足下敢爲紹介頃閱宗鏡偶出一難敢求決於智眼且令渴學聞所未聞惟不惜剖示僧孺見省失迎乞爲申意

與黃旨玄中翰

足下江淮奇傑不佞嚮風久矣今幸持節過此且辱左顧會以事出有失擁篲承惠法界觀四十二章經家本仰知皈依正法不佞雖謏劣方自托爲氣類渴願相見一佐揮麈而未得間精款靡申聞卽日渡江散爲遣此何時返旆毗邪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壬子

答余世輔

啟長孺八行云以觀水失迎足下尋當就叅耳堪輿祕旨二帙附歸尚未及錄俟他日再請無凡情漫預語無情作佛義未夢見在幸爲深思反旆時覲面披示

與沈婿二玄

盧祠部兄至相見郭外始知親家翁附舟而南

且言曾見賢壻欵欵通家之誼黃令旣佳士不敢以逐人引避暑雨難出俟涼風時圖之筌錫瘍已未大姐病後將息何狀無患苦否相隔二百里如在天涯悠悠骨肉五內如搗刻日望其歸寧惻此種種而亦不能不勉俟秋期也二叔翁心疾比何似能赴試否

答申甫

下帷必得靜室爲佳一二處不得不妨多覓此亦揮洒助緣不可草草足下妙才遊刃此道小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八

五

與王元美先生

去冬息菴上人來奉翁一札渠病咳甚暫居龍井遂以正月二日無常業如法火葬近日方袍無可共揮塵者得此君差強人意不意奄忽頗爲惻悼某疎拙無當此世造物者遽遺之以青山白雲大似求睡得枕衣食粗給足可杜門長日無事焚香盥手讀永明宗鏡錄率以一卷爲

課多或至二三卷約兩月課完此中士大夫惟虞生長孺佳淹通教海兼徹玄宗時從往來不廢三徑詞客惟徐茂吳一人餘子則閉玉關而謝之矣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豈不甚樂翁近狀何似靈真異嚮亦時聞否能加食否所持課誦如昔否酬應稍簡否臘月三十日防身一句子能安隱堅牢如虎靠山否暑月憚出無能乘興一憫叅請豫章余世輔行敬爲布此以當暫面惟翁爲道珍重屠長卿近遂不得其聞問此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八

五

與包瑞溪太公

屈指此日餘杭返棹體中健否何日入城當戒厨俾作白粥以待不敢以暈血俗供唐突遠意幸示之期舟中窄迫不若移住湖上僧房靜養數日青山綠波足滌心目於道體亦未爲非計也幸熟圖之

答于見素

去歲翁北還卽擬申一紙奉候方拮据了卜葬
大計往再失之迄今悵悵僕行能鮮薄而胸懷
率直宜扞世罔豈敢尤人長夏無事杜門焚香
讀西方聖人書不見一俗士倦則偃臥涼風下
自謂不減羲皇上人故不善仕亦不樂仕也頃
晤辛未館中熊茂初先生渠出自比部與令郎
中甫僚誼甚篤因得悉聞令郎居曹狀翁有此
兒不惟階庭之光實爲邦國之瑞但憂其峭直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八 王季

答于中南

某再拜具報中南比部足下計報後附一書外
親李揮使渠以部漕入京不知達否三月中作
天目遊二旬而返餘日杜門武林了不出入亦

不見一俗士近結課閱宗鏡錄已至三十餘卷

始覺寂音語言悉從此中流出臧物見在不覺
釋然僕之得罪也憎僕者快愛僕者惜而法門
知己又爲僕幸凡情聖境大都相隔不足怪也
足下肝膈向見遺仲淳兄尺一已盡得之今復
稱引元公報子瞻語以相規進愛人以德敢不
服膺以子瞻之才幾見遇合而復擯棄晚年猶
有海外之行踣躅九死以免想善元公之言而
不能用也僕才不逮子瞻遠甚而欲以此一著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八

王季

傲之慙山卽舊澄印師僕癸未歲曾一見之城
北蕭寺中相隔五年矣近見其語一帙異甚序
是足下作乃知龍象故不可測聞其住勞山欲
往依之而未果僕早晚閱紫鏡如對達觀師聞
已遠及裁眉常寂光中故是不隔足下云當以
精進映接慈光且與足下共勉之七月暫移武
林別業亦以婦翁多病闔門凋弱內人不勝骨
肉之念欲暫相依從遂不忍拂以故遂寓居武
林賤性雅不堪城郭尚欲閉影深山絕跡人內

今急覓三徑未得也聞足下欲乞告果否頃見熊茂初館丈道足下甚悉足下青年而有特名少從遵養未爲不可報尊公尺一稍及此意不知與吾意同否仲淳兄剛腸男子而好徇人之急春來兩至姚江頃復至虞山俱以視疾至爲太夫人卜地未免築室道傍奈何又事煩食少日中僅噉白粥二器飲酒亦不能如昔甚爲可憂缺藏賴足下補完幸甚卽少絲字一函從甘露藏寫補亦可先此申謝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人

王士

答仲淳

足下別去日對子晉憶念不淺足下識堅色脆終日奔走憂人之憂事人之事卽不可分人我獨無緩急乎惟足下詳思之子晉今日入茗烏陵山已授之朱海瀛宇泰兄欲得觀音全呪藏中甚多不下十數卷一時未得悉錄湖南淨慈北藏亡失過半他山亦不便借閱尚俟涼秋索之家藏中但不能急耳吳江刻經僕與子晉任其校對誓不敢忘達觀師付囑足下曾與季華

兄弟商量否何日至武林渴遲渴遲

報周彥雲

天下事豈有了期常苦罷官不早不能讀書學道償五岳之志而今日得之如倦得枕如渴得漿不自知其欣欣欲狂也弟入仕十年世味酸醎盡嘗之矣若買名青山乞食朱門死不忍爲也石猶生我方以是德孟孫豈敢存之胸懷作來世種子耶沈純甫先生之歸庶幾遵養時晦欲以一書存之而未及儻相見乞爲申意

快事堂集

卷之三十人

王士

答張元城燁

僕賦性朴直不能詭隨悅世謗起鄉曲遂至放逐然二浙湖山因此畢充玩賞退而擁萬卷焚香披讀其樂豈特長安馬蹄當爲吾賀非所憚也別來忽已四載遣使割俸至再至三足下爲我厚矣足下精明老成畿輔吏績無出其右每得薦書讀之輒欣欣動色僕卽疎劣負官至於謫斥而吾門有人或可借贖萬一以此自寬惟足下益勉之足下欲知吾被斥狀同門比部孫

千兩君知之甚詳計足下內召非遠當自叩之
丈夫或出或處一龍一蛇無所不可安得戚戚
效兒女子書空愁絕乎使還布此以富面對

答徐孺東先生

往歲讀潞水客談卽知敬仰門下近見門下柄
用喜此事遂已施行不圖斯時兼舉禹稷之功
方拭目引頸以待玄圭之錫而不意其復委之
後人也傷哉此蒼生薄福所致乃門下則何失
焉去歲奉顏色於西湖伏荷殷勤接引收爲臭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五

味某自度於世無所長不足執鞭長者得非取
其世味稍薄可爲青山伴侶乎得罪以來業已
半歲杜門焚香擁萬卷爲樂不減南面王丈夫
出爲蒼生則不敢辭勞若徒以富貴而已則青
山之樂不與易也四月間嘗一至天目歸卽結
課閱宗鏡業已終三十卷法喜禪悅之樂又萬
倍世間書史深秋擬出遊南之台鴈武夷北之
勞山俱未可知若門下有意入浙則勉待消息
不敢出門也門下閉關良是勞生久矣不得不

一休養之要之定亂俱屬幻境如牛駕車車若
不行打牛則是打車則非此是舊話聊爲舉似
承遠寄音問附此申謝且見鄙懷

報李君實

淫雨爲災不知歲事何所究竟足下牽事不能
理虎林裝不妨少待素秋或曝書時不佞未免
暫還橋李良晤可計日也足下小試不大稱意
蓋將令足下取大物耳目下俗務亦是摩楷金
山轉益光明足下幸無以爲苦何令未與相識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林中人豈可輕以竿牘通之明珠在握當深加
護惜若也暗投自爲爲足下二義俱失豈敢有
愛於足下幸深思之要當有以相慰

答茅鹿門

不佞疎懶無當於世受斥宜矣白雲青山性之
所適今天與而敢不取乎翁賤食想益健承
道體小小違和此不足介意譬如富家時有小
疎虞乃能多方防禦以遠大盜老年小疾亦壽
康一助也來生日在左右以神駿而處伯樂之

廐千里之價不難致矣惟翁始終誨督而成全之

答茅薦卿

歲前承惠存知新夫人于歸且近以尊公意付醮臺尺一索一符護致之竟不果用足下細謹如此以此居官何憂不達耶不佞本林壑之姿造物者誤致之雲霄如野猿攝衣冠海鳥聽鍾鼓豈其所好一旦還其故處翱翔跳躑樂有餘矣豈靳復爲樊中之畜哉方選地西溪之安樂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八 三十一

山欲規一閣奉安寶藏并置世書萬卷其中除登眺名勝外卽閉關作老蠹魚悠悠卒歲自謂不減南面王知足下已報政循良之賞旦莫日至又新納夫人熊夢且踐雖山中人不知復知人間事而爲足下不忘欣豔山東有王氏農書并李中麓先生所刻金元人雜劇數十種惟構寄各一帙爲感今歲浙中大水甚於嘉靖辛酉故鄉之人幾爲魚鼈高田十存二三不知大司農有意蠲恤否北方今歲如何區區憂國熱腸但

祝年豐而不可必奈何

與楊公亮

數日不得聞問想念如渴弟爲文責所迫今當往西溪靜處了之兩三日歸當省足下足下在此奈何令故人面目長垂也丘嫂能強起否近日弟婦亦病火齒舌間俱腫痛家口或病瘧病痢未免捉髮迎醫尚未間也

報密藏師兄

春間王佛子行附致八行知已徹覽廬山一如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八 三十二

上人來承師兄洎于健年兄手札以老徹空師塔銘見委且曹林仲淳二兄督催甚嚴一如以廿一日至廿七日卽具草世間那有此火速文債但匆忙構思未免陋拙無以助發老徹空末後光門耳匡廬天台俱賜北藏信是法門勝緣明因二師既都城名德又重以師兄之命需其至當出北關一拜且瞻禮法寶一如曹林爲此尚留慶想望前必達也曹林師兄近日相見覺其豐解甚勝盤桓數日啟發良多而出師兄

手扎謂其詐死水銀忠告之意凜於秋霜烈日
不覺感痛自念根器庸劣不敢仰望曹林而師
兄策發處未免假借慙無郢人之質遂令匠石
藏斤不運鼻端望漫何時去耶可爲酸涕達觀
老師遠踏峩眉白雲此後踪跡不知何處安得
從天墮下朝夕叅叩了却多生大事耶刻藏因
緣甚正千聖出頭來也道不得箇不字聞之不
覺踴躍歡喜但資財固難校對尤難今除北方
遍索江南縑素中自許不佞可當其一他則子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吳兒刻薄熟習且面相劣福恐非遐壽之器近
已發心持菩薩戒而有數條固於惡習不能卽
受者方便寬之餘願盡命領持矣不佞朝夕讚
嘆慙慙必期成就果爾亦法門一飛將也但其
人貧甚而稍有家累須得歲營助之有常資則
可耳不佞自春迄今杜門謝客喜得眼前甚是
清淨今欲營少業於西溪爲退居校經之所青
山白雲遂爲家物樂哉自今全身已施般若祖
師機緣誓將則則透過水滴石穿豈敢自怠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四

晉耳經律論三藏中改正譌字每卷不過一二
處依樣畫葫蘆眼光爍過便可定奪此雖不難
而亦不可屬之他手至於此方撰述千餘卷大
有商量如一字一文不經不佞輩筆扎斷不可
入刻當仁不讓惟此一事欲得南藏一部大本
裝潢用作草稿師兄來南可便營處相付今欲
興工北本經律論儘可供刻卽未經校正不過
差一二字而止未爲大病不若此方撰述動著
則禍生也子晉兄英妙超特時輩中罕有但有

師兄就我而教之吳江請經之難亦以彼中校
讐無人庸目校經字字用手指歷過勞十功一
徒足損汗經本而新經印出依舊差訛故不許
耳曷若令不佞自校傭書人就我錄出付刻一
舉兩得何不可而必欲請去他所乎惟師兄詳
之淨圓師兄再上金山但一聞問而已尚未相
見此兄定能堅固此山去歲不佞在武林此山
幾爲了空師徒所敗想師兄聞之久矣顯親住
僧應易與否俟見淨圓兄以師兄意白之不佞

近目俗諦因緣老師所以相爲狀師兄不妨一

示之法門廖廖此中僅有蓮池老師虞長孺

二人亦時時相親但血脉稍異不能吐露本色

至於莊嚴淨土扶持戒乘遠法師宗居士非異

人也渠輩意甚雌黃老師但覲面相逢自然折

服德山未見龍潭時直欲將南方魔子抹殺報

佛恩此何等氣象一見低頭妥尾況後之人哉

此師座下嘗數百人中無半人衲子架大屋養

閒漢未免是愛見大悲不佞則左袒安禪師矣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三十五

計此時師兄且蒞清涼當返京師見此紙耳南

方法侶日夜望師兄之來卽有別緣不妨暫到

以慰饑渴所寄慙山師緒言五冊刻藏緣起一

冊發願文一通俱願悉補來缺函藏經尚未登

入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淨源師兄

自丁亥迄今不相知聞三閱歲矣想在山安善

不復念在纏故人耶方病目不裹憤忽得山中

一札如從天台方廣五色雲中飛下本色人住

山當役使大空小空呵護一切奈何令山民挾

祝融氏以禍松竹耶蕙苾百合根二物甚須領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十一

惠不多未敢稱謝先人一丘尚未定拙園藏經

如故三年內曾晒一次老身幸健白髮稍多今

年正月房中生一男如養得大當覓一田舍翁

女配之令作山中千戶侯也一笑卽日還拙園

幸下山面商之

報周申甫

目中赤稍去但不堪涉事對書卷耳辱惠問具

知足下體中如常爲慰

報賀伯闇

足下至此形迹忽忽莫往莫來甚媿平生之義
昨見李玄白謂足下將刻舉子業欲索鄙文引
首此去秋成言況來教云爾其敢辭乎足下以
制義名海內不減馮生奈何欲以士安重三都
也一笑卽日還檣李當卽課奉不煩童子往返
報馬心易

足下卧疴僧舍卽欲躬訊早出晤李稠原年兄
具飯款之以故不能此中醫者弟不甚識熟病
不服藥爲中醫於此中尤宜敢以似足下早晤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二

與楊公亮

粵西之轉方爲足下籌量進退遂焚銀魚勇哉
當事者能遂足下高志故自不可及禹稷在朝
巢由在野兩得之矣一笑足下居貧又值荒年
何以給饘粥弟方歷此苦又欲爲大兒舉婚苦
上加苦庶幾賢於古之三旬九食者耳一笑伯
母比安健不老嫂賢郎各勝常不數日遠隔

不能時通問訊甚以爲念弟身以下俱無他今
年正月復產一男甚憐愛之足下情至故具示
人便布此急遲數字以當暫面

與屠長卿

別足下則三年不得足下問則半歲矣想念不
可言足下近況何似計拙年荒饘粥不給足下
能安然杜門乎伯母九十此人間希有之慶弟
尚未及申一言爲祝罪莫大焉終當補奉不敢
失也老嫂賢郎想俱安善足下比道業何似玄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門中人自聖賢至盜賊種種俱有聖賢不常得
而盜賊比比且其所挾人人異端汪洋汗漫莫
知適從如治氣養心之術則熟聞之矣擇一而
行久自見效豈賴此輩願足下悉屏之毋溷乃
公爲也楊公亮慨然焚魚足稱遠舉白駒之和
是不一人足爲青山生色矣人便布此秋風漸
深惟足下保護爲祝

與周申甫

今日以驥兒冠邀諸親昵歡飲至更盡恨足下

不在耳明晚登舟自海上還故里所懸心者惟
飛來一丘足下善爲我圖之

報友人

延年丹二顆并奇方三俱領悉得見異人聞所
未聞此大幸也

與王叔駿

足下貧士豈堪購奇書爲餉館穀之托敢不盡
心但隱淪之人恐無以取重於時流耳稗編一
部雖不足珍少助披閱惟存之茱萸節前可得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四
晤於此不

與謝海鹽

僕素性淡拙況凶年殺禮頃者趨命二簋用享
足矣惟尊慈俯體此意至幸

與許鴻川水使

淮上別門下今七年矣山中人世緣隔絕缺然
長者知能見寬耳密藏師兄南來道門下信事
達觀師復有法脉一絲之契喜不可言東塔鶴
林上人以身爲法門頂踵不辭者領達觀師命

求見門下而憚祭戟之嚴敬資之數字且以爲
候

與沈晴峯太史

武林得門下書索季彭山先生易說且欲爲令
嗣求通於李君實戴升之頃還郡得數面兩生
業告之矣令嗣高才兩生故欣爲把臂況令嗣
能折節耶彭山所著曰易學四同今送覽不煩
見返彭山兩子俱善僕求之亦非難耳

報淨源上人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五

前月十八日到拙園計侍者商量山門事不難
俯就竟高卧何耶此日還武林方入門而得山
中問僕嘲侍者大空小空失職侍者歸責於王
臣僕今以親釣絲樵斧以王臣責僕僕可逃矣
新生孩骨相不雄似不足當天人師差宜山中
千戶侯耳一笑賤目久以如常辱念及并復
報友人

五月中周申甫回得足下書頃八月十九日在
樵李復得足下立秋日書具悉足下長安中起

居喜慰之甚足下遠念故鄉荒歉且及故人曲爲計慮非骨肉之誼不能有此但青山之人無意近名呼牛呼馬亦聽之矣妙峯座主五月間已遷化人命無常交臂相失得意中不可不猛省也

報周金溪

得范牘至今已五六年屢從部使者薦章見足下姓名輒大喜身以不肖斥而吾黨有人以治行顯幸藉以掩過塞責爲光榮豈不快哉僕已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髮種種牙齒脫落生平耽信二氏頗知尊生習靜非因挫折而後能遺世慮也行取之役同門五人較他房爲最多卽俱得給舍侍御他日以言事顯爲名臣計足下與諸君子必能勉焉僕得爲閒人優悠五岳受賜多矣豈復念仕進耶山川阻修會晤無因惟足下勉作功名自愛

報胡靈昭

去冬幸得一晤嗣聞足下住江干數日受室而歸想非久抵任濶焉至今春初附一紙不知能

達否吾鄉旱災水底龜折秋間雖得雨無救田禾自塘西底石門六七十里迄今尚未能通舟此有生以來所未睹者民窮盜起所在而是足下爲長吏何以籌之不佞比如常婚葬旣畢且爲無事人漸圖五岳不容乃見君子非所敢當置容不容於胸中便是水炭去大道遠矣願爲足下共勉之報金溪書敢累便羽

與鄉同年龔少叅日池丈

山中治先人墓蓋安而復遷是以緩忽聞丈至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出山耶過里耶弟不能出晤此中如搗丈能留此中數日不

與凌元孚

山中得教果僧云云恐不至此萬一有之當令請罪階下而復平其曲直可也大智人前有三尺暗弟與足下事非目擊幸各徐徐察之

報友人

荒丘辱尊趾昨莫歸未及叩謝爲罪承諸君子見拉不敢辭但東西南北之人卽在此敢不如

命分金如數附去仇君采先生願附社歲一至并聞

與胡郡公

鵲鵲深契睽隔十年天幸臨此衡門鷄黍愆期數旬可復待乎敢以廿六日固請東歸當有兩月還日再進喜酒不爲後也幸許之

與吳文臺比部

春初門下過此竟不及一晤至今悵悵白先生留舍下七閱月始克定先父母大事尚有先祖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八

母未葬白先生術高品高今之堪輿真無出其右然非門下不能致其人先人地下之靈及自今已去子姓皆門下所陶鑄矣感德可言耶羽便附此申謝

與孫世行

秋來不得足下聞問想遲不可言足下比何似冬間至武林雙耳能徹聽如故不近況何似何以娛日握手之期當在何時樂子晉書頗有專鱸之想計非久可晤子晉書一通并數字付便

信寸衷殊不能吐十一

與曾孝廉人倩

夜欲從足下宿雲棲日中造尊寓同行明旦歷荒丘而返過此迫東歸之期便不暇請教矣惟命之

與于中甫

八月欲至金沙叩達觀師并訪尊公及足下昆季竟以先父母之葬歸武林月之十七日竣事矣此亦足下所樂聞也仲淳延孫竹墟看地有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九

定議不大都此事半屬造物不盡可以力爭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亦聽之矣踰月而返武林歲內或相晤未可知所欲與足下商榷者非一紙可盡使便布此惟足下照之

與友人

目青得李墨梅藥覺有驗一二日可出矣足下所畫何似朱武原先生見餉沙夥甚佳似蜉蝣而小甚堪佐酒今分送一器

上陸臺翁

某無似在鄉曲後進中最高門下所識拔至引之爲氣類懼其轉死溝壑煦煦然欲手扶而翼之雲霄某非土偶能無感奮但某今日之勢有必不可出者三夏熱冬寒各自有時雖有異人能冬起雷而夏造冰然終非本色人必駭之此不可出一也人之性情如鳬短雀長不可更易某生而疎放不受世間約束使之居朝廷歷風波豈若納之長林豐草間哉今已辱矣豈可再辱此不可出二也生平深信因果以爲人生福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氣有限與之齒者去其角花之早發者必先萎某家世布衣而猥以薄伎僭魁多士大倖不可屢僥如天之福未盡留之不享足留子孫布衣蔬食讀書學道以終其身豈爲不得此不可出三也門下爲當今偉人所陶鑄士必能興雲雨澤海內顧某非其人也匠石之園而有不材之木不中規矩繩墨之用亦置之令全其天年而已奈何強以棟梁責之東塔渠上人行敢布腹心且以爲謝冬序漸深惟爲道爲國珍重

報周季華

入秋至今無日不思飛侍達觀師而爲業緣所絆遂令足下輩先吾着鞭甚自笑也初二日移家而來初六日至此途中病目目愈卽癩瘡此日方敢嗽粥廿五日前尚不能出門足下不知能待我不仲淳兄久無消息不知何爲葬地不知有定說不先父母已葬范村尚有先祖母未葬了此及鵲兒吾便作無事人便可從足下踏清涼五色雲矣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與李君實

昨莫自武唐還郡遂入城宿屠長卿寓長卿吾鄉人豪足下不可不一拜已爲長卿言足下矣與傅伯俊

足下數千里南來弟僅得三日相從此後晤期不知是何歲月念此豈但黯黯之感耶身爲男子又自許聞道多生鶻與布衫不從此一生脫去悠悠忽忽轉眼無常甚可怖懼願與足下共勉之令郎大根利器必當擇良師友利刀割土

勢必日鈍第一完次以婚計且北遊或可效一得於令郎但恐不相值耳足下爲太夫人北還幸無過急至金沙可留以商藥未爲不可珍重珍重

報于中甫

前月廿七日以妻大父葬入山而仲淳至始悉足下動止得足下書念我且念兩犬子而憂其進退骨肉肝膽千里如見海內能有幾人展讀數周不覺悲咽今冬薄收力遂不及延師且目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十二

前青衿生以嚴憚學識二者取之相應者絕少來歲元宵後當就足下謀之欲以一子累足下一子自隨入關房當於近地擇一相應處非徒課子亦以自修也達觀老師幸爲我一留卽欲他之必俟一面金壇不相應棲遲陽羨月餘未爲不可且老師去留關吾輩進退不小千生萬劫大事豈可迭面蹉過言之傷心足下吾所畏望足下猛進甚切聞近日多病色力少羸不覺動念幸益加保愛佐以藥餌慰吾遠念晁无咎

釋教贊疏二卷奉覽

上達觀老師

頃老師兩次書來一謂我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述人言如此一謂我不當作經義示人人以此得進者所作惡業我實啟之前書中我近病敢不佩服省改後書則不然先以欲鉤牽後導入佛智古人固爲之一切世間良藥能生人亦能殺人何有於時義我之罪福當不昧矣一笑卽欲至陽羨謁老師以歲暮俗緣煎逼而歸明年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十三

正月下旬當追隨老師趨風願教老師卽欲他適幸爲我暫留我如赤子匍匐而前父母深慈豈能子然捨去幸深念之近有一猛利男子蕭山來道之爲求見老師遂斷暈血此人非老師不能造就也

與管東溟先生

東溟徘徊山中今夜當宿寒山明且往天池先生儻不能同行寒山一晤可乎學庸論語發揮帶出令某詳覽尤望十八日次虎丘

與馮用韞

每憶足下脫冠解帶臥茱萸軒時如昨日事耳然別足下已七年茱萸軒亦三易主而弟青山之夢已不可回矣長安馬蹄了不足戀卽鼎足亦須臾事大馮君尚不屑以黃梁擬之所不忍割者小馮君耳弟得罪之故想足下所了足下書來云芥蒂非足下不芥蒂非吾輩具感知我愛我之意足下所居咄咄逼雲霄矣今日之天下水旱盜賊在在而有然非大患患當有所在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十四

足下卽繼二三執政而起何以策之此足下他日之憂也而弟又爲足下憂此非迂濶惟力勉之勿使後人謂一蟹不如一蟹也一笑去歲楚錄甚盛豫章差可稱伯微足下一出誰支詞館聲價又一笑沈茂仁遂爲故人可嘆可嘆兩得足下書歲月支離始及報此數字齋書者吳江沈訥卿業醫甚精少卿年兄之弟也

與友人

足下書來多情似痴婆子然泥塑僧伽又安用

剝頭刀也足下遊長安公卿間何如故鄉從諸緇白念阿彌陀佛人生有幾沈茂仁太史忽然修文地下足下稍足濡沫不可不急急回頭也

與余雲衢

與故人睽違今七年矣弟中無町畦而外削藩蔽招尤被論理有固然故人能寬我便可逍遙於青山中家有餽粥之田三頃雖連遭凶歲家口粗遺不至乏食兩兒子長且及父大兒已婚今年正月復舉一男讀書學道儘自足樂此時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十五

念足下徘徊禁署望西山積雪況味何如弟住錢塘已三載未爲定居終當掃青山一片石耳

與陸敬承

去冬與足下松陵夜別今又一年矣聞老宛復仙去其所生子依何人足下四男子而俱無母足下以父兼母之不可不留意朱雪樵在左右故得常聞動止沈茂仁故不勝衣忽爾異世老親壯婦幼子種種皆可傷悼今之從政者若知必死奈何於石火光中造此無窮罪惡乎足下

得意時不可不猛省也

答沈霓川年伯

某於令嗣茂仁兄鴈行之情自謂深切旻天不弔羽翼長乖每爲雪涕所有弱女出自單寒不當仰溷高門伯氏不遺特垂採納存沒至誼寧敢固辭謹聞命矣

與黃貞甫

行時面足下氣體雖弱而談鋒不衰謂足下病良已廿七月底北關遂不及省足下次日晤周申甫之僕行後足下瘳更甚數日間始差耳甚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九十六

爲驚怖所恃者足下目光如電終當爲世用耳

新歲當出視足下

上陳肅翁老師

丁亥季冬同館生楊公亮入閩附致八行是日陳公衡使者至得吾師尺一甚嘆事機之巧次年秋盡子卿世兄北上備聞吾師起居次年落羽歸遂不相知聞從此濶然矣某枯木朽株吾師一顧強被青黃之飾今雖毀棄尚得以青山自豪敢忘鴻造耶年來二子俱婚超然有五岳

之志而厄於凶年不免以傳經糊口一二年內

饘粥稍充必先探武夷九曲遂謁吾師於木蘭堤上以慰心期耳歲除同年生蘇學使過此附致此問東山安石知不能爲蒼生堅臥水到渠成當有日耳聞連舉二孫大是快事某近亦添一幼子翩翩繞膝意甚憐之知抱孫之喜當更深矣世兄北上幸必見就使某得効其切磋恃骨肉之誼乃敢及此萬里一緘意何能盡惟吾師隨宜保護以慰遙情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十七

上吳韞翁

別門下不一月遂聞開府新命欣躍不可言此復爲次兒婚冗所逼登跳揮洒之興盡爲廢閣九月竣事入冬遂爲常濶之遊除前返武林使者坐索詩冊苦無以應新歲爲試筆課兩題以上如尊意欲以橋李名勝爲題但有鴛鴦湖與秦柱山鷹窠頂三題稍佳當與沈純甫先生及二三詞客共賦遲日寄上惟門下寬以俟之舍親武塘錢生幸得應舉湖墅黃生去歲起復亦

附名優等此兩生甚感門下噓植黃生此日偶至屬語申意敬爲及此來歲出遊儻有萬少之興當趁拜節下然亦未可必也

上張洪陽先生

戊子秋門下過武林幸有信宿叅陪今三閱歲除矣天下事在可爲不可爲之間而二三君子又多不合則去獨使至尊憂勞日昃邊備日弛虜患日深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恐二三君子亦不得宴然青山也門下蒼生積望宜在三事而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九十八

報周季華

別足下兄弟廿一日早達樵李又三日返武林闔門喜無恙遂逼歲除兩雛俱扶雌幼雛復翩翮學語足娛老人卽貧可謂非樂境耶入歲便已九日人日才經始山中之事風雪坐起小樓中四壁未堙用敝楮爲障寒意蕭然明瑞步三

十里而來遂得共此足下謂此日風味何如耶次早明瑞復步謁天竺大士僕亦衝北風而歸過元宵五夜始畢事山中耳九山笛奴與惠山離合綺麗入骨至不能忘刻文事明瑞稿面定十六篇足下十篇復削其二似太少可加付數作否二李文僕自索之削刪之役當有別處小者各任非難也詎卿歸不得其一字不知半年羈旅狀何似念之甚切鳴琴歌課上過松陵之期刻在二月初十日前後前後不過一二日足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九十九

下兄弟幸一遲我

與季常七舅

歲前未返足下以事過武林辱臨寒山竟不及掃門稱主人歸而悵然如有失也除夕蘇君禹學使守歲小齋備談足下牽累之事大爲扼腕次日從胡郡守飲湖中頗亦商略胡公慨然願爲白之當事者計咫尺浮雲豈能障蔽日月惟足下靜候之涓壬子開館先期掃除以待奴子奉迎望就道至感

與李君實

初三日李玄白至知足下輸粟意已決旦暮過
我望之數日消息杳然豈尚未決耶尊公所慮
門戶事僕力任之可以決矣遣奴子迎王季常
惟足下爲我先之知足下同行尤至願也所云
刻文事項明瑞周季華已到足下可檢括戊子
稿盡付來玄白稿并望一促之武林燈夕最勝
遲足下季常同樂立俟

與同年李汝培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二十

惠山之遇遂得相隨旬日真千古奇事晤于中
甫父子甚念足下歸途復爲虎丘明月淹留數
日抵舍已逼歲除矣爲足下覓下陳之物急未
有以應者當徐圖之不敢忘也弟明日有改葬
先人之役出月之初便當出門洞庭主人期在
二月之望勢不能遲足下有意幸如期而南以
盡吳中形勢此尤千古快事惟足下勉之令親
家讓卿先生曾北發不此君翩翩有情甚令人
係思如未行幸爲弟申意弟所俱許生亦甚念

足下及讓卿鄉鄰瞻年兄改南大是奇事大夫
可再辱乎武林元宵甚盛弟且樂之無從踴地
與足下共此樂奈何

答張梅村

嘉平月之下旬始過郡城匆匆西發不及覓足
下一晤刻經十金尚在措處出月初旬面付足
下遂瞻禮十七年刻完大法蓮宇師行布此

答田子藝先生

十一月初出門迫除始還武林在家一月餘爲
改葬先君子范村山中復留旬日西山西溪梅
花尚未及一探今甚念先生思得一晤湖上但
爲貧所驅以教授生徒糊口常潤間出月初十
邊當辭家與足下賣書生活亦百步五十步耳
一笑留足下劉子通論藏微館集六書泝源唐
六典正陽所讀雪楠詩計二十五帙易以莊子
副墨名賢詩評二部計二十四本詩評爲俞仲
蓮所編雜以宋人議論如架上無此書可存之
今俱付汪生肆中矣足下初十前能至湖上一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二十一

慰把握不如不能便當俟朱明矣老年閒日可惜惟隨宜尋樂自愛三春無恙否

答曾直卿太史

哭先君時別足下十年矣此十年間我兄弟何多故也弟今已安青山兩鬢如雪兩子俱婚復添三歲幼子人事俱無大惡但貧耳貧豈君子所憂哉二三兄弟旦暮柄用但時事艱虞或反不如溝中之斷爲少逸耳足下何以策我山中亦知足下哭母夫人無便言不及一寄生芻以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九 三

此爲媿與足下別時所生佳兒聞已物故大可憐此後復添幾人後信幸及之以慰遠念用韞聞尚未有子其年雖壯亦是大緊要事奈何可遲陳年丈使者索報漫付此紙濶私千言不能盡惟天上故人默了之而已諸兄弟幸出此以見相思諸惟努力自愛

答計部景山

湖海之踪敢比青牛真氣足下則無忝關尹矣一笑春來爲改葬先君子方自山中出得足下

書又得曾年丈書天上故人相念良足自慰報書附使者乞便覓郵筒致向得觀令弟佳作何森森玉樹集於一門也敝帚數種尚未刷印他日定不失寄將卽日有吳中之行諸懷面悉

答徐茂吳

燈夕晤後遂有山中之事旬日而歸忽聞拙園書籍有肱篋者遂東歸視之且至吳中而返與足下共湖上桃花季月適金壇耳陳明府雅知足下何俟弟言然亦不能忘所屬也季象云云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九 三

弟及兩豚俱念之但此兄未盡居貧之道頗爲家細君所厭坐是不能以青氈相借耳一嘆爾日風日煦美令足下獨有兩山梅花豈能不妒當以嶼塢驕足下耳

答田子藝先生

以西湖作曲水又得遇先生遂成勝集念先生視去春少衰花會更可寶耳湖上不妨多住當數過先生勿以酒資告竭使動歸興也洗眼方奉上洗一過俟目中澁甚乃止洗三四過立愈

矣

答孫茂才

自故里歸微涉俗務以故失迎足下山居便於入城者似俱少幽寂不若稍遠爲佳去錢塘門十里有佛慧方丈主僧頗與僕善足下欲得此甚不難也不然湖南淨慈亦可惟裁之

答吳與松

已丑夏初幸一握手忽忽兩見春色頗念吾丈起居望有添丁之喜消息杳然時時履素令弟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五

必問吾丈所在知平善爲慰耳吾丈積善有素中年以後光景不能皆順豈亦宿緣耶願勿爲此怠於爲善天下無有種麻而得粟者凶荒之後必有豐登願自今益加勉以需天眷耳信至蒙佳墨之貺極感情至又聞道體違和就醫吳中仰惟安命樂善所謂日進中和湯勝於草木之藥算數譬喻所不能及情愛及此并以爲問如至武林幸過草堂一慰契濶

上陸臺翁

去春壽節曾附一紙申賀起居尚在留都轉北後謂翁必暫還舊里當面領大誨不意但至京口而北鄙懷未展悵結至今承翁雅意必欲致溝斷於黃黃之列顧某自分福薄且世緣甚輕再臨畏途或生意外不若青山爲少安耳且大事未明幻軀易盡年踰四旬便就衰白過此可知卽餘生未涯尚施之般若或能了千生萬劫大事不可謂不幸也感翁至意輒敢布此

答顧友玉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五

去冬兩過高齋既叨厚款復戀清童雅歌至今不能忘也承委令嗣兩君考事僕忝世誼分當噓引常守錫令素昧生平不能通以書柰何守公係癸未榜轉托敝門生以書懷之不知能濟事不厚貺敬領羅漢一軸蜜果四種其銀瓊梳六隻卽付使者奉璧夏初面晤不盡

與陸敬承

去冬曾得足下書然持燕晉不知爲何人矣青山之人自貧之外無所不得意去九月復完次

子婚幼女新字沈茂仁兒此皆足下所樂聞也
茂仁尊公存石先生以二月厭世二子幼小嫂
夫人多病門戶之計尚未知所稅駕欲扳二三
兄弟共憂之計亦不得辭也存石先生不朽之
事願邀寵足下卽爲茂仁求者雖屬大老恐不
免波及二三兄弟耳因念燕中歡聚時去今不
十四五年中間升沉離合如烟雲變化大是惕
心況重以死生之隔乎敖嘉猷有九年之別近
始出山至武林時弟以哭存石先生先期而出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主
待之吳中得三日歡聚且送之惠山汲泉數十
甕而返焚香煮茗大是快事惜不得與二三兄
弟共之耳二三兄弟日漸柄用知不能日唱渭
城亦如弟山中樂一笑存石先生弟仲君道
明以乞文入都且護子就試遂寄此紙弟比益
懶不能遍作諸兄弟書此書亦沈使追至許墅
始及捉筆耳願足下出弟書遍示諸兄弟令知
弟山中無恙直卿用韞閣尚未有子念之甚切
弟已丑春所添幼兒已翩翩解意加猷亦添一

子二孫相對撫玩甚樂弟於世味如浮烟乃爾
鍾情一笑諸懷二三兄弟珍勗不宣

答王逸李

僕辱君家二先生之知二先生相繼卽世而生
無之莫缺如雖一水間之此心則何以自解免
也去冬晤曹周翰訂初春之約不謂蹉跎至今
良以跼踖計奉君家兄弟顏色當不失朱明初
耳舉業文字僕雖少年染指偶爾得意過爲海
內人士齒存自媿遼東豕耳然先輩典刑略知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主
膚受痛時習之靡且詭也欲力挽之而不能忿
懣方切今得足下書欲搜刻嘉靖名筆以風之
敢不擊節高舉近武林何氏刻文憲其搜羅似
未廣褒亦少精今奉去一部自此充廣或可得
其全耳僕少時所蓄先輩舉業甚少微倖後亦
遂爲人持去我構李惟吳君名惟禎者構蓄極
廣足下如未識其人當爲紹介然愚見尚不滿
項庭堅文紀前輩文字如商周器物雖有瑕毀
當存其真今俱爲稍爲刪潤得無異削方竹杖

漆斷紋琴乎一笑足下果有意當取國初及今
時義選刻數十百家弘德以前去其太質嘉靖
而下取其近質少則數百多則千餘足爲後進
指南可矣何必誇多禍楮木耶一笑頒惠先奉
常集拜登矣他刻二種俱檢受此附謝

答同館敖龍華

改歲聞足下且出山延望至今第十二日出門
以沈茂仁尊人霓川年伯物故往哭之不謂失
迎足下得足下書悵然久之相別九年遂爲白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五

髮翁不知足下面目何似人生能有幾許九年
今得相聚當併日爲樂勿負此盈觴可也聞足
下以廿日離武林果爾數日後可至吾郡又聞
且適雲間起居貴座師弟適當往弔王元美先
生且待足下於吳門與足下歡飲數日送足下
一兩程而別朱汝虞兄吾輩中有志者不知有
何語煩足下轉示茂仁死所遺二孤長者十四
次者十一方賴其大父撫之不幸先去寡婦弱
子大有門戶之憂近茂仁次兒遂聘弟幼女但

弟青山之身雖爲分憂力且不逮未免有望二
三兄弟足下過此亦一機也諸面悉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九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五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答同年吳南臺

與老丈十五六年闊別僅得去春一晤又微寵得寓目九華之勝嘗有意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而因循半世未果良願今睹高居山村鷄犬與人世隔絕恨不能相從卜鹿門之鄰也弟麋鹿之性終不能久事軒冕老丈能爲選一丘相待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二

答董潯陽先生

初赴官桐汭辱翁以鄒文莊見期文莊何可當感翁雅意不敢不勉耳今幸承乏南雍甚媿涼德不稱師儒政欲遣一介問翁起居領大誨以規免過而華筵旅幣儼然先之三復訓辭期獎太過非某所及某廢棄之餘得以橋門壁水爲深林一枝有厚幸焉敢有分外之希乎承去夏

道體偶苦痰暈隨就康復因而避靜數月某曾晤令孫伯念兄於敝里畧得翁近履懶慢忽忽不及遣一介相聞某之罪也翁不以爲誅而見存篤密如此能不媿死翁先朝宿老年踰釣渭而薄後車之載台鼎事業以付佳孫卽今朝陽一鳴足爲蒿矢矣惟翁健七箸而觀之

答陶懋中年丈

與足下別不記何年亦決非五六年之內矣弟困而復起足下遂浩然返初九亡楚存計達人勿爲櫻懷也去冬足下至武林竟不及申鷄黍之敬到南雍忽忽兩月循升散故事而已此日得足下尺一良感遠存至意呂生爲足下坦腹又葵陽公令器敢不以通家子弟視之業已點差卽日歸省矣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二

答同年蔡兄 名萬里

弟與老丈同桑梓又忝附驥而十七年間踪跡如風馬牛此日得手牘良慰弟辛卯冬赴謫桐川居官署踰月而老丈芳軌猶在人耳目惟有

欽嘆而已老丈遂高臥湘湖不聞理亂人生適
意耳須富貴何時仰知達人胸懷冰炭不到弟
雖承乏師儒而與諸曹一例局門自衛南中佳
山川有六朝舊跡夙願搜討今亦以爲風流罪
過噤不敢先回視老丈杖底青山出門五岳相
去豈但尋丈之間哉

答陸少白

去秋至婁爲已別相公不宜從故人留連杯酌
以故乘夜解維遂與足下曠違至今嘉平之朔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三

發武林望日視事南雍媿無教養之實且假一
片青氈以當長林豐草可乎天下方多事有才
如足下故宜馳驅四方以隆竹帛猶然林居何
也王罔伯名家鳳雛有志勛業他日當與足下
共贊勳勳耳莫生來得足下書并左傳屬事之
惠具感遠意附此申謝春來凝寒不開不知年
穀可望不南中饒名迹而束於一官未遑搜討
乃知山中光陰十倍可惜足下他日當憶吾言
聞婁有醫學綱目板乞爲購一部

答安慶太守趙君 名壽祖

敝同年吳文仲坐中幸晤行麾得親踰時色笑
甚懌披霧之想隨叩鷄首而行麾未返小舟又
不得停不及請益斯須徒深耿耿耳歲前至南
雍忽忽兩月此日得晚問乃荷手書下存兼餉
珍品良感雅意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人知
而求天知某豈敢當明訓在焉常奉以周旋耳
恭諗嘉祉日茂波及元元歌陽春而戴福星不
但一路而已欽羨何如吳生爲門下所與進伯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四

答丁長孺

行時聞足下失掌珠甚爲足下酸楚僕幼息亦
幾有此變危極復安坐是不得與武林湖山爲
別仲淳賈勇爲豫章之行別於平望過吳中僅
一見長洲相公婁東相公在僕前三舍追至毘
陵竟不及遂舍舟三日而至白下以嘉平之望
視事南雍今兩月矣喜門庭如水所謂食客遊
僧足下所最惡而願忠於僕者無一人干與客

痴兒伴侶亦惟阿父而已足下聞知能無慰乎
中甫歸僕不知忍不一通而趣聞駕支提天官
武夷九鯉諸山川之靈故宜親於馮先生耶一
笑過松陵叔宗政病一省之齋中遂別至今不
得問貧如洗而督逋之吏在門可念也之矩補
饒州司理姜餘干當執手板而前奈何不速行
茅薦卿近下帷以補東隅之缺勤於青衿生故
是可兒弄璋書久徹矣足下久戀菴盡溪山幸
及盛年早圖竹帛南都人士賴有鄧少宰鄒比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五

答沈道明

秋杪還武林欲與湖山一周旋而別屬幼兒出
痘甚危不解帶者旬日雖幸即安而良願坐失
朔日成行以期限迫促不得久停故里遂不及
一面悵然此中忽忽易歲儒官雖不至執掌而

職司所係又南中議論易起不敢少踰尺寸六
館賴有南畿選貢諸君差不寂寞媿以陳人玷
師席不能任陶鎔之實耳鴛湖春色漸佳足下
幸不乏暇日酒徒詩伴任意招尋惜下走不能
從也一嘆令郎茂功叔丈舉子業素所服膺如
有新作乞寄示數首使狂愚效其切磋可乎

答包瑞溪太公

比甚闊別卽尊從臨草堂與某之過舊里俱不
能少接殷勤之驩今株守青氊盈盈一水便有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六
河漢清淺之嘆徒深懸結而已卽日南中大計
波及大司成科斗時事某遂承乏視篆入署以
來幾兩月獨病婦時臥餘口悉安幼兒出痘後
猛嗽如虎精神百倍此皆德門餘庇也政欲遣
一介問太公太嫗起居與闔門新祉因循未發
而俞生持手書至展讀再三惟有媿感俞生爲
德門葭莩敢不視同懿戚某素簡率多得過鄉
曲更望一爲覆護至感

上座師陳肅菴

與老師闊別首尾九年矣廢棄之餘甚媿酬知
無日幸賴老師遠庇困而復起冬盡抵秣陵卽
於郊外得老師尺書開膝跪讀具悉老師山中
動履如宜爲慰某性最疎居禮法之地尚未卜
所究竟惟是兢兢奉老師餘訓以期寡過而聽
造物安排耳老師厚見期勗非所敢當也子卿
大兄公車還道浙何事不令相聞一展通家之
好大兄高才久困場屋力田信不如逢年耶令
弟世丈在監格於禮法不能申一食之情徒耿
耿此中耳茲破例處問安差敬附一箋申候道
展比聞卜相時聖主垂問蒲輪之徵知在旦晚
宗社有靈豈令老師久嗽荔枝耶令弟寧家尚
稽數十日程時入初夏惟祝爲蒼生加護

答于元猛

昨未至雲陽先附數字賀知詎不知徹不勞足
下遠出不知何以相左至南雍忽踰兩月一時
賴選貢諸君子課試文字儘有可錄者俟稍多
成刻當寄奉也今歲相與得王季常此君筆作

新茂又苦志讀書大是佳伴李玄白何日赴館
不得其耗爲念不淺金蘭欣聚趁此春陽勉進
大業遠慰知已許春杪過金陵幸勿延期署中
有一鑑亭前臨廣池芙蓉修楊羅植大堪揮麈
遲足下季常諸君子共之卜宗遠曾赴館不乞
寄聲不盡

答王季常

歲前辱遠送吳門眷眷惜別今足下假館金沙
指途非遠而雲樹重重尚阻談讌頃得手書并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人

錄示七言二紙此何異瓊樹重重威蕤掌間也
南雍諸生知名者不下十數輩但向習時體牛
鬼蛇神或傷大雅僕不自揆欲以先進典刑風
之期之月成歲會可耳如旦夕轉官將負此意
姑聽之項于王書領悉如春杪之約不虛談對
非遠

答吳復菴先生

頃役還得報并疏草寄示翁不以某爲不肖而
引誨之厚幸矣毛生入監再奉手書知翁懿親

在念敢忘曲體近者南北計典及省臺糾拾似能秉公小往大來當在茲日况翁崇望朝野喁喁賢於夢卜即日且有新命敢爲蒼生勸駕

與同年候玉峯 諱應徵

憶已卯初夏過真州最荷老丈款遇迄今十五年所而銜戢如新弟折而復起今幸以南雍青氊自娛而老丈駐節池陽相去僅十餘舍山川不甚阻修而音儀尚隔別易會難昔人所嘆不獨今也弟犬馬之齒方四十有六而雙鬢如雪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九

答王逸季

去冬泚野鷁首立語而別不能一吐衷情毘陵晤長公幸奉數字見勉因事建明愛人以德良感厚意擁青氊以來忽忽春莫不知何日報足

下耳頃行手書并仲季經義新刻二帙君家兄弟妙有才情所謂伏龍鳳雛二人得一可以縱橫天下乃萃於一門又爲二王先生子令人嘆羨不已但此道雖一技其分量亦自無窮初住菩薩能斷一品無明現身百佛世界八相成道小果人天視之有頂禮讚嘆而已豈知其向去尚有四十一品無明未斷乎足下經義如快馬斫陣所向披靡此道中飛將軍也一旦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能無屈膝不恃愛及此惟盡撥外緣齋心稿形以進之僕此言不但千里驚毛也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十

答沈純甫

奉違十旬春色且盡去矣此中碌碌升散卽栖霞牛首諸勝尚欠一覽安能不羨蘿莊偃仰也天台鴈宕懷之十年向來歲月不貲竟不及了此勝緣今聞獨遊殊切飛動尚計收之桑榆以快生平耳令弟美才將來當以文彩耀世不獨桑梓之光頃以母命端歸挽之不能於其行敬

附數字申布并以爲報東山之樂恐不可常有
惟惜陰加食自愛

答于見素

赴官時欲期登堂逼限不及惟是丘壑之蹤以
涉世爲難忽忽春盡未免牽故園鶯花之感姑
需之當今之時所謂名爲無事而實有不測之
憂雖真正英雄猶難下手某等碌碌終當自引
敢有他心今郎品高識練卽今已昂然稱國器
稍從遵養以須遠大又得侍翁真善事也承手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十二
書枉存敬此申謝

答于中甫

知足下奉使歸且適閩矣僕遊屐未及天台鴈
宕而足下遂得至武夷山水之緣亦自不可強
也僕至此已三月尚未及一寓目諸勝足下如
果初夏期淪茗有待耳僕已半老而道業無成
足下教我塵事中隨處下手可謂頂門一針矣
大兒相依近讀書作文頗知猛進未免獎誘以
需其化老子無一火鑄成手段也一笑然非足

下愛我安得聞藥石之言

與丁長孺

春初李生良翰至得足下書知未果戒行晝
山水故足係高賢之心耶僕擁青氈三月碌碌
升散無能修教養之實人實負官奈何近吳復
菴先生數爲言者所攻雅意不出南翰缺僕或
叨補未可知此官益閑可閉門覓句矣中甫入
閩尚未還渠遂得探武夷九曲但未及瞰荔枝
然亦足妬矣天下事莫大於國本未建并越國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十三
攻倭二者燕爵處堂南北共之足下所卜菟裘
今就緒不幸留一席地以老我仲淳兄自豫章
回今何所在忍不蚤白下一相存乎足下相見
卽以語之買茶人行馳此

答鄉同年李初泉

名正蒙

與老丈握手長安時且十餘年矣頃者驚睹尺
書如從天而下喜慰不可言此十年中第青山
之外頗與世緣隔絕不知老丈以何年歸臥今
當何時出山惟有馳戀一念而已伯符兄抗疏

遂有萬里之行天下事大都不可知昔人云恁地行將去憑天降下來此至言也第年未五十而雙鬢盡改幾如老翁惟是祗役成均僅僅守成法不敢墮棄近畿輔選貢至者幾數十人英銳過半并六館知名者羣而課督之而老丈兩家弟與焉老丈之弟猶吾弟也敢不仰體在原之情曲加推恤

答屠長卿

寄一青蘊四閱月矣尚未見牛首栖霞山色意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十三

氣可知獨官衙枕山十廟金碧參差可望又前臨廣池遍植芙蓉夾路楊柳新綠可蔭退食委蛇差足寄情耳連日倭報甚急虛實未可知但我無以待之未免燕雀處堂奈何丁右武使君在海上凜然長城之寄足下卽未出山有嚴節使可依不妨哦詩耳一笑

答楊公亮

弟與足下同逐而今同收盈虛消息天下事類然矣足下督學秦中遊華山飲桑落酒大是快

事計科舉後可內徙儻得借重作南大司成弟得留而事足下甚幸卽先叨轉計把手之期定不遙也近聞顧實甫遂賦玉樓吾同館兄弟不多復損其一爲悵然痛惜者累日人生真宜行樂卽今追想十五六年前同館驩聚時光景那可復得他時後日又未免再想今日光景耳俞生到監得足下書知比來起居無恙太夫人以下各康勝爲慰秦中之行想不能移家當措處太夫人甘脆之資而後出寧有策耶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十四

答同年侯玉峯

半月前具一箋問起居昨始接芳訊以十五六年闊別始得一通微欸而投木報瓊慙悚更倍南都山水清嘉惜不能從老丈諮訪六朝名迹縮地之情彼猶此耳天涯聚首未卜何地何時弟兩鬢已霜一官鷄肋如老丈卽日開府兩浙當求弟於蘿薜間矣

答盛叔永

二月有便羽至沈長孺使君許附一箋足下其

人四月尚未行或浮沉未可知也方次卿以三月末旬至白下出足下書淋漓數紙具悉足下起居并見念切至書所不能詳者更得之次卿喜慰之極聞彼中額稅尚未足足下復冰蘖自持河潤九里已無餘念奈何復拜隆儀嫂夫人更推念病妻玄黃稠疊感媿當何如白下佳山水夙所企慕今到官幾半歲此雙屐尚未識牛首樓霞官以師儒爲名又大司成缺一人支青氈遂不敢輕出昨得報新大司成爲陸敬承讀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十五

學甚慰蘭馨之想計涼秋時定得踐山靈夙約耳足下愛我知在夏秋間過此當作數日留城外僧齋足供靜寄况對良友煮茗焚香豈減神仙之樂遲此期一日三秋豈足喻哉次卿得吳婦自許佳甚今足下又推潤之少佐其計然之策從此長年不出戶作雙鴛鴦相媚皆足下之賜也南都公署司業署最勝俗呼南衙前臨廣池此時新荷出水已二尺餘後倚鷄鳴諸山金碧蒼翠參差溢目一鑑亭三楹盡領其勝公餘

日棲息其中鳥聲樹色不減林落足娛馮先生目下或當轉南掌院以署印務尚當居此耳不失今歲蓮花時一咏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之句想見欣然矣此後又聽之造物流行坎止吾何心哉驥兒居署中頗能自奮異於疇曩作文頗有奇思所謂獅子窟中寧有凡毛耶一笑青山卜居終遂此意指期不過五六年恐足下戀腰橫金虛買鄰之約耳一笑時事已不堪言一是一非竟不知何在吾輩但可隨時盡職相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十六

忘江湖以俟隱退耳金壇葛二端寄足下尺幅稍短二端製一衣稍有餘新姬作小孺足矣今歲畜茶頗裕須得惠泉試之洗法火候及器物毫髮乖違便非清供相見在近與足下共之始信陸羽蔡君謨諸君未免僣父面目今餉足下一器如乏佳泉當俟歸途取江水澄清烹試之

答汪司馬

某賴庇從漁釣間擢佐南雍受事半年媿無寸

補方思竊大人先生餘教以策爲鈍而手書辱
焉焚香盥手三四展讀但有感戰追憶別門下
於西湖已五六載客有自新都來者輒問司馬
先生云健七著勤筆札輒喜今海內失婁東王
先生佩文章心印未惟門下一人天將惠大丹
佇先生顏令播無量風雅種子於此世界而某
不得朝夕參承以卒大業語此三十六峯雲氣
已盪心胸間矣懸切如何聞門下將一出酌酒
婁東先生墓上渴俟此期得望見杖履於棲霞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十七

答陸敬承

初足下轉北秣陵春色第遂獨有之影單不能
鼓策高興且一人支青氍至今雙眸尚未及一
接牛首燕磯雲氣不意天終合吾兩人也端陽
之次日得足下所寄趙生書先二日已聞足下
轉大司成矣南中作官能兼青山白雲之樂又
得從足下不以代而以共樂更倍焉惟早聞趣
駕爲幸耳

與陸敬承

足下高資夙望宜在帝左右南雍之簡蓋曲體
足下依戀庭幃至情耳顧弟至愚劣得以職業
鴈行而事足下有厚幸焉敝衙與貴署雖中隔
講院而旁徑相通日可巾履往來敝衙之南廣
池數畝芙蓉正發一鑑亭三楹臨之敞北窗正
見龍光諸山金翠照耀古木扶映長日無事揮
麈飛觴有欲界仙都之樂恨無佳伴今得足下
天賜我也幸速來勿使弟獨吟露下芙蓉月中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十八

楊柳之句耳六館頗多佳士時義大有擅名者
但後場甚空疎魯鷄鵠卯第甚媿之此待足下
雨露之湛變學究爲秀才耳遣廂役奉迎惟卽
整駕以慰橋門壁水喁喁渴仰面對在近不多
悉

答徐文卿

與足下吳門分手遂至今日此數年中煙雲變
化何可勝道獨樂子音遂客死長安又獨累足
下此生雖狂癡其慧性才情故自難得遺索或

有詩文足下曾爲檢括否弟欲爲裒成一集勿
令湮沒耳達老南來真我輩之幸但不知福地
與檀越何在如以五六年爲期弟猶及作雙徑
天目叩關弟子也足下與俱中甫在家或有往
來之約足下至金沙去都門僅五六舍使弟得
一握手於棲霞牛首間非至幸耶

答楊公亮

晨起得足下書知已過雲陽相距無幾而言笑
難接欣與悵共之矣足下暫履風波旋就光復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九

天下事水到渠成聽之可也一笑南中閑官信
無如掌院弟幸居之焚香宴坐差適吾懶尚有
拜客赴席兩事爲累又名山不遠無閒伴不能
時飛雙屐差足恨耳足下得無重妬我乎又一
笑陳伯符兄高才亮節未見其止乃爲造物所
收親老妻孀下無嗣息聞其計已半月甚爲傷
痛昨得項庭堅書云其二姬各有遺腹或能生
男此一端可喜耳我廿八人今物故者已三之
白頭相聚知後幾人乃知目前二三兄弟驪

聚洵可寶也足下衝寒戒途又奉太夫人百凡
惟加護爲祝

與曾直卿

春杪監役還報夏間楚士彭生學沂至又得一
紙并寄惠齒錄一冊密誼雅諳宛如對面南中
各衙門職事俱簡掌翰爲甚衙齋靜僻門可施
羅比之老僧但餘妻子須髮而已一笑南中件
侶初惟張端叔朱汝虞張睿甫今復益陸敬承
酒食相招不隔旬日出門便有六朝舊寺山隈
水曲名花雜樹俱堪嘯咏足寄留連因念長安
市上紅塵撲面賔從雜還清濁相去豈但九牛
鳴而已哉一笑此間少宰見缺習豫南聞必請
告又出少宗伯缺儻借重足下遂分我飛天仙
人之樂矣足下弄璋消息何似此事亦有命在
不以有無介意乃爲達人高致耳

與余世用

春中一相聞遂忽忽至此日弟叨轉尚署監事
十月中敬承至始移新署中南中官曹最閑者

無如掌院不敢自誇可謂心迹雙清一笑小馮
君先作假院長後克卽真如遂爲故事當爲足
下賀矣吾館中老弟兄今年連損高顧在詞林
者出處共七八人耳頃敖嘉猷過此弟與敬承
端叔睿甫四人作主迎之因叩其請告之過真
可謂不辱理也吾弟兄輩相處幾十七八年其
始終驩然無間者徒以彼此矜然不淄一念耳
因相對感嘆弟與敬承又出城握手而別楊公
亮過江亦相聞楊貞復在家向不得其耗聞其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二十三

與盛叔永水部

秋杪江干一晤僅得半日佳話未罄積懷比次
卿持手書來知取道真州而北盈盈一水帶水
遂如三山蓬萊可嘆也十月中陸敬承至始得

解監務移居新署賴有六館舊徒時來問字差
破寂寞不然卽四禪八定早晚成矣足下積俸
已深歲末春首定得憲副以出橫金豸服而過
里門僕如叨轉相遇於鴛鴦湖上焚香煮茗竟
日談燕豈非至快陳伯符兄高才亮節吾黨白
眉十月中病疝四日而卒親老婦孀下無血胤
天之不佑善人耶不惟鄉邦隕此鳳麟抑且沈
氏撤一藩蔽計足下聞之當共此傷痛矣近得
項庭堅書云兩姬各懷四十餘日之妊天幸生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二十三

董玄宰太史

自辛卯迄今與足下會晤最數足下玄淡超詣
友朋中所希卽十日不見便欲千里命駕况經
年離索想念當何如僕壬午授職亦在盛夏今
足下同之頗憶當時應酬之狀真如昨日相隔
十年意儀注酒席或有空損周南留滯不能稱

瀛洲亭主人可嘆也明歲京考仍舊高望足下
定借大藩吾兩浙士子得與陶鎔豈非至快京
師遊道頗雜龍蛇欲令是非兩忘無如一切屏
絕但中或有高人異術不宜蹉過須緊著眼耳
別後曾盡傳得周老玄訣否曾試行否抑別有
所遇否希悉示

答慈山禪師

與師相見憶癸未春長安邸中是日謂遍容老
人今老人已歸西久矣別來賴有達觀密藏二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三

師提醒昏醉見前境界稍覺平淡亦不見有一
個不好的人如此而已數年前曾得慈山法語
一帙以老莊英華闡曹溪骨髓所謂了不異人
意不起於座而親到那羅延窟師寧許之又不
佞緣未了再拜青山頃於白下接師手示又因
定公悉師動止加食法喜禪悅之味欣快何可
言了空上人老矣而發此弘誓卽未承付囑敢
昧匡持聞勞山相接更有大勞山險僻無路頗
有探奇之興師能鑿一徑以待我不定公還布

此

答張念華公祖

繡谷蒞浙兩定大變逆銷海氣微管之勛迄今
爲烈此又非獨某一人一家沐庇已也感可言
耶長安中握手遂至今日忽忽十年第今遂爲
白髮翁矣佐成均典留翰忝竊爲甚顧野鹿之
性終戀山澤離西湖一年餘未嘗不在夢想也
老丈重望暫爲八公名山所留公論定終當捉
鼻以慰蒼生卽吾兩浙士民蓋日想節鉞之臨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三

答李生憲可

獻歲雨雪談藝諸生多休沐未至又不能出遊
日坐竹窻焚香淪茗擁萬卷爲樂古人所謂不
減南面百城真不虛也此日得生書問訊寂寥
良以自慰生才致吾所欽悅東海之鯢終當化
而爲鵬擊水搏風直上九萬里在俛仰間耳幸

勉之生藝業惟初試講院三作最佳爾後諸篇亦未能勝或云生文不宜屢作人之才性真有不同如生識見高遠不必日事章句惟力求古作者自得處如左馬而下會其大而涉其深吐其餘而溢其末當遂爲古人今人何足道也然更有本向所授楞嚴幸不忘却百衲絮裘似無功於長夏豈無冰厚雪飛時一笑

答喻邦相

弟不能固其青山遂作小草今居白下兩易歲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三十五

除矣喜閑官無事山水詩書之好不致相奪但白髮日增耳別門下於湖上已五易年青蠅是何物善玷白璧才望如門下乃亦引歸然澄懷曠識傲睨羲皇豈賴腐鼠也仲君相見大是英物鳳穴故無凡鳥惟門下稍令厚培以養搏霄之翼寧憂九萬里哉此作客稍困遂促歸裝然困乃所以益之敬附一言爲報并見闊懷握手當期廬峯絕頂但不知何月日耳

與同年郭副憲

與節下握手乃是十五年前過桃源時飽闊別來升沉可以勘破黃梁夢矣節下自青鎖借外臺更得照臨浙水此十一郡國幸惜弟守官白下未緣作西湖兩峯主人耳年僅四十有七頭髮如雪已成老翁但七箸登陟不減少年他日謝事猶堪了五岳舊盟此可喜也節下宣風吳越佐憲一隅此猶魚服細事卽日假節鉞以靜東南執斗杓而調寒暑蓋在俛仰間弟此時且以漁釣之身沐浴清化矣僅回肅此申候春風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三十六

惟和麥疇乍綠仰惟爲國爲蒼生珍護以須新簡一水非遙音書易續如弟頑拙節下幸有以策之

上陸臺翁

別久矣屢得起居於令弟光祿君及比丘僧來此者知比道體康健日課佛號不休精進光明西方咫尺大人境界真與凡小隔別欽羨欽羨某賴培植守南翰已閱七月覺淡中滋味甚長但恐奪我鳳凰池耳令弟三哥近讀書何如辛

卯歲偶盤桓數日覺其識朗氣沉通練世故籍
之科名當爲國器但恐不能抑首受鉛槧須督
策之今寄南雍課選一部此俱英俊近業可令
玩味風便布此惟祝加餐自護并祈時惠一字
以振愚頑

與馮用韞

足下戀彩衣而輕萬鍾故是一說但同朝豈肯
相放耶弟掌南翰忽忽半歲頃春首始從陸敬
承了牛首鍾山舊盟放浪幾半月而敬承別去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五

今惟中丞儀部三人聚首形影益蕭蕭矣弟留
心禪理幾二十年自惟習深障厚不能大有超
脫然丁亥之事頗能齊得喪安青山蓋得渠力
年來漸覺事少心開目前應酬無非善類一官
雞肋付之無心食芹而美願獻足下安能相聚
閒齋靜几爲足下指揮如意耶少司馬人便敬
馳此紙聞令祖叔海桴先生所著樂府及散套
數種初曾領梁狀元不伏老今已失去乞一一
覓惠是禱北史新刻完帙多不敢煩去信當別

致耳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

五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沈霓川年伯

令孫風氣不凡撫之如見其父終當以天祿閣
酬翁桑榆之驩也別令孫數日晤查儀部知老
夫人仙逝凶災頻仍非復有情所能堪忍惟翁
思撫孤事重以理遺哀耳令郎行狀方在駐思
數日後草完且就翁而質焉月終遣使當不相
誤耳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唁商燕陽

伏聞伯母太夫人仙逝不勝驚悼伯母備享榮
養而老丈年踰耳順始失慈闈此亦人間之希
覯也惟少廣薑桂之意以存大孝屬有家冗不
能渡江敢寓生芻於陳丈惟焚之伯母帷幕前
一鑒微悃幸甚

荅姚伯道叔度兄弟

方夢寐明月峽忽蒙見寄一盞二籠俱到并手

書惠存情味深至令人感戢昨偶于徐茂吳許
然明扇頭見駱記室詩篇儼有初唐風骨況其
主人向呈小詩真持布鼓于雷門矣扁舟之興
終當不負但未卜何日先此附謝得果秋期共
此湖上蓮花風豈不甚快望之望之

報陳伯符

青山之人放言自廢可耳若足下尚宜三緘口
也程生已往武康當爲足下申意弟囊中金錯
垂罄勉爲足下處五金蒲節前尚在構李當與
共驚驚磯上涼風耳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二

與錢湛如

初擬至武唐以雨故緩一二日行不意事奪決
計鼓棹當不失廿五六驥兒資性似慧而癡足
下從容化誨以滋日新爲德博矣言面在近故
不多及

與徐茂吳

旬日間以幼兒患疹不得過高齋足下目青何
似能哢憤譚對不將從公亮思仁二兄請足下

先此相訊幸示之金不佞云足下許分印色今以函往

報來任卿

癸未冬別足下不見顏色七年所矣以足下之治行卓卓清雅如冰而不得臺省世事可知聞奉使歸里日切顚望謂可得把手不意尚爾際違承遣存具感雅意丈夫得時則駕不則蓬累而行竊所服膺今何時也而敢興彈冠之想乎足下上有老親不宜輕祿樞曹無事悠悠數年懷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三

與葉鹿吳

足下還里時僕渴欲一晤不知以何事阻竟不及東棹至今悵然足下蒞蕪數月矣牛刀之技無適不宜愷悌神明之聲必流溢於畿輔矣僕居貧無恙百口粗遣今秋又當爲次兒畢姻隨緣了婚嫁五嶽之盟旦暮踐之倘及牛首攝山

或遂望見鳬鳥未可知也於先生在齋中起居何似不及另啓乞爲致聲

報張紫山

足下得意而歸甚爲生色聽雨啜茶殊慰積澗恨足下便爾別去耳龍興寺碑文必欲一查故實始可下手鳳陽府志借一觀茶笋引意惟麾置之

報楊公亮

湖上別後次日往山中昨遂阻雨以故不得追懷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四

與錢湛如

驥兒遣侍教誨遂至兩月當勿爲嫌但慮矯氣未除童心易誘反累調停爲不安耳月前送吳奉常至德清省先祖母殯而返此時武林正饒楊梅恨不能與足下驥兒共噉因有山中之事

月終始得奉晤恐煩牽綴先遣數字相聞諸俟面悉

報盧思仁

足下壯心勁氣於此詩忽露端倪政不當以工拙論也所移寓饒涼風不出卽就足下

報許然明

監河之粟不至不能憂同好之飢大爲悵慙見郡公須僕面引以酷熱難之明日又當往范村計有數日留山中望前爲足下勾當此事耳

懷素堂集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與周繩甫

六日造錢惟邦山莊訪足下不意足下在家乃得晤惟邦足下體中何似旬日不面想念甚切惟足下怡神治氣輔以醫藥戒怒戒事尤至要也峴茶一簍奉餉幸存之

報孫子貽

足下之歸竟不省其故五月晤戒山上人知足下已過武林矣天暑又有他冗至今未還故里甚念足下而以一水阻晤言悵悵之甚承遣使

見存且手書曲折始悉挂冠之故無怪作官人其後不昌乃知此等事默受天譴古之人不以殺一不辜得天下況一官之細乎足下所爲良

是所憂者貧不能承驩老親耳然同里閭諸生有負時名而至今不得脫白者譬如作彼將柰何吾與足下雖貧愈於彼遠矣以此自慰亦以此慰老親妻孥便可驩然讀書學道儘可自適願與足下共勉之足下遠大之器必爲時用暫從晦養如不佞青山之身非惟自安妻子亦安之矣卽日東歸臘書期與足下握手耳

懷素堂集

卷之四十一

本

與江念所

公論暫晦令足下歸山然盈虛之數可信足下能不爲蒼生捉鼻乎如弟無用于世無求於人亦堅瓠而已一別八年中間陵谷之變凡幾弟已瞠然老翁不審足下顏色何似程生歸便附數字申候盧思仁丈來此數日云與足下有西湖之約不謂杳然想以憚暑不惜故人之期耳諸惟爲國珍護不悉

報丁長孺

不佞於足下父子誼至密也足下就哭泣之位踰年而不佞乃以一衣帶水阻辦香之敬此其罪擢髮可數哉遷葬一事關係甚重不佞方三折股於此先君一丘定而復遷者至於再三今爲足下計寧優游以需吉卜無急遽以貽後悔也聖母塋之地於不佞旣爲棄物豈爲足下惜但傷弓之鳥聞弦而痛惟足下深加慎重勿豔偏說務集衆思令此心如日中天方可下手恃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七

報李玄白

來作十篇濃淡質文之間已臻妙境無論更進守此不變來秋解元穩如磐石矣甚爲足下喜

與同年李漳州

名載陽新州人

附驥以來忽忽十四年雁影差池聞問隔絕第不肖復潦倒山中想雲霄故人亦不復知其存亡矣可嘆吾丈五馬遠臨閩嶠循良之績當寧時聞計徵書旦暮下入據要津福澤天下可立

待也弟爲西湖長讀書味道致亦不薄大鵬飛天斥鷃遊樊亦各適其適耳一筌莆田陳生天資美秀而文可階遠大而挾策四方夏月偶會于湖上甚憐其才屬其南歸敬附此問會晤無因臨書惟有感戀而已

報李友龍書

時爲鳳陽守

中夏舍親自蒙城還得門下報書知門下不忘故人甚慰懸念龍興寺碑文率爾點筆思不足以光盛典而蒙城君敦逼不已勉強付去惟鴻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八

筆斧潤一二足禱弟般若深緣誠如來教但老至情多種種難割獨功名一念則如千年灰耳蒙城君才具甚堪陶鑄賴庇問津雲霄弟均感矣須郡志幸爲致一部佛書數種將意幸存之

與來任之兵部

足下居樵李踰月而僕滯留武林竟不得一握手雖得音墨終無以解渴飢也吾鄉同年諸君平淪落者尚多而夏靖原兄挾青氈糊口四方

尤可憐念弟爲通數字選君乞江南北一善地
敢因足下致之計足下之憂夏丈當不減於弟
故以相煩諸惟珍重不悉

與朱選君

青山之人以懶自廢久缺焉於天上故人曾因
敝親家沈上林需補爲通數字不知曾及省存
不敝鄉同年夏靖原名久安淪落旣久不得已
挾青瑣而仕初得吾浙之宣平斗大邑諸生不
滿百人明興來無登名鄉書者其地可知矣茲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起復入京幸遭老丈當路此渠千載一時敢微
寵霧與之一善地不惟敝同年蒙造就大恩弟
亦感戢無涯矣寶山揮手其力甚易遂忘其疎
野而請之

與李君實

王仲常業已面受關聘柰何復以舊主人爲辭
擇師甚難豈能聽其反聘惟足下爲我固請之
更煩一見小泉翁爲繼再三申意不得命是足
下爲我父子不忠也寧愜足下是怨以足下素

愛愚父子豈肯以怨終乎吾有恃矣

與茅鹿門先生

日軒車來此不能與諸貴人爭客未及申一飯
之敬而翁已行矣一再晤黃貞父兄得翁起居
爲慰近聞翁患背瘡承已愈可甚爲翁喜更爲
薦卿令郎喜翁固健願益加保攝以稱大椿八
千之祝此通家一點惓惓至情耳數日前閱報
薦卿令郎請告已得俞旨以繡衣直指家居奉
八十老親此世間希有事不覺驩喜欲狂不知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翁意樂聞此聲息不雲居爲翁駐足之地頃以
大殿鼎新喬上人乞書謁翁欲以功德事求翁
一倡非敢實以布金之說破翁天荒也一笑

與茅中毅孝廉

喬上人歸得足下報驩然道故甚以爲慰西湖
花月願一追隨未免屈指良晤爲懸懸耳

上陸臺翁

天台請藏僧還得翁數字爲慰嗣承大司寇之
拜此雖未足究翁之用然簡注惟新宅換有漸

海內號爲君子者無不以翁之出處卜進退欣
欣以望檐車之北惟翁有以慰之京師仁壽寺
靜菴上人以禮蒲陀大士至晤於武林以翁爲
大法金湯渴願一見索某一言道地敬爲布此
不敢及他

與楊貞復

與足下姑蘇夜別今已六易年歲足下聞道之
士而弟亦能薄世情升沈寒暑之變可無煩齒
頰矣但聞年來足下集諸君子講學必有精微
要眇之談而江湖隔絕無因聳聽爲恨耳戊子
夏沈茂仁兄致足下一紙乃是丁亥六月所寄
開示甚切而以懶慢自廢久稽一字之報計足
下能寬我於形骸之外也所云一悟則千了百
當誠如所示允蹈之者意在足下弟力疎基弱
如泛葉舟于江海間差識指南針耳豈能無波
濤之懼足下何以教我茂仁歸僅得一晤遂爾
隔世人生草頭露耳奈何貪榮利以造無窮業
障耶足下行且柄國慎之慎之弟年來六尺如

常登山歷險猶可步行三十里但鬚髮黑者無
幾耳去春復舉一子長者兩兒相次舉婚雖饘
粥之憂譬如終身作老明經生計豈能勝今日
便可欣然對妻子矣所親鍾孝廉名某以貧館
穀京師欲執業請唾餘之教遂因便使布此惟
足下有之諸惟爲明時珍重不具

與馮用韞

某與足下及諸兄弟縱不敢言異形一身亦可
謂情之所鍾矣而自哭先君以來至今八年無
一字通於諸故人者惟懶耳更無他也弟素無
適俗之韻信心冥行自取困辱所恃以不泯泯
者二三兄弟之知耳丁亥以來兩得足下書俱
沈茂仁所致丁亥之事來書云芥蒂非足下不
芥蒂非吾輩得此言弟可夷然於青山矣丁亥
之秋與楊公亮相聚累月公亮出示二三兄弟
所贈詩若文具見一時骨肉意氣而出自足下
者尤近真逼古辭館中乃有屈宋杜陵豈非二
百年來希有盛事弟青山中不廢萬卷時作五

言顧才弱賦薄豈小馮君敵哉一笑沈茂仁之
歸僅得戊子冬一見遂爲異物三子復損其幼
嫂氏在牀褥亦數月幸而不灰人生何可常目
前榮枯此何足置意中但得保青山之身草衣
木食以終天年於願足矣弟六尺勇健如昔但
鬢毛盡改牙齒脫落略如老翁去春復舉一子
今已翩翩繞膝因念足下別時無男屢詢南來
者尚不聞將雛之信豈不得其真耶抑廖廖至
今耶弟二雛大者十八次者十六相繼完婚矣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一
但癡不好學作文消長百變亦任之耳我輩必
欲生佳兒不佳兒又誰生耶一笑年來東南荒
甚幸不飢歿得以紙墨文字爲娛此非君恩耶
每欲成寄懷諸兄弟詩懶不時就今錄示雜作
一通覽此足知吾近况矣更乞出此示敬承實
甫于曾諸丈以表遠念山中人懶作書所親鍾
孝廉起鳳館穀京師遺書索迫再三遂爲布此
未作書頗有千緒萬端比握管潦略數百言而
已足下與諸兄弟行見柄用江陵以來殷鑒不

少况時事之難數倍於昔此足下與諸兄弟之
憂也鍾生冀聞咳唾之餘以自廣幸稍有以慰
之

與朱可大

不肖爲時所棄幸得以青山事足下差不辱耳
鍾孝廉以貧身歸於足下幸蒙延禮裘馬休休
出入長安道中餘波得以潤其老親此之爲德
真不貲矣足下大望今已收之桑榆旦夕嚮用
福澤宇內而又操風雅之權與山中之人競爽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十四
司命者得無怪足下多取乎

與于中甫

足下之歸也卽擬買舟過金沙盤桓旬日且得
起居尊翁伯季而竟爲婚冗煎迫違願至今足
下色體非強又未生子今春聞違和甚以爲念
夏間承康復始欣慰耳足下青年入仕尊人之
意屈指雲霄請告或非喜聞况屢從道人遊處
恐從此忽棄葳蕤進賢類僕嬾廢得無失善巧
方便而憂尊人乎還朝之期近遠何似忠信篤

敬蠻貊可行況於清朝僕之困頓故是自貽之
戚惟足下鑒之勉之鵲兒婚期在此月中旬秋
冬之間儻無大纏縛決意訪足下也覺之禪人
以物色老師歷金沙渠甚慧聰堪習義學稟老
師意欲修懺經年而無其資不知有好事者能
爲助成不前書須天台四教儀今奉十冊秋氣
正肅惟爲道加食自愛

答達觀師

八月七日禪人覺之致師七月十四日書知往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十五

棲霞道履平適爲慰大江之南掌大地所恨一
衣帶水承師暫住以來且閱歲而爲俗緣所係
尚未得樞趨受教自許般若緣深之人尚乃爾
况火宅中男女耶衆生世界無盡諸佛慈悲無
盡大都爲此可笑可痛弟子色力如常但鬚鬢
加白耳山婦多病如昔一息僅延而憊嬰種種
疾苦又多思多鬱不知何以得活豈其一念信
向老師如金剛輪不可破壞慈力默佑之耶懇
師於尊像前爲彼懺悔前業令其少病少惱活

得十餘年看得小兒女長大于願足矣大兒原
薄弱時常多病次兒此月當娶婦近亦病瘧此
兒戊子冬時文字大能壓衆去歲至今返覺退
墮近亦枯槁想是情實開發之故此重則彼輕
耳兩兒子俱知敬老師倘瓶鉢南來一熏誨之
或能轉弱爲強破愚成慧也去年正月生一兒
今歲四月發疹幾灰而不灰不知可養不此兒
上惟一女今年八歲此女之母相從最久最賢
及事前室家中諸勞瘁雜務俱其管轄此女是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十五
其命根向亦病羸總賴老師祝護之耳人家衆
子多寡賢不肖俱是夙緣有子但不不可不教至
於成立與否亦聽之耳嘗笑謂自己必當生好
兒子不好兒子又誰當生耶以此於二子但加
愛耳今俱納婦俟一二年間分撥資生之具令
渠自過活安得久占阿翁雲水之身耶一笑承
及屠長卿遊處渠好玄門恐弟子力弱不能轉
渠或爲渠所轉此甚不然長卿文人其好玄亦
意興耳若真心好玄必生利害曾不眼此時

方可轉渠孟子所謂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庶幾者猛火不能自燒豈能燒人或者彼將爲無涯亦與之爲無涯亦有之耳數年來惟丁亥秋與去冬稍稍盤桓餘亦風馬牛也弟子近來益能忘情是非大似混沌七竅俱無益不喜見俗人親俗事閉門理書卷或對青山則翛然自適念爾者亦能障道而不能自克且自喜以爲賢於聲色富貴亦隨流揚波而不能已如此頑蔽老師何以救之一笑老師天人師出現於世如優快雲堂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七

易其文耳元齋幻齋爲并作一塔銘惟成都光孝寺牌記或近時重修或故實未備得錄示乃堪動筆文章緣實境起諺云所謂巧媳婦煮不得沒米飯此言最近作文惟老師詳之事蹟三紙拜新撰文稿俱附上金壇善信及白下諸君子凡平日念弟子者倘相知間乞一一爲弟子申意栖霞好住惟老師爲衆生耐煩寬住幾時弟子冬仲明春定能撥俗侍師之教幸稍見待至感覺之資質甚可進於文但相從日淺無能快雲堂集 卷之四十一 十八

報周叔宗

項氏墨蹟及此老無恙時猶可恣觀因循日月恐天下有不可知者三則無時矣吳門之期當不失初冬琴材徐老得分其一甚善計足下能踐此言耳

報田子藝

去月中將爲雪川之行而婦忽大病月中得少善方出門而忽聞包氏九歲壻之訃至梅溪送葬畢卽返故里唁之竟不及至長興亦不曾會二姚足下所托書二函俱未曾致當覓便寄去終不作殷洪喬耳一笑次兒鵲雛在此月之十九日娶呂氏婦明日親迎比日勞冗不可言未得巧媳婦先令阿翁煮浚米飯其苦可知得手教知王門先生欲索七枕之資此物近亦盡碧

懷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九

山學士幸有舌不玄庸少供吐納雖無金董不至渴歔奈無以遺足下粗蚡一簣將意愧非佳物耳路史得足下校定付刻使羅長源伸眉干九地此大快事敢不盡力以助盛舉其二冊奉歸俟足下校完索觀耳

報屠長卿

某叩首長卿道兄足下待足下以湖上桃花今芙蓉盡落矣弟自入秋以婦次兒東塗西抹碌碌至今幾不知有湖山

吾兩人乃厄於貧

如此然以吾兩人之貧易世人電影富貴未免掉臂勿屑遂一笑置之不以是日自橋李還取報會陳季象至備聞足下起居連日冗甚略具數字不能委細

答許敬菴先生

某無似往歲聞河舟中一奉教先生再晤遂至今夏踪跡雖甚闊疎乃一念向往先生卽無間朝夕也明日爲次兒婚期冗次忽蒙賜問知孝履康勝爲慰別後數見輩航法師云近曾一晤

懷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五

報楊公亮

足下齒先僕而僕先足下婚兩兒此一事幸爲造物所借兩鬢如此卽稱阿翁無忝矣乃爲足下所美耶一笑賀物不敢當或以訓辭代之可耳敢附使者歸不晤復五六日起居何如能不傾扶掖不

與馮養白先生

返自樵李卽入山了文債比歸始知長者曾枉臨卽長者之寓則先一日行矣其小子幸備一日之教去歲稱祝之言以朱良叔命勉爲之殊不稱盛德懷愧至今奈何辱長者齒頰耶此日偶會良叔敬附數字申謝

報周叔宗

次兒仗庇已納婦矣兩兒兩婦日起居老翁無問其他日成立何似只此目前光景大是慰人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圭
但食以復添十餘非貧家所堪耳鮑生談命堅以青山相許甚合鄙願索報附此數字踰望圖晤新構軒居畢未

報李封君

名熊京口人同年復吾副憲之父

某小子與令嗣復吾年丈同門其以父事翁於雁行中屬尤切也自卧林臯出入益寡久削金焦北固之蹟不能以時躬問起居但遙祝壽康而已昨歲因金陵學比丘附致片楮以甘露藏閣大緣仰懇持護此日學比丘持華亭唐太史

碑文與翁報書而來知藏閣完工俱賴慈所倡翁之福德當與此山俱無窮矣感羨感羨又白下雪浪師法席過冬江上小菴仰祈玉趾時一臨護之雪浪與某支許之契由來十年此師駐錫亦地方善信之福也

與管登之先生

去冬一晤遂至今日足下起居與天池道場何似縣注不可言僕兩歲舉兩兒之婚家累從此漸輕可以勉策道業但精華消竭無復昔年猛銳更老更疲恐遂爲情塵汨沒此可畏耳奈何新長洲陳令是僕癸未場中所錄士其人佳士但有好文之癖恐不宜吳中惟此可憂天台萬年寺秀上人以募化入吳此時緣事甚艱計足下但可作一方韋馱耳秀乞書付數字問比來寒暄他日足下或至天台秀亦主人一數也

與黃懋中宮詹

中秋時一晤行騶于孤山煙樹間遂至今日不審起居何似注生時標幸爲門下所與進值行

騶東返不及竟一日之教不惜重繭而爲此行
南榮殊既見唐桑復欲見老子意亦勤矣幸不
惜剖秘密藏示之

報潘去華

今歲屢得足下山中間爲慰比日又舉次兒之
婚貧之外更無他苦乃得以湖山書卷自娛其
樂在聲色狗馬之上竊以自多來教云云隨流
揚波吾道不孤矣萬和甫一鳴驚人僅得薄謫
誠爲知己之慶不知可得暫還桑梓如足下不
快電堂集 卷之四十一 圭

倘得還或可覓便一晤耳吾意亦欲晤足下於
白嶽天都間雖以冗奪其爲資斧所困亦似有
之彼此卧遊良可笑也公衡補吳令其地物情
大是難處最宜木強人而公衡文雅以此爲憂
八月初到任尚未通一字改卜之事誠有之山
水有定形非竊冥不可捕捉之物但心粗緣薄
致失真耳三折股爲良醫僕今得之矣使還馳
此拜謝竹扇清煙之惠會晤未期惟保愛爲祝

荅徐茂吳

計不見足下行復兩月雖時聞起居於金生終
無以慰契闊也昨暮自漣水歸謂足下可出不
意尚在靜攝且分惠佳物具感多情天雨不止
頗害稼事爲飢所驅卽日有吳中之行三四日
後當返故里如足下見直指公煩爲道意可也
諸侯嘉平日面悉

與達觀老師

已至錫山卽欲至金壇訪老師及中甫爲同年
生李太僕挽之先至陽羨遂拜仲淳尊公之墓
東電堂集 卷之四十一 圭

而來計旬日之內當遂咨叅矣幻居師兄行先
此問起居

與樂子晉

去歲與足下分手武林今再易歲暮兩得足下
書吾懶未能酬一字足下謂我賢于稽叔夜吾
安忍草絕交書一笑由來堪輿師多蛇心瞽目
人白生所爲亦大繆以故先人一丘至今始定
臘底襄事矣兩兒子已婚潤郎能繞膝行老蚌
尚堪產珠而抱孫或在明歲老人之樂何如兩

歲作百許首詩直書胸懷不求藻繪此出將抵
金壇與許然明同舟出月之望還武林或可益
一二十首吾不敢與足下鬪工足下能與我鬪
富乎又一笑梁谿令維揚下讓卿文酒才情大
是美士方入長安居臨淮幙下弟爲足下忝一
酒伴故附數字達觀師寫經金壇此行所當首
晤弟向來道業未免進退登山之足如昔獨酒
量長進終日可飲三十杯此足下所樂聞也故
山有大良伴足下無戀長安新主人讓卿解纜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圭

與鳳陽守李友龍

春暮蒙城客持丈報書至委作重修龍興寺碑
文屬取御製舊碑使者往返夏盡始得之遂具
草并作數行奉寄想久徹記室矣弟年來二毛
益繁今秋復了次子之婚世累漸輕讀書學道
之外他無厚念但願歲豐時平以須五岳之期
耳宗鏡錄一部奉寄此書宗敎關鈐丈政事之
暇能留心此書築著礪著忽見本來面目便不

負弟千里外一點相爲至情時寒珍重

與周志齋侍郎

去冬冒謁承握手道故且印受守中密說欣快
至今留曹命下甚欲買吳棹一晤身是野人讀
書學道外惟遊名山親師友一念似不能忘來
春倘至攝山牛頭當圖晤僧齋叩別來悟證也
陸臺翁去時曾見托一事鳳陽元封寺址爲豪
民所侵奪已斷歸本寺矣此豪復告江院移應
天某別駕未問寺僧德晉頗有戒行生輩俱禮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圭

之頃至金壇復晤於達觀師靜室達老亦以爲
言仰祈一引手使公論有在令生不負臺翁達
老之托感當何如

答朱白民鷺

文章之道一真而已真極而文生溢爲光怪唯
足下可與語此幸勉之一題七義已刻武林肆
中拙序先附覽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與許孟中丞

辛卯冬同潘去華晤于高齋次日遂別其明年門下開府入閩而僕亦從青瑣白下聞問隔絕閱兩春矣方今天下口多事而倭奴逼近閩浙窺伺之計積有歲年一舉而下朝鮮威聲已彰勢必入犯當事者徃于封款之說而玩于修備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一

之名一旦有事謀兵謀餉俱屬烏有真所謂燕雀處堂耳向聞閩之漳郡習通海陰以鐵冶輸倭此最隱憂人盡倭也豈必海島門下能以威霸逆銷之其與過之海波功相萬矣南京官稱閒冗而掌翰為尤甚山水文字足寄性霸顧不得如門下者握麈尾作大宗師日聽微眇之談耳故鄉至楊子南北春花頗佳米價止七錢餘民間不至大病但中原至人相食雖勤詔使賑救不知究竟謂何閩中幸有福星當事想必無

他虞也信便布此略見濶悰

與陸仲鶴開府

某與門下幸同桑梓惟是束髮受經即知門下姓名私懷企尚比登仕籍欽佇有加顧叨讀中秘之時政門下營四方之日比遭廢斥又踰處武林山川雖非阻修聞問邈焉斷絕有懷靡吐我勞如何恭惟門下鍾岳降之英際河清之會胸纏錦繡腹貯經綸處大事如解牛而善入衆虛勤小物臂為山而不却一簣有文武之大略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二

宜將相之兼榮豈徒擁節鉞于洪都著功名于翼軫已哉某鄉曲豎儒素飽聲教處則為堅瓠出則為小草雕蟲非壯夫之業賦詩非退虜之方雖文質無底而狂簡可裁遙望門牆冀承教吐敢削尺一上塵台嚴伏惟矜其謏劣鑒其朴誠採納而督教之某有厚幸矣

答李襲美

潞河一通姓名遂為神交知已忽忽十五六年矣棄家山為小草從青瑣白下且首尾三年去

冬十二月有僧自中原來忽得先生手書并佳集之惠恍然如見紫芝眉宇豈但拱壁駟馬之拜耶人間世升沈離合何常智者勘破便如空華浮雲相似爲龍爲蛇何所不可丁亥之役與先生同斥而未獲與先生同升以俗情論未免爲先生不平以道眼觀之豈足置毫末於太虛廖廓中耶聞郎君已舉騰雲霄青葱玉樹掩映庭階足娛晚景惟先生強食味道自愛頃見中原告饑諸疏頗爲寒心先生邑里能不至如所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三

聞否一三年或能返初當理名山舊盟倘謁先生於深林野寺間未可知僧便附報并陳濶際諸嗣悉

與史念橋

去冬一晤稍慰十五六年積濶改歲迄今忽忽朱夏陸敬承張睿甫相繼轉官旦暮所與共鍾山煙翠者惟端叔中丞與三駕部而已形影蕭蕭良足一慨丈總憲豫章位望日崇福澤日大夜望翼軫間作黃紫光氣法當有福星應之其

丈耶弟違薛蘿而作小草適足增愧幸列聞署焚香煑茗不違夙尚粗寄月日可耳丈何以教我風便敬附八行申候

答沈大若同年

別丈自已丑湖舟中丈猶能記憶且痛王太史之仙化人生升沈外生真加夢夢中境界有何差別而昧者作差別會亦顛倒甚矣弟此出所謂聊復爾耳此時國是渾淆世風凋敝非霹靂手未免躊躇四顧豈弟凡庸所宜染指我丈厚相期許非所敢當弟自分或置之一丘一壑其可也丈擁節幢緝牧楚甸聲華藉藉不知何藩得此福星耳沈簿還數行報謝并布區區山川阻修握手未卜

與李晴原大參

近二十年間衡文吾浙者稱門下與蘇溫陵溫陵發其華而門下培其實有溫陵必不可無門下門下雖去而教令孚于人心日深以固今天下之文蓋頽靡詭譎敝甚矣而朴茂平實之風

求之浙士間有存者敢忘其自哉某無似幸奉
一日之教茲仗庇從青氈於留都所與六館之
士相礪切大都以抑僞存真爲功令士亦翕然
有顧化之意惜承乏日淺不及觀其成也恭諭
門下叅知楚藩將淹兩朞聲績朗朗遂與南紀
山川增崇比潤欣慕可言茲因風便敬附一箋
奉候別來福履

與俞養弘年姪

癸未春濫竽入棘門下公車業偶得竊觀驚詫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五十一

謂何物異人比拆卷見姓名知爲年家瓜葛慶
幸不可言尊公大才十未展一二以門下成名
遂敦止足之誼更可尚也惟楚有材其爲榱桷
豫章者不少今得門下柄文其間如大匠運繩
墨棟橈榱桷盡適其用豈非此一方人士之幸
哉某老矣困而復起遂從青氈于留都六館人
士以真實率之頗亦嚮應但不能挽之卽就淳
朴又數月卽徙官不能觀其成可嘆也某生平
慕門下如景星鳳凰又忝世誼食具音好茲因

風便遂以數行將意

答太倉蔡刺史

僕于門下非素也初以小壻周孝廉敝門生陳
公衡俱托一日之契屢爲稱述遂切景仰後復
得從貴部曹生周翰遊因盡識門下生平與治
斐鄙顛末不吐不茹底柱一時擢嘉蓮於汙泥
之中鑒肺石于片言之際豈徒以循良最江南
行且以竹素名天下執鞭之願雖殷登龍之期
尚阻昨因便役用致短箋略通精誠果符鑒納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六十一
茲者曹生入都載奉芳音崇獎加之栲質厚期
賁于庸流三復訓詞惟有慚感旣托金蘭于大
雅更紆箴誨于方來敢因歸鴻先申謝悃

答同年盧名遠

鴻影差池魚書斷絕歲月已久今侄及李生來
忽承尺翰如雲中墮下欣慰可言追惟十八年
之間升沈離合紛其多故老丈猶有慈親在養
而弟隻影竢竢風木抱恨更可痛也弟年未五
十而雪鬢霜髭已具老翁相獨健七箸強步履

猶似少年耳一笑南京官最閒者以掌翰爲首
第幸得之杜門科跣卧凉風北戸下不減山林
之樂此可以咤故人耳此外非第所知也信便
先此布復

與杭守季君

某檣李腐儒癸未春幸忝入棘闈門下山斗崇
望仰重久矣今由列宿出爲二千石而杭幸當
之杭爲浙藩首郡山川秀麗人物清韶昔賢秉
麾輒愛戀其地至形之歌思其風流至今在也

懷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七

而今人居此者輒不樂以爲日不暇給得去之
爲快豈今日上官之多文牘之煩與昔大異乎
然大賢爲之則烹鮮理繩弄丸遊刃自有餘力
卽探討山川咨諏乘志了公事于湖中迂鳴騶
于月下昔人爲政風流豈難追步耶恭諗下車
士民欣欣樂被新化某自昔年流寓茲土分同
部民又弱兒新被青衿方希陶鑄所恨薄宦舊
京無從具壺觴從二三父老郊迎道左悵快如
何敢因一箋代將薄賀

與李仰成

別門下於長安邸中今十年餘矣僕喪疾之後
嗣遭吏議安青山者幾五六載近始從湔洗青
羶復還得馬失馬天下事正未可知耳卽如門
下寧夏之功宜受封侯世賞況益以東征之勞
乎而文墨議論甲可乙否遂令門下暫解兵柄
水落石出天根乃見恐異日者登壇受鉞非他
人必門下也惟勉思世恩無忝忠孝勿爲一時
公論不明而怏怏也計門下冲度遠識早已得
懷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八

答馮文所

某二十年前讀門下公車藝已切企想比始相
見于李侯家門下尚能記憶而某已忽忽如夢
境矣今門下方提文章密印旗鼓海以內而某
處儒墨之間自顧如夜郎王未賓清化乃門下

肯以文告收之從此胡越一家矣一笑嘗笑評
今之文人自謂不作唐以下人語而區區模擬
句櫛字比尚非叔敖之優孟卽唐以下文人如
昌黎河東盧陵臨川眉山父子兄弟諸君子見
之必然嘔吐顧謂然高自標榜以欺天下將
誰欺乎讀門下詩若文是有意古道不爲今人
語者故敢以狂言相印證惟有以教之賢郎名
家鳳毛卽日當搏風直上矣瞻珪璋而想瑤圃
遙遙楚天不能奮飛奈何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九

上申老師

某謫劣荷老師委曲造就從廢棄中復還舊物
今徘徊南翰日有山水文字之娛秋毫皆老師
所賜也敢忘所自哉老師功成身退優悠林泉
釋絲綸而就薜蘿謝袞衣而班巢許此天上之
樂神仙之尊古來上宰得此者希敢爲老師欣
忭茲者恭遇老師六袞榮度之辰六甲初周壽
祺方介似春未莫如日甫中玉樹盈階上客滿
座指吳山以爲肉化笠澤以爲觴百千萬億之

歌岡陵松柏之頌洋洋盈耳訇訇協律而某留
滯周南不得躬逢盛典玷賓筵之末但遙望東
南以申私祝而已茲者遣致同門諸生公賀敬
爲布此仰惟順秋氣加護以綏新社

上王相公

某在南都數因監役得奉老師手報今老師謝
政歸且半歲某尚未及修問起居愧甚茲仗卯
驪叨史館新命屬有遷葬先祖母之役月日迫
速不及一棹婁江計承老師誨督當在春初矣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十

館中諸同門如曾陸馮余諸君子俱表表一時
業已聯翩霄漢某最不肖今亦彷彿望其後塵
處非其據恐終墮落老師幸有以策進之時事
可憂恐老師侍奉之暇不能置之度外令郎長
兄學優年壯宜早赴公車勿存狷潔以傷雅道
兩令孫想益翩翩玉立足娛膝前片楮代候未
盡丹款什一

答費國聘同年

第性疎脫耿介其於世途如油與水不相涉入

再去再辱自審宜然此君逸我以西湖功不邵
與然亦爲人所誤耳宦途羊腸詞館尤甚後浪
相催張干排山第真不羨金馬門卽羨之矮人
盲者衷懷徒熱耳一笑足下妙才絕世不但楚
士少雙東隅失足桑榆不收卽如李本寧先生
高才足嗣瑯琊遂至空原一世其他才俊沈淪
非一弟又何足數哉況世間功名富貴窮于蛇
足近見澌水輻輳不覺感嘆技止此耳帝城何
爲每憶初進時同門同館濟濟甚盛今強半入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二

鬼錄弟與足下幸俱爲曾靈光以支吳楚豈不
大快此外家之餘歎子孫之賢不肖亦聽之造
物耳豈暇戚戚以失此生耶足下比歲始添二
掌珠思前此虛幻艱難自宜得意弟則膝下有
三孫長餘十歲矣弟今鬚髮盡白已成老翁獨
登山之足猶在足下今日能保渥丹之舊不足
下詩數種讀之大有勝情俊氣數千里之外如
對故人喜不可言弟近著作大嬾稍作選體及
齊梁豔詩然亦不多容錄付後信耳雙珠之生

庭芝之瑞此洵佳事弟不欲辭蕪語姑待之終
不敢虛弟近畜得歌姬四人色雖非異而有繞
梁之韻足娛老人亦不可無足下詩也

與李翌軒憲長

去冬晉陵月下無端相左甚可笑蓋爲舟人所
誤耳然懸懸至今今春吏議不謂誤及門下去
冬晤蜀中入計大吏無佳語竊疑之不虞其信
報至不勝駭愕然亦世間所有之事逆計冲識
處之泰然吾輩所爲重于天下者豈一官耶又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三

知門下未易卽返家山流行坎止少順世緣未
爲不可新命未下未免滯留寶眷在江陰南還
消息易得數百里內當覓輕舟一奉色笑以補
去冬之缺偶因戴生便羽帶一緘仰惟涵察

與侯公善都諫

旬日間有北去相知曾附數行問訊計初冬可
達茲啓雲間陸平泉老先生出處孤潔德門清
淳收海內之光名集弁紳之全福雖其臨終謙
退不欲請卹而朝廷禮尊重老自應不厯備典

疏到之日望足下力倡公論轉屬當事科長不
令月日停滯以慰簪弁之望至禱

荅費唐衢

自白下歸以西湖一曲自娛海內相知竿牘俱
廢以故缺然于門下令器先輩探問時業千里
納贄于不佞念門下通家之好又感令器中懷
往來書尺盡剖其愚然高門千里駒自當所向
無前略玄黃而觀天機當世豈無九方臯而借
聽于聾也一笑門下老成舊德負蒼生之望方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一

荅費學卿

足下名家千里駒富有才情何有於老朽而千
里貺書孜孜下問至于再三僕愚陋何以仰裨
高明萬一本朝制舉義王文恪公始具堂構顧
文僖公繼之親傳衣鉢門戶益輝今傳文恪遺
稿賸者十五六水中擇乳非鷺王不能至所作

程文文僖有出藍之色矣嘉靖以來作者如雲
當以唐中丞爲上首茅鹿門方中丞時業於玉
摩詰之詩摩詰高秀有之而中丞老成痛快似
兼杜陵之長凌鑠一代此人而已然惟歸田教
授時諸稿足以當之元卷亦平平耳至商元卷
正德以前醇朴未化嘉靖間許太常精粹溫雅
足稱獨步而瞿文懿可以嗣之平中有骨人目
之綿裏針近代寥寥惟吳因之縱橫透徹詞場
飛將然文體亦一變矣唐中丞外有薛方山諸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四

理齋薛華整諸俊逸足稱名家吳因之外陶石
簣湯霍林亦後來之秀湯義仍僕識之癸未棘
中黃貞父與僕交甚善義仍華秀一時之傑貞
父則素法身佛少莊嚴餘則與僕不同道亦不
能知之矣近來文體大都失之恢詭浮靡易浮
以實易靡以精易恢詭以典雅惟足下勉之近
來衡文者俱新進少年見畫龍則喜真龍入室
反怖而走馬如就試但宜縱橫揮灑不必求入
理不必求合格隨例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自然

得意不然操瑟以校好竿之主求遇合得乎惟
足下詳味之僕於詩自入館後始留心惜乎從
唐入十年來始知其誤則已晚矣足下見目玄
淡雅逸此何敢當欲錄舊歲遊洞庭兩山詩請
教而信索報急不及也新題先上論語學庸左
太冲三都自足耀世寧煩玄晏序然不敢辭總
俟異日課完付別信耳勉旃秋風自愛

荅費學卿

前月得使問深感情至所評制義諸名家足當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五
陽秋衮鉞但推僕于震澤毗陵之後以大家見
命則恣然不敢當矣足下新製頗似白香山長
慶之詩蘇子瞻海外之文語淺而意真甚為可
喜但出之應試更加一分色澤以悅俗目可已
至論詩云云僕謂從唐入者終非正因佛家謂
如是因如是果以唐人為因果必不能超漢魏
六朝而上足下如有志千古大業自今唐以後
詩一字不以睽目為佳初看漢魏人詩如飲瞑
眩之藥非不苦口終當愈病勉之勉之僕生平

最懶詩不多作亦隨手失去雖有會心處已
所自珍旋亦失之真可笑也足下佳集讀自序
一篇可窺一斑僕何足以玄晏哉然不敢辭也
并貴邑儒學記俱在此日脫稿久淹使者不及
整練足下試為潤之何如沈箕仲方伯在敝同
年中最為憐才今老而宦情澹遇夜光明月雖
不能以連城寵之決不至按劍也進賢令黃貞
父其人如出匣太阿論文知尚品格足下所宜
見今資以八行如嫌于自銜當以便羽及之搏
風不遠相見在北上時諸惟努力不盡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六

荅傅伯俊

弟與老丈白下聚首今又五六年弟賴歐君之
力得歸西湖幸甚公論之明晦亦聽之矣叔宗
屢書相聞知老丈念弟之至而為弟之周不勝
知己之感一麾出守乃得蜀之重慶時播事未
迄深為老丈危之然知老丈識因果安義命定
不至墮落旁趣徐乃自安耳雙徑賜藏賴老丈
藉委得之于孫司理此公初無諾詞而心許特

至并吳之虎丘杭之淨慈俱得之更見其機用
不測然損渠數千緡稱謝只得消歸般若耳夏
有荅老丈書原幣不收而歸弟亦隨手費去矣
愧之愧之蜀中此道無可共談者書云孝弟施
於有政是亦爲政則老丈宰割應酬時便是乘
拂宴坐時無二境也天下事日異月新大是可
憂東南休歇處吳興其一山水清遠寓賢可樂
旣奉指誨俟吳客至當共圖以報耳賢郎大哥
宿因深厚才思奇傑日望其飛騫朝夕切磋取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七

之庭訓三年不飛不鳴一出則驚人矣幼郎尤
所喜聞弟大兒知讀書已亥又添一孫今歲出
痘無恙此眼前花耳追念多生大事尚復茫然
願與老丈共勉之佳刻謹登悉來信索報急布
此爲謝新刻頗有帙大難將故不敢累去信相
隔幾八千里敬祝加食自愛不盡馳神

又

作報後詢之來信知寶眷與大哥小哥不在衙
舍朝夕何以自娛以郡齋當頭陀寺可耳一笑

周叔宗尚留滯京師眼前少清伴然弟近日光
景視天下無一不好人則乞兒上帝平等觀何
往而佳不佳書此更助一笑

與丁長孺

望日得書知從金沙間與中甫盤桓幾一月而
僕以湖上桃花當之彼此神往可知矣孤山新
築僅成書屋近又于山半起快雪堂自卧樓樓
孟夏可成但貧措大舉事艱難百倍爲苦耳中
甫亦許孟夏見過計足下當共之披豁非遠覺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八
畫新綠盈盈在望未及卽相從爲之悵然

又

三月中採茶使行附承動靜下旬冒雨游黃山
奇峰峭壁障天排空江南諸山無奇於此者有
遊黃山記遲日寄覽昨廿五日自水路歸始見
足下荅又別承手書并拜新洞山之惠今日湖
上舟中用惠泉點試色勝于香味優于氣豈微
爲兩師所損耶所得姚氏廟後尚未試以俟小
暇竟未卜何似孤山莊以金錯羞涇尚未大就

然綃窓翼室已堪奏歌但恐佳客不臨况耳別
諭逃者敢不如命此附謝不一廿六日日昃繫
舟孤山柳下

又

去秋一相聞忽忽遂送春色足下哀中動履何
似大襄後亦能遊歷江南諸名勝否天下事日
月以異兩京正卿止三四人臺省如晨星落落
將盡無論東夷窺伺即如此而安恬無事恐終
古所無也一嘆仲淳兄想往來齋中豫章家眷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一
恐不宜置之度外或歲一省視或挈之還江南
當擇處一矣足下幸痛言之僕考滿在秋盡豎
卧青山此其時也一歸即圖握手

又

夫計聞報乃波及足下甚為不樂嗣見拾遺報
即諸君子俱不免不與黨人真足恥矣採茶之
役初欲親往遂訪足下以急當往金壇弔中甫
母喪歸又有他事遂不如願計足下曠然之
懷當不讓劣師且塞翁失馬未必非福所倚也

一笑仲淳三月初握手知其堪輿近有深到非
復吳下阿蒙此我輩之喜彛經翼為足下所刻
希付數冊

與姚叔祥

夏間得手教知京邸動靜清勝著述稱意為慰
司馬公為丁右武之事跡涉危疑即稍存明哲
以一去明志無所不可但大臣之義或有不止
于高潔者稍示委蛇亦一說也足下以為何如
印全史事承諭敢不如指候足下南歸日當課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一
上耳南雍書籍欲重刻者頗多必得如足下一
二人任校讐之責而後可萬一足下肯相就而
僕在事稍久豈非書籍一幸耶

報曾于健

甲申歲曾托鄒爾瞻附致報書并五燈會元一
部遂缺然至今去歲得達觀老師密藏師兄北
來消息知仁兄於法脉遂有膠漆之好甚為歡
喜三日不見當刮目相待况別來許久故宜不
同此事惟有直下承當若少佇思便已萬里尋

常說做工夫點檢心地譬如騎驢覓驢多少退
屈多少回遶然未免從這裡過最要緊處是親
近真善知識如水邊坐不憂不冷火邊立不憂
不熱今仁兄已得見達觀師從此當認得善知
識榜樣魑魅魍魎不能惑矣其次要將從上祖
師機緣三藏聖教時時熏心忽到險隘處勿輕
輕放過一日二日眉毛厮結理會一番後面少
不得有輕快日子如食少金剛畢竟穿腸而出
正知正見是真金一切戒行是金莊嚴具真金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二 壬子

取妄動之事甚多無算若罪過有形狀者通多
生論之大千世界不能容受今日招讒被謗豈
敢尤人自咎而已向來方寸中默默自照未嘗
有毫髮自欺謂爲無礙棘刺在膚金屑在眼已
實有之豈惟旁觀但習深智濁明知明蹈每一
尅責淚下如雨或者一片真實肝腸尚爲諸佛
攝受而許其懺悔耳杜門以來別是一番光景
青山白雲儘可自適近得一丘於西溪去武林
三十里車馬所不到山名安樂大有清泉翠竹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二 壬子

不幸埋沒糞中一旦澡洗便爲上珍若徒有莊
嚴而本質是糞東家之女捧心而矜徒益醜耳
今日策修知見第一戒行助之悲智兩輪廢一
不可仁兄所謂乘緩之人必有了徹之日戒緩
者自信雖真而世法中殊覺礙眼礙眼處便懈
他人信心此却是泥犁種子至云一低頭一舉
首一稱南無可以作佛則一謬取一妄動安得
不爲謗佛憂深語切欲以戒乘俱急策進不佞
弟非法門骨肉安得聞此弟自有知識已來妄

今欲構一閣供養藏經爲終焉之計笋蔬饘粥
差足自給無用於世無求於人如此而已兩兒
子漸長隨例讀書作文似有勝氣但不類而翁
質實人生大期長者不過七八十年弟今年已
滿四十髮白齒豁衰相已現豈能久戀火宅擔
閣千生萬劫大事乎仁兄同諸大士發願刻藏
此最勝因緣藏師兄寄到願文一通讀之不覺
頂禮讚嘆髮毛卓豎弟亦發心任校對之事其
詳具答藏師兄書中弟素無仕宦志今日不出

原不爲一跌介意陸敬承書來云丈夫不可再辱仁兄復云云英雄所見畧同山中儻得時聞咳吐亦至願也

答李伯遠

別足下後又一日至平溪黑驢始得盡東目之勝西目之奇千丈崖立玉亭爲最留連七日始還臨安恨足下往來促促耳第一官懸疣附贅割之以從青山便是楚太子霍然病已時豈敢怨枚生七發耶勿以蛇足反傷鵠令功名有數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三

人何能爲卽所傳不誣亦是虛舟飄瓦況在有無間耶論久自定謗久自消此豈可以口舌爭耶願足下堅忍消融勿令此中作障湖頭明月政佳足下幸來第且以上乘祕旨開悟足下流光甚駛毋長攢眉也

與曹子運

足下在潤州去橋李五百里輕舟四日可達方欲從足下一登金焦北固酌酒大江明月而足下遂以病歸耶二三兄弟同此厄運足下病免

弟與國聘斥逐嘗記同諸兄弟就足下邸中食胡餅第獨豪噉數十枚如此驩聚今安可得人有言足下大不戒於衽席病端在此老奴尚然况足下少年哉然三千里遠意願足下少加節慎以存垂堂足下橫金未久何以爲家體弱可給不妨門可施羅勿令人云曹丘生非長者甚楊公亮至此已得兩月周旋此兄遂焚銀魚壯哉白駒之什和之者不止一人吾曹之樂世道之憂也珍重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四

與王太初

孟夏一晤真從天而下恨不能扳留旬日爲悵然耳足下冒熱遠遊何所底止何時還歸竟不得一耗豈歸途不由武林耶抑宵遁耶別後盧思仁過此得聞所未聞吾黨中王伯楨扶植公論面折時宰足稱古之遺直楊公亮歸留此已月餘渠卽日發長安使上疏乞休赤城霞氣甚佳願足下亦無輕棄不佞瓢笠稍便或能從足下度石梁登華頂分方廣香飯未可知也京師

瑞庵仰崖二上人是彼中名德聖母賜藏至天台萬年寺供養此三寶勝事足下爲此方檀越不妨一出護持或少申齋款尤善大浸稽天江南禾黍業已充魚鱉之供邇日惡風拔木飛屋尤爲可愕山中人亦何所得青精而擣之

與蔡上虞

頃晤舊合肥陸錦沙兄渠大能道足下爲人但恐一味朴真或不宜於薄領然人自有命升沉顯晦森不可易代大匠斲徒傷手耳不佞所善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三十五

瑞庵仰崖二上人自京師齋慈聖賜藏至天台道經貴部足下爲此方邦君儻能少以夫力佐之結緣法寶亦佳事也

報屠長卿

去秋別足下忽已歷歲比時方營葬事疏節故人亦知足下能察弟情不加督過也學道無成流光坐失方欲及盛年爲離塵栖寂之計而天去其疾幸有以塞妻子徜徉青山樂莫大焉非但不戚戚也美官則爲卑官則不爲此世俗

分別惡見弟卽薄劣聞道久矣寧羨長安馬蹄而薄手板耶吾於足下境界雖隔精神實親弟或者偶然疏節而足下或者偶然漫罵此如日月薄蝕列星失行何足爲異而世人郢書燕說從而附會之吠聲貯空直達帝里大可捧腹割愛遣情之說足下亦投杼矣物腐蟲生何怪世人足下家居三旬九食捉衿肘見弟知其然弟居此食無魚出無車似可鴈行而事足下古人無不貧不令吾兩人寡和也弟今已得一丘於西溪去武林三十里當勉營里徑拾橡栗而食之不復入城市見達官面孔矣中秋湖上月專待故人幸果此約

與楊公亮

連日想爲竿牘所苦使者何日成行弟懶甚僅可作敬承一牘耳陳伯符約明日過齋中豈可無足下君房亦在此業面許此約益以茂吳涼風正佳高朋滿坐亦勝事也嫂及少嫂能強食否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三十五

報汪任丘

得足下齊問後足下尋移任丘忽忽至今已三
寒暑矣喜足下賢聲日騰時捧薦書以爲欣躍
不佞迂疎不能諧世不肖之身幸爲青山所有
讀書課子大足娛樂以較長安馬蹄勞逸何如
卽弓旌敦逼且鑿坏焉况推而遠之耶不佞移
居武林雖號水陸之衝衣冠雜沓而翟公之門
不妨施羅春月以來不見一俗人不聞一俗事
翛然靜處神意清白杜詩云眼前無俗物多病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三

報陸敬承

別足下首尾五稔而不及通一字膠膝弟兄而
嬾漫若此人間世那得有如此人竊自笑又自
怨也十一月曾于健年兄托相知傳片言至大

都知有今日之事謂急來可以免來而免非未
況未必免遂聽之第才弱志雄暗於世術知不
能無災難而履公卿但家貧累重一絲相牽不
早自引割以煩執事弟之咎也讒人何尤盧思
仁來相見郭外天佑忠良四大無恙因得足下
八行丈夫安能再辱敬奉誨矣弟得西乾旨訣
一切逆順境風空華泡影且喜了無干涉六月
見楊公亮盤桓至今渠猶未免不平弟則不假
消融空無所有大人境界豈凡小能測哉一笑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三

五年中足下又易德耀家政一新聞諸兄弟俱
作婉兒怨已數十篇想見一時雅謔亦許弟附
名其間不弟身及妻子幸無恙舊歲移居武林
雖在城市日杜門焚香了不預世事耳目清淨
大是宜人尚期卜居清曠而未逮手腕如鐵嬾
作故人書勉作一書報足下支吾旬日方得此
紙願足下出此遍示館中弟兄以見遠念泉石
之事我爲政雲霄之事子爲政願各勉之公亮
出贈行卷得見諸兄弟詩淋漓慷慨深情苦辭

令人髮上指冠吾嘗有人哉公亮不出良是乞
休疏多激言足下不妨刪定勿令賈怒無爲也

答顧務遠

讀足下臺中諸疏侃侃憂國推揚善類令人擊
節稱嘆無何而有外臺之借天不欲盡君子之
用耶丁丑已來所號爲君子者大都淪落江湖
時事不必言矣關陝之荒已三四年斗米四錢
人食草根木皮死人成聚讀李克菴疏令人淚
落不止舊歲山東復荒今年吳越大水益以秋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五
潦天地崩墜卽山林豈得獨安弟之放逐狀大
都疎放所致亦黠鬼索代固弱是求耳近卜一
壑於西溪去武林三十里山水清佳頗宜三徑
將老於此矣楞嚴寺自丈行後風波非一蹶而
復安密藏師以刻藏因緣仗錫而北近賴諸君
子結盟捐俸助刻自曾子健傳伯峻唐道微于
中甫而下凡十人歲捐百金以此始事其緣甚
正似不能捨老父亦有惠東溟先生亦有歲
餘闊別了凡兄歸後僅一見於武林張繹菴

兄貧不減弟而失官卽不快快奈妻子何聞報
尚未相見不知作何狀長安基局屢變屢下今
之時似不能如江陵專政時猶覺是非明白也
昨見刑部郎李懋檢一疏忠義激發肝膽如見
閩人也幸得降級西曹有人哉丈遂爲匡廬主
人弟來歲將從鉢囊至彼或當與丈會近弟作
老徹空塔銘書丹篆額欲借重一當事貴人無
如丈者許之乎聞丈新令十條中有禁遊僧一
節禿民遊食或緣爲奸禁之誠是然不分玉石
未免妨真實道人行脚幸有以調停之舊冬傳
言丈有書及弟望之不至不意其賁還也再辱
專使具感眷眷

答丁右武

方從道侶爲天竺靈隱之遊會伯符信至得足
下六月廿二日書開緘讀之涼風蕭然入我懷
袖驩喜踴躍殆不可喻想見足下得去歲武林
尺書情至當不減也弟一官如懸疣附贅一朝
割去以從青山日焚名香讀梵書俗人不得一

見其面何樂如之投畀之憾今爲感恩矣足下
得見達觀禪師而不能受益可謂當面蹉過渠
真了事漢使臨死生如喫家常茶飯了無驚異
如此人奈何欲以肉眼頃刻間辨識之耶貴鄉
如徐尚璽曾于健年兄俱一見服膺心醉弟生
平強項亦師事之足下卽不能相契當待他日
盤桓勿草草也足下欲索對症藥反之一念自
有餘師善知識造就人或逆或順或照或遮有
無窮方便豈可便謂此師不知足下本來面目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耶徐尚璽夏月亦有書來知欲待鄧太史遊武
夷尚璽家去武夷僅三日程故當作武夷主人
恨不能卽日往耳甘子開何時晤足下此兄故
能超然於出處之際但朝廷舉錯如小兒戲真
可惜也今年江南水災不減堯時茫茫巨浸卽
山中人何得把白雲而玩之可嘆可嘆足下去
冬一札亦從伯符得之不爲浮沉但書中語竟
不能記憶弟性懶且善忘大率若此弟近得片
地於杭之西溪地偏且勝欲築一室爲終焉之

計而力不能逮弟兩兒俱長讀書作文大必類
父且喜三年內外俱可畢婚亦是尚平一樂因
念足下佳兒尚幼且歲有所添欲遂此樂未免
俟河之清一笑報語付伯符寄金壇葛一緯羅
一奉足下各製一衣他日儻果湖上之約或以
夏秋時相見此爲之兆矣富貴何物可以醉小
人不可縛君子況有義有命毫不可干惟足下
勉旃眠食自愛

與屠冲陽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橫流侵人遂及賢達如不佞者何足言哉恭諗
台旌已蒞廣德少從遵養以需天定或者循良
之書秉汗簡者將借光於門下乎某中林之骨
得息肩軒冕以遂微尚頗以爲幸貴宗長卿先
生與某稱石交者十年矣以哭沈君典假道貴
治長卿高才淪落世所共嘆況有宗盟之連阮
家仲容與嗣宗相見其情好之篤豈待旁人鼓
贊哉於其行敬附一語爲訊寒氣方新惟爲強
飯

與藏師兄

勞山印經使來且頒刻經緣起并凡例一冊知刻經已有定議校經擔子又得慙山師任之甚爲踴躍歡喜無量序經本天台五時誠爲確論但中間亦有難分判處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此不足難慙師若遇不佞則投箸起矣那羅延勝境久在夢想况有勝人又值勝緣懷抱拍拍恨不飛到執待巾瓶以副校經初願恐此方撰述須經不佞手耳南方荒甚楞嚴嘗住甚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三

苦老師尺一來夏月尚在清涼不知何時入峨眉師友日遠業習日深念此不覺隳淚風便布此幸時時惠教以甦愚昧

上陳肅翁座師

某無似不能諧時以速官誨爲師門羞惟杜門自省而已豈敢尤人然以道眼觀之青山白雲豈在長安馬蹄下也世間是非榮辱總屬夢幻老師晚歲得日栽花種竹便是得意事彼要人者一旦福竭災生欲牽黃犬聽鶴唳而不可得

此時荷鋤灌園便是飛天仙人之樂老師奈何薄之耶使還布此惟順時珍護爲祝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二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三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傅伯俊

弟自審無康世之略以故頗薄廊廟此腐鼠者信非鵠雛食矣而兒女子輩或賴之未免一絲之牽幸哉造物者爲我一時割去決疣除贅快然無餘大是慧劍一助此意惟足下能了之羣兒者方以爲此足患苦馮先生而不知反以快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二

之爲羣兒計卽三爨三浴禮馮先生爲犧安得逐青山白雲而日飽無生妙義乃中羣兒毒手矣不知出此是吾利也足下爲弟剖心析肝於相公之前而不能救不待今日聞之小兒舊師朱生者館于京師彼時密爲啟聞蓋啗感久矣然弟於相公門生中受知最深者豈不欲相保全勢不可私一門生而拂衆論耳弟聞謗言如飲甘露聞竄逐如履虛空蓋一介書生忝竊已過鯢鵬以六月息豈敢更希扶搖但寬閑廣莫

之濱差足避跡且適性耳以此報相知而酬素願可乎去歲藏師致諸公發願文一冊足下與焉讀之令人悚汗百年光景倏忽易盡於其中間建此無量勝功德幢直令波旬震驚諸佛贊嘆弟甚欲從諸公而苦於資費但能以叅校差謬爲佛家奴耳一笑弟丙戌七月移居武林今且忽忽三年矣杜門鬧市不妨如水相知往來者時時排闥以分寂寞但賤性不安城郭終當覓一丘一壑以托餘生耳去歲稽天之浸我江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二

南黑子地幾廣海若之封春來兩月僅得十餘日晴患似未彌米價每石銀一兩餘路瑾相望饑民相率自縊一家四五一夕數十恐不能宴然玩弄白雲也弟有田三百餘畝歲租三百石體粥及他用倚辦舊歲僅半收幸有前歲餘陳體粥不缺若此歲無秋便無策矣足下十金之惠可當雪中送炭老杜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淒涼弟今日可謂遇矣足下佳兒弟見之吳縣官署中故是英物況爲觀師藏兄

所愛更栽般若根芽足下當令兒子爲羅睺羅
勿自爲淨飯也一笑弟兩兒子無所增大者十
六小者十四舊歲俱學舉業雖無文采而時能
露一斑之奇足下情至故具示足下持斧晉陽
何爲稱病豈有維摩生之意乎恨不能領三萬
二千菩薩一叩丈室春風期果否弟且藏新茶
貯惠山泉以待勿令故人眼穿耳

答顧所建

頃歸武林雨雪連綿人事寂寞又適杜門引疾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三

之時得足下片羽墮自天末何啻空谷足音啟
槭讀之麗藻春敷高情橫發猥以花燭新詞見
命僕少之燭武尚不如人今老矣豈能操旗鼓
從諸公後勉作五言一律以塞來意足下旣不
以耄棄我幸有以教之

答王撫院

往從敝同年傅伯俊侍御詳聞門下重望恨不
能卽爲執鞭無何門下列卿寺掃穢除凶扶植
公論時某伏林莽舉首加額稱朝廷有人不意

節鉞賁我浙水而某又先期隨祿陪京不及從
二三父老觀光儀親欬唾深媿緣薄苕溪之事
塵汗大君子付之一嘆仗庇叨轉還里而又以
駐節餘杭尚稽伏謁不難扁舟半日程而某方
爲白簡波及杜門請告坐是未果知代期尚在
三月某此時如得旨放歸松陵吳閭間必能追
侍也門下應真現世潛躍因時暫從遵養終當
大用一瓢一衲之事如某當任之耳承遠勤使
問重以誨言敢不拜命謹此勒謝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四

與沈少司空純甫

得江都報扎至今又歲餘矣海內士流拭目秉
銓綰樞造福天下少司空之轉未厭羣情乃又
遲遲得之誠未測其解矣某不肖誠不足以贊
續麟大典頃者副總裁之命誠逾涯分罔意必
門下爲之游揚令至此而福過災生讒人側目
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豈若令飽看鍾山翠色耶
某自揆非雲霄之骨得作無事無爲閑道人足
矣何可旣冒指謫復覩焉簪筆以乖雅道惟門

下親屈台嚴曉以大義必令俯從所請不至再疏蓋寡人子遣使京師一往返當費一二十金再往返則終歲之需去矣某生平惻篤久爲門下所信是以敢露其血誠惟矜憐曲許幸甚老蒼頭蠢愚百凡尤恃照拂

與馮琢吾掌院

去夏邢崑老致老丈報札得聞動定嗣敝鄉馬將軍齋捧行附致新板通鑑一部北史一部俱留余世用處昨見十二月初邸報知老丈已還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五

朝前次書想俱交付矣弟廢退之人賴諸兄弟再三援引青藜復還優游陪京已爲厚幸不知當事者何意必欲見優以史館一席地而誨妬耶弟構李男子何官不可止何時不可止西湖一曲西山一隅儘可容弟或樵或漁儘可爲活家有萬卷儘可度日弟豈重去官耶煩代懷閣翁必蒙憐放以安愚分不待再疏至禱

與許敬菴先生

別先生已四閱歲雖時時聞問而起居靡申聲

欸尚隔此心如懸旌矣先生自開府閩中再轉而佐南樞蓋廟堂將大用先生計非久贊中樞柄銓衡矣當今國是混淆賢奸雜進主上深居強倭未馴服天變人妖之奏日月相嗣近口杭民傳有妖祟起自富陽以七夕前入城男女中之者如巨石壓身昏迷歷辰不醒現畜現人種類非一民間以金鼓逐之謹呼徹旦此豈佳兆恐一丘一壑未得安枕柰何某去冬薄轉中遭人言具疏請告臥武林已踰半歲不肖之身惟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六

答李秀水

奉違忽忽三年馳神甚切恭諗門下治邑至今實心實政下習上孚英髦樂其甄陶疲困賴其綏戢至所云惡少者又不惜鋤治以惠嘉苗二

百里間驪聲動地惟恐徵書一旦下而奪我仁
侯也某庸劣叨留翰踰年比徙官過里門而門
下又以上計行遂致相左不及少展起居之敬
私悰莫申茲者手書腆貺儼然見責敢憾踧踖
誼高情周一字一感某退廢之人青氈復還已
爲分外敢有他冀耶重勤期獎負媿如何

與肅翁陳座師

去冬游地師至得老師手扎具悉道履清勝且
得佳音孫甚快遠念夏末令親林熙亭來又拜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七

手扎腆儀之賜聞起居更詳林丈審訥雖無舌
表電光而頗得湖山之趣無奈他往甚急不能
再扳盡主人之職仲秋返駕屬某有故里之行
又失奉迎且不及附數行申候爲耿耿耳老師
精神強固旦晚且膺蒲輪之徵以康世道惜同
門在詞館者楊貞復化去某甘林壑無一人入
幕爲可嘆耳老師丙午滿七帙某當入閭躬獻
萬年之觴白髮門生侍側光景儘入圖畫恐借
調鼎但可效野人之祝爾周倩紹祚以南安令

行附此承動靜惟加護是禱

與阮堅之

憶壬寅歲再晤足下於吳閭夜半歌呼鐵生在
坐金壇于中甫闌入笑飲幾至徹曙猶昨耳而
足下已三噉閩中荔子人事幾變某猶得保青
山中甫櫻世罔幾蹈不測可畏哉熱時得足下
書道故言情兼盛相推許淋漓滿幅尺牘之工
堪藏作家寶又拜端研之惠感戢遠意無可云
喻以當塗飛鷺之人而曲存朽株此豈可望于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八

今之仕者老丈真古人也而所示李生者竟不
及一見山林無弛弛之色何緣使佳客避退耶
周南安某仲女倩也爲孝廉時從某卒業南雍
聲頗藉甚而厭公車得閩中一墨綬幸在老丈
照臨之下希推微分一佐其聲名周生練而和
且有道氣似亦可副陶鑄者

與阮堅之

去秋吳中夜別席上又晤中甫兼睥睨齊門君
足下一段俠氣柔情淋漓夜半臨歧鄭重成禮

而別足下蒞閩且及一年此段光景時時入夢
戀情可知矣屠長卿閩遊想惻周旋至今不聞
其歸理官清俸何能久稽賢者如此一笑莆田
詹吉修之秀才是余宗漢外甥頃來浙因宗漢
入行以文爲贄大是妙才計非久且問津河漢
而時名未振未免困於蓬蒿足下幸當路彼中
惟不惜齒牙假之毛羽獎成後輩故是熱腸所
具遂敢以一言發起并悉別後遠懷諸惟順時
保嗇以需大召瞻晤未期臨風鯁結

快書堂集

卷之四十一

九

答余宗漢

別足下不知幾何年矣去歲聞車從至此卽至
迫何難一顧令湖山增色耶詹修之秀才來得
數行甚慰離索之感修之大是佳士讀其文秀
爽撩人必非久在蓬蒿者恨無能潤其行耳因
修之悉起居多福掌珠無恙足娛目前示及肅
翁師生曾孫大是可慶每欲乘輿入閩謁肅翁
遂了武夷嗽鮮荔枝不知三年內得踐此期否
修之行附布

與傅伯俊

蜀中得仁兄作學使可謂得人但時促路迂雖
有捷眼而無健足弟從容湖山日乃仁兄拮据
校士時也臨胸宗伯物故朝廷之不幸亦吾黨
之不幸想見仁兄同此涕淚曇旭上人爲法華
鍾大緣重繭入蜀計仁兄閱試事完可以相見
幸一爲之所王制府我輩人得仁兄一語吹噓
當不難作給孤祇夜一詩懷仁兄語短意長惟
仁兄以臆照之

快書堂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一

與黃慎軒太史

在南都相聞曾荷詩扇之惠歸武林後杳然五
六年但精神未嘗不相注耳閣下飄然一歸足
爲吾道重友僧曇旭爲法華鍾大緣入蜀謁傅
伯俊使君貪附此訊計閣下當施筆頭光明助
成勝事耳一詩奉懷并以博笑

與顧益卿大中丞

憶癸未冬某方有先子之戚煢煢在疚而門下
以徙官去浙屈旌千而枉弔寒廬幸附故人之

誼親陪脫粟自此門下勛名日崇以鉅而某旋
遭廢錮不才姓名與大君子相隔絕今十五六
年矣歷數一時交遊如沈君典早天屠長卿禁
錮某於二君子不堪爲役而名位年壽不啻過
之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卽如門下碩德壯猷籠
蓋一世在朝野夙望中屈指不數人而尚以東
山自豪况某之尤細者耶今天下自弁州諸公
相繼物故海內一材一藝之士無所宗依未免
向人長鳴以吐其牢騷不平之氣而兼以媒其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十二

衣食吳人某者其一也此生善詩兼善畫雄譚
清言俱靡靡可聽又善酒能飲一石不醉某甚
重之而尤憐其貧但四壁之外無長物爲河潤
之資謹資之一言令執贄門下門下幸進此生
坐隅而試其技如某言不虛或稍借一言於舊
部曲此生當憂飽死不暇豈但無饑耶一笑別
久念深貪附尺素又不獨爲友生道地也

答姚伯道

胸中久切天際真人相春杪始遂良覲喜慰不

可言如盡驅俗物坐卧高閣旬日似更愉快而
不得姑待之耳別後遂至婁東歸途登周叔宗
清華閣始嘗新吟相對甚思足下返武林已盡
四月晤政君康侯兩賢從知伯季且至日掃門
相遲比得書并知尊侯不佳暫稽遊棹顧得精
吟二盎之餉良感遠念其廟後夏前一種試之
尤佳當奴畜虎丘豈惟不讓耶比淫雨彌月今
始晴園齋僦居緇閱千古不減登仙乃知東山
捉鼻大是可鄙使還數字申謝并布近况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三

答姚次公

登堂之念畜之數年而始遂喜慰何如兩賢嗣
洵藝苑名士清英逼人得附切磋借光多矣藏
修湖上其氣銳甚齊鳴雙飛可以預卜豈直德
門之慶耶承念餉新吟二鐔領受媿感

答周本音

月初大雪中沈伯臯以念公謁僕孤山莊遂致
手書并快雪堂額對聯一副刊刻甚精知仰費
料理張士魯以十五至復得手書僕適有故鄉

弔喪之役次日借士魯舟行未至塘樓遇顧望
又領糟魚之惠又二日過里畢事且得看長蕩
孤嫠一事足下所最樂聞者無心中陸東之蘭
亭詩卷復得足下春月至武林當爲我跋之此
日歸棹中始及閱大郎時義大郎天質絕人以
久荒故未免時離時合更宜博求精入血脉到
手自能平地波濤堅忍以須之勿如痴人噉橄
欖未回甘卽吐棄爲囑耳僕挾空囊以歸然嘗
自嘲決不住脚年內姑聽之遙計足下失與僕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三 十三

與南少司成朱平涵

面時猶憶春初忽焉朱夏弟方抱淹新都未返
計仁兄此時必蒞南雍矣春風育物萬彙一新
弟昔年罪藪百惟仗爲掩覆耳弟頃得遊黃山
遂探海子此士大夫遊轍從來未歷者有遊黃
山記方刻完馳寄先附詩扇一請教少司成署
池齋甚佳昕夕望鷄山十廟蒼松足稱仙吏因

念仁兄忽動昔懷弟故人子吳生士弘北太學
生也家產蕩盡以醫糊口四方其術頗精人尤
忠實南都醫術最下闔衙調理此生可與也

答劉聖鄰

至黃山湯院三宿矣明晨起晴色由白雲菴進
路至海子從來遊客未到者近歲始開徑遂
有五六僧院信宿其生亦大愉快哉丁貞白出
足下數字謀刻華嚴板欲以新刻禮觀音文爲
式此係盛舉書宜端楷莊重便于久印爲佳前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三 十四

文書活刀淺多印易刻不足式也惟詳慎之前
足下履不借從野衲步三十里至溪南壯哉山
中盡興始返溪南爲主人留四五日遂發郡城
覓歸棹矣足下天長之行月內如果握手便期
素秋曹無鄰諸兄不及另書幸出此布意新婦
可爲龐媼不惟察其根機善爲調化勿縱道人
生性并囑

答方伯文明府

江南絕勝處在黃山海子又黃山絕勝處賴寵

靈得遍遊亦千古大快事今早冒絕嶮下未數里逢急足致手問知吳中之駕僅返信宿公務鞅掌何事復記存山人耶良感此夕宿湯寺歸途尚當從溪南故人盤桓數日計初旬可返郡請教遂乞一舟東矣下山途未半賴急足指迷出丞相原從輿甚德其人敢借溫言一勞之數字布謝

與侯都諫公善

旬日前有北去相知曾附數行問訊計于初冬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十五

可達茲啟雲間陸平泉老先生出處孤潔德門清淳收海內之光名弁紳之全福雖其臨終謙退不欲請卹而朝廷禮尊重老自應不厯備典疏到之日望足下力倡公論轉屬當事科長不令月日停滯以慰簪弁之望至禱

報楊公亮

春初得足下度玉山問隨附一紙遂濶焉至今計足下官况幸無恙且不必爲還山計但太夫人老嫂急宜相迎耳故鄉米價五六月至一兩

八錢小民食糠啜菽不厭纍纍餓死者幾半又重以疫痢杭人動輒詈人爲遭瘟遭劫今日驗矣弟幸有前歲餘陳數十口坐食幸無恙天涯兄弟相念此便是第一喜信山中遂爲畏途草根樹皮幾爲匹夫懷璧他可知矣以故日守屋角有興但一泛西湖走靈隱天竺間而已語此大爲青藜杖所笑數日前見邸報足下已轉彼中憲副不知何道適足下書到詢使者知是海道防信時一到漳州餘則坐食省下喜足下得飽嗽荔枝矣矮簷下不易生活未免待高簷下人生隨分過日但求有益於世高簷亦可矮簷亦可彼何預吾事願足下安之今日始晤季公軒朗大類足下狀貌亦似但于思少減耳因訊太夫人老嫂賢郎俱佳爲足下喜出處之計不必有心當事者以足下意氣凌厲故以此行相調服足下何必以躍冶之金自外耶太夫人在堂足下豈得自由青山主人無爲羨弟矣一笑主考之役蕭君者乃宴然臨吾浙弟從街市竊

觀之甚洋洋得意首題夫人不言意在奴輩時
人哉吾同館中敬承割鷄用韞捕魚當差強人
意廣楊程朱本色足下無以開美求之一笑小
沈得請九月終可底家與陸郎當不失良晤我
三人縱談時當共憶髯之絕倫逆羣耳弟近課
諸生忽遊墨作舉業文字遂成二刻今寄足下
各二帙帷中諸生佳者可出示之以端其趨向
又湖綿一斤補子一副稍申遙意聞熊陸海尊
公有周易象指訣一書甚佳足下儻索得不妨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一

報屠長卿

某頓首奏記長卿使君足下不佞九月至今蓋
厓然牀褥間矣病中聞足下有清浦之命比足
下書至知穎上父老不釋足下狀足下蒞穎上
未浹歲而穎上吏民安足下乃爾固當事者首
調足下意也解馬吏至又得足下書知足下行
且入吳會吳會去攜李百里而遙小力一日可

達而不佞以狗馬病且請予告約初夏可底家
嘗相期與足下烹鱸酬酒泖湖之傍縱談名
理爲愉快也而足下云居清浦且得入覲卽入
覲足下當與諸故人爲驩又當憶馮生於三千
里外矣足下才高而益以吏事居穎上穎上治
居清浦卽清浦治何物狂奴雄快乃爾人間世
洵難卽有目有趾者自當知有屠生用君之心
行君之事安君之命安往不得何事沾沾作兒
女子態畏鬼畏人哉足下繫心劉觀察先生不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一

佞未識劉先生劉先生能知足下于未遇時卽
足下神物暗中摸索亦得而足下未遇時知已
竟歸之劉先生劉先生亦足多矣不佞爲足下
卽當省劉先生卽首劉先生前以報足下而病
不能出當出足下書遍示諸故人諸故人當爲
足下一出懌劉先生不令劉先生寂寞也幾機
一量祇頌方治行甚苦乏資無物遺足下幸亮
之

答沈生道原

曩辱足下虛惟折節謬以師禮見事媿薄劣又僻處武林不能少效切磋以裨益淵岳之萬一如兔絲燕麥徒有名耳足下甲乙飛翻致身雲霄之上僕東山不終以小草出潦倒不足指數而足下猶然以舊好見推惠之音令重以腆餽使人媿感台旌過里門桑梓動色恨不能執手驚鵲湖上抵掌叙舊耳令姪瞻明到班聞其能文有聲黌序甚喜增園橋之重况荷教及敢不以通家世契視之來貺敬登佳刻餘附璧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十九

與藏師兄

別師兄後惟餘星星髮絲落落襟素至論道業慚負多矣頃者城山之晤如坐冰雪中塵骨一洗終願依棲名山痛錐猛鍛了却多生公案如此悠悠忽忽日月幾何恐遂流浪言之傷心仲淳求地葬親不妨息黔補劓以待緣至此區區六尺不惟作法門精進光明幢葬親生子亦是根本奈何輕之此非師兄誨勅安得一日休息耶戴升之俊流但世福太薄病骨稜稜終非壽

子師兄可諭令禮懺楞嚴略植微福太史連四篋付慈航師兄印宗鏡已下法寶楞嚴論中峰廣錄留紙吳江印造工食先付白金一兩書目另開新正初四五佇望飛錫佛慧方丈及西溪草堂俱堪靜處幸勿以塵俗爲嫌印老駁物不遷膚見似未敢許可容相見盡之幻居師兄幸拉同赴至感

報陳伯符

昨日湖中大是微寵雨師豈亦怯談天衍耶足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二十一

下今日何爲許我木喬致聲國老無爲銅雀臺有也一笑冊葉止堪作書衣案上此物多矣翁生何以益我儻借他酸人薄心腸不爲微名吝也星變志願入得士錄篋中亦無幾今奉一部報袁非之

微之久客不歸念之頗切然其踪跡謬悠須見其入門乃爲真耳卽歸願與之偕來湖上桃花非久爛熳倒一樽長堤之上又得從足下昆弟此飛天仙人之樂道此懷拍拍然矣弟杜門已

來不發書扎頗以烏頭白誓之以故不能從所請惟足下深體此意勿以爲怪

答了有上人

承手扎知欲入山修懺此甚佳事敢不贊揚當今實修行人甚少吾未見上人未敢以私情卜度若果有冲天氣宇敢不盡力護持不然歲荒民貧檀信膏血不能養閑漢也經有經師懺有懺師禪有禪師上人將何師耶

與王方伯

快雲堂集

卷之四十二

三

西曆并立成等集俱友人吳中樂生檢收渠早晚至此便當索進如欲洞究此理此生不可不令在側也占此爲報

報鄒汝翼

旬日晴復旬日雨兼以霰雹天道如此令人怖畏想足下客居况味更爲淒然安得有道術者縛雨師投之有北活此東南百姓且令我輩逍遙湖上也高僧傳架上偶缺縉紳一覽是舊歲春季故不進但有宗鏡錄帙重先往其半計八

快連夾板付使者閱完以易後半此書人天眼目一句中有八面關鎖毒氣逼人足下慎勿輕覷絲布一奉假謁郡公後不妨就小齋一談

與姜子幹

天雨坐樓中焚香散帙故自不惡逼除苦無大煎迫但不能河潤友生殊邑邑耳曆日佳者俱爲一二親昵索去非敢見吝飯後覺天氣少開或遂霽當期入山何至遠俟獻歲金不佞約午後造小齋尚未至

快雲堂集

卷之四十二

三

與李君實

頃還里數日承足下與鑑之輩追隨甚以不及傾倒爲恨別後再至若上爲送友人徐文卿夫人之葬繆仲淳同行藏師南來此日始得城山一晤山在衆山中獨高如阿翁俯視兒孫禪宮數楹周氏新蓋甚整四山積雪如玉笋離立况至人蒞止可謂人境俱絕謹示足下同快之藏師與仲淳過節楞嚴又有幻居卽舊時月堂座主自清涼從藏師而南此師洞曉教乘尤精

明論一時龍象萬里雲集千生百劫最勝因緣
幸勿蹉過諸君子中最喜足下根器純美故特
相啟示努力努力藏師許新正初四五過此足
下儻同來一晤尤善

與繆仲淳

十九夜足下醉卧遂不及言別子晉穉咸時仲
宿弟舟中次日薄莫方底顯山夜別三君子次
日獨行風甚咫尺百里過敢山數里而宿廿二
日晚至家兩兒幸有戴升之作伴向來時文俱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三
有進益頗能與題目作免讎大有先輩骨氣但
學寡不能修詞耳升之貧病無世福可勸令禮
懺楞嚴藥餌之事賴足下一為料理逼除未免
隨例碌碌子晉許至楞嚴從藏師及足下過歲
此緣甚勝酷令人妒初四五幸同藏師幻居來
此西則天台東則雙徑面定所從足下色力甚
衰幸以法喜保護勿為汲汲自殘

與徐孺東

月之八日自橋李至武林領手教具感遠意承

皈依密教證知喧寂不二此西方聖人大光明
藏門下遂斬關啟鑰乎敢不唯唯但我輩攀援
心久染世氛即厭動取靜亦是津梁方便以初
心學地之人而試之波蕩一絲牽係遂成須彌
可不畏哉仲淳又葬事顛末想自為悉之門下
故不敢贅使還馳此

與同年金桂峰

去歲幸得一把臂武林倏忽失之不得靜對蕭
齋竟厭厭之緒至今猶悵然也世間成毀了不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三

足據勘破可發一笑足下身更憂患而弟亦挂
吏議同病相憐故敢以此言進是弟飽後餘粒
也歲前謁孫邑侯得晤老伯於賓館鶴姿虎視
神明矯矯故當享遐福而食足下之報甚為足
下喜傳直指按郡戴春雱先生被論同省三人
不知所坐何事戴故謹厚見此甚為駭愕宦途
風波移之鄉曲賢者有被髮入山而已傷哉世
道一至此極柰何足下居新都道履何似我輩
陳人與新進少年處即見凌侮亦非異事張公

藝百忍字當演而爲萬不但宜家尤宜宦也一笑門生程生應試之便敬附此問程翩翩佳士可備桃李得推分助之氣力尤感

與杜孝卿

與足下別六年矣孫比部歸得足下數字瓊枝在掌不覺驩躍足下妙才充之以養定爲情時重器聞考選業以及足下行且有省臺之擢衙門何能重人人實重衙門耳朝官夕疏故是激談然庸庸而已便如曹徐李志與泉下無異功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一

與孫子貽

從海上視沈氏小女初九日始至武林計足下且俟北裝矣往來者再三而不得從足下暢談

宗教尚辜虛懷宗鏡一書和融鹽苦辛酸盡爲上味長途遊戲此一書足矣他則大慧中峰二錄解粘釋縛亦有不思議之力惟足下參覽之世途大是險惡失脚便墮業火坑中非鐵漢大宜著眼與足下別當有一二年再見時當有以相慰

與陳孟常

足下見枉者三而僅獲一接主人之倨野可知足下不以爲罪更惠教焉采葑之詩何以過此佳篇大是龍象蹴踏師子遊行春魁高借亦文運之幸也仰承虛懷遂披一得請正聽雨草附致一編

與錢湛如

入歲陰雨至今此四十年中所無將遂無麥此災疲之民雪上加霜矣貧家饘粥又何足言驥兒舉業文字近少有生色或可望其成立呂氏親家母死身率鵠兒哭之此日歸而下生先一日至得數行承道履清適爲慰文章小技至舉

業文字又小之小者足下淡泊寧靜中出咳唾之餘便足北面天下士豈煩厲兵秣馬耶功名有數非戰之罪足下幸無過求舊與足下同事一時之文不媿名家甚爲服膺而兩三年中見足下新作反不慊弟意此過求之失也懷之久矣今遂披露幸足下采焉下生所作大似跌蹊不可控馭若溺焉不返恐遂爲齊門之瑟念其遠來不惜犯忌痛言之不知能悟否待足下弄璋問何爲寂寂此事又非親戚所能助徒爲足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二十七

下熱衷而己一笑

答周彥雲

七月蕭子雍來得足下一紙知目疾已去八九從昏耗中忽得光明大爲喜躍但病加小愈惟願足下益謹之一年以內勿親色欲可也此日復得問知已見黃桂峰渠所舉必名手足下當以藥餌聽之桂峰方付樂子晉者其冊子在吳中許歸時檢奉非敢吝也先付洗方單用檳榔礬二味消息合之用指爪入藥末熱水其藥末

卽散水面爲得法此亦去障之神方也魏若水術似亦佳但旣用孫君當盡其術十羊九牧羊必瘠矣賀徐兩生意氣如昔或當得意足下有興得共此西湖夜月亦佳事也惟自力

與葉進士其蕃

去冬承足下雪中見訪一段高誼當求之古人春暮閱小錄見足下姓名喜不可言留下佳稿業付新都汪友梓行首序尚未成計終不負尊委也足下名在二甲選格尚遲不堪長安中炊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二

二十八

玉然桂亦乞便差不僕犬馬齒已逾五十又迫疾痰茲上疏請告他日當於西湖草堂奉迎朱輪華轂耳

與朱兆隆

去歲幸有湖上一晤足下以七月行竟不知非敢漫然於相知也優游承明坐致卿相此衙門故事但丈夫處此當遠期古人志存康世如良賈深藏一旦列肆奇物異產無所不有惟足下勉之

與丁長孺

數年之別一餉之談殊不足相當所賴足下目擊道存故不煩費詞也別足下後爲舍親包瑞溪在湖南樸被就之盤桓信宿未及再晤足下光陰忽忽秋期且至傾吐不遑以此自慰耳不佞山人也忍拒山人乎但今之山人名不稱實以媒厭棄理固宜然錢君爲足下所稱必佳士須其至倒屣迎之

與國子監丞張崇仁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三

三十九

自吳門晤後離索至今足下青氈無恙乎不佞生平厭薄世味直躬而行上自天帝下至卑田院乞兒皆以無心處之虛已而遊遂中飄瓦夫復何言且喜門庭如水青山白雲日供玩對今雖荒歲而饘粥幸給丈夫行樂耳寧復問富貴哉遠近士子以不佞舉子業稱名家日有數輩執業就正賴此以破寂寞近亦遊戲爲此有旬日聽雨草業已成刻今寄一帙監中士子有志者幸出示之以端其趨何如足下向清羸近稍

健否足下有道之士政宜豁開眉宇令冲和之氣潤於一身而發於事業何至戚戚損驩耶相見未有日惟勉旃調節自愛

與馮生伯禮

足下佳作自成一家近日愚見頗有達意達意之文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如將百萬進退如意惟足下勉之近課兒有作業已成刻今送一冊足下當知吾意足下起禦兒與燕士角君子六千人可任也若用吳之水犀恐僥倖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三

三十七

不固足下其籌之

與項庭堅

此湖真如法堂頌盛意甚沃比入武林物色足下已東矣前輩文刻有數十篇卽望陸續見寄且暇瑜並存愈見古色不煩刪潤爲佳耳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四

尺牘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與楊儒系侍御

去歲十一月爲先人一坏復有遷改之事方匍匐荒野而使者適至足下眷眷一日之知何其厚也胡靈昭之出相見云以忤當事意靈昭篤實人而狀類勁挺宜其見及惜多論李比部一疏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奈何丈夫處世信心而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行得失一聽之命無所不可若有絲毫回互百千萬億魑魅魍魎一時俱出與爲眷屬頭出頭沒斷送一生古今小人其初豈無人心者不過一念不能自勝以至此極極則難反千丈之隄隄於蟻穴可畏哉不佞今日青山白雲外無復他念矣而不能忘諸相知不覺吐露至此大都小人與小人亦有的骨衣鉢我輩一爲之畫虎不成徒類狗矣不佞雖不忍以一青薄靈昭而舉動不可不慎亦願足下以愚言爲座右銘也

江南水患遂至稽天百姓不能保其旦夕之生且盡去爲盜官府得盜不能致法且遂聽之卽山中人亦豈得安枕乎足下居要津何以策之相見不知何時或俟足下繡斧至江南可一識草廬耳孫子貽行布此足下向體弱今能強否天下事得此身健如虎方堪負荷惟足下保蓄自愛

報蘇學使君禹

幸得奉笑語于湖山間尚未敢以窮日爲快廬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思仁冊領入小作一成卽馳上請敎承示水鑑亭石刻寄情慨於景物讀之令人動色因念六橋桃柳近被三橋龍王堂惡髡斫伐初剪繁枝後刪老幹將有舐糠及米之患三生蘇子瞻肯出一語呵禁之乎一笑楊貞復近稿十五首并桐江問業錄計二帙奉上項先達守祠生業以恩言報之頃遂進呈矣祠錄一冊附入

與米子華

來示并詩可謂最失意之時最得意之作方擁

余焚香對老妻且課兒子舉業亦自不惡童子致足下牘展視間遂欲破笑爲涕足下何不就葉羹于小齋徐村云云當如教但苦無阿堵物耳

與潘去華

計別足下及周元孚已五十日矣良朋聚止信是不偶非不能遣情也十一日得足下一紙乃是二月初七四鼓過真州所發中盛談于生之佳不佞向爲足下言之而不信今始信之亦時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三

節因緣耳足下與中甫俱必爲聖賢之人同心斷金自今伊始甚爲驩暢吾鄉孫子貽持身如處女而留心學問足下在北計得朝夕相處幸有以進之繆生見事甚速從義如渴蓋古烈丈夫與不佞中甫爲石交故令一識足下足下以中甫一言信之亦可快也丈夫或出或處豈可一日無友哉近課兒作時義數首業已付刻今寄供一笑足下所許近稿兒輩須之甚急風便幸不忘寄

報米子華

十三日沈認卿周季華從存吾兄至促弟爲茗中之行十五早發舟十六至荅城十七日登城山此日偏晴亦一奇事城山地甚佳乃周氏之福十八別沈周與成吾兄往臨安以二十至其日又晴方有登陟之興而爲雨阻聞塾師朱君返橋李念二兒無依獨遄歸卽刻底家見兄十九日尺一徐氏昏期甚吉用之勿疑存吾兄已在舍元孚又欲相見可便語之荆川連收下俟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四

與包道濟

佳作附歸初見首作遂以衆人意足下故久置篋中昨夕清舊通遂得卒業不覺失驚兩和氏相見猶然若此况荆王乎何怪兩則足也須新作乞付老蒼頭尊字忘之并一示近刻門人稿于武林已借三作矣

報沈樟亭太公

榜九日早至武林太公已入山數日矣俗務所
羈不得走侍杖履記到不勝奮飛之想陳先生
高士得相依隨人勝緣勝遂試中黃之訣以期
度世此亦一時勉旃勿失也某不習四六恐告
山文不宜用散體儻許藏拙敢不惟命道之美
才惜太跌蹶雖非造父頗識秋駕典刑有月餘
相處當令一變至道于燕須作其才氣令如迅
流飛瀑而後議之憐才故是夙心況益以親昵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五

耶

與陸少白

不佞與足下同病之人而出處不妨互異意欲
操一尊湖上一佐慷慨悲歌而迫足下臨安之
役存懷未展臨安爲錢王發跡之地山川迴合
去歲遊天目道此尚未及遍探其勝春深尚期
再至況有地主此意不得不決也西墅高生乃
周壻孝廉之姻家事不佞親誼甚篤足下在彼
乞推分少加矜睞

與徐孝廉家慶

佳作神情研密規矩森嚴於此時見之足當正
始之音矣僕意如欲足下少助以波瀾庶便于
俗目千慮一得敢以爲獻惟足下採焉

與了上人

昨蒙慈顧少聆緒論知上人性地工夫尚未十
分穩當恐非隨例著衣吃飯時也今達觀老師
在五臺密藏在京師懸山在山東勞山俱明眼
尊宿上人盍往依之咨究此事在此悠悠度日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六

轉眼無常終何益耶惟三思愚言

與周叔宗

類書事須得博採羣書祕閣中有永樂大典卷
帙最鉅此可採也卽經史正書中儘有僻事難
語爲御覽諸書所遺者須得山林清暇一意搜
羅數年而成或可無憾非官中應酬日月所能
辦也僕卽歸足可任此得時以奇書助發耳目
乃有興耳監中藏板並無他類書故無以進近
同年陸葵日以血疾物故其病半年慘苦萬狀

功名富貴畢竟是假誠得息黥補劓數年稍能自在以俟待到令行何快如之其他滋味有限政不煩爾一笑僕近亦希作詩但茶品如故今年明月峽新芽大爲雨師所催殘端陽後始得嘗廟後攤茶今寄一盞但恐馬上風日所損佳味不全耳諸惟努力自護愛言何能盡惟照以臆

與黃貞甫

三月初翹首待小錄既至足下姓名乃在二十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七

一喜一恨足下績學攻苦吾目所見知痛痒者惟足下一人不知其前十九人者何人也豈名次前後亦有數耶四月中於江孝廉源連許錄得足下書三義沉實不侈似是佳品遠非五魁所及以此益自許評文故當然科名細事耳出身以後向上事業何限大都來教所云非憂貧而貧廉恥者此爲基本惟足下勉之今歲館選以足下雅望當必首借然聞鄞相有意青蓮君如丁丑故事僕與沈茂仁不妨同縣並舉也僕

虛性期物不事瑣瑳然胸中一段烟波自能籠蓋一世無官不可止無時不可止况今年餘五十而官至師儒四品耶於僕侈矣周叔宗兄與諸相知爲僕謀者必善然僕之退計之審矣退之患惟貧耳然以今日視三十年前諸生時不啻數十倍省冗事汰冗僕數十口衣食當自有餘他則書卷山川縱橫上下皆是樂境僕歸恨晚矣一笑卽撰疏草尅日而發足下以僕健不周叔宗書一緘乞致之寄彼廟後新吟一盞如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八

不損味足下必共嘖也

與朱養淳官庶

去秋小齋再晤而別遂缺然至今每憶足下清純慤致絕少塵紛世皆見其貌如處子而僕獨欽其冰心玉骨使足下秉政將撥斯世而爲邈姑射之山矣望之僕久玷南雍罪過山積今宿疾連綿具疏請告山林之事我爲政矣前嚴舍親附舟推愛種種良感及鳥之愛

與傅伯俊

仁兄在蜀與制臺相得况清望久著屈而暫申
何爲不免於糾拾聞報之日甚爲不平計仁兄
此時必歸齊魯久矣仁兄於夢幻境界久已勘
破當不爲芥蒂弟還西湖忽忽七易寒暑其貧
徹骨而勉爲築室孤山拮据二年僅而獲就家
婢數人頗習新聲佳客至令屏後奏技足爲湖
山生色安得仁兄從天而下共此清驪一嘆仁
兄向約卜居江南此其一時幸遂決之紫柏老
人忽然示滅大都與信祖償債同科但時事足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九
悲矣偶有便羽馳此數字不及款叙胸臆惟仁
兄照了諸俟後信

答包襲明

頃得問知孝履無恙讀禮之外兼事下幃研精
經術厚蓄而發之寧獨以文章名世耶承委狀
兩先尊人閱行實碎而難屬閣筆者再誠得清
暇叙爲年譜庶先後有倫易於連綴幸卽圖之
以清秋見教卽煩一使專取何如吳生之麟仲
子密友必其氣類何有名士在前而使沉抑不

顯者敬聞命矣令姦以寡母持家喜大舅年長
文行日茂膝下又添佳孫此可爲助喜耳內人
亦甚懸念山川阻修不得時時遣問心邇迹遐
一嘆此時雍士在四方者略聚文章角逐有項
羽破鉅時氣色非日者南國子矣老博士以此
自娛併以爲慰

答曲帶溪

頃得手書良感厚意書蠹是老儒生定業不足
多道近聞江淮間多盜老大獲其渠魁餘黨自
散從此商民往來無警豈不大快丈之勛德卽
此一事已與江流俱長矣新刻北魏書一部奉
上覽正諸嗣致

與董玄宰太史

去冬令從九臯康季修先後行俱附數字想徹
記室矣王右丞雪霽卷久在齋閣想足下已得
其神情益助出藍之色乞借重一跋見返何如
原儀謹如數璧上外薄將引意計行色在近勿
勿遣此不多叙

與柴仲美

還里經年極荷厚眷瀕行餞別依依河梁之情
感佩到今九月初閱浙中小錄見賢郎高捷徒
於千里外助爲踴躍耳足下天爵自怡故不待
此以榮然有子如此顧不足慶耶僕慙爲人師
而鍾山留連不覺年載然昔人云洵美而非吾
土且纓黻係縛終不如角巾布衲遊戲西湖兩
山間秋深決計乞身矣足下知我故發此言長
君何似念之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十二

與鍾生祖保

近課五首爛若舒錦錯繡似優於三月所寄者
詩經題僕非專業近將爲驥兒索之監中專經
名士稍遲當有寄耳

與朱修吾

春初因邢生得相聞問今忽忽朱夏矣監務希
少得校閱史書謬譌授之剗剗端陽前後三國
志成涉秋史記亦成矣此國子先生日課也一
笑弟自入官已來作一官便期以此官結局更

不希望將來以故雖廢處多年胸中自可度世

卽今日所蒙豈所預期哉仁兄知我故敢披其
衷懷如此楊貞復素心人闊別十五六年今得
聚首朝夕切磋良用深慰仁兄素有出世大略
今政宜一出以康世路不宜介介於出處間也
老嫂未歸土此大事近日知堪輿之學者絕少
江湖間士大都記青囊緒語依朱門博衣食耳
弟今一切擯之不敢借匪人以相溷也徐生敏
稗爲仁兄佳倩敢不以通家子弟視之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十三

與馬按君

繡斧返會城正擬齋沐進候屬謝客未緣申寫
徒有懸懸茲啟敝府舉人馬來遠鍾世芳俱生
門人也與桐鄉令素非知交徒以公車時有卷
資之惠便道展謝非有他事干預禍起家僕縣
關口語相尤釀成嫌隙謝令之去自有別故而
名歸於二生道路之人皆知之二生毛羽未成
政賴尊慈卵翼忍相摧折以傷尊慈憐才造士
雅意其必不然用是不避霜威進其狂言

答韓敬老

奉違忽已兩年有失修候爲罪承乏南雍碌碌過日加制額一事賴聖明作興部臣題覆敢貪天功耶華生爲門下肺腑敢不仰體德意曲爲優處

答吳安節

往歲扁舟乘興得從丈汎二九登國山浩然自快此足一出如入籠罩青氈絳幃故有事在未免益思疇昔五十之年忽焉已逼奈何逐少年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十一
仕進耶期一二年解去還故吾耳丈厚見獎望非所敢聞也此時天下事頗不易爲而臺省尤多危機丈與令郎之矩暫從遵養未爲失策夢翼旣丈友于自當以通家意氣相待卽有所請不敢不優假以副德意羽便占報

答胡鏡陽

魯菴下幃及公車聚首如昨日事今我兩人俱老矣一嘆武林會晤亦彷彿記憶但不能悉是何年歲耳第當時但期一解褐便逍遙山水

今日叨竊已過涯分西湖一曲是吾息肩之所老丈白首郎署又以須次旅食人事不齊大率類此然得意失意總屬夢幻至于醒時了無異也弟近以勘破此關食芹而甘願與老丈共味之當時魯菴賓主四人主人猶未釋公車鳴宇畢命邑宰我兩人今日不可謂非得意也晤對不知何時臨風意結

答鄭安吉

春間奉手問後不半年耳茲再煩專使重以腆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十四
割何多情若此僕迂且懶待罪六館之上忽忽周星近兒輩還浙赴試而衡文拜新命行部未卜所指內人亦以將雛歸此中司饋以諸婢代庖故山之思益勃勃矣錢博士不與醴使考察將無病耶蒙門下齒存良感

與李松江

恭惟門下宏材碩德朝望夙孚主爵者念松爲江南劇郡妙簡良守遂以煩門下五馬乍臨歡聲雷動卽應舉生徒自雲間至者類能誦述新

政翹仰何如為諸生時嘗從唐官允方督學諸公結社課文以故二十年間往來頗數知舊亦多則斯地之有良牧尤某之所喜聞者而況門下之丰采醞藉景注非一日者耶但自惟腐儒衰晚竊祿南雍進非雲霄之資退乏丘壑之譽碌碌無聞不足以論交賢豪此為媿耳

答沈箕仲

晤仁丈于武林時弟尚未出山五六年間忝竊至此雖不敢謂稽古之榮而少足以振丁亥之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四

十五

辱然弟終非世路人退而老于西湖一曲以藏吾拙庶矣乎仁丈自齊入蜀所經七千餘里俱千古奇勝而仁丈筆端足以盡之讀寄到五言古百韻寫景叙事詩中有畫朗誦一過足當臥遊矣仁丈所居為神仙鄉魯異人異書多所親接聞此驩喜欲狂弟故無入蜀之緣他日仁兄錦歸肯盡以機籥相授弟且膝行趁風稱弟子以究此道何樂如之

與賀伯闇

足下將母而北計此日可渡黃河矣弟痴男子修渾沌氏之術以行世間呼牛呼馬聽之今在世三百十甲子而習性難革所謂頽然自放而已足下擇繼一節誠不宜草草然太夫人早晚不見主饋人未免益思逝者而足下尚缺兒胤似又不能遲遲也齋奏人行布此以候太夫人一路平安暑月涉人事希惟珍護

與潘去華

春杪得足下手書并上方印色之餉為感足下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十六

與叔永分領選仙之勅事祕跡奇無論他日見度不難如吳猛之事旌陽卽一聆祕示如接席蒞珠蓬萊目前塵穢不覺移置他方世界矣喜何可言聞玄踪奇論慰我懸想

與黃與參

一別屢易歲但能憶在武林時執手殷殷耳足下河節借重數年玄圭告錫真所謂行其所無事何事不可為平世三公局段方始僕出山來遂五見鍾山春雖兼吏隱而尊鱸之思更自牽

人承教計部君乃郎足下云佳定佳當優之計部君併希致意

與瞿黃州

去歲兩寓書便郵俱蒙惠答諸所提誨有如面命欣慰如何楚士來者俱能談仁兄治黃狀括之以二言曰潔已愛人勤而能斷卽如是將優于天下惜乎所治者小耳第再叨南雍師席忽又兩年初亦欲化競格頑少還數十年前舊觀而習靡範劣遂爲因循徒自媿耳南都諸君子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十七

答同年馬南溟

再得手教爲令郎云云知丈以切磋相許勿爲芥蒂弟前言戲之耳丈傲我以長松高枕誠然國子先生晨入太學稍治功令卽休歸焚香啜茗對前山松耳似亦不惡起城銷監規湖差俱

如命百谷自爲兒子無曲乞恩耳不他及也

答方衆甫

春來彭欽之袁非之俱至白下具問足下動止知尚未歸里又知新失嫂氏人以爲天去其疾而足下伉儷之痛愈深至不可譬解因究其故嫂氏年來賢而內助大非故吾宜足下之哀思也朱生永平之行聞且不果乃竟達第書耶生平喜至閩中啜鮮荔子而不得此時方盛官衙俱壘壘數十樹足下以秋行又當待明年矣近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十八

日舉業之文率趁新詭意必盡而寡蓄詞必玄而傷雅在高明者尤甚裁而教之使歡然棄其舊而從我是在學使者之妙用耳足下以爲何如廿年前弟與足下俱遊太學稱諸生今俱橫金作師而弟遂兩秉教鐸于此人生世上信如戲場知其戲也寧有仕途膏肓之病哉願與足下共勉之使來致書知已渡江計辰下便得與諸故人狎遊俾體青林爲驩笑也

吸命直錢湛如

初意欲及足下北上前覓一晤今竟不遂足下見長安知已儻問及弟但以青山答之足下雲霄路近惟勉旃加鞭以達一間應舉文字當裁剪經術毋以子史雜言強爲容治弟昔年稟足下之教近益自悟嘗課諸生爲文不耐枝癢間有揮洒大都直寫胸臆意盡而止以質先輩典刑似不盡乖刺今成兩刻各寄四帙足下試觀之當如是否驥兒文亦寄數首乞加批削以勉其進此兒儘有質但心野不耐思耳錢唐周申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四

十九

甫猶子嫁之蒙以泰山見事亦翩翩美才但工夫未熟渠以此月十一日北棹比到長安相見幸時切磋之

答姚伯道

月之二日遣徵茶僕今已半月水路還當在廿日後不意餉茶使反先達開槓喜氣勃勃遂呼名泉烹試廟後一種清芬郁烈美不可言惠而好我有銘感耳令門貞姑夙所欽尚以筆研爲役所不敢辭遊若下短篇業先往矣國子先生

頗暇日烹精吟課閱史書真足度世故不念徒官然因之得歸西湖徐買一葉飄然畫溪一醉君家留閣豈不快甚姑以無心俟之使行附謝新刻隋書奉寄一部陳壽三國志并史記次當畢工當置便信耳

與陸以寧

丈錦歸後至今未及通一字非敢有遐心也直寒耳彭欽之兄來此范叔一寒又抱通天之冤而未卽白良可軫惻渠爲乃倩家事頗損膏液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二十一

而人言未甚明曉丈與衆甫兄則熟悉其顛末者儻公庭間有便得藉之一言豈獨爲欽之吐氣哉羽便寓此

答支同年

與丈相拒僅一江耳顧不能時時奉訊起居得書甚慰但華筵腆儀禮隆意縈非小弱弟之所敢當也媿感媿感承諭托往倩張生謹藉其名以待秋湖矣使便占報

答李典簿

足下高才遠器宜當大受不謂以迂時屢爲逐客至于永錮如行萬里途出門而車敗馬摧可嘆也然丈夫所當營者尤有千秋大業在今之人或位至鼎足而碌碌無聞與草木同腐者此何足齒豈以易毫端珠玉胸中錦繡又進之則有無生之學稍徹藩籬便能外形骸薄聲利無味之味惟足下勉之僕賴庇再玷南雍天涯知舊方切向往未緣一寓音驛而辱芳訊開械展讀才情爛然人有如此而使之流落必有執其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王

與孫少宰柏潭先生

歸山至今忽忽再暑未及親承動靜懸注如何朱生長文八閩佳士留武林且經歲勺水不能助蛟龍之奮未免有四方之行知其過錫山故附空函引候并爲朱生道地門者幸分避暑清

陰一慰其泰山之仰

與姚羅浮

春抄荷專使將問嗣金壇王方麓公祖爲其子長君作縣者乞書奉致不知曾徹否北助教任自中原赴官又得手牘良感層疊雅意足下淵深厚重而以一念仁懇爲主正如長江巨岳足可振藉人衣食人娛樂人無所不有茲持節按中原耳目所及嬉笑所帶無非爲兩河赤子造福意念真力量自到回天澤民如行萬里今日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王

答夏官明學正

僕與足下廿餘年故舊握手南都幸有經歲周旋甚以爲快別來忽忽改歲今且朱明矣風人三秋之感近在彌日使歷半歲其爲悵戀當何以喻僕材劣行穢招尤非其不幸所可自快者惟以勇退酬之耳所見會錄當事者蒿目文體

未免矯枉過正僕僞平淡之說乃中人膏肓如此偶往吳中諸舉業草及所借羣籍俱不在奚囊中容檢付後信

與賀伯闇

明春京察私喜君子在事扶陽抑陰福國不小不意鷁首之不終北也連日大雪湖中化為銀色世界錦帳深杯瓦鐺清茗濃淡不同俱稱雅致恨不能縮地以從仁兄相思如何

與本權老師

快書堂集

卷之四十四

主

一別忽忽數年伏審座下起居如宜道風照映南北惟有瞻仰茲者敝郡榜嚴道場乏主內外耆舊二十年精神不忍其衰圯特懷座下欣然飛錫一主其事以慰人天翹佇惟慈憫攝受至感

與陳海樓

斥逐以來杜門武林雖故鄉歲不一二到故人書札槩從廢閣以恣懶性相知如老丈又在雲霄之上定知能我諒也弟生平疎放雅與仕路

不宜才薄遇優福踰災發理固宜然吾郡同鄉薦者十五人登甲科者僅及四人虞對兄困而復起弟與廓菴遂為魯衛顯庸無間者老丈一入而已弟夙聞止足之戒且賦性超脫幸不如廓菴兄戚戚雖饘粥不繼而登臨嘯咏興致頗高老丈卽念我聞此當為弟解頤矣弟癸未冬得一小女今字太學生某君次兒敝親家以赴試入留都敬附一箋奉訊台履諸可吟味者惟老丈不吝及烏之愛至感至感

快書堂集

卷之四十四

主

與孟蓮渚

前後祇役南中俱得從門下然此番辱知辱愛則又進于曩時矣門下冥契至道或出或處皆屬遊戲今雖暫從青山而蒼生終賴安石惡而逃之知門下必不其然仲春之初使者來得手示并阿膠葛衫之惠良戢雅意某久玷舉比無裨師道顧以疾疢不勝故山之思茲具疏請告途便敬此奉候道履聞北方旱渴而南則多雨荳麥俱為蛟龍食恐遂無歲奈何溽暑方進惟

善自護愛以慰遠念翁生門下弄臣卽有愚顛
幸相忘江湖一笑

與石大理

春首歲報役回得足下書具悉邸中動履安和
爲慰僕去秋一病幾殆從此日食飲漸減今日
疾更進此番發動不差醫云須却人事靜養數
月乃可除根不然恐成內瘡以故遂動挂冠之
興具疏請告書生遭際至四品儒臣止足不辱
亦云可矣此言實出自肺腑非貌言足下知我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十五

與許儆菴

某小子昔年幸遇長者於濟上極承誨督至今
不敢忘茲以謫劣爲時所棄溝中之斷業已絕
意青黃而一念獨知天之恒兢兢尅責以期無
負於大君子之教不知長者肯引而進之否歲

凶不能策饘粥且以經生業教授鄉里不揣附
刻賤枕於長者秦中訂士錄後以蒿矢流俗近
士類亦翕然相信則寵靈之以敢忘大惠耶

答姚善長直指

頃八月病瘡甚劇忽動首丘之想具疏請告意
在必去明旨不允十月勉出視事至明春當再
爲計耳繡斧借重中原撫院既缺知獨任勞劬
乃足下練達老成遇盤根錯節而別利器政其
時矣承示彼中諸異其星隕爲銀塊及樹中裂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十五

出木人數斗尤爲異之異者吾非瞽史焉知天
道乃時事可憂非一端矣不知何所稅駕自揆
無救世方略但有一歸耳拜試錄之賜又叨厚
將良戢盛意爲謝書目中已得太史連二十一
史一部溫公通鑑一部餘書板多有朽敗久不
印者其可印者容查印寄貯尊府如直有餘當
爲購他書補數使還布此

報唐元徵

足下一飛冲天吾社中甚爲生色嗣得藏師兄

中甫文卿諸法侶消息俱盛推足下引爲氣類
第甚喜國朝狀元兩羅紆梓溪道學氣節楊用
修文采沈君典義俠其表表者而樂未聞道今
得足下有古人所有復有古人所無天佑國家
今足下循資而取卿相福澤未可量也弟緣薄
不得作瀛洲亭主人不得受足下晚生名刺功
名得失弟素無心但不能忘情于金門舊侶爲
依依耳今歲四月報至衙門討差者止一人足
下來歲儻欲討差此殊不難果爾弟當掃湖頭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壬午

上蔡太宰建翁

南中幸侍台教首尾三年荷尊慈以門牆舊物
曲垂誨庇感戢之私筆舌非喻惟有中心藏之
耳恭惟門下秉銓忽忽彌歲潛機密用終能孚

格九重揆揚庶品施爲緩急與道合符非可以
旦夕課功某蓋默識之矣獨念某迂朽無當只
合藏拙山樊近秋月病瘡踰月首丘之想勃不
遏具疏請告實出至悃竟不被放歸之旨然
後效之難圖某則自知審矣明春尚期嗣請惟
尊慈曲照愚誠力爲題覆勿令隕越爲門牆羞
至禱

答郭青螺憲長

去歲羽便奉記門下少布數年積闊頃漳浦丞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壬午

至蒙枉手牘兼拜厚貺知前牘已達且悉別來
動履爲慰恭諗門下崇望宜旦夕開府而優游
閩泉明而未融豈爲武夷荔子留連耶某南雍
舊青氈聊遣月日至士習日偷文體彌弱心非
不憂之而起衰回瀾以俟君子雖有明訓不敢
當也三復來箋但有媿感敬因便羽再布謝悰
與潘去華

近新安程生又新敝親家包生世熙俱索僕數
字求見足下大都仰足下爲文章司南耳但不

知足下此時曾底白下不吳人朱生名家棟家
貧志潔其舉業文字爲江南第一流頗有前輩
風骨而最稱坎壈不遇今復失正舉且以遺才
進足下幸多方推轂必令此生入闈或能脫穎
而出足下陶鑄之功不小矣此生氣高甘心泥
塗僕故強之使就機會足下幸爲我善視此生
僕出處之事前書已盡曲折茲不多陳

與李乾齋

與老丈別於西湖七八年于今矣老丈以二千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三十九

石之重再領州符一龍一蛇亦世間法常事如
弟昔爲州從事望刺史之尊便如天上直以遊
戲處之王公輿臺俱屬本色何所不可弟以去
歲十一月離白下方還西湖而隨以言者見侵
杜門請告三月初得旨未蒙允放且噉武林楊
梅茭蕢俟涼風生再作處分耳弟八年前鬚髮
白者已五之一今遂皓然非舊識輒以弟爲五
六十歲人但飲噉如昨登高歷嶮雙足排空若
飛別後添一幼子今已授句讀長兒添四歲孫

此最可喜事計老丈所樂聞者違離甚久不知

老丈近履何似庭前玉樹想已森森成行穎爲
歐陽大蘇二公過化之地勝蹟如林彼中西湖
因坡公而著幾欲與錢塘媲美老丈政事之暇
想益遊戲翰墨能寄示數篇以慰離索不田子
藝先生下世已四五年以不朽之事托老丈及
弟屬弟誌銘而屬老丈傳其遺孤不能走千里
外求慫老丈幸有以慰之吳人某元美先生門
下士工詩及畫元美先生甚愛之今以貧困走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四

三十九

四方飛鳥依人大是可念弟四壁如昔不能河
潤貧交未免思州刺史齋厨恃愛敢爲紹介于
老丈儻蒙與進而噓借之弟微寵多矣此紙不
獨爲某生地亦以闊久念深貪伸此訊耳諸惟
順時珍護

與繆仲淳

今早存吾兄至得叔宗書知有認卿受侮事卽
白少白公因健菴公祖屬添設公勾當其事矣
湖上晚歸忽見彌陀僧致足下尺一亦云云何

多屬耶今日存吾入山又有所得兩三日間便可至東目此行定能寬足下攢眉也足下一身上關法脉下關宗祧近關友朋休戚至計天下事施爲緩急自有次序萬勿躁急以速疾病一息不來卽屬後世身豈鐵鑄耶晤袁微之于此知渠所買伏牛路口山甚佳費不過百金而其山綿亘二十五里有房五十餘間可以取息安僧其他花利無算鯤朋一飛九萬豈能與尺鴟爭尺寸於此耶須足下至共商之弟且黃鵠舉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矣一笑

與米子華

辟穀方敬錄上大麻子係麻仁非胡麻也乞便試之存吾兄有所見于鳳山尚欲從足下細商耳仲淳以昨夕至便入山今尚未還并覆

與金不佞

昨見尺一并見投詩哀王孫而進食敢忘此心但未得其當耳文選六臣註已得一部願以爲壽乞自取之恐遣人齎送復煩乃公力錢耳一

笑十九日往語溪送葬廿四日還當面談

與許少崖

昨得奉教竟日亦良緣也胡麻大堪輔衰客俞君能作之今遣奉謁但不可多作月一作可也拙刻一部奉令鄭世丈請教

與陳孟常

佳作已付藎夫委作序日來苦客尚未脫稿容課上升之承游揚稍稍有聞于鄉曲彼此感不可言門人稿二部寄覽近李先生著作益覺純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四

三十二

正繼足下而與者必此人也已屬請教惟曲爲引接至禱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五

語錄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王荊公臨川集所作三寶文字俱未暢本旨且大立墻槩意殊薄之及閱其詩見有擬寒山詩二十首展讀一過舉拈宗旨縱橫自在大是師子兒因爲錄出且疑其文如出二手或爲裒錄削去未可知僧無爲上海人久在方外

僧無爲上海人久在方外云在牛山煉魔月打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二七以爲常課其精神亦閃爍不類常僧余屬藏兄畱住楞嚴亦一助也

管登之湯懷忠曹魯川及余集荆師所荆師發問曰吾輩當從何處入道余曰從清省入最覺近便魯川忽下聲曰請言二肉身菩薩文康以閣學致政歸欲起一祠堂召工計之當得七金竟終身不能成本文正致政後居京師其夫人每日以公所書字換錢市豆腐一日夫人過紙公有倦色夫人曰非此今日便無豆腐是以煩

公耳公笑而許之計二公之家資不足充今之士大夫十日酒席可嘆也袁坤儀未至因曰是真吾輩入道樣子

達師詰余此肉身有生滅乎余未及對時樂晉亦在坐師云汝二人俱不能入我法昔六祖語人諸方說法謂法身無生滅色身有生滅止說得一半我則不然色身便無生滅

師以曹山三種墮叩余如何是墮義余不能了蓋墮字爲曹山綱宗義兼殺活以常情測難也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二

達師問余列子神龜能見夢於宋元君而不能逃豫且之網元君之剖以龜之神而豫且能得之元君能剖之此其說安在余謂龜雖神未離情識故不能逃網與剖師然之但豫且宋元何以能網之殺之尚不能測久之悟曰知之矣豫且情識未動故能得龜所謂一念未起鬼神莫知者非耶卽元君初時亦無意殺龜決之於卜其情識猶未動也龜雖神其能逃乎師甚相擊節

達師索子山君紙書白納歌見贈竹如意歌贈
驥子且記驥兒他日必能說法師素不開文字
而吐語驚人乃知真正道人詢不可測

論粥

戊子春正月廿三日宿周元孚舟中進粥粥熱
因論粥初出于釜則熱少停則溫久則冷方其
熱時無冷也及其冷時無熱也冷熱不交參無
前後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即冷熱無冷熱無冷
熱即冷熱此觀常現前萬緣可坐了矣歸而書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五

真實居士立難

古德云有知作佛又云無情作佛前義必明如
後義瓦礫等物亦作佛耶無因安得有果瓦礫
無知安能修因無因有果即非佛說當云何通

飭道人答

如首楞嚴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
隕即如十方消隕當使山河大地種種物類果
壞滅否又地藏云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

空誓不成佛然則衆生何時盡地獄何時空耶
竊謂一念證真極微塵而普度三祇果滿盡法
界以皆空情與無情咸歸長寂因果之說總屬
權宜妙法圓通不可思議

真實居士答飭道人

古人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如挺動鍾鳴聲呼
谷應勿得信口搪塞一時古人謂之機昧終始
又謂之語滲漏來答引首楞嚴發真歸元地藏
衆生度盡等文證成因果權宜之義以破無情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五

作佛無因有果之說竊謂所問非所答所答非
所問且也所引非所證所證非所引譬風馬牛
不相及其來答之謂乎鄙意蓋疑佛種從緣起
瓦礫等物既無心意安得受熏不能受熏安能
成種不能成種何所起因而修六度萬行成正
覺乎如此則無情作佛義不得成立義若不成
則教有明文夫豈僞設今且就來文通之首楞
嚴言一人發真歸元不言一瓦礫等物發真歸
元所云十方虛空悉皆消隕謂十方虛空從一

念建立一念既破尚無能建安得所建非人消
物盡天崩地裂後謂消墮且十方是有消墮可
言虛空名字消墮何物此就來文果壞滅否一
語而辨之與無情作佛義頗無干預地藏衆生
度盡等心作衆生心作地獄度者心度空者心
空若除於心萬法安寄瓦礫等物雖非心外何
時成衆生何時入地獄度不能度空不能空縱
經三祇安得成佛此是正說就來文衆生何時
盡地獄何時空通之衆生地獄所謂三界三界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主

惟心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一刀兩段心尚不
得何有三界衆生地獄但有假名此就法性無
生門說若就緣起無生門猶如幻人建立幻事
種種衆生種種地獄種種度種種空種種凡法
種種聖法俱不礙有如空中華空本是無不礙
華有經云大悲心是菩薩種大悲心無盡故衆
生地獄無盡衆生地獄無盡故大悲心無盡二
虛相倚猶若交蘆而不礙幻有來文必欲求其
空處盡處將謂菩薩大悲心亦有盡處乎若心

有盡處便同質礙即非虛圓諸佛所贊又云一
念證真極微塵而普度三祇果滿盡法界以皆
空夫曰證真曰度生曰果滿皆從一念心起因
果歷然瓦礫無情此皆虛設至云因果之設總
屬權宜則悖謬甚矣若約法性無生本無因果
若約緣起因果歷然法華十如中如是因如是
果又云正直捨方便但就無上道豈有已經法
華開會廢了而可云權宜者哉永嘉云欲得不
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請自深思再貯嘉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四

真實居士立難

法華偈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
前不得成佛道又偈云若人散亂心或入塔廟
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曰一稱非是久修
曰已成非是當證一經之義一佛之成而一難
一易似相矛盾當云何通

地藏云衆生度盡始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
佛夫菩薩成佛爲度衆生佛者覺義如不成佛

自尚未覺安能覺人無不成佛度生之義且眾生既已度盡然後成佛焉有無衆生之佛時劫國土不成安立如擁寶位稱人主而無一臣若民不成立義此當云何通

中觀偈云有倒不生倒無倒不生倒倒者不生倒不倒亦不倒若於顛到時亦不生顛倒汝可自觀察誰生於顛倒

又大經偈云有法不成有法無法不成無法有法不成無法無法不成不法釋曰有不成有無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立一

不成無者以一體故無能成所成有不成無無不成有者自既不成焉能成他故知各無自體豈不成就

無師釋樂晉對

此遮顛倒性空有倒名已倒故不生倒無倒名未倒故不生倒倒者是所倒故不生倒不倒所尚無故不生倒又倒者能生倒即同火能生火不倒者能生倒即同水能生火若顛倒時能生倒則倒是成能誰爲所生之倒亦可夢時生夢

覺時生覺今日能生今日虛空能生虛空無是事也然此有倒無倒倒者不倒及于倒時皆以標宗權爲戲論其實皆無但有名字若實有者倒義成就以實無故倒義不成以不成故實無種種言說說相

虞長孺對

有無不異因果齊同互攝互融瓦礫徧身瓔珞唯心唯識佛陀緣起沙塵如執小乘便虧實相是故十號證而頑然四大皆名如來第六脩而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六一

蠢然餘七盡成妙智何必引石飛石言之類附邪知邪見之流請視金剛鉅文自徹圓教了義

無師居士對

一切瓦礫向不瓦礫中瓦礫是瓦礫從率堯下生處一切瓦礫向瓦礫中不瓦礫是瓦礫雙林般涅槃處故知不假薰修歷然因果當生示現豈待三祇如斯短見君謂何如其或庶幾乞示許可

眞實居士答

瓦礫無性當體寂然不壞假名自在成立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卽此瓦礫卽空卽假卽中性相具足因果同時不可智知不可識識來答所謂似見一斑雖然卽瓦礫是觸非瓦礫是背如何是不背不觸的更佇偏師以催殘敵

樂晉白

忽讀法華一段經文乃知大通偈與若人偈意旨原是一偈身心超然有大快處不知真實如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七

何融會洪師所釋大自土苴

真實齋常課記

家常五事教子弄孫對老婦宴語娛小姬有客對客飲食隨宜不粗不侈除此五事則居書室書室十三事隨意散帙焚香瀹茗品泉鳴琴揮麈習靜臨摹法書觀圖畫弄筆墨看池中魚戲或聽鳥聲觀卉木識奇字玩文石數日一行者四事登眺山水尋僧訪知舊有花時看花起居外母經月必行者一事范村虎跑展墓經時或

半歲必行者四事祀先拙園了故鄉諸緣省墳墓隨宜收買奇書或法書名畫五十前必勾當者三事遊天台鴈蕩諸名山置湖莊定山中隱居所不償以上課者有如此日

示兩兒訓語

語云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又云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汝曹今已長大視賈生獻策之年陸機入洛之歲不啻及之雖云今人難及古人而汝曹資稟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八均非庸下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奈何悠悠忽忽坐失歲月日高未起羣聚嘻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忽焉老至平日虛願虛想付之一歎豈不痛哉汝父今年四十有八轉眼五十仕宦之氣雖衰而烟霞之情彌固即使老壽豈能常在教誨汝等亦豈能常爲汝等作馬牛汝等不及今奮志成立必有噬臍之悔今與汝等約每日必早起大晏亦不失月初出時久久習熟後自安泰師友間除三食講貫外不得數數往來以滋

煩責妨人損已少年人燕昵之愛豈能頓絕定
以晨出亥入或間宿齋館不得頻進以費駭刻
山谷云學者三日不以古人文字澆灌之面目
自然無色汝等雖當以時義爲急如檀弓左國
史漢老莊等書日須記二百言務令成誦積少
成多自有逢源之益今置日格一冊每日作過
文講貫過經書看過時義多少讀過古文若干
言俱填格內如失却何件仍注以幹何事見何
人失次日責補逢九日面試時義三首正二月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九

中矣
一每日溫四書十行經十行看書三葉手騰寫
所溫經書務要端楷不得潦草填改及寫別
字讀古文經傳十行記墨卷半篇看時文廿
篇

一三六九日作時文一篇除看書看時文讀古
文記墨卷四項課

一次日背書務要精熟背不過扑責五下
一各樣功課俱要送驗不得糊塗塞白
一作文不通扑責五下

一五日一次入內省母親起居其夜許內宿餘
日不許擅出書房

一每日粥飯晚飯俱同一處不許自己書房偏
處縱恣多索

一作文已完稿方許起身要親筆清出不許
代書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十
示兒

人生終不外乎此心豈惟我與衆人合雖堯舜
亦無加于此道道謂其所常行也以觀乎堯舜
則曰欽曰明此孝弟之無蔽耳曰溫曰恭此孝
弟之無怠耳人不能離孝弟而聖真安能離焉
道謂其所共行而以觀堯舜則以被以格達孝
弟于四方上下耳以風以動錫孝弟于四方兆
庶耳人人不能離孝弟而聖化安能離焉蓋即
人之所能者率之以天能而聖之能事已畢即

人之易爲者爲之以立極而已甚之爲未有矣然則由徐行觀之而天下之人苟非恣睢暴戾之極其爲堯舜之處亦既甚多乃猶曰堯舜難爲云者真日用不知也哉

發願刺血書大藏經疏

弟子馮夢禎謹瀝血投誠于十方常住三寶本師釋迦護法韋馱一切天龍等衆及楞嚴護教伽藍神夢禎爲求無上菩提同沙門道開發心倡因刺血書寫大藏道開書唐譯華嚴經一部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十一

錄

夢禎書大小乘經律論各一卷願見者聞者各各如我發心書寫一卷乃至多卷共滿大藏不出山門永充供養如我願真實直至彌勒下生一函一卷一字一句不令散失於其中間若有起心盜竊作障惱者願尊天現大威力碎其頭爲微塵如遇佛法有難及國界衆生有難卽時放光現瑞轉禍爲祥一切衆生觀此希奇轉轉傳布徧滿十方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切國王宰官乃至四生六道一切衆生觸我

願風各各同心守護佛法如自眼目如我願不真始勤終怠以致退失一切衆生善根亦願諸佛諸天威神降罪於我令我生遭惡疾免墮泥犁以爲玷辱三寶之戒

先君子始發此願後達觀師以刺血書一部何如捐貲鏤板展轉無窮願王堅固水血不二遂定議刊板徑山印行楞嚴以廣流通以貽永久今捧此疏敢識卷末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五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五

十一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漫錄

記慶安坐化事

今歲正月湖南淨慈迎雲栖蓮池師講圓覺師以十三日赴法席甚盛聽衆二千餘某日有客比丘慶安宣城人自言明日中吾當化去或尤之曰莫捏怪惑衆安不顧先以銀二分授丐者令買薪火我次日衆守至日中咸散去將晏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二

忽起禮十方佛約數十拜遂端坐合掌而逝停三日顏色鮮好鼻注尺餘火浴無屍氣虞長孺兄弟與大衆所共目擊者

書王文旦事

王文旦者長興人家富而趨勢劉南坦尚書流寓長興欲與土人結姻遂以其孫女婚文旦之長子可賢尚書在日所以奉劉婦無所不至至沒後恩禮頓衰婦不能堪文旦每督責其子讀書至加笞辱因言數婦婦性故悍怨忿日積一

日文旦方笞子罵婦婦從室中突出翁後奪杖反笞翁背遂截一指歸外氏親戚共議謂形迹太甚宜絕于王而外氏貧無以養王宜給田六十畝令食其租如之後文旦竟奪之田劉氏訟之謂文旦以翁奸婦不從而文旦報以通奸家人王劉交惡文旦謀之訟師謂長興令寬不如歸安令李松有風力能竟其事遂歸心焉廉得李令所嘗寄耳目者八人使其腹心深結之因盛譽文旦于八人八人心歸之一日酒間文旦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二

忽從外闌入與八人班坐八人相顧驚喜謂王公冠蓋交傾一時奈何肯齒錄吾等折節如是無不爭願爲王公死以故李令直文旦文旦又令人誘劉婦云若見李令無毀柴若尚書孫盛裝入李令且加禮顧視此老囚蒲伏泥土中不足快與劉婦信之于是李令大怒驟折辱劉婦坐之重辟劉婦大忿激挾刃控守道前不得直遂呼天自刎死時范屏麓狀元奉使歸里遍謁諸當事者光寵眩耀而文旦故與范往來競疑

其居間謫書流傳不能自白南省臺疏入范與
守道郡守俱坐謫官李令文旦遣戍而海內咸
稱長興劉氏真烈婦矣後文旦卒得赦歸年八
十餘見其次子可教登鄉科而死今年庚子一
孫某又登科趨勢故通情文旦特甚然非大惡
卒破家蒙惡名以終俗呼聚宅爲扒灰長興入
盛呼扒灰王嫁女者爭避其家然得禍太過乃
爲上天所憐反亨其子孫亦理也李令後亦得
釋薦起官至中丞巡撫初爲令時有威斷雖不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三二
無所寄耳目自然莫敢欺八人者蓋入文旦之術
中亦非有意爲欺也偏信不察遂與禍偕可不
戒哉獨范公之寃終不能明後爲奸民所持偏
迫自經死人莫不以爲劉婦寃報卽其子孫亦
不知也豈其謫後不能以潔清自奮而然耶抑
多生業累所致不可逃與初王劉之獄今南掌
院趙公去亭爲烏程令受牒與李令共聽之李
令盛怒趙色自若因目授烏程諸隸令不預行
杖遂不及禍見幾知大體有足多者庚子末秋

過茗溪朱君采御史見招于蓮花莊新宅酒中
因悉其顛末

記衙門舊例

癸未四月初十日前輩吳復菴召復官吳親兄
爲吳復菴檢討諱可行語及近例衙門入閣者
講讀已下不問科第深淺率用晚侍生帖吳云
嘉靖間想無此例對家兄言及輒不信嘗云分
宜當國時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既至與分宜
公抗禮上坐用侍生白單帖分宜公亦不爲異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一 四
蓋衙門稱晚生者惟七科前輩不論入閣與否
又新進者于掌院學士稱晚生避馬余爲庶吉
士數月信陽何公以官諭改讀學掌院時請教
閣師申公換晚生帖吳又云辛未散館時申瑤
老以官允掌院未加學士申瑤老不肯受晚生
帖又途中相遇諸公避馬瑤老亦下馬請作揖
形迹甚不妥後請教江陵公用晚侍生帖不避
亦權宜也

敗龜板記事

王節齋先生素工醫撫蜀時患蟲病訪知青城山有隱者能治招之不來乃躬造之一宿隱者脉之云此蟲病也問何以致此乃詰其嘗所服藥云素服補陰丸曰是矣其蟲乃龜板所致龜久生之物惟敗板入藥不得已用生解者須酥炙極透應手如粉者良少堅得人之生氣其生氣復續乃爲蟲耳此非藥餌所治公自今壽尚可三年猶及生子公遂歸三年生子而卒龜板良藥製法一垂取禍如此以節齋之善醫尚有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五

楊髡像

孫太守遊飛來峰見楊璉真伽像怒命石工截其頭石工誤截地藏菩薩及侍者頭置獄中其頭常轅獄中遂大疫命僧作七晝夜道場而疫不減乃反其頭于冷泉亭傍遊人踐踏轍病寺僧乃函供他處而楊髡像竟無恙田叔禾作戮楊髡文亦不知其誤楊髡像前作天女獻供併

酒缸內置一杓上刻楊璉真伽云云等字今亦殘毀乃竟遺禍于地藏可笑也周申父說

趙鼻涕

臨安令有趙鼻涕者以其能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趙蓋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不覺捧腹高心田說今追記之

金澤利濟侯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六
於來峰先生云友人楊某者往移居青浦金澤寺傍二月廿八日宿于寺與余同夢一老翁指楊曰渠榮我榮渠辱我辱既寤不知所謂明日偶至寺傍利濟侯廟見廟貌損壞相與嘆息楊曰我曾拜許神後稍勝今當獨力任修營之費始悟夢中老翁乃利濟侯也

王回子

海鹽王回子者以屠牛成家日命家丁行屠已主使而已一夏日偶觀縛牛忽裂縛崩角抵王

就壁踰時而放且復抵幸乘間得脫竟以傷重
死牛奔渡水至秦駐山爲人所獲竟與主俱斃

尼化猪

海鹽城隍廟西有小菴比丘尼所居一尼年少
好容冶盥面水常再三易後死見夢于他尼曰
我以多用面水罰爲某家作黃膘猪明早就屠
某處爾幸救我如不能亦來一看他尼如言赴
之已就屠矣賣其肉果黃膘不堪食尼作踐面
水似亦細過而獲猪報況甚于此者可畏哉黃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七

二事朱武原先生說

平政碑坊

嘉善縣平政碑坊陸黃齋先生諱垺祖某實主
其役備極堅固人曰奈何不憚煩費耶曰我恐
以此累役人也後黃齋先生仕爲都憲上司爲
立碑坊縣令于業遂以都憲易平政是祖父爲
乃孫計耳爲善之報不可測故若此此事於來
峰先生久爲余說今始記之

甲戌狀元

黃齋先生第二子某年十六七甚有才隨先生
居京師對門一處女甚美某與其師丘某屢窺
之心動師曰都城隍最感應汝試往禱此緣或
當成就遂如言禱之某夜與先生同寢忽驚呼
啼泣不止曰夢與師俱爲都城隍所追大加訶
責曰何物小子敢瀆神若此命查其名位須臾
鬼使持簿至檢之陸某下註甲戌狀元丘某下
無所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削其祿籍令貧賤終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八

佃寺復還

鄉縣周夢秀號剡山乃祖佃一寺基築室居之
聞空中言曰且讓他三十年後生夢秀篤篤實信
佛必欲以產還寺業已聚族族人皆不可竟奪

還之大受挫辱遂至破家一身無餘者人以爲夢秀必寺僧轉世而逆數至始佃時正三十年亦異矣自來占三寶地者無不履奇禍而昧者復相踵不已如周君甘貧辱以補父祖之過真賢子孫哉此事於先生爲余說久矣已上十二日記

葉耀蛇

林顥杭州諸生其父家富租戶葉耀負其租訟之錢塘令顥以情謁之葉受筭三十至家死乙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九

西六月初三日也次年五月顥從外歸至中門有大蛇墮其頭上忽不見大驚汗夜夢一蛇蟠據枕邊作人語曰子識我乎我葉耀也子殺我當償我命早對父言之爲作佛事疾愈重顥知不起乃召父母妻子與訣曰葉耀且下樓去我業爲諸生爾輩不必縛我我卽隨行遂死亦六月初三日也顥姨夫趙慶叔常往視顥疾顥謂之曰我平日不信因果幽冥事色色俱有的人生在世光陰幾何慎勿造業此事趙慶叔親語申

甫者蓋顥父但欲索租無意筭葉葉見官時語不遜顥以語風令遂得重筭以死其不見釋宜哉

殺生報

趙慶叔母好食小牲晚歲得脾疾夢至陰司與鶩鴨無數俱就縛次第殺已且當見及乃號呼乞命主者曰汝專好食生命今殺汝亦畏疼否乃發誓不食生命而甦半歲遂絕小牲而疾亦少愈後遇庸醫復勸食鴨食鴨十餘日不起矣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一

慶叔因此遂斷小牲

屠牛惡報

何大經父鸞世爲屠牛業生一子常作牛鳴以竹自鞭食草及鸞毛不嗜五穀其家常縛之十八歲而沒大經因此改業

乜燒鸞

乜燒鸞者脇下忽生水窠一帶癢甚搔破水流不止臟腑潰出而死蓋屠鸞必破其脇此其報也

天竺僧大報

靈隱寺僧如勝渾名勝吒吒夢天竺僧三人見訪皆已死者明日產三犬此三僧者平日行業可卜矣

沉香觀音

海鹽福業禪院有沉香觀音像每歲六月十九夜男女頂香步拜幾至傾城一年有葉漆者盜去一臂及其靈聖其人竟踣踞殿檻達旦不去爲僧所獲像幸保全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一

假天帝

有二商遊天壇圓丘一曰我戲作天帝爾作人主拜我其一從之二人同出作天帝者竟不能行曰有金甲神執我作人主者強挽之出既歸扶臥帳中見帳中皆蚊不能臥索火視之火忽騰起其人與牀帳頃刻爲灰而屋如故萬曆某年九月事也金抑泉封君對陳季象說

大米飯

大同大米銀二兩一石淮南斗一石五斗彼中

百姓有終年不得嘗者季象云一日偶賞老兵一椀老兵荒忙納之懷怪問之泣曰家有母年七十餘而未嘗大米請以遺之大爲愴然五事俱陳季象說以上八事三月十一日宿雲棲寺記

栽蘭法二

陳季象傳栽蘭法取山土火煨細羅過種蘭訖以清水旋澆之以透爲度蓋濕土難至根下乾土得水則漲而抱根無不活矣蘭根甘易生蠹去之法置盆水中俟水及根卽取起次用便溺澆之復置水中俟蠹浮水爲度恐未盡再行前法一次

藏銀徙處

忠清里南地名醬園有陳紅花者延一蒙師某十餘年歲得館資必藏其半于瓶埋牀下約三十金一年得上半歲館資發覆藏之但有空穴而無瓶憂怖甚切而不敢言俟夜秉燭照之見穴左一隙旁穿甚深不可物色不得已吐實主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十二

翁發牀破壁尋迹鋤索之遍二室不得外爲鄰家不肯發而止蒙師竟憂死此事亦季象說二事記于排山先塋小樓

魚簾

捕魚舊用網十年間某者創造竹簾則絕流而漁無一免者矣簾成而一家數口俱以疫死

常熟維摩寺報應

陳琴溪祭酒信堪輿說欲占虞山維摩寺爲墳懸厚價誘僧僧堅不可忽一日令家僮數百移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三

其寺于平岡數十丈老僧率徒方顯等至京師揭奏同邑楊午川時爲部屬與陳厚聞其事語所親巡城御史某杖係老僧至死而逼顯立賣券歸陳顯等歸途中復死一人人以爲陳氏所毒顯竟與老僧甥陳某再至京師奏聞其事事下巡按御史屬府按治府捷顯陳俱四十擬遣解院呼二人俱傷重不能前御史廉知其冤狀亦捷陳僕四十二人罪得末減寺斷還僧陳作一聯貼寺門曰善人作事天知道和尚欺心佛

有靈不逾年陳竟遍體發腫塊潰爛流血叫號不止日見老僧登其牀陳呼曰師太外邊請坐旦夕如是又見老僧持杖擊之求哀不得遂死其夫人不久亦死其病狀略相似顯之徒無淨寄住虎丘賣茶爲活頗能言其事

花橋牛

龍泉葉叅將家一牛賣屠者牽過花橋花橋上有十四亭亭芴成市或曰此牛有孕柰何殺之牛卽墮淚狂走市人辟易牛竟入縣門跪署印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十四

某丞前淚出不止牽之不動丞命吏胥銀贖付主家養湯文學易說

朝房牛

乙酉歲京師有一牛狂奔至某大僚朝房跪下出淚其蹄甲已去知爲就屠而逸者曰爾欲免死可隨我行隨至途中下車拜客又至廳事跪下乃隨至家遂捐貲贖之朱其角付某寺給養

永富化犬

虞長孺家一僕名永富持齋數年乙酉歲從入

京將至宿遷忽想開暈謂同寢僕曰吾聞比丘有病許食石首魚四兩吾今病欲得比例可乎僕畏因果再三語之終不應其明日買蔬菜飽食謂諸人曰辭素忽出官倉蓬轉脚墮水諸僕聞其語曰我不識水又曰我是喫素的水急竟不救船至張家灣前同寢僕忽病夢永富索暈食遂甚欲死買肉設祭勿藥而愈丙戌春長孺聞艱歸過其墮水處四顧無人忽有犬赴水欲上船家人以板接之搖尾相向甚熟同寢僕呼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十五

永富我與爾同寢遂夜夜就之惟食肉與骨至家月餘死食案下二事虞長孺說宿雲樓寺記

把把賽

把把賽回國人以貢玉至京自言從彼國經兩夏至此私賚玉若干賣銀三百餘兩館鄰某心動與通事謀以聲妓賺之遂留連不欲去其同使已受宴賞即日就道而把把賽自匿囊金亦盡竟流落賴善騎射遂投邊將馬坊兒作家丁後大同府同知巡邊索保結衆以把把賽夷

人難之乃自索紙作回文橫書從左至右復從右至左人不識通事曰此渠本國鄉貫及所習武藝耳陳季象在邊親見之哀訴流落之故且曰我在中國惟添得三弦子一藝蓋在伎家所學也

馬鹿盤羊

陳季象云初疑趙高指鹿爲馬事二物不類奈何可指大同時見彼中有盤羊馬鹿馬鹿其大如馬趙高所指當是此物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十六

埋火殃

陳季象云因赴船往直鳴舟子云村民某家夏月見火殃如斗大墮其庭中輟入室內某急以石臼掩之擁以土如覆金形秘其故戒子孫無開某死後有物如蝗而黃從擁土處出甚多家頗以爲苦發白焚蠟火忽騰上其家焚焉

仙都山白衣人

處州縉雲仙都山高峰拔地千尺如瘦木無逕可登上頂湖三年前有見白衣人在焉俄化

爲雲氣而滅徐茂吳說

鬼影

虞長孺舍後有一空樓夏月臥簾看書時正停午見梯壁間有一婦人影短髮婆娑佇立不動初疑爲家婢往梯上探之寂然無人復臥影如故始悟爲鬼物執卷擊之影應聲滅自後登樓不復見矣

長河頭黑氣

長孺舊住城東近長河頭一日莫行從河邊過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七
相去數十步有黑氣從地輾長孺適有一急事赴友人期見此不敢前進須臾黑氣從下而上湧入一樓屋角方得達友人家因留宿不歸明日過之其家夜喪一婦二事季象說

神燈

徐茂吳乃弟讀書處去宅後數十步一日夜偶見田中有一燈籠火色甚綠不類常火忽高一丈許疑爲鬼燐而復有籠其神燈耶住餘杭時事茂吳親說晉云此非神燈蘇州楞伽

山最多神燈村民常見多至數百彌滿湖上黃履吉乃郎號龍岡者居石湖邊亦常見之了不爲怪茂吳弟所見必鬼燈也

蛟化木

虞長孺尊翁門生朱時茂微之某縣人世爲木客備知蛟化木狀夏月從溪中浴見一木浮水欲跨之滑不可上疑其爲蛟取銀簪挿其上呼同浴者共牽挽之將就岸復滑去者三四所挿簪歛欲墮拔欲更挿應手而沒風濤大作衆驚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六 廿八
竄未及家雨雹交下果蛟也蛟木類畏五金

細瓦廠婦人

虞長孺登甲後寓細瓦廠夜忽有婦人至臥室以爲主家婢語曰汝誤行耶其婦轉入佛堂口頌懺偈曰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踪跡之遂不見次日王小田道長來云此居多怪最不堪住遂他徙

磨漢印

虞長孺畜一漢印上刻長孺私印款甚奇古一日有舉人某者乞長孺文謄真訖索印記長孺以漢印付之某怪其文模糊磨而後用封還長孺後復用大損古意怪詢得其故大爲鼓掌此當與削圓方竹杖同案者也陳季象說

毘山香雲

虞長孺辛巳歲就潘公子聘讀書湖州毘山長孺持齋禮梁皇懺衆感其誠皆來共禮至夜懺本不收但闔戶而散比明長公子啟戶先入見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十九
五色香雲四合驚呼諸弟共視長孺後入猶見一角未散柱棟露積如凝珠衆共嘗之其味各別長孺所嘗獨淡長孺親說

月中人

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矣嘗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親語陳季象爲余述之

月華

初時澄澈無雲少時雲一點忽起以漸斑斑滿空滿已忽散散已忽合如是者三四後復澄澈良久週遭皆作五色光如彩虹橫簇荏冉聚散彩色既盡月旁獨餘清氣寒沁肌骨已而雲忽布空便不復前觀矣季象說如此益泰所見至作五色光而止渠聞之王沂陽云月華古老相傳種種不同一種如前一種月正午四面無雲月明倍常不減白晝彩光遙落如雨以盤承之凝結類甘露又一種有雲月甚明雲氣雜出妙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二十
色爲暈重重掩映想月華變幻不止此三當再叩見者

天開眼

仇益泰云己酉二月中旬從兄讀書其邑天寧秀碧峰房粥後倚北窻了夜課忽聞寺僧聚喧急出南軒見四壁照耀流動衆曰天開眼仰見東南隅一竅首尾狹而中闊如萬斛舟亦如人目內光明閃閃不定似有物而目眩不能辨黠淡無色須臾乃滅

李于鱗茶

李于鱗爲吾浙按察副使徐子與以吟茶最精者餉之比看子與昭慶寺問及則已賞皂役矣蓋吟茶葉大多梗于鱗北士不遇宜矣紀之以發一粲季象說

藏茶法二

徐茂吳云藏茶法實茶大甕底置簍封固倒放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子晉云當倒放有蓋缸內缸宜砂底則不生水而常燥時常封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二十二

品茶

昨同徐茂吳至老龍井買茶山民十數家各出茶茂吳以次點試皆以爲贗曰真者甘香而不冽稍冽便爲諸山贗品得一二兩以爲真物試之果甘香若蘭而山人及寺僧反以茂吳爲非吾亦不能置辨僞物亂真如此茂吳品茶以虎丘爲第一常用銀一兩餘構其斤許寺僧以茂

吳精鑒不敢相欺他人所得雖厚價亦贗物也子晉云本山茶葉微帶黑不甚清翠點之色白如玉而作寒荳香宋人呼爲白雲茶稍綠便爲天池物天池茶中雜數莖虎丘則香味迥別虎丘其茶中王種耶吟茶精者庶幾妃后天池龍井便爲臣種餘則民種矣

炒茶并藏法

鍋令極淨茶要少火要猛以手拌炒令軟淨取出攤匾中畧用手揉之揉去焦梗冷定復炒極燥而止不得便入瓶置淨處不可近濕一二日再入鍋炒令極燥攤冷先以瓶用湯煮過烘燥燒栗炭透紅投瓶中覆之令黑去炭及灰入茶少分投入冷炭又入茶將滿實宿簍葉封固厚用紙包以燥淨無氣味磚石壓之置透風處不得傍牆壁及泥地如欲頻取宜用小瓶

茉莉酒法

用三白酒或雪酒色味佳者不滿瓶上虛二三寸編竹爲十字或井字障瓶口不令有餘不足

新摘茉莉數十朵線繫其蒂懸竹下令齋離酒一指許貼用紙封固旬日香透矣

造印色法

凡印色在紙上高起分許手摸可辨字數百年後紙敝黑而鮮明如初者爲上其法用芝麻搗去殼浸羊胆汁中待透取起微炒黃不得令焦磨碎入水澄之油自浮出與水不和取油貯磁罐內切新白芨片子浸油內明年有新白芨時取起舊片用新片代之愈換愈妙其舊片須瀝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三十五

乾不耗油爲佳朱砂用舊坑芙蓉砂非此不佳研極細水飛過其黃水切不可棄另一器澄之砂凝器底尚可入用蘄艾新者入湯煮去黑汁數過以汁白不垢爲度取起用泉水或梅水漂之水垢便易半月爲度艾白如雪用之若舊艾不能白也艾及砂油本無分兩調和得勻而止

鑄鏡法

凡鑄鏡煉銅最難先將銅燒紅打碎成屑鹽醋搗葶薺拌銅埋地中一七日取出入爐中化清

每一兩投磁石末一錢次下火硝一錢次投羊骨髓一錢將銅傾太湖沙上別沙不用如前法六七次愈多愈妙待銅極清加梳錫每紅銅一斤加錫五兩白銅一斤加六兩五錢所用水梅水及楊子江心水爲佳白銅煉淨一斤止得六兩紅銅得十兩白銅爲精鑄成後開鏡藥好錫一錢六分好水銀一錢先鎔錫次投水銀取起入上好明礬一錢六分研細聽用若欲水銀古用膽礬水銀等分入新鐵鍋燒成豆腐渣樣少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三十六

許塗鏡上火燒之若欲黑漆古開面後上水銀完入皂礬水中浸一日取起諸顏色須梅天製造上色後置濕地一月外方可移動則諸顏色與秦漢物無二百計不能落矣二法樂子晉得黃桂峰先生者

造糊法二

用麵拈作掌大塊入椒礬蠟等末用水煮俟麵浮起爲度取出入清水浸浸至有臭氣白泛卽易水直待氣泛盡取出待乾配入白芨汁作糊

永遠不受黴濕季象傳又一法白芨爲末勾入白麵潔淨水漫漫澄過不可將水入麵但以麵入水入器內蓋好一日一夜待麵沉入底務令粘膩量水多少入白蠟及明礬川椒末置火上不住手攪火須用文火不得令焦結實如麻腐取出作數塊浸水中以次用之子晉傳

造色紙

用椽子殼大黃梔傘店所用者二味量濃淡合用次用上白荆川連厚而少路者光淨長几上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五

舖開用排筆上色次疊上務令色遍勿使有白點約一刀分二疊置透風處候乾極燥揭開裱用季象傳

王東津義僕

常熟老儒王東津者貧老無子僕某謂其妻曰主老矣當養之妻曰諾後王年益高夜臥多醒醒輒索食夫婦盡力營甘旨互爲出入無頃刻離側二十年如一日王以壽終某僕今尚在

瞿氏節婦

常熟瞿氏女太虛近族嫁同邑鄉宦陳燁齋第四弟姿容甚都十九而寡子在櫺柵又無翁姑瞿誓不二圖夫像室中日索食對食苦身教子今十七年子且成立矣慷慨殺身此一時意氣所激余甚以守節爲難此當與吾鄰姚氏婦同傳者也二事繆仲淳說

張伯雨墓

元高道張伯雨墓在南高峯左麓張號句曲外史吾郡姚公綬爲營修其墓穹碑在焉余昨到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五

龍井過其處讀姚文欲尋張埋骨處草樹蓊鬱竟不可得徘徊太息久之陳季象云曾見李洙山封翁說正德年間有山民鋤地深數尺遂犯張墓見一人盤膝坐爪髮俱長偶傷其腦漿忽迸出良久復合其人驚懼急掩之墓中有書二冊攜其一出至鄭栗菴公諱環家鄭願以一金易之其人云當至墓中再取其一而至途中忽風雷大作失書所在向以張風流詩翰欽之不知其有道術也

屠肉家母猪

沈望雲欲至上四鄉失曉三更起至肉市巷屠肉門首坐定待明忽見二人帶五犯人至一婦人上青下白至廟邊婦人曰我曾在此聽經過合掌稱南無阿彌陀佛遂入屠肉家次日沈見屠備述三更事屠云無有人但小兒買猪五口回內母猪一死耳問其色果四蹄俱白屠肉以此回心改業舉家持齋李洙山封翁對張龍墩說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二十七

文五峰

五峰文伯仁工詩畫文待詔徵明從子也一日詣吳縣訴一逃僕少憩署前民家夢二青衣逮之意吾邑令所使殊憤憤須臾至一公府殿宇弘敞似非人間始懼上有王者呵曰訟汝者衆奈何文訴平生乃學究無罪王者笑曰忘之矣卽令一人若所謂冥司判官者以一青九摩其頂寒沁徹心恍然悟前身爲正統間管長陵宦者冬鑿一池得蟄蛇百餘殺之俄而有蛇百餘

攢螫焉王者曰爾等母草草姑退蛇忽不見王者又顧一判官曰此人欲償如許命卽自生不能奈何奈何且一人多生豈無一善試覓之判官因出數帙書檢之良久曰有之矣此人于永樂中曾隨吳某畫鷁鳴山廊畫得羅漢二尊又寫金剛經一部王者曰可矣因囑文曰汝冥數尚未盡亟歸多寫佛經可減前罪文乃走出見亡室立門外呼之文與亡室素不協因亡久頗亦眷眷室曰汝知我何人邪文曰予室耳曰未也試思之文因憶其室卽同管陵宦者室曰吾與汝管陵時素不協故爲夫婦亦多反目事今旣往可俱忘之矣文寤記其事嘗以語人文平生不信佛至是乃寫經念佛寒暑不輟嘗寓閭門外之雲隱寺儒親詢之非浪傳也

陸儼山

陸儼山先生自辰卧至晚不醒其弟侯見不得渡黃浦歸矣已而先生寤呼其子某曰事甚奇言之涉怪不言事若實有者初至一司見某同

年問曰兄已歿奈何在此云此非陽間陰府也
弟居此掌善惡簿先生曰可得見乎曰此亦秘
事不當相示以年兄故當出示也檢至先生姓
名生平事具在紀錄獨三事自謂無之同年云
兄心上曾轉念不沈思曰有之同年曰心上既
轉便當紀錄何論行不行哉次及其弟有三大
事最惡既出見其弟鈞掛其背懸于廊下大呼
兄救我遂甦問汝叔生平果有如此三事不無
令汝孀聞也既至見其孀問叔何在云自城中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无

周相

周某鄞人官南贛都御史指揮某者解官銀六
千兩至周匿之勿予庫收指揮一家十七口坐
累歿周臨終見指揮率家口奪門入咋舌歿鄞
人俱悉其事

虞生

虞生亦鄞人少年美丰姿而善淫所淫婦女不
下五六十一夕忽夢為城隍所追計其所淫數
撻之至數十既醒兩腿俱青紫遂潰病歲餘歿
二事俱王後泉先生所傳可以垂戒故錄之

蛇妖

吾鄉盛南橋先生為閩中某府推官時其衙齋
素凶前任諸公俱避不居先生不聽見庭前
相其鉅疑其為妖伐之夫人患異疾舌忽咬痛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六 三十一

快雪堂日記卷之四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磬

余自丁亥遊天目以後日所歷夜必記之甚龐雜不次今芟其什三爲日記每一披覽陳迹如新省心寡過亦一助也真實居士某識

丁亥

四月二十六省同年盧思仁舟中盧以祠部郎言事傷切 皇上起居 庭杖削籍過此始聞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七 二

余被逐狀拜同年北關主政浦良弼太公方留小坐而繆樂陳三兄自山中冒雨歸衣履無不沾濕因邀同坐王季孺以書約明日魚服見訪今日得陸敬承朱汝虞故友管登之嘉興舊令陳汝麟書

二十七陳季孺來留坐子晉季象陪廉憲吳公來期余雲居會蓮池師白下僧雪浪卽三懷孫文融虞長孺而余以季孺故不能出

五月初一茂吳酌坐客孫文融余世補俞孟武

至堤上坐觀剡山因都閫設席不登岸晤張山人卽甘靈峰而爲僧所逐者今住陸祠茂吳作十絕句慰之茂吳出採蓴曲八章索余輩和陳季象至館

初四雨畜器貯梅水始用梅水點試天目茶季象茶癖於此一暢夏至後逢壬立梅今日壬辰日也閱宗鏡錄一至三卷

初五雨杭俗端陽頗盛奎奴刷鱗魚去鱗亦鼓掌一助也盛叔永來預蒲酒之會薄莫而別閱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七 二

宗鏡四至六卷熱

初七雨午後晴故鄉新籍諸生縣不下八九十人而戴生不與亦奇矣閱宗鏡七卷

十一赴靈隱之約沈太公先行同陳季象樂子晉兩兒從遇徐茂吳俞孟武及廣陵侯君薄莫而返湖色澄淨荷藻可數

十六遣視金玄朗已行得其所留尺一云以瘍甚返吳復遣書通黃旨玄中翰渠約晚至日中出無情作佛難陳季象樂子晉虞長孺俱有答

閱宗鏡十一至十三卷

十九雨閱宗鏡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作王元美先生尺一欲托余世輔寄去而不及當待他信下午雨止夜復雨

二十七史裕菴見訪食大雄山楊梅紫而且大在諸山之上

六月初一雨閱宗鏡四十六卷虞僧孺來真霞外人長孺乃有此弟

初六雨閱宗鏡五十九卷六十卷俗傳此日爲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三

猫狗洗浴日不宜雨雨主大水

初七雨自黃昏逮曉不絕聲早益甚如注以壬課占何時晴今日乙丑時加於辰勝光爲朱雀加日過午時卽晴丙寅丁卯繼之朱雀得氣從此雨止矣午後果晴閱宗鏡六十一至六十三卷沈太公自西溪回

十九閱宗鏡九十九一百卷自五月初四至今共四十五日而終但粗閱一過尚期歲內再閱至三至四以盡其妙不令空手入寶山也遣書

存公亮約三日後來夜坐星下奇雲如綺倏忽萬狀自六月來此二日爲最熱手探器物如火汗流浹席五更同婦起坐庭中月正中微雲掩映醴淡有無最爲佳觀

二十一廬山僧心悟以曾于健藏師兄書求見爲其師徹空禪師乞塔銘行狀慙山筆也留悟上人齋送住昭慶文上人房悟云 聖母遣僧某送法藏至天台秋初當至

二十五李玄白來留飯曹林師兄來談對竟日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七

四

出宿昭慶

二十六潘景升來遺數字存公亮日中跨蹇至昭慶視曹林師一如上人松毛場登舟至西溪裸行山中至安樂山南而返宿瑞庭菴

二十七五更甚涼次卿來同閱倉基及行西溪市至徐氏樓樓已敝但面南諸峰如黛前列因有卜居之意飯後次卿別去遂成徹空禪師塔銘是日大熱

二十八早成崇福菴永爲十方常住記褰巾謝

萬純齋錢養微二公岳翁以土木二匠來度地
季象同來飯後策蹇而出小憇佛慧方丈報先
印泉精舍至昭慶同曹林一如納涼戒壇後季
象亦至俄而風雨大作遷避壇東大雷驟涼雨
止行到家已莫矣子晉自拙園歸得項墨林尺
一并東觀餘論一部

二十九赴曹林一如二師約至湖中憇淨慈大
殿石林沙彌迎至其寮設齋爲歛有微雨薄莫
自湧金入城曹林一音義甚快夜復有小雨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七

五

七月初六至靈芝寺拜雪浪上人遇雨晤楊柳
亭徐茂吳留齋

十一潘景升來遣書候沈純甫先生午後至靈
芝寺聽雪浪上人說惟識三十論晤許景修楊
柳亭晚歸晤來道之

十二同雪浪上人楊柳亭虞長孺陳季象樂子
晉赴崇福之約上人說三支比量暮而返

十五赴潘景升湖上約同雪浪月音兩上人徐
茂吳陳季象劉姬茂吳留宿湖上而余失賁臥

具獨歸是夜月色甚勝

十六景升來余羨昨夕月色景升遂有夜約午
後有雷雨夜同子晉季象持卧具出而月色似
爲雲物所妒主人意不怡余謂當小待之自佳
耳登舟良久而雲消月現湖風揚波不能遠泛
至斷橋而止劉生度曲季象吹簫四山漸明水
燈一片如繁星墮地遊舫爲風雨所阻無一開
者此夕風景全屬我輩故自不易已登斷橋語
笑良久主人及劉生別去登舟就寢已四鼓矣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七

六

十八監兌石君來頗留念宗乘佳士也得沈純
甫報書楊公亮來

十九鶴林慈航一如三上人自攜季來留飯云
迎送藏二僧遇於吳江頃卽至矣無何二僧遣
人相通卽從肩輿至北關看之且禮大藏裝潢
甚麗紙則遜舊印多矣補藏四十四函附至內
缺泰字而補泰字烏焉成馬可嘆得達觀師書
以華會首別傳二老塔銘見屬明日約齋二上
人一名永慶住明因寺號仰岩一名廣植住龍

華寺號瑞菴

二十一早赴石司農約同虞長孺席設紫陽菴
竟日大風雨飛瓦拔木桐花館庭中六桐僅存
其二肩輿逆風甚澁幾不成步省陳伯符風雨
微曙

二十四得新安汪司馬仲淹雲間袁非之書俞
公臨遣送少選公臨來約莫至至留宿

二十五同子晉季象閱公臨詩草酌余君房陳
伯符楊公亮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七

七

二十七雨閱邸報山東巡撫李戴奏袁州府六
月初九辰時天光雲合一星如斗形帶火光自
東南落至西北聲如雷得楞嚴所寄成惟識論
二十九得項民逸書林玄江來報任丘令侑以
筆二十枝既午大雨如注平地水尺夜繆仲淳
至得王宇泰書雨點滴徹曙不休

三十雨酌林玄江林閩之福清人名尚吳賈子
京師向從君典太史遊君典請告以屬余其人
頗有義氣往來無間今蕭然貧矣族人資之以

金令取其息以索負至此閱邸報七月七日刑
部員外李懋檜論言官疏甚佳僅得降級幸矣
八月初三卧中聞雨滴得莫廷韓六月書筆工
某齋至廷韓以七月初旬棄人間矣袁坤儀先
生來呂水山來

初六陰雨而時見日酌朱武原先生同繆仲淳
樂子晉陳季象戴升之沈太公武原乃郎及驥
子鵠雛俱在坐得鍾西星書昨閱報戶部右侍
郎孫丕揚言陝西饑荒人有食石者進食石二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七

八

升殊無侵旨傷哉給事中梅國樓等各上疏擊
李比部比部再落二級得開州判而吾門胡生
與焉甚可恨也吾鄉劉比部志選亦以建言落
三級得代州判周元孚貶所也一時二比部鳳
不孤鳴矣

初九午大風雨潘景升贈弘明二集顏氏家訓
延郭產醫視沈氏女淨圓往覓橋晚晴月甚佳
十四約盛叔永姚善長葉鹿吳期泛月湖中沈
伯宏陳樂二君薄暮而出既登舟初有雲氣在

西北隅如欲作雨而不妨見月過陸祠雨墮水中如撒珠擊玉而當月處雲不盡一暈光益皎潔此生平所未見也雨止抵三橋散步隄上酒從之季象忽病腹痛不能從同諸君列坐橋上月益奇纖雲盡滅良久登舟就寢謂舟人當泊三橋內比醒忽聞鼙聲已至錢唐門矣急呼廻舟至斷橋時月正蝕光不盡如鈎坐橋上食頃而曙

十五梳洗畢葉君先別去餘粥而別入城晤徐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七 九

茂吳于金公宅約薄莫出至家則仲淳已在齋頭矣與商理方藥竟約仲淳陳樂再宿湖上舟停斷橋相待而赴茂吳之期薄莫自湧金登舟茂吳方與金華胡元瑞對奕余至舟開至淨慈小坐上良久而喻侯至放舟至第一橋初藉氈地坐良久就几案月且中登舟至湧金而別就小舟至斷橋覓舟不得乃返昭慶扣僧舍則卧具已取去復至斷橋得舟呵責栖奴則諸君云待余良久乃泛湖相索不得而返亦何誤耶

同仲淳子晉登斷橋語話五更就寢

十六別仲淳伯宏同子晉季象至西溪則瑞亭上人以訪余入城乃止大庵索枕卧良久而瑞亭上人至盛叔永亦至視余所卜西溪基地以爲佳別余入山時已迫莫見似虎者驚而返季象至直塢莫而返余三人宿瑞亭舍中盛宿永興寺林中見月甚佳

二十二真相治具爲壽而以急赴家觴領其意而別禺中至家人上壽畢諸親識至以蔬麵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七 十一

勞之自周申甫而下幾二十人是日晴得同年陳心抑侍御書夜大雨達旦

二十八與仲淳約夜宿佛慧飯後吳桂軒爲沈太公來遇之桐花館中下午索興省項庭堅昭慶至松毛塲則仲淳子晉見待久矣微雨灑途亦不爲害薄莫至佛慧晤曹林師兄甚喜秋月者杭僧以粗行聞而林兄能化之使帖然服役欲同禮達觀師人故不可測也徹夜雨二十九雨日中後漸晴同子晉西行探泉源而

返至白業堂晚桂甚香坐庭中良久吳僕進茶而出夜見星

九月初四雨午後少微明因龍華二送藏僧自天台還已至昭慶因從曹林仲淳子晉出看之且爲天竺期遂與曹林別善友難遭甚懷離索之感同子晉入城

初五雨微曙萬和甫書來期瑞菴仰崖二上人明日就齋天竺同遊中竺下竺靈隱飛來峰岳墳而歸至八字橋仲淳別去宿寶奎寺中秋後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七 十二

今夕始見月

初九潘寅所來亦今日令客也下午赴令君席席設鐵冶嶺吳氏莊公亮以稱疾不赴

十六拜陳豫吾送禮收得士錄二部扇四把內人送公亮夫人禮六色赴通玄道士約陪聶先生屠長卿遇公亮雲間彭郁二君受聶先生一氣丹印完佛書報石楚陽微雨

十七移榼通玄觀請聶先生長卿彭郁二兄受太乙煉形訣雨

二十六雨早達武林長卿尚未往宣城晤衡岳遇仙者金翁於沈太公齋中夜繆仲淳同所親秦君至

二十八至通玄觀省長卿唐君再爲吾點照與長卿共幅欲寄三耳師者晤姚華陸盛言郁雲和先生不死有驗或然或否晚歸至門聞拙園雪奴死甚快雪奴鶴也究其故則模奴誤聞吾夫婦之欲移畜此鶴於武林途中困厄而敝死得狀咎模二十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七

十三

十月初四送屠長卿遇之途中唐岐山爲余及長卿寫照共幅者是日成長卿爲余作像贊余且報之而未成也陰雨下午漸密遂徹夜更餘見天南北俱有光如火焰在南者倏起倏滅不知何祥也

初八早得余郡公周元孚書刻工朱生自吳江來歸藏本中峰廣錄成惟識論送新刻中峰廣錄二部得藏師兄丙戌八月書及仇先生周季華書索華嚴藏本在拙園以華嚴論前六卷付

之孫竹墟來留叙約十一日登五雲底莫仲淳
歸自西溪云新得市南地僅可爲莊居

十一赴崇福庵齋爲易住持也是日雨

十一月初三謁張洪陽先生於浙江驛晤虞德
園楊抑亭後至留飯同至六和塔晤蓮池師洪
陽先生約之出也

二十四行弔周氏晤叔宗季華兄弟買舟至吳
門詢臺翁舟已發及之許墅登舟相見甚驩更
餘返宿樂子晉家是夜感傷風疾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七

十三

十二月初四米子華來梅谷師來計贖菴也約
待仲淳歸定議暫任智果山居過冬留與子華
共齋答汪座主書有勞山便信附藏師兄書并
發鄉同年顧悅菴書時爲祠郎勞山印經求其
催督耳

初九蘇紫溪學憲來面薦李君實戴升之兩生
十四赴蘇紫溪席恒叔已先至自湧金登舟至
淨慈小坐居然亭徘徊蓮花洞良久聽恒叔談
華頂桃源之勝大殿登席聞公亮且至出其書

於二兄晴時登舟而返陰夜雪甚盛

十七方遣存問陳肅翁老師書附楊公亮入閩
而陳公衡使至得書且得肅翁前後二書萬里
神合良非虛語

三十晴錄曾氏類說目錄完初昏率妻及二子
享高祖已下行禮於像前燒松棚家宴今年歲
事賴婦能料理貧而不困西北風

快雪堂日記卷之四十七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七

十四

快雪堂日記卷之四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戊子

正月元旦晴明東南風甚微禮佛及諸聖次禮高祖已下各四拜次與婦再拜次受二子及男婦拜次同婦二子至外家拜節周中南來

初十日雨午後止撰先室石孺人墓誌銘

十四日雨刻工朱生者納中峰廣錄三部大慧年譜宗門武庫各四冊舊冬托印者朱乞包心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十一

韋書求刻楞伽得繆仲淳舟中書薄暮雨止然陰翳不開稍見飛雪

十五日晨起婢報飛雪屋瓦盡白俄漸止漸開禺中遂晴前徐茂吳云初八夜不見參星疑之而家婢夜起者見參星炯然遂符中秋有月之驗天道信可知哉初昏尚有雲氣俄頃皎潔燈月輝映大奇大奇酌朱魏二先生二先生率三生天街看燈予同細君中庭看放烟火是李揮使母夫人所遺者

十六日早陰將午而雪屋瓦倏忽積寸許昨沈太公約移榼省鄭梅屋遂冒雪步往初更歸鄭向往來故不得以失意相遺也鄭樓有九邊圖屏風頗詳細冀異日借臨之戴生至館

十七日雪消且雨周元孚至蔡守道亦至元孚避他室送蔡然後送元孚約晚至侯娘携其同人李姬至薄暮元孚來二更而去元孚以十月喪其董夫人夫人能詩而賢善撫前室五子元孚悼之甚梓其存稿數十篇索余爲小傳今夕落燈而元孚至亦佳事也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十二

十八日收高祖已下真遺迎元孚云有他事不至下午潛去華入城約明日來陸少白來特謫布政司照磨天陰

二十日周元孚期游三茅觀晤元孚二子應東應崙應崙甫十六其舉子業甚奇微雨晚陰爲元孚作董夫人小傳

二十二日元孚先至坐久之去華至飯而後行去華別矣贖以林間宗門武庫拾遺各一冊作

高祖已下像贊十三首首各有序爲董春亭作
書遺鄭梅屋董負鄭五百金而貧鄭索負甚急
道地稍寬之耳鄭答書欲余爲之處余薛蘿情
寧能染此等事哉

二十三日方粥聞荃兒計爲文哭之遣蘇奎妻
迎大姐午後至北關送周元孚臚之中峰廣錄
一部夜宿元孚舟中晤楚人梅生克生之從子
及金華方生玄暢見元孚幼子雨

二十五日卧内問婢云雪下未止睡醒忽見晴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三

已起甚寒登樓瓦雪積數寸一望皎然甚佳披
紅毳衣裹複巾看沈太公并示之哭荃兒文適
余郡公至易冠帶迎之復至太公所飲藥酒半
甌薰然微酡昨日爲曾祖母居氏忌在周元孚
舟中尚記歸忘之乃以今日補祭作雪衣冢銘
初夜星斗燦然與積雪相映爲之躍然甚寒
二十六日晨起積雪無恙但天復昏翳久之漸
開至書舍省朱先生戴升之停午始聞融雪聲
爲季生草淨土三經緣始作自贊漸晴

二十七日侵曉登樓見積雪如故拜傳按君因
此得看胡氏園梅花小坐梅閣而返歸作孺人
像贊二首停午見簷滴作聲久之漸密漸盛音
韵訇然久之漸疎薄暮而止

二十九日認鄉粥而行阻雪不果龍井期午後
日出尋少昏翳然雪消欲盡矣夜崇德呂氏親
家母郭夫人計至以此日卯時卽世壽八十此
月喪沈氏外孫此日又喪呂氏親嫗未免率鵠
兒申一哭于呂氏而吾女迎之不至又未免至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四

海上看之人生煩勞強半爲子女可歎

二月初一日作五日頭陀頌慈祖東溪公生辰
設祭夜雨跋曹林師五日頭陀記并頌

初二日雨楊公亮書來還所貸三金作沈孺人
曾祖父母二贊及跋晁無咎猪齒白佛贊

初三日自長安如崇德與周申甫同舟晚雨

初五日早至東新關飯嚴氏叔姪步自蔡市橋
別申甫還家得李仁卿報書雨午後益甚終夜
聽滴瀝聲晤陳生談玄

初七日夜雨不止早起忽有晴意但未卜究竟耳
禹中時遂見日色如見千里故人快不可言
尤生至云僧曇廓至京師遣藏師兄書舒古堂
來得張梅村書留舒老宿舒七十四歲而無子
市書畜古玩逐利不休欲與余刊二十一史板
以宋書北魏爲始老人可畏哉星月甚佳
初十日風鄒三府來諱雲鵬吳江人以南北部
郎謫柴野松來邀予至上方寺省蓮池師途中
省吳桂軒遂與同行晤虞長孺隨喜放生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五十一

十一日早謁龔毅所晤遂安御史俞乾貞盛爲
予談彼土山川之幽勝答拜鄔汝翊譚玄似有
意者李伯遠來留敘庭中月色大佳二月所未
見今日甲子晴一春有望矣

十三日從岳父張姨夫入山待之錢唐門良久
始至泛湖至毛家埠步行一路梅花甚佳飯于
周氏舍歸途至何氏梅園梅尤奇至毛家埠登
舟自岳墳西泠橋至汪氏莊小坐汎湖至錢唐
門上輿拜劉別駕呂舅而歸月赤無光

十四日同婦二子上外太婆倪氏墳汎湖至日
晡而歸其日風小但日色蒼黃四山黯淡耳
十六日昧爽出門至五雲祭掃而歸就龔毅老
于天真書院則毅老先至踰時矣拉金伯韶至
亭上談敘良久而別初山色微昏後漸合早日
又赤疑爲雨微飯而行遂遇雨假葢寺僧雨亦
漸微抵家約丁長孺夜坐業已湖上期許明晨
至月甚佳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六十一

從之拜劉純一并拜小鄔君拉純一渡湖至淨
慈瑞溪先生尚未歸良久方至談敘甚洽頗有
意純一養生之學中庭梅花助以夜月意色佳
甚令人忘卧宿觀音閣受純一所得張洪陽一
法云有奇效容卽試之

十八日先送純一次索舟自湧金門而歸朱濟
川來朱以醫居桐鄉與余有蓮社之舊留之宿
云將拜觀音大士于天竺約明日至
二十二日陰雨沈太公酌袁太冲先生金鳳泉

同敘邀余作陪外父得白瑞香一本不盈尺芳
香可愛以遺細君出供客玩袁先生爲賦七言
二律袁詩別是一種非唐非宋亦非王李常不
可解此詩二結語甚佳

二十三日得傅伯俊書傳爲山西巡按去春大
計時爲余特謁相公白無它而不能奪也卽作
報付使者寄中峰廣錄一部餘姚孫生來謁正
峰先生子名如止字世芳於侯居爲從弟少年
有志叅學亦俊流也李仁卿家眷至存之以八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雨電
猛且請湖上期仁卿云必俟晴不妨過上巳夜

二十四日雨午後有霰電連日春寒不減殘臘
今日復易綿袴米子華書來并一詩頗以旅食
爲苦

二十六日鄔汝翼借宗鏡付其半共八帙陳伯
符金伯韶相繼至共敘至薄暮去西安楊生方
生引徐生士新來拜徐字儆銘夜雨急雷電雷
如鼓聲豈天鼓耶

二十七日無雨而陰赴鍾繼沙湖上之約同伯
符伯韶看湖上柳色甚佳

二十八日袁太冲先生來踐一宿之約雨

三十日至陡門而曙有霜甚寒諺云春霜不隔
三日雨甚爲危之底祖塋而飯尋至拙園梅花
方盛而落花亦擁砌香氣撲鼻但籬僻荒頽甚
爲主人興感拙園額沈君典太史所書今遂隔
世傷哉坐淨業堂徘徊良久過存姚節婦遂歸
弟舍宿焉夜題旬日聽雨草許儆菴先生秦中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訂士錄門人稿共三首

三月初一日晨起陰遂細雨春霜驗如此至長
水塘展慈祖東溪公墓次展西門祖墓次展常
住橋墓下午雨止約仇益泰先生晚晤至家則
已至久矣李君實送文稿來選其十五作付刻
仇益泰云二月夜雨可以占水旱十夜雨爲均
平少則旱過十二則水嘉靖四十年十五夜其
年秋冬大水高鄉俱沒去年丁亥十八夜水甚
辛酉今年則十七夜矣恐水患未弭奈何

初二日霧晴赴項玄池約姚羅浮在舟同至烟雨樓登眺良久而主人方至已葉鹿吳來同敘遂至真如長水法堂堂成今日第一登也石梅移植堂後曰石梅軒晤謚公索觀龔郡公堂記甚佳將暮看槐龍乃登舟而別余不至真如已二年矣

初四日陰有微雨省項民逸姚羅浮孫區吳到楞嚴至東靜室晤了然師見聖母所賜觀音及金襴袈裟先赴包瑞溪父子於席上晤趙少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八

九

虹晚乃赴吳小泉翁道說生平多遇異人知內外丹者林端號虛泉四川浮丘人其師萬祖名安國宋時人蓋化形而降箕者林今爲蜀府紀善與小泉公別廿八年矣萬嘗語小泉公汝欲問此事三十年後林生當向汝說又王艮山京師遵化人遊于陸錦衣之門與小泉公相善嘗同榻其身矮小常坐不卧處牀弦綽有餘地小泉公欲歸王因留之不可問何時返曰當在三月王曰如此吾不得相見矣何無緣耶至二月

錦衣爲薦聞世廟明日將見上遂易新衣

端坐而化其日錦衣使者一見之居庸關一見之承天府俱托致聲錦衣王真身今尚在京師陸氏莊居莊居後歸朱氏龕入鄰寺又張世傑真定人項下生癭甚大壓胸遇一人授以彼家術癭漸消又授以外丹小泉公因買朱砂遇之張問之吳姓大喜曰吾得異術師教遇口姓人當同事今其時矣遂從小泉公歸而試之俱有驗張面黑每坐久則紅飲食至多或不食小泉公嘗見其所授之師行如飛急行不能及譚之甚有曲折尚當再叩而詳書之是夜宿吳氏家與仇先生連榻夜有月初五日晴晤顧貞陽遂同舟訪沈純甫顧貞陽指示真土秘訣卽已卯春得之張鈞石先生者但行大法度微不同耳包心韋同弟孝廉心弦以舉業各一帙就正

初六日晤李君實書舍乃登舟與仇先生同往海上下午至先至天寧水竹居索楚石禪衣瞻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八

十一

禮主僧陸晚巖能詩云此出西竺爲兜羅綿西
人云其價視洒哈刺數倍乃禮楚石塔復至他
僧舍索鉢鉢徑尺正圓如倭漆有四巴上如鱗
者二層四周泥金爲天花飾之內木文理甚細
余每至海上則索衣鉢觀焉今三度矣乃入城
見沈親家長公及婿女慰存已謁仇謙謙先生
十一日拜袁太冲先生知微之已歸旬日矣拜
黃默菴至雲居荅拜汪生兄弟存三衢七子鄭
生病存之榻前旬日聽雨草刻完晴見月喜甚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十一

十七五更見月發舟將至趙村而曙是日遂晴
飯于彌陀寺主僧石泉出迎驪甚假山輿于徐
氏墳菴過嶺卽城山也行五里而達三國時嚴
白虎者據此山爲亂郡守亦從之壘石爲城遺
跡尚在故曰石城山後爲孫策所平同遊者周
季華沈認卿熊存吾初不意此日晴亦天假也
歸舟宿南門與周沈約早晤峴山寺

十九早行雨漸止而陰午後復雨由甌窰泝大
溪將至餘杭五六里而夜雨不克進遂宿于舟

中睡醒舟隙忽見月

二十早至餘杭大晴始望不至此下午至高莊
山家小憩良久且登竹林橋眺望溪山而歸周
申甫始至留青山看地熊存吾家人木一自豫
章至得龔大叅書寄到所撰清白池記今日驟
熱夜易夾袴夾襪體中如釋重負初昏微有霧
氣更餘氣益清

二十七晴早起遂行主人方覺已登舟矣同熊
先生申甫兄弟舟中僕有笋供而以斤肉噉熊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十一

先生午至松毛場盤桓周氏墓自錢唐門至家
途中買得禮經會元都元敬詩話王常宗集卽
率兩兒至書舍夜米子華來

二十八拜陸少白少白述其所以爲臨安狀大
都勇于革弊而不甚精于察奸耳

三十王方伯來索西曆并立成等書余報以樂
生至卽檢奉方伯有志於此非俗物矣下午高
心田來云陸少白署印不終撫臺已下檄殷二
府矣如此亦陸君之福也

四月初一禮祠堂陳生良卿來盧思仁年丈來
留敘至夜別去李君實附書并文十二首至陰
夜雨徹明

初二日盧思仁送冊子乞詩嚴蓋夫來以徐生
必達見椎朴中無所不有今日得此一士下午
晴但寒甚如冬恐非晴兆

初四三衢徐生士新方生文烈介余生大中以
見薄莫大雨如注達旦

初五日雨將午小歇晡復雨鄭敬塘惟增同諸
集雲堂集 卷之四十八 十一

生田義來諸以堪輿自負極論過峽之理謂辨
峽則穴情及左右朝對有無多寡可以坐斷理
或有之雨徹夜

初六雨萬和甫書來見存附致其弟國隆書乞
江西學道沈箕仲書爲科舉地也鄔汝翊投予
見懷詩二章并雜詩二紙晤魏若水魏真州人
以醫寓此精于眼科能除障翳魏云餘杭黃塢
進三十里有禪仲塢甚勝馴鹿日繞村民家乞
食俗名錢程湖一名浮里東徑山西羅窰再入

有大塢曰白鹿塢甚寬而無民居自平窰至黃

塢旱路二十餘里禪仲塢有一道人賣紙曰黃

祥失明魏起之德魏甚尸祝之其家此人可爲

鄉導魏嘆述其中山川甚妙孰謂世間無桃源

乎薄暮雨益甚復有徹夜氣色傷哉雨遂徹夜

初九日霧起稍晏見雲翳未淨日色慘白疑之

俄而大晴梅谷師來欲邀余至武康定一道場

爲棲隱計薄暮雲遂翳空夜微雨有無之間買

宋史新編通鑑續編朱晦菴全集宋名臣琬琰

集雲堂集

卷之四十八

十四

集賢說東坡地理指掌救荒本草梅宛陵詩集

二程集全唐詩話王十朋註東坡律詩陳簡齋

詩金陵古今圖劉靜修集程雪樓集李古廉集

愚莊集林公輔集蘇平仲集程梅屋集鄭麟溪

家集祝枝山集共二十二集卧聞雨

十七陸三田來陸名孝德習知玄學陸少白來

此日天氣將開時見雲日豈其晴乎先是丙寅

日發壬課時加于申午加于日今日庚午而變

宜也夜見月

十九曉起行晴午後至楊墳同仲淳至通玄觀
自楊墳尋支徑登折三里而始達觀寂幽僻舊
爲羽流所棲今爲禪院矣梅谷上人欲寓此過
夏故有此行主僧欲留宿而貧途不之許遂行
夜宿德清大風

二十三早細雨近午始晴得李伯遠書尤器之
來知達觀師及藏兄曹林輩俱以三月至真定
達觀師竟未發峨嵋或由此而進未可知也

二十六晴早入關至松毛場登陸行里許乘肩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五

輿入城得屠長卿書遣人候聶仙索所題三真
圖使者行已一日竟不及寄盛叔永來留款至
夜叔永甚有志神仙意殊拍拍

二十七細君同諸女遊湖沈生守約來陳季象
來知虞僧孺病狀徐生可求日乾來

二十九五更起黎明出門拜仁和令丙戌進士
楚之淇水人楊公亮之門人也相見甚驩舊令
江西之餘干屬顧務遠務遠托寄聲于余遂至
湖上覓田先生于昭慶步至舟中良久李仁卿

始至遂沿湖至岳墳從肩輿至靈隱徘徊飛來
峰下諸巖洞列坐冷泉亭至呼猿洞而還子枕
云樂心羅者奇士江西人爲洪張內相之門客
能言秘事言馬市馬一匹直銀十八兩賦之軍
士失馬則償價馬死則輸銀六兩將官先勒月
糧六兩然後賦之馬虜以馬困中國而將官復
以困士卒邊事之可笑大率類此傷哉去歲正
月余同妻大父樟翁至田先生家方告歸而樂
君至失此一晤樂有親在吳中或再至必欲一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十六

晤以悉異聞耳又至周莊坐良久李仁卿別去
田先生還昭慶而余入城

五月初一祭祠堂周對峰來名一冲鄞人唐岐
山弟子能傳真袁太冲先生所薦微陰

初二昧爽出門松毛場登輕舟爲茗上之行大
霧再醒再合午後始收宿路村去茗城二十里
初四周母以午初葬送葬畢還彌陀寺夜與仲
淳叔宗認卿談敘至夜半不倦

初六微雨時飛過五臨港一舟追至則叔宗也

同飯舟中余先入城三衢生楊樂方文烈徐日乾來徐生以迎父奉常公且至吳門有數日之別故來而會余還家亦偶然耳送三生而叔宗至叔宗欲晤米子華移書招之薄暮至初更細雨微明

初九昨與周申甫約入天竺看鑄鐘待之共晨食而發久不至遣人偵之則云已見待于湧金門矣既飯從之問湧金船丁知已先渡遂索船至金沙灘步行靈隱小憩飛來諸洞至天竺長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八

十七

生房同子晉申甫至白雲堂且徘徊鼓扇之所宿山中

初十同申甫登覽神尼舍利塔而子晉不行至飛來峰下始及之遂至韜光既飯晏坐良久返至飛來峰留連諸洞渡湖至申甫莊居而別予至昭慶省嚴徐兩生兩生送入城予覓肩輿而別夜月甚佳

十二拜勝撫臺晤楊進士周生爲余點真然不如唐生遠矣下午落微雨

十四勝撫臺來吳桂軒田子藝來二公談坐甚久方文烈徐可求嚴徐二生鍾繼沙乃郎俱以文來見坐亦久驥子戲作詩語頗狂朱先生函示張近山先生自吳中來今年八十矣自陳所悟疊疊不倦

十七早拜徐少卿諱一檟徐生日乾之父晤袁微之赴李大夫湖中席同吳田二先生至玉泉坐泉亭翫魚投之以食羣聚爭取爲金爲玉爲青黑雜色大者十餘斤約數百尾其池宋人造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八

十八

紙于此返舟至大佛頭而別已暮矣得叔宗姚弁山臧晉叔報書

十八從張近山樂子晉來道之張于燕姜子幹田子藝先生袁微之南陽寧養愚周申甫遊湖自湖心亭至淨慈登居然亭慧日峰復南峰地自西泠橋出斷橋而別今日劇談田先生爲上首酒興來道之上首

十九徐賓湖來徐將假館湖上與乃郎日乾共處一二月約既定移棹看之虞僧孺來僧孺向

畱心玄學而情習未除遂發心疾味其談述其
猶未瘳耶午後周申甫同客俞生來俞善製胡
麻爲服餌云服數日便能改容約以明日買藥
試之二更聞窓外微雨

二十一送袁微之至唐氏拜壽胡順所先生頗
欲以玄門秘訣相授當約日齋而請云得奉化
之仇村水中礦石及山東煤可死汞亦一奇也
二十三雨午間有晴意俄復雨山東淄川令馬
君書至意甚鄭重開緘喜溢北土人士多情乃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十九

爾耶

十八有微雨索肩輿省黃伯仲湖中烟景今
日妙甚田子藝歸方山已十日矣吳門陸文學
來辭以入山蓋主人倦客而僮僕俱差出難爲
供應耳夜雨微明

六月初一赴陸少白湖上招與仲淳同汎湖至
金氏園看石甚奇卽宋之聚景園也又至雷峰
塔乃還今日湖景乍晴乍雨在濃淡有無之間
初三袁太冲先生來同子晉出城看黃白仲遇

來道之千錢唐門遂同行今日同敘者黃白仲
太冲先生及予輩三人太冲先生先行余四人
者至寶所塔奇石處徘徊良久復步行沿湖至
西冷岳墳汎舟而還仲淳存吾赴少白召宿其
署中見新月

初八晴陸少白約入湖晤於柳洲亭由慈雲嶺
至天真書院天龍寺小憩太極亭四山廻合中
涵一珠乃故宋郊天臺也自江氏墳度嶺至第
一橋登舟至雷峰上山至金氏園而別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十九

十八白思梅來午後忽有涼雨一陣微雷爲米
子華發方泉甫何士抑二書夜雷電交作且雨
電中火光散迸甚奇呼婦觀之云生平未之見
也旣卧雨止而星出矣

十九俗傳觀音成道日舉家齋素黎明天氣稍
涼復卧夢從先人登一山樹木蒼翳屋俱傾圮
惟饗堂數間獨存旣登山遇屠長卿在山條忽
復下見先人先人曰此山恐勝五雲予曰五雲
奇偉此山似不如但秀麗耳予久不夢先人且

一丘未定此心日夜如搗此夢或先人啓之與紀之以俟其應徐德夫來徐府學以二等三名入試戴升之以第六人進學君實蓋夫尚未發落林玄江來乞高訥軒館長書高任江西贛州道叅政

二十四膝撫公來略譚陸少白之才而屬之滕云知陸之才與其守但惜其少從容之意耳索嘉興縣學案觀之君實得第三夜涼

閏六月初一方生文烈徐生可求以送課來午

後殷雷微雨冀其沾潤而不能奈何

初四陰沈認卿來知少卿比部卧疴昭慶子晉

自佛慧歸看少卿于昭慶譚敘良久尤器之來

餉新刻王日休淨土文一帙夜涼單衾猶寒

初八五更聞大雨甚涼夫台蘊空京師謝賜大

藏回帶仰崖瑞菴書到役自石瀨回仲淳未到

得妙峰報書取回堪輿一貫一冊大統曆六冊

寄台教圖羅鏡圖各一紙

十三約陸少白泛月日晡同子晉移卧具至湧

金登舟遣人邀少白仲淳良久始至待奴子取燈燭于家又良久始自柳洲移舟向淨慈月色皎而帶赤俄頃片雲映之甚佳至淨慈盛小師相迎于路浴而返至湖心亭隱隱聞雷聲有電俄而大風至登舟而雨就寢已半夜矣

十八晴間有微雨賀伯闇來梅谷師來意其往武康乃憩仙林約明日同往龍井呂文學楊孝廉來爲呂親母郭孺人乞墓表家畜建蘭三盆俱以前六月花矣其二再發萼一六幹一三十

餘幹六幹者今日花

二十熱日過中至淨慈拜呂文學從六橋至葛嶺看項生光先遂至松毛塲登舟子晉已出兩

舟甚敞不蔽風雨信奴以價廉買之不知事若

此宿關外月上卽行

二十四於先生來至靈芝答拜李玄白晤黃貞

父快士也譚間大風雨卒至震雷亦入玄白留

酌俟雨止取雨具而還途中見大樹三四爲風

所拔家人避漏移置架上書頗有顛倒甚涼

二十五早謁蘇君禹方引嫌謝客訪徐子有寓
賈氏園甚有野意精舍堪借榻主人又賢小閣
四望羣峰離立足稱佳觀因許子有更日爲托
宿之計旣歸陸少白已同吳生相待久矣吳名
澄錢唐諸生黃貞父來面訂山中之約今日甚
熱方次卿來夜涼

二十七熱周叔宗寄筆四子晉分其二

二十九仇先生來季生大觀自北來季以密書

籍爲諸生食廩以冒籍逐歸薄暮蘇君禹書來

懷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七

見示爲盧思仁作桐江古詩二首夜微涼

七月初六作眞實齋課士第二草序李君實尊

公來連日稍涼

初十樂心夔來項玄池來陳如崗來晚得陸少

白書月甚佳二姐還小女瑤芳甚慧雞入棧房

地板下家人不能出芳曰何不驅一狗入時六

歲耳

十三五更聞雨聲甚急早晴日中驟雨馮鑑之

二君實來道之戴升之四人會考夜涼無月今

日甲子雨

十九嚴蓋夫不辭而去自十六至今日薄暮雨
點始住更餘見雲飛過東月出甲子雨庚午晴
凡七日

二十四晴同子晉至來九山寓同行市肆買書

得宋陳子兼捫蝨新話十五卷共四帙抄本宋

汪彥章浮溪文粹十五卷二帙古今逸史二十

六種二套孔叢子二帙何元朗四友齋叢說八

帙事物紀原十卷

懷雪堂集

五

帙宋陳瑩中尊堯集一帙宋楊誠齋易傳四

帙唐一菴語錄一帙舊板莊子三帙

二十七黎明候蔡大叅見謝以出月再晤遺才

案出馮鑑之得取亦一喜也晚有風夜半微雨

八月初四沈祖均取儒士應試項曹兩生俱有

名妙峰法師梅谷禪師來梅谷索送行脚文許

十三已前酬之

初七看考官入簾按君先期憂去鹽使者代爲

監臨酌李君實蕭子雍戴升之來道之十月下

子晉陪招而不至者張于燕升之擲色得六紅
初九下午知場中七題惟論語題最新遣力齋
楹至場前迎朱先生及君實輩夜月甚佳

十二陰今日俗爲鹽生日雨則穀不實薄暮仲
淳至與于中甫俱俄而中甫至意甚隆厚其尊
人見素亦附禮至留宿桐花館

十三拜蘇君禹學道具湖舟酌中甫子晉陪仲
淳初欲行以病不果憩湖舟中登舟仲淳遣人
取粥米磁鍋待之良久而至遂發舟至一橋登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八

五

陸至岳王墳祠前刪去民居可望南山氣象加
偉至靈隱遍探飛來五洞步至下竺徘徊三生
石而返登舟至三橋飲隄上良久登舟如湖心
亭人舟雜沓乃如陸祠遂歸

十四同中甫沈祖均子晉觀潮六和塔未至里
許江岸悉爲潮齧下車步行甚艱既午潮始至
初聲殷殷自東來漸巨有如岸者絕江而至漸
近漸大聲振天地真奇觀也至淨慈居然亭中
甫告歸送至長橋而別

十五中秋晴早拜許少崖壽客拜項正宇作程
盤室乃尊墓誌銘月甚佳得米汝虞書

十七酌蘇君禹由錢唐門登舟至于墳登岸至
龍井復登舟泊湖心亭而返月甚佳

二十請沈晴峰明日飲齋中因聞應天三題海
鹽司訓林先生因仇乙泰見顧林閩之莆田人
名集鳳昇嚴館兄之從子賀鼎昭同其弟來成
一題七義因自序之熱陰買徐店舊書若干種
二十二今日余四十一歲生辰也陰時有微雨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八

五

加裕衣沈生祖均來道之與食麪孫存吾有過
宿之約不至

二十三孫存吾早來言別語余餘姚呂公諱元
者所刻皇極心易竄得之大有益于數學遂別
約梅花時再至鄔汝翼至方談玄次而嚴蓋夫
來示之一題七義沈晴峰來二客避去陰驟寒
再加一裕衣堅字有寒色

二十五吳權石孝廉書來寄竹匣一枚甚精緻
大時壺一枚陸少白忽來告別以新照磨到將

讓衙齋今夕家眷出城矣明日約少白過我午飯且爲西溪之遊寫吳孝廉報書

二十六常熟姚老名允復者來訪年七十六矣而甚健有志蓮社慕余而來會稽諸生王驥德因季大觀執質能詩以其業獻亦清美可取

二十九陰揭曉相知無一人中者送君實升之歸攜李劉雪泉早來視婦疾稍減

九月初一夏瀛峰先生來赴雞黍之約沈太公陪陪陳大酉言及場中事渠閱書經卷百五十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七

中式七人寧波唐司理閱三百卷僅中六人二學博各二人乙酉黃葵陽典閩試書經止二房業師夏瀛峰與張誠吾二人主之各中九卷此則通融不拘定數與前例不同因紀之拜蕭漢冲修撰而歸

初二晴河南商城方外王君見訪再至矣見之以辛酉舉人仕爲縣令棄職養母母歿遂走方外蕭漢冲來答拜漢冲云今科孟義士子以形性對講者俱不錄而首題無主意因誦解元首

作以爲極佳令九十人者過余未必盡錄也王司意見士子遇合亦豈有數乎因聞江西湖廣試題各三漢冲去王君出王君善曾源泉清余與曾別五年矣王君別余朝補陀大士去約半月後來

初三早兜轎往西溪途中物色無不愜心既至瑞亭出迎因至山莊閱視竹樹森茂大異舊歲

新得錢氏業尤佳欣然有家焉之志過日中存吾始至云金山石人塢二穴俱佳金山尤勝錢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七

養微設茶相款迫暮而出

初四雨聞順天三題熊存吾回至芳井果有所得與夢境合奇甚存吾入山占之得无妄之噬嗑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數得九千九百九十四三乾一兌純金之數秋令金旺主得大地非一因識之

初六辰刻出湧金門渡湖至龍井諸君已進老龍井方迎之行數十步而相遇讓肩輿老丈而與存吾子晉沈祖均登碁盤石初問途登歷甚

艱逾四五峰復下而至一石甚巨左有石笋四五屋居石上僧扃戶而出索火烹泉不得坐石上良久尋別路而下路亦甚澀賴林而行至大路坐草間德周上人索民家茶爲供乃別
初九早赴寶所塔待蕭漢冲良久客至坐天然圖畫閣至山眺望而別

十三夜得徐孺東書見順天錄王公子辰玉發解董玄宰第三與岳父約詰朝遊太雄山夜聞雨俗忌此日雨有九月十三晴釘靴挂斷繩諺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五

十五早飯同熊存吾岳父步行出錢唐門至松毛場買舟循餘杭塘至女兒橋西北行約二十餘里至大雄寺一路綠溪紅樹甚佳里人王某有舊識訪之不遇少頃追至舟中邀余輩回不得隨至寺中而返寺興于宋嘉定間僧云有舊碑壞于洪水僅存碑記索之亦不得隣僧設浴主僧設粥宿危樓中甚安夢登鳳凰山于其下開一方取土又夢先人方葬却無柩先人面體悉露而目動與內人驚視大哭不知主何祥也

今歲六月一夢先人至是再豈先人終當以今歲襄事乎醒來夜月甚佳

十六粥後登大雄山東南則武林諸山東北則高庭北則駱山安溪平密諸山西則餘杭舟枕俱一望而得雲霧宿于山腰峯頭俱顯由間道看一地天財形蘆花裊龍亦佳物午飯訖遂從梁渚大道還將至北關爲艤船阻塞登岸步行數里覓肩輿歸滕撫臺來訪不知何故又得錢孝廉魯南書周季華書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五

二十四午後赴黃真甫山中之約同夢得步行至錢唐門登舟至金沙灘步行至靈隱憩石上而遣人覓貞甫寓良久得之入見主人喜延入面軒藝竹甚佳宿小樓比五更聞鐘聲始安寢二十五貞父見其門人陳生張生羅生者絕佳是日以母病入城遂同貞父三生由寺左覓路登北高峰凡八九折五六休而後至巔上有觀音堂最高處爲靈官殿道者獻茶峰有歧路二一通武林山石人嶺可達西溪一通佛慧芳井

生平慕北峰此爲第一登矣天竺僧芳公隨行
歸途至韜光食芳公餅飯貞父寓閱諸生文陳
生爲優陳名景華字茂實宜興人輿至遂入城
早開霽日中以後陰歸途風作頗寒夜雨

三十里內富陽舟子促登舟隨潮而仲淳以赴
郡公召不果早行期薄暮出城昏黑至槐樹下
泊舟處已失舟所在立津次待稍久仲淳同存
吾子晉去覓舟而余計卽不得舟當托宿江驛
遂携蔡君康生行至驛中方展卧具煮粥而蒼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圭

頭至已得舟矣待粥熟進二碗而行舟人負行
沙上百餘步始達舟僅兩艙臥六七人至不能
側身轉足四鼓乘潮發舟耳中轟轟又東北風
甚急舟行如箭良久始定睡醒已行七十里
十月初一日高而起掀蓬四望青山紅樹映帶
大江信奇觀也午至富陽縣縣大夫程君出視
客因入報謁贈一舟頗寬晤餘姚邵君名圭梅
墩之弟日脯齊夫發舟更餘至場口

初二早遣帖拜徐鶴山鶴山先來謁名墩有喪

拜鶴山卽往永安寺十里上山又五里達寺遇
二李及地師潘翠橋卽爲李剡望葬母者登其
地正吾輩所云天吏者也寺甚寬平向西南
高皇帝曾駐蹕北有高僧純一初爲高皇所

禮後見法其臨化詩云雨下天流淚雷轟地發
哀萬山齊戴孝斷送活如來可以知其人矣
高皇有御製酬應詩卷藏于寺後爲周肖一取
去一初詩卷藏于橫槎何家何翁言如此是夜
宿寺僧瑞峰房李氏供一僧號妙峰築室殿後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圭

李氏卽李小剡之族深山大澤龍蛇所由生也
一笑

初三五里至火爐園何翁來迎夜宿何氏所居
卽橫槎山也翁名行儉字天德號守川故爲吏
橫槎內通浦江深曲可避世與仲淳甚樂之宿
何氏樓

初四何氏出一初手卷相示乃是鄉先達李巨
川鶴山親舍圖詩後誤入一初爲李巨川作集
詩題序文甚類儒者卷內有嘉禾何峻何煥二

詩甚清美此吾郡人竟未嘗聞其姓氏何氏設
早飯送行坐竹筏渡溪此生平所未有數里過
壺腹山石門甚奇傍有二石如筍子晉題名其
一其地李公燾所生源內李氏及居小剎者鄉
人云俱其後也十里過陸宅坎小憇復遇何心
齋留茶又十里達場口鶴山已待于山房矣相
款至日夕浴而登舟聞之鶴山仁一初墓在場
口山下

初五雨早至富陽拜周贇卿孝廉日中揚帆行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圭

二十里避潮廟山下夜東北風作

初六早轉西北風開船甚疾行六十里復轉北
風又雨轉三折處甚艱至巫山灣咫尺范村而
不能濟夜雨止風甚急一夕再三警視殊不息
未知所稅駕

初七天明風漸小遂發船卧內聞搖櫓聲甚費
力抵范村日出風和遂有生人之樂矣上岸憇
水近江宅由山道抵排山父殯叩首而下將至
徐村遇仲淳輩抵赤山埠渡湖自湧金門入城

至家出題課兩兒及周氏大兒作文孫侯居自
金壇來候仲淳相見一宿書舍得陸茂才基誠
書以南山上人道場相屬此行往返凡七晝夜
初六日爲驥兒十六歲生辰喪氏乾娘來赴開
鎖之會以今日返卦碧峰自往求之得律卷二
字上二人同行又有筆象下眷字頭并自己應
與渠親眷一人同事上十畫下十二畫成隨四
爻變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象曰有孚在
道明功也變屯九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
咎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圭

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互漸女歸吉利貞主自
求決得夜婦病寒熱月甚佳

初八孫侯居來留飯改房門于西北因婦坐起
處多風而易之也薄暮婦起大晴月甚佳

初九同仲淳存吾岳翁三人赴傳養心菊花之
約更餘而返因得見江西福建二錄陰下午雨
徹夜陳孟常來黃貞父來

十四陰雨來道之來午刻請嚴以訓公子東樓
子弟四以訓通曉方術近傳服食大丹訣于王

野極先生願家于浙盡以其法相示夜月甚佳
二十九婦生日包心韋親家至留飯得許微菴
湯義仍報書

十一月初四冬至微霜奠祖先吳少君來留飯
邀何生洪江同敘約何生看鳳凰山

初六江子振致燕窩菜海粉代鹿脯龍眼同何
生看碧峰西溪諸山午飯佛慧方丈宿瑞亭禪
舍夜月頗佳

十二陰雨蔡念翁送舟午刻登舟行至謝村暮
快雪堂集 卷之甲上 五

風急甚遂宿于此謝白淵如期同行

十三風雨如昨時加霰雪宿德清之雷電鎮一
鼓德清宋大尹遣吏送夫二十五名作書答謝
之是日白淵見示玄旨

十四天明至南雙林天晴寒甚過潞村易小舟
未刻至峴山寺子晉侯居出迎喜甚子晉云曾
望弁山積雪不予笑云已得之矣甚暇無事欲
走夾山漾訪錢仰石侯居檢視藥餌踟躕間偶
黃桂峰先生來訪遂同登峴山之巔由右麓而

下桂峰先生自長興來携得白甘菊點湯試之
甘香清冽方散步山南忽聞呼聲仲淳至矣奇
哉時已日暮桂峰先生辭去舟中小坐未久仲
淳子晉辭詣仁王寺與侯居謝先生楞嚴二上
人登峴山玩月恨子晉仲淳不在耳晚飯舟中
復至山南曠處觀月飲門冬湯與侯居別遂宿
舟中

十五移舟青棠橋與侯居同宿仲淳以是夜開
壙卧中再三偵消息不得甚念之同周氏伯庠
快雪堂集 卷之甲上 五

仲大等步月橋上

二十仲淳詣烏陵爲開山計余與子晉侯居約
訪錢仰石余且弔其喪途中遇周汝賢叔宗猶
子遂同行薄暮至主人出款客精舍修潔似敗
舊觀余兩歲不至矣夜別周汝賢自十四至二
十月甚佳

二十五雲晦黎明發舟行九十里至平望日方
中陸敬承尚未過又七里爲三里橋及敬承舟
沈茂仁亦在敬承邀之出也妻子幹亦在自武

林相從者又晤豫章劉解元方從乃師北上坐
食頃茂仁別約明日午過之遂送敬承夜至白
龍橋距吳江十里以築壩不能前談且飲至四
鼓月上過小舟子幹亦別敬承附予小舟

二十七早過朱長午館遍遊園亭諸勝午後見
款堂中同敘沈志堂先生項正字傳瑞郊樂甚
懼而罷志堂先生乃郎茂才有尚書璞玉山斗
二集弘正間名家時義也見河南湖廣二錄

二十八長午見省卧內因誦茂仁南歸篇什約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三

二十餘首甚清美愜人命僮錄之茂仁索余引
語午飯辭行是日陰晦且微雨晚至嘉善將十
里遇盛叔永一酌而別宿湛如齋中

十二月初五早約李生輩四人再晤遂放舟驚
湖登煙雨樓拜屠冲陽再至煙雨樓晤四生項
生不至風大作咫尺千里以小舟渡赴史使君
席盡驪而別至西關登舟

初六早有霜沈茂仁書至沈夫人致問老妻夜
宿皂林茂仁紀行及詩索序序并文卿夫人墓

誌銘俱以此日屬草月色甚佳

初七有霜銅甌始冰過高陽莊鍾少石孝廉饋
反毛烏骨白雄雞余云乃令其雌孤棲復以餽
余夜宿大茅行二十里文卿夫人墓誌銘完草
初八未明發舟至落瓜方起盥櫓見臯亭峰翠
欲滴甚喜日晡至北關薄暮抵家拆書牘二十
餘通仲淳在徐村觀兩兒文課似少有進益晤
來道之

初十陰晦往徐村出清波門仲淳與陸沈二君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八

三

先行余至徐村一謁繆母兼鎮撫之柩停土地
堂甚安主僧尤篤實可托途中山青江碧天黃
霧白氤氲變合洵是佳觀是夜仲淳穉咸時仲
宿于齋中得田子藝書

十二雪霽日出禺中至玉蓮亭遇李仁卿日中
田子藝至先飲者再俱醉黃昏仁卿始至上席
食頃罷酒登舟享仁卿席舟出西泠沿孤山而
返積雪在山明月相映可謂不夜薄暮都閫君
宴客鼓吹放煙火如星如月飛空而下與子藝

憑欄看之亦佳觀也三鼓至家復與婦小坐雞
聲忽喔咿陡作知四鼓矣姚善長至未得遇之
十八赴文卿題主之請易服至墓所行奠日中
索肩輿同仲淳至城山晤藏師兄師兄言臺山
無邊師捨道場事甚奇世乃有此烈丈夫細談
至夜分而卧城山屋宇甚固此止菴之功主人
以規模稍大不易完欲改造甚無謂城山積雪
無恙眺四山如積玉亦奇觀也夜星月皎潔
十九晴下山與藏師兄約會于彌陀寺夜與藏
師兄敘譚良久商榷莊子養生主出蕩然淺解
甚可笑臺山空印者作駁物不遷及正心論從
藏師兄借觀仲淳是夜醉卧不得別于晉禪咸
時仲同宿舟中

二十一立春東南風甚大舟行頗艱晏起盥櫛
畢已日中矣過敢山數里宿孤村下夕陽甚佳
二十六陰金不佞致林懷玉書見贈七言律二
章南山老人乞持護道場午後金不佞來夜半
後大雷雨先蟄而雷恐非吉兆諺云未蟄先蟄

人食狗食

二十八陰早有微雨如絲闌人林大東來得高
訥軒報寄秋蘭四本甚佳茶甌二十密乳皮二
器答林懷玉詩二律屬金不佞致之蘇君禹來
掛高祖以下真設供檢括藏書天地玄三號夜
微雨雷電因林生叩其乃叔玄江起居知以聞
劉姬計入燕矣劉故本司角妓予辛未赴公車
曾識其人

二十九陰雨且雷蒸潤如黃梅時金不佞來赴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八
四十
過歲之約

三十晴姜子幹來敘談半日餉子幹母夫人熟
物夜行家人禮如丁亥除夜儀益以三姐作戊
子除夜詩未成

快雪堂日記卷之四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已丑

正月初三日飯閩人林大東尚吳之從子尚吳喪妾劉字鳳臺故角妓辛未歲識之曲中賦弔劉娘二絕

初六日方士謝白淵自四明至得屠長卿書謝京口人二子從婦翁法相寺禮長耳相真身此日爲下生日祈子者競往焉補歲前十二月吳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二

與石城山晤藏師五言律沈太公見贈五言甚佳老人只合賦詩飲酒以遣餘日牙籌損歡惜也

初七日是日稍晴和與客遊吳山兩兒從客姜子幹者喜談堪輿謂鳳皇山有佳地引余驗之許然明跛而從許武林名士

初九日是日始泛舟西湖兩兒與客從過汪氏莊往歲熟遊處庭梅甚馥過林君莊名梓壬戌進士仕至郡守久居湖上歲前投余詩遇黃伯

仲將從王季孺太史渡錢塘始知季孺過除於此季孺名苴四明人癸未館中最有才名者苴與苴草之萱同向不作此讀叩之季孺亦然

初十日早霧午後陰晦內人謁天竺大士且率驚兒展視妻兄啟俊之殯驚兒其養子也余與驥兒從沈太公待之第二橋日中相見同至第四橋道西冷而返藏師與幻居上人繆仲淳周季華至藏師乞了然關王塔銘季華乞母薛傳幻居名真界善談經所著楞嚴物不遷新解大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九

二

有勝義

十一日風晦漸開下午甚寒春來所無仲淳從藏師往徐村幻居留商因明論藏師宿於徐氏來道之與婦歸寧外氏來婦爲余婦之姑而少家人呼小姑娘者

十三日盛叔永來與藏師仲淳共飯伊蒲而去夜張燈杭俗十三至十七謂之五夜燈始於錢氏建國時

十五日晴幻居自西溪來藏師將以明日往雙

徑來道之忽欲從行太奇事阻之愈奮夜月甚佳

十六日藏師幻居仲淳行道之從余實激之與藏師約清明前晤於郡之楞嚴寺步送將至北關門里許而別

十八日早有雲氣泛舟至金沙灘過橫春橋何氏園觀梅梅數十株身幹甚古西山當爲第一花下進數酌泛西泠斷橋而歸二子從昭慶訪叔永遇仇君采於寺門自十四至今四夜月甚佳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主

二十日仇生夜至留宿看玉臺新詠

二十一日赴蘇君禹學使席於湖上同馬心易遊紫雲洞余請告時屢遊其處又至何園看梅香雪滿地然無損爛慢倚牆桃花一樹與梅爭色坐酌良久同心易禮岳鄂王墓君禹待於六橋同步堤上遇桃蕊最繁處進一酌數酌而至四橋憩龍王堂後軒軒面西山三司諸公釀金拓之工尚未竟是日陰停午見日色風彌勁夜

聞雨聲

二十三日早婢報雪登樓瓦盡白矣謁蔡大叅名廷臣豫章人自吾郡司理入臺樂親吾郡人士善余於庶吉士時自副臬轉今官朱良叔先生赴館知沈壻紹元夫婦自白下還海上蔡大叅來報謁且見招訪同年王恒叔名士性臨海人能文而有聲諫垣時已外補

二十六日陰午後雨赴蔡大叅席蘇君禹陪泛舟至龍王堂坐後軒君禹議以軒祠樂天坡公和靜二賢君禹作記回舟雨甚二更底岸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四

二月初二日晴微陰杭俗以是日粉米爲糕著蓬萊其上滴糖而噉之謂之蓬糕此日又爲百花生日晴則宜花凌元叔召飲同姜子幹二許然明令慈遊真聖觀觀有朱梁開平年碑楊凝式書半已剝落又有蕉池呂仙舊跡遊青霞洞在寶奎寺旁洞中有石如蝦蟇蹲踞主人琢去之此當與堊華陽洞之人并案者也華陽洞在吳山楊廉夫舊隱洞石玲瓏突兀主人堊而平

之憇凌氏莊面大江可捫越山登城隍山

初六日晴帶微陰詠雙頭蘭詩陪朱良叔夜饌良叔方謹余樂閑曠以故不能數陪

初八日晴微陰然明輩期晤湖上而余復作主飲項庭堅庭堅名德禎丙戌進士邑人藉羶飲桃花下甚暢薄暮底三橋覓小刀還

十二日陰飲蔡憲使蘇學使湖上風甚僅得至第五橋步看桃花至四橋雖有落花而紅艷未減憇三賢祠水軒燭未易而兩使君俱醉作主

快書堂集

卷之四十九

五

者余與項廷堅廷堅爲撫公所留薄暮始至大雨達湧金夜漏一鼓矣寒

十三日陰與項庭堅訪黃貞甫于傅氏山莊莊近雷院遇雨溪溜甚壯還至岳墓廷堅賈壯丁徙銅人于墓前銅人向在他處廷堅徵時欲徙之爲市人所易故有此舉晚憇昭慶僧舍既歸家人云城中有電十里間氣候不齊如此

十九日往越中許然明姜子幹從自浙江驛渡江至西興易舟縣令劉君來名會閩人丙戌進

士報謁劉令於鎮海樓樓際江宜眺望初夜至江邊望月二更君禹方渡相見舟中遂發飲至夜半

二十一日遊禹穴出五雲門南行五六里而至窆石甚奇長不能丈有斷痕上有駁禹陵在山下舊不知所在某郡守以意爲之登山之顛然明盤跚山椒而已去禹穴二里許爲南鎮祠祠會稽山神山有九峯自南鎮返赴郡倅張君之席席設於臥龍山之豁然堂甚宜遠眺惜昏黑

快書堂集

卷之四十九

六

耳同年王君在坐張自許善堪輿談吳興形勝頗悉夜聞雨聲

張名佐治甲戌進士故爲長興令

二十三日清明欲往蘭亭以陰雨不果而往弔張太史墓張名元忬辛未狀元報謁商大理是日赴毛令之席席設于應天塔許玄度後身所建殿後爲堂祠之同毛令登塔徑甚窄如入螺殼中二級而止其旁有靈鰻井今涸子幹病二十四日早雨赴商大理之席席設于土城山之莊居越王勾踐夫人教西施歌舞處門生王

伯駿從名驥德商君見其第三子山培墜耳而際水精舍數間覆之頗幽勝主人之壻陶孝廉讀書處爲余亟稱之後旬日而省元報至越中士大夫肴饌俱麤惡不堪下箸商君席品物精美又出佳茶甚駭物色之以有吳姬故吳姬能變越俗亦可尚已下午晴至昌安門別王生亦名三山門晚至蓬萊驛然明云早可望海日所賚天池茶已盡從商君乞得少許色味如新吳姬所藏也夜行底蕭山

映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七

二十五日早霧漸開別劉令於縣齋而行徐伯魯之父攜其孤哭拜路隅見之惻然少捐恤之徐名省吾有文死于長安邸遂渡江兩及淺沙輿人入水推舟徒涉者甚衆旣舍舟肩輿行沙水中二里許始達草橋門鹽舍鱗次掩映萊麥亦佳觀也是行也往返七日嘗論越中山水在武林之上武林不通舟而越中百里內外俱堪臥遊無跋涉輿馬之勞一山一水無不清疎有意城中水道街道俱潔靜夷廠堪久居耳

二十七日午前至湧金湖船候同年胡君良久胡至得閱邸報見饒比部伸論科舉事疏比部業以奉旨受杖削籍矣胡酒量極高人尤朴實議論疊疊俱入聽歷于墳龍井高墳而歸酒二大盃俱竭紹興理陳君遣存且乞大隱園記三月初一日陰雨間露日色鄉同年沈長孺來述華山之勝甚悉并登陟之艱令人神疎沈名一中庚辰進士爲儀部郎箕仲之從弟也

映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八

初三日招王季孺沈長孺孫子貽遊湖姜許二君陪歷四橋水軒自岳墓西泠橋而歸公車報夜至杭士三人申甫落羽未知吾郡登幾何人耳
初四日徐文卿遣謝送葬致鹿角膠十斤耗三斤得同年盧思仁書名洪春以祠部郎諫言削籍姜許來約明日西溪採茶然明借楊升菴詩話對舊木補錄二葉歸之沈太公新月甚佳
初六日採茶子幹監炒如法得茶一斤余先歸樂子晉自吳江至無月爲盧思仁易水歌

初十日子幹出山柴老餉龍井茶一斤試茶安
樂山香勝龍井味勝豈炒製不如法損其香耶
作徐善人墓誌銘

十二日早陰訪同年張君於淨慈登慧日峰此
日爲己未日不宜雨楚人黃廉爲余言戊午至
癸亥一日雨後甲子當十日雨夜雨徹明

十三日早細雨同子晉校坡公集本傳二十紙
僧曇旭至得藏師書有北信索傳伯俊侍御書
訂南來之約達觀老人方自峩肩返南嶽將往
快雪堂日記卷之四十九

從之遂付二書去藏師約是月二十三日以前
會于樵李同往吳中

十五日晴微陰問北關同年何君病相見榻前
何滇人名文極午後同子晉遊書肆覓書得抄
本鑒壘元戎傷寒寶鑑唐韻繪事指蒙考古圖
共五種

十八日甘寢晏起且索輿往西溪道遇箕仲申
齋中之約許諾俟之良久而至出二子談叙至
暮白君訪其鄉人運副帥君名機字惟審以讀

書飲酒自命前爲郡守謫官於此先遣名刺因
白相聞

十九日謁帥惟審而惟審出門訪余且惠詩集
竟相左訪許然明於齋中叙別同子晉子幹去
然明齋數武有慈雲寺並城對池意甚瀟灑登
殿禮佛後殿施食臺甚古鳥啄處跡深數寸有
竹數千竿夜步歸然明父子送至靈芝寺前帥
再至多情甚矣

二十三日遊秦駐山得一小山三面俱海逆而
快雪堂日記卷之四十九

向西壻叔騰龍從沈壻追至始皇廟竟相左遇
於天寧觀楚石衲衣是日立夏

二十四日粥後步出城待舟於天寧寺觀楚石
鉢沈壻兄弟送數里見董生于思而善絲竹月
琴三弦子尤妙又吹短笛甚哀怨是日風順午
後挂帆昏黑抵拙園草長及人索燈觀牡丹謝
久矣午後有微雨

四月初一日放舟迂道從學士橋至惠山成黃
水部送行文去妾怨送孫子貽守惠州詩將至

惠山遇藏師文卿仲淳徐繆赴李令約藏師留
余舟取惠山泉二十罈是日晴夜雨徹明夢梵
僧指示佛法跪受之以竹筒吹左耳覺腦中清
涼隱隱數聲如雷而止

初二日雨文卿別去仲淳送至毘陵藏師約晚
晤西郭外忽晤姚善長入城弔喪同館萬憲使
內外艱前輩孫太史以德內艱顧國學祖河外
艱而監師周微翁卽世未滿制訪顧吏部憲成
弟進士允成謁李令名復陽豫章人赴萬憲使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九 十一

之約飲於別室登舟藏師已至李令招飲他舟
二鼓別宿南門

初三日陰微雨行三十里而起作了然關主塔
銘至許墅晤同年黃侍御名鍾吳人時有茅山
之行賀民部置酒相招出其子嘉震弱冠能文
出示去歲石湖九日詩三章并高會圖顧實甫
作序六朝體甚工又和詩三章陳伯符和一章
大雨

初四日早雨午後晴同藏師飯於碑咸齋中雨

中杜鵑甚佳閨門晤盛叔永無錫令李君來飲
叔永舟中二鼓辭去市茉莉三本是日聞勝撫
臺之訃是前月二十八日勝頗留心民事災歲
倚重而一旦殂隕甚爲傷惻

初六日早訪顧實甫別實甫九年矣添一子三
孫實甫丁未生長余一歲耳晤同年給舍張君
王山人世周張名棟初任新建令丁丑至今未
嘗一握手也世周名伯稠能詩而其人朴茂有
上皇風實甫之親自武林別後亦三年矣實甫
快事堂集 卷之四十九 十二

新宅園亭竹樹甚佳宅背崑山樓曰背山樓實
甫嗜葦方與二客對奕而世周不解葦坐其旁
神色不動後余作看奕詩頗記此事二更登舟
初七日下午到葑門訪同館張都諫張名鼎思
爲房寮所計謫官步入城訪管登之將至里許
遇曹先生胤儒曹以貢仕至令長留心天下事
尤精水利遂同行旣至登之自天王堂歸留宿
曹二更別去登之見少子與驥兒同歲

初八日訪曹先生苞太公公有別業在葑門內

與姬有言避居於此三君子報謁舟中談甚久
放舟南五六里月飯有相物色者既至卽子晉
也下午至吳江訪沈少卿方納吳姬許作詩嘲
之少卿云縣令趙君渴欲一相見立遣報之方
就季華晚酌而令至矣名夢麟北人丙戌進士
出趙定宇先生之門期明日相招月甚佳宿季
華齋中

初九日謁趙令晤張孝廉九苞吳人赴趙令席
於周氏園少卿陪令君資性機敏通曉技術尤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圭

善業能彈五絃成聲飲至二鼓宿舟中

十七日晏起包太公自吳中歸矣云遊太湖之
橫山主某氏表兄屠君宗聖之館舍王人也甚
賢待余遊頗切謁嘉興新令蔡君於毓秀癸未
進士閩人與張博士厚托寄聲余訪陳孟常看
嚴蓋夫藏師書來歸華嚴論

二十日藏師來議刻經緣事夜夢一僧東南來
破壁直至榻前驚而寤今應之矣赴吳君期同
李君實夜歸初見螢火

二十七日余自十三日聞三弟沈氏之事此日
始竟凡半月幸以桑道收焦頭爛額之功然亦
勞且費矣而瑞錫之勞費不減天下本無事庸
人自擾之可嘆也飯於楞嚴包太公來啜甘菊
湯而去是日晴

二十八日問朱汝虞疾見年伯封君名建侯安
貧無爲封君之絕少者以藏師招至楞嚴與諸
善信定刻經之約同盟者包氏父子兄弟張君
如鏡陸公子基某與余六人余作盟詞余婦正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圭

月發願歲出五金余再出五金共十金刻經二
卷餘善信多寡有差晤雲間康孟脩徐孟孺同
明卿移榼訪沈純甫夕陽照地矣

三十日行十里始起捉髮此月中所無至橫里
已暮遂泊舟夜微雨

五月初八日婦病略甦梅谷上人自閩中還憩
瑪瑙山居乞米一斗又乞茶入梅十餘日而無
雨甚爲農事危之看黃山谷集

二十一日乘月開船風順下午遂達顯山寺將

至風轉西南里許行食頃頗艱仲淳相對不能
抽思完文債下午同仲淳造逸老堂閑坐仲淳
戒童子烹茶爲供昏黑還舟

二十二日仲淳往烏陵山展墓余至滴翠軒作
幻余師兄物不遷解序因明入正理論疏序澄
公正心論序又作送藏公還清涼詩送樂子晉
北遊詩甚熱

二十三日晚周母薛氏往生淨土傳日中藏師
兄同周仲大季華至以待周氏昨始自楞嚴發
快堂集 卷之四九 去

所談叙良久看周母傳遷往城山約二十五日
日中會於此再作因明入正理論疏引藏師不
許前作示意更之作清涼禪院記

二十四日道場寺歸雲菴僧勺泉年七十八矣
持孫太初手卷相示卷首連璧二大字太初所
書後有詩數章後綴諸公詩數十章弔太初詩
惟鄭少谷五言四章最佳太初未娶時常寓止
此菴後遂葬此空同作墓志有碑僧欲募化置
墓田四五畝乞余作文余許之亦許作詩弔太

初附卷末舊道場有四菴俱富爲役所苦老僧
百十餘歲當役至六十餘今十餘年來貧而逸
矣作擬古詩三首水鵝鳴行一首無題二首下
午雷大風今日時盡相傳此日不宜雷月月打
鼓送三時要雨直到立秋時如此則吾民休矣
姑記之雨一餉而止

二十六日早別藏師兄正心論畱閱尊宿語錄
西函雲門錄五祖演錄又抄本一共三帙付師
兄北去自峴山歷碧浪湖甚淺澁忽轉北風揚
快堂集 卷之四九 去

帆而行亦事之偶然者病目不能閱書得于中
用書舊歲托徐文卿寄此日方達薄暮轉南風
宿三家村

二十七五更放舟過敢山甚淺又逆風舟行頗
艱日西出五林食蓮子尚稚遲五日則佳矣目
稍愈尚不堪親書卷兩日清閑亦造物所如耶
一笑宿謝村

六月初二早詣海會寺謁天竺大士爲禱雨拈
香出清波門入龍井薄暮同師之暎山觀一片

雲巧石山師子石

初四拜沈太公生日梅谷師來過中噉茹齏麵
周申甫來住終日梅谷云建寧有葉居士號心
舟頗知向慕我輩施梅谷米二斗及茶菜已臥
信奴回得藏師兄仲淳李君實報書

初五作二子字說顧常甫字說薄暮有虹見東
南屬之東北而中斷雲物甚奇昏黑疎雨數點
二鼓至五更大雨一陣聞簷滴聲甚厲

初八訪徐茂吳談踰時遇金不佞茂吳扇見駱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七

僕和駱賓王秋風詩頗佳引語尤佳乃是姚伯
道家蒼頭如此人故不可以傭奴棄也初夜東
北風遂雨徹夜風雨甚涼

初九早起加白布單衣雨竟日大風拔木棹檣
倒者如千座海嘯江干毀民居若干

初十晴而熱早至龍井翻山至天竺看二地內
優于外憩長生房白先生返龍井而余入城飲
烏井水甚甘冷當與龍井伯仲

十四熱閱宗鏡一卷半重裝宗鏡三帙

十五先君忌日設祭無事臨十七帖智永千文
覺臨池之有益熱如昨

十六今日悟懸肘運筆法常欲使肘與肩平稍
下則無力矣鍾王復起不易斯言

十七早乘月同白生渡湖看演福地來龍穴情
明白可用至龍井歸湖邊荷花政發香氣襲人
訪候師之留泛月徘徊孤山西冷間比就臥夜
半矣

三十岳母病甚內人日夜哀苦江生世卿以舉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九

業謁見終父命也有陳而無雨夜月姪女幼女
露坐京風西來大有蕭蕭之韻便知秋色矣

七月初一理舊書札稿夜大雷雨四鼓而止

初二巳午時雨微雷得萬和甫顧光宇進士書
夜甚涼

初三臥內聞貞甫至捉髮迎之粥後泛湖決三
台山地正穴尚虛飯于茅氏墳堂貞甫為主歸
途至金沙灘莊居東旁長堤爲梅更勝僧獻蓮
子泛湖至錢塘門與貞甫別訪候師之步歸

甚涼夾被五更猶寒

初五回早得孫世行書唐佛子齋到達觀老師
藏師兄二書四弟餉瓜八枚爲思奴等損其二
償以他瓜剖食甚甘遠勝此中沙田之種岳母
決有起色可謂大幸遺唐佛子報徐孺東之計
於仲淳

初六赴雲居僧智喬之約晤黃與甫葦航上人
沈明午沈善畫蘭竹喬方倡緣建觀音殿觀音
像一軀青東陶所埏精巧高盈尺蓋宋物也得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九

之都閭井中山後爲聖水寺基舊有聖水塔塔
尚存喬松茂樹下瞰重湖足稱佳觀結草菴於
此可老也小沙彌慧曉坐關寫華嚴頗穎秀至
中麓房作書老僧淨止出趙松雪寫中峰淨土
詩卷相示小楷雜草甚佳中峯詩百八首摘書
五十六首自有跋溫撫臺索觀還其本命臨書
刻石溫亦君子哉又一冊國初名公詩夏維哲
司徒五言律四章首句俱用誰關雲居境草書
妙長有元人之道逸吾郡姚公綬侍御詩一首

詩字俱佳

初七陳心抑伯母明日滿七十元孚茂吳及余
各作一詩賀之余發傳帖與者凌氏伯姪茂吳
默菴及余五人來夢得書來餉西瓜十枚并致
沈祖量書陳敬老爲張浩索負于沈姨夫書來
相促先祖汝厚處士生忌設祭姜子幹張見菴
金不佞魏先生來道之岳父同晚飯夜陰見菴
宿齋中初更有微雨甚熱

十一昧爽同白君出湧金小憩柳州亭少選中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幸

甫至泛舟至定香橋登岸至龍井既飯踰馬婆
嶺至天竺又從下竺看飛來峰正結從葛嶺而
還甚熱周叔宗自新安歸見過得司馬仲淹汪
座主三書夜小涼

二十一完顧寶幢跋及挽詩書金剛道德幸畢
二事之負瑞亭來索靈源疏文沈太公索周子
完跋語

二十二雨辰已間如注午雨止水利道夏公來
報謁頗言廣德自隆慶以來困于食吏狀蓋天

下同之矣寧獨一州也

二十三盧思仁索册子看馬心易於大佛新安吳望江名天洪者選建陽令過此來拜因往谷之相見談風水渠甚重理氣婦病小愈

二十五新涼遊興勃勃而無伍乃與婦翁約南山看桂花飯而行以壺酒肴楫隨至石屋小憩洞中孫中貴節尊甚整但丘壑少損耳東坡賈秋壑俱有題名東坡姓名未填而秋壑刮去依稀可辨此足以觀人心矣洞左取道爲葉中書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圭

墳小屋數椽老僧守之故吾郡天寧僧嚴壑亦美有靈沼崖題名自石屋而西里許入一山塢中爲滿家隴此桂花窟宅也余已卯庚辰間曾一至今十年矣將至遇一山民吳姓引至其家云早桂已謝此再發者尚未盛過三四日始盛三發爲晚桂在中秋前折贈數枝而出其人充南都花園匠又充獵戶住南山歸途至錢糧司嶺觀外家祖塋越淨慈居然亭婦翁所未到至家薄暮矣

三十日李玄白來坐談半日此月貧甚細君大是不堪

八月初六早謁胡蔡南太守胡丁丑同年令江陰時余頗作客贈遺甚厚此日相見依依故人之情報謁余尚未歸召見二子似非悠悠者謁按君致顧生際明書乞脚力道家眷北上許給憲牌遇同年李稠原名瑄以待御外補僉憲邀歸飯之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圭

初十聞王季孺六月十三日訃卒於潞水傷哉王叔駿來爲余求得陸務觀會稽郡志十二本王初陽以屠長卿書來王餘姚人新建之族自言深于玄學知奇才以三方及紅鉛二顆見惠十一早冠驥子請親戚赴者董樂益唐繼泉鄭小官張姨夫四人白先生朱先生金不佞沈太公岳父同叙內眷赴者仇氏姨江氏姨陰雨時露霽色夜作洞庭東山靈源山居勸緣文早時岳父舉一子

十七林先生名集鳳號近村莆田人司訓於此

與座師陳肅老隣居世家子好客邀余十八日
觀潮辭之乃就飯其齋中林在京師館於曾見
臺家與于健俱相善有贈行詩懸之壁下午赴
謝令席談叙甚驩謝名吉卿晉江人弟良卿俱
登進士第初任清江令以誤中檢人早致物議
摘官嶺西量轉浙之泰順令署樂清事曾遊雁
蕩頗能談嶺西泰順之勝爲人亦爽直洞見底
裏惜哉以一事往誤不爲公論所與豈非命哉
夜別女登舟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七

二十三雨早尚細入城謁兵大夫鄒文谷名迪
光無錫人甲戌進士能詩與徐茂吳善崔林上
人自金檀回以達觀師命屬作東塔舍利放光
記

十月十四於先生諸君過談午後復病寒蓋瘧
也不知而啖魚蠅益爲病魔之助矣

二十八日至楞嚴晤曹林師兄曹出唐神清所
著北山錄見示文甚奇項墨林招陪屠長卿坐
客葉日葵鍾西星沈純甫得觀褚河南手摹蘭

亭米元章跋東坡九辯墨迹夜三更同沈純甫
同出北關鑰不時至待良久

二十九與曹林淨源同訪象先師於三塔夜同
屠長卿陳伯符金伯韶宿王江涇伯韶余二人
爲主歌者劉生演無雙甚佳夜風雨大作早聞
沈太公訃卒以二十七日

三十六西北風先行詣甲沈茂仁哭之霓川年
伯出迎撫幼孤甚爲傷感晤朱長午白先生看
沈氏住基西北祖地甚佳陽基舊作丙向數十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七

年前改午向非宜門前起牌坊空地太多爲賓
勝主出入少亡方辭主人道遇屠長卿約晤郡
城長卿以余先行意殊快快乘順風薄暮至武
塘

十一月初二辰刻往金澤同曹林遊金澤寺寺
名願浩經舍淨源上人修藏經於此又甲申乙
酉歲有校經之約同事者管登之袁坤儀凡十
數人歲再往殿極壯麗江南所無禪堂僧數人
俱守菴專師弟子俱持不過午齋同曹林閱諸

經要集誠女緣數段認卿回遣人相迎相見驩
甚邀予明日往清浦認卿所居莊有田二千五
百畝歲入三千餘今年不能半文卿中甫吳康
虞協力所置三人歲輸百金刻藏取辦於此

初七霜宿石門作詩五首

初八微霜宿塘西作詩九首

初九作哭沈太公詩午後至家家人大小俱無
恙哭沈太公晤來道之道之以前月廿八日至
初十日看陳公衡周中甫傳伯俊下午公衡長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圭一

孺中甫同叙長孺爲不宿之客長孺論議頗不
服達觀師且不服覺範法華論長孺新註陰符
云其感頗異徑山得本集齋面俱書離卦先得
夢云孟冬淒淒日天降赤芒書遠發意著述又
云刪張紫陽玉清金寶錄人所增益者許以
二書見示聞考選消息萬茅兩生授御史餘俱
部屬

十五日中携鵪兒買上河船行甚寒夜半後銜
冰而行月甚往

十六破曉至長安鎮覓家舟不得買舟行至皂
林遇家舟良甚十四日晚至是日早大雪積二
三寸武林止大風百里之間天運不同如此二
更至拙園自至此日俱寒凍急流無不冰
者

二十謁梅花道人墓碣尚存題曰梅花和尚之
塔碑已斷花字已下完

十二月初六早開和看蘇子瞻集本傳年譜夜
到崇德月暈氣昏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圭一

初八早雨霧午後晴晚至八冊同來道之賦綠
蜘蛛成七言律一首日沒甚紅

十一早雪拜趙明府下午明府報謁宿沈祖量
齋中來夢得吟唐人律絕幾至千百首鵪鳴始
安寢夜霰

十三到蘇州訪管先生宿齋中趙審卿亦在陰
而不雪

十六天未明沈認卿至從臥中起對酌數杯遂
醺然同訪錢孝廉名士元號心宇弟名士完士

完師認卿兄名令行字茂先雷批閱歷科舉首
文相欵而別認卿早別去婁東明歲正月二王
進士免道家眷因遊京師索京師故人書許付
陸敬承余雲衢馬用韞書下午至沈伯宏家同
往馬小橋命肆馬故識我於西湖之上是時沈
君典來訪同在提秀莊武林章生者云三個狀
元不抵一會元章蓋不知君典任坐後覺駭訝
而去即其口也馬生謂我不能有青山三兒中
子潤郎當發遂登舟抵寒山至楓橋舟阻遂往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七

虎丘自冶坊坵而行一水沿回疎林明月佳興
勃勃更餘至虎丘登千人石坐良久有袖低昂
而過者道之擬其似來夢得指顧間時道反裹
幅巾忽聞其人呼白巾者非來生耶道之驚認
呼余因與俱前余倉皇不知誰何道之云此沈
子德也余大驚異訊子德知從天池打七且爲
細談七中光景時殘雪一帶未消明月相映欲
與道之同賦明月照積雪題未成山僧進茶數
甌夜半宿舟中是日少溫頗宜夜坐

十七早到禪堂老僧天際爲堂主建六時功課
徒衆常數十人際曾親近遍容老人爲言容川
人俗姓鮮氏曾爲諸生三十出家生平看華嚴
得力嘗爲一貴人羅織下司寇獄對主者不屈
曰好個禪堂鐵繩自斷易之復斷獄吏伏地求
懺容曰汝等賣法在獄百日趙大洲先生請而
出之余癸未春與同館諸君子相見於千佛寺
率一子拜之蓋菩薩人也容以甲申年遷化際
公篤實人願力甚普初徐文卿留際住虎丘倡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七

衆每月助銀二兩米五石不及接衆際所居常
數十人而不聞乏絕蓋緣在龍天不可以凡情
測量也際曾燃一指際言禪厨鐵鍋小欲易大
者價當二金余遂捨之欲憩息於梅花樓謁主
僧郊溪不在晤其師雲住樓爲陸元齋所假假
藏雲閣

十八乳林別去之錫山約二十二日晤於構李
禮宋虎丘隆公塔隆嗣負悟徑山親弟也塔在
梅花樓左乳林云即空谷隆日本人日本禮爲

初祖老僧云塔堂中爲虎丘隆上字其塔堂左
爲空谷隆上字景國初人日本使臣禮之作詩
云吾師原是虎丘隆不肯兒孫住海東遙隔星
河一天月今朝誰復繼宗風有空谷集尚術尚
理二篇行於世板在吾郡之精嚴僧舍壁間有
世尊歷年瑞像石刻甚精記文小字學顏之麻
姑壇亦甚妍妙元豐間勒石又有大悲像石刻
僧子英作偈去數武黑處有武夷居士王軒贈
英公七言律俱宋物也弼後返藏雲閣作長安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三

鮮見示三更始寢
十九將爲天池之行適朱淨峰頭陀自山中至
朱江陰人從學藍峰無爲教師也棄家住天池
包山亦護天池者管先生許其人稍解佛法云
早飯別管先生朱居士遂同來道之沈伯宏鵬
兒行過謝宴嶺賀先嶺廿餘里達天池曉東上

入出迎堂中首僧也東燕之臨清州人牛山者
宿牛山煉磨規繩始於版獨空規繩最嚴者稱
龜背石楊箒漫唐家坪其龍王最靈初現最大
身開山祖師唐自在呵之但許化七寸身道場
中常見之是夜與曉東道之三人談遂至夜半
同遊朱頭陀靜室山左不二里其山居巖洞嶮
呀小室三間瞰石中尤可愛徘徊不能去道之
題月日數字微陰

三十早陰雨遺數字問黃貞甫得其報候老致
快雪堂集 卷之四十九 三
蘭數本今年分歲添驥兒婦潤朗亦佳事也憶
戊子分歲命兒持酒壽樟亭太公今此老遂爲
古人矣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庚寅

正月初三日辰巳間見日色尚爲雲氣所雜未能湛然同年黃端甫使來黃名正色時以御史按廣東夜雨校完東坡集四十卷擇鵷兒娶婦日用八月二十四日癸巳丑時

初七日雨繆當時以公車言求正岳父以盆中

小梅索詩詩成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

初十日早起謁蔡念所憲長郭青螺大叅訪殷

二守慰藉良久殷亦灑然無大欣戚自入日至

此日俱寒二更聞風聲

十一日早雪花飛墮飢後而止迎劉雪泉看內

人幸不用白木仲淳所戒者完殊勝寺飯僧田

碑記陳母壽頌心抑太夫人下午赴胡郡公席

席在吳氏莊語次知比部郎吳正志上疏攻李

陳者卽安節乃郎吳秉忠也安節可謂有子矣

郡公有疏草許借觀坐客有虞長孺坐中言蓮

池南山二老爲此中名德今夜見月婦病漸差

十二日早陰晚雨同申甫道之往市上看書持

葉肆香山詩集野客叢書而歸從胡郡公索得

諸君子奏牘讀之見張見冲論皇木及彈徐太

僕史給舍孟麟論李春開等吳比部正志論李

春開陳與郊雒評事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語

侵今上甚急讀之汗背其詳別記夜雪

十三日早尚雪屋上踰寸已而漸消婦病差能

起薛伯起來顧常甫來以字說付之成暮雪詩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

相國寺僧悟性因杜生來謝留薛生飯遂留看

上燈看上燈八人以梅花一枝行酒道之兩兒

岳父與焉夜雪

十五日爲陸臺翁七十作臺山頌作楊公亮屠

長卿二書薛伯起周申甫來夜同步觀燈遇雪

至官巷而別余至弼教坊先歸來道之同兩兒

後夜雪

十七日雨包心韋拉晤湖上楊澹所作主二更

而散龍王堂後軒復作一月臺用水作一棹楔

甚爲蛇蛇頗殺風景吳桂軒來

十八日冒雨邀包心韋看梅花相待于錢唐門
岳父留飯于金沙灘道之同行驥兒從楊澹所
至金沙灘以他席別去西山梅花何園最盛雪
作而行旣至僧出應門隔水數十樹開者未半
道之與包心韋推拳道之戒酒負則以餅易酒
連啜三餅餅惡良苦岳父自何園回入天竺日
已將暮雪愈繁溪流甚壯偶得句云漲添初夜
雪聲落萬重雲道之得句云暮雨壯溪流至長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三

生房已昏黑僧徒出迎方就坐

二十一甲子陰午前頻見日色帥惟審贈七言
古一篇汪堯卿刻兩漢雜集二十種欲題總名
余題曰兩漢叢書甲子遇單日爲雄偶日爲雌
得雄甲陰陽占俱驗夜一更聞細雨聲徹夜雨
聲上生癮五六日矣尚未愈作癢成西山看梅
記

二十三薄暮索曾氏類說於太公書房箱篋俱
索到竟無有此書亦不甚佳惜其抄本非板行

物內有東坡仇池筆記甚可惜也當多方索之
夜忽聞風聲雨徹明不絕看沈太公去歲日記
自正月初一至十月十七絕筆就寢時夜半矣
二十七早有霜殺雨斷霜清明斷雪從婦翁龍
居塢展墓并看法華山梅花與來道之驥子同
行由昭慶後門覓路至松毛塢田畦桑徑頗有
野趣松毛塢買小舟一葉行十五六里登陸一
路看梅花聽溪流小憩三方廟三四年前曾至
此其小童已成沙彌能呼茶留客矣廟之四周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四

梅花最盛凡行陸二三里至龍居塢中復迷路
至一澗邊坐石橋聽溪聲絕勝入塢梅花少減
溪聲如故拜沈太公墓飯於蔣老居而出余所
有二莊梅園數十樹臨潺湲甚堪卜築遂同道
之驥子步至西溪宿白雲流水麟上人房

二月初一早雨將午而晴同出自西溪至芳井
梅花甚繁不止十里

初六鶴林上人來商略法門數事見達觀師東
塔舍利放光文凌元孚兄弟招遊吳山日中赴

之客許令慈姜子幹莊居對大江下臨萬井屋
瓦間尚有積雪越山歷歷在望既飯遊三茅尋
支徑至雲居中間松杉甚密徘徊久之松聲隱
隱如琴瑟其處舊有松樂亭今廢至雲居看明
心上人上人甚少掩關寫華嚴滿於今年之四
月八憩于雲居房小僧名寧靜號潛吾者出陪
其房有老僧畜趙松雪楷書中峰淨土詩五十
餘首此日偶出薄暮寺門望西湖落日徘徊松
林一酌而別夜浴今日分雪霽自三茅至雲居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五

晚眺二題晴月甚佳

初十晴有風間晦黃貞父吳伯霖如期來留飯
鵝兒侍貞父力疾赴館禮氣未復扶而行

十二晴此日爲百花生日晴宜果木諸花訪黃
貞父且送其茗行已登舟矣白子佩學博來惠
詩集及左中川詩集卽崆峒先生舅名國璣者
白以崇德訓遷周府教授以舊歲乞休曾氏類
說復得大奇事叩其故乃驥兒夢沈太公告之
此書現在廚中汝父檢過不及詳耳更有許多

話說早驥子告母因往物色一過且闔廚矣驥
子親檢遂得此書異哉沈壻邀驥兒道之湖上
觀新柳因與同行至斷橋沈壻兄弟董生善絲
竹者已至遂乘小舟至第五橋步至第六橋岳
王墓香車甚多徘徊久之返至大佛家中攢楮
已至市白酒驪飲復坐斷橋觀暝色待月而返
柳色視初九日稍穠矣自正月至今雞鳴非時
者多次爲一家之主宜修省以禳之耳

快雪堂集

卷之五

木

家物上有太子太保傳文穆公收藏圖書

二十晴湖中落日甚赤風邀貢洪山胡奎菴遊
湖湧金門登舟岳墳上岼遊天竺坐飲白雲堂
再瞻聖母所賜瑞蓮大士像今上有贊歷
中竺下竺三生石金沙灘登舟六橋至五橋步
看桃花已開十分之一柳色更深風甚急自西
冷至錢唐門而歸賓主甚驩得藏師兄五臺書
及龍泉住山永慶書

二十四早陰午晴風請吳韞菴蔡念所二公已

時登舟未時客至至龍王堂小坐堤上桃花已
爛熳矣夜歸沈認卿至

二十六晴風田子藝來弔沈太公因約湖上遊
兩兒侍飯于寶雲超然閣子藝兩郎亦在至智
果山居一逕最幽僻仰視寶雲羣石離離如魚
貫出瑪瑙寺至岳墳至三橋飲于桃花之下今
日士女最多子藝雖老興頗狂逸遇黃桂峰名
應科中武狀元者一橋覓舟別子藝而返

二十八晴風湖堤揚沙報謁孫世行約遊湖上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七

戒治具至湧金忠烈祠世行已見待久矣小舟
至四橋步至三橋乘小車至岳墳遇田子藝張
仲初拉二人同步至四橋堤桃花佳處藉地飲
良久又至毛氏書院竹陰之下張飲盡日自新
堤至田寓一茶而別答藏師兄書

三月初四清明早有開晴意隨陰晦大風薄暮
晴夜見星月早作大堤桃柳詩三首

初八雨張仲初餉鹿脯田子藝書來索長興友
人書見和桃花片五言挽沈太公七言萬年寺

僧真秀號雪堂者以雲間徐孟孺吳江周季華
書求見秀將檢藏求為倡緣夜作桃花片詩一
首作報田子藝書為子藝作長興姚伯道叔度
書姚有書奴駱僕美而能詩于徐茂吳齋中見
其九秋詩復於張仲初扇上陽臺夢排律甚佳
人言臧晉叔為其潤筆臧殆不及也

十五晴月色微昏夜檢舊書牘得沈太公沈煥
仁諸手札不勝哀感

十八晴晚微陰二夏月甚佳黃又玄來不相見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八

八年矣淵冲善下真如萬斛之舟留敘竟日驥
兒侍

十九晴甚熱不勝夾衣張仲初餉龍井茶午中
雨金不佞四人試茶至昭慶寺訪黃又玄遇西
溪桂峰比丘方丈僧留茶坐甚久陪客始至初
更別

二十早細雨日出暖稱病不出連日冗冗幾無
生人之樂今日稍暇而亦不能無事何時掉臂
入山以避塵俗乎

二十三雨春第二甲子徹夜雨早拜節推吳君名烟華亭人庚辰會榜已丑廷試舊姓田曾識之青浦縣齋中周申甫來

二十四午前有微雨拜劉肖華警慈宗陽宮道者云老君殿後土山上有趙子昂碑

二十五陰雨微夜寒看虞長孺餘杭未歸看徐茂吳目疾案頭閱江陰朱氏所刻阮集詠懷四言十三首詩紀但有三首乃知六朝詩散失者多矣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

九

二十七雨午前大後微寒校定阮嗣宗詩增錄江陰本四言十首午後同細君烹龍井茶惠泉二罈茂吳許借用

三十早雨陰晚晴許然明自山東回同張仲初來畱敘烹惠泉龍井楊仲堅來餉父詩集求序四月初一晴吳氏子持先人券見返名某其父名某住柴場灣約三十餘金有在嘉靖二十四年者其父能不言至死而其子貧以券相返能不為之報乎

初五陰雨薄暮見日色夜坐復聞雨聲附少林僧宗遠書金字華嚴引作帥惟審送行詩數輩榮魏典史所送

初六雨夜始不聞雨聲稍寒作潘去華報書貯天落水烹茶天落水雖不及梅水亦堪烹茶夜讀選賦

初八晴鄉同年李龍渠來留飯李談東海補陀之勝甚具且知金堂諸山可以開屯養兵李蓋有心於天下者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十一

十七晴期盧思仁遊勝果姜子幹同行聞茗上諸君并其子弟俱言至此就余談舉子業日中到勝果老僧出迎余不至寺二年矣小憩樓下良久思仁至同登越王臺三松頂看省城來龍復返勝果吳伯霖至同飲甚驩共步至報國而別

五月初十晴風飲胡郡公於湖中楊公亮盧思仁陪先至湖心亭後至龍王堂以風大回舟頗艱郡公自堤上別去楊盧隨亦別舟至錢唐門

步歸

十二自五更雨抵暮不歇俗謂雨打梅頭一去
不回頭今日入梅不宜雨去歲得雨兼雷果早
此日無雷且係壬子日俗謂壬子癸丑甲寅晴
四十五日滿天星壬子日雨又久雨之兆書以
俟之

十六早有微雨漸晴楊公亮來沈箕仲書至日
中赴楊仲堅湖上之約同范光父自錢唐門至
淨慈同登居然亭自西冷斷橋而歸水光月色
映雪堂集 卷之五 十二
相映佳甚

二十早微雨數點下午大雨一二陣大熱雷今
日俗傳分龍不宜雨雨即旱甚危之

二十九雨至普寧寺訪華航講師此寺數道人
僧碧峰所營修賴余持護欣余一到許之久矣
今始涉之送吳韞老至雷電而別夜過許儼翁
弔其父之喪

三十早至金鷺謁祖母之殯同申父冒雨看山
正結甚佳許儼老遣使來迎是日爲儼老留陪

其諸弟儼老十年前似儒門立幟此日議論頗
以生歿爲急一變至道甚可敬也

六月初三晴午後雨俄大雨諺云六月初三一
個陣上晝耘苗下晝因此有秋之徵也

初七晴午前涼雨一陣盧楊二兄過敘至暮別
去胡生廷試來謁胡此中名士年踰四十爲李
學使所黜亦數奇矣

十三早霞晴熱聞楊澹所之計楊以正月別于
雪中至京以五月十三日卒傷哉

映雪堂集

卷之五

十二

二十晴稍有風五更起往范村量地歸途至虎
跑憇之主僧明清號月泉具蔬菜打餅四翔泉
側看性空遺事碑及東坡先生詩刻頗有閒適
之意

二十二晴熱晤盧思仁乃知姜瑞宇至非江念
所也楊公亮酒中爲一妄庸孝廉呼叱公亮能
容之比見公亮略不知也此是公亮討便宜處
食笑覺佳連日飽食蓮子

七月十五晴夜宿白蓮寺傷月甚妙姚羅浮來

譚敘契闊甚久致盛叔永侯滑縣書

八月初八夜微雨而雷今日白露忌雨或云夜
不忌二更雨更甚早介山東禪僧如心來心乞

東禪寺碑文宿諾數年余亦忘之矣

三十早雨午後晴沂梅溪山水甚佳作別傳老
人傳二更至梅溪鎮泊舟

九月初四晴早行下午至橋李北門復源上人
別去附達觀老人書于中甫書宿舟中

初七晴出門已前即病目戴升之索包襲明所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

七

傳陳仲淳一方見授當歸一錢防風一錢黃連

一錢朴硝一錢明礬五分銅青五分杏仁十六

粒去皮尖郁李仁四十九粒去皮尖已上藥用

絹包投入湯中煎數滾置地上稍出火氣連洗

四五次立愈試之自初五晚至初七早可觀書

卷見燈火矣校蘇文數葉

初八晴湖中諸山俱有烟霧發孫子貽書如龍

并驥兒從是日驥兒瘧又發夜蓋綿被

初九晴微有霧兩關使者治酒將就此地登高

當避之挾驥兒同申甫泛湖而歸姚善長來姚
乃弔沈太公甲戌京師相處故也夜同善長談
敘幾至夜分

十一陰間有微雨夜疎雨連日天氣頗溫夜大

雨徹明朱養淳來得鄒爾瞻書託葉蕪湖所寄

十三午後晴此日寂宜晴呂氏妝奩至押奩八

人雜家人并脚夫約三百人用費三十金貧家

當此門戶良苦乃知對親決宜擇貧家爲稱也

十五陰雨夜開晴見月無端失去山谷集爲之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

十四

一怒得田子藝書返其路史二本

十八陰日間出夜晴見星越諸生孫如湛來彙

刻時賢宦中稿索序并索余未刻時文孫爲文

融之從子能文有時名自八月下旬患目疾至

今時愈時發未能脫然許儼菴先生書來市中

得五色錄一冊乃宋以前人採摭奇語奇事充

詩文料者

十九陰雨夜半後晴酉時新人至門成婚禮呂

大舅送杭俗婚禮視吾郡大異大都可笑諸親

陪飲拂塵酒二更而散

二十一晴和夜微有霧氣新婦三朝適上見禮
見新婦于祠堂家中男婦見新婦呂宅送點茶
二十四榼款呂舅於湖中湖上木芙蓉盛開矣
二十五晴張鎮泉來付還文談二本閱報九月
初萬和甫上疏論首揆語甚切直止於降一級
調外甚可慶也

二十七晴岳翁芝陽六十稱觴宴客更餘而散
蓮池上人遣期明日之晤胡生廷試來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五

二十八晴湖上訪雪浪法師晤明宗宗檢藏於
靈芝寺過中於歸元山主所晤蓮池老人於上
方會介山講師來同步至巷口而別唐季泉等
宴壽岳翁拔余作陪撥弋陽戲夜半而散疲苦
之極因思長卿乃好此聲嗜痴之癖殆不可解
十月初二晴此日甚閒本如同大東佛會首來
金不佞見示東坡戴笠圖貌頗似余迎仇先生
閱報萬和甫以九月十四補劍州判矣

初四晴夜寒適得黃貞父書遲余山中飯後赴

之寓於嶠嶠山房留宿同步至韜光看白樂天
與韜光倡和詩碑夜寺僧松隱作主與小師蓉
江俱大醉

初五早陰午晴晚復陰同貞父訪邵虎菴而別
邵居巖谷頗勝邵名穆生抑菴伐九里松曾作
泣松謠虞長孺等紀之至昭慶鵲兒已久待遂
同往拜楊仲堅主人設茶以待早間山房墮一
殘齒

初七晴奠周母王太夫人申甫設席相款許然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六

明在坐酒散同訪呂道者道者能聞聲而知吉
凶月甚佳

初八細雨彌日不止內人赴唐姨湖中之召呂
師來言余前身爲苦行頭陀以符藥起驥兒疾
爲福嚴僧題疏天台萬年真秀作唐元徵管登
之二書

十一晴夜半起送周親母之殯至周莊飯而別
同黃貞甫楊仲堅凌元孚兄弟輩七八人新堤
一行時黃菊盛開長堤如繡菊中藏一雉入水

爲漁人所得仲堅易之以歸約翮健卽縱之此
今日奇事堤上又與婦車相值歸家方日中耳
得潘去華書田子藝書明宗上人同京口僧如
學來得藏兄雪浪書下半日甚忙告家中明日
絕糧婦甚愁余誦老杜失學從兒懶常貧任婦
愁之句以自嘲

十二辰已間微雨竟至夜不止五更雨聲甚厲
臨安簿唐良臣來出其子大章文三首求教唐
豐城人向曾一見亦卑官中有識知者爲沈方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七

平吳養之來顏叔作刻文序跋唐元徵藏經閣
碑記

十八陰雨午後不雨微寒夜不雨而陰同仇先
生周申甫金不佞兩兒赴許冲愚之召于湖中
周娘來故曹太史妓嫁馬生而不終年暮矣而
繞梁之聲尚在白首風塵甚可念也

十九晴西風請許冲愚湯孟韜爲天竺靈隱之
遊岳翁周申甫陪昨雨後泉聲甚壯落葉滿途
直佳觀也觸黑而還申甫靜寄軒聽周娘揭調

看柳中明月

二十二晴早霧晝有雲氣薄暮細雨更初大雨
黃貞父自山陰回道龍伯貞海上事大可駭異
當問明記之

二十五晴西北風寒舟行甚逆日落甚赤至塘
西覓小舟看馬鞍山地遇周夢醒其人好外事
丁丑春相遇京師夜宿新步酌村酒數杯醺然
而臥

二十九雨茅公良設席舟中送至涵山中我陪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八

夜宿新步是夜與貞甫飲甚有興聞隣舟笛
十一月初五陰雨不寒半夜雨徹明辰刻至郡
同程生看祖塋取龍虎相交過脉清細嫌龍首
稍寒當營田社許作屋種樹以補之帶晉書宋
書舟中查錄尺牘過沈家香船

十二早有開晴意經日不雨登舟到惠山顧氏
莊良久而友玉至同登惠山憇小閣遊黃九山
園庚辰歲曾係五湖舟于此園丁彷彿記憶憇
流觴曲水閣中兩面見山大有佳致報李汝培

至喜遲之至薄暮同萬涵臺來迎之舟中過顧氏舟同衆四鼓而別李汝培又過我舟同萬涵臺談癸未別後事甚詳

十七而至明順風揚帆百里至義興在汝培舟行三十里成贈汝培詩十讓卿從軍曲四絕

十九有開晴意時見雪片夜有細雨至明飛雪吳之矩早見存舟中遂拉爲城外之游飯于之矩莊居看孫老所擬陽基大不通南山雪色真可觀泊舟南門外之矩相陪至一更入城明晨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十九

定意爲國山之行矣但未卜天意何如

二十一早飛雪陰晴之間吳之矩送至中溪而別又行十餘里遇繆仲淳自毘陵相迎作送李汝培詩夜至毘陵于中甫以昨日還金壇

二十二早雪比昨稍厚行二十七里別汝培讓卿甚覺依依夜至蔣墅賀澹翁來見顧舟中諸郎同至者三人因然明遂談今莆田時倭變事甚詳頗爲傾聽二更謁主人設晚具宿之齋中寢時四更矣

二十四大晴西北風于見素自丹陽歸相見於城外同舟入城諸郎至舟中相見登見素公之堂同中甫潤甫遊灞上池亭中午後訪達觀師于顧龍山以寫經將畢約明日午後相見

二十五晴午後肩輿往竹園謁達觀師遇之途次同往池亭談至三更復宿舟中

二十六晴冬至微雲拜聖節于亭中禮佛出觀音像同老師禮拜粥後入城荅拜令君賀知忍執弟子禮主人設席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二十

二十七陰晴賀知敏率弟子姪四人拜從王方麓先生來

二十九陰晴早至竹園謁達觀師師寫經於此名其亭曰墨光亭同師仲淳過王氏墨香菴王氏叔姪爲師書經築室時正落成是日會王生伯高孫生仲來孫執弟子禮達觀師初不果毘陵之約屬擇日書經得初六因再果前約

十二月初五陰早至惠山遇周叔宗季華甚奇之乃送長干姬楊舜華至此楊從梅生菴祚出

遊將三月矣遣人謝二顧漢凌追至山中遂同
楊姬周梅登錫山之巔夜梅生作主敘叔宗舟
中夜半漢凌見強入城就宿時雞再鳴矣
初六陰將暮而雨遂達明敘叔宗舟中甚歡雞
鳴梅生強楊姬過船遂別與二周約待之寒山
寺中

初九晴夜寒月甚佳早得北信叔宗季華且至
別之明早梅季豹至惠山追覓我舟不得是夜
飲達曙梅生醋意楊生大哭而別恨不及見之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三

午後二周始至陳公衡來與二周同敘季豹寄
集至古詩甚善江南第一手也

初十晴月大佳二周許然明往見公衡移船虎
丘旭上人餉菜一甕茶一觴至禪堂看天際剡
溪住持頗能爲法門盡力中甫作文美之飲於
剡溪梅花樓前晚色甚佳報二周然明至迎之
石塲坐語良久至叔宗舟中飲沾醉復同叔宗
至石塲看月

十一晴甚月大佳宴起然明早登山粥而上遇

之衛武陵店中施金一兩完鑄釜事剡溪附往
三茅閣觀小樓晤曹氏主人名申錫字周翰孝
廉之子甲申歲同袁了凡晤其人且蒙款惠余
俱忘之矣曹生欣然見留且盛稱吳妓薛五之
佳與渠甚厚而失驪近日詳言其故設計邀之
假吾楊奴以去余往就徐太僕之約

十二晴月甚佳早至虎丘曹周翰具酒舟中相
款坐有歌伎王順夜看月石上王生歌又有善
簫者吳生偶然相遇夜分別曹生薛姬歸舟放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三

至上新橋

十四陰夜月甚佳范長倩徐大來至舟中索去
晨粥粥竟報長興丁長孺至旣相見爲長孺復
留半日長孺長倩送至閶門至葑門已黃昏矣
初更陳公衡具酒舟中相迎復拉余宗漢來相
晤甚驩是夜陳令當往護月三更別去宗漢復
留余舟數酌約晤武林

十六陰西北風下午微雪飄洒管先生見訪舟
中城門舟壅良久始得出順風頃刻抵吳江於

叔宗宅晤新安丁南羽吳康虞蘇四水程孺文
四水舊識余

十七陰訪季華復至其兄九山宅聽其奴子吹
笛聲甚激烈

二十一晴早微陰步往三塔禪堂項干王已久
待君實較來馮鑒之戴升之來嚴蓋夫治具李
戴馮顯山生送至十五里外諸生大有飲興甚
惜其別夜宿陡門今日聞周純甫之訃卒於此
月廿初九日大爲傷恨墮淚者再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三

二十二後夜有雷一聲雨三陣天明陰霧細雨
有聲僕輩報半夜雷雨余實不知也初更舟至
長安鎮上河竟無舟以監兌使者取道故亦從
來希有事也風雨蕭蕭意思甚爲索莫

二十五雨輕霰終日周申甫來得純甫返三國
志書尚欲索二冊豈意遂爲異世耶爲之哀酸
陳季象來得屠長卿書

二十九晴霜午後陰晦夜微雨閱報初十日
旨遣廷臣四人兼憲職分閱邊關曾于健周元

季與馬鄒爾瞻攻南京禮部門生胡三省報除
補遂平縣杜華先調山西僉事聞蘇君禹至索
肩輿訪之面訂守歲之約夜享先高祖已下像
家宴二更君禹至見二子飲至夜半客寢守歲
而有萬里之客亦奇事也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三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辛卯

正月初二寄候陳肅翁老師胡郡公招陪君禹舟至三橋龍王堂坐至更餘而別與郡公同舟至湧金而返嘗聞味有桑魚如蒲絲而美

初七五更風雨霰雪驟至如萬馬騰躍之狀

初八陰晴北風寒甚一冬所無大晴登成山四

山積雪甚佳告先人墓以遷葬之役得陳公衡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辛

報書介山事已安妥徐郡實原之也

初十訪徐茂吳畱叙至初更而歸見餉芥茶一

瓶許明日看春之約

十七早有雲氣下午風雨至夜不歇半夜止沈

生紹元紹祥潘生懋勳執贄稱弟子夜月朱伯

潤諸子飲於燈下蘇君禹寄到長安志碑刻若

干紙

二十七陰晴春甲子晴僧性善海印持張梅村

書索刻經銀并乞血書大藏經疏文又爲無門

洞僧湛如乞詩

二十八晴三日甚寒重裘以居語溪吳生尚倫倪生師臯拜從看文

二十九晴稍和孫上池引呂道徵李真甫來拜從李名尚志呂名居恭名士也

二月十一拙園住半日甚清寂可喜錢湛如自漣水過此梅花下數語而別薄暮周敬所忽至

以其子新入學相見且移櫬見俗人談俗事頗爲敗意許冲愚遺舟相迎自武林至此夜宿舟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辛

中焚香開卷神情小舒

十二晴東南風月甚往五更發棹薄暮至吳江

周叔宗陪趙令看梅花待之久未歸此日看完

楊升菴卮言六卷焚香讀書終日亦改歲所未

有也二更叔宗來

十三晴東南風下午益大有雲氣落日露一點

甚赤初更雨趙令見顧於叔宗齋中期晚酌沈

認卿喪父弔之認卿兄弟五人仍卿最少得樂

子晉書訪沈少卿叔宗陪往談叙甚久過叔宗

中田廬精舍數間佳甚尤宜避暑欲倣其意作
數間湖上亦一快也至趙明府舟沈少卿及主
人已見待良久舟泊長橋坐至二更盡而別又
作數書別叔宗就臥已四鼓矣時風雨正發
十四風雨輕霰舟行甚苦半日僅十數里不如
不開船赴沈少卿約爲佳耳日中開晴風逆如
故至石湖而夜舟人請前食鱸甚美惜不能與
阿祥共之甚寒如嚴冬月甚佳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主一

弔許氏冲愚相款遊墓鰲峰西山及吳中長興
諸峰一覽而盡惜風大不堪久望耳諸客俱望
洋而返相從者二客歸途踞石橋看梅浮白甚
樂夜飲清吹可聽飲十餘斗宿船中

十七同嚴汪陶滕四君踰山看王文恪公祖塋
自前山道法海寺而還寺僧翠巖進茶甚香美
十八晴風日甚美月亦佳早同諸君遊武山初
登者爲西金山西金而南爲武山其顛名鵝鵠
墩王文恪改爲錦鵠峰左爲壽寧菴僧悟聲

能書其師祖洞然云能詩錦鵠之左爲射嶠
右爲仙山實墓鰲正幹之盡也田莊腴俗甚厚
大堪卜居輕舟至俞塢興福寺許氏設酒相款
作戲王簪陳妙常甚佳湯孝廉諸君俱宿舟中
付銀二兩寺僧石湖買蜜東山出蜜最佳冬間
蜂食款冬花釀蜜爲尤佳春月似不及矣

二十李玄白來徐長源執弟子禮徐昇遠來名
應雷相會京師時秋祀山陵徐爲韓侍郎客吳
之矩李玄白推舉其人此日看徐武功手卷及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四

諸名人手跡樂甚

二十八早客來甚多同李君實訪包心韋親家
同過東塔禪堂訪介山法主看山茶此元時物
矣屋亦同時所蓋扁曰天花境余易境爲室遇
李見亭太史乃郎云金汁灌花將死可復活造
金汁法乾人矢佇之甕中入地三年遂爲清汁
可用矣愈久愈妙李生萬金之家今蕭然貧矣
三月初一到楞嚴訪沈純甫先生於綠蘿莊夜
李君實始至夜半行遂往武林

初三早至家王季常昨暮至同王季常李君實金不佞沈婿仲孫兩兒出錢塘門渡湖看六橋桃花晤田子執先生遂成勝集子執步履蹇澁行止須人比昨歲大衰矣仍以二婢金錢三春隨

初十陰雨許然明張仲初來仲初餉新龍井一包試惠泉既去而姜子幹至手裝兩兒課程文稿簿子六本

十六晴日中風雨甚驟復晴月色甚佳一春所無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二十四見日帶陰夜微雨余宗漢來名翔閩人故全椒令以能詩遊江湖屠長卿來留共飯陪貢運長主人七位馮南臺爲首席設南臺家庭中牡丹盛開一種紫色者佳

二十七早微雨陰日中大晴暖曹林師兄來相別在已丑十月今兩見春色矣留之齋中酌宗漢長卿王槐庭蔡穉含於湖中同集者楊漢卿陳季象黃白仲錢叔達徐茂吳許然明賓主共

十一人期而不至者田子藝鷺席者呂永山是日新晴湖山甚妙絲竹清歌助之頗劇驪洽

二十八晴陰熱不能勝袂甲子與曹林師兄行出湧金茂吳已先往至老龍井相及茂吳與閩人莊生者俱得茶數斤以不持臥具別去余與林兄宿龍井

閏三月初二早往崇福菴訪葦航法師楊抑亭居士畱齋

初四曹林師兄東行完齋僧田碑文得婁東王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逸季秀才書

十三晴月甚佳焚香開卷窮靜退之樂一春中一日而已閱南村輟耕錄因抄補七紙手裝并爲四帙宿石門

二十晴溫午前到蘇州泊舟葑門內徐少溥園邊良久挺菴至以其二弟及乃郎相見同遊少溥園山池甚美舊爲天師莊後屬吳原博先生再易主矣

二十一晴風早至虎丘晤曹周翰招劉生侑酒

二十二晴風熱曹周翰挾劉樞見訪初夜陳公
衡談至二更別去陳令極感管登之屬爲致謝
二十六晴問伯兄弟具飯相邀飯後問伯召仙
乃得靈鬼月蘭嘲謔甚有意許僕吳門當有所
遇且妙姑記以俟之閨門遇曹周翰陳箕仲周
翰人事頗煩必欲相留停舟山塘以劉姬陪
二十八陰下午風甚驟晚晴移船至寒山汪子
建移船作主坐客惟文仲賓主四人而已船行
不里許望西山諸峰亦自不惡回舟至鳳山橋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七

辛

曹周翰以舟相迎夜宿寒山水次醉

二十九晴粥干寒山乘小舟行遇賀知認同載
遂至台坊候及大舟曹周翰席設普福寺白家
女戲甚佳坐客有姜子壽周仲俱名士也夜泊
舟半塘

六月初九晴熱日西有虹微雨數點連宵月甚
佳內人大女看荷在湖上朱支中自吳中來
朱生持所作一題七義見示甚佳一時吳中當
無出其上及不得入關衡文者近無目矣

十一晴熱伯霖作主早謁南山上人上人修淨
業於徐家菴影不出山十六年丁亥歲爲他緣
所逼出山一月自此禁足又四五年矣此本色
住山人也看伯霖於邵莊南山上人留齋歸飯
山房晚出庭中見火雲滿天明日之熱可知也
夜甚熱

十三陰微雨數點稍涼夜有微雨頗十敬程萬
里錢叔達來錢生以貧求助甚切安得人人急
之亦癡矣夜涼如秋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八

十六晴山脚微有煙霧文仲早起作提學使者
書爲荐二李士也此舉可謂高誼文仲弼而別
報屠長卿不至訪周中甫中甫讀書處白蓮洲
陳氏樓居四牕玲瓏惜面西耳宿陳氏樓晤翁
孝廉夜小舟泛月

三十天未明雨夜稍涼中菴上人來交付藏經
送至楞嚴堂中頗清曠李玄白來報君實朱伯
潤共此良夜焚香啜茶大是清樂玄白伯潤宿
水閣日中沈茂仁使去自京回得陸敬承余雲

衡陳伯符楊貞復四書吳伯度來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癸巳

四月初一早謁先聖祠行釋菜禮從鄒爾瞻朱汝虞王後賜鷄鳴山眺望落日

初二五更聞雨聲東堂點題同鄉錢穀趙學仕設席南門外王氏園作客沈光祿祠朱汝虞與余三人園中牡丹甚盛

初三會講見陳伯符救趙考功侵輔臣疏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二

初六覆講定初二日堂課一等張金礪等二十四名

初七入監背書李維禮治酒高座寺相款約陳公衡陪遂步登雨花臺丙子秋同李伯遠方五遊今十八年矣又至普德寺入路松徑甚佳
初九陰雨中鄒爾瞻至談對竟日講院會課出題

十一同汝虞訪張端叔坐中丞公署書室廣庭見月升且中掩映庭樹三人語心道故中丞出

寒具北麵所作勇敢甚快

十三早雷雨漸晴熱僅勝單衣夜半後大雷雨
迄明鄒爾瞻兄過辭將歸豫章小坐深言離色
相照

十五夜月甚佳看十二日堂課姚宗宸爲首

十六晴二更雨一陣講院補考諸生三十一名
出題經書論策四篇

十七陰雨到廂看卷定朱之蕃等一等十名訪
爾瞻同酌于汝虞宅同談長安舊事疊疊大堪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二

二

捧腹

十九晴刻南雍課業一卷至八卷完工送鄒爾
瞻兄于江干皓然潔素將母而旋如鵷鳳脫青
靈而去今日見千古廉頑立懦氣色不懷私人
之懷耳設餞舟中同張端叔朱汝虞

二十陰晴微見日亦微見雨賀知認吳成志來
讀爾瞻札如冷風入于煩襟也

二十二陰漸開晴同汝虞移榼訪少宰鄧公清

言竟日

二十四晴帥比部機至夜繆仲淳譚公亮至留
齋中小叙

五月初一先聖祠行釋菜禮下廂看二十七
日會課取一等張金礪等二十七名接姚伯道
叔度札各餉夏前廟後芥茶

初二五更雨晴熱落日甚赤焙芥茶入罈得宋
榻高宗臨二王帖

初三入監視事會講拜鄧太夫人壽宗伯賢母
也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二

三

初五早雨熱漸陰晴且微雨得李思訓長江六
月圖卷同周甲甫二三友生一鑑亭小叙

初七陰雨稍寒可勝單衾入監入視開假背書
楊止菴相見即著六書總要者接鄒爾瞻兩札
看初二日課一等十六名汪以微爲首坐一鑑
亭觀新荷荷葉上雨聲甚佳

初八陰雨涼入監視事點校北史諸生夏之時
等十二名丁生紹軾來謁此佳士惜已撥歷畱

數暑

初十四鼓上孝陵黎明行禮看初九日講院課
定夏之時爲首張金礪次之

十一入監視事覆講議復流水單鷄鳴寺餞溫
太宰同張端叔朱汝虞

十三招帥惟審賞新荷一鑑亭月上移席芙蓉
亭孫子桑同

十六看課一鑑亭後剪芭蕉煩葉噉芋頭北麵
不托甚快

十七陰雨放夏至假十八至二十七日林丙卿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二 四十一

尚吳來畱叙終日移一鑑亭後桂樹西北隅爲
李玄白致書孟蓮渚先生

十八陰微雨晚晴初點梁史

十九微陰章侍御談江都鹽城水利吳君著五
經旁註見示尚書數處與舊不同亦有理

二十陰雨雷俗傳分龍日雨當夏旱面鄧少宰
送鄧太夫人臚畱吳季倫一鑑亭小叙

二十二齋宿刪君子亭前竹

二十三晴晚涼雨一陣暑中午後回私衙同年

蔡逢時過叙

二十四夏至晴風拜鄧定老餉藤枕一

二十六靜海寺餞別鄧定宇先生因同登東北
師山岩洞小而奇飛來池之齊山兒孫也

二十七晴六月初一出表前三後三放假二十

八日起驢兒文字大通始有家聲之寄矣池中
白蓮花見數莖有將開之勢悔以吳姬歸連日
杭姬構隙頗乖琴瑟之好

二十八晴涼得趙定宇先生扎支太綸扎招張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二 五十一

端叔一鑑亭賞新荷

六月初三陰雨中後一陣略暢微涼校宋書一

卷二卷荷開花六

初四晴午後風雨移君子亭竹十四株種一鑑
亭後

初六晴熱科跣不見客校宋書五卷

初八早雨漸晴薄暮沐髮小勞冒風夜嘔吐遂
病作棲霞圓通菴僧性通募五百人緣買齋僧
田疏

初九有陣無雨病嗽粥載惠泉水三十罈至

十一午間微雨尚嗽粥始食池中蓮子

十三早微雨薄暮雨看課定張金礪爲首

十四晴間微雨東堂點差撥歷周叔宗季華至

館之一鑑亭

十六陰雨午後雨稍大荷亭舉簾看雨同叔宗

兄弟

十七薄暮雨頗大入夜未歇得丁右武屠長卿

札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六

十九陰晴間微雨看十二日外課定姚宗宸爲

首焙芥茶得梅禹金奉豹札

二十一晴熱朱汝虞張端叔來了觀蓮舊盟汝

虞先至不解衣晤對終日猶言無暑而余揮汗

苦不可言人性不同如此

二十三薄暮雨急而大頗涼得顧升伯札每憶

丘相曾時去住畱連夜半推蓬快語余此時

宏詞人物許之今幾年矣入手惘然

陰晴疎雨數陣陪楊止菴遊聖殿兩廡

六堂各廳君子亭

二十七看二十二日課定夏之時爲首周季華

病瘧一鑑亭五日矣

九月初一早陰雨漸晴謁先聖祠行釋菜禮分

北史十二本陳廷策十二生校對夜賀知幾知

認南羽季華張省菴會十一鑑亭

初三五更禮部送冬至表四品諸公以掌院班

在上讓先余余以未辭謝乃如舊辭廟辭堂東

堂公宴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七

初六晴上陵翰林院到任公宴公宴代席一兩

五錢

初七晴吏部劄付署監事晨拜文廟

初八午後雷風雨國子監署監事到任謁先聖

祠啟聖祠土地祠先下東堂次升堂堂次升廂

初九內人歸寧岳父余送至清涼門外

初十風大舟泊不果行余至下關黃貞甫至以

送茅薦鄉北上畱夜叙

十三晴次秋甲子連宵月甚佳周季華辭歸

十六面試附例監生汪應錄賞之閱十二日課
定鄭朝棟爲首

十七晤葉章含于蓮花菴同陳公衡午後登山
眺望

十八會同年兄弟于南門徐園樹石甚佳卽鳳
凰臺故址也伍冲吾作主赴者五人

十九遊天界寺移樽半峰亭陳玉叔作記

二十更餘聞疎雨君子亭閱卷

二十一君子亭閱卷取一等堵奎臨等二十名

懷素堂日記

六館之士與考者三百餘人

二十五入監賞行優監生十名罰行劣者十六

名

二十七晨起忽見木杪峯頭日色甚麗俄而陰

雨夜雨講院課士出題

二十八早雨陰晴收翰林院九月俸一兩七錢

八分柴薪三兩六錢冬季柴薪連閏十二兩加

耗

十月初二入監點題文憑至校北史帝紀一卷

生應謹來佳士令與驥兒相見聞此生能口
作應對手仍指揮而提筆不休有如風雨若此
不減龐士元

初六早霧晴送元旦表得吳安節之規扎校北
史帝紀

初七日霧終日不散繳憑用印看初二日課取
一等二十八名張懋德爲首

初八霧陰日中見日色晚微雨陸敬承牌至爲
之色喜遣役迎之丹陽赴帥惟審席于劉園帥

子廷鎮侍

初十陰入監視士看講院課得李生憲可

十四早得陸敬承書昨莫宿句容此日當至午

貞觀方公宴張端叔至盡日歸汶上

張端叔 釣石先生子

倍大司成公宴移書藉于南院新衙

移榼看陸敬承月甚佳

十七晴寒月甚佳挈諸姬步月池上

二十移居南翰公署別敬承併見驥子

二十二晴寒午後添淡徐南山質琴十金作管

東溟先生曹周翰札

二十七晴為驥兒聘陳生廷策相資同沈觀願
遊報恩寺為了空修南藏作護晚同汝虞訪葉
選部元式

二十九晴溫夜微雨陳生廷策至館

十一月初二公私無一事甚可喜家眷至京口

當已三日而不至豈江行待風耶或返丹陽起

陸耶使人牽係不已早得瞿元立書云無念和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二

十一

尚併袁太史王蟠之弟俱欲會僕待之則已往
牛首矣今日看宋書一卷又看蘇長公札十數

紙

初四早霧晴袁生中道僧無念見訪談深留飯
而別蔣生應綬呂生拱文袁生廷輔彭生謨俱

集

初七晴寒夜無星訪袁生中學無念上人邀敬

承驚峯訪袁小脩談對半日

初八早雪晚晴聞陳綸計始的始伯符謗達觀

吾疑當受報果有此可嘆

初九別敖嘉猷于河上

十三晴暖重試惠泉括檢茶具有不全者因憶
還山此事安得曠廢為之惋惜

十五晴土地祠行禮孔廳揖朱之蕃來朱汝虞
來

二十一晴堵奎臨來得吳之矩書李壺十三

二十四晴溫婦翁辭歸俞二官馮寧同行得周

叔宗季華書餉橘會文至者五人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十一

二十六晴本日齋宿午後點齋直指聶君至晚
作謝三相公啟

二十九晴冬至三更上陵同陸敬承朱汝虞至

衙門換朝服詣禮部拜牌再回邸換衣小叙至

明而散廳堂諸公來堵生奎臨王伯皋來留飯

閏十一月初三陰有欲雪之狀訪陸敬承不遇

訪張端叔病留飯朱汝虞復助二榼會諸同

年俱至榼中有頻婆果余與張膚甫各懷其一

示不當此果十年矣

初七晴夜半後雨諸生會文曹林師兄來

初七雨久晴而雨甚喜無事

初十晴候少司空邊公薄暮張席引邀看奕惟

端叔與主人對奕坐良久而別

十六晴病目曹林索書發十書與之并借藏經
展閱

二十三晴清涼寺送周海門同年六人俱在始

登清涼臺即臨春結綺故址有亭焉今亦不存

矣余初獨登後又隨諸君登景陽寶井俗名煙

脂井今以石覆之僧房在竹林中頗幽靜

朱生之蕃父刺史公名衣以星象碑帖見贈

二十五晴陸敬承來遂同訪徐茂吳於承恩寺

射于瓦官觀萬招慶畫羅漢形容奇古山神在

後護法神拱立于前宴坐柳間柳根幹枝葉俱

非宋人所及歎人汪生所施移尊自隨登雨花

臺小酌于禪理菴菴在臺仄竹叢中傍有中亭

并青蓮滿中有姪中孚者即其人也再至臺上

觀落日山煙盡暮而返又訂明日靈谷之約

二十六晴早出朝陽門從大道而東過孝陵太

門行岡嶺間稍東役夫指松林內此爲松林領

內即齊武帝宴群王九日臺廢趾猶存又東爲

觀音寺敬承待于彼殿有四臂觀音像像倚石

屏方廣二仞厚數尺石甚瑩潤永樂初自高橋

門耆闍寺移此不知何術致之像前石香爐花

瓶及石座俱擬數百年舊物雕琢工巧非近世

所有又數里始達靈谷入門行松逕中三里始

至大殿前臨萬工池已涸又前爲堤堤上大松

數十株更奇古蒼翠大廳七間俱磚甃所就後

殿有吳道子畫寶誌像趙松雪贊當是元碑碑

陰觀音像亦道子畫後殿之北爲琵琶階殿址

猶存而殿已廢右爲寶誌塔五來余與敬承同

陟其顛審孝陵來龍甚確左尋徑至八功德水

處殊不足觀飯于方丈茂吳始至晚步歷松徑

至門升輿而歸

二十九晴答拜徐九先生留飯誠意伯之弟劉

君相陪劉識袁了凡齋戒談玄其言豐豐九君

先魏國之叔有山園亭臺之樂頗稱好事燕湖
張生金礪來驥兒陪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二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二

古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乙未

正月初七雨鍾少石來鍾西星來黃貞甫吳伯
霖來貞甫欲得余排山塢棄地葬親余再三言
其不可不聽約償余金鍾少石貞甫伯霖同飯
是日病體難支下午勉陪鍾西星蔣生華國來
鵲兒相陪體中發熱

初八天明熱愈汗出小便甚赤雨東園靜攝淫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十一

初三日不絕點病人尤不堪遣書盛叔永約月
中或春仲相會兼示奏草支華平書來薄暮大
雪徹明

十一晴霽薄暮復有雲氣將索筆作張太宰恭
懿公傳而丁長孺至延之入坐留飯不果作文
袁坤儀書來

十二同程惟馨俞唐卿兩兒西溪看梅遇雨愁
佛慧方丈晤沈材叔侍御兩郎相上人強欲作
胡餅主人亦貧而意甚盛比至西溪雨甚不能

出門隱於白雲流水禪房晚索雨具步至
何氏梅園歸途勘明九沙正結夜汲溪水煮茶
大善虎跑之次夜不聞雨滴

十五陰鎔雪作張恭懿傳長溪沈甥鳳祥至小
字從龍朱長午陪

二十尚雪園中積素皎然大佳觀撤燈張沈
石田學吳仲珪山水

二十三雨不絕下午住點且有霽色已雲復合
未卜明日何如無事弄書帙甚快戴升之來升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五

十一

之今歲館於沈材叔侍御家升之九江之遊君
實御之頗善又得侍達觀師於廬山達觀師病
疴百日賴繆仲淳醫藥升之晤仲淳四五日今
不知所如矣

二十四陰晴下午間有微雨作示兩兒訓語

二十五乍雪乍雨連日春寒有如嚴冬

二十六早風急飛雪俄四望皎然寒切肌骨茗
溪金生夢奎來謁辭以他日李玄白來留東園
書室談叙至夜而別

二十七早晴雲氣未淨俄復合昨雪未消日
甚天氣終可疑耳早得曾直卿少宰書并詩草
二十帙遣禮部役迎陸敬承過此附敬承書午
後姜子幹來薄暮得周中甫湛如親家京師手
書又得楊公亮書

二月初一大雪同程惟馨陸時仲嚴蓋夫驥兒
湖上賞雪錢唐門登舟沿新堤斷橋孤山至三

橋龍王堂小憩回舟二橋進裏湖岳墳登岸禮
忠武像而出遇方次卿朱伯潤自天竺回遂同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五

十二

舟進西泠出斷橋而返雪山濃郁竹樹奇麗真
圖畫所不能盡此遊可謂絕勝矣余衣緋童稚
俱屬目焉今日爲慈祖東溪府君生忌晚始設
祭

初二鎔雪間飛雪作雪中楊柳及湖中觀雪二

詩

初五鎔雪天氣稍暖有晴色同沈觀頤中丞淨
慈訪蓮池老人余先至晤虞長孺兄弟既去而
中丞公至同聽戒公發揮楞嚴法華大旨受齋

而別又陪中丞訪虞長孺隱居兄弟俱出各買
小舟自湖中歸望諸峯積雪映帶霽色頗爲悅
暢作過虞長孺隱居兼呈僧孺五言律一首夜
見星斗粲然

初七晴陰相半餘雪未盡同方次卿諸君高深
甫齋中閱諸古玩惟郭恕先臨王右丞網川圖
馬和之魯頌商頌二卷最佳初到登高閣眺羣
山積雪遂見此物尤可快也後閱諸帖有泉州
舊本閣帖最佳深甫以爲閣本非也諸密器亦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五

四

多有佳者留飲至昏黑而別楊中麓相陪竟日
驥兒從夜酌姚生宗宸將以明日別

初九雨復雪雜雨至暮止次卿等不果行完馮

豐陽志銘作初七日詣高深甫登閣望積雪兼

閱輞川圖魯頌商頌圖選體詩一章盛叔永來

齋中數酌以追沈中丞于餘杭挈次卿去約明

晚至

初十復雨遂大雪將午止書賈夏四來餉福橘
四十枚薄暮叔永次卿返自餘杭竟不及追沈

中丞晤王撫臺而已夜同叔永齋中雅談及神
仙事言龍沙之讖應在十六七年此八百人者
余得列焉而鄧先生爲首坤儀次之右武和甫
俱與數四之一俱士大夫而呂祖臺陽李長源
主選仙才去華爲教主事亦奇矣又靡靡談及
他緣遂至夜半

十一陰黃昏微雨盛叔永方次卿飯而別方士
鄭老同飯客去復爲余細談養生之事授余三
一經虞長孺和余詩至十首僧孺七言二首戴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五

五十一

升之自佛慧寄所作舉業三篇來翩翩才情已
還舊觀可喜驥兒臥病三日今日始起升之又
致達觀師渡江等偈自是道人本色語升之見
道人登廬山文故宜勝耳

十二花朝新晴喜慰信奴自婁東回得荆翁師
辰玉曹周翰朱支中王逸季周叔宗報叔宗寄
余詩一章及余出處甚得余無心玄應之意婁
東師面喻信奴屬余勿上再疏書中與辰玉書
俱及之角孫二三日病數日頗少驪愉昨始

如常時來書齋娛嘻足慰膝前夜月甚佳於是不見月兩月矣

十三晴月更佳此日天色和旭始覺有生人之樂賀知忍遣問紙尾詢李龍眠晉公子出亡圖得繆仲淳書趣余早北并以楊忠愍傳相托示余王方麓先生所爲忠愍傳詳于弇州知以初六日別知忍此時又向天涯矣沈生者余故人以米襄陽墨跡一卷見示俱手牘得自姚伯道者又祝書文畫俱佳物若溪二姚生以文求閱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五

六

劉聖鄰繼至談講竟日

十四晴晨霧下午微陰夜月昏翳海鹽沈氏女同婿歸寧曹林禪人自吳中見訪偕信菴關主通梵書余出皮經貝葉相示與客同披王維江山雪霽卷南禮部使者還自蘭溪得陸敬承書荅曾直卿七言律四首并書

十五早陰間洒微雨午後開晴夜月大佳往湖南曹林信菴已至晤王兩高猷吉坐中有二虞空一戒山午飯後同諸君慰法華臺露若沙彌

出陪同登慧日峰

十六晴午前微有雲氣夜月甚佳成再過湖南詩一篇曹林來

二十一晴暖遂去綿衣園中玉蘭與梅花並艷新柳漸肥平湖兩馮生伯禮伯禪來爲其父乞墓誌銘曹林信菴別去周叔宗來寓齋中午後同觀王維雪霽卷出文石與諸客共玩是日天氣絕佳春物增盛遊興勃勃矣

二十三晴暖微有烟霧旣午同叔宗張異度等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五

七

汎湖觀六橋桃花自新堤歸柳色濃淡最爲悅目

二十四晴暖僅勝單衣午後叔宗挈驥兒出遊湖上余成送王中丞歸魯序園中桃李爛熳梅枝空矣

二十五晴暖同叔宗張異度諸君汎湖歷龍井法相法相僧衲雲延坐竹軒甚幽勝新釀尤佳沽一尊至蘇堤坐飲桃花下步至一橋登小舟沿孤山湖飲泛盡日此日桃花大放柳色愈酣

景物妍肆遊情曼衍驩不可言兩兒程惟馨諸君至龍井而分

二十六平旦雨殷雷甚久中園卉木得雨氣象酣適與叔宗宴坐南屠蘇喜氣自倍門生顧侍御來名某與訂二十八日湖中之約成二十三二十五二日詩晚晴

二十七晴宋宇菴來既午同諸君再詣高深南齋中索觀諸玩再見輞川三頌二圖及開皇榻六齋亭畫冊百紙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五

二十九晴范爾正來周長卿來乞文贈衛水部二姚生來索文字莊靜甫索文餉定盤一枚午後同長卿叔宗出湖上聽童子清謳遇雨於三橋露臺雨行里許桃花着雨益滋鮮妍但紅英揉亂爲可憐耳因憶昔年賦桃花片佳句與叔宗嘆慨久之歸途訂初一日五雲之約馬心易來期明日相訪于湖中

三十風雨午後開晴祀先蔡氏子乞余名名之曰驚族是日送回同程惟馨訪馬心易先晤戒

山了空於法華臺心易至談叙良久同觀露若詩僧獻伊蒲供再步法華臺觀岩石是孫太初舊隱築一室大是勝處別心易同惟馨露若師弟自南一橋散步桃花堤遇邵虎菴虞僧孺戒山空一二上人復陪行至三橋而別余至六橋始得舟泛西泠斷橋進錢唐門是日東北風頗急湖水生波桃花雖飛片尚濃郁可賞耳戒山憶余桃花片詩一首因共歌之大是悽惋落日在水頗極淡蕩之趣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五

九

三月初一早日色甚赤少選雲氣漸合且作寒叔宗有怯出意倍挈綿衣而行出湧金道淨慈詣新塋致敬由山後達虎跑周長卿已待於珍珠寺矣卽九山乃往從之路半而遇將至珍珠徑甚幽穡行速不及探循澗而行石壁甚奇約里許達大路午飯五雲頂余不登五雲數年矣因同叔宗程惟馨審燕屯來脉甚確由山後右折仗策扶攜而下約三里許夷險相半再從九溪十八澗而還憩石屋藉草定香橋進數酌挑

色映柳濃淡開落相間聽清謳一曲遂行徑六
橋木次遇鵲兒載客至周長卿程惟馨俱從之
余與叔宗泛一葉沿孤山堤而歸遇驢兒於堤
畔一人守一舟從二奴先歸

初五陰早雨一陣陰寒不果遊潘生名卿來種
竹是盛上人山中所移

初七早起觀竹間曉色甚樂粥後同程惟馨張
于燕歷荆山形勢明確爲此一方最勝處小憩
陳中丞墓祠小閣再歷崇家墩前地盡處一突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十一

面荆山亦佳飯於荆山橋傍神祠前亭有魚鮮
之供返永興戴升之已至早遣人迎之并取泰
安泉烹之入口爽美遠出白雲澗之上吸數壺
石人塢訪于燕讀書處叔宗升之同行塢甚深
遂竹樹蒨茂叔宗臥小樓良久先後還集於福
清禪院主僧桂峰上人乞余題堂額時集衆誦
華嚴余題曰雜華堂出荀供還至九砂竹間瞻
眺久之蓋余所欲規爲莊園者惟馨以爲水木
蘆輒作葬地尤宜返永興月已娟娟竹樹間矣

予別歸書室月下談笑甚適

初八晴早爲麟上人作萬人緣疏午發西溪西
北行二十七里至餘杭一路曲水叢木溪山映
帶頗宜栖遁途半登蕭王臺其中一隴氣脉藏
聚仙人鼓琴形堪爲葬地將至三里許泊舟綠
樹下中火村民結椀爲離晚花尚吐娟娟可愛
晚宿李忠正王廟小樓東直安樂塢廟祠宋相
李綱蓋嘗提舉洞霄宮云

初九晴熱如初夏早發餘杭晤縣令吳君自脩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十二

上計初至出北郭十里過新嶺又里許過尚母
橋左挾官谷山溪水明靚可愛又十餘里中火
吳山寺寺徑甚紆曲又數里至雙溪途半有山
左右夾從完固奔溪而止意其可當佳卜雙溪
居民千餘家山溪間一大聚落過此見雲氣中
山翠隱隱卽徑山也二里許爲化城寺舊址議
欲倡緣建精舍爲刻經藏經之所非千金不能
舉事姑待之行兩山間六七里過直嶺凡五六
盤至徑山幻居體玄兩上座迎至三門外先至

望江亭舊址見南際諸山如屏卽武林諸山其
外雲霧中練光隱隱錢塘江也故以望江爲名
上殿禮佛次諸祖次伽藍由殿左登山不半里
爲喝石菴菴新創體玄所居石斷爲三俱胝道
人呪力所致菴以此名門直之修竹照映坐廣
庭良久主人進粥乘月返登文殊臺大杉圍徑
丈傍建精舍幻居所棲出門數武卽大慧塔亭
亭右古銀杏甚大圍徑丈宿某上人樓居余丁
亥初夏舊榻在焉早從吳令借得小錄吾郡中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三 十三
式賀伯闇外沈道原陸錫恩褚繼良四人南雍
諸生朱之蕃一人相知周元美道行二人
初十晴暖止堪單衣早飯禮佛施佛像大士像
各一幀于刻經場喝石菴供養拈香畢自殿左
寬徑登鵬搏峰峰凌霄而來下生小峰所結卽
夕照元叟端公塔閣兼新刻經場蓋從程惟
馨反復研審而後確夕照外園池端公所瘞以
放生者向潛新開壁水可鏡徘徊久之至文殊
臺靜室解衣臥良久午飯後與叔宗分處余占

靜室叔宗占樓居余成楞嚴纂註序葉司馬平
西輿頌序又成初九日朝發餘杭夕宿雙徑詩
一首歸樓居浴主僧羅列相款叔宗詩二首俱
成晚飯後復步文殊臺憇月良久歸寢早聞之
體玄前爲道流挈登聞 嚴旨逮治僧德清者
卽愍山也蓋以道宮久毀因蓋佛屋遂至此可
嘆
十一晴熱早謁大慧塔遂下山中火吳山寺初
體玄相從將至雙溪墜驢竟不果來初從溪邊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三 十三
見男婦乘筏與叔宗議欲效其製置一二枚於
西湖中朱欄翠幙可方可單亦佳事也取道不
瀨出瓶窰則官舫及小舫從俞唐卿相待一日
矣性具菴住僧妙峰弟子相邀至菴中設浴出
伊蒲供夜月甚佳
十二晴熱微有雲氣日中微雨一陣唐卿陪髯
公入山有所物色待之無淨寺綠樹下溪山映
帶間弄筆墨數日來最爲自適成二詩晚坐月
鷄首而程俞二君至山中竟無所得夜發舟至

奉口

十三有雲氣而不藏日暄氣更深午前虛雷雨
一陣漸止夜雷雨微明是日舟至橫涇易輕舟
進十里沿溪曲折綠桑遍地荒村鷄犬相接登山
尋覓似少融結當在駱山上矣此日探山凡
三約步行三十里最後與叔宗偕晚至德清泊
舟毛公橋內程俞別宿懷晉菴

十四雨夾微雨尋開尋雨早至懷晉菴入城寓
蔡氏宅別駕查君兆胤已先至報調查別駕丞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三 十四

陸集尉李森然來謁俱維揚人蔡氏留飯此中
方山發祖一支結縣一支東北行爲官莊又折
爲三支中短而左右長廻合十餘里中必有物
又一支爲仙洞塢中有蔡氏祖地查別駕卜明
日相欵其意甚誠不得已許之回舟毛公橋夜
雨微明五更聞雷聲隱隱

十五陰雨微雷午後稍止查別駕招飲乾元山
顛上有佛祠舊名宣化院陳令改爲高士菴傳
有織簾先生者曾隱此山山於羣山獨高晴霽

可微見百里內山川中飲大雷雨作咫尺莫辨
將昏還舟程俞仍宿懷晉泊舟近西關

十六雨發餘不溪過菁山弔鄉先生祭酒范公
之喪三公子同表兄某文學出陪延登山樓頗
宜眺矚離菁山不十里泊舟是日同惟馨審定
菁山正脉過水結東林矣途中遇淨源上人宿
舟中得幻余上人書雨達明

十七早雨午後晴夕陽映竹樹甚豁人意午前
至吳興泊舟夾山漾訪錢緯西名應奎不在家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三 十五

其子出迎昔年童稚今冠生子矣與叔宗婆娑
書齋中竹樹森鬱曲房閒靚頗有宴坐之適叔
宗同賦空館盈清思詩成余補餘不溪聽夜雨
詩一首夜星斗爛然易吳興船

十八晴順風薄暮至和平鎮夕照散步原墅
十九披霧登石城山叔宗母薛孀處山中竹木
繁茂大異往歲產茶品在天池龍井之上泉品
堯峰下西溪上阻雨不能登覽棲止禪室同賦
晨登石城山憩霧精廬詩春晚賦得眠髮壓落

花共二首余獨賦雜詩一首補初到徑山詩一首

二十早霧雨午前雨止遂由山右趙村登小舟至潘店過官舫城山主僧福菴延欸意甚篤密臨行贈茶一器許惠之詩篇夜至長興舟泊城外丁長孺遣人相聞薄暮雨晚粥已丁長孺來談叙良久

二十一早雨旋晴姚氏兄弟丁長孺俱來入城訪姚氏三兄弟長伯道次仲文次叔度仲文子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六

政君康侯余弟子登伯道齋閣南西北三面見山西面尤勝訪丁長孺及其叔敬止拜令劉君一臨先集長孺齋中晤陸生祐先吳之西山人貧士歸舟劉令來二博士來其劉姓名暨者同年劉慎齋之族兄諸丞尉來丁生某來長孺治酒相欸下午會伯道齋閣落照甚佳與叔宗同賦餘霞散成綺未作訪同年孫君一俊以武進令緣事歸齋閣亦有此君晚赴縣席半夜歸舟二十二晴早易舟泛菴書溪西上十里叔度長

俱移榼作主晚歸仲文作主有弋陽梨園今日泛溪兩岸綠樹映蔽又有侑觴者食酒頗多程惟馨狎歌者不歸舟

二十三晴早發止十里外待丁長孺乃叔敬止之約姚伯道叔度來送康侯政君自武林歸過舟同飯飯後長孺與叔敬止至治酒舟中相欸至呂山移酒綠蔭紆迴久之而別與叔宗擬題賦詩初更達吳興郡郭無星

二十四早晴午後微雷風微雨早移舟峴首越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七

滴翠軒昔年屢從子晉婆娑于此悽想久之烏程許令某來節推謝君肇淞來閩人李君實同門頗有文采戴守來談叙久之別去約午後開筵歸舟送程惟馨時有睦州之行附書陸敬承盧思仁思仁有一穀一扇遣小舸送至武林便屬書儀送盛叔永之閩又附次卿數字沈太史銘續來赴郡公席于逸老堂戴君誠篤細亮頗宜此邦而善病瘠甚薄暮雨至登舟錢緯西朱伯潤淨源上人俱在舟錢舊字即余名今爲易

此錢先別次別淨源伯潤宿舟中夜大風雨一
二十五風間雨早朱伯潤行舟中無事戲成聯
句嘲髯君幾欲絕倒下午至馬要弔沈司空敬
宇父喪二沈灌演母喪事畢徘徊慈恩寺夜入
舟唐卿弄琴余與叔宗探書甚適

二十六微雨晚晴早至錢溪訪鹿門先生已先
從談玄人往上陌矣稚修出迎晤梅李豹黃貞
甫吳用修飯後宅東散步田野至石橋而止宿
齋中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三

十一

二十七晴止稚修齋中薄晚主人開宴貞甫以
居喪不預宴宴罷曲宴書室二鼓登舟

二十八晴未至南潯徐季恒錢緯西來叔宗以
輕舟先發余先從小舟訪朱平涵吉士次弔董
宗伯之喪錢緯西溫允文朱平涵相陪始見會
試錄又聞廷試大魁乃朱生之蕃季恒附舟過
震澤三賢祠古柏盤鬱蓋千年物舟行速不得
徘徊其下送目而已行四十餘里夜泊舟平望
叔宗遇親知尚不前同陸纂甫過舟中纂甫啜

茶數壺先別叔宗留奇談鬱起不覺遂過夜半
並舟而宿

二十九陰晴日在雲表是日立夏午前過吳江
日晡至吳泊舟胥江之清風亭方次卿尚未行
得此良晤甚出意表次卿季恒俱宿舟中

四月初一晴微陰夜星斗爛然移裝遊船遣吳
興船午前次卿入城余偕季恒輕舟詣虎丘遇
沈伯宏于途遂同行既至從二山門登山先憩
竹亭亭圍新綠鳥聲悅耳主僧信吾出本山茶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三

十一

爲供遂登山憩禪堂前小閣下臨石塲綺莊甚
多主禪堂僧天際以信施不敷遁之白下其徒
性空接管于賀券施已缺二年將以余書索之
次至千頃雲遊人頗雜一望陽山而返次歷五
臺致爽閣閣亦面陽山下有薔薇木香諸卉紫
白悅目甚念家園次過千佛閣政臨生公臺遂
下山歷雲水閣邂逅曹子念吳沙村曹自喻邦
相倅杭時晤業白菴席上今十五六年矣吳亦
舊識已卯告病而南樟亭太公相善曾市其酒

二君同過竹亭噉餅竹亭主僧餽本山茶二兩
與曹吳別登懋山右僧寮所臨徹見大是佳處
陸時仲徐生淳孝來薄暮登小舟而返市茉莉
二本舟泊長船灣李恒別于閫門約明日再出
夜初噉江魚

初二晴早泊長船灣沈伯宏同徐生元節陸時
仲來伯宏餽櫻桃江魚徐陸先別移舟石湖緩
步治平寺先至五賢祠新竹數百竿大有佳色
次歷雲袖禪房昔同叔宗過今三四年矣宴坐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三 三

久之晤沈祖量下午歸舟買放螺蛸二龜信奴
城中至知婁東相公出弔南潯已過當先海虞
矣過橫塘叔宗船至余方閱白下牘及家信不
減數十函嘗新蚶略不知味俗緣之不可染如
此舟還早泊處次卿李恒來連日一無佳事可
嘆

初三晴早移舟半塘寺後晚起捉髮見長松茂
林衷抱怡悅與叔宗宴坐未久項君卿至同飯
松下而別移舟原明菴次卿李恒伯宏三君來

以覓舟頗饑索飯甚急朱支中讀書菴中入舟
相迎朱以去年九月別於南翰公署登岸與安
松岡大是幽勝昔年陪沈君典太史娛嬉處壁
間尚懸太史手蹟展讀增愴支中治餅相留又
張老者持畫卷五六見示無一佳者叔宗弄筆
研余先去待之虎丘泊舟二山門登岸即晤陸
纂父久之叔宗至同登石塲邂逅范爾孚彭野
夫野夫曾以卷乞題尚不及償與叔宗纂父叔
宗伯宏李恒唐卿同憩千頃雲看落照遷憩曹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三 三

氏曲閣新月娟娟挂木末李恒目不能見亦奇
事徘徊閣中索酒數酌竹亭主僧邀往澡浴浴
畢登舟夜話沈徐宿舟中李恒息雷頗攪清寂
叔宗纂父二更盡別去

初四晴早發虎丘乘順風薄暮抵海虞泊舟觀
音菴水次是日頗厭豫噉蚶香味雙絕數日中
所無恨不與叔宗共之補雪溪詩二首

初六陰晴早發虞山行七十五里抵暮至崑山
泊舟大西門外孫子桑與弟子騫名槎者先見

送日中治酒舟中相款夜過余舟啜茶而別遣
偵荆翁相公消息以今日午後過此此日成憶
家園薔薇瓶中白芍藥二詩

初八陰雨黎明乘湖辰刻至崑山買小車入城
莫顧實甫實甫以癸巳二月物故其年秋葬祖
塋墓有宿草矣兩子同德同應憶已丑訪實甫
時新置宅延余皆山樓同應年六歲長等余潤
兒實甫鍾情持甚今十二齡矣撫此不免涕泗
實甫仲弟芾偕二子置酒山亭相款飯後步憩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五十三

皆山樓惟有感慨實甫身後有宿逋計無復之
將棄新居從此不皆得爲山樓客矣訪徐太史
端銘留叙抵暮歸舟顧氏叔侄來謝徐端銘來
十八晴微寒月色模糊風午後至當湖候陸臺
翁弔其夫人陶喪留飯臺翁精神清白語次必
及人才歷問南京諸老燈下談叙良久而別宿
舟中布衣璩生餉蘇長公外紀前婁東道中見
於孫子桑舟中恨其削去烏臺詩案罰飲墨汁
十斛未盡其辜夜啜茗甚適陸生基仁突至不

冠見之

二十九晴無事試開園蚡甚快許然明共之關
使李君來掃除書室分茉莉

五月初七微雨下午過法相訪陸敬承飯于僧
納雲竹房東房僧懷初同作主午前定香橋登
舟歷龍王堂水閣湖心亭放舟中流遷汎移日
二僧俱在坐敬承飲興頗豪如勝白下晚別於
定香橋腹微痛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五十三

未

初十微雨山中訪陸敬承至湧金偵知已往龍
井從之坐片雲亭竟日驥兒從坐客有姜子幹
泉聲淙淙入耳頗洗俗腸早二縣令君見訪辭
以入山

二十九晴有忌日之祭荅許裕南書二子驥文
稍進收拾手卷等物受梅蒸氣者是月以得食
楊梅爲快

六月初七雨早池水沒至南屠蘇今歲所未有
者薦杜揮使詩于李總戎秘菴上人以臺翁書
見屬者南翰舊吏陳善言以考選乞蔡太宰曾

少宰直卿二書直卿將入賀以內人坐喜臨月
緩行陳子卿孝廉來驥鵠出陪馮生伯禪來孫
上池來鄭岐東來是日客多晚始得休附季少
司成書於陳吏是日午後雨止夜半雨徹明
十一晴至池齋始却雨具具飯邀年侄郭生欽
華胡休仲許然明陪是日辰時驥兒房婢生一
子

二十七晴熱李生登雲設席款余湖中金小竹
陪金說胡大司馬平倭時事縷縷可聽二子從

懷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三十四

未

午憩湖南淨慈晤戒山鄭元夫露若諸緇素楚
僧蘊璞以十四日放生說法致憾戒山遂遁入
城

七月初一陰晴間雨雷夜涼遣叔宗使回連日
嗽甚甚暢鵠兒病瘡小愈徐盛二客在齋中談
說舊事靡靡可聽

初二早晴午後大雷雨如注池水頃刻充溢盛
草汀挈榼往普福太山攢室酬酒徐有茗溪之
行二人前途未免遇雨耳

初三晴熱午後有雷許然明來啜茶數壺擇初
五日後樓立木此日搭架前廊街簷成答吳生
如孝書

初四晴熱下午有雷連日建蘭數莖花甚芳烈
平鄉先生陳公之喪名希文官至僉憲其屋頗
潤而兩郎君欲以三千金求售亦可傷矣同宋
司馬陳孟文江子振錢季梁謁醴使王君立賢
午後盛草汀辭歸下午拜客晤張于燕得鮮蓮
五十歸合家共啜夜半破腹

懷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三十五

未

初五晴下午起陣殷雷不已至初更急雨疾雪
是日辰時立木酉時上梁醴使王君來面辭項
生臯謨來

初六晴午後雷雨一陣甚烈而不掩日從宋司
馬五輩餞醴者午前畢事

初九晴熱夜悶熱更甚金孝廉應鳳來安吉州
博盛君治徵見訪下午報謁二君金偶出盛行
矣連日杭民盛傳有妖夜入人家壓男婦出血
吮之有昏迷至死者婦女驚怖甚夜逐妖叫呼

金鼓之聲不絕起自富春初四五遂至城中

十一晴日中起陣先風雷大作涼雨繼之得姚叔祥書見屬范司成諸孤夜涼

十三晴下午風雨一陣晚涼葡萄亭斃完晚天甚宜徜徉得董玄宰書借王維卷閱亦高興矣沈認卿遣子鍾見省後觀西北明霞如霧中烟脂倏忽變幻此日祭先

十四晴晚微陰夜微雨五更雨滴有聲段廣德猷顯遣使問至并索徽寧道張蓮濱書辰州楊

懷事堂集

卷之五十三

王本

未

別駕瀧去歲赴任乞同年湖北道陳還冲書此日得陳報餉辰砂二斤楊亦致謝門生胡靈昭以今春計事去官六月歸姚江丁母憂遣禮并土物乞墓志銘待命于數日之內向來門庭水冷一旦喧雜世事盈虛亦偶然耳

十六晴微陰夜漸涼儼然秋色矣內人請僧誦經薦外家先亡隨俗設中元祭于廳事

二十一陰雨間晴復雨歎臧晉叔不相見五年矣季修陪汪生宗姬來餉文卷一事宗文之兄

十三晴天氣清涼秋色深矣任孝廉納贄稱予于燕先躬索王陳二書留飯

二十九晴夜半聞雨聲甚厲是日始築牆脚樓工將畢從梯登望西南二面青山歷歷又議起西軒三層或可望湖色及長堤六橋矣

八月初一早大雨如注午前止夜陰微雨沈公子虎臣幼壻超宗兄弟至云昨午至塘西大雨如注此中微陰而雷氣候數十里不同如此姚

江孫孝廉如沚來汪生持田子執先生所緝風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王本

雅總逸乞序蓋先生之意出先生手校有跋語令人慨嘆今安得有如此人是日晚歛二沈馬康二君侄壻姚生俱在坐再得茅孝若吳用修二書

初二早微雨終日不歇連綿晝夜赴靈隱齋爲易菴新受請故同邵虎菴虞長孺兄弟宋化卿兄弟謝生介山諸緇白兩兒陪二沈生遊湖得徐季恒書

初八晴下午風湖月甚佳同陳孟文欸馬心易

湖中初孟文別作主未至拉程惟馨同叙歷岳
墳龍王堂登舟中席且至藕花居孟文從小舟
來談叙驩甚賓主俱沾醉登岸步至萬峰房歷
法華臺數酌登舟別心易是夜心易宿東退居
余與孟文惟馨至湧金門別此日噉庖人羹致
腹痛張子山在齋中是日閉舊衙從新衙行

初十晴得彭欽之書遣吳興謝節推書易菴法
主具齋相邀遂禮明教嵩五事塏塏亭已圯披
荆莽行里許方達其下有窩欲規建懺室又下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三 主八

數十步有石鼓禪師塔相望先年有規爲墓者
僧移明教塏上方石鎮之今上未改事畢還靈
隱東靜室受齋同二虞邵虎菴鄭生介山諸緇
白過文昌祠秀公邀入茶索閱理宗御容及家
慶圖俱近代贗筆往來俱從湖晚景甚佳

十二晴下午多雲氣無月早行過塘棲始起以
舟隘易之而行夜宿染店灣距硤石三十六里
十八早起忽晴隊內聞轉南大司成之命出錢
塘門拜包太公遇之昭慶寺東同步至寺右一

小樓倚廡而入望湖山甚佳談坐良久而別拜
屠冲陽寓湖船將東返矣入昭慶寺拜董伯念
不遇赴俞中書之召江干看潮遂往龍井入城
邂逅崔君世達二卓生爲父光祿君求傳夜月
佳甚惜無佳客共賞耳

二十八晴下午驟雨數陣朱汝虞來留飯爲求
方濠年伯誌銘劉聖鄰來是日戒苕溪武塘之
行下午出門先詣府縣報謝復出錢塘門詣昭
慶訪汝虞尚未還寓途中訪黃貞甫底暮到舟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三 主九

俞唐卿同行

二十九晴過德清十八里而宿距埭溪五六里
議以明旦遊顯親寺

九月初一晴早粥卽過小船行十里登岸步至
橋司觀音堂僧省菴所居主人偶出托其徒覓
筍興約行六七里至顯親乃山之一曲雖無結
聚而僧居甚幽入徑松兩行屬之佛宇約千餘
株俱別傳所栽又栽桑開田勞績頗著不可以
人廢也今爲銘寄幻所居寫經楞嚴不及晤其

徒造飯爲供周行山界而出過大舟日已西矣
薄暮宿村落距菁山四五里相對有石陵層數
十塊惜不在園池間耳

初二晴早起烟景甚佳午前到錢緯西莊晤緯
西季恒少憩書室同遊水東小石山山有松數
百章石林立可以憩坐陸北川中丞墓其下而
非牛眠相之穴當在上爲汪氏業錢湛如移舟
相就相對盡數酌不見三年矣湛如失長子方
四歲緯珠頓割可念也夜宿緯西書室

東坡集

卷之三

三

初三晴早微陰漸開遣信奴往吳閭茅孝若吳
用修陸拙之三人來舟中談甚久領主人飯而
行舟泊峴山西二里許蘆洲中嚴蓋夫持趙開
府答書自吳中至武林追見于此附項君卿舟
回別錢緯西錢湛如來相叙底暮登峴山而別
舟泊南郭外與漁舟爲鄰

初九晴移舟尹山與次卿唐卿登高山絕小而
數十里內山川洞盡山頂有玄帝祠下爲寺寺
卽國初隆菩薩道場連日斷惠泉于季華宅得

一罈烹試甚甦渴腸日中次卿往吳中因遣奴

子汲惠泉十甕東房僧來送茶扁荳爲供延入

寺隨喜過齋僧堂前二層小房管登之所構後

一層稍高大方丈也繞徑有高榆古柏僧出其

所藏塔銘及名人詩翰見示塔銘姚少師撰文

章軟弱似國初儒宗語殊無文字般若氣內有

吾郡謝文昌詩謝官御史向亦不耳其人最後

弁山翁詩跋僧云舊人詩甚多惜爲裝潢者節

去可嘆師名永隆城中施氏子以洪武二十五

快事堂集

卷之三

三

年化材木造殿舟漂幾入海師祝應口風回有

木商某者驚異獨捨材造大殿師遂入京時

高皇怒行童求度者不通經盡遣戍凡三千人

師奏願乞焚身赦三千人罪得旨以某月二

十五日雨花臺焚身舍利無數師方就焚取辦

香書風調雨順四字令內使傳遺至尊曰以此

祈雨有驗時方大旱如其言雨隨注高皇曰

此隆公雨製落魄僧七言詩今刻石在寺作祭

陸仰山年伯文下午石二舅庭璋以乞書物色

至此方徬徨松陵適遇信奴與俱至事之巧奏
如此夜鷁首月影汎水中明瑩不定大是佳觀
初十晴暖有釀風意夜月甚佳石廷璋早行作
衡水部德政碑記宿諾半年乞文商六已喪二
矣又作鄭元夫舉業序既午僧來送茶遂沿水
東行窮尹山所止前一丘稍巨乃正脉也葬者
俱誤前有二珠印穴此中人相傳爲龍戲珠形
良是周遭墩圯無數前有巨湖橫亘如帶吉土
無疑歸舟解衣傷風喉微啞薄暮登尹山望前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三

未

山結甚確初更鷁首觀月

十一早晴午間風作稍昏無月俞唐卿從寧信
二奴往吳閫作孫勅使兩勅江南圖序吳伯霖
母孫碩人墓志銘今日先慈忌日茹素噉粥且
以清喉肺爲却疾計五更夢沈太史茂仁謁余
余知其已死故昵之沈却走曰子陽氣盛余不
敢近也因命坐余坐上與沈隔二三丈因問子
未死前余婦夢子遷官儀衛甚盛未幾物故子
在冥今爲何官荅曰官則有之但不官一事耳

又問陸汾陽今相親不荅曰亦相親余呼沈必
曰親家政欲訪其家門及二子功名而甦姑記
之

十二陰午間細雨俄止作卓漱甫傳包孝子傳
吳無競制義草序小僧六虛送茶扁豆并邀浴
因留一卷乞詩六虛之師祖號紹庭齋僧堂主
號東暉舟泊尹山凡四日旣豐暇豫又畢文責
此出山後所希有者夜西北風起舟未發木動
地吼擊至明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三

未

十五晴早至拙園泊舟九曲港寫荅南京諸公
書附監役去訪周彥雲談叙良久至四弟舍噉
蟹初更歸舟過沈明卿奴子月中吹簫頗有奇
興主人酒不佳小敗意耳

二十四晴午後到塘樓送還卓漱甫傳訪外氏
族人卓去病兄弟留叙嘗新蜜橘

十月初六晴早噉黃爵甚佳程惟馨忽至甚喜
入山相視金井忽于前山望見一地甚奇業以
許張于燕會內人來往溪口迎之又未到遂踪

跡此物登山甚險滑至巔窮穴情未得要領却
望嫩乳甚佳而返程惟馨開山太老露石仍移
至初定楊梅樹邊乃得吉土惟馨同于燕密視
前地三台脉從鄭公尖而下起龍山次穴山懸
乳次虎山堂局周圍外洋森秀蓋希有之物爲
石人塢主人惜已許于燕物各有主人寧可干
耶連日甚擾鄭元夫夜小憩瑞庭禪房鵲兒來
二十五晴舟至虎丘而覺曉登千頃雲禪堂訪
天際還舟王孟夙吳無競來同飯道治坊浜至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三
寒山寺一面寒江曉山二上人而行午後赴徐
文江席薄暮赴王百谷席于舟中朱支中沈雅
咸卓去病陪夜赴徐大來席出家樂內人亦赴
徐夫人席
二十七晴早發日午到無錫汲水三十罈大風
不得行過王房仲舟小叙二顧移酒舟中迎叙
將晚而別日者戴雲洲來徐生文任來夜半發
舟

十一月初二晴平明行中火關上上馬橋更衣

各役迎諸生迎陳公衡迎至高橋門外簿廳迎
玄真宮待孟蓮^諸君良久而至少司空周公來
同年周繼元來公宴畢詣神樂觀昏黑賀知認
來方行而周叔宗至遂留宿是日家眷入衙
二十九晴進衙門視事閱二十八日課定王之
禎爲首

十二月初一風晴日色俱黃新南廂黃毅菴已
至水西門往舟中相迎靜海寺拂塵公宴黃戊
午生少余十歲尚未有子姬人業坐喜分娩之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五

期在來歲二月家尚有母夫人二弟荅同年陳
還冲書

初十晴寒進衙門諸生以出示頗清肅張生金
彌來留談終日邵以庶來寶幢之子癸未歲余
至內閣看歲貢卷取邵爲首

十一晴稍和荅朱平涵書下午衙門治酒南衙
一鑑亭爲黃毅老溫居循故事也

十五晴寒祇謁先聖監生點名不到者七人視
他日爲多壓撥外批西廳責治以儆其後少司

徒陳公來門生陳公衡來委協管陳君率性堂
王君查理風火池得張蓮演段廣德書
二十九四更後雨日間陰微雨是日供高祖以
下真校對三國志魏書列傳九卷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三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三

三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丙申

七月初三陰雨間作得吳伯度書欲余易楞嚴
禪堂記中數語

初四陰雨時作時止早進監視事袁非之來非
之精於算移黑白晷令相間可至數十百甚神
稍言其法因爲記之

初七晴熱重築北麓堂西首牆看初旬講院課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四

一

取一等十四名葉一新爲首

初八晴熱石內侄辭行新印三國志先呈送兩
廂各一部親校隋書未終煬帝紀

初九晴夜日沒黑雲如城雨微也二更微雨遂
滂沱不絕移臥榻居中

十三晴帶陰夜微雨是日立秋入監視事治幫
閑劉棟發北城吳吏目蒼管登之書

十五四更初行禮月色甚佳黎明拜廟歸少
憇作孫侯居書寄三國志一部又倪江浦索黃

慎軒太史書寄三國志一部

二十一早晴帶陰下午微雨驟雷入監視事日
晡忽聞四弟之訃以此月十六日不起不覺痛
悼四弟素柔愿一旦有此天道真不可知矣

二十三陰晴間雨常仰坡來聞 仁壽太后崩

二十四陰間微雨楊貞復來叙於北麓堂

二十六晴楊止菴奉常來唁閱邸報 仁聖太

后以月十三日賓天 哀詔到日百官成服哭

臨於公署三日通前素服二七日而除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四

二

二十七陰雨午後見日色楊止菴太常遺宣梨

五十顆許敬菴少司馬來唁陳公衡來唁四姬

假父蘇佩至未見餉涼輟佛手甘酬之絲布一

金夜雨

二十九陰雨午間雨驟雨大書屋俱漏門生柯

孝廉鑑張生懋德來張生出示舉業文品更進

屬其少存波瀾以中時目耳康季修歸衙

三十陰晴夜星爛然亦洒微雨招柯張二生飯

三子出陪談叙終日是日聞幻余上人已化楞

嚴并刻經場又當易新主柰何

八月初四晴間陰微雨夜庭月鮮皎頗豁人意

初七陰雨午後止諸生治酒作伎伎人乞坐作

伎音孝廉汝明不可伎人不遜白之西廳西廳

置不問余廉得諸生於 國喪遑密之時而犯

禁縱飲已屬不道姑各壓一撥有湖差者三名

俱革差而為主二名已撥歷者屬簿廳移文取

回懲究

初八早風陰微雨旋作旋止看講院課取田居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四

三

中爲首修改史記板夜燈下檢山海經中庭步

月頗雜雲氣

十二陰雨經日隨止隨作大風孟蓮渚來工部

主事鄧啟愚來俱以子若弟到監爲屬舊廳堂

諸君廳堂諸君來送節儀俱面

十四四更雨天明陰大風進監點差撥歷同年

閩黃補甫之弟諸生衷來謁介陳肅翁子卿孝

廉晝夜返照霞綺爛然月甚佳二更後微有雲

氣彩暈層疊

十五大晴風賀楊年母七表晤孟蓮清許敬菴
諸公飯干程遂所別駕醉石齋登雨花臺歸途
報恩寺訪雪浪法師了空上人夜月甚佳連月
陰晦不圖乃有中秋殊足欣暢
十六晴風跋山谷老人書法華經七卷全蹟祖
母忌辰設祭夜月清澄甚快心目
十七晴四鼓赴禮部易朝章拜祝 萬壽翰林
院易素服角帶上 陵回衙夜月甚佳連日新
霽始免魚鼈之憂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四

四

十八五鼓水西門接 哀詔部院諸老俱用青
布服楊貞復掌禮偶失備余與奉常楊公而下
俱以常服陪之論典禮素服角帶實不煩易也
禮部開讀舉哀如儀註獨便臣廢後堂交拜爲
失禮耳下午本衙門接 詔成服哭臨早起天
氣微肅夾衣之外又加背子禮部行禮畢小憩
一揮使宅竹樹蒼翳可當幽居夜宿東廂
二十一晴朝夕哭臨如儀晚出論禮昨已盡三
日禮部以爲除十八日今日始滿三日姑聽之

耳

二十三微陰而晴發落西廳皂役孫英革役袁
非之來

二十四晴覆校定史記未完帝紀目青略愈

二十六晴進監視事案牘頗煩懲聞生于廷回
衙懲方生獄宿加檄以謝西廳飭監體復查虞

臬學使書荅三國新課各一部

閏八月初一陰雨午後拜 廟及啟聖土地祠

易青衣角帶行禮監生不易服在禮宜易不及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四

五

先期出示西廳之咎也是日日蝕九分餘禮部
護日是夜余始出宿外書室以督二子讀書辟
邪陪寢晚晴

初二晴陳公衡來劉博廳來劉有玄學談言疊

疊可聽至更深而去是日人事頗煩

初五晴講院出題試諸生共三十餘人面課二

子作文

初六晴微熱定講院一等十名趙祖祺爲首黃

秉石次之

初八晴暖入監視事始會講午後同康季修看
蘭亭詩墨蹟薄暮哀非之來言別將以明日行
乞作制義草序是夜爲作數語

初十晴暖入監視事程生公衡同成貞菴來留
飯

十一晴入監視事覆講六生惟李生祺音吐條
暢厚賞之

十二晴書凡十函得王百谷屠長卿書連夕月
色大佳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四

六

十四晴進監撥歷夜飛籤月甚佳

十五晴拜 廟如常儀易置簿廳掌印官夜月
如昨鷄鳴塢燈照耀更增一奇

二十七晴和訪孟蓮渚留叙噉餅堂中菊約百
本爛然錯繡李修吾續至同叙日西而別面陳
應虹少司徒乞牌送家眷

九月初四晴和五鼓三山門接 仁聖太后加
謚詔何孝廉之圖來謁約三日卽出汪生逢陽
非之再來此日別矣

初五晴京口送役還家眷船於初三日午過矣
得驥兒書

初六晴神功監劉中貴設席於香稻園請楊貞
復王恒叔詹魯泉黃毅菴及余五人恒叔後至
堂臨黃哇頗有野趣汪生逢陽至檄鎖送內號
以何孝廉故免責

初七晴暖面拜朱師復將軍憶辛巳歲從先君
子客三山是時晤朱今十五年矣赴楊貞復之
席賓主同余四人貞復示余八山安門活法頗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四

七

妙余熙和坊別業卽坤門不妨但當乾位作高
樓以稱之耳早進監視事

初八晴迎姚相士號少泉至其人相劉石圃爲
狼形不宜入城入城當有初云急宜避去非久
石圃構禍自此有名訪別衛少京兆於上新河
衛仕進頗有聲而飄然遠引真不可及也庭月
甚佳與金康諸君啜茶北麓堂數日來此夕稍
清因談杭城水利宜廢某壩令米船直達錢塘
門容詳考成書待有力者行之耳

十六晴閱小李將軍畫邀張沈二孝廉趙公孫飯趙云勝國時始祖以三衢人仕爲慈溪丞遂選地卜居改葬諸祖先自卜葬地云九世出相十世出將葬後有六十年不利慎勿徙竟如其言亦異人也

十九陰雨谷曲帶溪書又爲巖公孫與陳璞軒書三同年作主爲楊貞復五十煖壽

二十陰雨夜風雨徹旦早進監視事出示二十八日季考詣鷺峰訪臧晉叔曹重甫吳公擇允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四

八

兆兄弟允兆在燕頗與康季修相善季修甚稱之

二十二晴寒初冰曹重甫來移示唐人畫明皇彈枇杷圖褚遂良摹大令書馬和之水墨幽風圖三卷賀知認來同飯早作初雪五言詩一首二十三晴寒拜楊貞復五十壽玉杯一隻補履古松壽意以瘍不面拜任雲門名春元舊廣德又張姨夫親家

二十五晴寒顧生起元來謁將先赴季考而後

以禮部公文入監此生爲南士白眉預考亦六館之先也黃野王孝廉來別甚讚嘆茶烹法之妙留連不忍去周寅所翰長來

二十八晴和是日季考成材之士與試者百二十人頗有佳卷燈刻還衙

三十晴和早入監點差撥歷看卷完定一等十九卷顧起元居首田居中次之黃秉石又次之其餘皆名士康季修有句曲之行

十月初一早陰五鼓陪祀 孝陵拜 廟行釋

快事堂集

卷之五十四

九

菜禮次拜啟聖祠土地祠貢生王以充謁以本生文學猶堪作養許俟本月下撥就正歷下午同年徐鳴野之子卿柱來其談疊疊憶昔丙子歲館魯菴與徐周旋半載如昨日事其年遂連舉登甲科補增城令未兩年卒于官一場春夢大都若此一嘆

初二晴下午寒加綿欸臧晉叔曹重甫重甫後至周繼元來贈新刻知儒編以知佛而後知儒所錄俱先輩機緣又學的教衡錄白沙陽明語

并詩繼元留心學問自許有得欲與余及楊貞復質證此亦佳事

初四五更起如禮部送賀正旦表騎道至三山門行微雨中飯于普惠僧舍同周院長吳大姬婁安後書室凭闌觀竹頗有別趣竟日陰晦間雨

初五陰雨時點滴有聲對魏書送家眷船已轉取回帖

初九陰雨講院出題課士得傳伯俊書將雛而來已至江干覓寓鷄山相見在近喜不可言

初十陰晴見日午後薄陰陸以寧來

十一早陰大風午後風止孫子桑來餉橋傳伯俊來留叙底暮別來六年鬚髮亦白相對成二

老約明日移寓鷄鳴以乃郎相謁夜微雨尋點滴徹明

十四晴帶陰南廂來入監撥歷荅拜南廂訪傳伯俊雞鳴山見其乃郎伯俊將挈子謁余以諸公移酒至山反邀余同叙叙者同年賓主五人

諸君以伯俊起復官不宜入城將以明日移報

恩又許敬翁有明日齋中之約白敬翁改設城外就之諸君既散伯俊率乃郎爾庚兒訪叙談

至初更而返郎頗慧但云視幼時稍異非縣殊也疑論語吾與回言節退而省其私語余云是

顏子退而自省其私省私即如克已省字與三省吾身之省同此說頗暢夜大風妾父張老來

二十陰雨寒甚東北風出城訪傳伯俊不遇同孟連渚同年三人共酌許敬菴傳伯俊許不赴

治酒半峰菴有木蘭二樹頗巨甲午春與陸敬承同遊今三年矣木蘭之前堂供青凍磁古觀

音像一距連座約三尺弱相甚妍妙底暮回衙二十九晴日中進衙門齋宿點差官隨至迎過

始了點差撥歷之事點齋者朱侍御吾弼

十一月初一晴早詣廟行釋菜禮他如常儀撰條陳疏又作知非菴記

初三冬至夜半起陪祀孝陵四更行禮雨霜寒甚黎明禮部行拜賀禮魏國偶病蔡太宰攝

首臣事更衣南翰署周寅所有飯相款衙門亦
有公饌歸 文廟啟聖土地祠行禮升堂諸生
拜賀

初五晴劉別駕鹿鳴來得伍學使書得吾士行
學古編佳書也臧晉叔來別

初六晴面陸以寧夜草吳明卿傳完得舊本淳
化帖

初七早晴入監視事南廂以親弟拜堂不入潘
子實來碧井之子能世其津呂之學約明日抱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四

十三

瑟至唐卿于市肆得舊窰盆佳物也夜星月皎
三更後雨

初八早雨俄晴潘子實來挾瑟見示使人洋洋
有求古樂之意信奴到知家眷以二十日離武
林因海鹽大姑喪子病重往視之又遲數日至
無錫遣信奴計明晚當至矣周中甫同來夜月
仰瓦三更雨

初十晨起積雪皎然晴寒家眷午前至驥兒先
至內人寒溫遂聞海鹽大女之訃先以二十一

日喪子會家眷二十三日至嘉興聞此信亟遣

兩兒往慰其姊大兒以他事留鵪兒以下午至
姊已危知弟至驪悲訣別次日早遂瞑傷哉十
月二十六日也其日驥兒至猶及送殮二十七
日內人親往撫棺哭之往返備經辛苦因滯數
日聞此不覺肝腸碎裂共爲哀痛下午傅伯俊
來留宿夜談不廢名理夜分就寢

十二晴雪凍未消稍和驥兒復迎潘子實至

十六風雨遂雪寒望北山積雪甚佳燈下周中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四

十三

南談邊事歷歷可聽

十八雪晴檐滴徑尺餘如玉佩條陳疏及歲雜
奏冊用印常大理來

二十雪晴早看黃毅菴謝其見存進監視事望
鍾山積雪遠近屋瓦如銀大是佳觀發京師書
并馮用韞山東書李瑞始行

二十一雪晴許敬菴來荅申老師二書又荅方
衆甫許上海書午後傅伯俊來留宿署中

二十九雪晴入監視事林學錄新到拜堂御史

廊拜客面常仰坡沿覆舟山至鷄鳴訪張子山
十二月初二雪晴聞朱密所道長丁憂弔之周
中甫自蕪湖歸得張生金礪報書張生意氣頗
勝約正月過此

初八晴時時飄雪伯俊父子訢卿同爲丹陽之
行達觀師相待于彼

初九晴寒陳應虹戶侍來爲其子入監趙大司
寇來周海門來狄明甫來留叙底暮而別狄臨
清人名某家世武弁仕至浙西叅戎三十解官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四
歸頗有文彩家畜聲伎傳伯俊親家伯俊甚稱
其俊爽

十一晴寒辰刻出城至靜海看傳伯俊病卧小
樓火櫃中起于八日中火稍遲忍饑且中寒而
食再行二十餘里遂不能支投憩村舍次日停
一日遂歸而訢卿往復達觀師業用大黃下稍
寬而腹脅間尚痛宛轉枕間健之不可恃如此
訪狄將軍明叔留飯同康季修午後余載酒從
之盤桓盡日乘月而返夜寒甚

十二陰寒間飛雪招宋雨菴吳康虞談叙雨菴
來得問訊拙園無恙飄然故鄉之思矣夜雪

十五晨起雪厚徑尺向夕未已拜 廟下午同
程宋數酌醺然夜完松上雪詩又作贈傳伯俊
狄明叔二詩

十八雪晴傳伯俊狄明叔移尊來喜伯俊疾起
甚爲傾倒明叔伯俊和余贈章甚佳伯俊作小
令佳甚錄示鞋杯折桂令卽雜之元人同中不
能辨也是日買成金氏所藏蘭亭值三十金又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四
雜費三兩孫子桑爲人乞常州守書

二十一雪晴稍和不冰移書房北麓右室劉聖
鄰來以屢見斥于有司謀爲輸粟入監閱其文
甚細密大有先輩典刑操瑟齊門一嘆

二十二雪晴賀知認來將刻蘇文忠集看完十
一月二十七日會課文取孔貞時爲首

二十四雪寒時飄洒不已入監封印祭司門等
及土地祠荅浦襟海書

二十九晴早帶微陰晚更開霽檢類書錄出瑟

事夜北麓堂前燒松棚供祖先神幘于池齋同
家人設祭與分歲之宴者張甘門潘子實錢麟
仲表弟沈長君俞唐卿余洎兩兒賓主共八人
余自壬辰冬入南都中間惟甲午冬歸武林凡
四度歲除於此矣今歲春首殤女康秋哭四弟
冬仲哭長女喪變頻仍覺損老懽耳最喜辟邪
冬間讀書有進角孫聰黠翩翩膝前良爲喜慰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丁酉

十月初一晴暖薄暮王恒叔見示廣志錄六冊
乞序是日宜寒暖則主冬極寒早卜靈基得無
難卦安農之象甚愜所懷

初二陰微雨俗節十月朝宜上冢係官於此寄
情享祀乃祀高曾以下

初三陰晨以靈棋卜國事得二上二中二下安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五 一

泰卦賁園之象象曰歲富月昌土田開張安如
泰山終無禍殃東事雖急似無恙也汪仲嘉巨
源來仲嘉示新得謝氏泉州帖果佳本余向所
珍乃長沙帖在泉州下又索觀余江山雪霽卷
江右孝廉王生立言謁以詩若時義爲質
初四晴初夜大風作顧太初母夫人六十壽序
初五晴寒成齊王孫虹津五十壽序徐季恒致
顧望之竹一幅望之吳仲圭齊名畫竹師文與
可見圖繪寶鑑錢湛如遣使來報其事已息更

欲乞數字謝學使耳

初七陰雨終日是日秋甲子雨則飛雪千里顧生起元來謝

初九陰晴夜月出皎然作壽鄒母羅太夫人八十序豫章諸公以去十一月乞者時劉司廳爲諸公通意以正初物故矣

初十露晴陳崇訓來別索觀王右丞雪霽圖夜草屠長卿書遣十金爲禮奠其太夫人贈長卿黃鎖幅一疋乃郎君典女玉環一縐紗二遺文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五

二

栖爲使

十一陰午後雨夜點滴有聲孫女九九是日羅胎髮出房

十四早晴漸陰午間遂雨點滴不休幾徹夜汪巨源來屬以索仲嘉十七帖及物色象先孤山地地在陸祠之右上屬山頂於此築室便擅一湖之勝與兒輩言之俱爲欣躍致陸純孫書并

詩扇

十七微雨陰繆仲淳來汪仲嘉巨源來仲嘉致

十七帖果佳本以孤山地屬仲嘉巨源必九十金乃可得此非所惜也仲淳留宿今早完渭陽永思序夜仲淳醉而就宿是日浙江試錄送到十九晴微陰劉博以是日行來面別臺泉上人同吳季倫來臺泉將有峨眉之行

二十一晴似塵上人來卽體玄也留過中婢紫蔡病瘧痢幾兩月仲淳藥之輒吐今日加乾薑去黃芩且令漸服得不吐受人參補尚可救矣方孝廉晉來以詩刻并投詩請教夜作法華菴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五

三

普問精舍記吳生勉學請之業三年矣

二十三晴微霜本日邀方康侯顧太初吳山人元良一叙方生慷慨粗率頗有豪氣年五十餘始得登賢書顧生美秀而文終爲南士之冠山人善五字近體兼通染翰徹貧而能守亦佳士也市官板文獻通考一部雲楸几一石田畫一幀元人山水手卷一

二十四陰下午雨夜點滴不休徐茂吳來過中而去仲淳來吳季倫來鍛綠礬備治黃疾用時

四姬病黃腹痛嗜茶

二十五陰王孝廉養俊自廣德來謁仲淳欲訪
彼處山中之勝王具言之盤鬱幽深是東南最
佳處堪以栖隱飯而別是日解唐卿所市花楠
無團花紋非良材而良市之姑以作几

二十七晴早觀北山霧松甚佳他日隱居得數
樹為快耳

二十八晴繆仲淳來已送達觀北行矣得同年
李乾齋書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五

四

二十九晴余以病八十日矣此日始出先行禮
先聖廳堂諸君來揖謁謝南廂次行客面常仰
坡陳楚石陳應虹許敬翁李豐城餘俱投刺不
面

十一月初二晴寒拜余幼峰七十徐檢吾來楊
純甫吳康虞仲淳同叙仲淳索觀江山雪霽卷
初七霧晴五更往朝天宮習儀歸與黃孝廉談
文津津有味徐茂吳來別并餉西園雅集圖
初八晴暖僅堪輕綿廣德鄭太學鰲來鄒孝廉

學松來爾瞻族兄驥兒縱性使氣忽患黃疸仲

淳向視之以為不治將深季恒云葫蘆酒可愈
今日試之乃吐奈何明旦許携出南郭外一散
李漢燊來見羅先生之子更餘疎雨一陳

初九早雨漸陰晚開晴月甚佳早送茂吳訪汪
仲嘉遊南郭外歷高座寺雨花臺天界半峰菴
歸途訪程別駕留叙報恩訪雪浪法師入山矣
過三藏菴後岡登眺兩兒及唐卿從入城弔姚
鳳麓之喪回衙膜矣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五

五

初十晴江陰蔣孝廉應謹來留飯點齋道長陳
耐菴午初即過衙門知余輩未入為言明日進
蓋相體之極而衙門探事者相誤多矣午後至
衙門齋宿吳康虞送玉杯一隻初印弘明集一
部署中閱唐詩紀甚喜王無功詩所著約五十
篇篇俱有致有唐隱逸詩人之宗也

十一晴寒衙門齋宿完初九日出遊城南詩十
韻作醉石齋記夜閱湖廣錄今歲試錄見者兩
京江浙河南山陝廣西當以楚錄為首

十二晴衙門齋宿作洪陽先生太學講章序文
式引重校宋書跋午後回衙

十三三更上陵五更翰林院易朝服黎明禮
部行慶賀禮易吉服回衙待廳堂齊先聖殿
行禮及啟聖祠土地祠升堂行慶賀禮回衙偶
蔣孝廉謹來同觀福建試錄

十五陰晴拜廟同南廂看黃博廳到門投刺
荅楊儒系書吳康虞來持李龍眠大阿羅卷見
示徐季恒持閩人方孝廉宋硯二枚見示康虞
快雪堂集卷之五

亦示二硯俱方物也

十六晴會如法主來如公持所述法華杼海乞
叙又乞施安樂方丈基將建懺堂于此沈華東
來

十九雨寒宋生之甥來信奴回得姚氏小春峴
二瓶夜同兒輩試之夜有電買貢硯一枚價八
金

二十一陰雨鄧孝廉文明來汪仲嘉來持水犀
研見示索價三十緡

二十三雪霽甚寒滴水成凍楊貞復行廟衙
門具公飯余與黃穀菴相陪方孝廉伯文名承
郁來謁與驥兒共考硯事

二十四雪晴寒甚入監視事東堂用歲報冊本
等印細閱諸書考硯事水犀研畢究佳物不可
棄也已遣去復索還請陳子卿方伯文薄暮始
至盡驩伯文復致舊研一枚

二十七晴和雪尚未消陸成叔介黃生立範來
謁王華岡來作序西溪懺堂緣起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七

十二月初四雪夜止楊貞復見招於羅公祠賓
主二人是日康季修至

初七霜晴入監視事汪仲嘉同何長卿黃生立
範來黃卽司馬之壻以舊研一方爲贄留叙市
文衡山園林圖學米二畫又盛子昭秋江待渡
黃銓花鳥

十三雪風周中甫北上臨發又寄周叔宗書收
拾名理軒爲宴坐娛客之所東隅精舍季修暫
居夜雪

十四大雪午後止四望俱瑤峰玉樹入監撥歷
西安葉生其蕃以新中等北上特入城見訪延
入名理軒小叙其所與俱徐生應龍待於門房
余知之亦延入同叙徐生約明日專謁余
十六雪晴寒汪仲嘉期南郊訪戒山法師設齋
於寶林菴余先出同康季修登雨花臺望四山
積雪同齋有鄭孝廉見素

十七雪晴入監視事王有嘉陸純孫來純孫入
署中小酌微醺烹茶品水頗有興趣抵暮歸約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五

二十二過宿爲夜談拓起蘭亭諸卷薄暮塔樓

沈長君來蜜橘主人也留叙

二十一陰慘欲雪下午微飄雪花夜風作星月

皎然填廳堂考語

二十四雨竟日而微入監封印有事土地祠司

門等神修歲事也發書姚直指荅朱修吾太平

鄧倅施節推買說邪缺二冊

二十八晴五更往朝天宮習儀汪仲嘉來以通

除欲償逋持徐幼文畫定器圖研求售余傾囊

止十金與之

三十霜晴以一路紬一彭段易仲嘉美鑄彝鑑
姑從仲嘉之意張倪雲林小幅于名理軒乃得
之仲嘉者甚精貼各處春聯夜分歲于名理軒
有季修是日未正刻立春戌時聞風聲無星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五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五

九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戊戌

七月初三早涼池荷又一花開日落詣楊貞復一拜太夫人靈几傍室叙坐珍重數語而別是日見二十一至二十四日報張相公再奉嚴旨爲民以妖言事波及徐少司空劉少宗伯俱閑住祭酒劉兌陽調外禍福無常如此爲之一嘆日晚起雷有陳而不雨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一

初四早滿天霞氣又燥熱當是雨兆午後起陳先風雷聲轟轟久之始雨不踰時而止遂涼初五早至午後時有疎雨而不沾滴劉聖鄰來池荷又一花開

初六早涼是日卯時立秋池荷又一花開昨花謝矣常仰坡來

初八晴熱雷孜孜不止下午驟雨踰時煩暑如滌池荷翠色欲流明早當抽盡無算矣夜大雷雨夜半而止

初九晴涼有雲氣池中水長一尺得王對南相公報書問安差監生持至

十一晴涼風楊貞復五更扶柩行吳士弘來士弘自言熟于醫謂余目疾宜先滋腎水其言良有理閱報吾浙庶吉士有洪瞻祖溫體仁其一入爲楊希聖西安人

十六晴三更起作疏草月蝕旣天明復光池荷三花並開臧晉叔來裁酌疏中數語又與戴蒼吾常仰坡細酌而後定張哲門劉惟心亦與有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二

叅校之功信乎每事之在于集衆思也遂發焉薄暮吳康虞劉聖鄰來

二十晴涼聞諸生爲余不平出揭訴各衙門恐滋事端出示安慰令無輕動顏比部洪範段侍御項孝廉良枋來是日來相看者多有不記

二十一晴時有雷聲雲氣涼方印山復來兒輩請仙占事對完漢紀樣晚涼

二十二晴熱臧晉叔來坐談踰時不勝巾幘之煩下午答范長倩書夜悶熱是日點完神僧傳

二卷

二十三晴熱下午作陣大雨微雷池荷又一花
開看完神僧傳一卷答雲山嚴道徹書翁北莊
來雨阻止宿大雨夜止

二十四晴熱雲而不雨翁北莊去而復來知許
敬翁將至待之至下午相見贊余辯疏得體欲
因駱主政從史南廂上一疏南廂意在安靜其
說不行敬翁此說行於兩公俱有益也沈超宗
聞歐陽劾疏遣成奴四日夜至此啟札意甚慙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三

渠金漢孫明日與成奴同赴長溪矣

二十六晴嚴惟心來嚴名上知余爲改字無知
溧水令徐德夫來祝無功來下午有雲氣

二十七晴午後微雨白蓮三花並開作祭陸敬
承文

二十九晴涼午後涼雨一陣晚晴荷花三朵謝
其一作馮母曹淑人誌銘新拓廣庭可見鍾山
及冠松齋記二首記文尤得意

八月初一晴涼禮佛完祭文章爲季常作畫跋

曹林師兄來出示祭臺翁文甚相嘆賞午後許
敬翁來已見小報余得部覆奉旨某着回籍
聽勘敬翁慰存陪至爲道兩度被謫時事意良
厚談逾時而去余求歸得歸未爲不可況得中
秋還鄉尤快事也

初三晴熱收拾行李擇初七日行又改初六日
許敬翁晚墜談良久兼有規誨索二子出見以
余命字太奇改曰德稱德輝余因乞字說遂蒙
見允初更少憩三更起如廟上余起倍粥送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四

至身範堂後門

初六先發家眷盡行余迎署簿廳能博士巡行
前後檢視器物今藉其數而後行辰時出門諸
生遮道遲留依依不忍別先後赴楊止菴許敬
翁李脩吾鄭春寰諸公之餞歸舟諸客旁午因
憊甚不能陪遂臥臥遂成寐起而米蘭隅太史
至蓋自諸生時至今始得一握手首尾五年矣
泊舟紅船廠夜見江月甚喜實佩歐陽之賜
初九晴西風邪刻放舟江山如畫頃刻見金山

矣驥兒談時文宗旨頗得路徑日用不知天下皆是已未午進京口兩船眠棹遲延半日兩兒錢麟仲諸君同遊甘露寺辟邪待行葉媼者余壬午上京舟人之婦今出家於此村民信向供給不乏來謁余婦亦謁余閉關念佛三年狀貌亦似修行人矣愚夫婦所易而明智丈夫所難豈不益信趙寧宇開府遣使相聞并送余至平望意良厚薄暮解維行二十里至丹徒而泊午後稍熱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五

初十晴黎明放舟自丹徒抵丹陽水甚淺澁如行腸胃中途遇廣東庶吉士梁有年丁憂起復入京各遺刺相問下午抵丹陽學博王之政稱通家送禮收其書及茅山碑刻一紙夜行至蠡城泊舟

十一五更行將至奔牛而曉薄暮過橫林已離毘陵三十里樂社道中遇萬涵臺中丞過船晤語良久而別先是庚寅冬與李汝培晤于錫山涵臺出作主今九閱歲矣龔毅老乃郎任卿殊

卷托涵臺寄送是夜乘月直抵無錫北關沈超宗遣僮相迎以病不能遠出是日甲子天道幾變而晴可喜

十二晴早遣俞唐卿汲惠泉十甕遂放舟范長倩遣使相迎兼慰勞悵悵答沈超宗范長倩書顧少華來自北門追至此少華辛未歲與余相識金山俱少年長余五歲今二十八年矣有七子殤其二與三家事零落大宅已易主可嘆周生振追送至此已去毘陵一驛矣又有雜餉收其沈石田畫成化杯印色其意良厚薄暮達潞墅夜過楓橋遣人之寒山視徐范許裕甫沈伯宏旭公相候于他舟過其舟談叙一路放船二鼓達胥關過船則兩兒業從小舟往虎丘石塲矣三鼓歸舟

十三晴微有雲氣早遣驥兒弔祭徐太僕夫婦并拜文江納言父子辰刻放舟納言追晤談叙良久擇九月二十一日北上余約輕舟相會無何范長倩亦來持榼少叙不覺留連午刻始行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六

而驥兒尚未返夜月爲雲氣所掩更餘微雨泊吳江南關

十七早晴有雲氣邪刻過塘西徐茂吳遣書相迎過橫里噉芡實不甚佳賣者云此冷水鷄頭過白露便無佳品良然遂買輕輿魚服還家起居外母周觀新建樓居回翔真實齋柳大幾數拱繞池七樹垂垂可愛名曰蒲園不虛矣日暮雨不止以此益快不入山爲得計宿驥兒書室中夜聞雨聲三四次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七

十八早尚微雨俄晴候娘來見從史余出觀潮出正陽門過浙江驛潮候當至未申余不能待乃由進龍埠入山將至虎跑遇呵殿來者引避他徑則往珍珠寺道徑甚幽泉石極勝行二三里有岐徑南通九溪徐村而西至寺及通虎泡有屋數間在叢樹中乃民家饗堂詢珍珠寺則已過遂往虎跑下嶺又折而上數百步得寺荒涼不見一僧三年前主人已竄去久矣上殿禮佛回翔泉亭偶遇泉湧至再俗謂之有緣僧出

獻茶送出寺門登前山至先祖母葬處叩首懃周氏兄弟所候輿人二僕飯而行赤山埠登舟傍修堤至孤山恣觀新得汪氏別業其地頗踞勝所平基可建草堂數十步登山顛大石如象如羊五六新栽松數百大者可拱清濤颭然湖面若鏡眞飛天仙人居處當徑一古桐可合抱由新堤入錢唐門周中甫已見待良久約明日爲滿家隴看桂花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八

二十晴平旦到西溪永興門徑賴瑞庭一新竹樹生色良可嘉尚少睡一時許起同瑞庭周行錢萬二業竹樹花息頗煩此佃戶得人之驗飯後視新成洪氏花園曲池十餘畝周以修竹太佳但得方幅信移居住佳處也一路至古蕩墅僧村老爭致饋食挽留不已余一一應之日暮抵舟次則行李俱發盡矣兒輩俱入城余與內子各主一舟良夜大是清寧

二十二晴有雲氣余五十一生日也親友來者頗多俱以病謝呼呂三再治竹屏東軒外除去

煩雜翠竹成林大自可愛

二十三晴有雲氣涼始御夾衣收檢書籍驥兒
五雲虎跑上墳至暮始回始命花園子結花屏
營算書房樓梯市松木二株

二十五早陰午後晴爽涼晚稍熱五雲燕屯塢
先君冢虎跑前山祖母冢同內人鵲兒辟邪拜
掃歸途載湖再詣孤山於草堂菴左得石壁數
十丈下頗平廠松數十章甚茂可置小閣但宜
牆其南面令避陸祠屋角而不蔽湖光則全勝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九

矣晚延朱良弼先生談叙未酣忽報博橋西有
火董明宇家有剝膚之憂登三層閣則西南里
許外火猷叅天矣徐聞延至花市燬數十家明
宇家眷囊篋俱移至外家內人作主更餘始歸
曹周翰遣使來袁大冲先生來訪失迎遣書相
聞

九月初一晴稍熱午後唐元徵自雲間至見訪
不及迎晤之大佛寺王孝廉焯之兄某同來談
叙至暮同步至段家橋烟山晚霞大自可愛坐

橋欄良久步至近照慶而別余以壬辰冬初晤
元徵至是七年元徵形容亦少衰聞陸以寧之
訃於元徵元徵云以寧臨終甚苦竟不得勝解
之力可嘆坐段橋時陳孟文以小刀過橋下
初二晴和周甥徐甥治酒湖中徵余合家錢唐
門登舟至白蓮洲暫泊登岸至淨慈小憩萬峰
房辭石間頗審得慧日峰下一脉甚的下山遇
舊識南庫房主僧邀坐鐘樓傍僧房久之歸舟
沿大堤自孤山而返同諸君登山顛得建閣處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十一

甚佳可窮重湖諸山之勝昏黑抵舍

初三陰日中微雨而溫置孤山隙地二段一在
店房後一在水際陸欽甫於生中泰來款于南
屠蘇得袁非之袁坤儀書

初五晴早昏翳熱不堪單衣沈孝升遣使致黃
甲糟鯊作答憶亡女爲之泫然

初六早陰雨晴熱如夏銅釘平屋八憲舊宋史
水傷數套同俞唐卿收拾金漢孫以是日物故
助銀五錢布一疋

初七早微雨陰熱午後驟雨竟日許然明來同
登禪藻閣小憩栢閣栢閣置几席自今日始陪
然明飯于東軒忽報盛叔永見訪自閩中至余
出迎之坐池齋寒溫畢延坐栢閣叔永云栢閣
聲拗余以栢樹易之有官室曰樹無曰臺稱樹
爲宜叔永已飯具小榼留飲栢樹飲客自叔永
始雨中柳色甚佳叔永甚樂之勸余折去南首
小房以小樓一帶代之貧未能也叔永說建寧
山深甚可避世晦翁日擇考亭於大道覓路而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十二

入山徑僅數尺中盤數百千畝子孫家焉繁衍
至今此老堪輿似在著述之上非迂儒也
初八早大雨漸晴微陰雨孫女九九一周連日
應酬不免頗爲閑適之累
十一平旦爲檣李之行偕俞唐卿逆風舟行頗
艱舟中起居亦不如遊船爽快胡牀太高以皮
箱爲坐稍安閱華鴻山翰學巖居稿頗有孟常
筆韻亦近世名家也飯後始索筆研覆對漢紀
舟過雙橋而夜過語溪至皂林遇雨而宿已踰

夜半矣

十二早陰微晴風逆日中至郡姚善長亦以是
日盡室北上得其書於王江涇薄暮至沈宅見
新添外孫甚偉小女兒面微黃比去九月別時
覺稍長矣道明叔太邵郇二叔丈虎臣伯與諸
客俱陪月甚佳夜分始就寢

十三晴是日宜晴俗有九月十三晴釘靴掛斷
繩之諺早拜道明叔太及其二子三弟來同看
新外孫添朱長午先生來陪是日超宗壻設席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十二

道明叔太與長君以下啟菴來客另席款之不
至

十四晴拜項親家盛章汀先至超宗壻陪往看
侄女已有喜數月矣項正宇性情疎簡絕迹城
市頗有上皇之風余甚喜之是日稍有放曠之
樂夜還沈氏虎臣伯設席宿舟中

十五晴早彥雲先去超宗壻出法帖名畫相示
內李北海雲麾將軍一帖頗佳飯後省朱長午
遂赴道明叔太席先憩書廳索觀珍玩新得舊

倭器數事甚佳又出法帖李北海岳麓寺碑可
爲冠絕雲麾將軍與超宗所藏稱雙璧矣運夕
月色頗佳無柰酒席拘束是夜別諸沈宿舟中
定計從塘路往婁東矣

十六晴早發長溪由官塘過吳江宿尹山夜月
甚佳係舟直山門憶乙未九月泊舟于此五日
今又三年餘矣是日作漢紀序白下諸公書將
以明日遣陳籥等還食黃爵稍多致腹中不快
十八陰旭公邀余遊華山或疑欲雨余賈勇而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十三

前小舟至墊橋過陸包山舊宅登岸買兜輿而
行歷觀音寺寒泉石章陽華墳墳卽婁東相兄
弟讀書處又過趙凡夫新營徐氏廢墓十餘里
再登山盤旋石磴數里始達華山外甃石爲門
顏曰蓮花洞天又數十武始及寺門寺甚幽業
頽圯而六舟法師者興之後爲徐氏業雪浪之
門人二與六亭之門人共居之余坐小閣良久
歷王百谷廣長菴取道謝宴嶺而回微雨時飛
秋衣沾濕及舟噉蟹旭公酬數酌而神始王連

日旭公出所藏法書名畫見示多有佳者宿舟
中

十九晴移舟曠野處作王逸季曹鳳陽祭文午
後遊衍寒山寺旭公出詩畫相示內唐伯虎畫
三幅甚佳下午沈伯宏自東山至馮三峰善曲
夜移舟虎丘扣省吾上人居晚酌畢洗浴往石
場三峰歌聲與月色林影相映吞石場就寢二
鼓餘矣

二十晴早起登曉山看天際老衲坐小閣良久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十四

新住持隱竹送茶剡溪追至後山門相見意甚
欵曲得伯宏絳帖中有殘缺者伯宏又餉哥窑
小鉢秋鞋是日婆婆范長倩齋中候徐文江年
兄長倩開筵相欵遊榆繡園中規制甚宏而少
宛曲清遠之致獨朱勔所遺花石綱石三枚爲
最奇一大者銘瑞雲修二丈廣丈許尤奇之奇
者其時墮湖中不能出本朝陳祭酒董宗伯與
太僕公俱得之而不能豎當有待也晤朱支中
方病瘡強起徐生滋胃以家樂至演蔡中郎數

出甚可觀夜半始登舟

二十二晴禺中抵婁東入城弔逸季惟有應門之僕亦不得至靈座前申一拜感傷之甚弔其太夫人罔伯亦往東鄉矣房仲猶在吳弔奠太原夫人相公遣人邀至園中一叙哀愴之甚下午辭出弔奠曹鳳陽周翰偕三少弟執喪方留坐以相公父子將至舟中出城迎之遇之塗復還至舟中拜謝再三良久既送相公父子乃由小西門赴曹周翰之招於新宅已薄暮矣陪者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十五

陶孝廉姜文學周翰見其二子

二十四晴月上開船天明過浚義日午至齊門易小舟弔韓敬堂少宗伯之喪同伯宏步至師林寺寺久廢蜀僧清菴者錢兼山延住普光廢址志在興復十七年入京謀請藏會慈聖閱楞嚴會解詢師子林爲何地則公爲何師針芥相投遂得藏及沁金毘盧佛而南賜額聖恩中更魔事終得成就所居卽舊菴今起大雄殿矣經殿六已就其四餘尚有待潔伊蒲談叙踰時

而別歷婁封二門十里而訪管登之已暮留宿惕若齋中談至夜半

二十五晴熱訪王百谷有江北之行索見其二子大者十一小者九歲頗慧同觀佛閣謁申老師留宴賜閒堂會雲旭上人在遂約玄墓之行卽暮移胥江同行者馮林卿王雲臺王善簫能倚歌而和與林卿足稱雙美

二十六早霧漸晴熱客有單衣僦者泊舟博士塢乃昔年買陳氏山規爲先人葬地之處步登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十六

靈巖山歷西施洞一浙僧居之徑盡得石數塊甚奇樹生石上根入石罅甚深婆娑可愛寺餘一塢塢址卽館娃宮也僧居堦下有老少年二十餘本紅紫芳鮮可愛其右通涵空閣陸靈岩吏部倡建費止二百餘金而壯麗爽塏南望太湖東西二山在煙靄中無何烟開歷然可見東山更親閣右卽琴臺飯後徐步而登初得盤石縱廣五六丈云爲琴臺非也盡松徑約二百武攢石巍峩至顛石如蓮花開敷上有琴臺二字

款識不能辨琴臺之下卽轡蹠廓也涵空閣前
有水如箭通胥口曰箭涇箭涇盡處爲香山吳
王埭香處故箭涇一名采香涇靈巖石山前行
一支稍有凝結而下袁坤儀近遷母夫人於傍
乃取傍落殊非佳卜登舟過善人橋九里而宿
夜大風作遂雨

二十九晴東南風舟行甚逆泊舟朱家港過平
望十三里是日成初到武林舊宅詩一首吳中
一首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十七

三十晴西南風日中到郡城先詣拙園晤宋宇
巖竹樹茂密頗有忘歸之意約更深再過輕舟
郊南上東溪府君家進西關訪沈純甫留談偶
朱汝虞不期而會遂至暮同載而返看四弟婦
俱孩幼孤寡慘傷大是可憫至汝虞齋中周彥
雲已久待談至二更始克赴宋宇巖拙園之期
既至盛草汀俞唐卿先到已沾醉矣又談叙更
許夜半歸舟作數字報沈孝升沈超宗
十月初六晴寒譚公亮來留飯與繡谷同叙會

常仰坡來邀入同叙以腹痛不任酒數酌而別
遂爲萬里人矣

十九早薄陰粥後同張元修俞唐卿驥兒爲湖
南之行會胡休仲至同行郭外青山黃葉如錦
綺錯落蕭瑟中不失濃郁大是佳觀既至則曾
孝廉已見待矣婆娑居然亭良久遂登慧日峰
審其所止左空而山行不止融結當在上而少
右憩法華亭遂微雨飯後益淋漓驥兒先回余
輩索酒命觴沾醉而返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十八

二十雨終日不歇張元修報謁胡休仲遂爲黃
賁甫客樓右中閣板成共閣書十三撞撞約三
十餘冊通一邊可容二十五撞八百冊矣張元
修宿胡休仲邸中

二十二陰晴間露日色亦洒微雨卓稚期與弟
稚穀來謁赴卓去病湖中之席同席魯孝廉張
元修胡文仲又有王君者列文仲之上驥兒從
放鶴亭步至西泠登舟至岳墓步至三橋龍王
堂堂左新起大士閣三賢祠西石臺俱已欹傾

更得好事者一修爲佳耳望丁家山地後有鬼
山結穴無疑

二十五晴微陰虞僧孺來僧孺結菴靈鷲之傍
役使僅一老新建八角團瓢每角可以藏書又
有一樓可以眺望衣食足給於陵仲子猶餘辟
繡之妻足稱今之逸士矣約余入山出伊蒲爲
供敬須其期

二十九晴微陰魯陳二孝廉泊諸親友以拜內
人生日至約十餘輩留啜麪魯陳先別超宗治
懷書堂集 卷之五十六 十九

酒慶內人生日夜雨

十一月初二雨晝夜不止始赴放生會吳伯霖
作主同赴者楊中麓黃貞甫虞長孺兄弟六七
君子

初三雨如昨午後稍住點暮雨沈虎臣辭歸自
前月二十八日至本日非作主則作客睡必夜
半又有別應酬不爲酒困自昔稱難矣買四賢
祠道士桑地池塘

初八晴寒沈伯舉陪柴氏二生紹烈紹勳來月

初至今似稍暇

初九早陰午前寒甚午後雨霰雜雨夜飛雪片
初更後微雨荆生懋賢來

初十雨楊公亮赴官閩中見訪留飯公亮于思
亦皓然矣

十五晴霜寒讚達磨祖師像赴虞氏兄弟約於
靈鷲至冷泉亭僧孺已見待遂同過僧孺隱居
名曰猿猱居下爲團瓢作八觚形觚處藏書上
有樓後爲卧起出梅道人達磨王叔明山水見
懷書堂集 卷之五十六 二十

示皆真蹟達磨生余里人凌君文炳之聲黃貞
甫之徒知余來而見逐者過邵虎巖隱居坐山
亭鄭孔肩虞長孺先後至飯於靈隱直指堂同
戒山諸衲飯後訪喬古松于岫巖山房黃貞甫
至榼酒數酌醺然同齋于直指堂盡暮而歸行
未半月色皎然于東方矣夜半忽聞雨聲陰晴
難料故如此

十二月初二晴暖風從西北來甚大赴放生會
鄭孔肩作主俞羨長隨喜晤謝太行九紫風大

不能開船散步錢王祠晤百歲翁四十年前楊中麓識之時年六十詢其生支干戊午丙辰戊午壬子再入舟嗽麪薄暮而歸

初三晴暖虞長孺書來爲崇福菴乞請西興一菴長老書并餉頻婆果四枚

初四晴暖同俞羨長看南高峰正結自高麗寺右登山應南高東下有牛眠地鈐飯于法相竹亭晤秦冰玉乙未夏同陸敬承屢醉于此有醉僧墮馬之事斯人不作爲之三嘆經三台盤桓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三十一

茅氏祖地孤山數酌而歸已昏黑矣月甚佳初十早霧漸開晴早往虎跑寺待俞羨長周申甫久不至得聽泉聲一二時甚快亦近歲所未有者已申甫羨長先後至相從觀馬形板鞍穴次觀龜形肩穴對覆鍾案者由丁婆嶺歷江氏墳翻嶺至女教場女教場面江一面頗有結勝果僧具茶供翻山至鳳皇山憩于報國乘月歸十三早霧約俞羨長爲鳳皇山之行羨長改約明日此日頗覺閑暇夜月甚佳收汪河史書大

宋書一部小宋書三部大魏書一部史記三國各一部又漢紀一部夜宿東樓下

十四晴微寒同俞羨長看鳳皇山立穴處木星水泡一連數箇橫案佳甚又龍首一地隔江席帽案飯于天龍寺從上天眞問道登玉皇山山頂之北可望西湖諸山從寺前覓道至江氏葬處其結作佳甚前朝用虎跑來山江中一砂如搶應穴震龍庚向此出將地也下山逾梯子嶺出方家嶺而歸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三十二

十六陰唐岐山爲余傳神幅巾禪衣手捻數珠跌坐鹿皮雲間張生以誠字君一特來見訪十八晴早霧蒼錢湛如書項于王來乞學使書爲候廩作實援例事書托貞甫送黃貞甫邀過天然圖畫閣一叙主人以候按院未到先同諸客寶石山一遊過鄭春宇山居良久貞甫至薄暮步自大佛寺後過斷橋至錦帶橋數酌而別爲俞羨長圖一事得吳文仲報云云十九晴暖邀俞羨長同觀北山要結又步來龍

并得面孤山一地後石屏甚美飯于倪氏莊二
十年前頗徜徉于此今三易主矣駕一葉至三
台山觀其正結石鈴甚明泛湖入湧金門而歸
二十九晴年終祭神來夢得餉香圓十枚并他
珍函中并得來範叔書三層樓下壁床始鋪藤
簟夜陰不見星

三十早微雨陰夜微雨修歲事如常儀鬱金堂
始掛畫取李唐雪景王大痴樹石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六

二十三